

書叢本基學國

書全公成文王

(下)

著 仁 守 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書叢本基學國

書全公成文王

(下)

著仁守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初版

(二二五五四)

國學基
本叢書
王文成公全書二冊

每部定價大洋貳元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 者 王 守 仁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 版 權 所 有 *
* 翻 印 必 究 *

(本書校對者喻飛生)

王文成公全書

卷十八

別錄十 公移（總督兩廣平定思田征勦八寨）

欽奉勅諭通行（嘉靖六年十月初三日）

嘉靖六年七月初七日。節該欽奉勅諭。先該廣西田州地方逆賊岑猛爲亂。已令提督兩廣等官都御史姚鏌等督兵進勦。隨該各官奏稱。岑猛父子悉已擒斬。巢穴蕩平。捷音上聞。已經降勅獎勵。論功行賞。及將該設流官。添設參將等事條陳。又經該部議擬覆奏施行。去後。續該各官復奏惡目盧蘇倡亂復叛。王受攻陷思恩。又經切責各官計處不審。行令將失事官員戴罪督兵勦捕。及調江西華兵湖廣永保二司士兵并力勦殺。務收全功。并勅巡按御史石金紀功外。但節據石金所奏。前項地方。盧蘇王受結爲死黨。互相依倚。禍孽日深。將來不可收拾。又參稱先後撫臣舉措失當。姚鏌等攘夷無策。輕信寡謀。圖田州已不可得。并思恩胥復失之。要得通行查究追奪。朕以事難遙度。姚鏌等前功難泯。後有疎虞。得旨切責之。後能自奮勵。平寇有功。亦未可知。難遽別議。乃下兵部議。奏以各官先後所論事宜。意見不同。且兵連兩廣。調遣事干鄰境地方。必得重臣前去總制。督同議處。方得停當。今特命爾提督兩廣及江西湖廣等處地方軍務。星馳前去彼處。卽查前項夷情。田州因何復叛。思恩因何失守。督同姚鏌等斟酌事勢。將各夷

叛亂未形者。可撫則撫。反形已露者。常勦則勦。一應主客官軍。從宜調遣。主副將官及三司等官。悉聽節制。治以軍法。明示威信。務要計處合宜。仍令御史石金隨軍紀驗功次。從實開報。以憑陞賞。賊平之後。公同計處。應設土官流官。何者經久利便。并先今撫鎮等官。有功有過。分別大小輕重。明白奏聞。區處凡用兵。進止機宜。及一應合行之事。勅內該載未盡者。悉聽便宜。從長處置。事體十分重大者。具奏定奪。朕以爾勦績久著。才望素隆。特茲簡任。爾務以體國爲心。聞命就道。竭忠盡力。大展謀猷。俾夷患殄除。地方安靖。以紓朕西南之憂。仍須深慮。却顧事出萬全。一勞永逸。以爲廣人久遠之休。毋得循例辭避。以孤衆望。爾欽哉。故諭。欽此。欽遵。照得當爵猥以菲才。濫膺重寄。多病之餘。精力旣已減耗。久廢之後。事體又復闕疎。大懼弗堪。有負委託。及照兩廣之與江西湖廣。雖云相去遼遠。而壤地相連。士夫軍民往來絡繹。傳聞旣多。議論有素。况在無嫌之地。是非反得其真。且處傍觀之時。區畫宜有其當。合行諮詢。以輔不逮。除委用職官。及調遣軍馬。臨時相機另行外。擬合通行。爲此仰抄捧回司。照依案驗備奉。勅諭內事理。卽行本司掌印。佐貳及各道分巡兵備守備等官。并所屬大小衙門各該官吏。凡有所見。勿憚開陳。其間或撫或勦。孰爲得宜。設土設流。孰爲便利。與凡積弊宿蠹之宜。改於目前。遠慮深謀之可行於久遠者。備寫揭帖。各另呈來。以憑採擇。各該官吏。俱要守法奉公。長廉遠恥。祛患衛民。竭忠報國。毋以各省而分彼此。務在協力以濟艱難。果有忠勇清勤。績行顯著者。旌勸自有常典。當爵不敢蔽賢。其或奸貪畏縮。志行卑污者。黜罰亦有明條。當爵亦不敢同惡。深惟昧劣。庶賴匡襄。凡我有司。各宜知悉。仍行鎮守撫按等衙門。知會一體。欽遵施行。

湖兵進止事宜（十月）

據廣西桂林道右參政龍誥僉事申惠會稟原調永保二司宣慰官舍士兵共六千餘員名八月自辰州府起行九月盡可到省城各職卽日起程前去全州興安等處接應督押爲照大兵進止自有機宜今未奉節鉞撫臨莫知適從查得舊規兵至卽發哨徑趨賓州聽遣如至賓州而未用恐接境思田二府不無致生疑變合無將各兵前赴梧州府屯筭聽候軍門撫臨調度等因照得本年八月二十四日先准兵部咨該本爵看得先任總督巡撫都御史姚已蒙欽准致仕而本爵又以扶病就醫聽候辭本命下未卽起程况湖兵未至秋暑尙深遙計賊情正在懈弛機有可乘事宜從便已經行仰各該失事帶罪立功守巡參將及各領兵督哨等官務要相度機宜若各叛目誠心投撫中間尙有可憫之情朝廷豈以必殺爲事且宜從權撫插聽候本爵督臨查處若是陽投陰叛譎詐反覆度其事勢終難曲全則宜密切相機乘間行事務在獲厥渠魁不得濫加無罪各官務要協和行事既無參錯牴牾有乖共濟之義亦無貪功輕率仰戾好生之仁又經行仰各遵照施行去後今據前因看得湖兵既至勢難中止非徒無事漫行有失遠人之信亦且師老財費重爲地方之憂伊聞諸道路傳諸商旅皆謂各自投撫之誠今已甚切致亂之情尙有可原且朝廷以好生爲德下民無必死之難是以本爵尙爾遲疑欲候督臨乃決進止頗傳聞未真兵難遙度各官身親其事必皆的知况原任總督雖已致政尙在統領老成慎重當無隨策若果事在不疑卽宜乘機速舉一勞永逸以靖地方如其尙有可生之道亦且毋爲必殺之謀匪曰姑息將圖久安及照各處流賊素爲民患非止一巢若用聲東擊西之術則湖兵之來未爲徒行各官俱密切慎圖務出萬

全。本爵亦已扶病晝夜速進軍中事宜。從使施行。一面呈稟撫鎮巡按等衙門一體通行知會。俱毋違錯。

牌諭安遠縣舊從征義官葉芳等（十一月）

往年本爵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因地方盜賊未平。身親軍旅。四出勦除。爾葉芳等乃能率領兵夫。來隨帳下。奮勇殺賊。効勞爲多。後遭寧藩之變。爾葉芳又能堅辭賊賄。一聞本爵起調。牌到當卽統領曾德禮等及部下兵衆晝夜前來。遠赴國難。一念忠義。誠有可嘉。備歷辛苦。立有戰功。賞未酬勞。予心慊慊。嘗欲表奏爾一官。以勵忠勤。隨因本爵守制還家。未及舉行。今茲奉命總制四省軍務。復臨是境。看得舊時從征軍士。多被忌功之徒。百般屈抑。心殊爲之不平。念爾葉芳舊勞未酬。合就先行獎勵。故特差典史張縉將帶花紅羊酒親至爾家用旌爾功。爾其益謹禮法。以緝下人。益殫忠勤。以報上德。省諭部下之人。務要各安生理。各守家業。人惟不爲善。未有爲善而不獲善報者。人惟不爲惡。未有爲惡而不受惡殃者。聞爾所居之地。傍近各寨新民。雖云向化。其間尙多與爾爲讎。爾宜高爾牆垣。嚴爾警備。以戒不虞。爾等嘗與杜柏孫洪舜等不和。各宜消釋。講信脩睦。安集地方。吾所以惓惓誨諭爾等者。實念爾等辛勤從我日久。吾視爾等不啻如父子。雖欲已於言。情有所不容已也。吾今以軍機重務。卽赴兩廣。不得久留贛城。爾等但體吾教戒之意。各安室家。不必遠來候見。徒勞無益。其曾德禮等俱各諭以此意。

批南康縣生員張雲霖復學詞

看得張雲霖原係本院檄召起兵從征人數。立有功次。已經核實造報。皆本院所親知。後因忌功之徒。搜求羅織。遂令此生屈抑至此。言之誠爲痛憤。仰分巡嶺北道卽與查審。教官費廷芳招案。有無干涉功賞。

銀兩曾否收給。仍行提學道收送復學。則有功之士不致於抱冤憤。而本生伏羲勤王之節。庶亦不負其初心矣。批贛縣生員雷瑞詞同。

放回各處官軍牌（十二月二十五日）

照得先因田州等處變亂。前任軍門抽撥兩省官軍。及差官取調左右兩江土官目兵。前赴南寧等處駐節聽候征勦。今照各夷皆來告要誠心向順。已漸有平復之機。且各處城池邊隘。缺人防守。往往來告盜賊乘間竊發。亦不可不爲之慮。况今春氣萌動。東作方興。各兵屯頓日久。霜眠草宿。勞苦萬端。應合放回。爲此牌仰本官。即將軍門原調各處官軍機兵。打手及各土官目兵。盡數撤散。放回休息。及時農種。防守城池。惟湖廣永保二司土兵。姑留聽候。俟沿途夫馬糧草完備。然後發回。各具由回報。毋得違錯。

犒諭都康等州官男彭一等（十二月二十八日）

看得廣西某州縣官孫族某官男頭目某等。統領土兵。前來南寧賓州地方屯哨日久。勞苦良多。卽今歲暮天寒。各兵遠離鄉土。豈無室家之念。故令特加犒勞。通放歸復業安生。本族官目。務要嚴整行伍。經過地方。毋得侵擾人家一草一木。有犯令者。卽時照依軍法斬首。到家之後。仰本州縣官。仍要愛惜下人。輯和鄰境。毋得恃強凌弱。倚衆暴寡。越理踰分。自取罪累。遵守朝廷法制。保爾土地人民。牌仰本州縣官執照遵守。到家之日。俱依准回報。

筭付永順宣慰司官舍彭宗舜冠帶聽調

據湖廣永順等處軍民宣慰使司領征官帶舍把彭明倫田大有等呈稱。統兵土舍彭宗舜。係致仕宣慰

彭明輔嫡生次男伊兄彭宗漢身故。本舍應該襲替。嘉靖五年宗漢奉征田州。蒙軍門箭付冠帶殺賊。惟本舍見統目兵聽用。又自備家丁三千報効。切恐未授官職。軍威無所瞻肅。呈乞比照故兄彭宗漢事體。授職使益等因。到爵爲照軍旅之政。非威嚴則不肅。等敎之辯。非冠帶無以章。今官舍彭宗舜於常調之外。自備家丁。隨父報効。不避艱險。勤勞王事。固朝廷之所嘉與。况又勘係應襲次男。今以士舍領兵於體統未肅。合就遵照勅諭便宜事理。給與冠帶。以便行事。除事寧另行具奏外。爲此箭仰官舍彭宗舜先行冠帶。望闕謝恩。仍須秉節持身。正己律下。申嚴約束。而使兵行所在。無犯秋毫。作興勇敢。而使兵威所加。有如破竹。務竭忠貞。以圖報稱。功成之日。具奏旌賞。國典具存。先具冠帶日期。依准繳報。仍行本省鎮巡衙門知會。毋得違錯。

批廣西布按二司請建講堂呈

據參政汪必東僉事吳天挺呈請建講堂號舍。以便生員肄業事。看得感發奮勵。見諸生之有志。作興誘掖。實有司之盛心。不有藏修之地。難成講習之功。况境接諸蠻之界。最宜用夏變夷。而時當梗化之餘。尤當敷文來遠。雖亦俎豆之事。實關軍旅之機。准如所議。動支軍餉銀兩。卽爲起蓋。務爲經久之計。毋飾目前之觀。完日開數繳報。

批立社學師耆老名呈（嘉靖七年正月）

據思明府申稱。要令士人譚勤蘇彪。加以社學師名號。鄉老黃永堅。加以耆老名號。看得教民成俗。莫先於學。然須誠愛惻怛。實有視民如子之心。乃能涵育薰陶。委曲開導。使之感發興起。不然。則是未信而勞。

其民反以爲厲己矣。據本縣所申，是亦良法。但須行以實心，節用愛民，施爲有漸，不致徒飾一時之名，務垂百年之澤。始可該道守巡官仍加勞來，匡直開其不逮，備行該府查照施行。

議處江古諸處盜賊

節據各道哨守官兵呈報，照得廣西府江古田洛容諸處盜賊，日來勢益猖熾，皆由近年以來大征之舉，既爲虛文而鷓勦，又復絕響，是以爲彼所窺，肆無忌憚。今思田事體漸就平息，湖兵西歸，有日正可相機行事。爲此牌行左布政嚴紘，密切會同參政龍誥，按察使錢宏，副使李如圭，翁素，將各稔惡賊巢，務訪的確，密拘知因鄉道，備詢我兵所由道路險夷遠近，及各賊巢所在，議謀既定，即可迎約湖兵，決機行事。要在聲東擊西，後發先至，但誅其罪大惡極者一處兩處，其餘且可悉行寬撫，容令改惡從善，務在去暴除殘，懲一戒百，不必廣捕多殺，致令玉石無分，驚疑遠邇，後難行事。若其事勢連絡廣遠，關係重大，亦且不宜輕動。本院尙駐南寧，彼中事機，勢難遙度，諒各官平日素有深謀沉勇，秉義奮功，一切機宜，自能周悉。近報剗平之獲，已見用心之勤，尙須後効，一并奏請，凡有申稟，密切封來。

批嶺西道立營防守呈（二月）

據僉事李香呈稱，願募打手立營防守緣由，看得所議，既得其要略，但屯兵固不可分，而合兵又不宜頓。必須該道及統兵官時將屯聚之兵，督率於賊盜出沒要害，往來巡視操演，因而或修復營堡，或開通道路，或戒飭反側，搖寨，或撫安凋弊民村，巡行慣熟，遠近不疑，擇其長惡不悛者，間行鷓勦，懲一戒百，如農夫之植禾，必逐漸而耕耨，如園丁之去草，必以次而芟除，庶屯聚之兵，無坐食之患，而有日新之功矣。仰

備行各官查照施行。

犒送湖兵

照得先該軍行奏調湖廣永順保靖二宣慰司土官目兵前來征勦田州等處。今照各夷自縛歸降。地方平靖。爲照宣慰彭明輔彭九霄雖未及衝冒矢石。摧堅破敵。然跋涉道途。間關山海。不但勞苦之備嘗。且其勤事之忠。赴義之勇。不戰而勝。全師以歸。隱然之功。亦不可掩。所據宴勞之禮。相應照舊舉行。其沿途該用廩給口糧等項。亦合計算總支。庶免阻滯。及省偏州下邑之擾。爲此牌仰本官行會左叅政龍誥僉事吳天挺參議汪必東督行南寧府於賞功綵段金銀花枝銀兩內。照依開數支出。齎送各宣慰。并給賞各舍目收領。以慰其勞。仍將永保二司官舍頭目人等合用廩給口糧等項。查取見在確數。各有若干。亦行南寧府查自本府起至梧州府止。計算幾縣。每驛扣算該銀若干。就於軍餉銀內支給。又自梧州起至桂林府止。查算縣驛若干。亦就該府支銀應付。又自桂林府起。照前計算。至全州止。銀兩亦行該府查給。其各州縣止是應付人夫。再不許別項科派於民。仍通行南寧潯州梧州平樂桂林全州各查照單內。預行整辦犒勞下程。聽候各官舍目到彼分送犒勞給賞施行。

批嶺西道撫處盜賊呈

看得各處盜賊。全在撫處得宜。綏柔有道。使之畏威懷德。歲改月化。自然不敢爲惡。乃爲善策。雖鷓勦之舉。亦不得已而後一行。至於待其猖獗肆惡。然後懸金以購首級之獲。掩襲以求斬捕之多。抑亦末矣。今後該道官務。思撫處綏柔之長策。如駕舟之舵。御馬之轡。操持有要。而運動由己。若舍舵與轡。而廣求駕

御之術。雖極工巧習熟。終亦不免傾跌之虞。一應賞罰。量功大小。以爲多寡。軍門原有舊規。軍職累功。陞級亦有見行事例。臨陣退縮。仰遵勅諭事理。當時以軍法從事。俱仰查照施行。繳。

禁革輕委職官

據廣東布政司呈。參廣州左等四衛掌印指揮王冕。海信杜隆。馮凝。千戶陸宗等。百戶劉愷等。不恪職業。棄棄城地。遠出經旬。肆無忌憚。應合參問。參看擅離職役。律有明條。今各處軍衛有司官。往往輒因私事。棄職遠出。或因上司經由。過爲趨諂。越境送迎。往回動經旬月。上下相安。恬不爲異。仰布政司通行禁革。究治。今後不係緊急軍機重務。其餘問候申請等項。雖亦公事。勢有輕緩者。止役吏胥差使。不許輕委職官。非但廩給夫馬。騷擾道途。勞費不少。抑且城池庫獄。一有虧失。貽累匪輕。各該衙門首領官。今後俱要置立文簿。凡遇掌印佐貳及帶俸等官。公事出入。俱要開記月日。因某事。到某處。送迎或承何衙門到某處。差委某年月日。回任。歲終繳報本院。以憑查究。大抵天下之不治。皆由有司之失職。而有司之失職。獨非小官。下吏偷惰苟安。僥倖度日。亦由上司之人。不遵國憲。不恤民事。不以地方爲念。不以職業經心。既無身率之教。又無警戒之行。是以蕩弛日甚。亦宜分受其責可矣。仰布政司備行各該守巡各兵備守備及府州衛縣所等大小衙門。仰各查照施行。該衛掌印等官。姑記未究。其陸宗。劉愷。遵照本院欽奉勅諭事。先行提究。以警其將來。此繳。

分派思田土日辦納兵糧（四月）

照得思恩田州二府。各設流官知府。治以土俗。其二府原舊甲分城頭。除割田州八甲分立土官知府。以

存岑氏之後其餘悉照舊規不必開圖立里但與酌量分析各立土目之素爲衆所信服者以爲土官巡檢屬之流官知府聽其各以土俗自治照舊辦納兵糧効有勤勞遞加陞授其襲授調發必皆經由於知府其官職土地皆得各傳其子孫除具題外爲照各甲城頭旣已分析若不先令各目暫行分管誠恐事無統紀別生弊端爲此牌仰田州府土目龍寄等遵照後開甲分每歲應該納辦官糧查照開數依期完納出辦一應供役征調等項事情悉聽知府調度約束本目仍要守法奉公正己律下愛養小民保安境土毋得放縱恣肆踰分干紀自取罪累後悔無及候奏請命下仰各欽遵施行

計開 凌時甲 每年納夏稅秋糧米八十八石八斗七升七合 每調出兵三百八十四名 每年表箋用銀三錢二分 須知一本赴廣西用銀一錢一分 須知二本赴京用銀八錢八分 每年納官豬等例銀一十三兩 每年納官禾四十擔重一百斤 每年供皂隸禾七擔
完冠砦陶甲

案行廣西提學道興舉思田學校

照得田州新服用夏變夷宜有學校但瘡痍逃竄之餘尙無受廩之民卽欲建學亦爲徒勞然風化之原終不可緩云云除具題外擬合就行爲此仰抄案回道着落當該官吏備行所屬儒學遵照但有生員無拘廩增願改田州府學及各處儒生願附籍入學者各赴告本道徑自查發選委教官一員暫領學事相與講肄游息或興起孝弟或倡行鄉約隨事開引漸爲之兆俟休養生息一二年後該府建有學校然後將各生徒通發該學肄業照例充補增廩以次起貢俱無違錯

揭陽縣主簿季本鄉約呈（四月）

據揭陽縣主簿季本呈爲鄉約事。足見愛人之誠心。親民之實學。不卑小官。克勤細務。使爲有司者皆能。以是實心脩舉。下民焉有不被其澤。風俗焉有不歸於厚者乎。但本官見留軍門。聽用該縣。若無委官相繼督理。未免一暴十寒。况本院近行十家牌諭。雖經各府縣編報。然訪詢其實類。是虛文搪塞。且編寫人丁。惟在查考喜惡。乃聞加以義勇之名。未免生事擾衆。已失本院息盜安民之意。訪得潮州府通判張繼芳。持身端確。行事詳審。仰該府掌印官將發去牌式。再行曉諭所屬。就委張繼芳。遍歷屬縣。督令各該縣官。勤加操演。務要不失本院立法初意。仍先將牌諭所開事理。再四紬繹。必須明白透徹。真如出自己心。庶幾運用皆有脈絡。而施爲得其調理。該縣鄉約。仰委縣丞曹森管理。毋令廢墮。

賑給思田二府（四月）

照得近因思田二府攘亂。該前總鎮等官奏調三省漢土官軍兵快人等前來南寧府屯住防守。軍民大小男不得耕。女不得織。而湖兵安歇之家。騷擾尤甚。今雖地方平靖。湖兵已回。然瘡痍未起。困苦未蘇。况自三月已來。天道亢旱。種未入土。民多缺食。誠可憫念。已經行仰同知史立誠。遍查停歇湖兵之家。開報相應。量行賑給。爲此牌仰南寧府着落當該官吏。專委同知史立誠。即將十名以上七十一家。各給米二石。鹽魚二十觔。五名以上三百五十六家。各給米一石三斗。鹹魚十三觔。五名以下四百五十四家。各給米一石。鹹魚十觔。就於該府軍餉米魚內支給開報。其餘大小軍民之家。諭以本院心雖無窮。而錢糧有限。各宜安心生理。勤儉立家。毋縱驕奢。毋習游惰。比之豐亨豫大之日。雖不足。而方之兵戈擾攘之時。則

有餘矣。

牌行靈山縣延師設教（六月）

看得理學不明人心陷溺。是以士習日偷。風教不振。近該本院久駐南寧。該府及附近各學師生。前來朝夕聽講。已覺漸有奮發之志。但窮鄉僻邑。本院既未暇身至其地。則諸生亦何由耳聞其說。各行委官。遍行訓告。看得原任監察御史。今降合浦縣丞陳迥。理學素明。志存及物。見在軍門。相應差委。除行本官外。爲此牌仰靈山縣當該官吏。即便具禮敦請本官。於該縣學安歇。率領師生。朝夕考德問業。務去舊染。卑汚之習。以求聖賢身心之功。該縣諸生。應該赴試者。臨期起送。不該赴試者。如常朝夕聽講。或時出與經書策論題目。量作課程。不得玩易怠忽。虛應故事。須加時敏之功。庶有日新之益。該縣仍要日逐供給新米之類。候該縣掌印官應朝之日。本官不妨訓迪諸生。就行兼署該縣印信。

牌行委官陳迥設教靈山

看得理學不明云云。除行廉州府及所屬縣外。牌仰本官即便前去該府及所屬縣。行各掌印官。召集各該縣師生。遍行開導訓告。務行立志敦本。求爲身心之學。一洗舊習之陋度。量道里折中處所。於靈山縣儒學住歇。令各縣師生。可以就近聽講。其諸生該赴試者。臨期起送。不該赴試者。如常朝夕聚會考德問業。毋令一暴十寒。虛應文具。亦或時出經書策論題目。量作課程。就與講析文義。以無妨其舉業之功。大抵學絕道喪之餘。人皆駭於創聞。必須包蒙俯就。涵育薰陶。庶可望其改化。諒本官平日素能孜孜汲引。則此行必能循循善誘。該縣掌印官應朝之日。本官不妨訓迪諸生。就行兼署該縣印信。待後縣官應朝。

回日方許交還。

牌行南寧府延師設教

看得理學不明。人心陷溺。是以士習益偷。風教不振。近該本院久住南寧。與該府縣學師生朝夕開道訓告。頗覺漸有興起向上之志。本院又以八寨進兵。前往貴州等處調度。則興起諸生。未免又有一暴十寒之患。看得原任監察御史。今降揭陽縣主簿。季本久抱溫故知新之學。素有成己成物之心。卽今見在軍門。相應委以師資之任。除行本官外。仰南寧府掌印官。卽便具禮率領府縣學師生。敦請本官前去新創敷文書院。開明正學。講析義理。各該師生務要專心致志。考德問業。毋得玩易怠忽。徒應虛文。其應該赴省考試者。扣算程期。臨時起送。不該赴試者。仍要如常朝夕質疑問難。或時出與經書題目。量作課程。務加時敏之功。以求日新之益。該府縣仍要日逐量送柴米供給。

牌行委官季本設教南寧

看得理學不明。人心云云。除行該府掌印官率屬敦請外。仰本官就於新創敷文書院內安歇。每日拘集該府縣學諸生。爲之勤勤開誨。務在興起聖賢之學。一洗習染之陋。其諸生該赴考試者。臨期起送。不該赴試者。如常朝夕聚會。考德問業之外。或時出與經書論策題目。量作課程。就與講析文義。以無妨其舉業之功。大抵學絕道喪之餘。未易解脫。舊聞舊見。必須包蒙俯就。涵育薰陶。庶可望其漸次改化。諒本官平素最能孜孜汲引。則今日必能循循善誘。諸生之中。有不率教者。時行檟楚。以警其惰。本院回軍之日。將該府縣官員師生查訪勤惰。以示勸懲。

批嶺東道額編民壯呈（六月）

據嶺東道巡守官呈議將各額編民壯存留。照舊守城。并追工食。雇募打手調用。看得本院自行十家牌式。若使有司果能着實舉行。則處處皆兵。家家皆兵。人人皆兵。防守之備既密。則追捕之兵。自可以漸減。省以節民財。以寬民力。但今有司類皆視爲虛文。未曾實心脩舉。一旦遂將額設民壯三分減一。則意外不測之虞。果亦有如各官所呈者。合且姑從所議。將各民壯照舊存留。備行該道所屬查照施行。仍仰各官務要用心舉行。十家牌式。不得苟且因循。惟事支吾目前。徒倚繁難自弊之術。以爲上策。反視易簡久安之法。以爲迂緩。噫。果有愛民之誠心。處官事如家事者。其忍言者之諄諄。而聽之。乃爾其藐藐耶。凡我各官。戒之敬之。此繳。

裁革文移

據布政司呈。今後但有牌案行屬者。則於備仰語後。止令奉行官吏。遵行過緣。由回報。看得近來官府文移日煩。如造冊依准等項。果係徒勞徒費。虛文無補。本院欲革此弊久矣。因軍務紛劇。未及舉行。據呈前因。可謂先得我心之同然者。自今事關本院。除例該奏報。及倉庫錢糧金帛。贓罰紙價。預備稻穀等項。仍於每歲終開項。共造手冊一本。送院查考外。其餘一應不大緊要文冊。及依准等項。通行裁革。務從簡實。以省勞費。凡我有官。皆要誠心實意。一洗從前靡文粉飾之弊。各竭爲德爲民之心。共圖正大光明之治。通備行各該衙門查照施行。繳。

批右江道調和寨目呈

據副使翁素呈。湖潤寨目兵徑赴鎮安取調。准議備出印信下帖給與該府。該司各永永執照。以杜後爭。湖潤既已自知原屬鎮安。自此必益供事大之職。鎮安既欲自求仍統湖潤。自此必益施字小之仁。須要誠心協和。庶可永絕禍患。若徒迫脇矯誣於一時。終必反覆變亂於日後。此乃自取滅亡。後悔何及。仰各知悉。遵照毋違。此繳。

批南寧府表揚先哲申

據南寧府申稱。北門外高嶺原有廟宇。以祠宋樞密使狄武襄公青經略使余公靖樞密直學士孫公沔邕州太守忠壯蘇公緘推官忠愍譚公必緣年久傾頽。山存基址。今思田既平。所宜脩復。以繫屬人心。以聳示諸夷。看得表揚先哲。以激勵有位。此正風教之首。况舊基猶存。相應修復。准支在庫無礙官銀。重建祠宇。其牌位祭物等項。照舊修舉。完日具由回報。此繳。

批增城縣改立忠孝祠申

據增城縣申稱。參得廣東參議王綱字性常。洪武年間。因靖潮寇。父子貞忠大孝。合應崇祀。於城南門外天妃廟。改立忠孝祠。看得表揚忠孝。樹之風聲。以興起民俗。此最爲政之先務。而該縣知縣朱道瀾。乃能因該學師生之請。振舉廢墜。若此。則其平日職業之修。志向之正。從可知矣。仰行該縣。悉如所議施行。其神像牌位及祭物等項。俱聽從宜酌處。完日具由回報。此繳。

批參政張懷奏留朝覲呈

據左參政張懷所呈。憫念兵荒。欲留府縣正官。足見留心地方。但今歲應朝。事體頗重。朝廷勵精圖治。必

有維新之政。各該正官正宜一行。以快觀感。似難通行。奏留。仰各照例依期起程。况該道守巡。既得賢能。官員各肯憂勞。盡心若此。各府州縣。雖無正官。其各佐貳。亦必警戒修省。自堪驅策。其間果有關冗不才。不任委寄者。該道卽行別委相應官員署管。仰卽通行查照施行。毋再疑滯。繳。

經理書院事宜（八月）

據僉事吳天挺呈稱。將南寧城東西二壕。花利通收府庫支與書院師生應用。剩銀修理。仍置教官私宅。號房。以爲定規。看得所呈事宜。足見該道官留心學校。興起士習之美意。俱准照議施行。但事無成規。難垂久遠。而管理非人。終歸廢墜。該道仍須置立文簿。將區處過事宜。逐件開載。給付該府縣學及管理書院官。各收一本存照。相繼查考舉行。以防日後埋沒侵漁之弊。仍於各教官內。推舉舉行端方。堪爲師範者。呈來定委。專管書院諸務。訓勵諸生。庶幾法立事行人存政舉。而今日書院之設。爲不虛矣。仍行提督學校官知會一體查督舉行。及備行該府縣學官吏師生查照施行。俱毋違錯。此繳。

牌行南寧府延師講禮（八月）

照得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冠婚喪祭諸儀。固宜家諭而戶曉者。今皆廢而不講。欲求風俗之美。其可得乎。况茲邊方遠郡。土夷錯雜。頑梗成風。有司徒事刑驅勢迫。是謂以火濟火。何益於治。若教之以禮。庶幾所謂小人學道則易使矣。近據福建莆田儒學生員陳大章前來南寧遊學。進見之時。每言及禮。因而扣以冠婚鄉射諸儀。果亦頗能通曉。看得近來各學諸生。類多束書高閣。飽食嬉遊。散漫度日。豈若使與此生朝夕講習於儀文節度之間。亦足以收其放心。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不猶愈於博奕之爲賢乎。爲此

牌仰南寧府官吏。即便館穀陳生於學舍。於各學諸生之中。選取有志習禮。及年少質美者。相與講解演習。自此諸生得於觀感興起。砥礪切磋。修之於其家。而被於里巷。達於鄉村。則邊徼之地。自此遂化爲鄒魯之鄉。亦不難矣。諸生講習。已有成效。該府仍要從厚措置禮幣。以申酬謝。仍備由差人送至廣西提督學校官。以次送發各府州縣。一體演習。其於風教要亦不爲無補。

筭付同知林寬經理田寧

照得思田二府平復。議將田寧府改設流官。見今無官管理。看得化州知州林寬。才識通敏。幹辦勤勵。本衙巡撫江西。知其可用。近因改建府治。修復城垣。已經委令經理。卽若陞以該府同知。而使久於其職。必有可觀。已經具題。奉有明旨。續該本院看得南寧自宣化縣至於田寧。逆流十日之程。其間錯以土夷村寨。奸弊百出。本衙近因躬撫南寧。思龍諸岡。鄉民擁道控告。願立縣治。因爲經理相度。得村名那久者。寬平深厚。江水縈迴。居民千餘家。竹樹森翳。且向武各州道路。皆經由其傍。亦爲四通之地。堪以設立縣治。屬之田寧。亦足以鎮據要害。消沮盜賊。又經具題外。爲照新陞知府張鉞。尙未到任。合就筭付本官。卽便管理府事。撫綏目民。其修築城垣廨宇。及那久新立縣治等項事宜。公同各該委官。用心督理。務在修築堅固。工程早完。以圖經久。候知府張鉞到任。仰本官專督思龍縣治。務要清查所割圖里錢糧明白。毋令奸民飛詭影射。致貽紛爭。本官素有才識。志在建功立業。况奉新命。耀佐專城。遠近士目人等。側耳注目。思有維新之政。本官務要竭心殫力。展布才猷。以仰答朝廷之恩。俯慰下民之望。中無負於軍門之委託。如其因循玩愒。墮事廢功。不但聲名毀辱。抑且罪責難逃。

筭付同知桂鏊經理思恩

照得思恩二府平復已經具題將柳州府同知桂鏊經理思恩府事休勞息困當有所濟續該本爵看得岑濬新移府治皆暫山絕壁如處戈矛劍戟之中况瘴霧昏寒薄午始開本爵近因督勦八寨親往相度看得地名荒田寬衍膏腴可以建府治而上林縣地名三里者乃在八寨之間其地多良田茂林村落相望堪以移設鳳化縣治量築城垣廡宇招撫逃亡可以成一方之保障仍將上林一縣通割以屬思恩似於事勢爲便等因又經具題外爲照署掌府印遷築府城新創縣治及蓋廡宇等項皆不可缺人督理合就筭仰本官即便星馳前去思恩府署掌印信撫綏目民其遷築府城於荒山移設縣治於三里及創建廡宇等項一應事宜公同各該委官用心督理云云如其因循玩愒墮事廢功豈徒身名毀辱兼亦罪責難逃

牌行南昌府保昌縣禮送故官

照得保昌縣縣丞杜洞久在軍門管理軍賞清介自持賢勞茂著郡屬之中實爲翹然今不幸病故使人檢其行囊蕭然無以爲歸殯之資殊可傷悼今尋常故官小吏無洞一日之勞者猶且有水手殯殮之例况洞從征惡寇跋涉險阻衝冒瘴毒又且平日才而且賢所謂以死勤事者矣焉可以不從厚待之是賢不肖略無所辨也爲此牌仰本府官吏卽於庫貯無礙官錢內給與水夫二名棺殮銀十兩就行照例起闕應付船隻脚力查照家屬名數給與口糧務要從厚資送還鄉開報及仰保昌縣官吏卽便僉撥長行水手二名棺殮銀二十兩及將本官應得俸糧馬夫銀兩照數支給交付伊男及差的當人役護送還鄉

毋致稽悞。

調發土兵（十月）

照得各州土兵征調頻數本非良法。非但耗費竭財。抑且頓兵剝銳。必須各州輪年調發。一以省供饋之費。一以節各兵之勞。庶幾土人稍有休息之期。而官府亦獲精銳之用。已經行仰該司遵照備行。南丹州官族莫振亨。卽就揀選勇敢精銳口兵三千名。躬統統領。照依尅定日期。前赴廣西省城。聽調殺賊。果能輸忠報効。立有奇功。卽與具奏。准襲該州官職。自今八月初一日爲始。至下年八月初一日止。却調東蘭州土兵依期更替。自今各州口兵軍門斷不輕易調發。致令奔波勞苦。亦決不姑息隱忍。縱令驕惰玩弛。但有稽抗遲悞。違犯節制。輕則量行罰治。重則拏究革去冠帶。又重則貶級削地。又重則舉兵誅討。斷不虛言。通行各土官兵目知悉。俱仰改心易慮。毋蹈前非。自貽後悔。去後。今據所呈。爲照本院軍令。旣出。難再輕改。失信下人。但本官呈稱。鵬勦缺兵。固亦一時權宜。况稱原係本州先年自願報効。不在秋調之數。亦合姑從所請。暫准取調。爲此牌仰本官。卽便會同鎮守太監傅倫行。仰該州土官韋虎林。照數精選口兵。前赴看城。聽各官調遣。勦賊待三兩月間事畢。隨卽撤放回州。遵照軍門批行事理。依期更班聽調。不許久留失信。其所呈鵬勦事宜。悉聽會同三司掌印守巡兵備等官。依擬施行。事完之日。通將獲過功次。用過錢糧數目。開報查考。俱毋違錯。仍行總鎮總兵鎮巡等巡門知會。

犒獎儒士岑伯高

照得思田之亂。上厯九重。命將出師。動調四省軍馬錢糧。洵洵兩年。功未告成。而變日不測。本院前來勘

處是固仰賴皇上好生之仁。格於天地。至誠動物。不疾而速。是以宣布威德。而旬月之間。諸夷卽爾革心。向化。翕然來歸。然而奔走服役。固有効勞於下者。其間乃有深謀祕計之士。潛開默導。以會合事機。其功隱而難見。此惟主將知之。功成行賞。是所謂首功者也。照得儒士岑伯高。素行端介。立心忠直。積學待時。安貧養母。一毫無所苟取。而人皆服其廉。一言不肯輕發。而人皆服其信。遊學橫州南寧之間。遠近士夫。及各處土官。士夷莫不聞風向慕。仰其高節。本院撫臨之初。卽用此生。使之深入諸夷。仰布朝廷之德。下宣本院之誠。是以諸夷孚信之速。至於如此。本生實與有力焉。當時平復奏內。卽欲具列本生之功。而事變方息。深謀祕計。未欲張布於諸夷。但本生志在科第。發身不肯異途。苟進堅辭。力請本院不欲重違雅志。遂爾未及奏列。今思田旣已大定。凡有微勞於茲役者。莫不開列。而本生之功。泯然未表。其於報功勵忠之典。誠有未當。仰抄案回司。卽於軍餉銀內。動支一百兩。及置買彩幣羊酒禮送本生。以見本院慰賞犒勞之意。仍仰遵本院欽奉勅諭。便宜事理。給與軍功冠帶。以榮其身。該司仍備給符付執照。并行原籍官司。以禮優待。免其雜泛差徭。明朝廷賞功之典。彰軍門激勵之道。旣以遂其養母之願。且以遂其高尚之心。是後本生志求科第。其冠帶自不相妨。仍行兩廣總鎮總兵鎮巡等衙門知會。

征勦八寨斷藤峽牌（七年三月以下俱征八寨）

據留撫田州思恩等處地方右布政使林富原任副總兵都指揮同知張祐連名呈稱。田州思恩平復。居民悉已各安生理。土夷亦皆各事農耕。地方實已萬幸。惟八寨。徭賊云云。合就仰遵勅諭事理。量撥官兵。協同盧蘇王受等土兵。分路進勦。除差官舍。齎捧令旗令牌。分投督押土兵。本院親至賓州思恩等處。相

機調度。面授方略外。爲此牌仰右布政使林富副總兵張佑。即便督領官軍督發土日盧蘇王受等兵夫。從公堯思恩取路進勦。後聞寨分。務要聲言各賊累年殺害良民。攻劫州縣鄉村之罪。殲厥渠魁。及其黨與。罪惡顯著者。明正天討。以絕禍根。除臨陣擒斬外。其餘脇從老弱。一切皆可宥免。今茲之舉。惟以定亂安民爲事。不以黷武多獲爲功。各官務要仰體朝廷憂憫困窮之心。俯念地方久遭盜賊屠戮之苦。督各官兵目兵人等。務殲真正惡目。一洗民冤。永除民患。以靖地方。仍禁兵馬所過鄉村。毋得侵擾民間一草一木。有犯令者。仰卽遵本院欽奉勅諭事理。當卽處以軍法。俱毋有違。節制方略。自取罪戾。

牌行領兵官

牌行左參將署都指揮僉事張經。會同該道守巡守備官及湖廣督兵僉事汪濬。都指揮謝珮。督永順宣慰彭明輔。統兵進勦牛腸諸賊云云。及監都保靖宣慰彭九霄。統兵進勦六寺磨刀等寨諸賊云云。未至信地三日之前。停軍中途。候約參將張經與同守巡各官集議。先將進兵道路之險易遠近。各巢賊徒之多寡強弱。及所過良民村分之經由往復。而同各鄉道人等。逐一備細講究明白。務要彼此習熟通曉。若出一人。然後尅定日時。偃旗息鼓。寂若無人。密至信地。乘夜速發。務使迅雷不及掩耳。將各稔惡賊魁。盡數擒勦。以除民害。以靖地方。除臨陣斬獲外。其餘脇從老弱。一切皆可宥免。今茲之舉。惟以定亂安民爲事。不以多獲首級爲功。各官務要仰體朝廷憂憫困窮之心。俯念地方久罹荼毒之苦。仍要禁約軍民人等。所過良民村分。毋得侵擾一草一木。有犯令者。當以軍法斬首示衆。本官既有地方責任。兼復素懷忠義。當茲委用。務竭心力。大展才猷。以祛患安民。一應機宜牌內該載不盡者。聽公同各官計議。從便施行。

一面呈報事完之日。通將獲過功次。開報紀功御史衙門紀驗。以憑奏報。仍密行總鎮鎮巡等衙門知會。俱毋違錯。

戒諭土目（五月）

案照先經行委副總兵張祐督率官土目兵人等進勦思恩八寨。今據頭目盧蘇王受等稟報。皆已攻破各寨。斬獲賊級。雖未日久。苦亦無多。且又未見獲有真正首惡。中間恐有容隱。脫放情弊。合行戒諭。督促爲此牌仰本官。上緊親行督諭各頭目及土兵人等。俱要協力齊心。竭忠報効。務圖勦滅。以絕禍根。庶可以表明各目盡忠圖報之真心。若是少有縱容。復留遺孽。亦是徒勞一場。不足爲功。適足爲罪。非惟不能仰報朝廷再生之恩。其於本院所以勤勤懇懇。不顧利害。是非務要委曲成就爾等之意。亦辜負矣。牌至。卽以此意勉諭各目各兵。此舉非獨爲除地方之害。亦爲爾等建子孫久長之業。盡此一番辛苦。使可一勞永逸矣。發去良民。其榜可給則給。可止則止。一應事機。俱仰相機而行。其號色等項。已付思田報効人役。徑自帶回分俵。亦宜知悉。

追捕逆賊

據同知桂整稟報。領兵土目盧蘇王受等。各已屯兵八寨。斬獲賊首。賊從數多。巢穴悉已破蕩。卽今方在分兵四路搜勦。及稱附近上林縣一十八村。俱搬移上山躲住。又訪得鐵坑那埋二堡。賊村界連遷江洛春高徑大潘思盧北三向北夷獠村。分今皆逃往潛住。又訪得八寨賊徒。我兵未進之前。陸續出劫鄉村。今皆不敢回巢。散入賓州淥里并貴縣涼傘疊紙等夷獠村。分藏躲。合行分兵搜捕等因。看得八寨。盜賊。

稔惡多年。攻劫鄉村。殺害人民。擄掠財畜。百姓怨恨。痛入骨髓。今惡貫滿盈。民怨神怒。巢穴破蕩。分崩離析。如失林之梟。投置之兔。迷魄喪魂。正可蒐獵而盡。是乃上天欲亡此賊之秋。若不乘此機會。奉行天討。以雪百姓之冤。以舒神人之怒。以除地方之禍。存其遺孽。復爲他日根芽。此豈爲民父母之心乎。及訪得平日哨守八寨官兵人等。往往與賊交通者。據法俱應。明正典刑。今且姑未拏究。容其殺賊報効。立功自贖。除各差官督勦外。爲此牌仰指揮程萬全督率遷江所土官指揮黃祿千戶黃瑞百戶凌顯等。各起集管下土兵人等。前去北三思盧等處搜捕各賊。仍行曉諭各良善。向化村寨。務將逃躲各賊盡數擒斬。以泄軍民之憤。獲功解報。一體給賞。若是與賊通謀。容留隱蔽。訪究得出。國憲難逃。如是各賊果有誠心悔罪。願來投撫。立功報効者。亦准免其一死。帶來軍門。撫諭安插。各官務要盡忠竭力。上報國恩。下除民患。副軍門之委託。立自己之功名。仍督平日與賊交通之人。令其向道追捕。痛加懲改。及此機會。立功自贖。果能奮不顧身。多獲真正惡賊。非但免其既往之罪。抑且同受維新之賞。若猶疑貳觀望。意圖苟免。定行斬首示衆。斷不虛言。本院數日之後。亦且親臨地方。躬行賞罰。仰各上緊立功。毋自取悔。

牌行委官林應聽督諭上日（五月）

看得田州思恩領兵頭日盧蘇王受等所領自兵。皆係驍勇慣戰之人。今又各爲身家子孫之計。自願出力報効。立功贖罪。既已攻破賊巢。分屯其地。則其搜捕潰散之賊。常如探囊取物。數日可盡。今已半月有餘。尙未見有成功。氣勢日見萎靡。此必軍中收有賊巢婦女等項。貪戀女色財物。不肯割舍。脫離奮勇殺賊。苟且偷安。遂致兵氣日衰。軍威不振。若諸賊聞此消息。乘此懈怠。掩襲不備。我軍必致撓敗。如此則是

各目此舉。本欲立功。而反敗事。本欲贖罪。而反增罪。非惟不能仰報朝廷之德。抑且有損軍門之威矣。正名定罪。後悔何及。爲此牌仰原任戶部郎中。今降徐聞縣縣丞林應聰。齎執令旗令牌。會同總兵監軍等官。公同署田州府事。知州林寬。身督領兵頭目盧蘇等。閱視各營。但有收得賊巢婦女財物者。通行搜出。俱各開紀名數。別立老營一所。選委老成頭目。另撥謹實小心兵夫。晝夜管守。將各貪戀女色財物。不肯奮勇殺賊頭目兵夫。姑且免其罰治。責令卽出搜山。果能多有擒斬。旬日之內。功成班師。仍將前項婦女財物。照名給還。亦不追究前罪。若有貪戀女賊。違犯軍令。仍前不肯効力者。卽遵照軍門號令。當時斬首示衆。斷毋姑息。容忍致敗三軍大事。蓋前日之招撫。專以慈愛憫怛爲念者。乃是本院憐憫兩府之民。無罪而就死地。乃是父母愛子之心。惟恐一民不遂其生也。至於今日用兵。却須號令嚴明。有功必賞。有罪必戮者。乃是本院欲安兩府之民。使之立功贖罪。以定其身家。而因以除去地方之患。是乃帥師行軍之道。不如此。不足以取勝而成功也。差去旗牌官員。務要星火催督。毋事姑息。若旬日之後。再無成功。本院親臨分地。定先將監軍督軍等官。明正軍法。其推奸避事。不肯奮勇殺賊頭目。通行斬首。決不虛言。

牌委指揮趙璇留勦餘賊（六月）

牌仰指揮趙璇前去督哨副總兵張祐處。查審各寨稔惡。盜賊曾否勦絕。各兵見住何處。聞已出屯三里。仰就各營士兵目夫。凡有疾病老弱者。俱令在營將息調理。其精壯驍勇目兵。仍仰本官務要三四日或五六日。督令入山巡勦一番。出意外之奇。以示不測之武。須候各山果無潛遁之奸。各巢已無復歸之賊。俟軍門牌至。方許回兵。仍諭土目盧蘇王受等。以加此炎毒天氣。如此暑雨連綿。各兵久在山中辛勤勞

苦本院非不惓惓憂念。但一則欲爲爾等立功。一則欲爲地方除害。心雖不忍久勞爾等。而勢有所不能已也。爾等其務體本院之意。再耐旬日之苦。以成百年之功。毋得欲速一時。致貽後悔。事完之日。通至賓州。本院親行犒賞。就領牌箭仰各知悉。

牌行副總兵張祐搜勦餘巢（七月）

訪得上林相近地方。如綠茅等村。皆係陽招陰叛。與八寨諸賊。裏應外合。積年流毒地方。卽其罪惡。尤有甚於八寨諸賊。若不勦滅。終遺禍根。爲此今差指揮趙璇齋。牌前去督哨副總兵張祐處計議。仰卽密召領兵頭目盧蘇王受等。令各挑選精兵一千或一千五百。以搜巡八寨爲名。當日乘夜速發。分道夾勦。後開各賊村分務。要殲除黨與。蕩平巢穴。若是各賊奔竄大名深山。各兵就可留屯其地。食其禾米六畜。分兵探賊。向往追捕。本院先曾發有武緣鄉兵。分搜大名諸山。遙計此時。各賊正回山下各村躲住。及今往勦。正合事機。仰諭各目務要潛機速發。不得遲留隔宿。必致透漏消息。徒勞無功。發兵進勦之後。一面差人飛報。

計開 綠茅 通親 綠小 批頭 羅煖 其餘各巢。不能盡開。須要量其罪惡大小。可勦則勦。可撫則撫。相機而應。

犒勞從征士目（八月）

照得思田二府頭目盧蘇王受等。率領部下兵夫。自備衣糧。征勦八寨。搖賊渠魁。殄滅羣黨。削平卽今地方。寧靖。旋師奏凱。實由各目兵夫。不避炎蒸。奮勇効勞。但進兵以來。妨廢一年耕種。况今青黃不接之時。

部下兵夫家屬未免缺乏。相應量爲賑給。以慰人心。爲此牌仰同知桂鑿。即便會同南寧府掌印官。將該府軍餉糧米魚鹽內。照依開數支給各頭目收領。但念思恩南寧道里相去隔遠。糧米搬運不便。合就於武緣縣見貯軍餉米內支給與各領用。以見本院體恤之心。仍開給散過數目。繳報查考。毋得違錯。

緩柔流賊（五月）

據左江道叅議等官汪必東等呈稱。古陶白竹石馬等賊。近雖誅勦。然尙有流出府江諸處者。誠恐日後爲患。乞調歸順土官岑瓚兵一千名。萬承龍英共五百名。或韋貴兵一千名。住筍平南桂平衝要地方。及該府知府程雲鵬等。亦申量留湖兵及調武靖州狼兵防守等因。始觀論議。似亦區畫經久之圖。徐考成功。終亦支吾目前之計。蓋用兵之法。伐謀爲先。處夷之道。攻心爲上。今各徭征勦之後。有司卽宜誠心撫恤。以安其心。若不服其心。而徒欲久留湖兵。多調狼卒。憑藉兵力。以威劫把持。謂爲可久之計。則亦未矣。殊不知遠來客兵。怨憤不肯爲用。一也。供饋之需。稍不滿意。求索訾訾。將無抵極。二也。就居民間騷擾。亂易生離隙。三也。困頓日久。資財耗竭。適以自弊。四也。欲借此以衛民。而反爲民增一苦。欲借此防賊。而反爲吾招一寇。各官之意。豈不慮各賊乘間突出。故欲振揚兵威。以苟幸目前之無事。抑亦不睹其害矣。前歲湖兵之調。旣已大拂其情。乃今復欲留之。其可行乎。夫刑賞之用。當而後善有所勸。惡有所懲。勸懲之道。明而後政得其安。今稔惡各徭。舉兵征勦。刑旣加於有罪矣。然破敗奔竄之餘。卽欲招撫。彼亦未必能信。必須先從其傍。良善各巢。加厚撫恤。使爲善者益知所勸。而不肯與之相連相比。則黨惡自孤。而其勢自定。使良善各巢。傳道引諭。使各賊咸有回心向化之機。然後吾之招撫。可得而行。而凡緩懷御制之

道可以次而舉矣。夫柔遠人而撫戎狄，謂之柔與撫者，豈專恃兵甲之盛，威力之強而已乎？古之人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能通天下之志。凡舉大事，必順其情而使之，因其勢而導之，乘其機而動之。及其時而興之，是以爲之，但見其易而成之，不見其難。此天下之民，所以陰受其庇而莫知其功之所自也。今皆反之，豈所見若是其相遠乎？亦由無忠誠惻怛之心，以愛其民，不肯身任地方利害爲久遠之圖。凡所施爲，不本於精神心術，而惟事補綆掇拾，支吾粉飾於其外，以苟幸吾身之無事。此蓋今時之通弊也。合就通行計處，仰抄案回道，卽行知府程雲鵬、公同指揮周胤宗及各縣知縣等官，親至已破賊巢各鄰近良善村寨，以次加厚撫恤，給以告示，犒以魚鹽，待以誠信，敷以德恩，喻以朝廷所以誅勦各賊者，爲其稔惡不悛。若爾等良善守分村寨，我官府何嘗輕動爾等一草一木，爾等各宜益堅向善之心，毋爲彼所扇惑搖動。從而爲之推選衆所信服，立爲會長，以連屬之。優其禮待，厚其犒賞，以漸綏來調習，使之日益親附。又喻以稔惡各賊，彼若不改，一征不已。至於再，再征不已。至於三，至於四五，至於六七，必使滅絕而後已。此後官府若行勦除，爾等但要安心樂業，無有驚疑。若各賊果能改惡遷善，實心向化，今日來投，今日卽待以良善。卽開其自新之路，決不追旣往之惡。爾等卽可以此意傳告開諭之。我官府亦未嘗有必欲殺彼之心。若彼賊果有相引來投者，亦就實心撫安招來之。量給鹽米，爲之經紀生業，亦就爲之選立會長，使有統率，毋令渙散。一面清查侵占田土，開立里甲，以息日後之爭。禁約良民，毋使乘機報復，以激其變。如農夫之植嘉禾，而去稂莠，深耕易耨，芸菑灌溉，專心一事，勤誠無惰，必有秋穫。夫善者益知所勸，則助惡者日衰，惡者益知所懲，則向善者益衆。此撫柔之道，而非專有恃於兵甲者也。至於本院近行十家牌

諭誠亦弭盜安民之良法。而今之有司。槩以虛文抵塞。莫肯實心推求舉行。雖已造冊徵報。而尙不知其間所屬何意。所處地方。該道仍要用心督責整理。誠使此法一行。則不待調發而處處皆兵。不待屯聚而家家皆兵。不待蓄養而人人皆兵。無餽運之勞。而糧餉足。無關隘之設。而守禦固。習之愈久而法愈精。行之彌廣而功彌大。其前項區處摘調之兵。有虛名而無實用。可張皇於暫時。而不可施行於永久者。勞逸煩簡相去遠矣。惟有該府議欲散撤雇傭機快等項。調取武靖州土兵使之就近防守一節。區畫頗當。然以三千之衆。而常在一處屯頓坐食。亦未得宜。必須分作六班。每五百名爲一班。每兩箇月日而更一次。若有勦等項。然後通行起調。然必須於城市別立營房。毋使與民雜處。然後可免於騷擾嫌隙。蓋以十家牌門之兵。而爲守土安民之本。以武靖起調之兵。而備追捕勦截之用。此亦經權交濟相須之意。合就准行。仰該道仍將行糧等項再議停當。備行該州土目人等遵照奉行。自今以後。免其秋調。各處哨守等役。專在潯州地方聽憑守備參將調用。凡遇緊急調取。卽要星馳赴信地。不得遲遠時刻。守巡各官。仍要時加戒諭。撫輯。毋令日久玩弛。又成虛應故事。本院疎才多病。精力不足。不能躬親細務。獨其憂患地方。欲爲建立久安長治。一念真切。自不能已。是以不覺其言之叨叨。各官務體此意。毋厭其多言。而必務爲紬繹。毋謂其迂遠。而必再與精思。務竭其忠誠。務行其切實。同心協德。共濟時艱。通行總鎮總兵鎮巡等衙門知會。仍行三司各道守巡守備等官。事有相類者。悉以此意推而行之。發去魚鹽。或有不足。再行計處定奪。

告諭村寨

近年牛腸等寨積年稔惡。是以舉兵征勦。爾等良善村寨。我官府自加撫恤。決無侵擾。各宜益堅爲善之心。共享太平之樂。其間平日縱有罪犯。從今但能中心改過。官府決不追論舊惡。毋自疑沮。或爲彼所扇惑。自取滅亡。後悔無及。就使已勦餘黨。果能悔罪自新。官府亦待以良善一體撫恤。若是長惡不悛。一勦十勦。至於百勦。必加殄滅。斷不虛言。爾等各寨爲善爲惡。日後自見。各宜知悉。

議立縣衛

看得八寨搖賊稔惡爲患。巢穴連絡千里。實爲廣西衆賊之淵藪。近該本院進勦。掃蕩巢穴。若不及今設置軍屯衛縣。據其心腹要害。以扼寨各賊呼吸之咽喉。斷絕各賊牽引之脈絡。不過數年。又將屯聚生息。禍根終未剪除。本院身親督調各兵。看得周安堡正當八寨之中。而三里堡亦當八寨之隘。俱各山勢回抱。堪以築立城郭。移衛設縣。但未經廣詢博訪。詳審水土之善惡。民情之逆順。中間有無利害得失。擬合再行查訪。爲此牌仰分巡右江道兵備副使翁素。會同該道分守官。即便督同同知桂鑿。指揮孫綱等。帶領高年知識。親至其地。經營相度。若果風氣包完。水土便利。卽行料理。規制景定方向。各另畫圖貼說。仍要咨訪父老子弟。通曉賊情。習知民俗者。卽今移立衛縣。其於四遠賊巢。果否足能控制。民情有無便益。妨損務在人心樂順。足爲經長永久之計。然後備由呈來。以憑會奏。就將築立城垣。合用木石。甄灰人夫。匠作料價。工食等項。議估停當。具揭呈來。以憑先行。一面委官分督辦理。及時興工。毋得忽意苟且。玩愒遲延。致誤事機。

撫恤來降（八月）

據參將張經呈稱。武靖州耕守黃璋等一十四名。被十冬總甲黃鄧護等妄捏窩賊。乞行釋放。仍給榜諭。看得本院屢經牌仰該道該府等官。將各向化良善村寨。加意撫恤懷柔。以收其散亡之勢。而堅其向善之心。庶便遠近知勸。而惡黨自孤。各官略不體承本院勤勤懇懇之意。肆志妄行。輕信十冬奸民之言。輒便推求往事。爲之報復舊讎。沮抑歸向之望。驚疑反側之心。聽其所爲。必成激變。後雖寸斬奸民之骨。固亦何救地方之患。所據違法各官。卽合治以軍法。姑且記罪。再行飭諭。仰將見監黃璋李舉等一十四名。卽行釋放。仍加慰諭。令其復業寧家。其十冬黃鄧護等監候。本院撫臨。解赴軍門發落。今後仍要備細開諭該府該縣十冬里老人等。各要守法安分。務以寧靖地方爲重。不得乘機挾勢。侵剝新舊投撫之人。協取財物。泄憤報怨。及至釀成變亂。却又貽累地方。勞煩官府。今後有違犯者。體訪得出。或被人告發。決行拿送軍門。治以軍法。斷不輕恕。仍將發去告示卽行刊刻。給赴十冬里老人等遵照奉行。具遵。行過緣由。繳報。

批廣東市舶司提舉故官水手呈

看得廣東市舶司提舉已故錢邦用。平日果係清白自守。足稱廉能。乃今客死遠鄉。情殊可憫。仰廣州府卽與量撥水手。起關資送還鄉。其原領文憑。發該衙門轉繳。此繳。

王文成公全書

卷十九

外集一 賦詩

賦騷七首

太白樓賦（丙辰）

歲丙辰之孟冬兮。泛扁舟予南征。凌濟川之驚濤兮。覽層構乎任城。曰太白之故居兮。儼高風之猶在。蔡侯導余以從陟兮。將放觀乎四海。木蕭蕭而亂下兮。江浩浩而無窮。鯨敖敖而湧海兮。鵬翼翼而承風。月生輝於采石兮。日留景於嶽峯。蔽長煙乎天姥兮。渺匡廬之雲松。慨昔人之安在兮。吾將上下求索而不可蹇。予雖非白之儔兮。遇季真之知我。羌後人之視今兮。又烏知其不果。吁嗟太白公。奚爲其居此兮。余奚爲其復來。倚穹霄以流盼兮。固千載之一哀。昔夏桀之顛覆兮。尹退乎莘之野。成湯之立賢兮。適登庸而伐夏。謂鼎俎其要說兮。維黨人之擠詬。曾聖哲之匡時兮。夫焉前枉而直後。常天寶之末代兮。淫好色以信讒。惡來妹喜其猖獗兮。衆皆狐媚以貪婪。判獨毅而不顧兮。爰命夫以僕妾之役。寧直死以顛頤兮。夫焉患得而局促。開元之紹基兮。亦遑遑其求理。生逢時以就列兮。固雲臺麟閣而容與。夫何漂泊于天之涯兮。登斯樓乎延佇。信流俗之嫉妬兮。自前世而固然。懷夫子之故都兮。沛余涕之潏潏。廟堂之偃蹇。

兮。或非情之所好。惟不合於斯世兮。恣沉酣而遠眺。進吾不遇於武丁兮。退吾將顏氏之簞瓢。奚黷彙其昏迷兮。亦夫子之所逃。管仲之輔糾兮。孔聖與其改行。佐璘而失節兮。始以見道之未明。視夜郎之有作兮。橫逸氣以徘徊。亦初心之無他兮。故雖悔而弗摧。吁嗟其誰無過兮。抗直氣之爲難。輕萬乘於褐夫兮。固孟軻之所嘆。曠絕代而相感兮。望天宇之漫漫。去夫子其千祀兮。世益隘以周容。媒婦妾以馳鶖兮。又從而爲之吮癰。賢者化而改度兮。就規曲以爲同。卒曰嶧山青兮。河流瀉。風颺颺兮。澹平野。凭高樓兮。不見舟楫紛兮。樓之下。舟之人兮。儼服亦有庶幾。夫子之蹤者。

九華山賦（壬戌）

循長江而南下。指青陽以幽討。啓鴻濛之神秀。發九華之天巧。非效靈於坤軸。孰構奇於玄造。涉五溪而徑入。宿無相之窈窕。訪王生於遂谷。掬金沙之清潦。凌風雨乎半霄。登望江而遠眺。步千仞之蒼壁。俯龍池於深窅。吊謫仙之遺跡。躋化城之縹緲。欽鉢孟之朝露。見蓮花之孤標。扣雲門而望天柱。列仙舞於晴昊。儼雙椒之闢門。真人駕陽雲而獨踞。翠蓋平臨乎石照。綺霞掩映乎天姥。二神升於翠微。九子鄰於積石。炎燧起於玉甌。爛石碑之文藻。回澄秋於枕月。建少微之星旆。覆甌承滴翠之餘瀝。展旗立雲外之旌纛。下安禪而步逍遙。覽雙泉於松杪。踰西洪而憩黃石。懸百丈之瀨瀨。瀨流觴而縈紆。遺石船於澗道。呼白鶴於雲峯。釣嘉魚於龍沼。倚透碧之峴岫。謝塵寰之紛擾。攀齊雲之巉峭。鑑琉璃之浩漾。沿東陽而西歷。殫九節之蒲草。橙人導余以冥探。排碧雲之瑤島。羣巒翳其繆藹。失陰陽之昏曉。垂七布之沉沉。靈龜隱而復沓。履高僧而屢招賢。開白日之杲杲。試明茗於春陽。汲垂雲之淵湫。凌繡壁而據石屋。何文殊螺

髻之蟠糾。梯拱辰而北盼。墮遺光於拾寶。繡裳逐於黃匏。休圓寂之幽悄。鳥呼春於叢篁。和雲韶之鸞鸞。喚起促余之晨興。落星河於簷椽。護山曉其驚飛。恠遊人之太早。攬卉木之如濯。被晨暉而爭皎。靜鏡聲之剝啄。幽人刪參巖於冥杳。碧鷄噉於青林。鵲翻雲而失皓。隱搗藥於樛蘿。挾提壺餅焦而翔繞。鳳凰承孟冠以相遺。飲沆瀣之仙醪。羞竹實以嬉翔。集梧枝之嫋嫋。風欲雨而霏霏。鳴濕濕於鸞葆。躡一遊而轉青峭。拂天香於茫渺。席泓潭以濯纓。浮桃瀉而揚縞。淙淙漸而落蔭。飲猿狖之捷狡。睨斧柯而昇大。還望會仙於雲表。憫子京之故宅。款知微之碧桃。倏金光之閃映。暎累景於穹均。弄玄珠於赤水。舞千尺之潛蛟。並花塘而峻極。散香林之迴鹼。撫浮屠之突兀。泛五釵之翠濤。襲珍芳於絕巘。曼金步之搖搖。莎羅躑躅芬敷而燦耀。幢玉女之妖嬌。舉龍鬣於靈寶。墮鉢囊之飄飄。開仙堂於嶽嵌。散青馨之迢迢。披白雲而躡崇壽。見參錯之僧寮。日既夕而山冥。掛星辰於籬戩。宿南臺之明月。虎嘯而熊咆。鹿麋羣遊於左右。若將侶幽人之岑寥。迥高寒其無寐。聞冰壑之洞簫。溪女厲晴澗而曝朮。雜精苓之春苗。邀子觴以玉液。飯玉粒之瓊瑤。請辭予而遠去。颯霞裾之飄飄。復中峯而悵望。或仙蹤之可招。迺下見陽陵之蜿蜒。忽有感於子明之宿要。遁子將遺世之獨立。採石芝於層霄。雖長處於窮僻。迺永離乎脛豷。彼蒼黎之緝緝。固吾生之同胞。苟顛連之能濟。吾豈靳於一毛。矧狂胡之越轍。王師局而奔勞。吾寧不欲請長纓於闕下。快平生之鬱陶。顯力微而任重。懼覆敗於或遭。又出位以圖遠。將無諄於鶴鷄。嗟有生之迫隘。等滅沒於風泡。亦富貴其奚爲。猶榮華之一朝曠。百世而興感。蔽雄傑於蓬蒿。吾誠不能同草木而腐朽。又何避乎羣隊之嗷嗷。已矣乎。吾其鞭風霆而騎日月。被九霞之翠袍。搏鵬翼於北溟。釣三山之巨鰲。道崑崙而息駕。

聽王母之雲璈呼浮丘於子晉。招勾曲之三茅。長遨遊於碧落。共太虛而逍遙。亂曰。蓬壺之藐藐兮。列仙之所逃兮。九華之矯矯兮。吾將於此巢兮。匪塵心之足攬兮。念鞠育之劬勞兮。苟初心之可紹兮。永矢弗攜兮。

吊屈平賦（丙寅）

正德丙寅。某以罪謫貴陽。取道沅湘。感屈原之事。爲文而吊之。其詞曰。

山黯慘兮。江夜波。風颺颺兮。木落森柯。汎中流兮。焉泊。淇椒醕兮。吊湘纍。雲冥冥兮。月星蔽晦。冰峻嶮兮。霞又下。纍之宮兮。安在。悵無見兮。愁予。高岸兮。嶢崎。紛糾錯兮。樛枝。下深淵兮。不惻。穴澗洞兮。蛟螭。山岑兮。無極。空谷。谿訝兮。迥寥寂。猿啾啾兮。吟雨。熊羆。嗥兮。虎交。躄。念纍之窮兮。焉托處。四山無人兮。駭狐鼠。魍魅。遊兮。羣跳。嘯。瞰出入兮。爲纍。姦宄。媿。纍正直兮。反詆爲殃。昵比上官兮。子蘭爲賊。幽叢薄兮。疇侶。懷故都兮。增傷。望九疑兮。參差。就重華兮。陳辭。沮積雪兮。礪道絕。洞庭渺邈兮。天路迷。要彭咸兮。江潭。召申屠兮。使騶娥。鼓瑟兮。馮夷。舞。聊遨遊兮。湘之浦。乘回波兮。泊蘭渚。瞻故都兮。獨延佇。君不還兮。郢爲墟。心壹鬱兮。欲誰語。郢爲虛兮。函嶂亦焚。讒鬼。逋戮兮。快不酬。冤歷千載兮。耿忠。愾。君可復兮。排帝。閤。望跡跡兮。涓陽。箕。罹囚兮。其祥以狂。艱貞兮。晦明。懷若人兮。將予。退藏。宗國淪兮。摧腑。肝。忠憤。激兮。中道難。勉。低回兮。不忍。溘自沉兮。心所安。雄之謾兮。讒喙。衆狂。稗兮。謂纍揚己爲魍。爲魅兮。爲讒。媵。妾。纍視若鼠兮。佞類有泚。纍忽舉兮。雲中。龍。蒼。晦。鶻兮。飄風。橫四海兮。倏忽。駟玉虬兮。上衝。降望兮。大壑。山川。蕭條兮。泝寥廓。逝遠去兮。無窮。懷故都兮。蜷局。亂曰。日西夕兮。沅湘流。楚山。嵯峨兮。無冬。秋。纍不見兮。涕泗。世愈隘兮。

敵知我憂。

思歸軒賦（庚辰）

陽明子之官于虔也。廡之後喬木蔚然。退食而望。若處深麓。而遊於其鄉之園也。構軒其下。而名之曰思歸焉。門人相謂曰。歸乎。夫子之役。役於兵革。而沒沒於徽纆也。而靡寒暑焉。而靡昏朝焉。而髮蕭蕭焉。而色焦焦焉。雖其心之固翬翬也。而不免於嗷嗷焉。嗷嗷焉。亦奚爲乎。稿中竭外。而徒以勞勞焉爲乎哉。且長谷之迢迢也。窮林之寥寥也。而耕焉。而樵焉。亦焉往而弗宜矣。夫退身以全節。大知也。斂德以享道。大時也。怡神養性以遊於造物。大熙也。又夫子之夙期也。而今日之歸。又奚以思爲乎哉。則又相謂曰。夫子之思歸也。其亦在陳之懷歟。吾黨之小子。其狂且簡。偃俛然若瞽之無與偕也。非吾夫子之歸孰從。而裁之乎。則又相謂曰。嗟乎。夫子而得其歸也。斯土之人。爲失其歸矣乎。天下之大也。而皆若是焉。其誰與爲理乎。雖然。夫子而得其歸也。而後得於道。惟夫天下之不得於道也。故若是其貿貿。夫道得而志全。志全而化理。化理而人安。則夫斯人之徒。亦未始爲不得其歸也。而今日之歸。又奚疑乎。而奚以思爲乎。陽明子聞之。慙然而嘆曰。吾思乎。吾思乎。吾親老矣。而暇以他爲乎。雖然之言也。其始也。吾私焉。其次也。吾資焉。又其次也。吾幾焉。乃援琴而歌之。歌曰。歸兮歸兮。又奚疑兮。吾行日非兮。吾親日衰兮。胡不然兮。日思予旋兮。後悔可遷兮。歸兮歸兮。二三子之言兮。

啓言（丙寅）

正德丙寅冬十一月。守仁以罪下錦衣獄。省愆內訟。時有所述。既出而錄之。

何玄夜之漫漫兮。悄予懷之獨結。嚴霜下而增寒兮。皎明月之在隙。風嘒嘒以憎木兮。鳥驚呼而未息。魂營營以恫恍兮。日宵宵其焉極。懷寒飈之中人兮。杳不知其所自。夜展轉而九起兮。沾予襟之如泗。胡定省之弗遑兮。豈茶甘之如薺。懷前哲之耿光兮。恥周容以爲比。何天高之冥冥兮。孰察予之衷。予匪戚於累囚兮。惜匪予之爲恫。沛洪波之浩浩兮。造雲阪之濛濛。稅予駕其安止兮。終予去此其焉從。馘瘵瘵之在頸兮。謂累足之何傷。熏目而弗顧兮。惟盲者以爲常。孔訓之服膺兮。惡訐以爲直辭。婉孌則巷遇兮。豈予言之未力。皇天之無私兮。鑒予情之靡他。寧保身之弗知兮。膺斧鑕之謂何。蒙出位之爲愆兮。信愚忠而蹈亟。苟聖明之有裨兮。雖九死其焉恤。亂曰。予年將中歲。月適分。深谷崆峒。逝息遊兮。飄然凌風。八極周兮。馘樂之同。不均憂兮。匪脩名崇仁之求兮。出處時從。天命何憂兮。

守儉弟歸曰仁歌楚聲爲別予亦和之

庭有竹兮青青。上喬木兮鳥嚶嚶。妹之來兮。弟與偕行。竹青青兮。雨風鳥嚶嚶兮。西東弟之歸兮。兄誰與同。江雲闌兮。暮雨江波渺渺兮。愁予弟別兄兮。須臾兄思弟兮。何處景翳翳兮。桑榆念重闌兮。離居路脩遠兮。崎嶇沮風波兮。江湖山有洞兮。洞有雲。深林宵宵兮。澗道曠。松落落兮。葛纍纍。猿啾啾兮。鶴怨羣山之人兮。不歸。山鬼晝嘯兮。下上煙霏。風嫋嫋兮。桂花落。草萋萋兮。春日遲。葺子屋兮。雲間荒子圃兮。溪之陽。驅虎豹兮。無踐我藿。擾麋鹿兮。無駭我場。解予綬兮。鍾阜委予佩兮。江涓往者不可追兮。嘆鳳德之日衰。將沮溺其耦耕兮。畝接與之避予。回予駕兮。扶桑鼓予柅兮。滄浪終攜汝兮。空谷採三秀兮。徜徉。

祈雨辭（正德丙子南贛作）

嗚呼十日不雨兮。田且無禾。一月不雨兮。川且無波。一月不雨兮。民已爲疴。再月不雨兮。民將奈何。小民無罪兮。天無咎民。撫巡失職兮。罪在予臣。嗚呼盜賊兮。爲民大屯。天或罪此兮。赫威降噴。臣則何罪兮。玉石俱焚。嗚呼民則何罪兮。天何遽怒。油然興雲兮。雨茲下土。彼罪曷逋兮。哀此窮苦。

歸越詩三十五首（弘治壬戌年以刑部主事告病歸越并楚遊作）

遊牛峯寺四首（牛峯今改名浮峯）

洞門春靄蔽深松。飛磴纏空轉石峯。猛虎踞厓如出柙。斷螭蟠頂訝懸鐘。金城絳闕應無處。翠壁丹書尙有踪。天下名區皆一到。此山殊不厭來重。

縈紆鳥道入雲松。下數湖南百二峯。巖犬吠人時出樹。山僧迎客自鳴鐘。凌飈陟險眞扶病。異日探奇是舊踪。欲扣靈關問丹訣。春風蘿薛隔重重。

偶尋春寺入層峯。曾到渾疑是夢中。飛鳥去邊懸棧道。馮夷宿處有幽宮。溪雲晚度千巖雨。海月涼飄萬里風。夜擁蒼厓臥丹洞。山中亦自有王公。

一臥禪房隔歲心。五峯煙月聽猿吟。飛湍映樹懸蒼玉。香粉吹香落細金。翠壁年多霜蘚合。石牀春盡雨花深。勝遊過眼俱陳迹。珍重新題滿竹林。

又四絕句

翠壁看無厭。山池坐益清。深林落輕葉。不道是秋聲。
惟石有千窟。老松多半枝。清風灑巖洞。是我再來時。

人間酷暑避不得。清風都在深山中。池邊一坐卽三日。忽見巖頭碧樹紅。
兩到浮峯輿轉劇。醉眠三日不知還。眼前風景色色異。惟有人聲似世間。

姑蘇吳氏海天樓次鄺尹韻

晴雪吹寒春事濃。江樓三月尙殘冬。青山暗逐回廊轉。碧海真成捷徑通。
風暖簷牙雙燕劇。雲深簾幙萬花重。倚闌天北疑回首。想像丹梯下六龍。

山中立秋日偶書

風吹蟬聲亂。林臥鷺新秋。山池靜澄碧。暑氣亦已收。青峯出白雲。突兀成瓊樓。
袒裼坐溪石。對之心悠悠。倏忽無定態。變化不可求。浩然發長嘯。忽起雙白鷗。

夜雨山翁家偶書

山空秋夜靜。月明松檜涼。沿溪步月色。溪影搖空蒼。山翁隔水語。酒熟呼我嘗。
褰衣涉溪去。笑引開竹房。謙言值暮夜。盤飧百無將。露華明橘柚。摘獻冰盤香。洗盞對酬酢。
浩歌人蒼茫。醉拂巖石臥。言歸遂相忘。

尋春

十里湖光放小舟。謾尋春事及西疇。江鷗意到忽飛去。野老情深只自留。
日暮草香含雨氣。九峯晴色散溪流。吾儕是處皆行樂。何必蘭亭說舊遊。

西湖醉中謾書二首

十年塵海勞魂夢。此日重來眼倍清。好景恨無蘇老筆。乞歸徒有賀公情。
白鳥飛處青林晚。翠壁明邊返

照晴爛醉湖雲宿。湖寺不知山月墮江城。
掩映紅粧莫謾猜。隔林知是藕花開。共君醉臥不須到。自有香風拂面來。

九華山下柯秀才家

蒼峯抱層嶂。翠瀑繞雙溪。下有幽人宅。蘿深客到迷。

夜宿無相寺

春宵臥無相。月照五溪花。掬水洗雙眼。披雲看九華。巖頭金佛國。樹杪謫仙家。彷彿聞笙鶴。青天落絳霞。

題四老園棋圖

世外煙霞亦許時。至今風致後人思。却懷劉項當年事。不及山中一着棋。

無相寺三首

老僧巖下屋。繞屋皆松竹。朝聞春鳥啼。夜伴巖虎宿。
坐望九華碧。浮雲生曉寒。山靈應秘惜。不許俗人看。
靜夜聞林雨。山靈似欲留。只愁梯石滑。不得到峯頭。

化城寺六首

化城高住萬山深。樓閣憑空上界侵。天外清秋度明月。人間微雨結浮陰。鉢龍降處雲生座。巖虎歸時風滿林。最愛山僧能好事。夜堂燈火伴孤吟。

雲裏軒窗半上鉤。望中千里見江流。高林日出三更曉。幽谷風多六月秋。仙骨自憐何日化。塵緣翻覺此

生浮夜深忽起蓬萊興。飛上青天十二樓。

雲端鼓角落星斗。松頂袈裟散雨花。一百六峯開碧漢。八十四梯踏紫霞。山空仙骨瑩金槲。春暖石芝抽玉芽。獨揮談塵拂煙霧。一笑天地真無涯。

化城天上寺。石磴入星躔。雲外開丹井。峯頭耕石田。月明猿聽偈。風靜鶴參禪。今日揩雙眼。幽懷二十年。僧屋煙霏外。山深絕世譚。茶分龍井水。飯帶石田砂。香細雲嵐雜。窗高峯影遮。林棲無一事。終日弄丹霞。突兀開穹閣。氤氳散曉鐘。飯遺黃稻粒。花發五釵松。金骨藏靈塔。神光照遠峯。微茫竟何是。老衲話遺宗。

李白祠二首

千古人豪去。空山尚有祠。竹深荒舊徑。蘚合失殘碑。雲雨羅文藻。溪泉繫夢思。老僧殊未解。猶自索題詩。謫仙棲隱地。千載尙高風。雲散九峯雨。巖飛百丈虹。寺僧傳舊事。詞客吊遺踪。回首蒼茫外。青山感慨中。

雙峯

凌崖望雙峯。蒼茫竟何在。載拜西北風。爲我掃浮靄。

蓮花峯

夜靜涼飈發。輕雲散碧空。玉鈎掛新月。露出青芙蓉。

列仙峯

靈峭九萬丈。參差生曉寒。僊人招我去。揮手青雲端。

雲門峯

雲門出孤月。秋色坐蒼濤。夜久羣籟絕。獨照官錦袍。

芙蓉閣二首

青山意不盡。還向月中看。明日歸城市。風塵又馬鞍。
巖下雲萬重。洞口桃千樹。終歲無人來。惟許山僧住。

書梅竹小畫

寒倚春霏蒼玉杖。九華峯頂獨歸來。柯家草亭深雲裏。却有梅花傍竹開。

山東詩六首（弘治甲子年起復主試山東時作）

登泰山五首

曉登泰山道。行行入烟霏。陽光散巖壑。秋容淡相輝。雲梯掛青壁。仰見蛛絲微。長風吹海色。飄颻送天衣。
峯頂動笙樂。青童兩相依。振衣將往從。凌雲忽高飛。揮手若相待。丹霞閃餘暉。凡軀無健羽。悵望未能歸。

二

天門何崔嵬。下見青雲浮。泱泱絕人世。迥豁高天秋。暝色從地起。夜宿天上樓。天鷄鳴半夜。日出東海頭。
隱約蓬壺樹。縹緲扶桑洲。浩歌落青冥。遺響入滄流。唐虞變楚漢。滅沒如風漚。龍矣鶴山僊。秦皇豈堪求。
金砂費日月。頽顏竟難留。吾意在龐古。冷然馭涼颼。相期廣成子。太虛顯遨遊。枯槁向巖谷。黃綺不足儔。

三

窮崖不可極。飛步凌烟虹。危泉瀉石道。空影垂雲松。千峯互攢簇。掩映青芙蓉。高臺倚巉削。傾側臨崆峒。

失足墮烟霧。碎骨顛厓中。下愚竟難曉。摧折紛相從。吾方坐日觀。披雲笑天風。赤水問軒后。蒼梧叫重瞳。隱隱落天語。問闔開玲瓏。去去勿復道。濁世將焉窮。

四

塵網苦羈縻。富貴真露草。不如騎白鹿。東遊入蓬島。朝登太山望。洪濤隔縹緲。陽輝出海雲。來作天門曉。遙見碧霞君。翩翩起員嶠。玉女紫鸞笙。雙吹入晴昊。舉首望不及。下拜風浩浩。擲我玉虛篇。讀之殊未了。傍有長眉翁。一一能指道。從此煉金砂。人間跡如掃。

五

我才不救時。匡扶志空大。置我有無間。緩急非所賴。孤坐萬峯巔。嗒然遺下塊。已矣復何求。至精諒斯在。澹泊非虛杏。灑脫無芥蒂。世人聞予言。不笑卽吁恠。吾亦不強語。惟復笑相待。魯叟不可作。此意聊自快。泰山高次王內翰司獻韻

歐生誠楚人。但識廬山高。廬山之高。猶可計尋丈。若夫泰山仰視。恍惚吾不知。其尙在青天之下乎。其已直出青天上。我欲做擬試。作泰山高。但恐培塿之見。未能測識高大筆底難具狀。扶輿磅礴元氣鍾。突兀半遮天地東。南衡北恆西泰華。俯視偃僂誰爭雄。人寰茫昧乍隱見。雷雨初解開鴻濛。繡壁丹梯烟霏靄。霧海日初湧。照耀蒼翠平。麓遠抱滄海灣。日觀正與扶桑對。聽濤聲之下瀉。知百川之東會。天門石扇豁。然中開幽岸。邃谷巖積隱埋。中有遯世之流。龜潛雌伏。殆霞吸秀於其間。往往恠謔多僊才。上有百丈之飛湍。懸空絡石穿雲而直下。其源疑自青天來。巖頭膚寸出煙霧。須臾滂沱遍九垓。古來登封七十二主。

後來相效紛紛如雨。玉檢金函無不爲。只今埋沒知何許。但見白雲猶復起。封中斷碑無字。天外日月磨剛風。飛塵過眼倏超忽。飄蕩豈復有遺踪。天空翠華遠。落日辭千峯。魯郊獲麟岐陽會。鳳閣堂旣毀。閼宮興頌宣。尼曳杖逍遙。一去不復來。幽泉鳴咽而含悲。羣巒拱揖如相送。俯仰宇宙千載相望。墮山喬嶽尙被其光。峻極配天無敢頡頏。嗟予瞻眺門牆外。何能彷彿窺室堂。也來攀附攝遺跡。三千之下不知亦許再拜占末行。吁嗟乎泰山之高其高不可極。半壁回首此身不覺已在東斗傍。

京師詩八首（弘治乙丑年改除兵部主事時作）

憶龍泉山

我愛龍泉寺。寺僧頗踈野。盡日坐井欄。有時臥松下。一夕別山雲。三年走車馬。媿殺巖下泉。朝夕自清瀆。

憶諸弟

久別龍山雲。時夢龍山雨。覺來枕簟涼。諸弟在何許。終年走風塵。何似山中住。百歲如轉蓬。拂衣從此去。

寄舅

老舅近何如。心性老不改。世故惱情懷。光陰不相待。借問同輩中。鄉鄰幾人在。從今且爲樂。舊事無勞悔。

送人東歸

五洩佳山水。平生思一遊。送子東歸省。蓴鱸况復秋。幽探須及壯。世事苦悠悠。來歲春風裏。長安憶故丘。

寄西湖友

予有西湖夢。西湖亦夢予。三年成闊別。近事竟何如。况有諸賢在。他時終卜廬。但恐吾歸日。君還軒冕拘。

贈陽伯

陽伯卽陽伯陽。伯陽竟安在。大道卽人心。萬古未嘗改。長生在求仁。金丹非外待。繆矣三十年。于今吾始悔。

故山

鑑水終年碧。雲山盡日閑。故山不可到。幽夢每相關。霧豹言長隱。雲龍欲共攀。緣知丹壑意。未勝紫宸班。

憶鑑湖友

長見人來說。扁舟每獨遊。春風梅市晚。月色鑑湖秋。空有煙霞好。猶爲塵世留。自今當勇往。先與報江鷗。

獄中詩十四首（正德丙寅年十二月以上疏忤逆瑾下錦衣獄作）

不寐

天寒歲云暮。冰雪關河迫。幽室魍魎生。不寐知夜永。驚風起林木。驟若波浪洶。我心良匪石。鉅爲戚欣動。滔滔眼前事。逝者去相踵。匡窮猶可陟。水深猶可泳。焉知非日月。胡爲亂予衷。深谷自逶迤。烟霞日悠永。匡時在賢達。歸哉盍耕墾。

有室七章

有室如簾。周之崇墉。室如穴處。無秋無冬。耿彼屋漏。天光入之。瞻彼日月。何嗟及之。倏晦倏明。凄其以風。倏雨倏雪。常晝而蒙。夜何其矣。靡星靡燦。豈無白日。寤寐永嘆。

心之憂矣。匪家匪室。或其啓矣。殞予匪恤。
氤氳其埃。日之光矣。淵淵其鼓。明既昌矣。
朝既式矣。日既夕矣。悠悠我思。曷其極矣。

讀易

囚居亦何事。省愆懼安飽。瞑坐玩義易。洗心見微奧。乃知先天翁。畫畫有至教。包蒙成爲寇。童惜事宜早。
塞塞誰爲節。競競未遑道。遯四獲我心。蠱上庸自保。俛仰天地間。觸目俱浩浩。簞瓢有餘樂。此意良匪矯。
幽哉陽明麓。可以忘吾老。

歲暮

兀坐經旬成木石。忽驚歲暮還思鄉。高簷白日不到地。深夜黠鼠時登床。峯頭霽雪開草閣。瀑下古松閒石房。溪鶴洞猿爾無恙。春江歸棹吾相將。

見月

屋罅見明月。還見地上霜。客子夜中起。旁皇涕沾裳。匪爲嚴霜苦。悲此明月光。月光如流水。徘徊照高堂。胡爲此幽室。奄忽踰飛揚。逝者不可及。來者猶可望。盈虛有天運。嘆息何能忘。

天涯

天涯歲暮冰霜結。永巷人稀罔象遊。長夜星辰瞻閣道。曉天鐘鼓隔雲樓。思家有淚仍多病。報主無能合遠投。留得昇平雙眼在。且應箕笠臥滄洲。

屋罅月

幽室不知年。夜長晝苦短。但見屋罅月。清光自虧滿。佳人宴清夜。繁絲激哀管。朱閣出浮雲。高歌正凄婉。寧知幽室婦。中夜獨愁嘆。良人事遊俠。經歲去不返。來歸在何時。年華忽將晚。蕭條念宗祀。淚下長如霰。

別友獄中

居常念朋舊。簿領成闊絕。嗟我二三友。胡然此簪盍。累累囹圄間。講誦未能輟。桎梏敢忘罪。至道良足悅。所恨精誠恥。尙口徒自蹶。天王本明聖。旋已但中熱。行藏未可期。明當與君別。願言無詭隨。努力從前哲。赴謫詩五十五首（正德丁卯年赴謫貴陽龍場驛作）

答汪抑之三首

去國心已恫。別子意彌惻。伊邇怨昕夕。况茲萬里隔。戀戀岐路間。執手何能默。子有昆弟居。而我遠親側。回思菽水懷。羨子何由得。知子念我深。夙夜敢忘惕。良心忠信資。蠻貊非我戚。北風春尙號。浮雲正南馳。風雲一相失。各在天一涯。客子懷往路。起視明星稀。驅車赴長阪。迢迢入嵐霏。旅宿蒼山底。霧雨昏朝彌。間關不足道。嗟此白日微。切磋此良久。願言毋心違。聞子賦芴屋。來歸在何年。索居間楚越。連峯鬱參天。緬懷巖中隱。磴道窮扳緣。江雲動蒼壁。山月流澄川。朝採石上芝。暮漱松間泉。鵝湖有前約。鹿洞多遺編。寄子春鴻書。待我秋江船。

陽明子之南也。其友洪元明歌九章以贈。崔子鍾和之以五詩。於是陽明子作八詠以答之。

君莫歌九章。歌以傷我心。微言破寥寂。重以離別吟。別離悲尙淺。言微感逾深。瓦缶易諸俗。誰辯黃鐘音。

其二

君莫歌五詩。歌之增離憂。豈無良朋侶。洵樂相遨遊。譬彼桃與李。不爲倉困謀。君莫忘五詩。忘之我焉求。

其三

洙泗流浸微。伊洛僅如綫。後來三四公。瑕瑜未相掩。嗟予不量力。跛蹙期致遠。屢興還屢仆。喘息幾不免。道逢同心人。秉節倡予敢。力爭毫釐間。萬里或可勉。風波忽相失。言之淚徒漣。

其四

此心還此理。寧論己與人。千古一嘘吸。誰爲嘆離羣。浩浩天地內。何物非同春。相思輒奮勵。無爲俗所分。但使心無間。萬里如相親。不見宴遊交。微逐胥以淪。

其五

器道不可離。二之卽非性。孔聖欲無言。下學從泛應。君子勤小物。蘊蓄乃成行。我誦窮索篇。於子旣聞命。如何園中士。空谷以爲靜。

其六

靜虛非虛寂。中有未發中。中有亦何有。無之卽成空。無欲見直體。忘助皆非功。至哉玄化機。非子孰與窮。

其七

憶與美人別。贈我青琅函。受之不敢發。焚香始開緘。諷誦意彌遠。期我濂洛間。道遠恐莫致。庶幾終不慚。

其八

憶與美人別。惠我雲錦裳。錦裳不足貴。遺我冰雪腸。寸腸亦何遺。誓言終不渝。珍重美人意。深秋以爲期。

南遊三首

元明與予有衡嶽羅浮之期。賦南遊申約也。

南遊何迢迢。蒼山亦南馳。如何衡陽鴈。不見燕臺書。莫歌澧浦曲。莫吊湘君祠。蒼梧煙雨絕。從誰問九疑。

其二

九疑不可問。羅浮如可攀。遙拜羅浮雲。奠以雙瓊環。渺渺洞庭波。東逝何時還。人生不努力。草木同衰殘。

其三

洞庭何渺茫。衡嶽何崔嵬。風飄迴鴈雪。美人歸未歸。我有紫瑜珮。留掛芙蓉臺。下有蛟龍峽。往往與雲雷。

憶昔答喬白巖因寄儲柴墟三首

憶昔與君約。玩易探玄微。君行赴西嶽。經年始來歸。方將事窮索。忽復當遠辭。相去萬里餘。後會安可期。問我長生訣。惑也吾誰欺。盈虧消息間。至哉天地機。聖狂天淵隔。失得分毫釐。

其二

毫釐何所辯。惟在公與私。公私何所辯。天動與人爲。遺體豈不貴。踐形乃無虧。願君崇德性。問學刊支離。無爲氣所役。毋爲物所疑。恬淡自無欲。精專絕交馳。博奕亦何事。好之甘若飴。吟咏有性情。喪志非所宜。非君愛忠告。斯語容見嗤。試問柴墟子。吾言亦何如。

其三

柴墟吾所愛。春陽溢鬢眉。白巖吾所愛。慎默長如愚。二君廊廟器。予亦山泉姿。度量較齒德。長者皆吾師。置我五人末。庶亦忘崇卑。迢迢萬里別。心事兩不疑。北風送南鴈。慰我長相思。

一日懷抑之也。抑之之贈。既嘗答以三詩。意若有歉焉。是以賦也。

一日復一日。去子日以遠。惠我金石言。沉鬱未能展。人生各有際。道誼尤所眷。嘗嗤兒女悲。夢來仍不免。緬懷滄洲期。聊以慰遲晚。

其二

遲晚不足嘆。人命各有常。相去忽萬里。河山鬱蒼蒼。中夜不能寐。起視江月光。中情良自抑。美人難自忘。

其三

美人隔江水。彷彿若可視。風吹兼葭雪。飄蕩知何處。美人有瑤瑟。清奏含太古。高樓明月夜。惆悵爲誰鼓。夢與抑之昆季語。淇崔皆在焉。覺而有感。因紀以詩三首。

夢與故人語。語我以相思。纔爲旬日別。宛若三秋期。令弟坐我側。屈指如有爲。須臾淇君至。崔子行相隨。看爾旋羅列。語笑如平時。縱言及微奧。會意忘其辭。覺來復何有。起坐空嗟咨。

其二

起坐憶所夢。默邈猶歷歷。初談自有形。繼論入無極。無極生往來。往來萬化出。萬化無停機。往來何時息。來者胡爲信。往者胡爲屈。微哉屈信間。子午當其屈。非子盡精微。此理誰與測。何當衡廬間。相携玩義易。

其三

衡廬曾有約。相携尙無時。去事多翻覆。來踪豈前知。斜月滿虛牖。樹影何參差。林風正蕭瑟。鶯鷓無寧枝。邈彼二三子。怒馬勞我思。

因雨和杜韻

晚堂踈雨暗柴門。忽入殘荷瀉石盆。萬里滄江生白髮。幾人燈火坐黃昏。客途最覺秋先到。荒徑惟憐菊尙存。却憶故園耕釣處。短簑長笛下江村。

赴謫次北新關喜見諸弟

扁舟風雨泊江關。兄弟相看夢寐間。已分天涯成死別。寧知意外得生還。投荒自識君恩遠。多病心使吏車閒。攜汝耕樵應有日。好移茅屋傍雲山。

南屏

溪風漠漠南屏路。春服初成病眼開。花竹日新僧已老。湖山如舊我重來。層樓雨急青林迥。古殿雪晴碧嶂迴。獨有幽禽解相信。雙飛時下讀書臺。

臥病靜慈寫懷

臥病空山春復夏。山中幽事最能知。雨晴譜下泉聲急。夜靜松間月色遲。把卷有時眠白石。解纓隨意濯清漪。吳山越嶠俱堪老。正奈燕雲繫遠思。

移居勝果寺二首

江上但知山色好。峯迴始見寺門開。半空虛閣有雲住。六月深松無暑來。病肺正思移枕簟。洗心兼得遠

塵埃富春咫尺烟濤外。時倚層霞望釣臺。
病餘巖閣坐朝曛。異景相新得未聞。日脚倒明千頃霧。雨聲高度萬峯雲。越山陣水當吳嶠。江月隨潮上海門。使欲携書從此老。不教猿鶴更移文。

憶別

憶別江干風雪陰。艱難歲月雨侵尋。重看骨肉情何限。况復斯文約舊深。賢聖可期先立志。塵凡未脫謾言心。移家便住烟霞窟。綠水青山長對吟。

泛海

險夷原不滯胸中。何異浮雲過太空。夜靜海濤三萬里。月明飛錫下天風。

武夷次壁間韻

肩輿飛度萬峯雲。回首滄波月下聞。海上真爲滄水使。山中又遇武夷君。溪流九曲初諳路。精舍千年始及門。歸去高堂慰垂白。細探更擬在春分。

草萍驛次林見素韻奉寄

山行風雪瘦能當。會喜江花照野航。本與宦途成懶散。頗因詩景受閑忙。鄉心草色春同遠。客鬢松梢晚更蒼。料得烟霞終有分。未須連夜夢溪堂。

王山東嶽廟遇舊識嚴星士

憶昨東歸亭下路。數峯簫管隔秋雲。肩輿欲到妨多事。鼓柁重來會有云。春夜絕憐燈節近。溪聲最好月

中聞行藏無用君平卜。請看沙邊鷗鷺羣。

廣信元夕蔣太守舟中夜話

樓臺燈火水東西。簫鼓星橋渡碧空。何處忽談塵世外。百年惟此月明中。客途孤寂渾常事。遠地相求見古風。別後新詩如不惜。衡南今亦有飛鴻。

夜泊石亭寺用韻呈陳婁諸公因寄儲柴墟都憲及喬白巖太常諸友

廿年不到石亭寺。惟有西山只舊青。白拂掛牆僧已去。紅闌照水客重經。沙村遠樹凝春望。江雨孤篷入夜聽。何處故人還笑語。東風啼鳥夢初醒。

悵望沙頭成久坐。江洲春樹何青青。烟霞故國虛夢想。風雨客途真慣經。白壁屢投終自信。朱絃一絕好誰聽。扁舟心事滄浪舊。從與漁人笑獨醒。

過分宜望鈴岡廟

共傳峯頂樹。古廟有靈神。楚俗多尊鬼。巫言解惑人。望禮存舊典。捍禦及斯民。世事渾如此。題詩感慨新。

雜詩三首

危棧斷我前。猛虎尾我後。倒崖落我左。絕壑臨我右。我足復荆榛。雨雪更紛驟。邈然思古人。無悶聊自有。無悶雖足珍。警惕忘爾守。君觀真宰意。匪薄亦良厚。

其二

青山清我目。流水靜我耳。琴瑟在我御。經書滿我几。措足踐坦道。悅心有妙理。頑冥非所懲。賢達何靡靡。

乾乾懷往訓。敢忘惜分晷。悠哉天地內。不知老將至。

其三

羊腸亦坦道。太虛何陰晴。燈窗玩古易。欣然獲我情。起舞還再拜。聖訓垂明明。拜舞詎踰節。頓忘樂所形。歛衽復端坐。玄思窺沉冥。寒根固生意。息灰抱陽精。沖漠際無極。列宿羅青冥。夜深向晦息。始聞風雨聲。

袁州府宜春臺四絕

宜春臺上還春望。山水南來眼未嘗。却笑韓公亦多事。更從南浦羨滕王。臺名何事只宜春。山色無時不可人。不用煙花費粧點。儘教刊落儘嶙峋。持脩江藻拜祠前。正是春風欲暮天。童冠儘多歸詠興。城南兼說有溫泉。古廟香燈幾許年。增修還費大官錢。至今楚地多風雨。猶道山神駕鐵船。

夜宿宣風館

山石崎嶇古轍痕。沙溪馬渡水猶渾。夕陽歸鳥投深麓。烟火行人望遠村。天際浮雲生白髮。林間孤月坐黃昏。越南冀北俱千里。正恐春愁入夜魂。

萍鄉道中謁濂溪祠

木偶相沿恐未真。清輝亦復凜衣巾。簿書曾屑乘田吏。俎豆猶存畏壘民。碧水蒼山俱過化。光風霽月自傳神。千年私淑心喪後。下拜春祠薦渚蘋。

宿萍鄉武雲觀

曉行山徑樹高低。雨後春泥沒馬蹄。翠色絕雲開遠嶂。寒聲隔竹隱晴溪。已聞南去艤舟楫。漫憶東歸拄杖藜。夜宿仙家見明月。清先還似鑑湖西。

醴陵道中風雨夜宿泗洲寺次韻

風雨偏從險道嘗。深泥沒馬陷軍箱。虛傳鳥路通巴蜀。豈必羊腸在太行。遠渡漸看連暝色。晚霞會喜見朝陽。水南昏黑投僧寺。還理羲編坐夜長。

長沙答周生

旅倦憇江觀。病齒廢談誦。之子特相求。禮殫意彌重。自言絕學餘。有志莫與共。手持一編書。披歷見肝衷。近希小范踪。遠爲賈生慟。兵符及射藝。方技靡不綜。我方懲創後。見之色亦動。子誠仁者心。所言亦屢中。願子且求志。蘊蓄事涵泳。孔聖固遑遑。與點樂歸詠。回也王佐才。閉戶避鄰閔。知子信美才。大構中梁棟。未當匠石求。滋植務培壅。愧子勤倦意。何以相規諷。養心在寡欲。操存舍卽縱。嶽麓何森森。遺址自南宋。江山足游息。賢迹尙堪踵。何當謝病來。士氣多沉勇。

涉湘于邁嶽麓是遵仰止先哲因懷友生麗澤與感伐木寄言二首

客行長沙道。山川鬱稠繆。西探指嶽麓。凌晨渡湘流。踰岡復陟巘。吊古還尋幽。林壑有餘采。昔賢此藏脩。我來實仰止。匪伊事盤遊。衡雲閒曉望。洞野浮春洲。懷我二三友。伐木增離憂。何當此來聚。道誼日相求。

其二

林間憩白石。好風亦時來。春陽熙百物。欣然得予懷。緬思兩夫子。此地得徘徊。當年靡童冠。曠代登堂階。

高情詎今昔。物色遺吾儕。顧謂二三子。取瑟爲我諧。我彈爾爲歌。爾舞我與偕。吾道有至樂。富貴真浮埃。若時乘大化。勿愧點與回。陟岡採松柏。將以遺所思。勿採松柏枝。爾賢昔所依。緣峯踐臺石。將以望所期。勿踐臺上石。爾賢昔所躋。爾賢去邈矣。我友何相遠。吾斯未能信。役役空爾疲。胡不此簪盍。麗澤相遨嬉。渴飲松下泉。飢殮石上芝。偃仰絕餘念。遷客難久稽。洞庭春浪闊。浮雲隔九疑。江洲滿芳草。目極令人悲。已矣從此去。奚必茲山爲。戀繫乃從欲。安土惟隨時。晚聞冀有得。此外吾何知。

遊嶽麓書事

醴陵西來涉湘水。信宿江城沮風雨。不獨病齒畏風濕。泥潦侵途絕行旅。人言嶽麓最形勝。隔水溟濛隱雲霧。趙侯需晴邀我遊。故人徐陳各傳語。周生好事屢來速。森森雨脚何由住。曉來陰翳稍披拂。便携周生涉江去。戒令休遣府中知。徒爾勞人更妨務。橘州僧浮江流。鳴鐘出延立沙際。停燒一至答其情。三洲連綿亦佳處。行雲散漫浮日色。是時峯巒益開霽。亂流蕩滌濟條忽。繫楫江邊老檀樹。岸行里許入麓口。周生道子勤指顧。柳蹊梅堤存彷彿。道林林壑獨如故。赤沙想像虛田中。西嶼傾頽今塚墓。道鄉荒趾留突兀。赫曦遠望石如鼓。殿堂釋菜禮從宜。下拜朱張息游地。鑿石開山面勢改。雙峯闕闕見江渚。聞是吳君所規畫。此舉良是反遭忌。九仞誰虧一簣功。嘆息遺基獨延佇。浮屠觀閣摩青霄。盤據名區逼寰宇。其徒素爲儒所擯。以此方之反多愧。愛禮思存告朔羊。况此實作匪文具。人云趙侯意頗深。隱忍調停旋脩舉。昨來風雨破棟脊。方遣巧人補殘敝。予聞此語心稍慰。野人蔬蕨亦羅置。欣然一酌纔舉盃。津夫走報郡侯至。此行隱跡何由聞。遺騎候訪自吾寓。潛來鄙意正爲此。倉率行庖益勞費。整冠出迎見兩蓋。乃

知王君亦同御。看羞層疊絲竹繁。避席與辭懇莫拒。多儀劣薄非所承。樂闋觴周日將暮。黃堂吏散君請先。病夫沾醉須少憩。入舟冥色漸微茫。却喜順流還易渡。嚴城燈火人已稀。小巷曲折忘歸路。僊宮酣倦成熟寐。曉聞簪聲復如注。昨遊偶遂實天假。信知行樂皆有數。涉躐差償夙好心。尙有名山敢多慕。齒角盈虧分則然。行李雖淹吾不惡。

次韻答趙太守王推官

詰朝事虔謁。玄居宿齋沐。積霖喜新霽。風日散清燠。蘭撓渡芳渚。半涉見水陸。溪山儼新宇。雷雨荒大麓。皇皇絃誦區。斯文昔炳郁。興廢尙屯疑。使我懷悵悵。近聞牧守賢。經營亟乘屋。方舟爲予來。飛蓋遙肅肅。花絮媚晚筵。韶景正柔淑。浴沂諒同情。及茲授春服。令德倡高祠。混珠愧魚目。努力崇脩名。迂踈自巖谷。

天心湖阻泊既濟書事

掛席下長沙。瞬息百餘里。舟人共揚眉。予獨憂其駛。日暮入沅江。抵石舟果圯。補敝詰朝發。衝風遂齟齬。暝泊後江湖。蕭條旁疊壘。月黑波濤驚。蛟鼉互睥睨。翼午風益厲。狼狽收斷汜。天心數里間。三日但遙指。甚雨迅雷電。作勢殊未已。溟溟雲霧中。四望渺涯涘。篙漿不得施。丁夫盡嗟譴。淋漓念同胞。吾寧忍暴使。饋粥且傾囊。苦且吾與爾。衆意在必濟。糧絕亦均死。憑陵向高浪。吾亦詎容止。虎怒安可撓。志同稍足倚。且令並岸行。試涉湖濱沚。收舵幸無事。風雨亦浸弛。逡巡緣沚涓。迤邐就風勢。新漲翼回湍。倏忽逝如矢。夜入武陽江。漁村穩堪艤。糴市謀晚炊。且爲衆人喜。江醪信漓濁。聊復盪胸滓。濟險在需時。微倖豈常理。爾輩勿輕生。偶然非可恃。

去婦嘆五首（楚人有問於新娶而去其婦者其婦無所歸去之山間獨居懷綫不忘終無他適子聞其事而悲之爲作去婦嘆）

委身奉箕箒中道成棄捐蒼蠅間白壁君心亦何愆獨嗟貧家女素質難爲妍命薄良自喟敢忘君子賢春華不再豔頽魄無重圓新歡莫終恃令儀慎周還

依違出門去欲行復遲遲鄰嫗盡出別強語含辛悲陋質容有繆放逐理則宜姑老籍相慰缺乏多所資妾行長已矣會面當無時

妾命如草芥君身比琅玕奈何以妾故廢食懷憤冤無爲傷姑意燕爾且爲歡中廚存宿旨爲姑備朝殮畜育意千緒倉卒徒悲酸伊邇望門屏盍從新人言夫意已如此妾還當誰顏

去矣勿復道已去還躊躇鷄鳴尙聞響大戀猶相隨感此摧肝肺淚下不可揮岡回行漸遠日落羣鳥飛羣鳥各有托孤妾去何之

空谷多淒風樹木何瀟森澆衣澗冰合採苔山雪深離居寄巖穴憂思托鳴琴朝彈別鶴操暮彈孤鴻吟彈苦思彌切噴峴隔雲岑君聰甚明哲何因聞此音

羅舊驛

客行日日萬峯頭山水南來亦勝遊市谷鳥啼村雨暗刺桐花暝石溪幽蠻烟喜過青楊瘴鄉思愁經芳杜洲身在夜郎家萬里五雲天北是神州

沅水驛

辰陽南望接沅州。碧樹林中古驛樓。遠客日憐風土異。空山惟見瘴雲浮。耶溪有信從誰問。楚水無情只自流。却幸此身如野鶴。人間隨地可淹留。

鐘鼓洞

見說水南多異迹。巖頭時有鼓鐘聲。空遺石壁千年在。未信金沙九轉成。遠地星辰瞻北極。春山明月坐更深。來年夷險還忘却。始信羊腸路亦平。

平溪館次王文濟韻

山城寥落閉黃昏。燈火人家隔水村。清世獨使吾職易。窮途還賴此心存。蠻煙瘴霧承相往。翠壁丹崖好共論。畎畝投閑終有日。小臣何以答君恩。

清平衛卽事

積雨山途喜乍晴。煖雲浮動水花明。故園日與青春遠。敵緼涼思白苧輕。烟際卉衣窺絕棧。一時土苗方仇殺。峯頭戍角隱孤城。華夷節制嚴冠履。漫說殊方列省卿。

興隆衛書壁

山城高下見樓臺。野戍參差暮角催。貴竹路從峯頂入。夜郎人自日邊來。鶯花夾道驚春老。雉堞連雲向晚開。尺素屢題還屢擲。衡南那有雁飛回。

七盤

鳥道縈紆下七盤。古藤蒼木峽聲寒。境多奇絕非吾土。時可淹留是謫官。猶記邊峯傳羽檄。近聞苗俗化

衣冠投簪實有居夷志。垂白難承菽水懽。

初至龍場無所止結草菴居之

草菴不及肩。旅倦體方適。開棘自成籬。土階漫無級。迎風亦瀟疎。漏雨易補緝。靈瀨嚮朝湍。深林凝暮色。羣獠環聚訊。語龐意頗質。鹿豕且同遊。茲類猶人屬。污樽映瓦豆。盡醉不知夕。緬懷黃唐化。略稱茅茨迹。始得東洞遂。改爲陽明小洞天三首

古洞闕荒僻。虛設疑相待。披萊歷風磴。移居快幽埜。營炊就巖竇。放榻依石壘。穹室旋薰寒。夷坎仍灑掃。卷帙湧堆列。樽壺動光彩。夷居信何陋。恬淡意方在。豈不桑梓懷。素位聊無悔。

童僕自相語。洞居頗不惡。人力免結搆。天功謝雕鑿。清泉傍廚落。翠霧還成幕。我輩日嬉偃。主人自愉樂。雖無柴穀榮。且遠塵囂聒。但恐霜雪凝。雲深衣絮薄。

我聞筦爾笑。周慮愧爾言。上古處巢窟。杯飲皆汗樽。近極陽內伏。石穴多冬暄。豹隱文始澤。龍蟄身乃存。豈無數尺椽。輕裘吾不溫。邈矣簞瓢子。此心期與論。

謫居糧絕請學于農將田南山永言寄懷

謫居屢在陳。從者有愠見。山荒聊可田。錢鎛還易辦。夷俗多火耕。做習亦頗使。及茲春未深。敷畝猶足佃。豈徒實口腹。且以理荒宴。遺穗及鳥雀。貧寡發餘羨。出來在明晨。山寒易霜霰。

觀稼

下田既宜稌。高田亦宜稷。種蔬須土疏。種蘋須土濕。寒多不實秀。暑多有螟螣。去草不厭頻。耘禾不厭密。

物理既可玩。化機還默識。卽是參贊功。毋爲輕稼穡。

探薇

探薇西山下。扳援陟崔嵬。遊子望鄉國。淚下心如摧。浮雲塞長空。頽陽不可回。南歸斷舟楫。北望多風埃。已矣供子職。勿更貽親哀。

猗猗

猗猗澗邊竹。青青巖畔松。直幹歷冰雪。密葉留清風。自期永相托。雲壑無遠踪。如何兩分植。憔悴嘆西東。人事多翻覆。有如道上蓬。惟應歲寒意。隨處還當同。

南溟

南溟有瑞鳥。東海有靈禽。飛遊集上苑。結侶珍樹林。願言飾羽儀。共舞簫韶音。風雲忽中變。一失難相尋。瑞鳥旣遭磨。靈禽投荒岑。天衢雨雪積。江漢虞羅侵。哀哀鳴索侶。病翼飛未任。羣鳥亦千百。誰當會其心。南嶽有竹實。丹溜青松陰。何時共棲息。永托雲泉深。

溪水

溪石何落落。溪水何泠泠。坐石弄溪水。欣然濯我纓。溪水清見底。照我白髮生。年華若流水。一去無回停。悠悠百年內。吾道終何成。

龍岡新構

諸夷以予穴居頗陰濕。請構小廬。欣然趨事。不月而成。諸生聞之。亦皆來集。請名龍岡書院。其軒

曰何陋。

誦居聊假息。荒穢亦須治。驚蟻雜林條。小構自成趣。開牕入遠峯。架屏出深樹。墟寨俯逶迤。竹木互蒙翳。畦蔬稍溉鋤。花藥頗雜蒔。宴適豈專子。來者得同憩。輪奐非致美。毋令易傾敝。

營茅乘田隙。洽旬始苟完。初心待風雨。落成還美觀。鋤荒既開徑。拓樊亦理園。低簷避松偃。踈土行竹根。勿翦牆下棘。束列因可藩。莫擷林間蘿。蒙籠覆雲軒。素缺農圃學。因茲得深論。毋爲輕鄙事。吾道固斯存。諸生來。

蕭滯動摧谷。廢幽得幸免。夷居雖異俗。野朴意所眷。思親獨疚心。疾憂庸自遣。門生頗羣集。樽俎亦時展。講習性所樂。記問復懷覩。林行或沿澗。洞遊還陟巘。月榭坐鳴琴。雲牕臥披卷。澹泊生道真。曠達匪荒宴。豈必鹿門栖。自得乃高踐。

西園

方園不盈畝。蔬卉頗成列。分溪免甕灌。補籬防豕竊。蕪草稍焚薙。清雨夜來歇。濯濯新葉敷。熒熒夜花發。放鋤息重陰。舊書漫披閱。倦枕竹下石。醒望松間月。起來步閑謠。晚酌簷下設。盡醉卽草鋪。忘與鄰翁別。水濱洞。

送遠憩岨谷。濯纓俯清流。沿溪涉危石。曲洞藏深幽。花靜覆常閤。溜暗光亦浮。平生泉石好。所遇成淹留。好鳥忽雙下。儵魚亦羣遊。坐久塵慮息。澹然與道謀。

山石

山石猶有理。山木猶有枝。人生非木石。別久寧無思。愁來步前庭。仰視行雲馳。行雲隨長風。飄飄去何之。行雲有時定。遊子無還期。高梁始歸燕。題鵠已先悲。有生豈不苦。逝者長若斯。已矣復何事。商山行采芝。

無寐二首

烟燈暖無寐。憂思坐長往。寒風振喬林。葉落聞臆響。起窺庭月光。山空遊罔象。懷人阻積雪。崖冰幾千丈。

其二

窮厓多雜樹。上與青冥連。穿雲下飛瀑。誰能識其源。但聞清猿嘯。時見皓鶴翻。中有避世士。宴寂栖其巔。繫予亦同調。路絕難攀緣。

諸生夜坐

謫居澹虛寂。眇然懷同遊。日入山氣夕。孤亭俯平時。草際見數騎。取徑如相求。漸近識顏面。隔樹停鳴騶。投轡鴈鷺進。攜榼各有羞。分席夜堂坐。絳蠅清樽攄。鳴琴復散帙。壺矢交觥籌。夜弄溪上月。曉陟林間丘。村翁或招飲。洞客偕探幽。講習有真樂。談笑無俗流。緬懷風沂興。千載相爲謀。

艾草次胡少叅韻

艾草莫艾蘭。蘭有芬芳姿。况生幽谷底。不礙君稻畦。艾之亦何益。徒令香氣衰。荆棘生滿道。出刺傷人肌。持刀忌觸手。睨視不敢揮。艾草須艾棘。勿爲棘所欺。

鳳雛次韻答胡少叅

鳳雛生高厓。風雨摧其翼。養痾深林中。百鳥驚辟易。虞人視爲妖。舉網爭彈弋。此本王者瑞。惜哉誰能識。

吾方哀其窮胡忍復相啜。鷓鴣巢據叢林。驅鳥恣搏食。嗟爾獨何心。梟鳳如白黑。

鸚鵡和胡韻

鸚鵡生隴西。羣飛恣鳴遊。何意虞羅及。充貢來中州。金縷縻華屋。雲泉謝林丘。能言實階禍。吞聲亦何求。主人有隱寇。竊發聞其謀。感君惠養德。一語思所酬。懼君不見察。殺身反爲尤。

諸生

人生多離別。佳會難再遇。如何百里來。三宿便辭去。有琴不肯彈。有酒不肯御。遠陟見深情。寧予有弗顧。洞雲還自栖。溪月誰同步。不念南寺時。寒江雪將暮。不記西園日。桃花夾川路。相去倏幾月。秋風落高樹。富貴猶塵沙。浮名亦飛絮。嗟我二三子。吾道有真趣。胡不攜書來。茆堂好同住。

遊來僊洞早發道中

霜風清木葉。秋意生蕭疎。銜星策曉騎。幽事將有徂。股蟲亂飛擲。道狹草露濡。傾暑特晨發。征夫已先途。浙米石間溜。炊火巖中廬。烟峯上初日。林鳥相嚶呼。意欣物情適。戰勝羶色腴。行樂信宇宙。富貴非吾圖。

別友

幽尋意方結。奈此世累牽。凌晨驅馬別。持盃且爲傳。相求苦非遠。山路多風烟。所貴明哲士。秉道非苟全。去矣崇令德。吾亦行歸田。

贈黃太守樹

歲宴鄉思切。客久親舊疎。臥疴閉空院。忽來故人車。入門辯眉宇。喜定還驚吁。遠行亦安適。符竹膺新除。

荒郡號難理。况茲征索餘。君才素通敏。窘劇宜有紓。蠻鄉雖瘴毒。逐客猶安居。經濟非復事。時還理殘書。山泉足遊憩。鹿麋能友予。澹然穹壤內。容膝皆吾廬。惟縈垂白念。旦夕懷歸圖。君行勉三事。吾計終五湖。

寄友用韻

懷人坐沉夜。帷燈暖幽光。耿耿積煩緒。忽忽如有忘。玄景逝不處。朱災化微涼。相彼谷中葛。重陰殞衰黃。感此遊客子。經年未還鄉。伊人不在目。絲竹徒滿堂。天深雁書杳。夢短關塞長。情好矢無斃。願言覲終償。惠我金石編。徽音激宮商。馳輝不可卽。式爾增予傷。馨香襲肝膂。聊用中心藏。

秋夜

樹暝栖翼喧。螢飛夜堂靜。遙穹出晴月。低簷入峯影。竄然坐幽獨。怵爾抱深警。年徂道無聞。心違跡未屏。蕭瑟中林秋。雲凝松桂冷。山泉豈無適。離人懷故境。安得駕雲鴻。高飛越南景。

採薪二首

朝探山上荆。暮採谷中栗。深谷多凄風。霜露濡衣濕。採薪勿辭辛。昨來斲薪拾。晚歸陰壑底。抱甕還自汲。薪水良獨勞。不愧食吾力。

倚擔青厓際。歷斧厓下石。持斧起環顧。長松百餘尺。徘徊不忍揮。俯略澗邊棘。同行笑吾儉。爾斧安用歷。快意豈不能。物材各有適。可以相天子。衆穉詎足識。

龍岡謾興五首

投荒萬里入炎州。却喜官卑得自由。心在夷居何有陋。身雖吏隱未忘憂。春山卉服時相問。雪案藍輿每

獨遊擬把犁鋤從許子。謾將絃誦止言游。

斯况蕭條寄草堂。虛簷落日自生涼。芳春已共烟花盡。孟夏俄驚草木長。絕壁千尋凌杳靄。深厓六月宿冰霜。人間不有宣尼叟。誰信申枻未是剛。

路僻官卑病益閑。空林惟聽鳥間關。地無醫藥憑書卷。身處蠻夷亦故山。用世謾懷伊尹恥。思家獨切老萊斑。夢魂兼喜無餘事。只在耶溪舜水灣。

臥龍一去忘消息。千古龍岡漫有名。草屋何人方管樂。桑間無耳聽咸英。江沙漠漠遺雲鳥。草木蕭蕭動甲兵。好共鹿門龐處士。相期採藥入青冥。

歸與吾道在滄浪。顏氏何曾鑿枓忙。杜尺已非賢者事。斲輪徒有古人方。白雲晚憶歸岩洞。蒼蘚春應遍石床。寄語峯頭雙白鶴。野夫終不久龍場。

答毛拙菴見招書院

野夫病臥成疎懶。書卷長拋舊學荒。豈有威儀堪法象。實慚文檄過稱揚。移居正擬投醫肆。虛席仍煩避講堂。範我定應無所獲。空令多士笑王良。

老檜

老檜斜生古驛傍。客來繫馬解衣裳。托根非所還憐汝。直幹不撓終異常。風雪凜然存節概。刮摩聊爾見文章。何當移植山林下。偃蹇從渠拂漢蒼。

却巫

臥病空山無藥石，相傳土俗事神巫。吾行久矣將焉禱，衆議紛然反見迂。積習片言容未解，輿情三月或應孚。也知伯有能爲厲，自笑孫僑非丈夫。

過天生橋

水光如練落長松，雲際天橋隱白虹。遼鶴不來華表爛，僊人一去石橋空。徒聞鵲駕橫秋夕，謾說秦鞭到海東。移放長江還濟險，可憐虛却萬山中。

南霽雲祠

死矣中丞莫謾疑，孤城援絕久知危。賀蘭未滅空遺恨，南八如生定有爲。風雨長廊嘶鐵馬，松杉陰霧捲靈旗。英魂千載知何處，歲歲邊人賽旅祠。

春晴

林下春晴風漸和，高巖殘雪已無多。遊絲冉冉花枝靜，青壁迢迢白鳥過。忽向山中懷舊侶，幾從洞口夢煙蘿。客衣塵土終須換，好與湖邊長麥荷。

陸廣曉發

初日曛曛似曉霞，雨痕新霽渡頭沙。溪深幾曲雲藏峽，樹老千年雪作花。白鳥去邊回驛路，青崖鉄處見人家。遍行奇勝才經此，江上無勞羨九華。

雪夜

天涯久客歲侵尋，茆屋新開楓樹林。漸慣省言因病齒，屢經多難解安心。猶憐未繫蒼生望，且得閒爲白

石吟乘興最堪風雪夜。小舟何日返山陰。

元夕二首

故園今夕是元宵。獨向蠻村坐寂寥。賴有遺經堪作伴。喜無車馬過相邀。春還草閣梅先動。月滿虛庭雪未消。堂上花燈諸弟集。重闌應念一身遙。

去年今日臥燕臺。銅鼓中宵隱地雷。月傍苑樓燈彩淡。風傳閣道馬蹄迴。炎荒萬里頻回首。羌笛三更謾自哀。尙憶先朝多樂事。孝皇曾爲兩宮開。

家僮作紙燈

寥落荒村燈事賒。蠻奴試巧剪春紗。花枝綽約含輕霧。月色玲瓏映綺霞。取辦不徒酬令節。賞心兼是惜年華。何如京國王侯第一盞。中人產十家。

白雲堂

白雲僧舍市橋東。別院迴廊小徑通。歲古蒼松存獨幹。春還庭竹發新叢。晴牕暗映羣峯雪。清梵長飄高閣風。遷客從來甘寂寞。青鞋時過月明中。

來僊洞

古洞春寒客到稀。綠苔荒徑草霏霏。書懸絕壁留僧偈。花發層蘿繡佛衣。壺榼遠從童冠集。杖藜隨處宦情微。石門遙鎖陽明洞。鶴應笑山人久不歸。

木閣道中雪

瘦馬支離緣絕壁。連峯窅窅入層雲。山村樹暝驚鴉陣。澗道雪深逢鹿羣。凍合衡茅炊火斷。望迷孤戍暮笳聞。正思講席諸賢在。絳蠟清醅坐夜分。

元夕雪用蘇韻二首

林間暮雪定歸鴉。山外鈴聲報使車。玉盞春光傳柏葉。夜堂銀燭亂簷花。蕭條音信愁邊鴈。迢遞關河夢裏家。何日扁舟還舊隱。一簑江上把魚叉。
寒威入夜益廉纖。酒甕爐牀亦戒嚴。久客漸憐衣有結。蠻居長嘆食無鹽。飢豺正爾羣當路。凍雀從渠自宿簷。陰極陽回知不遠。蘭芽行見發春尖。

曉霽用前韻書懷二首

雙闕鐘聲起萬鴉。禁城月色滿朝車。竟誰詩詠東曹掾。正憶梅開西寺花。此日天涯傷逐客。何年江上却還家。曾無一字堪驅使。謾有虛名擬八叉。
澗草巖花欲鬪纖。溪風林雪故爭嚴。連岐盡說還宜麥。煮海何曾見作鹽。路斷慙憐無過客。病餘兼喜曝晴簷。謫居亦自多清絕。門外羣峯玉笋尖。

次韻陸僉憲元日喜晴

城裏夕陽城外雪。相將十里異陰晴。也知造物曾何意。底是人心苦未平。柏府樓臺啣倒影。茆茨松竹瀉寒聲。布衾莫謾愁僵臥。積素還多達曙明。

元夕木閣山火

荒村燈夕偶逢晴。野燒峯頭處處明。內苑但知鰲作嶺。九門空說火爲城。天應爲我開奇觀。地有茲山不世情。却恐炎威被松柏。休教玉石遂同頽。

夜宿汪氏園

小閣藏身一斗方。夜深虛白自生光。梁間來下徐生榻。座上慚無荀令香。驛樹雨聲翻屋瓦。龍池月色浸書牀。他年貴竹傳遺事。應說陽明舊草堂。

春行

冬盡西歸滿山雪。春初復來花滿山。白鷗亂浴清溪上。黃鳥雙飛綠樹間。物色變遷隨轉眼。人生豈得長朱顏。好將吾道從吾黨。歸把漁竿東海灣。

村南

花事紛紛春欲酣。杖藜隨步過村南。田翁開野教新犢。溪女分流浴種蠶。穉犬吠人依密樾。閑鳥照影立晴潭。偶逢江客傳鄉信。歸臥楓堂夢石龕。

山途二首

上山見日下山陰。陰欲開時日欲沉。晚景無多傷遠道。朝陽莫更沮雲岑。人歸暝市分漁火。客舍空林依暮禽。世事驗來還自領。古人先已得吾心。

南北驅馳任板輿。謫鄉何地是安居。家家細雨殘燈後。處處荒原野燒餘。江樹欲迷遊子望。朔雲長斷故人書。茂陵多病終蕭散。何事相如賦子虛。

白雲

白雲冉冉出晴峯。客路無心處處逢。已逐肩輿度青壁。還隨孤鶴下蒼松。此身愧爾長多繫。他日從龍謾托蹤。斷鷺殘鴉飛欲盡。故山回首意重重。

答劉美之見寄次韻

休疑遷客迹全貧。猶有沙鷗日見親。勳業已辭滄海夢。煙花多負故園春。百年長恐終無補。萬里寧期尙得身。念我不勞傷鬢雪。知君亦欲拂衣塵。

寄徐掌教

徐君今安在。空梁榻久懸。北門傾蓋日。東魯校文年。歲月成超忽。風雲易變遷。新詩勞寄我。不愧烏鳴篇。

書庭蕉

簷前蕉葉綠成林。長夏全無暑氣侵。但得雨聲連夜靜。不妨月色半牀陰。新詩舊葉題將滿。老芟疎梧根共深。莫笑鄧人談詛鹿。至今醒夢兩難尋。

送張憲長左遷滇南大叅次韻

世味知公最飽諳。百年清德亦何慚。柏臺藩省官非左。江漢滇池道益南。絕域煙花憐我遠。今宵風月好誰談。交遊若問居夷事。爲說山泉頗自堪。

南菴次韻二首

隔水樵漁亦幾家。緣岡石路入溪斜。松林晚映千峯雨。楓葉秋連萬樹霞。漸覺形骸逃物外。未妨遊樂在

天涯頻來不用勞。僧榻已罨汀鷗一席沙。
斜日江波動客衣。水南深竹見巖扉。漁人收網舟初集。野老忘機坐未歸。漸覺雲間栖翼亂。愁看天北暮
雲飛。年年歲晚長爲客。閒殺西湖舊釣磯。

觀傀儡次韻

處處相逢是戲場。何須傀儡夜登堂。繁華過眼三更促。名利牽人一線長。穗子自應爭詫說。矮人亦復浪
悲傷。本來面目還誰識。且向樽前學楚狂。

徐都憲同遊南菴次韻

巖寺藏春長不夏。江花映日豔於桃。山陰入戶川光暮。林影浮空暑氣高。樹老豈能知歲月。溪清真可鑑
秋毫。但逢佳景須行樂。莫遣風霜着鬢毛。

卽席次王文濟少泰韻二首

搖落休教感客途。南來秋興未全孤。肝腸已成金石。齒髮從渠變柳蒲。傾倒酒懷金谷罰。逼真詞格輞
川圖。謫鄉莫道貧消骨。猶有新詩了舊逋。
此身未擬泣窮途。隨處翻飛野鶴孤。霜冷幾枝存晚菊。溪春兩度見新蒲。荆西寇盜紆籌策。湘北流移人
畫圖。莫怪當筵倍凄切。誅求滿地促官逋。

贈劉侍御二首

塞以反身困以遂志。今日患難正閣下受用處也。知之則處此當自別。病筆不能多及。然其餘亦

無足言者。聊次韻某頓首。劉侍御大人契長。

相送溪橋未隔年。相逢又過小春天。憂時敢負君臣義。念別羞爲兒女憐。道自升沉寧有定。心存氣節不無偏。知君已得虛舟意。隨處風波只晏然。

夜寒

簷簾重陰覆夜寒。石爐松火坐更殘。影荒正訝鄉書絕。險路仍愁歸夢難。僊侶春風懷越嶠。釣船明月負嚴灘。未因謫宦傷憔悴。客鬢遠羞鏡裏看。

冬至

客牀無寐聽雷。珍重初陽夜半回。天地未嘗生意息。冰霜不耐鬢毛催。春添袞線誰能補。歲晚心丹自動灰。料得重闌強健在。早看消息報臙梅。

春日花間偶集示門生

閒來聊與二三子。單夾初成行暮春。改課講題非我事。研幾悟道是何人。階前細草雨還碧。簷下小桃晴更新。坐起咏歌俱實學。毫釐須遣認教真。

次韻送陸文順僉憲

貴陽東望楚山平。無奈天涯又送行。杯酒豫期傾蓋日。封書煩慰倚門情。心馳魏闕星辰迥。路遶鄉山草木榮。京國交游零落盡。空將秋月寄猿聲。

次韻陸僉憲病起見寄

一賦歸來不顧餘。文園多病滯相如。籬邊竹笋青應滿。洞口桃花紅自舒。荷蕒有心還擊磬。周公無夢欲刪書。雲間憲伯能相慰。尺素長懸問謫居。

次韻胡少參見過

旋營小酌典春裘。佳客真慚竟日留。長怪嶺雲迷楚望。忽聞吳語破鄉愁。鏡湖自昔堪歸老。杞國何人獨抱憂。莫訝臨花倍惆悵。賞心原不在枝頭。

雪中桃次韻

雪裏桃花強自春。蕭疎終覺損精神。却慚幽竹節逾勁。始信寒梅骨自真。遭際本非甘冷淡。飄零須信委風塵。從來此事還希闊。莫恠臨軒賞更新。

舟中除夕二首

扁舟除夕尙窮途。荆楚還憐俗未殊。處處送神懸楮馬。家家迎歲換桃符。江醪信薄聊相慰。世路多岐謾自吁。白髮頻年傷遠別。綵衣何日是庭趨。

遠客天涯又歲除。孤航隨處亦吾廬。也知世上風波滿。還戀山中木石居。事業無心從齒髮。親交多難絕音書。江湖未就新春計。夜半樵歌忽起予。

淑浦山夜泊

淑浦山邊泊。雲間見驛樓。灘聲迴遠樹。崖影落中流。柳放新年綠。人歸隔歲舟。客途時極目。天北暮陰愁。

遇江門崖

三年謫宦沮蠻氛。天放扁舟下楚雲。歸信應先春鴈到。閒心期與白鷗羣。晴溪欲轉新年色。蒼壁多遺古篆文。此地從來山水勝。它時回首憶江門。

辰州虎溪龍興寺聞楊名父將到留韻壁間

杖藜一過虎溪頭。何處僧房是惠休。雲起峯頭沉閣影。林疎地底見江流。煙花日煖猶含雨。鷗鷺春閒欲滿洲。好景回來不同賞。詩篇還爲故人留。

武陵潮音閣懷元明

高閣憑虛臺十尋。捲簾疎雨動微吟。江天雲鳥自來去。楚澤風煙無古今。山色漸疑衡嶽近。花源欲問武陵深。新春尙沮東歸楫。落日誰堪話此心。

閣中坐雨

臺下春雲及寺門。懶夫睡起正開軒。烟蕪漲野平堤綠。江雨隨風入夜喧。道意蕭疎慚歲月。歸心迢遞憶鄉園。年來身迹如漂梗。自笑迂癡欲手援。

霧夜

雨霽僧堂鐘磬清。春溪月色特分明。沙邊宿鷺寒無影。洞口流雲夜有聲。靜後始知羣動妄。閑來還覺道心驚。問津久已慚沮溺。歸向東臯學耦耕。

僧齋

盡日僧齋不厭閒。獨餘春睡得相關。簷前水漲遂無地。江外雲晴忽有山。遠客趁墟招渡急。舟人曬網得

魚還也知世事終無補。亦復心存出處間。

德山寺次壁間韻

乘輿看山薄暮來。山僧迎客寺門開。雨昏碧草春申暮。雲捲青峯善卷臺。性愛煙霞終是僻。詩留名姓不須猜。岩根老衲成灰色。枯坐何年解結胎。

沅江晚泊二首

去時煙雨沅江暮。此日沅江暮雨歸。水漫遠沙村市改。泊依舊店主人非。草深廢宇無官住。花落僧房自鳥啼。處處春光蕭索甚。正思荆棘掩巖扉。春來客思獨蕭騷。處處東田沒野蒿。雷雨滿江喧日夜。扁舟經月住風濤。流民失業乘時橫。原獸爭羣薄暮號。却憶鹿門栖隱地。杖藜壺榼餉東臯。

夜泊江思湖憶元明

扁舟泊近漁家晚。茅屋深環柳港清。雷雨驟開江霧散。星河不動暮川平。夢回客枕人千里。月上春堤夜四更。欲寄愁心無過鴈。披衣坐聽野鷄鳴。

睡起寫懷

江日熙熙春睡醒。江雲飛盡楚山青。閑觀物態皆生意。靜悟天機入管冥。道在險夷隨地樂。心忘魚鳥自流形。未須更覓羲唐事。一曲滄浪擊壤聽。

三山晚眺

南望長沙杳靄中。鵝羊只在暮雲東。天高雙櫓哀明月。江闊千帆舞逆風。花暗漸驚春事晚。水流應與客愁窮。北飛亦有衡陽鴈。上苑封書未易通。

鵝羊山

福地相傳楚水阿。三年春色兩經過。羊亡但有初平石。書罷誰籠道士鵝。禮斗壇空松影靜。步虛臺迥月明多。巖房一宿猶緣薄。遙憶開雲住薜蘿。

泗洲寺

淥水西頭泗洲寺。經過轉眼又三年。老僧熟認直呼姓。笑我清癯只似前。每有客來看宿處。詩留佛壁作燈傳。開軒掃榻還相慰。慚愧維摩世外緣。

再經武雲觀書林玉璣道士壁

碧山道士曾相約。歸路還來宿武雲。月滿僊臺依鶴侶。書留蒼壁看鵝羣。春巖多雨林芳淡。暗水穿花石溜分。奔走連年家尙遠。空餘魂夢到柴門。

再過濂溪祠用前韻

曾向圖書識面真。半生長自愧儒巾。斯文久已無先覺。聖世今應有逸民。一自支離乖學術。競將雕刻費精神。瞻依多少高山意。水漫蓮池長綠蘋。

王文成公全書

卷二十

外集二 詩（廬陵詩六首）

遊瑞華二首

簿領終年未出郊。此行聊解俗人嘲。憂時有志懷先達。作縣無能愧舊交。松古尙存經雪幹。竹高還長拂雲梢。溪山處處堪行樂。正是浮名未易拋。

其二

萬死投荒不擬回。生還且復荷栽培。逢時已負三年學。治劇兼非百里才。身可益民寧論屈。志存經國未全灰。正愁不是中流砥。千尺狂瀾豈易摧。

古道

古道常長坂。肩輿入暮天。蒼茫聞驛鼓。冷落見炊烟。凍燭寒無焰。泥爐濕未燃。正思江檻外。閑卻釣魚船。

立春日道中短述

臘意中宵盡。春容傍曉生。野塘冰轉綠。江寺雪消晴。農事沾泥犢。羈懷聽谷鶯。故山梅正發。誰寄欲歸情。

公館午飯偶書

行臺依獨寺。僧屋自成鄰。殿古凝殘雪。牆低入早春。巷泥晴淖馬。簷日暖堪人。雪散小岩碧。松梢桂月新。
午憩香社寺

脩程動百里。往往餉僧居。佛鼓迎官急。床禪爲客虛。桃花成井落。雲水接郊墟。不覺泥塗澀。看山興有餘。
京師詩二十四首（正德庚午年十月陞南京刑部主事辛未年入覲調北京吏部主事作）
夜宿功德寺次宗賢韻二絕

山行初試夾衣輕。腳軟黃塵石路生。一夜洞雲眠未足。湖風吹月渡溪清。
水邊楊柳覆茅櫺。飲馬春流更一登。坐久遂忘歸路夕。溪雲正瀉暮山青。
別方叔賢四首

西樵山色遠依依。東指江門石路微。料得楚雲臺上客。久懸秋月待君歸。
自是孤雲天際浮。篋中枯蠹豈相謀。請君靜後看羲畫。曾有陳篇一字否。
休論寂寂與惺惺。不妄由來卽性情。笑却慙慙諸老子。翻從知見覓虛靈。
道本無爲只在人。自行自住豈須鄰。坐中便是天台路。不用漁郎更問津。

白灣六章

宗巖文先生居白浦之灣。四方學者稱曰白浦先生。而不敢以姓字。某素高先生。又辱爲之僚。因
爲書白灣二字。并詩以詠之。

浦之灣。其白漫漫。彼美君子。在水之盤。

灣之浦。其白瀾瀾。彼美君子。在水之涘。
雲之溶溶。于灣之涓。君子于處。民以爲期。
雲之油油。于灣之委。君子于興。施及四海。
白灣之渚。于遊以處。彼美君子兮。可以容與。
白灣之洋。于濯以湘。彼美君子兮。可以徜徉。

寄隱巖

每逢山水地。便有卜居心。終歲風塵裏。何年滄海深。
洞寒泉滴細。花暄石房深。青壁須留姓。他時好共尋。

香山次韻

尋山到山寺。得意却忘山。巖樹坐來靜。壁蘿春自閑。
樓臺星斗上。鐘磬翠微間。頓息塵寰念。清溪踏月還。

夜宿香山林宗師房次韻

幽壑來尋物外情。石門遙指白雲生。林間伐木時聞響。
谷口逢僧不記名。天壁倒涵湖月曉。烟梯高接緯

塔平。松堂靜夜渾無寐。到枕風泉處處聲。
久落泥途惹世情。紫崖丹壑是平生。養真無力常懷靜。
竊祿未歸羞問名。樹隱洞泉穿石細。雲迴溪路入

花平。道人只住層蘿上。明月峯頭石磬聲。

別湛甘泉二首

行子朝欲發。驅車不得留。驅車下長坂。願見城東樓。
遠別情已慘。况此艱難秋。分手訣河梁。涕下不可收。

車行望漸杳，飛埃越層丘。遲回岐路側，孰知我心憂。

其二

我心憂以傷，君去阻且長。一別豈得已，母老思所將。奉命危難際，流俗反猜量。黃鶴萬里逝，豈伊爲稻粱。棟火及毛羽，燕雀猶棲堂。跳梁多不測，君行戒前途。達命諒何滯，將母能忘虞。安居尤窄狹，關路非岐嶇。令德崇易簡，可以知險阻。結茆湖水陰，幽期終不忘。伊爾得相就，我心亦何傷。世艱變倏忽，人命非可常。斯文天未墜，別短會日長。南寺春月夜，風泉閒竹房。逢僧或停櫂，先掃白雲床。

贈別黃宗賢

古人戒從惡，今人戒從善。從惡乃同污，從善翻滋怨。紛紛嫉媚與，指謫相非訕。自非篤信士，依違多背面。寧知竟漂流，淪胥亦污賤。卓哉汪陂子，奮身勇厥踐。拂衣還舊山，霧隱期豹變。嗟嗟吾黨賢，白黑匪難辯。歸越詩五首（正德壬申年陞南京太僕寺少卿便道歸越作）

四明觀白水二首

邑南富巖壑，白水尤奇觀。興來每思往，十年就茲觀。停驂指絕壁，涉澗緣危蟠。百源旱方竭，雲際猶飛瀾。霖霖灑林薄，漠漠凝風寒。前聞若未愜，仰視終莫攀。石陰暑氣薄，流觸迴迴瀾。茲遊詎盤樂，養靜意所關。逝者諒如斯，哀此歲月殘。擇幽雖得所，避時時猶難。劉樊古方外，感慨有餘嘆。千丈飛流舞白鸞，碧潭倒影鏡中看。藤蘿半壁雲烟濕，殿角長年風雨寒。野性從來山水癖，直躬更覺世途難。卜居斷擬如周叔，高臥無勞比謝安。

杖錫道中用張憲使韻

山鳥歡呼欲問名。山花含笑似相迎。風迴碧樹秋聲早。雨過丹巖夕照明。雪嶺插天開玉帳。雲溪環碧抱金城。懸燈夜宿茅堂靜。洞鶴林僧相對清。

又用曰仁韻

每逢佳處問山名。風景依稀過眼生。歸霧忽連千嶂暝。夕陽偏放一溪晴。晚投巖寺依雲宿。靜愛楓林送雨聲。夜久披衣還起坐。不禁風月照人清。

書杖錫寺

杖錫青冥端。澗壁環天險。垂巖下陡壑。涉水攀絕巘。溪深聽喧瀑。路絕駭危棧。捫蘿登峻極。披翳見平衍。僧遁寄孤衲。守廢遺荒殿。傷茲窮墟僻。曾未誅求免。探幽冀累息。憤時翻意慘。拯援才已疎。栖遲心益眷。哀猿嘯春嶂。懸燈宿西崦。誅茆竟何時。白雲愧舒卷。

滁州詩三十六首（正德癸酉年到太僕寺作）

梧桐江用韻

鳳鳥久不至。梧桐生高岡。我來竟日坐。清陰灑衣裳。援琴俯流水。調短意苦長。遺音滿空谷。隨風遞悠揚。人生貴自得。外慕非所臧。顏子豈忘世。仲尼因遑遑。已矣復何事。吾道歸滄浪。

林間睡起

林間盡日掃花眠。祇是官閑媿俸錢。門徑不妨春草合。齋居長對晚山妍。每疑方朔非真隱。始信揚雄誤

太玄混世亦能隨地得野情終是愛丘園。

贈熊彭歸

門徑荒涼蔓草生。相永深媿遠來情。千年絕學蒙塵土。何處澄江無月明。坐看遠山凝暮色。忽驚廢葉起秋聲。歸途望嶽多幽興。爲問山田待耦耕。

別易仲

辰州劉易仲從予潞陽。一日問道可言乎。予曰。啞子喫苦瓜。與你說不得。爾要知我苦。還須你自喫。易仲省然有悟。久之辭歸。別以詩。

迢遞潞山春。子行亦何遠。纍然良苦心。慙恍不遑飯。至道不外得。一悟失羣鬧。秋風洞庭波。遊子歸已晚。結蘭意方勤。寸草心先斷。末學久低離。頽波竟誰挽。歸哉念流光。一逝不復返。

送守中至龍盤山中

未盡師生六日情。天教風雪阻西行。茅堂豈有春風坐。江郭虛留一月程。客邸琴書燈火靜。故園風竹夢魂清。何年穩閑陽明洞。檣柁山爐煮石羹。

龍蟠山中川韻

無柰青山處處情。村沾日日辨山行。真慚廩食虛官守。只把山遊作課程。谷口亂雲隨騎遠。林間飛雪點衣輕。長思澹泊還真性。世味年來久絮羹。

瑯琊山中三首

草堂寄放瑯琊間。溪鹿巖僧且共閒。冰雪能回草木死。春風不化山石頑。六經散地莫收拾。叢棘被道誰刊刪。已矣驅馳二三子。鳳闔不出吾將還。

狂歌莫笑酒盃增。異境人間得未曾。絕壁倒翻銀海浪。遠山真作玉龍騰。浮雲野思春前動。虛室清香靜後凝。懶拙惟餘林壑計。伐檀長自媿無能。

風景山中雪後增。看山雪後亦誰曾。隔溪巖犬迎人吠。飲澗飛猿蹕樹騰。歸騎林間燈火動。鳴鐘谷口暮光凝。塵踪正自縉籠在。一宿雲房尙未能。

答朱汝德用韻

東去蓬瀛合有津。若爲風雨動經旬。同來海岸登舟在。俱是塵寰欲渡人。弱水洪濤非世險。長年三老定誰真。青鸞耿耿無消息。悵望烟花又暮春。

送惟乾二首

獨見長年思避地。相從千里欲移家。慚予豈有萬間底。借爾剛餘一席沙。古洞幽期攀桂樹。春溪歸路問桃花。故人勞念還相慰。回鴈新秋寄綵霞。

簞笈連年愧遠求。本來無物若爲酬。春城驛路聊相送。夜雪空山且復留。江浦雲開廬嶽曙。洞庭湖闊九疑浮。懸知再鼓瀟湘柁。應是芙蓉湘水秋。

別希顏二首

中歲幽期亦幾人。是誰長負故山春。道情暗與物情化。世味爭如酒味醇。耶水雲門空舊隱。青鞋布襪定

何晨童心如故容顏改。慚愧年年草木新。

後會難期別未輕。莫辭行李滯江城。且留南國春山興。共聽西堂夜雨聲。歸路終知雲外去。晴湖想見鏡中行。爲尋洞裏幽棲處。還有峯頭雙鶴鳴。

山中示諸生五首

路絕春山久廢尋。野人扶病強登臨。同遊仙侶須乘興。共探花源莫厭深。鳴鳥遊絲俱自得。閑雲流水亦何心。從前却恨牽文句。展轉支離嘆陸沉。

其二

滌流亦沂水。童冠得幾人。莫負詠歸興。溪山正暮春。

其三

桃源在何許。西峯最深處。不用問漁人。沿溪踏花去。

其四

池上偶然到。紅花間白花。小亭閒可坐。不必問誰家。

其五

溪邊坐流水。水流心共閒。不知山月上。松影落衣班。

龍潭夜坐

何處花香入夜清。石林茅屋隔溪聲。幽人月出每孤往。棲鳥山空時一鳴。草露不辭芒屨濕。松風偏與葛

衣輕臨流欲寫猗蘭意。江北江南無限情。

送德觀歸省二首

雪裏閉門十日坐。開門一笑忽青天。茅簷正好負暄日。客子胡爲思故園。椿樹慣經霜雪老。梅花偏向歲寒妍。瑯琊春色如相憶。好放山陰月下船。瑯琊雪是故園雪。故園春亦瑯琊春。天機動處卽生意。世事到頭還俗塵。立雪洛沂傳故事。吟風弄月是何人。到家好謝二三子。莫向長沮錯問津。

送蔡希顏三首

正德癸酉冬。希淵赴南宮試。訪子滁陽。遂留閔歲。旣而東歸。問其故。辭以疾。希淵與子論學。瑯琊之間。於斯道旣釋然矣。別之以詩。

風雪蔽曠野。百鳥凍不翻。孤鴻亦何事。嗷嗷迺寒雲。豈伊稻梁計。獨往求其羣。之子恥萬鍾。就我滁水濱。野寺同遊請。春山共攀援。鳥鳴幽谷曙。伐木西澗曛。清夜湛玄思。晴牕玩奇文。寂景賞新悟。微言欣有聞。寥寥絕代下。此意冀可論。

羣鳥喧北林。黃鶴獨南逝。北林豈無枝。羅弋苦難避。之子丹霞姿。辭我雲門去。山空響流泉。路僻迷深樹。長谷何盤紆。紫芝春可茹。求志暫棲巖。避喧寧遯世。繫子辱風塵。送子媿雲霧。匡時已無術。希聖徒有慕。倘入陽明峯。爲尋舊棲處。

何事憧憧南北行。望雲依闕兩關情。風塵暫息滁陽駕。鷗鷺還尋鑑水盟。悟後六經無一字。靜餘孤月湛

虛朋從知歸路多相憶。伐木山山春鳥鳴。

贈守中北行二首

江北梅花雪易殘。山牕一樹自家看。臨行掇贈聊數顆。珍重清香是歲寒。來何匆促去何遲。來去何心莫漫疑。不爲高堂雙雪鬢。歲寒寧受北風欺。

鄭伯興謝病還鹿門雪夜過別賦贈三首

之子將去遠。雪夜來相尋。秉燭耿無寐。憐此歲寒心。歲寒豈徒爾。何以贈遠行。聖路塞已久。千載無復尋。豈無羣儒迹。蹊徑榛莠深。溶流須尋源。積土成高岑。攬衣望遠道。請君從此征。溶流須有源。植木須有根。根源未溶植。枝派寧先蕃。謂勝通夕話。義利分毫間。至理匪外得。譬猶鏡本明。外塵蕩瑕垢。鏡體自寂然。孔訓示克己。孟子垂反身。明明賢聖則。請君勿與諉。鹿門在何許。君今鹿門去。千載龐德公。猶存棲隱處。潔身匪亂倫。其次乃避地。世人失其心。顧瞻多外慕。安宅舍邪居。狂馳驚奔鶩。高言詆獨善。文非途巧智。預瑣功利儒。寧復知此意。

門人王嘉秀質夫蕭琦子玉告歸書此見別意兼寄聲辰陽諸賢

王生兼養生。蕭生頗慕禪。迢迢數千里。拜我滁山前。吾道旣匪佛。吾學亦匪仙。坦然由簡易。日用匪深玄。始聞半疑信。旣乃心豁然。譬彼土中鏡。闔闔光內全。外但去昏翳。精明燭熒妍。世學如翦綵。粧綴事蔓延。宛宛具枝葉。生理終無緣。所以君子學。布種培根原。萌芽漸舒發。暢茂皆由天。秋風動歸思。共鼓湘江船。湘中富英彥。往往多及門。臨岐綴斯語。因之寄拳拳。

滁陽別諸友

滁陽諸友從遊。送予至烏衣。不能別。及暮。王性甫汝德諸友送至江浦。必留居。俟予渡江。因書此。促之歸。并寄諸賢。庶幾共進此學。以慰離索耳。

滁之水。入江流。江潮日復來。滁州相思若潮水。來往何時休。空相思。亦何益。欲慰相思情。不如崇令德。掘地見泉水。隨處無弗得。何必驅馳爲千里。遠相卽。君不見堯羹與舜墻。又不見孔與跖。對面不相識。逆旅主人多慙慙。出門轉盼成路人。

寄浮峯詩社

晚涼庭院坐新秋。微月初生亦滿樓。千里故人誰命駕。百年多病有孤舟。風霜草木驚時態。砧杵關河動遠愁。飲水曲肱吾自樂。芾堂今在越溪頭。

棲雲樓坐雪二首

纔看庭樹玉森森。忽漫階除已許深。但得諸生通夕坐。不妨老子半酣吟。瓊花入座能欺酒。冰溜垂簷欲墮針。却憶征南諸將士。未禁寒夜鐵衣沉。

此日棲雲樓上雪。不知天意爲誰深。忽然夜半一言覺。又動人間萬古吟。玉樹有花難結果。天機無線可通針。曉來不覺城頭鼓。老懶羲皇睡正沉。

與商貢士二首

見說浮山麓。深林遶石溪。何時拂衣去。三十六巖棲。

其二

見說浮山勝，心與浮山期。三十六巖內，爲選一巖奇。

南都詩四十七首（正德甲戌年四月陞南京鴻臚寺卿作）

題歲寒亭贈汪尙和

一覺紅塵夢欲殘，江城六月滯風湍。人間炎暑無逃處，歸向山中臥歲寒。

與徽州程畢二子

句句糠粃字字陳，却於何處覓知新。紫陽山下多豪俊，應有吟風弄月人。

山中懶睡四首

竹裏藤床識懶人，脫巾山麓任吾真。病夫已久逃方外，不受人間禮數嗔。
掃石焚香任意眠，醒來時有客談玄。松風不用蒲葵扇，坐對青崖百丈泉。
古洞幽深絕世人，石床風細不生塵。日長一覺羲皇睡，又見峯頭上月輪。
人間白日醒猶睡，老子山中睡却醒。醒睡兩非還兩是，溪雲漠漠水泠泠。

題灌山小隱二絕

芴屋山中早晚成，任他風雨任他晴。男婚女嫁多年畢，不待而今學向平。
一自移家入紫煙，深林住久遂忘年。山中莫這無供給，明月清風不用錢。

六月五章

六月乙亥南都熊峯少宰石公以少宗伯召南都之士聞之有惻然而戚者有欣然而喜者其戚者曰公端介敏直方爲留都所倚重今茲往善類失所恃羣小罔以嚴辨惑考學者曷從而討究剖政斷疑者曷從而咨決南都非根本地乎而獨不可以公遺之其喜者曰公之端介敏直寧獨留都所倚重其在京師獨無善類乎獨無羣小乎獨無辨惑考學剖政斷疑者乎且天子之召之也亦寧以少宗伯將必大用大用則以庇天下斯彙征之慶也公聞之曰戚者非吾之所收喜者乃吾之所憂也吾思所以逃吾之憂者而不得其道若之何陽明子素知于公旣以戚衆之戚喜衆之喜而復憂公之憂乃敘其事爲賦六月庸以贈公之行

六月凄風七月暑雨。倏雨倏寒。道脩以阻。允允君子。迪爾寢興。毋沾爾行。國步斯頻。哀此下民。靡屈靡極。不有老成。其何能國。吁嗟老成。獨遺典刑。若屋之傾。尙支其楹。心之憂矣。言靡有所。如彼晤人。食荼與苦。依依長谷。言采其芝。人各有能。我歸孔時。昔彼叔季。沉湎以逞。營集以咨。我人自靖。允允君子。淑慎爾則。靡曰休止。民何于極。日月其逝。如彼滄浪。南北其望。如彼參商。允允君子。毋沾爾行。如日之升。以曷不光。

守文弟歸省攜其手歌以別之

爾來我心喜。爾去我心悲。不爲倚門念。吾寧舍爾歸。長途正炎暑。爾行慎興居。涼茗勿頻啜。節食但無飢。勿出船旁立。勿登岸上嬉。收心每澄坐。適意時觀書。巾洪皆冥頑。不足長噴筭。見人勿多說。慎默真如愚。接人莫輕率。忠信持謙卑。從來爲己學。慎獨乃其基。紛紛多嗜欲。爾病還爾知。到家良足樂。恰顏報重闈。

昨秋童蒙去。今夏成人歸。長者愛爾敬。少者悅爾慈。親朋稱嘖嘖。羨爾能若茲。信哉學問功。所貴在得師。吾匪崇外飾。欲爾沾名爲。望爾日懔懔。聖賢以爲期。九兄及印弟。誦此共勉之。

書扇面寄館賓

湖上羣山落照晴。湖邊萬木起秋聲。何年歸去陽明洞。獨棹扁舟鑑巽行。

用實夫韻

詩從雪後吟偏好。酒向山中味轉佳。巖瀑隨風雜鐘磬。水花如雨落袈裟。

游牛首山

春尋指天闕。烟霞眇何許。雙峯久相違。千巖來舊主。浮雲刺中天。飛閣凌風雨。探秀澗阿入。蘿陰息篔簹。滅迹避塵纓。清朝入深沮。風磴仰門歷。淙壑屢窺俯。梯雲躋石閣。下榻得吾所。釋子上方候。鳴鐘出延佇。頽景耀回盼。層巖翼輕舉。曖曖林芳暮。泠泠石泉語。清宵耿無寐。峯月升烟宇。會晤得良朋。可以寄心腑。

送徽州洪佺承瑞

平生舉業最疎慵。挾冊虛煩五月從。竹院檢方時論藥。赤堂放鶴或開籠。憂時漫有孤忠在。好古全無一藝工。念我還能來夜雪。逢人休說坐春風。

病中大司馬喬公有詩見懷次韻奉答二首

十日無緣拜後塵。病夫心地欲生榛。詩篇極見憐才意。伎倆慚非可用人。黃閣望公長秉軸。滄江容我老垂綸。保釐珍重回天手。會看春風萬木新。

一自多岐分路塵堂堂正道遂生榛聊將腐淺窺前聖敢謂心傳啓後人
淮海帝圖須節制雲雷大造看經綸枉勞詩句裁風雅欲借盤銘獻日新

送諸伯生歸省

天涯送爾獨傷神歲月龍山夢裏春爲謝江南諸故舊起居東嶽太夫人
閑中書卷堪時展靜裏工夫要日新能向塵途薄軒冕不妨篋笠老江濱

寄馮雪湖二首

竿竹誰隱扶桑東白眉之叟今龐公隔湖聞鷄謝墅接渡海有鶴蓬山通
鹵田經歲苦秋雨浪痕半壁驚湖風歌聲屋低似金石點也此意當能同
海岸西頭湖水東他年篋笠擬從公釣沙碧海羣鷗借樵徑青雲一鳥通
席有春陽堪坐雪門垂五柳好吟風于今猶是天涯夢悵望青霄月色同

諸用文歸用子美韻爲別

一別煙雲歲月深天涯相見二毛侵孤帆江上親朋意樽酒燈前故國心
冷雪晴林還作雨鳥聲幽谷自成吟飲餘莫上峯頭望煙樹迷茫思不禁

題王實夫畫

隨處山泉着草廬底須松竹掩柴扉天涯遊子何曾出畫裏孤帆未是歸
小西諸峯開夕照虎溪春寺入煙霏他年還向辰陽望却憶題詩在翠微

贈潘給事

五月滄浪濯足歸。正堪荷葉製初衣。甲非乙是君休問。西水辰山志未違。沙鳥不須疑雀舫。江雲先爲掃魚磯。武陵溪壑猶深僻。莫更移家入翠微。

與沅陵郭掌教

記得春眠寺閣雲。松林水鶴日爲羣。諸生問業衝星入。稚子拈香靜夜焚。世事暗隨江草換。道情曾許碧山聞。別來點瑟還誰鼓。悵望煙花此送君。

別族太叔克彰

情深宗族誼同方。消息那堪別後荒。江上相逢疑未定。天涯獨去意重傷。身閑最覺湖山靜。家近殊聞草木香。雲路莫嗟遲發輒。世塗崎曲盡羊腸。

登憑虛閣和石少宰韻

山閣新春負一登。酒邊孤興晚堪乘。松間鳴瑟驚棲鶴。竹裏茶煙起定僧。望遠每來成久坐。傷時有涕恨無能。峯頭見說連閣幾。欲排雲尚未曾。

登閱江樓

絕頂樓荒舊有名。高皇曾此駐龍旌。險存道德虛天塹。守在蠻夷豈石城。山色古今餘王氣。江流天地變秋聲。登臨授簡誰能賦。千古新亭一愴情。

獅子山

殘暑須還一雨清。高峯極目快新晴。海門潮落江聲急。吳苑秋深樹脚明。烽火正防胡騎入。羽書愁見朔雲橫。百年未有涓埃報。白髮今朝又幾莖。

遊清涼寺三首

春尋載酒本無期。乘興還嫌馬足遲。古寺共憐春草沒。遠山偏與夕陽宜。雨晴澗竹消蒼粉。風煖巖花落紫蕤。昏黑更須凌絕頂。高懷想見少陵詩。

其二

積雨山行已後期。更堪多病益遲遲。風塵漸覺初心負。丘壑真於野性宜。綠樹陰層新作蓋。紫蘭香細尙餘蕤。輞川圖畫能如許。絕是無聲亦有詩。

其三

不願尙書此日期。欲爲花外板輿遲。繁絲急管人人醉。竹徑松堂處處宜。雙樹暗芳春寂寞。五峯晴秀晚羲蕤。暮鐘杳杳催歸騎。惆悵煙光不盡詩。

寄張東所次前韻

遠趨君命忽中違。此意年來識者稀。黃綺曾爲炎祚出。子陵終尙富春歸。江船一話千年闊。塵夢今驚四十非。何日孤帆過天目。海門春浪掃漁磯。

別余縉子紳

不須買棹往來頻。我亦攜家向海濱。但得青山隨鹿豕。未論黃閣畫麒麟。喪心疾已千年痼。起死方存六

籍真歸向蘭溪溪上問桃花春水正迷津。

送劉伯光

五月茅茨靜竹扉。論心方洽忽辭歸。滄江獨棹衝新暑。白髮高堂戀夕暉。謾道六經皆註脚。還誰一語悟真機。相知若問年來意。已傍西湖買釣磯。

冬夜偶書

百事支離力不禁。一官棲息病相侵。星辰魏闕江湖迥。松柏茅茨歲月深。欲倚黃精消白髮。由來空谷有餘音。曲肱已醒浮雲夢。荷蕢休疑擊磬心。

寄潘南山

秋風吹散錦溪雲。一笑南山雨後新。詩妙盡從言外得。易微誰見畫前真。登山脚健何妨老。留客情深不計貧。朱呂月林傳故事。他年還許上西鄰。

送胡廷尉

鍾陵雪後市燈殘。簫鼓江船發曉寒。山水總憐南國好。才猶須濟朔方艱。綵衣得侍仙舟遠。春色行應故里看。別去中宵瞻北極。五雲飛處是長安。

與郭子全

相別翻憐相見時。碧桃開盡桂花枝。光陰如許成虛擲。世故催人總不知。雲路不須朱紱去。歸帆且得綵衣隨。嵐山風景濂溪近。此去還應自得師。

次樂子仁韻送別四首

子仁歸以四詩請用其韻答之言亦有過者蓋因子仁之病而藥之病已則去其藥從來尼父欲無言須信無言已躍然悟到鳶魚飛躍處工夫原不在陳編操持存養本非禪矯枉寧知已過偏此去好從根脚起竿頭百尺未須前野夫非不愛吟詩才欲吟詩卽亂思未會性情涵泳地二南還合是淫辭道聽塗傳影澗前可憐絕學遂多年正須閉口林間坐莫道青山不解言

書悟真篇答張太常二首

悟真篇是誤真篇三註山來一手箋恨殺妖魔圖利益遂令迷妄競流傳造端難免張平叔首禍誰誣薛紫賢真說與君惟箇字從頭去看野狐禪

誤真非是悟真篇平叔當時已有言只爲世人多戀着且從情欲起因緣癡人前豈堪談夢真性中難更說玄爲問道人還具眼試看何物是青天

贛州詩三十二首（正德丙子年九月降南贛僉都御史以後作）

丁丑二月征漳寇進兵長汀道中有感

將略平生非所長也提戎馬入汀漳數峯斜日旌旗遠一道春風鼓角揚莫倚貳師能出塞極知充國善平羌瘡痍到處曾無補翻憶鍾山舊草堂

回軍上杭

山城經月駐旌戈，亦復幽尋到薜蘿。南國已忻回甲馬，東田初喜出農簑。溪雲曉度千峯雨，江漲新生兩岸波。暮倚七星瞻北極，絕憐蒼翠晚來多。

喜雨三首

卽看一雨洗兵戈，便覺光風轉石籬。順水飛檣來賈舶，絕江噴浪舞漁篴。片雲東望懷梁國，五月南征想伏波。長擬歸耕猶未得，雲門初伴漸無多。
轅門春盡猶多事，竹院空閒未得過。特放小舟乘急浪，始聞幽碧出層蘿。山田旱久兼逢雨，野老歡騰且縱歌。莫謂可塘終據險，地形原不勝人和。
吹角峯頭曉散軍，橫空萬騎下氤氳。前旌已帶洗兵雨，飛鳥猶驚捲陣雲。南畝漸忻農事動，東山休共凱歌聞。正思鋒鏑堪揮淚，一戰功成未足云。

聞曰仁買田書上攜同志待予歸二首

見說相攜書上耕，連錢應已出烏程。荒畝初墾功須倍，秋熟雖徵稅亦輕。雨後湖舫兼學釣，餉餘堤樹合閑行。山人久有歸農興，猶向千峯夜度兵。
月色高林坐夜沉，此時何限故園心。山中古洞陰蘿合，江上孤舟春水深。百戰自知非舊學，三驅猶媿失前禽。歸期久負雲門伴，獨向幽溪雪後尋。

祈雨二首

旬初一雨遍汀漳，將謂汀虔是接疆。天意豈知分彼此，人情端合有炎涼。月行今已虛纏畢，斗杓何曾解

挹漿夜起中庭成久立。正思民瘼欲沾裳。
見說虔南惟苦雨。深山毒霧長陰陰。我來偏遇一春旱。誰解挽回三日霖。寇盜郴陽方出掠。干戈塞北還相尋。憂民無計淚空墮。謝病幾時歸海濤。

還贖

積雨零都道。山途喜乍晴。溪流遲渡馬。岡樹隱前旌。野屋多移竈。窮苗尙阻兵。迎趨勤父老。無補媿巡行。

借山亭

借山亭子近如何。乘興時從夢裏過。尙想清池環醉影。猶疑花徑駐鳴珂。疎籬細雨燈前局。碧樹涼風月下歌。傳語諸公合頻賞。休令歲月亦蹉跎。

桶岡和邢太守韻二首

處處山田盡入畲。可憐黎庶半無家。興師正爲民瘼甚。陟險寧辭鳥道斜。勝世真如瓴水建。先聲不礙嶺雲遮。窮巢容有遭驅脅。尙恐兵鋒或濫加。
戰亂興師既有名。揮戈真已見風行。豈云薄劣能驅策。實仗皇威自震驚。爛額尙慚爲上客。徒薪尤覺費經營。主恩未報身多病。旋凱須還隴上耕。

通天巖

青山隨地佳。豈必故園好。但得此身閑。塵寰亦蓬島。西林日初暮。明月來何早。醉臥石牀涼。洞雲秋未掃。
遊通天巖次鄒謙之韻

天風吹我上丹梯。始信青霄亦可躋。俯視氛寰成獨慨。却憐人世尙多迷。東南真境埋名久。閩楚諸峯入望低。莫道仙家全脫俗。三更日出亦聞鷄。

又次陳惟澗韻

四山落木正秋聲。獨上高峯望眼明。樹色遙連閩嶠碧。江流不盡楚天清。雲中想見雙龍轉。風外時傳一笛橫。莫遣新愁添白髮。且乖明月醉沉觥。

忘言巖次謙之韻

意到已忘言。興劇復忘飯。坐我此巖中。是誰鑿混沌。尼父欲無言。達者窺其本。此道何古今。斯人去則遠。空巖不見人。真成面牆立。巖深雨不到。雲歸花亦濕。

圓明洞次謙之韻

羣山走波浪。出沒龍蛇脊。岩棲寄盤渦。沉淪遂成癖。我來汲東溟。爛煮南山石。千年熟一炊。欲餉岩中客。潮頭起平地。化作千丈雪。棹舟者何人。試問巖頭月。

潮頭岩次謙之韻

天成素有志於學。茲得告東歸。林居靜養其所就。可知矣。臨別以此紙索贈。漫爲賦此。遂寄聲山澤諸賢。

予有山林期。在冉風塵際。高秋送將歸。神往迹還滯。回車當盛年。養痾非遯世。垂竿鑿湖雲。結廬浮峯樹。愛日遂庭趨。芳景添遊詣。捨生悟玄魄。妙靜息緣慮。耿耿素心人。望望滄洲去。東行訪天沃。雲中倘相遇。

坐忘言巖問二三子

幾日巖棲事若何。莫將佳景復虛過。未妨雲壑淹留久。終是塵寰錯誤多。澗道霜風疎草木。洞門煙月掛藤蘿。不知相繼來遊者。還有吾儕此意麼。

留陳惟濬

閒說東歸欲問舟。清遊方此復離憂。却看陰雨相淹滯。莫道山靈獨苦留。薛荔巖高兼得月。桂花香滿正宜秋。烟霞到手休輕擲。塵土驅人易白頭。

棲禪寺雨中與 惟乾同登

絕頂深泥冒雨扳。天於佳景亦多慳。自憐久客頻移棹。頗羨高僧獨閉關。江草遠連雲夢澤。楚雲長斷九嶷山。年來出處渾無定。慚愧沙鷗盡日閑。

茶寮紀事

萬壑風泉秋正哀。四山雲霧晚初開。不因王事兼程入。安得閑行向北來。登陟未妨安石興。縱擒徒羨孔明才。乞身已擬全師日。歸掃溪邊舊釣臺。

回軍九連山道中短述

百里妖氛一戰清。萬峯雷雨洗回兵。未能干羽苗頑格。深媿壺漿父老迎。莫倚謀攻爲上策。還須內治是先聲。功微不願封侯賞。但乞蠲輸絕橫征。

回軍龍南小憩王石巖雙洞絕奇徘徊不忍去因寓以陽明別洞之號兼留此作二首

甲馬新從鳥道回。覽奇還更陟崔嵬。寇平漸喜流移復。春煖兼欣農務開。兩竇高明行日月。九關深黑閉風雷。投簪最好支茅地。戀土猶懷舊釣臺。洞府人寰此最佳。當年空自費青鞵。麾幢旖旎懸仙仗。臺殿高低接緯階。天巧固應非斧鑿。化工無乃太安排。欲將點瑟携童冠。就攬春雲結小齋。陽明山人舊有居。此地陽明景不如。但在乾坤俱逆旅。曾留信宿卽吾廬。行窩已許人先號。別洞何妨我借書。他日巾車還舊隱。應懷茲土復鄉閭。

再至陽明別洞和邢太守韻二首

春山隨處款歸程。古洞幽虛道意生。澗壑風泉時遠近。石門蘿月自分明。林僧住久炊遺火。野老忘機罷席爭。習靜未緣成久坐。却慚塵土逐虛名。山水平生是課程。一淹塵土遂心生。耦耕亦欲隨沮溺。七縱何緣得孔明。吾道羊腸須蝮屈。浮名蝸角任龍爭。好山當面馳車過。莫漫尋山說避名。

夜坐偶懷故山

獨夜殘燈夢未成。蕭蕭總是故園聲。草深石徑鼯鼯笑。雪靜空山猿鶴驚。漫有緘書懷舊侶。常牽纓冕負初情。雲溪漠漠春風轉。紫菌黃花又自生。

懷歸二首

深慚經濟學封侯。都付浮雲白去留。往事每因心有得。身閒方喜世無求。狼烟幸息昆陽患。蠡測空懷杞

國憂一笑。海天空闊處。從知吾道在滄洲。
身經多難。早知非此事。年來識者稀。老大有情成舊德。細謀無計解重圍。意常不足真夷道。情到方濃是險機。悵望衡茅無事日。漫吹松火織秋衣。

送德聲叔父歸姚并序

守仁與德聲叔父共學於家君龍山先生。叔父屢困場屋。一旦以親老辭廩歸養。交遊強之出。輒笑曰。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易。吾豈以一老母博一弊儒冠乎。嗚呼。若叔父真知內外輕重之分矣。今年夏來贛。視某留三月。飄然歸輿。不可挽。因謂某曰。秋風蕞鱸。知子之興。無日不切。然時事若此。恐卽未能脫。吾不能俟子之歸舟。吾先歸。爲子開荒陽明之麓。如何。嗚呼。若叔父可謂真知內外輕重之分矣。某方有詩戒叔父曰。吾行子可無言。輒爲賦此。

猶記垂髫共學年。于今鬢髮兩蒼然。窮通只好浮雲看。歲月真同逝水懸。歸鳥長空隨所適。秋江落木正無邊。何時却返陽明洞。蘿月松風掃石眠。

示憲兒

幼兒曹聽教誨。勤讀書。要孝弟。要謙恭。循禮義。節飲食。戒遊戲。毋說謊。毋貪利。毋任情。毋鬪氣。毋責人。但自治。能下人。是有志。能容人。是大器。凡做人在心地。心地好。是良士。心地惡。是兇類。譬樹菓。心是蒂。蒂若壞。菓必墜。吾教汝。全在是。汝諦聽。勿輕棄。

贈陳東川

白沙詩裏蒲陽子。盡是相逢逆旅間。開口向人談古禮。拂衣從此入雲山。

江西詩一百二十首（正德己卯年奉勅往福建處叛軍。至豐城。遭宸濠之變。趨還吉安。集兵平之。八月。陞副都御史。巡按江西作。）

鄱陽戰捷

甲馬秋驚鼓角風。旌旗曉拂陣雲紅。勤王敢在汾淮後。戀闕真隨江漢東。羣醜漫勞同吠犬。九重端合是飛龍。涓埃未遂酬滄海。病懶先須伴赤松。

書草萍驛

九月獻俘北上。駐草萍時已暮。忽傳王師已及徐淮。遂棄夜速發。次壁間韻紀之。二首。

一戰功成未足奇。親征消息尙堪危。邊烽西北方傳警。民力東南已盡疲。萬里秋風嘶甲馬。千山斜日度旌旗。小臣何爾驅馳急。欲請回鑾罷六師。

千里風塵一劍當。萬山秋色送歸航。堂垂雙白虛頻疏。門已三過有底忙。羽檄西來秋黯黯。關河北望夜蒼蒼。自嗟力盡螳螂臂。此日回天在廟堂。

西湖

靈鷲高林暑氣清。竺天石壁雨痕晴。客來湖上逢雲起。僧住峯頭話月明。世路久知難直道。此身那得尙虛名。移家早定孤山計。種菓支茅却易成。

寄江西諸士夫

甲馬驅馳已四年。秋風歸路更茫然。慚無國手醫民病。空有官衙糜俸錢。湖海風塵雖暫息。江湖水旱尙相沿。題詩忽憶并州句。回首江西亦故園。

太息

一日復一日。中夜坐嘆息。庭中有嘉樹。落葉何浙瀝。蒙翳亂藤纏。寧知絕根脈。丈夫貴剛腸。光陰勿虛擲。頭白眼昏昏。吁嗟亦何及。

宿淨寺四首（十月至杭。王師遣人追寧濠。復還江西。是日遂謝病。退居西湖。）

老屋深松覆古藤。羈棲猶記昔年曾。棋聲竹裏消閑晝。藥裏臆前對病僧。烟艇避人長曉出。高峯望遠亦時登。而今更是多牽繫。欲似當時又不能。

常苦人間不盡愁。每拚須是入山休。若爲此夜山中宿。猶自中宵煎百髮。百戰西江方底定。六飛南甸尙淹留。何人真有回天力。諸老能無取日謀。

百戰歸來一病身。可看時事更愁人。道人莫問行藏計。已買桃花洞裏春。山僧對我笑。長見說歸山。如何十年別。依舊不曾閑。

歸興

一絲無補聖明朝。兩鬢徒看長二毛。自識淮陰非國士。由來康節是人豪。時方多難容安枕。事已無能欲善刀。越水東頭尋舊隱。白雲茅屋數峯高。

卽事漫述四首

從來野性只山林。翠壁丹梯處處尋。一自浮名縈世網。遂令真訣負初心。夜馳險寇天峯雪。秋虜強王漢水陰。辛苦半生成底事。始憐莊鳥亦哀吟。

百戰深秋始罷兵。六師冬盡尙南征。誠微未足回天意。性僻還多拂世情。烟水滄江從鶴好。風雲溟海任龍爭。他年若訪陶元亮。五柳新居在赤城。

宵宵深愁伴客居。江船風雨夜燈虛。尙勞車駕臣多缺。無補瘡痍術已疎。親老豈堪還遠別。時危那得久無書。明朝且就君平卜。要使吾心不負初。

茅茨松菊別多年。底事寒江尙客船。強所不能儒作將。付之無奈數由天。徒聞諸葛能興漢。未必田單解誤燕。最羨漁翁閒事業。一竿明月一簑煙。

泊金山寺二首（十月將趨行在）

但過金山使一登。鳴鐘出迓每勞僧。雲濤石壁深龍窟。風雨樓臺迥佛燈。難後詩懷全欲減。酒邊孤興尙堪憑。巖梯未用妨苔滑。曾踏天峯雪棧冰。醉入江風酒易醒。片帆西去雨冥冥。天迴江漢留孤柱。地缺東南着此亭。沙洛亂更新世態。峯巒不改舊時青。舟人指點龍王廟。欲話前朝不忍聽。

舟夜

隨處看山一葉舟。夜深霜月亦兼愁。翠華此際遊何地。畫角中宵起戍樓。甲馬尙屯淮海北。旌旗初散楚江頭。洪濤滾滾乘風勢。容易開帆不易收。

舟中至日

歲寒尤嘆滯江濱。漸喜陽回大地春。未有一絲添袞繡。謾提三尺淨風塵。丹心倍覺年來苦。白髮從教鏡裏新。若待完名始歸隱。桃花笑殺武陵人。

阻風

冬江盡說風長北。偏我北來風使南。未必天公真有意。却逢人事偶相參。殘農得暖堪登穫。破屋多寒且曝簷。果使困窮能稍濟。不妨經月阻江潭。

用韻答伍汝真

莫恠鄉思日夜深。干戈衰病兩相侵。孤腸自信終如鐵。衆口從教盡鑠金。碧水丹山曾舊約。青天白日足知心。茅茨歲晚饒風景。雲滿清溪雪滿岑。

過鞋山戲題

曾駕雙虬渡海東。青鞋失脚墮天風。經過已是千年後。蹤跡依然一夢中。屈子慢勞傷世險。楊朱空自泣途窮。正須坐我匡廬頂。濯足寒濤步曉空。

楊遂菴待隱

嘉園名待隱。專待主人歸。此日真歸隱。名園竟不違。巖花如共語。山石故相依。朝市都忘却。無勞更掩扉。

其二

大隱真塵市。名園陋給孤。留侯先謝病。范老竟歸湖。種竹非醫俗。移山不是愚。是日公方移山石。對

時存變理。經濟自成謨。

其三

綠野春深地。山陰夜靜時。冰霜緣逕滑。雲石向人危。平難心仍在。扶顛力未衰。江湖兵甲滿。吟罷有餘思。

其四

茲園聞已久。今度始來窺。市裏烟霞靜。壺中結構奇。勝遊須繼日。虛席亦多時。莫道東山僻。蒼生或未知。

其五

芳園待公隱。屯世待公亨。花竹深臺榭。風塵暗甲兵。一身良得計。四海未忘情。語及艱難際。停盃淚欲傾。

登小孤書壁

人言小孤殊阻絕。從來可望不可攀。上有顛崖勢欲墮。下有劍石交巉頑。峽風閃壁船難進。洪濤怒撞蛟龍關。帆檣摧縮不敢越。往往退次依前山。崖傍沙岸日東徙。忽成巨浸通西灣。帝心似憫舟楫苦。神斧夜闢無痕斑。風雷倏翕見萬恠。人謀不得容其間。我來銳意欲一往。小舟微服沿回瀾。側身脅息仰天竇。懸空絕棧蛛絲慳。風吹卯酒眼花落。凍滑丹梯足力孱。青蘆吹雨出仍沒。白鳥避客來復還。峯頭四顧盡落日。宛然風景如瀛寰。烟霞未覺三山遠。塵土聊乘半日閒。奇觀江海詎爲險。世情平地猶多艱。嗚呼。世情平地猶多艱。回瞻北極雙淚潺。

登蟻磯次草泉心劉石門韻二首（二詩壬戌年作誤入此）

中流片石倚孤雄。下有馮夷百尺宮。灩澦西蟠渾失地。長江東去正無窮。徒聞吳女埋香玉。惟見沙鷗亂

雪風往事淒微何足問。永安宮闕草萊中。
江上孤臣一片心。幾經漂沒水痕深。極恰撐住卽從古。正恐崩頽或自今。蘚蝕秋螺殘老翠。蟬鳴春雨落空音。好攜雙鶴磯頭坐。明月中宵一朗吟。

望廬山

盡說廬山若箇奇。當時圖畫亦堪疑。九江風浪非前日。五老烟雲豈定期。眼慣不妨層壁險。足跡須着短筇隨。香爐瀑布微如綫。欲決天河瀉上池。

除夕伍汝真用待隱園韻卽席次答五首

一年今又去。獨客尙無歸。人世傷多難。親庭嘆久違。壯心都欲盡。衰病特相依。旅館聊隨俗。桃符換早扉。

其二

向憶青年日。追歡興不孤。風塵淹歲月。漂泊向江湖。濟世渾無術。違時竟笑愚。未須悲蹇頭。列聖有遺謨。

其三

正逢兵亂地。况是歲窮時。天運終無息。人心本自危。憂疑紛并集。筋力頓成衰。千載商山隱。悠然獲我思。

其四

世道從卮漏。人情只管窺。年華多涉歷。變故益新奇。莫憚顛危地。曾逢全盛時。海翁機已息。應是白鷗知。

其五

星窮回曆紀。貞極起元亨。日望天迺愆。先沾雨洗兵。雪猶殘歲戀。風已舊春情。莫更辭藍尾。人生未幾傾。

元日霧

元日昏昏霧塞空。出門咫尺誤西東。人多失足投坑塹。我亦停車泣路窮。欲斬蚩尤開白日。還排閭闔拜重瞳。小臣謾有澄清志。安得扶搖萬里風。

二日雨

昨朝陰霧埋元日。向曉寒雲迸雨聲。莫道人爲無感召。從來天意亦分明。安危他日須周勃。痛哭當年笑賈生。坐對殘燈愁徹夜。靜聽晨鼓報新晴。

三日風

一霧二雨三日風。田家卜歲疑凶豐。我心惟願兵甲解。天意豈必斯民窮。虎旅歸思懷舊土。攀輿消息望還宮。春盤濁酒聊自慰。無使戚戚干吾衷。

立春二首

才見春歸春又來。春風如舊鬢毛衰。梅花未放天機泄。萱草先將地脈回。漸老光陰逢世難。經年懷抱欲誰開。孤雲渺渺親庭遠。長日斑衣羨老萊。
天涯霜雪嘆春遲。春到天涯思轉悲。破屋多時空杼軸。東風無力起瘡痍。周王車駕窮南服。漢將旌旗守北陲。莫訝春盤斷生菜。人間菜色正離此。

遊廬山開元寺

僻性尋常慣受猜。看山又是百忙來。北風留客非無意。南寺逢僧卽未回。白日高峯開雨雪。青天飛瀑瀉

雲雷。綠溪踏得支芾地。修竹長松覆石臺。

又次壁間杜牧韻

春山路僻問歸樵。爲指前峯石逶迤。僧與白雲還眼整。月隨滄海上寒潮。世情老去渾無賴。遊興年來獨未消。回首孤航又陳迹。疎鐘隔渚夜迢迢。

舟過銅陵。堃云縣東小山有鐵船。因往觀之。果見其彷彿。因題石上。

青山滾滾如奔濤。鐵船何處來停橈。人間剗木寧有此。疑是仙人之所操。仙人一去已千載。山頭日日長風號。船頭出土尙彷彿。後岡有石云船稍。我行過此費忖度。昔人用心無乃切。由來風波平地惡。縱有鐵船還未牢。秦鞭驅之未能動。募力何所施其筥。我欲乘之訪蓬島。雷師鼓舵虹爲纜。弱流萬里不勝芥。復恐駕此成徒勞。世路難行每如此。獨立斜陽首重搔。

山僧

巖下蕭然老病僧。曾求佛法禮南能。論詩自許窺三昧。入聖無梯出小乘。高閣松風飄夜磬。石床花雨落寒燈。更深月出山牕曙。漱齒焚香誦法楞。

江上望九華山二首

當年一上化城峯。十日高眠雷雨中。霽色曉開千嶂雪。濤聲夜渡九江風。此時隔水看圖畫。幾歲緣雲住桂叢。却負洞仙蓬海約。玉函丹訣在崆峒。

窮探雖得盡幽奇。山勢須從遠望知。幾朵芙蓉開碧落。九天屏障列旌麾。高同華嶽應無忝。名亞匡廬却

稍卑。信是謫仙還具眼。九華題後竟難移。

觀九華龍潭

飛流三百丈。瀕洞祕靈湫。峽坼開雷斧。天虛下月鈎。化形時試鉢。吐氣或成樓。吾欲鞭龍起。爲霖遍九州。

廬山東林寺次韻

東林日暮更登山。峯頂高僧有闌若。雲羅磴道石參差。水聲深澗樹高下。遠公學佛却援儒。淵明嗜酒不入社。我亦愛山仍戀官。同是乾坤避人者。我歌白雲聽者寡。山自點頭泉自瀉。月明壑底忽驚雷。夜半天風吹屋瓦。

又次邵二泉韻

昨遊開元殊草草。今日東林遊始好。手持蒼竹撥層雲。直上青天招五老。萬壑笙竽松籟哀。千峯晝映芙蓉開。坐俯西巖窺落日。風吹孤月江東來。莫向人間空白首。富貴何如一杯酒。種蓮栽菊兩荒涼。惠遠陶潛骨何朽。乘風我欲還金庭。三洲弱水連沙汀。他年海上望廬頂。烟際浮萍一點青。

遠公講經臺

遠公說法有高臺。一朵青蓮雲外開。臺上久無獅子吼。野狐時復聽經來。

太平宮白雲

白雲休道本無心。隨我迢迢度遠岑。攔路野風吹慙斷。又穿深樹候前林。

書九江行臺壁

九華眞實是奇觀。更是廬山亦耐看。幽勝未窮三日興。風塵已覺再來難。眼餘王老晴光碧。衣染天池積翠寒。却恠寺僧能好事。直來城市索詩刊。

又次李僉事素韻

省災行近郊。探幽指層麓。回飈振玄岡。頽陽薄西陸。菑田收積雨。禾稼泛平菴。取徑歷村墟。停車問耕牧。清清厲月行。暝洞披雲宿。浙米石澗溜。斧薪澗底木。田翁來聚觀。中宵尙馳逐。將迎愧深情。瘡痍慚撫掬。幽枕靜無寐。風泉朗鳴玉。雖繆真訣傳。頗苦塵緣熟。終當遁名山。鍊藥洗凡骨。械辭謝親交。流光易超忽。

繁昌道中阻風二首

阻風夜泊柳邊亭。懶夢還鄉午未醒。臥穩從教波浪惡。地深長是水雲冥。入林沽酒村童引。隔水放歌漁父聽。頗覺石山緣獨在。蓬牕剛對一峯青。

東風漠漠水漂漂。花柳沿村春事殷。泊久漁樵來作市。心閒麋鹿漸同羣。自憐失脚趨塵土。長恐歸期負海雲。正憶山中詩酒伴。石門延望幾斜曛。

江邊阻風散步至靈山寺

歸船不遇打頭風。行脚何緣到此中。幽谷餘寒春雪在。虛簷斜日暮江空。林間古塔無僧住。花外仙源有路通。隨處石山隨處樂。莫將踪跡嘆萍蓬。

泊舟大同山溪間。諸生聞之。有挾冊來尋者。

扁舟經月住林隈。謝得黃鸝日日來。兼有清泉堪洗耳。更多修竹好啣盃。諸生涉水攜詩卷。童子和雲掃

石苔獨柰華峯隔。烟霧時勞策杖上崔嵬。

巖下桃花盛開攜酒獨酌

小小山園幾樹桃。安排春色候停橈。開樽旋掃花陰雪。展席平臨松頂濤。地遠不須防俗駕。溪晴遠好着漁舫。雲間石路稀人跡。深處容無避世豪。

白鹿洞獨對亭

五老隔青冥。尋常不易見。我來騎白鹿。凌空陟飛巘。長風捲浮雲。襄帷始窺面。一笑仍舊顏。媿我鬢先變。我來爾爲主。乾坤亦郵傳。海燈照孤月。靜對有餘眷。彭蠡浮一觴。賓主聊酬勸。悠悠萬古心。默契可無辨。

豐城阻風（前歲遇難於此得北風幸免）

北風休嘆北船窮。此地曾經拜北風。句踐敢忘嘗膽地。齊威長憶射鉤功。橋邊黃石機先授。海上陶朱意頗同。況是倚門衰白甚。歲寒茅屋萬山中。

江上望九華不見

五句三過九華山。一度陰寒一度雨。此來天色稍晴明。忽復昏霾起亭午。平生山水最多緣。獨此相逢容有數。人言此山天所祕。山下居人不常睹。蓬萊涉海或可求。瑤水崑崙俱舊遊。洞庭何止吞八九。五嶽曾向囊中收。不信開雲掃六合。手扶赤日照九州。駕風騎氣覽八極。視此瑣屑真浮瀛。

江施二生與醫官陶荃冒雨登山人多笑之戲作歌

江生施生頗好奇。偶逢陶荃奇更癡。共言山外有佳寺。勸予往遊爭願隨。是時雷雨雲霧塞。多傳險滑難

車騎兩生力陳道非遠。楚請登高覘路岐。三人冒雨陟岡背。既仆復起相牽攜。同儕哱笑招之返。奮袂徑往凌嶽崎。歸來未暇顧沾濕。且說地近山逕夷。青林宿靄漸開霽。碧巘絳氣浮微曦。津津指譬在必往。興劇不到傍人嗤。予亦對之成大笑。不覺老興如童時。平生山水已成癖。歷深探隱忘飢疲。年來世務頗羈縛。逢場遇境心未衰。整本求仙志方外。兩生學士亦爾爲。世人趨逐但聲利。赴湯蹈火甘傾危。解脫塵囂事行樂。爾輩狂簡翻見譏。歸與歸與吾與爾。陽明之麓終爾期。

遊九華道中

微雨山路滑。山行入輕舟。桃花夾岸迷遠近。迴巒疊嶂盤深幽。奇峯應接勞回首。瞻之在前忽在後。不道舟行轉屈曲。但恠青山亦奔走。薄午雨霽雲亦開。青鞋布襪無塵埃。梅蹊柳徑度村落。長松白石穿林隈。始攀風磴出木杪。更俯懸崖聽瀑雷。亂山高頂藏平野。茅屋高低自成社。此中那得有人家。恐是當年避秦者。西巖日色漸欲下。且向前林秣吾馬。世途濁隘不可居。吾將此地營蘭若。

芙蓉閣

九華之山何崔嵬。芙蓉直傍青天栽。剛風到海吹不動。大雪裂地凍遠開。夜半峯頭掛明月。宛如玉女臨粧臺。我拂滄海寫圖畫。題詩還媿謫仙才。

重遊無相寺次韻四首

遊興殊未盡。塵寰不可留。山青只依舊。白盡世間頭。

其二

人迹不到地。茆茨亦數間。借問此何處。云是九華山。

其三

拔地千峯起。芙蓉插曉寒。當年看不足。今日復來看。

其四

瀑流懸絕壁。峯月上寒空。鳥鳴蒼磎底。僧住白雲中。

登蓮花峯

蓮花頂上老僧居。脚踏蓮花不染泥。夜半花心吐明月。一顆懸空黍米珠。

重遊無相寺次舊韻

舊識仙源路未差。也從谷口問桃花。屢攀絕棧經殘雪。幾度清溪踏月華。虎穴相隣多異境。鳥飛不到有僧家。頻來休下仙翁榻。只借峯頭一片霞。

登雲峯望始盡九華之勝因復作歌

九華之峯九十九。此語相傳俗人口。俗人眼淺見皮膚。焉測其中之所有。我登華頂拂雲霧。極目奇峯那有數。巨壑中藏萬玉林。大劍長鎗攢武庫。有如智者深韜藏。復如淑女避讒妬。闔然避世不求知。卑己尊人羞逞露。何人不道九華奇。奇中之奇人未知。我欲窮搜盡拈出。祕藏恐是天所私。旋解詩囊旋收拾。脫穎露出錐參差。從來題詩李白好。渠於此山亦潦草。曾見王維畫輞川。安得渠來拂纖縞。

雙峯遺柯生喬

爾家雙峯下。不見雙峯景。如錐處囊中。深藏未脫穎。盛德心愈卑。幽人迹多屏。悠然望雙峯。可以發深省。歸途有僧自望華亭來迎且請詩。

方自華峯下。何勞更望華。山僧援故事。要我到渠家。自謂遊已至。那知望轉佳。正如酣醉後。醒酒却須茶。無相寺金沙泉次韻。

黃金不布地。傾沙瀉流泉。潭淨長開鏡。池分或鑄蓮。興雲爲大雨。濟世作豐年。縱有貪夫過。清風自灑然。

夜宿天池月下聞雷次早知山下大雨三首

昨夜月明峯頂宿。隱隱雷聲在山麓。曉來却問山下人。風雨三更捲茆屋。野人權作青山主。風景朝昏頗裁取。巖傍日脚半溪雲。山下雷聲一村雨。天池之水近無主。木魅山妖競偷取。公然又盜山頭雲。去向人間作風雨。

文殊臺夜觀佛燈

老夫高臥文殊臺。拄杖夜撞青天開。散落星辰滿平野。山僧盡道佛燈來。

書汪進之太極巖二首

一竅誰將混沌開。千年樣子道州來。須知太極元無極。始言心非明鏡臺。始信心非明鏡臺。須知明鏡亦塵埃。人人有箇圓圈在。莫向蒲團坐死灰。

勸酒

平生忠赤有天知。便欲欺人肯自欺。毛髮暗從愁裏改。世情明向笑中危。春風脉脉回枯草。殘雪依依戀

舊枝謾對芳樽辭酪酏。機關識破已多時。

重遊化城寺二首

愛山日日望山晴。忽到山中眼自明。鳥道漸非前度險。龍潭更比舊時清。會心人遠空遺洞。識面僧來不記名。莫謂中丞喜忘世。前途風浪苦難行。

山寺從來十九秋。舊僧零落老比丘。簷松盡長青冥榦。瀑水猶懸翠壁流。人住層崖嫌洞淺。鳥鳴春間覺山幽。年來別有閑尋意。不似當時孟浪遊。

遊九華

九華原亦是移文。錯恠山頭日日雲。乘興未甘回俗駕。初心終不負靈均。紫芝香煖春堪茹。青竹泉高晚更分。幽夢已分塵土累。清猿正好月中聞。

弘治壬戌嘗遊九華。值時陰霧。竟無所覩。至是正德庚辰。復往遊之。風日清明。盡得其勝。喜而作歌。昔年十日九華住。雲霧終旬竟不開。有如昏夜入寶藏。兩目無覩成空回。每逢好事談奇勝。卽思策蹇還一來。頻年驅逐事兵革。出入賊壘衝風埃。恐恐晝夜不遑息。豈復山水能徘徊。鄱湖一戰偶天幸。遠隨歸凱停江隈。是時軍務頗多暇。况復我馬方虺隤。舊遊諸生亦羣集。遂將童冠登崔嵬。先晨霏靄尙暝晦。却疑山意猶嫌猜。肩輿一入青陽境。忽然白日開西嶺。長風擁篲掃浮陰。九十九峯如夢醒。羣巒踴躍爭獻奇。兒孫俯伏摩其頂。今來始識九華面。恨無詩筆爲傳影。層樓疊閣寫未工。千朵芙蓉抽玉井。恠哉造化亦安排。天下奇山此兼并。攬衣登高望八荒。雙闕下見日月光。長江如帶繞山麓。五湖七澤皆陂塘。蓬瀛

海上浮拳石，舉足可到虹可梁。仙人爲我啓閭闔，鸞舁鶴駕紛翱翔。從茲脫屣謝塵世，飄然拂袖凌蒼蒼。巖頭閑坐漫成。

盡日巖頭坐落花，不知何處是吾家。靜聽谷鳥遷喬木，閒看林蜂散午衙。翠壁泉聲穿亂石，碧潭雲影透晴沙。癡兒公事真難了，須信吾生自有涯。

將遊九華移舟宿寺山二首

逢山未愜意，落日更移船。峽寺緣溪逕，雲林帶石泉。鐘聲先度嶺，月色已浮川。今夜巖房宿，寒燈不待懸。

其二

維舟谷口傍煙霏，共說前岡石徑微。竹杖穿雲尋寺去，藤筐採藥帶花歸。諸生晚佩聯芳杜，野老春霞綴衲衣。風詠不須沂水上，碧山明月更清輝。

登雲峯二三子詠歌以從欣然成謠二首

淳氣日凋薄，鄙魯亡真承。世儒倡臆說，愚瞽相因仍。晚途益淪溺，手援吾不能。棄之入烟霞，高歷雲峯層。開茅傍虎穴，結屋依巖僧。豈曰事高尚，庶免無子憎。好鳥求其侶，嚶嚶林間鳴。而我在空谷，焉得無良朋。飄飄二三子，春服來從行。詠歌見真性，逍遙無俗情。各勉希聖志，毋爲塵所縈。

深林之鳥何間關，我本無心雲自閒。大舜亦與木石處，醉翁惟在山水間。晴牕展卷有會意，絕壁題詩無厚顏。願謂從行二三子，隨遊麋鹿俱忘還。

有僧坐巖中已三年詩以勵吾黨

莫怪巖僧木石居。吾儕真切幾人如。經營日夜身心外。剽竊糠粃齒頰餘。俗學未堪欺老衲。昔賢取善及陶漁。年來奔走成何事。此日斯人亦起予。

春日遊齊山寺用杜牧之韻二首

卽看花發又花飛。空向花前嘆式微。自笑半生行腳過。何人未老乞身歸。江頭鼓角翻春浪。雲外旌旗閃落暉。羨殺山中麋鹿伴。千金難買芟荷衣。

倦鳥投枝已亂飛。林間暝色漸霏微。春山日暮成孤坐。遊子天涯正憶歸。古洞濕雲含宿雨。碧溪明月弄清暉。桃花不管人間事。只笑山人未拂衣。

重遊開元寺戲題壁

中丞不解了公事。到處看山復尋寺。尙爲妻孥守俸錢。至今未得休官去。三月開花兩度來。寺僧倦客門未開。山靈似嫌俗士駕。溪風攔路吹人回。君不見富貴中人如中酒。折腰解醒須五斗。未妨適意山水間。浮名于我亦何有。

賈胡行

賈胡得明珠。藏珠剖其軀。珠藏未能有。此身已先無。輕己重外物。賈胡一何愚。請君勿笑賈胡愚。君今奔走聲利途。鑽求富貴未能得。役精勞形骨髓枯。竟日惶惶憂毀譽。終宵惕惕防艱虞。一日僅得五升米。半級仍甘九族誅。胥靡接踵略無悔。請君勿笑賈胡愚。

送邵文質方伯致仕

君不見。墻下鷄。引類呼。翠啄且啼。稻梁已足。脂漸肥。毛羽脫落。充庖廚。又不見。籠中鶴。斂翼垂頭。困牢落。籠開。一旦入層雲。萬里翱翔。從廖廓。人生山水。食認真。胡爲利祿。纏其身。高車駟馬。盡桎梏。雲臺麟閣。皆埃塵。鴟夷抱恨。浮江水。何似乘舟。逃海濱。舜水龍山。予舊宅。讓公且作烟霞伯。拂衣便擬遂公回。爲予先掃峯頭石。

紀夢（并序）

正德庚辰八月廿八夕。臥小閣。忽夢晉忠臣郭景純氏。以詩示予。且極言王導之奸。謂世之人。徒知王導之逆。而不知王導實陰主之。其言甚長。不能盡錄。覺而書其所示詩於壁。復爲詩以紀其略。嗟乎。今距景純若干年矣。非有實惡深冤。鬱結而未暴。寧有數千載之下。尙懷憤不平若是者耶。

秋夜臥小閣。夢遊滄海濱。海上神仙不可到。金銀宮闕高嶙峋。中有仙人芙蓉巾。願我宛若平生親。欣然就語下烟霧。自言姓名郭景純。攜手歷歷訴衷曲。義憤感激難具陳。切齒尤深怨王導。深好老猾長欺人。當年王敦覬神器。導實陰主相緣蚤。不然三問三不答。胡忍使敦殺伯仁。寄書欲援太真舌。不相爲謀敢爾云。敦病已篤。事已去。臨哭嫁禍復賣敦。事成同享帝王貴。事敗仍爲顯命臣。幾微隱約亦可見。世史掩覆多失真。袖出長篇再三讀。覺來字字能書紳。開牕試抽晉史閱。中間事迹頗有因。因思景純有道者。世移事往千餘春。若非精誠果有激。豈得到今猶憤噴。不成之語以箴戒。敦實氣沮竟殞身。人生生死亦不易。誰能視死如輕塵。燭微先幾炳易道。多能餘事非所論。取義成仁忠晉室。龍逢龔勝心可倫。是非顛倒

古多有吁嗟景純終見伸。御風騎氣遊八垠。彼敦之徒草木糞。土臭腐同沉淪。

我昔明易道。故知未來事。時人不我識。遂傳耽一技。一思王導徒。神器良久覲。諸謝豈不力。伯仁見其底。所以敦者備。罔顧天經與地義。不然百口未負托。何忍置之死。我於斯時知有分。日中斬柴市。我死何足悲。我生良有以。九天一人撫膺哭。晉室諸公亦可耻。舉目山河徒嘆非。攜手登亭空灑淚。王導真奸雄。千載人未議。偶感君子談中及。重與寫真記。固知倉卒不成文。自今常與頻謔戲。倘其爲我一表揚。萬世萬世萬萬世。

右晉忠臣郭景純自述詩。蓋予夢中所得者。因表而出之。

無題

巖頭有石人。爲我下嶙峋。脚踏破履五十兩。身披舊衲四十斤。任重致遠香象力。餐霜坐雪金剛身。夜寒雙虎與溫足。雨後禿龍來伴宿。手握頑磚鏡未光。舌底流泉梅未熟。夜來拾得遇寒山。翠竹黃花好共看。同來問我安心法。還解將心與汝安。

遊落星寺

女媧煉石補天漏。璇璣晝夜無停走。自從墮却玉衡星。至今七政迷前後。渾儀晝夜徒揣摩。敬授人時亦何有。玉衡墮却此湖中。眼前誰是補天手。

遊通天巖示鄒陳二子

鄒陳二子皆好遊。一往通天十日留。候之來歸久不至。我亦乘興聊尋幽。巖扉日出雲氣浮。二子晞髮登

巖頭谷轉始聞人語響。蒼壁杳杳長林秋。嗒然坐我亦忘去。人生得休且復休。採芝共約陽明麓。白首無慚黃綺儔。

青原山次黃山谷韻

咨觀歷州郡。驅馳倦風埃。名山特乘暇。林壑盤縈迴。雲石緣欹逕。夏木深層隈。仰窮嵐霏際。始覩臺殿開。衣傳西竺舊。構遺唐宋材。風松溪溜急。湍響空山哀。妙香隱玄洞。僧屋懸穹崖。扳依儼龍象。陟降臨緯階。飛泉瀉靈竇。曲檻連雲榭。我來慨遺迹。勝事多湮埋。邈矣西方教。流傳遍中垓。如何皇極化。反使吾人猜。剡陽幸未絕。生意存枯荄。傷心眼底事。莫負生前盃。煙霞有本性。山水乞歸骸。崎嶇羊腸坂。車輪幾傾催。蕭散麈麓伴。澗谷終追陪。恬愉返真澹。聞寂辭喧豗。至樂發天籟。絲竹謝淫哇。千古自同調。豈必時代偕。珍重二三子。茲遊非偶來。且從山叟宿。勿受役夫催。東峯上姻月。夜景方徘徊。

睡起偶成

四十餘年睡夢中。而今醒眼始朦朧。不知日已過停午。起向高樓撞曉鐘。起向高樓撞曉鐘。尙多昏睡正懵懵。縱令日暮醒猶得。不信人間耳盡聾。

立春

荒村亂後耕牛絕。城郭春來見土牛。家業苟存鄉井戀。風塵先幸甲兵休。未能布德慚時令。聊復題詩寫我憂。爲報胡雛須遠塞。暫時邊將駐南州。

遊廬山開元寺

清晨入谷到斜曛。徧歷青霞躡紫雲。問闔遠從雙劍關。銀河真自九天分。驅馳此日原非暇。夢想當年亦自勤。斷擬罷官來駐此。不教林鶴更移文。

登小孤次陸良弼韻

看盡東南百二峯。小孤江上是真龍。攀龍我欲乘風去。高躡層霄絕世踪。

月下吟三首

露冷天清月更輝。可看遊子倍沾衣。催人歲月心空在。滿眼兵戈事漸非。方朔本無金馬意。班超惟願玉門歸。白頭應倚庭前樹。惟我還期秋又違。

江天月色自清秋。不管人間底許愁。謾擬翠華旋北極。正憐白髮倚南樓。狼烽絕塞寒初入。鶴怨空山夜未休。莫重三公輕一日。虛名真覺是浮瀛。

依依牕月夜還來。渺渺鄉愁坐未回。素位也知非自得。白頭無奈是親衰。當年竹下曾裘仲。何日花前更老萊。懇疏乞骸今幾上。中宵翹首望三台。

月夜二首

高寒月色倍新晴。種浦浮沙遠樹平。客久欲迷鄉國望。亂餘愁聽鼓鼙聲。湖南水潦頻移粟。嶺北風烟且罷征。濡手未辭援溺苦。白頭方切倚闌情。

舉世困酣睡。而誰偶獨醒。疾呼未能起。瞪目相恠驚。反謂醒者狂。羣起環門爭。洙泗輟金鐸。濂洛傳微聲。誰鳴塗毒鼓。聞者皆昏冥。嗟爾欲奚爲。奔走皆營營。何常聞此鼓。開爾天聰明。

雪望四首

風雪樓臺夜更寒。曉來霧色滿山川。當歌莫放陽春調。幾處人家未起烟。
初日湖山雪未融。野人村落閉重重。安居信是豐年兆。爲語田夫莫惰農。
霧景朝來更好看。河山千里思漫漫。茅簷日色猶堪曝。應是邊關地更寒。
法象冥濛失巨纖。連朝風雪費粧嚴。誰將塵世化珠玉。好與貧家聚米鹽。

火秀宮次一峯韻三首

茲山堪遁迹。上應少微星。洞裏乾坤別。壺中日月明。道心空自警。塵夢苦難醒。方嶠由來此。虛無隔九溟。

其二

清溪曲曲轉層林。始信桃源路未深。晚樹煙霏山閣靜。古松雷雨石壇陰。壺爐遺火飛殘藥。仙藥浮空寄絕音。莫道山人才一到。千年陳迹此重尋。

其三

落日下清江。悵望閣道晚。人言玉笥更奇絕。漳口停舟路非遠。肩輿取徑沿村落。心目先馳嫌足緩。山昏欲就雲儲眠。疎林月色與風泉。夢魂忽忽到真境。侵曉循迹來洞天。洞天非人世。予亦非世人。當年曾此寄一迹。屈指忽復三千春。巖頭坐石剝落盡。手種松柏枯龍鱗。三十六峯僅如舊。澗谷漸改溪流新。空中仙樂風吹斷。化爲鼓角驚風塵。風塵慘淡半天地。何當一掃還吾真。從行諸生駭吾說。問我恐是茲山神。君不見廣成子。高臥崆峒長不死。到今一萬八千年。陽明真人亦如此。

歸懷

行年忽五十，頓覺毛髮改。四十九年非，童心獨猶在。世故漸改涉，遇坎稍無礙。每當快意事，退然思辱殆。傾否作聖功，物視豈不快。柰何桑梓懷，衰白倚門待。

啾啾吟

知者不惑仁，不憂君胡戚戚。眉雙愁，信步行來皆坦道。憑天判下非人謀，用之則行舍卽休。此身浩蕩浮虛舟，丈夫落落掀天地。豈願束縛如窮囚，千金之珠彈鳥雀。掘土何煩用錫鏹，君不見東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啣其頭，西家兒童不識虎。執竿驅虎如驅牛，痴人懲噎遂廢食。愚者畏溺先自投，人生達命自灑落。憂讒避毀徒啾啾。

居越詩三十四首（正德辛巳年歸越後作）

歸興二首

百戰歸來白髮新，青山從此作閒人。峯攢尙憶衝巒陣，雲起猶疑見虜塵。鳥嶼微茫滄海暮，桃花爛熳武陵春。而今始信還丹訣，却笑當年識未真。

其二

歸去休來歸去休，千貂不換一羊裘。青山待我長爲主，白髮從他自滿頭。種菓移花新事業，茂林脩竹舊風流。多情最愛滄州伴，日日相呼理釣舟。

次謙之韻

珍重江船冒暑行。一宵心話更分明。須從根本求生死。莫向支流辨濁清。久柰世儒橫臆說。競搜物理外人情。良知底用安排得。此物由來自渾成。

再遊浮峯次韻

廿載風塵始一回。登高心在力全衰。偶懷勝事乘春到。况有良朋自遠來。還指松蘿尋舊隱。撥開雲石翦蒿萊。後期此別知何地。莫厭花前勸酒盃。

夜宿浮峯次謙之韻

日日春山不厭尋。野情原自懶朝簪。幾家茅屋山村靜。夾岸桃花溪水深。石路草香隨鹿去。洞門蘿月聽猿吟。禪堂坐久發清磬。却笑山僧亦有心。

再遊延壽寺次舊韻

歷歷溪山記舊踪。寺僧遙住翠微重。扁舟曾泛桃花入。岐路心多草樹封。谷口鳥聲兼伐木。石門烟火出深松。年來百好俱衰薄。獨有幽探興尚濃。

碧霞池夜坐

一雨秋涼入夜新。池邊孤月倍精神。潛魚水底傳心訣。棲鳥枝頭說道真。莫謂天機非嗜欲。須知萬物是吾身。無端禮樂紛紛議。誰與青天掃宿塵。

秋聲

秋來萬木發天聲。點瑟回琴日夜清。絕調迥隨流水遠。餘音細入晚雲輕。洗心真已空千古。傾耳誰能辨

九成徒使清風傳律呂。人間瓦缶正雷鳴。

林汝桓以二詩寄次韻爲別

斷雲微日半晴陰。何處高梧有鳳鳴。星漢浮槎先入夢。海天波浪不須驚。魯郊已自非常典。膳肉寧爲脫冕行。試向滄浪歌一曲。未云不是九韶聲。
堯舜人人學可齊。昔賢斯語豈無稽。君今一日真千里。我亦當年苦舊迷。萬理由來吾具足。六經原只是階梯。山中儘有閑風月。何日扁舟更越溪。

月夜二首（與諸生歌于天泉橋）

萬里中秋月正晴。四山雲霧忽然生。須臾濁霧隨風散。依舊青天此月明。肯信良知原不昧。從他外物豈能撓。老夫今夜狂歌發。化作鈞天滿太清。
處處中秋此月明。不知何處亦羣英。須憐絕學經千載。莫負男兒過一生。影響尙疑朱仲晦。支離羞作鄭康成。鏗然舍瑟春風裏。點也雖狂得我情。

秋夜

春園花木始菲菲。又是高秋落葉稀。天迥樓臺含氣象。月明星斗避光輝。閒來心地如空水。靜後天機見隱微。深院寂寥羣動息。獨憐烏鵲繞枝飛。

夜坐

獨坐秋庭月色新。乾坤何處更閑人。高歌度與清風去。幽意自隨流水春。千聖本無心外訣。六經須拂鏡

中塵却憐擾周公夢未及惺惺陋巷貧。

心漁爲錢翁希明別號題（錢翁德洪父三歲雙瞽好古博學能詩文）

有漁者歌曰漁不以目惟以心心不在魚漁更深比溟之鯨殊小小一舉六鯨未足歎收問何如其爲漁耶曰吾將以斯道爲網良知爲網太和爲餌天地爲舫絜之無意散之無方是謂得無所得而忘無可忘者矣。

登香爐峯次羅石韻

曾從爐鼎躡天風。下數天南百二峯。勝事縱爲多病阻。幽懷還與故人同。旌旗影動星辰比。鼓角聲迴滄海東。世故茫茫渾未定。且乘溪月放歸篷。

觀從吾登爐峯絕頂戲贈

道人不柰登山癖。日暮猶思絕棧雲。巖底獨行穿虎穴。峯頭清嘯亂猿羣。清溪月出時尋寺。歸棹城隅夜款門。可笑中郎無好興。獨留松院坐黃昏。

書扇贈從吾

君家只在海西隈。日日寒潮去復迴。莫遣扁舟成久別。爐峯秋月望君來。

嘉靖甲申冬二十一日再登秦望自弘治戊午登後二十七年矣將下適董蘿石與二三子來復坐久之暮歸同宿雲門僧舍。

初冬風日佳杖策登崔嵬。自予羈宦迹。久與山谷違。屈指廿七載。今茲復一來。沿溪尋往路。歷歷皆所懷。

躋險還屢息。興在知吾衰。薄午際峯頂。曠望未能回。良朋亦偶至。歸路相徘徊。夕陽飛鳥靜。羣壑風泉哀。悠悠觀化意。點也可與偕。

山中謾興

清晨急雨度林扉。餘滴煙稍尙濕衣。雨水霞明桃亂吐。沿溪風煖藥初肥。物情到底能容懶。世事從前頓覺非。自擬春光還自領。好誰歌詠月中歸。

挽潘南山

聖學宮牆亦久荒。如公精力可升堂。若爲千古經綸手。只作終年著述忙。末俗澆漓風益下。平生辛苦意難忘。西風一夜山陽笛。吹盡南岡落木霜。

和董蘿石菜花韻

油菜花開滿地金。鷓鴣聲裡又春深。閭閻正苦饑民色。畎畝常懷老圃心。自有牡丹堪富貴。也從蜂蝶謾追尋。年年開落渾閑事。來賞何人共此襟。

天泉樓夜坐和蘿石韻

莫厭西樓坐夜深。幾人今夕此登臨。白頭未是形容老。赤子依然混沌心。隔水鳴榔聞過棹。映牕殘月見疎林。看君已得忘言意。不是當年只苦吟。

詠良知四首示諸生

箇箇人心有仲尼。自將聞見苦遮迷。而今指與真頭面。只是良知更莫疑。

問君何事日憧憧。煩惱場中錯用功。莫道聖門無口訣。良知兩字是參同。
人人自有定盤針。萬化根緣總在心。却笑從前顛倒見。枝枝葉葉外頭尋。
無聲無臭獨知時。此是乾坤萬有基。拋却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效貧兒。

示諸生三首

爾身各各自天真。不問求人更問人。但致良知成德業。謾從故紙費精神。
乾坤是易原非畫。心性何形得有塵。莫道先生學禪語。此言端的爲君陳。

人人有路透長安。坦坦平平一直看。盡道聖賢須有秘。翻嫌易簡却求難。
只從孝弟爲堯舜。莫把辭章學柳韓。不信自家原具足。請君隨事反身觀。

長安有路極分明。何事幽人曠不行。遂使蓁茅成間塞。儘教麋鹿自縱橫。
徒聞絕境勞懸想。指與迷途却浪驚。冒險甘投蛇虺窟。顛崖墮壑竟亡生。

答人問良知二首

良知却是獨知時。此知之外更無知。誰人不有良知在。知得良知却是誰。
知得良知却是誰。自家痛癢自家知。若將痛癢從人問。痛癢何須更問爲。

答人問道

饑來喫飯倦來眠。只此修行玄更玄。說與世人渾不信。却從身外覓神仙。

寄題玉芝庵（丙戌）

塵途駿馬勞千里。月樹鷓鴣足一枝。身既了時心亦了。不須多羨碧霞池。

別諸生

綿綿聖學已千年。兩字良知是口傳。欲識渾淪無斧鑿。須從規矩出方圓。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握手臨歧更何語。慇懃莫媿別離筵。

後中秋望月歌

一年兩度中秋節。兩度中秋一樣月。兩度當筵望月人。幾人猶在幾人別。此後望月幾中秋。此會中人知在否。當筵莫惜慇懃望。我已衰年半白頭。

書扇示正憲

汝自冬春來。頗解學文義。吾心豈不喜。顧此枝葉事。如樹不植根。暫榮終必瘁。植根可如何。願汝且立志。送蕭子離憲副之任

衰疾悟止足。閑居使靜修。採芝深谷底。考槃南澗頭。之子亦早見。枉帆經舊丘。幽尋意始結。公期已先遒。星途觸來暑。採焚能自由。黃鶴一高舉。剛風翼難收。懷茲戀丘隴。回顧未忘憂。往志局千里。豈伊枋榆沒。哲士營四海。細人聊自謀。聖作正思治。吾衰亮何酬。所望登才俊。濟濟揚鴻休。隱者嘉肥遯。仕者當誰儔。寧無寥寂念。宜急瘡痍瘳。舍藏應有時。行矣毋淹留。

中秋

去年中秋陰復晴。今年中秋陰復陰。百年好景不多遇。况乃白髮相侵尋。吾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團圓永

無缺。山河大地擁清輝。賞心何必中秋節。

嘉靖丙戌十二月庚申始得子。年已五十有五矣。六月。靜齋二丈。昔與先公同舉于鄉。聞之而喜。各以詩來賀。藹然世交之誼也。次韻爲謝。

海鶴精神老益強。晚途詩價重圭璋。洗兒惠比金錢貴。爛目光呈奎井祥。何物敢云繩祖武。他年只好共爺長。偶逢燈事開湯餅。庭樹春風轉歲陽。

其二

自分秋禾後吐芒。敢云琢玉晚璋璋。漫憑先德餘家慶。豈是生申降嶽祥。攜抱且堪娛老况。長成或可望書香。不辭歲歲臨湯餅。還見吾家第幾郎。

兩廣詩二十一首（嘉靖丁亥起平思田之亂）

秋日飲月巖新構別王侍御

潮山久繫念。塊處限形迹。遙望一水間。十年靡由卽。軍旅起衰廢。驅馳豈遑息。前旌道回岡。取捷上崎側。新構鬱層椒。石門轉深寂。是時霜始降。風淒羣卉拆。擊靜響江聲。隱虛涵海色。夕陰下西岑。涼月穿東壁。觀風此餘情。撫景見高臆。匪從羣公餞。何因得良覲。南徼方如燬。救焚敢辭亟。來歸幸有期。終遂幽尋僻。

復過釣臺

憶昔過釣臺。驅馳正軍旅。十年今始來。復以兵戈起。空山煙霧深。往迹如夢裏。微雨林徑滑。肺病雙足臆。仰瞻臺上雲。俯濯臺下水。人生何碌碌。高尚當如此。瘡痍念同胞。至人匪爲己。過門不遑入。憂勞豈得已。

滔滔良自傷。果哉末難矣。

右正德己卯。獻俘行在。過釣臺而弗及。登今茲復來。又以兵革之役。兼肺病足瘡。徒顧瞻悵望而已。書此付桐廬尹沈元材。刻置亭壁。聊以紀經行歲月云耳。嘉靖丁亥九月廿二日書。時從行進士錢德洪。王汝中。建德尹楊思臣及元材凡四人。

方思道送西峯

西峯隱真境。微境臨通衢。行役空屢屢。過眼被塵迷。青林外延望。中閫何由窺。方子巖廊器。兼已雲霞姿。每逢泉石處。必刻棠陵詩。茲山秀常玉。之子囊中錐。羣峯灑秋氣。喬木含涼吹。此行非佳餞。誰爲發幽奇。柰何眷清賞。局促牽平期。悠悠傷絕學。之子亦如斯。爲君指周道。直往勿復疑。

西安雨中諸生出候。因寄德洪汝中。并示書院諸生。

幾度西安道。江聽暮雨時。機關鳥破踪。跡水雲疑仗。鉞非吾事。傳經媿爾師。天真泉石秀。新有鹿門期。德洪汝中方。卜書院。盛稱天真之奇。并寄及之。

不踏天真路。依稀二十年。石門深竹逕。蒼峽瀉雲泉。泮壁環胥海。龜疇見宋田。文明原有象。卜築豈無緣。

寄石潭二絕

僕茲行無所樂。樂與二公一會耳。得見閑齋固已如見石潭矣。留不盡之興於後期。豈謂樂不可極耶。聞尊恙已平。復必於不出見客。無乃以太以界限自拘乎。奉次二絕。用發一笑。且以致不及請教之憾。

見說新居止隔山。肩輿曉出暮堪還。知公久已藩籬撤。何事深林尙閉關。
乘輿相尋涉萬山。扁舟亦復及門還。莫將身病爲心病。可是無關却有關。

長生

長生徒有慕。苦乏大藥資。名山遍探歷。悠悠鬢生絲。微軀一繫念。去道日遠而。中歲忽有覺。九還乃在茲。
非爐亦非鼎。何坎復何離。本無終始究。寧有死生期。彼哉遊方士。詭辭反增疑。紛然諸老翁。自傳困多岐。
乾坤由我在。安用他求爲。千聖皆過影。良知乃吾師。

南浦道中

南浦重來夢裏行。當年鋒鏑尙心驚。旌旗不動山河影。鼓角猶傳草木聲。已喜閭閻多復業。獨憐饑饉未
寬征。迂疎何有甘棠惠。慚愧香燈父老迎。

重登黃土腦

一上高原感慨重。千山落木正無窮。前途且與停西日。此地曾經拜北風。劍氣晚橫秋色淨。兵聲寒帶暮
江雄。水南多少流亡屋。尙訴征求杼軸空。

過新溪驛

猶記當年築此城。廣徭湖寇正縱橫。人今樂業皆安堵。我亦經過一駐兵。香火沿門慚老稚。壺漿遠道及
從行。峯山擊手疲勞甚。且放歸農莫送迎。

夢中絕句

此予十五歲時夢中所作。今拜伏波祠下。宛如夢中。茲行殆有不偶然者。因識其事于此。卷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鬢毛皤。雲埋銅柱雷轟折。六字題詩尙不磨。

謁伏波廟二首

四十年前夢裏詩。此行天定豈人爲。徂征敢倚風雲陣。所過須同時雨師。尙喜遠人知向望。却慚無術救瘡痍。從來勝算歸廊廟。恥說兵戈定四夷。樓船金鼓宿烏蠻。魚麗羣舟夜上灘。月遶旌旗千嶂靜。風傳鈴柝九溪寒。荒夷未必先聲服。神武由來不殺難。想見虞廷新氣象。兩塔干羽五雲端。

破斷藤峽

纔看干羽格苗夷。忽見風雷起戰旗。六月徂征非得已。一方流毒已多時。遷賓玉石分須早。柳慶雲霓怨莫遲。嗟爾有司懲既往。好將恩信撫遺黎。

平八寨

見說韓公破此蠻。貔貅十萬騎連山。而今止用三千卒。遂爾收功一月間。豈是人謀能妙算。偶逢天助及師還。窮搜極討非長計。須有恩威化梗頑。

南寧二首

一駐南寧五月餘。始因送遠過僧廬。浮屠絕壁經殘燹。井灶沿村見廢墟。撫恤尙慚凋弊後。遊觀正及省耕初。近聞極負歸猿撞。莫陋夷方不可居。

勞矣田人莫遠迎。瘡痍未定犬猶驚。燹餘破屋須先緝。雨後荒畝莫廢耕。歸喜逃亡來負榷。貧憐縵縵綴旗旌。聖朝恩澤寬如海。甌鮒盆魚縱爾生。

往歲破桶岡。宗舜祖世麟。老宣慰實來督兵。今茲思田之役。乃隨父致仕宣慰明輔來從事。目擊其父子孫三世皆以忠孝相承相尚也。詩以嘉之。

宣慰彭明輔。忠勤益敦歸師常五月。冒暑淨蠻氛。九霄雖已老。報國意尤勤。五月衝炎暑。回軍立戰勳。愛爾彭宗舜。少年多戰功。從親心已孝。報國意尤忠。

題甘泉居

我見甘泉居。近連菊坡麓。十年勞夢思。今來快心目。徘徊欲移家。山南尚堪屋。渴飲甘泉泉。飢冷菊坡菊。行看羅浮雲。此心聊復足。

書泉翁壁

我祖死國事。隆禪在增城。荒祠幸新復。適來奉初蒸。亦有兄弟好。念言思一尋。蒼蒼兼葭色。宛隔環瀛深。入門散圖史。想見抱膝吟。賢郎敬父執。童僕意相親。病軀不遑宿。留詩慰慇懃。落落千百載。人生幾知音。道通著形迹。期無負初心。

王文成公全書

卷二十一

外集三 書

答修太守求雨（癸亥）

昨楊李二丞來備傳尊教且詢致雨之術不勝慚悚。今早謹節推辱臨復申前請尤爲懇至令人益增惶懼。天道幽遠豈凡庸所能測識。然執事憂勤爲民之意真切如是。僕亦何可以無一言之復。孔子云丘之禱久矣。蓋君子之禱不在於對越祈祝之際而在於日用操存之先。執事之治吾越幾年於此矣。凡所以爲民社患除弊興利而致福者何莫而非先事之禱。而何俟於今日。然而暑旱尙存而雨澤未應者豈別有所以致此者歟。古者歲旱則爲之主者減膳徹樂省獄薄賦修祀典問疾苦引咎賑乏爲民遍請於山川社稷。故有叩天求雨之祭。有省咎自責之文。有歸誠請改之禱。著史記所載湯以六事自責禮謂大雩。帝用盛樂春秋書秋九月大雩皆此類也。僕之所聞於古如是。未聞有所謂書符呪水而可以得雨者也。唯後世方術之士或時有之。然彼皆有高潔不污之操。特立堅忍之心。雖其所爲不必合於中道而亦有以異於尋常。是以或能致此。然皆出小說而不見於經傳。君子猶以爲附會之談。又况如今之方士之流。曾不少殊於市井鬻頑而欲望之以揮斥雷電呼吸風雨之事。豈不難哉。僕謂執事且宜出齋於廳事罷。

不急之務。開省過之門。洗簡寃滯。禁抑奢繁。淬誠滌慮。痛自悔責。以爲八邑之民。請於山川社稷。而彼方士之祈請者。聽民間從便。得自爲之。但弗之禁。而不專倚以爲重輕。夫以執事平日之所操存。苟誠無愧於神明。而又臨事省惕。躬帥僚屬。致懇乞誠。雖天道亢旱。亦自有數。使人事良修。旬日之內。自宜有應。僕雖不肖。無以自別於凡民。以誠使可有致雨之術。亦安忍坐視民患。而恬不知顧。乃勞執事之僕。僕豈無人之心者耶。一二日內。僕亦將禱於南鎮。以助執事之誠。執事其但爲民悉心以請。毋惑於邪說。毋急於近名。天道雖遠。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答毛憲副（戊辰）

昨承遣人喻以禍福利害。且令勉赴太府請謝。此非道誼深情。決不至此。感激之至。言無所容。但差人至龍場陵侮。此自差人挾勢擅威。非太府使之也。龍場諸夷與之爭鬪。此自諸夷憤慍不平。亦非某使之也。然則太府固未嘗辱某。某亦未嘗傲太府。何所得罪而遽請謝乎。跪拜之禮。亦小官常分。不足以爲辱。然亦不當無故而行之。不當行而行。與當行而不行。其爲取辱一也。廢逐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禮義而已。又棄此而不守。禍莫大焉。凡禍福利害之設。某亦嘗講之。居子以忠信爲利。禮義爲福。苟忠信禮義之不存。雖祿之萬鍾。爵以侯王之貴。君子猶謂之禍與害。如其忠信禮義之所在。雖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爲福也。况於流離竄逐之微乎。某之居此。蓋瘴癘蠱毒之與處。魑魅魍魎之與遊。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未嘗以動其中者。誠知生死之有命。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終身之憂也。太府苟欲加害。而在我誠有以取之。則不可謂無憾。使吾無有以取之。而橫罹焉。則亦瘴癘而已。爾蠱毒而已。爾魑魅魍魎

而已爾。吾豈以是而動吾心哉。執事之論。雖有所不敢承。然因是而益知所以自勵。不敢苟有所墜墮。則某也受教多矣。敢不頓首以謝。

與安宣慰（戊辰）

某得罪朝廷而來。惟竄伏陰厓幽谷之中。以禦魍魎。則其所宜。故雖夙聞使君之高誼。經旬月而不敢見。若甚簡伉者然。省愆內訟。痛自削責。不敢比數於冠裳。則亦逐臣之禮也。使君不以爲過。使廩人餽粟。庖人餽肉。園人代薪水之勞。亦寧不貴使君之義。而諒其爲情乎。自惟罪人。何可以辱守土之大夫。懼不敢當。輒以禮辭。使君復不以爲罪。昨者又重之以金帛。副之以鞍馬。禮益隆。情益至。某益用震悚。是重使君之辱。而甚逐臣之罪也。愈有所不敢當矣。使者堅不可卻。求其說而不得。無已。其周之乎。周之亦可受也。敬受米二石。柴炭鷄鵝。悉受如來數。其諸金帛鞍馬。使君所以交於卿士大夫者。施之逐臣。殊駭觀聽。敢固以辭。伏惟使君處人以禮。恕物以情。不至再辱。則可矣。

二（戊辰）

減驛事。非罪人所敢與聞。承使君厚愛。因使者至。閤問及之。不謂其遂達諸左右也。悚息悚息。然已承見詢。則又不可默。凡朝廷制度。定自祖宗。後世守之。不可以擅改。在朝廷且謂之變亂。况諸侯乎。縱朝廷不見罪。有司者將執法以繩之。使君必且無益。縱幸免於一時。或五六年。或八九年。雖遠至二三十年矣。當事者猶得持典章而議其後。若是。則使君何利焉。使君之先自漢唐以來千幾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長久若此者。以能世守天子禮法。竭忠盡力。不敢分寸有所違。是故天子亦不得踰禮法。無故而加

諸忠良之臣。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朝廷悉取而郡縣之。其誰以爲不可。夫驛可減也。亦可增也。驛可改也。宣慰司亦可革也。由此言之。殆甚有害。使君其未之思耶。所云奏功陞職事。意亦如此。夫剗除寇盜。以撫綏平良。亦守土之常職。今纒舉以要賞。則朝廷平日之恩寵祿位。願將欲以何爲。使君爲參政。亦已非設官之舊。今又干進不已。是無抵極也。衆必不堪。夫宣慰守土之官。故得以世有其土地人民。若參政則流官矣。東西南北。惟天子所使。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君以一職。或閩或蜀。其敢弗行乎。則方命之誅。不旋踵而至。捧檄從事。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復使君有矣。由此言之。雖今日之參政。使君將恐辭去之不速。其又可再乎。凡此以利害言。揆之於義。反之於心。使君必自有不安者。夫拂心違義而行。衆所不與。鬼神所不嘉也。承問及。不敢不以正對。幸亮察。

三（戊辰）

阿賈阿札等。畔宋氏。爲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此雖或出於妬婦之口。然阿賈等自言。使君嘗錫之以龍刀。遺之以弓弩。雖無其心。不幸乃有其迹矣。始三堂兩司得是說。卽欲聞之於朝。旣而以使君平日忠實之故。未必有是。且信且疑。姑令使君討賊。苟遂出軍勦撲。則傳聞皆妄。何可以濫及忠良。其或坐觀逗遛。徐議可否。亦未爲晚。故且隱忍其議。所以待使君者甚厚。旣而文移三至。使君始出。衆論紛紛。疑者將信。喧騰之際。適會左右來獻阿麻之首。偏師出解洪邊之圍。卒公又復徐徐。今又三月餘矣。使君稱疾歸臥。諸軍以次潛回。其道分屯寨堡者。不聞擒斬。以宣國威。惟增剽掠。以重民怨。衆情愈益不平。而使君之民。罔所知識。方揚言於人。謂宋氏之難。當使宋氏自平。安氏何與。而反爲之役。我安兵連地千里。擁衆四

十八萬深坑絕地。飛鳥不能越。猿猴不能攀。縱遂高坐不爲宋氏出一卒。人亦卒如我何。斯言已稍稍傳播。不知三堂兩司已嘗聞之否。使君誠久臥不出。安氏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土。而使君爲之長。地方變亂。皆守土者之罪。使君能獨委之宋氏乎。夫連地千里。孰與中土之一大郡。擁衆四十八萬。孰與中土之一都司。深坑絕地。安氏有之。然如安氏者。環四面而居。以百數也。今播州有楊愛。懷黎有楊友。酉陽保靖有彭世麒等諸人。斯言苟聞於朝。朝廷下片紙於楊愛諸人。使各自爲戰。其分安氏之所有。蓋朝令而夕無安氏矣。深坑絕地。何所用其險。使君可無寒心乎。且安氏之職四十八支。更迭而爲。今使君獨傳者三世。而羣支莫敢爭。以朝廷之命也。苟有可乘之釁。孰不欲起而代之乎。然則揚此言於外。以速安氏之禍者。殆漁人之計。蕭牆之憂。未可測也。使君宜速出軍。平定反側。破衆讒之口。息多端之議。弭方輿之變。絕難測之禍。補既往之愆。要將來之福。某非爲人作說客者。使君幸熟思之。

答人問神仙（戊辰）

詢及神仙有無。兼請其事。三至而不答。非不欲答也。無可答耳。昨令弟來。必欲得之。僕誠生八歲而卽好其說。今已餘三十年矣。齒漸搖動。髮已有一三莖。變化成白。日光僅盈尺。聲聞函丈之外。又常經月臥病不出。藥量驟進。此殆其効也。而相知者猶妄謂之能得其道。足下又妄聽之。而以見詢。不得已。姑爲足下妄言之。古有至人。淳德凝道。和於陰陽。調於四時。去世離俗。積精全神。遊行天地之間。視聽八遠之外。若廣成子之千五百歲而不衰。李伯陽歷商周之代。西度函谷。亦嘗有之。若是而謂之曰無。疑於欺子矣。然則呼吸動靜。與道爲體。精骨完久。稟於受氣之始。此殆天之所成。非人力可強也。若後世拔宅飛昇。點化

投奪之類。譎怪奇駭。是乃祕術曲技。尹文子所謂幻。釋氏謂之外道者也。若是而謂之曰有。亦疑於欺子矣。夫有無之間。非言語可况。存久而明。養深而自得之。未至而強喻。信亦未必能及也。蓋吾儒亦自有神仙之道。顏子三十二而卒。至今未亡也。足下能信之乎。後世上陽子之流。蓋方外技術之士。未可以爲道。若達磨慧能之徒。則庶幾近之矣。然而未易言也。足下欲聞其說。須退處山林三十年。全耳目。一心志。胷中洒洒。不掛一塵。而後可以言此。今去仙道尙遠也。妄言不罪。

答徐成之（壬午）

承以朱陸同異見詢學術不明於世久矣。此正吾儕今時之所宜明辨者。細觀來教。則與庵之主象山既失。而吾兄之主晦庵亦未爲得也。是朱非陸。天下之論定久矣。久則難變也。雖微吾兄之爭。與庵亦豈能違行其說乎。故僕以爲二兄今日之論。正不必求勝。務求象山之所以非晦庵之所以是。窮本極源。眞有以見其幾微得失於毫忽之間。若明者之聽訟。其事之曲者。既有以辨其情之不得已。而辭之直者。復有以察其處之或未當。使受罪者得以伸其情。而獲伸者亦有所不得辭其責。則有以盡夫事理之公。卽夫人心之安。而可以俟聖人於百世矣。今二兄之論。乃若出於求勝者。求勝。實是動於氣也。動於氣。則於義理之正。何啻千里。而又何是非之論乎。凡論古人得失。決不可以意度而懸斷之。今與庵之論象山曰。雖其專以尊德性爲主。未免墮於禪學之虛空。而其持守端實。終不失爲聖人之徒。若晦庵之一於道問學。則支離決裂。非復聖門誠意正心之學矣。吾兄之論晦庵曰。雖其專以道問學爲主。未免失於俗學之支離。而其循序漸進。終不背於大學之訓。若象山之一於尊德性。則虛無寂滅。非復大學格物致知之學矣。

夫既曰尊德性則不可謂墮於禪學之虛空。墮於禪學之虛空則不可謂之尊德性矣。既曰道問學則不可謂失於俗學之支離。失於俗學之支離則不可謂道問學矣。二者之辨間不容髮。然則二兄之論皆未免於意度也。昔者子思之論學蓋不下千百言而括之以尊德性而道問學之一語。卽如二兄之辨一以尊德性爲主一以道問學爲事。則是二者固皆未免於一偏。而是非之論尙未有所定也。烏得各持一是而遽以相非爲乎。故僕願二兄置心於公平正大之地。無務求勝。夫論學而務以求勝。豈所謂尊德性乎。豈所謂道問學乎。以其所見非獨吾兄之非象山。與庵之非晦庵。皆失之非。而吾兄之是晦庵。與庵之是象山。亦皆未得其所以是也。稍暇當面悉。姑務養心息辨毋遽。

二（壬午）

昨所奉答適有遠客酬對紛紜不暇細論。姑願二兄息未定之爭。各反究其所是者。必己所是已無絲髮之憾。而後可以及人之非。早來承教乃爲僕漫爲含糊兩解之說。而細釋辭旨。若有以陰助與庵而爲之地者。讀之不覺失笑。曾謂吾兄而亦有是言耶。僕嘗以爲君子論事常先去其有我之私。一動於有我則此心已陷於邪僻。雖所論盡合於理。既已亡其本矣。嘗以是言於朋友之間。今吾兄乃云爾。敢不自反。其殆陷於邪僻而弗覺也。求之反復而昨者所論實未嘗有是。則斯言也無乃吾兄之過歟。雖然無是心而言之未盡於理。未得爲無過也。僕敢自謂其言之已盡於理乎。請舉二兄之所是者以求正。與庵是象山而謂其專以尊德性爲主。今觀象山文集所載未嘗不教其徒讀書窮理。而自謂理會文字頗與人異者。則其意實欲體之於身。其亟所稱述以誨人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克己復禮曰萬物皆備於我。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曰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是數言者。孔子孟軻之言也。烏在其爲空虛者乎。獨其易簡覺悟之說。頗爲當時所疑。然易簡之說。出於繫辭。覺悟之說。雖有同於釋氏。然釋氏之說。亦自有同於吾儒。而不害其爲異者。惟在於幾微毫忽之間而已。亦何必諱於其同。而遂不敢以言。狃於其異。而遂不以察之乎。是與庵之是象山。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吾兄是晦庵。而謂其專以道問學爲事。然晦庵之言。曰居敬窮理。曰非存心無以致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是其爲言。雖未盡。亦何嘗不以尊德性爲事。而又烏在其爲支離者乎。獨其平日汲汲於訓解。雖韓文楚辭陰符參同。屬亦必與。註釋考辯。而論者遂疑其玩物。又其心慮。恐學者之躐等。而或失之於妄作。使必先之以格致。而無不明。然後有以實。於誠正。而無所謬。世之學者。掛一漏萬。求之愈繁。而失之愈遠。至有斂力終身。苦其難。而卒無所入。而遂議其支離。不知此乃後世學者之弊。而當時晦庵之自爲。則亦豈至是乎。是吾兄之是晦庵。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夫二兄之所信。而是者。既未盡其所以是。則其所疑。而非者。亦豈必盡其所以非乎。然而二兄往復之辯。不能一反焉。此僕之所以疑其或出於求勝也。一有求勝之心。則已亡其學問之本。而又何以論學爲哉。此僕之所以惟願二兄之自反也。安有所謂合胡兩解。而陰爲與庵之地者哉。夫君子之論學。要在得之於心。衆皆以爲是。苟求之心。而未會焉。未敢以爲是也。衆皆以爲非。苟求之心。而有契焉。未敢以爲非也。心也者。吾所得於天之理也。無間於天人。無分於古今。苟盡吾心以求焉。則不中不遠矣。學也者。求以盡吾心也。是故尊德性。而道問學。尊者。尊此者也。道者。道此者也。不得於心。而惟外信於人。

以爲學烏在其爲學也已。僕嘗以爲晦庵之與象山，雖其所爲學者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爲聖人之徒。今晦庵之學，天下之人童而習之，既已入人之深，有不容於論辨者，而獨惟象山之學，則以其嘗與晦庵之有言，而遂落離之，使若由賜之殊科焉，則可矣。而遂擯放廢斥，若碣碣之與美玉，則豈不過甚矣乎？夫晦庵折衷羣儒之說，以發明六經語孟之旨於天下，其嘉惠後學，一心真有不可得而議者，而象山辨義利之分，立大本，求放心，以示後學，篤實爲己之道，其功亦寧可得而盡誣之，而世之儒者，附和雷同，不究其實，而概目之以禪學，則誠可冤也已。故僕嘗欲冒天下之譏，以爲象山一暴其說，雖以此得罪，無恨。僕於晦庵，亦有固極之恩，豈欲操戈而入室者？顧晦庵之學，既已若日星之章明於天下，而象山獨蒙無實之誣，于今且四百年，莫有爲之一洗者，使晦庵有知，將亦不能一日而安享於廟廡之間矣。此僕之至情，終亦必爲吾兄一吐者，亦何肯漫爲兩解之說，以陰助於輿庵？輿庵之說，僕猶恨其有未盡也。夫學術者，今古聖賢之學術，天下之所公共，非吾三人者所私有也。天下之學術，常爲天下公言之，而豈獨爲輿庵地哉？兄又舉太極之辨，以爲象山於文義，且有所未能通曉，而其強辨自信，曾何有於所養？夫謂其文義之有未詳，不害其爲有未詳也，謂其所養之未至，不害其爲未至也，學未至於聖人，寧免太過不及之差乎？而論者遂欲以是而蓋之，則吾恐晦庵禪學之譏，亦未免有激於不平也。夫一則不審於文義，一則有激於不平，是皆所養之未至，昔孔子大聖也，而猶曰假我數年以學易，可以無大過，仲虺之贊成湯，亦惟曰改過不吝而已，所養之未至，亦何傷於二先生之爲賢乎？此正晦庵象山之氣象，所以未及於顏子明道者在此，吾儕正當仰其所以不可及，而默識其所未至者，以爲涵養規切之方，不當置偏私於其間，而

有所附會增損之也。夫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過也。必文。世之學者。以晦庵大儒。不宜復有所謂過者。而必曲爲隱飾。增加務詆象山於禪學。以求伸其說。且自以爲有助於晦庵。而更相倡引。謂之扶持正論。不知晦庵乃君子之過。而吾反以小人之見而文之。晦庵有聞過則喜之美。而吾乃非徒順之。又從而爲之辭也。晦庵之心。以聖賢君子之學。期後代。而世之儒者。事之以事小人之禮。是何誣象山之厚。而待晦庵之薄邪。僕今者之論。非獨爲象山惜。實爲晦庵惜也。兄視僕平日於晦庵。何如哉。而乃有是論。是亦可以諒其爲心矣。惟吾兄去世俗之見。宏虛受之威。勿求其必同。而察其所以異。勿以無過爲聖賢之高。而以改過爲聖賢之學。勿以其有所未至者。爲聖賢之諱。而以其常慳不滿者。爲聖賢之心。則兄與與庵之論。將有不待辨說而釋然以自解者。孟子云。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惟吾兄審擇而正之。

答儲柴墟（壬申）

盛价來。適人事紛紜。不及細詢。比來事。既還。却殊怏怏。承示劉生墓誌。此實友義所關。文亦縝密。獨殺乃父側室事。頗傷忠厚。未刻石。刪去之。爲佳。子於父過。諫而過激。不可以爲幾。稱子之美。而發其父之陰弘。不可以爲訓。宜更詳之。喻及交際之難。此殆謬於弘意。君子與人。惟義所在。厚薄輕重。已無所私焉。此所以爲簡易之道。世人心。雜於計較。毀譽得喪。交於中。而眩其當然之則。是以處之愈周。計之愈悉。而行之愈難。夫大賢吾師。次賢吾友。此天理自然之則。豈以是爲炎涼之嫌哉。吾兄以僕於今之公卿。若某之賢者。則稱謂以友生。若某與某之賢不及於某者。則稱謂以侍生。豈以矯時俗炎涼之弊。非也。夫彼可以

爲吾友而吾可以友之。彼又吾友也。吾安得而弗友之。彼不可以爲吾友而吾不可以友之。彼又不吾友也。吾安得而友之。夫友也者。以道也。以德也。天下莫大於道。莫貴於德。道德之所在。齒與位不得而干焉。僕於某之謂矣。彼其無道與德。而徒有其貴與齒也。則亦貴齒之而已。然若此者。與之見亦寡矣。非以事相臨。不往見也。若此者。與凡交游。隨俗以侍生而來者。亦隨俗而侍生之。所謂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非在我有所不屑乎。嗟乎。友未易言也。今之所謂友。或以異同。或以事合。徇名逐勢。非吾所謂輔仁之友矣。仁者心之德。人而不仁。不可以爲人。輔仁。求以全心德也。如是而後友。今特以技藝文辭之工。地勢聲望之重。而終欲以友乎賢者。賢者弗與也。吾兄技藝炎涼之說。貴賤少長之論。殆皆有未盡歟。孟子曰。友也者。不可以有挾。孟獻子之友五人。無獻子之家者也。曾以貴賤乎。仲由少顏路三歲。回由之贈處。蓋友也。回與曾點同時。參曰。昔者吾友曾以少長乎。將矯時俗之炎涼。而自畔於禮。其間不能以寸矣。吾兄又以僕於後進之來。其質美而才者。多以先後輩相處。其庸下者。反待以客禮。疑僕別有一道。是道也。奚有於別。凡後進之來。其才者。皆有意於斯道者也。吾安得不以斯道處之。其庸下者。不過世俗泛然一接。吾亦世俗泛然待之。如鄉人而已。昔伊川初與呂希哲爲同舍友。待之友也。旣而希哲師事伊川。待之弟子也。謂敬於同舍而慢於弟子。可乎。孔子待陽貨以大夫。待回賜以弟子。謂待回賜不若陽貨。可乎。師友道廢久。後進之中。有聰明特達者。頗知求道。往往又爲先輩待之不誠。不諒其心。而務假以虛禮。以取悅於後進。干待士之譽。此正所謂病於夏畦者也。以是師友之道日益淪沒。無由復明。僕常以爲世有周程諸君子。則吾固得而執弟子之役。乃大幸矣。其次有周程之高弟焉。

吾猶得而私淑也。不幸世又無是人。有志之士。悵悵其將焉求乎。然則何能無憂也。憂之而不以責之己。責之己。而不以求輔於人。求輔於人。而待之不以誠。終亦必無所成而已耳。凡僕於今之後進。非敢以師道自處也。將求其聰明特達者。與之講明。因以自輔也。彼自以後進求正於我。雖不師事我。固有先後輩之道焉。伊川瞑目而坐。游楊侍立不敢去。重道也。今世習於曠肆。憚於檢飾。不復知有此事。幸而有一二後進。略知求道爲事。是有復明之機。又不誠心。真道與之發明。而徒閤然媚世。苟具阿俗。僕誠痛之。惜之。傳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夫人必有所嚴憚。然後言之而聽之也。審施之而承之也。肅凡若此者。皆求以明道。皆循理而行。非有容私於其間也。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是故大知覺於小知。小知覺於無知。大覺覺於小覺。小覺覺於無覺。夫已大知大覺矣。而後以覺於天下。不亦善乎。然而未能也。遂自以小知小覺。而不敢以覺於人。則終亦莫之覺矣。仁者固如是乎。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僕之意。以爲已有分寸之知。即欲同此分寸之知於人。已有分寸之覺。即欲同此分寸之覺於人。人之小知小覺者。益衆則其相與爲知覺也。益易以明。如是而後大知大覺可期也。僕於今之後進。尚不敢以小知小覺自處。譬之凍餒之人。知耕桑之可以足衣食。而又偶聞藝禾樹桑之法。將試爲之。而遂以告其凡凍餒者。使之共爲之也。亦何嫌於己之未嘗樹藝。而遂不以告之乎。雖然。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僕蓋未嘗有諸己也。而可以求諸人乎。夫亦謂其有意於僕而來者耳。承相問。輒縷縷至此。有未當者。不惜往復。

昨者草率奉報。意在求正。不覺蕪冗。承長箋批答。推許過盛。殊增悚汗也。來喻責僕不以師道自處。恐亦未爲誠心直道。願僕何人而敢以師道自處哉。前書所謂以前後輩處之者。亦謂僕有一日之長。而彼又有求道之心者耳。若其年齒相若。而無意於求道者。自當如常待以客禮。安得例以前後輩處之。是亦妄人矣。又况不揆其來意之如何。而抗顏以師道自居。世寧有是理邪。夫師法者。非可以自處得也。彼以是求我。而我以是應之耳。嗟乎。今之時孰有所謂師云乎哉。今之習技藝者。則有師。習舉業求聲利者。則有師。彼誠知技藝之可以得衣食。舉業之可以得聲利。而希美官爵也。自非誠知己之性分。有急於衣食官爵者。孰肯從而求師哉。夫技藝之不習。不過乏衣食。舉業之不習。不過無官爵。己之性分有所蔽悖。是不得爲人矣。人顧明彼而暗此也。可不大哀乎。往時僕與王寅之劉景素同遊太學。每季考。寅之恆居景素前列。然寅之自以爲講貫不及景素。一旦執弟子禮師之。僕每嘆服。以爲如寅之者。真可爲豪傑之士。使寅之易此心以求道。亦何聖賢之不可及。然而寅之能於彼。不能於此也。曾子病革。而易簣。子路臨絕。而結纒。橫渠撤虎皮。而使其子弟從。講於二程。惟天下之大。勇無我者能之。今天下波頽風靡。爲日已久。何異於病革臨絕之時。然又人是己見。莫肯相下求正。故居今之世。非有豪傑獨立之士的見。性分之不容己。毅然以聖賢之道自任者。莫之從而求師也。吾兄又疑後進之來。其資稟意向。雖不足以承教。若其齒之相遠者。恐亦不當概以客禮相待。僕前書所及。蓋與有意於斯道者相屬而言。亦謂其可以客可以無客者耳。若其齒數邈絕。則名分具存。有不待言矣。孔子使闕黨童子將命。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亦未嘗無誨焉。雖然。此皆以不若己者言也。若其德器之夙成。識見

之超詣者。雖生於吾後數十年。其大者吾師。次者吾友也。得以齒序論之哉。人歸遯劇極潦草。便間批復。可否不一。

答何子元（壬申）

來書云。禮會子問諸侯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又問諸侯相見揖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而日食存焉。曾子曰。當祭而日食。太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孟春於此有疑焉。天子崩。太廟火。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此事之不可期。或適相值。若日食。則可預推也。諸侯行禮。獨不容以少避乎。祭又何必專於是日而匆匆於接祭哉。牲未殺。則祭廢。當殺牲之時。而不知日食之候者何也。執事幸以見教。千萬千萬。

承喻曾子問日食接祭之說。前此蓋未嘗有疑及此者。足見爲學精察。深用嘆服。如某淺昧。何足以辨此。古者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之朝。豈有常祭之日而尙未知有日食者。夫子答曾子之問。竊意春秋之時。日官多失其職。固有日食而弗之知者矣。堯命羲和。敬授人時。何重也。仲康之時。去堯未遠。羲和已失其職。迷於天象。至日食。罔聞知。故有胤之征。降及商周。其職益輕。平王東遷。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自是而後。官之失職。又可知矣。春秋所書日食三十有六。今以左傳考之。其以鼓用牲幣于社及其他變常失禮書者三之一。其以官失其職書者四之二。凡日食而不書朔日者。杜預皆以爲官失之。故其必有考也。經恆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則傳固已言之矣。襄公之二十七年冬十二月。

乙卯朔日有食之。而傳曰辰在申。司曆過也。再失閏矣。夫推候之繆。至於再失閏。則日食之不知。殆其細者矣。古之祭者七日戒。三日齋。致其誠敬。以交於神明。謂之當祭而日食。則固已行禮矣。如是而中輟之。不可也。接者疾速之義。其儀節固已簡略。接祭則可兩全而無害矣。況此以天子嘗禘郊社而言。是乃國之大祀。若其他小祭。則或自有可廢者在。權其輕重而處之。若祭于太廟。而太廟火。則亦似有不得不廢者。然此皆無明文。竊意其然。不識高明且以爲何如也。

上晉溪司馬（戊寅）

擲衛諸處。孽孽漏殄尙多。蓋緣進剿之時。彼省土兵不甚用命。而廣兵防夾。又復稍遲。是以致此。其在目今。若無凶荒之災。兵革之釁。料亦未敢動作。但恐一二年後。則有所不能保耳。今大征甫息。勢旣未可輕舉。而地方新遭土兵之擾。復不堪重困。將紓目前之患。不過添立屯堡。若欲稍爲經久之圖。亦不過建立縣治。然此二端。彼省鎮巡已嘗會奏舉行。生雖復往。豈能別有區畫。但度其事勢。屯堡之設。雖可以張布聲威。然使守瞭日久。未免怠弛散歸。無事則虛具名數。冒費糧餉。有急則張皇賊勢。復須調兵。此其勢之所必至者。惟建縣一事。頗爲得策。夕聞所設縣分。乃瓜分兩省三縣之地。彼此各吝土地。人民豈肯安然割己所有。以資異省別郡。必有紛爭異同之論。未能歸一。則立縣之舉。勢亦未易克就。旣承委責。亦已遣人再往詢訪。苟有利弊。稍可裨益者。當復舉請。但因閩事孔棘。遙聞廟堂之議。亦欲繆以見責。故且未敢輒往。郴桂然勅書。又未見到。則閩中亦不敢遽往。且夕諮訪。其事頗悉。顛末大概。閩中之變。亦由積漸所致。其始作於延平。繼發於邵武。又繼發於建寧。發於汀漳。發於沿海諸衛所。其間驚閩雖小。大不一。然亦

皆因倡於前者略無懲創遂敢效尤而興今省城渠魁雖已授首人心尙爾驚惶未定邵武諸處尤不可測急之必致變縱而不問將來之禍尤有不可勝言者蓋福建之軍縱恣驕蹙已非一日既無漕運之勞又無征戍之役飽食安坐徭賦不及居則腴民之膏血以供其糧有事返藉民之子弟而爲之鬪有司豢養若驕子百姓疾畏如虎狼稍不如意呼嗷羣聚而起焚掠居民綁笞官吏氣餒所加帖然惟其所欲而後已今其勢既盈如將潰之隄岌乎洶洶匪朝伊夕雖有智者難善其後固非迂劣如守仁者所能辦此也又况積弱之軀百病侵剝近日復聞祖母病危日夜痛苦方寸已亂豈復堪任臨期敗事罪戮益重輒敢先以情訴伏望曲加矜憫改授能者使生得全首領歸延殘息於田野非生一人之幸實一省數百萬生靈之幸也情蹙辭隘忘其突冒死罪死罪

二（己卯）

齋奏人回每辱頒教接引開慰懃惓懇惻不一而足仁人君子愛物之誠與人之厚雖在木石亦當感動激發而況於人乎無能報謝銘諸心腑而已生始懇疏乞歸誠以祖母鞠育之恩思一面爲訣後竟牽滯兵戈不及一見卒抱終天之痛今老父衰疾又復日亟而地方已幸無事且蒙朝廷曾有賊平來說之旨若再拘縛使不獲一申其情後雖萬死無以贖其痛恨矣老先生亦何惜一舉手投足之勞而不以曲全之乎今生已移疾舟次若復候命不至斷亦逃歸死無所憾老先生亦何惜一舉手投足之勞而必欲置之有罪之地乎情隘辭迫瀆冒威嚴臨紙涕泣不知所云死罪死罪

上彭幸庵（壬午）

不孝延禍先子自惟罪逆深重久擯絕於大賢君子之門矣。然猶強息忍死未卽殞滅。又復有所控籲者。痛惟先子平生孝友剛直。言行一出其心之誠然。而無所飾於其外。與人不爲邊幅。而至於當大義。臨大節。則毅然奮卓而不可回奪。忝從大夫之後。逮事先朝。亦旣荐被知遇。中遭逆瑾之變。退伏田野。忠貞之志。抑而不申。近幸中興之會。聖君賢相。方與振廢起舊。以發舒幽枉。而先子則長已矣。德蘊壅閼而未宣。終將混溷於俗。豈不痛哉。伏惟執事才德動烈動一世。忠貞之節。剛大之氣。屹然獨峙。百撼不搖。眞足以靡頽而立懦。天子求舊圖新。復起以相。海內仰望其風采。凡天下之韜伏堙滯。窒而求通。絀而求直者。莫不延頸跂足。望下風而奔訴。况先子素辱知與。不肖孤亦嘗受教於門下。近者又蒙爲之刷垢雪穢。繆承推引之恩。蓋不一而足者。反自疎外。不一以其情爲請。是委先子於溝壑。而重棄於大賢君子也。不孝之罪。不滋爲甚歟。先子之沒有可以贈諡乞。非執事之憫之也。而爲之一表白焉。其敢覬覦於萬一乎。荒迷戀迫。不自知其僭罔。瀆冒死罪死罪。

寄楊遂庵閣老（壬午）

孤聞之。昔古之君子之葬其親也。必求名世大賢君子之言以圖其不朽。然而大賢君子之生不數數於世。固有世有其人而不獲同其時者矣。又有同其時而限於勢分無由自通於門牆之下者矣。則夫圖不朽於斯人者。不亦難乎。痛惟先君宅心制行。庶亦無愧於古人。雖已忝在公卿之後。而遭時未久。志未大行。道未大明。取嫉權奸。斂德而歸。今則復長已矣。不孝孤將以是歲之冬舉葬事。圖所以爲不朽者。惟墓石之誌爲重。伏惟明公道德文章。師表一世。言論政烈。儀刑百辟。求之昔人。蓋歐陽文忠范文正韓魏公。

其人也。所謂名世之大賢君子。非明公其誰歟。不幸而生不同時也。則亦已矣。幸而猶及在後進之末。雖明公固所不屑揮之門牆之外。猶將冒昧強顏而入焉。况先君素辱知與不肖孤。又嘗在屬吏之末。受教受恩。懷知己之感。有道誼骨肉之愛。適者又嘗辱使臨吊。寵之以文詞。惻然憫念其遺孤。而不忍遽棄遺之者。是以忘其不孝之罪。犯僭踰之戮。而輒敢以誌爲請。伏惟明公休休容物。篤厚舊故。甄陶一世之士。而各欲成其名。收錄小大之才。而惟恐沒其善。則如先君之素受知愛者。其忍靳一言之惠。而使之泯然無聞於世耶。不腆先人之幣。敢以陸司業之狀。先於將命者。惟明公特垂哀矜。生死受賜。世世子孫。捐軀殞命。未足以爲報也。不勝惶悚顛越之至。荒迷無次。

二（癸未）

前日嘗奉啓計已上達。自明公進秉機密。天下士夫。忻忻然動顏相慶。皆爲太平可立致矣。門下鄙生。獨切生憂。以爲猶甚難也。亨屯傾否。當今之時。舍明公無可以望者。則明公雖欲逃避乎此。將亦有所不能。然而萬斛之舵。操之非一手。則緩急折旋。豈能盡如己意。臨事不得專操舟之權。而僨事乃與同覆舟之罪。此鄙生之所謂難也。夫不專其權。而漫同其罪。則莫若預逃其任。然在明公亦既不能逃矣。逃之不能。專又不得。則莫若求避其罪。然在明公亦終不得避矣。天下之事。果遂卒無所爲歟。夫惟身任天下之禍。然後能操天下之權。操天下之權。然後能濟天下之患。當其權之未得也。其致之甚難。而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萬斛之舵。平時從而爭操之者。以利存焉。一旦風濤顛沛。變起不測。衆方皇惑震喪。救死不遑。而誰復與爭操乎。於是起而專之。衆將恃以無恐。而事因以濟。苟亦從而委靡焉。固淪胥以溺矣。故曰其歸

之也。則操之甚易者此也。古之君子。洞物情之向背。而握其機。察陰陽之消長。以乘其運。是以動必有成。而吉無不利。伊且之於商周是矣。其在漢唐。蓋亦庶幾乎此者。雖其學術有所不逮。然亦足以定國本而安社稷。則亦斷非後世偷生苟免者之所能也。夫權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小人竊之以成其惡。君子用之以濟其善。同君子之不可一日去。小人之不可一日有者也。欲濟天下之難。而不操之以權。是猶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希不割矣。故君子之致權也。有道。本之至誠。以立其德。植之善類。以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容之量。以安其情。擴之以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昭之以不可奪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以攝其奸。形之以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坦然爲之下。以上之。退然爲之後。以先之。是以功蓋天下。而莫之嫉。善利萬物。而莫與爭。此皆明公之能事。素所蓄而有者。惟在倉卒之際。身任天下之禍。決起而操之耳。夫身任天下之禍。豈君子之得已哉。既當其任。知天下之禍將終不能免也。則身任之而已。身任之。而後可以免於天下之禍。小人不知禍之不可以倖免。而百詭以求脫。遂致釀成大禍而已。亦卒不能免。故任禍者。惟忠誠憂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也。某受知門下。不能効一得之愚。以爲報。獻其芹曝。伏惟鑒其忱悃。而憫其所不逮。幸甚。

三（丁亥）

某素辱愛下。然久不敢奉狀者。非敢自外於門牆。實以地位懸絕。不欲以寒暄無益之談。塵瀆左右。蓋避嫌之事。賢者不爲。然自嘆其非賢也。非才多病。待罪閑散。猶懼不堪。乃今復蒙顯擢。此固明公不遺下體之盛。某亦寧不知感激。但量能度分。自計已審。貧冒苟得。異時僨事。將爲明公知人之累。此所以聞命驚

惶而不敢當耳。謹具奏辭免。所以原職致仕。伏惟明公因材而篤於所不能。特賜曲成。俾得歸延病喘於林下。則未死餘年。皆明公之賜。其爲感激。寧有窮已乎。懇切至情。不覺瀆冒。伏冀宥恕。不具。

四（丁亥）

竊惟大臣報國之忠。莫大於進賢去讒。故前者兩奉起居。皆嘗暨及此意。亦其自信山林之志已堅。而又素受知己之愛。不常復避嫌疑。故率意言之若此。迺者忽蒙兩廣之命。則是前日一言。適以爲己地也。悚懼何以自容乎。某以迂疎之才。口耳講說之學耳。簿書案牘。已非其能。而况軍旅之重乎。往歲江西之役。實亦僥倖偶成。近年以來。憂病積集。尫羸日甚。惟養疴丘園。爲鄉里子弟考訂句讀。使知向方。庶於保身及物。亦稍効其心力。不致爲天地間一蠹。此其自處。亦既審矣。聖天子方勵精求治。而又有老先生主張國是於上。苟有襍線之長者。不於此時出而自效。則亦無其所矣。老先生往歲方秉銓軸時。有以邊驚薦用彭司馬者。老先生不可。曰。彭始有功。今或少挫。非所以完之矣。老先生之愛惜人才。而欲成就之也如此。至今相傳以爲美談。今獨不能以此意而推之某乎。懇辭疏上。望賜曲成。使得苟延喘息。俟病痊之後。老先生不忍終廢。必欲強使一出。則如留之散部。或南北太常國子之任。量其力之可能者。使之自效。則圖報當有日也。不勝恃愛懇瀆。幸賜矜察。

寄席元山（癸未）

某不孝。延禍先子。罪逆之深。自分無復比數於人。仁人君子。尙未之知。憫念其舊。遠使存錄。重以多儀。號慟拜歸。豈勝哀感。豈勝哀感。伏惟執事長才偉志。上追古人。進德勇義。罕與儔匹。向見鳴冤錄。及承所寄。

道山書院記。蓋信道之篤。任道之勁。海內同志。莫敢有望下風者矣。何幸何幸。不肖方在苦毒中。意所欲請者千萬。茫迷割裂。莫得其端緒。使還遽臨。疏昏寒不盡所云。

答王禮庵中丞（甲申）

往歲旌節臨越。猥蒙杜顧。其時憂病僣僣。不及少申款曲。自後林居。懶僻成性。平生故舊。不敢通音問。企慕之懷。雖日以積。竟未能一奉起居。其爲傾渴。如何可言。使來遠辱問惠。登拜感作。舍親宋孔瞻。亦以書來。備道執事勤勤下問之盛。不肖奚以得此。近世士夫之相與。類多虛文彌誑。而實意衰薄。外和中妬。狗私敗公。是以風俗日惡。而世道愈降。執事忠信高明。克勤小物。長才偉識。翹然海內之望。而自視欲然。遠念不遺。若古之君子。有而若無。以能問於不能者也。僕誠喜聞而樂道。自顧何德以承之。僕已無所可用於世。顧其心痛聖學之不明。是以人心陷溺至此。思守先聖之遺訓。與海內之同志者。講求切磨之。庶亦少資於後學。不徒生於聖明之朝。然蔽惑既久。人是其非。其能虛心以相聽者鮮矣。若執事之德盛禮恭。而與人爲善。此誠僕所願效其愚者。然又邑里隔絕。無因握手一敘。其爲傾渴。又如何可言耶。雖然。目擊而道存。僕見執事之書。既已知執事之心。雖在千萬里外。常有不言而信者。謹以新刻小書二冊奉求教正。蓋鄙心之所欲效者。亦略具於其中矣。便間幸示。

與陸清伯（甲申）

惟乾之事。將申而遂沒。痛哉冤乎。不如是。無以明區區罪惡之重。至於貽累朋友。不如是。無以彰諸君之篤於友道。痛哉冤乎。不有諸君在。則其身沒之後。將莫知所在矣。况有爲之衣衾棺殮者乎。是則猶可以

見惟乾平日爲善之報於大不幸之中而尙有可幸者存也。嗚呼痛哉。卽欲爲之一洗。自度事勢未能遽脫。或必須進京。候到京日。再與諸君商議而行之。苟遂歸休。終須一舉。庶可少泄此痛耳。其歸喪一事。託王邦相爲之經理。尙有不便。須僕到京圖之。未晚也。行李倥偬中。未暇悉所欲言。千萬心照。

與黃誠甫（甲申）

近得宗賢寄示禮疏。明甚。誠甫之議。常無不同矣。古之君子。恭敬樽節。退讓以明禮。僕之所望於二兄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果若是。以爲斯道之計。進於議禮矣。先妻不幸於前月奄逝。方在悲悼中。適陳子文往。草草布聞闊。

二（甲申）

別久極渴。一語子莘來。備道諸公進修。亦殊慰。大抵吾人習染已久。須得朋友相夾持。雖羣索居。卽未免墮惰。諸公旣同在留都。當時時講習爲佳也。

三（乙酉）

盛价來領手札。知有貴恙。且喜漸平復矣。賤軀自六月暑病。然兩目蒙蒙。兩耳蓬蓬。幾成廢人。僅存微息。旬日前。元忠宗賢過此。留數日。北去。山廬臥病。期少謝人事。而應接亦多。今復歸臥小閣。省愆自訟而已。聞有鼓枻之興。果爾。良慰渴望。切磋砥礪之益。彼此誠不無也。

與黃勉之（乙酉）

承欲刻王信伯遺言。中間極有獨得之見。非餘儒所及。惜其零落旣久。後學莫有傳之者。因勉之寄此。又

知程門有此人也。幸甚幸甚。中間如論明道伊川處。似未免尙有執著。然就其所到。已甚高明特遠。不在游揚諸公之下矣。中間可省略者。刪去之爲佳。凡刻古人文字。要在發明此學。惟簡明切實之爲貴。若支辭蔓說。徒亂人耳目者。不傳可也。高明以爲何如。

復童克剛 乙酉

春初枉顧時。承以八策見示。鄙意甚不爲然。旣而思之。皆學術不明之故。姑且與克剛講學。未暇細論策之是非。旬日之後。學術漸明。克剛知見豁然。如白日之開雲霧。遂翻然悔其初志。卽欲焚棄八策。以爲自此以後。誓不復萌此等高務外之念矣。當時同志諸友。無不嘆服克剛。以爲不憚改過。而勇於從善。若此。人人皆自以爲莫及也。盛价遠來。忽辱長箋。巨冊諄諄懇懇。意求刪改前策。將圖復上。與臨別丁寧意。大相矛盾。豈問闊之久。切磋無力。遂爾迷誤至此耶。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若克剛斯舉。乃所謂思出其位矣。又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無悶。憂則違之。若克剛斯舉。是易乎世而成乎名。非遁世無悶。憂則違之之謂矣。克剛向處山林。未嘗知有朝廷事體。今日羣司之中。縉紳士夫之列。其間高明剴切之論。經略康濟之謨。何所不有。如八策中所陳。蓋已不知幾十百人幾十百上矣。寧復有俟於克剛耶。克剛此舉。雖亦仁人志士之心。然夜光之璧。無因而投人。亦宜按劍而怒。况此八策者。特克剛之傲箴耳。亦何保嗇之深。而必以投人爲哉。若此策遂上。亦非獨不見施行。且將有指摘非訾之者。其爲克剛之累。不小也。克剛亦何若而汲汲於爲是哉。八策之中。類皆老生常談。惟第五策於地方利害。頗有相關。然亦不過訴狀之詞。一有司聽之足矣。而克剛乃以爲致治垂統一之策。得無以身家之故。遂爲利害所蔽。而未暇深

思之耶。明者一覽。如見肺肝。但克剛不自知耳。昔者顏子在陋巷箠瓢。孔子賢之。夫陋巷箠瓢。豈遂至於人不堪憂。其間蓋亦必有患害屈抑。常情所不能當。如克剛今日之所遭際者矣。若其時遂以控之於時君世主。誦誦屑屑。求白於人。豈得復而之賢乎。禹稷昌言於朝。過門不入。以有大臣之責也。今克剛居顏子陋巷之地。而乃冒任禹稷之憂。是宗祝而代庖人之割。希不傷手矣。冊未授受之說。似未端的。此則姑留於此。俟後日再講。至於八策。斷斷不宜復留。遂會同志諸友。共付丙丁。爲克剛焚此魔障。克剛自此但宜收斂精神。日以忠信進德爲務。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不見是而無悶可也。

與鄭啓範侍御（丁亥）

某愚不自量。痛此學之不講。而竊有志於發明之。自以劣弱。思得天下之豪傑。相與扶持砥礪。庶幾其能有成。故每聞海內之高明特達。忠信而剛毅者。卽欣慕愛樂。不啻骨肉之親。以是於吾啓範。雖未及一面之識。而心孚神契。已如白首之交者。亦數年矣。每得封事讀之。其間遇有齒及不肖者。則又爲之赧顏汗背。促躄不安。古之君子。恥有其名。而無其實。吾於啓範。惟切磋之是望。乃不考其實。而過情以譽於朝。異時苟有不稱。將使啓範爲失言矣。如之何。而可不肖志雖切於求學。而質本迂狂。疎謬。招尤速謗。自其所宜。近者復聞二三君子。以不肖之故。相與憤爭。力辯於鑠金銷骨之地。至於銜鋒冒刃。而弗顧。僕何以當此哉。二三君子之心。豈不如青天白日。誰得而瑕滓之者。願僕自反。亦何敢自謂無愧。則不肖之軀。將不免爲輕雲薄霧。於二三君子者矣。如之何。而可病軀懶放日久。已成廢人。尙可勉強者。惟宜山林之下。讀書講學而已。兩廣之任。斷非所堪。已具疏懇辭。必不得請。恐異日終爲知己之憂也。言不能謝。惟自鞭策。

以期無負相知。庶以爲報耳。

答方叔賢（丁亥）

久不奉狀。非敢自外。實以憂疾頻仍。平生故舊。類不敢通問。在吾兄誠不當以此例視。然廣士之來遊者。相踵山中啓處。時時聞之。簡札虛文。似有不必然者。吾兄當能亮之也。聖主聰明不世出。諸公旣蒙知遇。若此安可不一出圖報。今日所急。惟在培養君德。端其志向。於此有立。政不足問。人不足謫。是謂一正君而國定。然此非有忠君報國之誠。其心斷斷休休者。亦只好議論粉飾於其外而已矣。僕積衰之餘。病魔日甚。豈復更堪兵甲驅馳之勞。况讒構未息。又可復出。冒爲之乎。懇辭疏下。望與扶持。得具養痾林下。稍俟痊復。出而圖報。非晚也。

二（丁亥）

昨見邸報。知西樵兀崖皆有舉賢之疏。此誠士君子立朝之盛節。若十年無此事矣。深用嘆服。但與名其間。却有一二未曉者。此恐鄙人淺陋。未能知人之故。然此乃天下治亂盛衰所繫。君子小人進退存亡之機。不可以不慎也。此事譬之養蠶。但雜一爛蠶於其中。則一筐好蠶。盡爲所壞矣。凡薦賢於朝。與自己用人。又自不同。自己用人。權度在我。故雖小人而有才者。亦可以器使。若以賢才薦之於朝。則評品一定。使如白黑。其間舍短錄長之意。若非明言。誰復知之。小人之才。豈無可用。如砥礪芒硝。皆有攻毒破壅之功。但混於參苓耆朮之間。而進之養生之人。萬一用之不精。鮮有不誤者矣。僕非不樂二公有此盛舉。正恐異日或爲此舉之累。故輒叨叨。當不以爲罪也。思田事貴鄉往來人。當能道其詳。俗諺所謂生事事生。此

類是矣。今其事體既已壞盡，欲以無事處之，要已不能。只求減省一分，則地方亦可減省一分勞擾耳。鄙見略具奏內，深知大拂喜事者之心。然欲殺數千無罪之人，以其求一己之功，仁者之所不忍也。齎奏人去，凡百望指示之。舟次草草，未盡鄙懷，千萬鑒恕。

與黃宗賢（丁亥）

僕多病積衰，潮熱痰嗽，日甚一日。皆吾兄所自知。豈復能堪戎馬之役者。况讒搆未息，而往年江西從義將士至今杳勘未已。往往廢業傾家，身死牢獄，言之實爲痛心。又何面目見之。今若不量可否，冒昧輕出，非獨精力決不能支，極其事勢，正如無舵之舟，乘飄風而泛海，終將何所止泊乎。在諸公亦不得不爲多病之人一慮此也。懇辭疏下，望相扶持。終得養病林下，是幸。席元山喪已還蜀否。前者奠辭，想已轉達。天不憚遺，此痛何極。數日間，唐生自黃巖歸，知宅上安好。世恭書來，備道佳子弟，悉知向方，可喜。聞附知之。

二（丁亥）

得書知別後動定。且知世事之難爲，人情之難測。有若此者，徒增慨嘆而已。朽才病廢，百念俱息。忽承重寄，豈復能堪。若懇辭不獲，自此將爲知己之憂矣。奈何奈何。江西功次固不足道，但已八年餘矣。尙爾查勘未息，致使効忠赴義之士，廢產失業，身死道途。縱使江西之功盡出冒濫，獨不可比於留都湖浙之賞乎。此事終須一白，但今日言之，又若有挾而要者，奈何奈何。木翁旬日間亦且啓行矣。此老慎默而重當出流輩，但精力則向衰。若如兀崖之論，欲使之破長格以用財，不顧天下之毀譽榮辱，以力主國議，則恐勢有所未能盡行耳。因論偶及，幸自知之。東南小姦，特瘡疥之疾。羣僚百司，各懷讒嫉，黨比之心。此則腹

心之禍大爲可憂者。近見二三十夫之論。始知前此諸公之心。尙未平貼。始待釁耳。一二當事之老。亦未見有同寅協恭之誠。間聞有口從而諛者。退省其私。多若讐仇。病廢之人。愛莫爲助。竊爲諸公危之。不知若何。而可以善其後。此亦不可不早慮也。兵部差官。還病筆草草。附此西樵兀崖。皆不及別簡。望同致意。近聞諸公似有德色傲容者。果爾。將重失天下善類之心矣。相見間可隱言及之。

三（丁亥）

近得邸報及親友書。聞知石龍之於區區。乃無所不用其極。若此。而西樵兀崖諸公。愛厚勤拳。亦復有加。無已。深用悚懼。嗟乎。今求朝廷之上。信其有事君之忠。憂世之切。當事之勇。用心之公。若諸公者。復何人哉。若之何而不足悲也。諸公旣爲此一大事出世。則其事亦不得不然。但於不肖。則似猶有溺愛過情者。異日恐終不免爲諸公知人之累耳。悚懼悚懼。思田之事。本亦無大緊要。只爲從前張皇太過。後來遂不可輕易收拾。所謂天下本無事。在人自擾之耳。其略已具奏詞。今往一通。必得朝廷如奏中所請。則地方庶可以圖久安。不然。反覆未可知也。賤軀患咳。原自南贛蒸暑中得來。今地益南。氣類感觸。咳發益甚。恐竟成痼疾。不復可藥。地方之事。苟幸塞責。山林田野。則惟其宜矣。他尙何說哉。西樵兀崖家事。極爲時輩所擠排。殊可駭嘆。此亦皆由學術不明。近來士夫。專以客氣相尙。凡所毀譽。不惟其是。惟其多。且勝者是。附是和。是。以至此。近日來接見者。略已一講。已覺豁然。有省發處。自後此等意思。亦當漸消除。京師近來事體如何。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疾病旣除。則元氣亦當自復。但欲除疾病。而攻治太厲。則亦足以耗其元氣。藥石之施。亦不可不以漸也。木翁遂老。相與如何。能不孤海內之望否。亦在諸公相與調和。此如行。

舟若把舵不定而東撐西曳亦何以致遠涉險今日之事正須同舟共濟耳齋本人去凡百望指示

四（戊子）

兩廣大勢罷敵已極非得誠於爲國爲民強力有爲者爲之數年未可以責効也思田之患則幸已平靖其間三五大巢久爲廣西諸賊之根株淵藪者亦已用計剿平就今日久困積冤之民言之亦可謂之太平無事矣病軀咳患日增平生極畏炎暑今又深入炎毒之鄉遍身皆發腫毒且夕動履且有不能若巡撫官再候旬月不至亦只得且爲歸休之圖待罪於南贛之間耳聖天子在上賢公卿在朝真所謂明良相遇千載一時鄙人世受國恩從大臣之末固非果於忘世者平生亦不喜爲尙節求名之事何忍遽言歸乎自度病勢非還故土就舊醫決將日甚一日難復療治不得不然耳靜庵東羅見山西樵兀崖諸公聞京中方嚴書禁故不敢奉啓諸公既當事且須持之以鎮定久遠今一旦名位俱極固非諸公之得已是迺聖天子崇德任賢更化善治非常之舉諸公當之亦誠無媿但貴不期驕滿不可溢賢者充養有素何俟人言更須警惕朝夕謙虛自居其所以感恩報德者不必務速効求近功要在誠心實意爲久遠之圖庶不負聖天子今日之舉而亦不負諸公今日之出矣僕於諸公誠有道義骨肉之愛故不覺及此會間幸轉致之

五（戊子）

前齋奏去曾具白區區心事不審已能遂所願否自入廣來精神頓衰雖因病患侵凌水土不服要亦中年以後之人其勢亦自然至此以是懷歸之念日切誠恐坐廢日月上無益於國家下無以發明此學竟

成虛度此生耳。奈何奈何。春初思田之議。悉蒙朝廷裁允。遂活數萬生靈。近者八寨斷藤之役。實以一方塗炭既極。不得已而爲救焚之舉。乃不意遂獲平靖。此非有諸公相與協贊。力主於內。何由而致是乎。書去。各致此感謝之私。相見時。更望一申其懇懇。巡撫官久未見。推僕非厭外而希內者。實欲早還鄉里耳。恐病勢日深。歸之不及。一生未了心事。石龍其能爲我恕然乎。身在而後道可弘。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諸公不敢輒以此意奉告。至於西樵。當亦能諒於是矣。曷亦相與曲成之。地方處置數事。附進。自度已不能了此。倘遂允行。亦所謂盡心焉耳。已舟次伏枕草草。不盡所懷。

答見山家宰（丁亥）

向齋本人去。曾奉短札。計已達左右矣。朽才病廢。寧堪重託。懇辭之疏。必須朝廷憐准。與其他日蒙顛覆之戮。孰若今日。以是獲罪乎。東南小夷。何足以動煩朝廷。若此。致有今日。皆由憤激所成。以主上聖明德威所被。指日自將平定。但廟堂之上。至今未有同寅協恭之風。此則殊爲可憂者耳。不知諸公竟何以感化而斡旋之。大抵讒邪不遠。則賢士君子。斷不能安其位。以有爲於時。自昔當事諸公。亦豈盡不知進賢而去不肖之爲美。顧其平日。日本無忠君愛國之誠。不免阿時附俗。以苟目前之譽。卒之悅諛信讒。終於蔽賢病國而已矣。來官守催。力遣數四。始肯還病筆草草。未盡傾企。

與霍兀崖宮端（丁亥）

往歲曾辱大禮議見示。時方在哀疚。心善其說。而不敢奉復。既而元山亦有示。使者必求復書。草草作答。意以所論良是。而典禮已成。當事者未必能改言之。徒益紛爭。不若姑相與講明於下。俟信從者衆。然後

圖之。其後議論既興。身居有言不信之地。不敢公言於朝。然士夫之間及者。亦時時爲之辨析。期在委曲調停。漸求挽復。卒亦不能有益也。後來賴諸公明目張膽。已申其義。然如倒倉滌胃。積淤宿痰。雖亦快然一去。而病勢亦甚危矣。今日急務。惟在扶養元氣。諸公必有回陽奪化之妙矣。僕衰病陋劣。何足以與於斯耶。數年來。頻罹疾搆。痰嗽潮熱。日益尪羸。僅存喘息。無復人間意矣。乃者忽承兩廣之推。豈獨任非其才。是蓋責以其力之所必不能支。將以用之而實以斃之也。懇辭疏下。望相與扶持。曲成。使得就醫。林下幸而痊復。量力圖報。尙有時也。

答潘直卿（丁亥）

遠承遣問。情意藹切。兼復獎與過分。僕何以得此哉。僕何以當此哉。媿悚媿悚。病廢日久。習成懶放。雖問水尋山。漸亦倦興。况茲軍旅之役。豈其精力所復能堪。已具疏懇辭。必須得請。始可免於後悔。不然。將不免爲知己之憂矣。柰何柰何。寧潘之役。湖浙及留都之有功者。皆已陞賞。獨江西功次。今已六七年矣。尙爾查勘未息。今復欲使之荷戈從役。僕將何辭以出。號令亦何面目見之。賞罰國之大典。今乃用之以快恩仇。若此。僕一人不足惜。其如國事何。連年久分廢棄。此等事不復掛之齒牙。今疼痛切身。不覺呻吟之發。不知畢竟何如。而可耳。知子文道長尙未至。且不作書。見時望致意。

寄翟石門閣老（戊子）

思田之議。悉蒙裁允。遂活一方數萬之生靈。近者八寨斷藤之役。實以生民塗炭既極。不得已而爲之救焚之舉。乃不意遂獲平靖。此非有魏公力主於朝。則金城之議。無因而定。非有裴公贊決於內。則淮蔡之

績何由而成。今日之事。敢忘其所由來乎。齋奏人去。輒申感謝之誠。并附起居之敬。但惟六月徂征。衝冒瘴疫。將士危險。頗異他時。稍得沾濡。亦少慰其勤苦耳。處置地方數事。附進得蒙贊允。尤爲萬幸。舟中伏枕。莫旣下懷。伏祈鑒亮。

寄何燕泉（戊子）

某久臥山中。習成懶僻。平生故舊。音問皆疎。遙聞執事。養高歸榔。越東楚西。何因一話。烟水之涯。徒切瞻望而已。去歲復以兵革之役。扶病強出。殊乖始願。正如野麋入市。投足搖首。皆成駭觸。忽枉箋教。兼辱佳章。捧誦洒然。蓋安石東山之高。靖節柴桑之興。執事兼而有之矣。仰嘆可知。地方事苟幸平靖。伏枕已踰月旬日後。亦且具疏乞還。果遂所圖。雖不獲握手林泉。然榔嶺之下。稽山之麓。聊復同此悠悠之懷也。使來值湖兵正還。兼有計處地方之奏。冗冗乃爾。久稽又未能細請。臨紙惘然。伏冀照亮。不具。

王文成公全書

卷二十二

外集四 序

羅履素詩集序（壬戌）

履素先生詩一帙爲篇。百有奇。浙大叅羅公某以授陽明子某而告之曰。是吾祖之作也。今詩文之傳。皆其崇高顯赫者也。吾祖隱於草野。其所存要無愧於古人。然世未有知之者。而所爲詩文。又皆淪落。止是某將梓而傳焉。懼人之以我爲僭也。吾子以爲奚若。某曰。無傷也。孝子仁孫之於其父祖。雖其服玩嗜好之微。猶將謹守。而弗忍廢。况乎詩文。其精神心術之所寓。有足以發聞於後者哉。夫先祖有美。而弗傳。是弗仁也。夫孰得而議之。蓋昔者夫子之取於詩也。非必其皆有聞於天下。彰彰然顯著者。而後取之。滄浪之歌。採之孺子。萍實之謠。得諸兒童。夫固若是其寬博也。然至於今。其傳者不過數語而止。則亦豈必其多之貴哉。今詩文之傳。則誠富矣。使有刪述者。而去取之。其合於道也。能幾履素之作。吾誠不足以知之。願亦豈無一言之合於道乎。夫有一言之合於道。是其於世也。亦有一言之訓矣。又况其不止於是也。而又奚爲其不可以傳哉。吾觀大叅公之治吾浙。寬而不縱。仁而有勇。溫文蘊藉。居然稠衆之中。固疑其先必有以開之者。乃今觀履素之作。而後知其所從來者之遠也。世之君子。苟未知大叅公之所自。吾請

觀於履素之作。苟未知履素之賢。吾請觀於大叅公之賢無疑矣。然則是集也。固羅氏之文獻係焉。其又可以無傳乎哉。大叅公起拜曰。某固將以爲羅氏之書也。請遂以吾子之言序之。大叅公名鑾。字某。由進士累今官。有厚德長才。向用未艾。大叅之父某。亦起家進士。而以文學政事顯。羅氏之文獻於此益爲有證云。

兩浙觀風詩序（壬戌）

兩浙觀風詩者。浙之士夫爲僉憲陳公而作也。古者天子巡狩而至諸侯之國。則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其後巡狩廢而陳詩亡。春秋之時。列國之君大夫相與盟會。問遺猶各賦詩以言己志。而相祝頌。今觀風之作。蓋亦祝頌意也。王者之巡狩。不獨陳詩觀風而已。其始至方岳之下。則望秩於山川。朝見茲土之諸侯。同律曆禮樂制度衣服納價以觀民之好惡。就見百年者而問得失。賞有功。罰有罪。蓋所以布王政而興治功。其事亦大矣哉。漢之直指循行。唐宋之觀察廉訪探訪之屬。及今之按察。雖皆謂之觀風。而其實代天子以行巡狩之事。故觀風王者事也。陳公起家名進士。自秋官郎擢僉浙臬。執操縱乎尊生。死榮辱之柄。而伐天子觀風於一方。其亦榮且重哉。吁。亦難矣。公之始至吾浙。適歲之旱。民不聊生。飢者仰而待哺。懸者呼而望解。病者呻。鬱者怨。不得其平者鳴。弱者強者。蹶者嚙者。梗而孽者。狡而竊者。乘間投隙。沓至而環起。當是之時。而公無以處之。吾見其危且殆也。賴公之才。明知神武不震。不激撫柔。摩剔以克有濟。期月之間。而飢者飽。懸者解。呻者歌。怨者樂。不平者申。蹶者起。嚙者馴。孽者順。竊者靖。滌蕩剗刷。而率以無事。於是乎修廢舉。墜問民之疾苦而休息之。勞農勸學。以興教化。然後上會稽。登天姥。入鴈蕩。陟金

娥覽觀江山之形勝。慨然太息。吊子胥之忠誼。禮嚴光之高節。希遐躅於隆龐。挹流風於彷彿。固亦大丈夫得志行道之一樂哉。然公之始其憂民之憂也。亦既無所不至矣。公唯憂民之憂。是以民亦樂公之樂。而相與懽欣鼓舞。以頌公德。然則今日觀風之作。豈獨見吾人之厚公。抑以見公之厚於吾人也。雖然公之憂民之憂。其惠澤則既無日而可忘矣。民之樂公之樂。其愛慕亦既與日而俱深矣。以公之才器。天子其能久容於外乎。則公固有時而去也。然則其可憂者能幾。而可憂者終誰任之。則夫今日觀風之作。又不徒以知公之厚於吾人。將遂因公而致望於繼公者。亦如公焉。則公雖去。而所以憂其民者。尙亦永有所託。而因以不墜也。

山東鄉試錄序（甲子）

山東古齊魯宋衛之地。而吾夫子之鄉也。嘗讀夫子家語。其門人高弟。大抵皆出於齊魯宋衛之業。固願一至其地。以觀其山川之靈秀奇特。將必有如古人者生其間。而吾無從得之也。今年爲弘治甲子。天下當復大比。山東巡按監察御史陸偁輩。以禮與幣。來請守仁爲考試官。故事。司考校者。惟務得人。初不限以職任。其後三四十年來。始皆一用學職。遂致應名取其事歸外籟。而糊名易書之章。微且頃言者。願以爲不便。大臣上其議。天子曰。然其如故事。於是聘禮考校。盡如國初之舊。而守仁得以部屬來典試事於茲土。雖非其人。寧不自慶其遭際。又况夫子之鄉。固其平日所願一至焉者。而乃得以盡觀其所謂賢士者之文。而考校之。豈非平生之大幸歟。雖然。亦竊有大懼焉。夫委重於考校。將以求才也。求才而心有不盡。是不忠也。心之盡矣。而真才之弗得。是弗明也。不忠之責。吾知盡吾心爾矣。不明之罪。吾終且柰何哉。

蓋昔者夫子之時及門之士嘗三千矣。身通六藝者七十餘人。其尤卓然而顯者德行言語則有顏閔子。賜之徒。政事文學則有由求游夏之屬。今所取士其始拔自提學副使陳某者。蓋三千有奇而得千有四百。既而試之得七十有五人焉。嗚呼。是三千有奇者其皆夫子鄉人之後進而獲游於門牆者乎。是七十有五人者其皆身通六藝者乎。夫今之山東猶古之山東也。雖今之不逮於古。顧亦寧無一二人如昔賢者而今之所取苟不與焉。豈非司考校者不明之罪歟。雖然。某於諸士亦願有言者。夫有其人而弗取。是誠司考校者不明之罪矣。司考校者以是求之。以是取之。而諸士之中苟無其人焉。以應其求。以不負其所取。是亦諸士者之恥也。雖然。予豈敢謂舉無其人哉。夫子嘗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顏淵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夫爲夫子之鄉人。苟未能如昔人焉。而不恥不若。又不知所以自勉。是自暴自棄也。其名曰不肖。夫不肖之與不明。其相去何遠乎。然則司考校者之與諸士亦均有責焉耳矣。嗟夫。司考校者之責。自今不能以無懼。而不可以有爲矣。若夫諸士之責。其不能者猶可以自勉。而又懼其或以自畫也。諸士無亦曰。吾其最哉。無使司考校者終不免於不明也。斯無媿於是舉。無媿於夫子之鄉人也矣。是舉也。某某同事於考校。而御史簡寶司監臨。某某司提調。某某司監試。某某又相與翊贊防範於外。皆與有勞焉。不可以不書。其餘百執事則已具列于錄矣。

氣候圖序（戊辰）

天地一元之運。爲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分而爲十二會。會分而爲三十運。運分而爲十二世。世分而爲三十年。年分而爲十二月。月分而爲二氣。氣分而爲三候。候分爲五日。日分爲十二時。積四千三百二十時。

三百六十日而爲七十二候。會者。元之候也。世者。運之候也。月者。歲之候也。候者。月之候也。天地之運。日月之明。寒暑之代謝。氣化人物之生息。終始盡於此矣。月證於月者也。氣證於氣者也。候證於物者也。若孟春之月。其氣爲立春爲雨水。其候爲東風解凍。爲蟄蟲始振。爲魚負冰。獺祭魚之類。月令諸書可考也。氣候之運行。雖出於天時。而實有關於人事。是以古之君臣。必謹修其政令以奉。若夫天道。致察乎氣運。以警惕夫人爲。故至治之世。天無疾風。盲雨之愆。而地無昆虫草木之孽。孔子之作春秋也。大雨震電。大雨雪則書。大水則書。無水則書。無麥苗則書。多麋則書。蛾蜚雨。蝻生則書。六鷁退飛則書。隕霜。不殺草。李梅實則書。春無水則書。鸚鵡采巢則書。凡以見氣候之愆。變失常。而世道之興衰治亂。人事之汗降得失。皆於是乎有證焉。所以示世之君臣者。恐懼修省之道也。大總兵懷柔伯施公。命繪工爲七十二候圖。遣使以幣走龍場。屬守仁敍一言於其間。守仁謂使者曰。此公臨政之本也。善端之發也。戒心之萌也。使者曰。何以知之。守仁曰。人之情。必有所不敢忽也。而後著於其念。必有所不敢忘也。而後存於其心。著於其念。存於其心。而後見之於顏色。言論志之於弓矢。几杖盤盂。席繪之於圖畫。而日省之於其心。是故思馳騁者。愛觀夫射獵遊田之物。甘逸樂者。喜親夫博局燕飲之具。公之見於圖繪者。不於彼而於此。吾是以知其爲善端之發也。吾是以知其爲戒心之萌也。其殆警惕夫人爲而謹修其政令也歟。其殆致察乎氣運而奉若夫天道也歟。夫警惕者。萬善之本。而衆美之基也。公克念於是。其可以爲賢乎。由是因人事以達於天道。因一月之候。以觀夫世運會元。以探萬物之幽蹟。而窮天地之始終。皆於是乎始。吾是以喜聞而樂道之。爲之敍而不辭也。

送毛憲副致仕歸桐江書院序（戊辰）

正德己巳夏四月。貴州按察司副使毛公承上之命。得致其仕而歸。先是公嘗卜桐江書院於子陵釣臺之側者幾年矣。至是將歸老焉。謂其志之始獲遂也。甚喜。而同僚之良。惜公之去。乃相與咨嗟不忍。集而餞之。南門之外。酒旣行。有起而言於公者曰。君子之道。出與處而已。其出也。有所爲。其處也。有所樂。公始以名進士。從政南部。理繁治劇。頎然已有公輔之望。及爲方面於雲貴之間者十餘年。內厘其軍民。外撫諸戎蠻夷。政務舉而德威著。雖或以是召嫉取謗。而名稱亦用是益顯。建立暴於天下。斯不謂之有所爲乎。今茲之歸。脫屣聲利。垂竿讀書。樂泉石之清幽。就煙霞而屏迹。寵辱無所與。而世累無所加。斯不謂之有所樂乎。公於出處之際。其亦無憾焉耳。已。公起拜謝。復有言者曰。雖然。公之出而仕也。太夫人老矣。先大夫忠襄公。又遺未盡之志。欲仕則違其母。欲養則違其父。不得已。權二者之輕重。出而自奮於功業。人徒見公之憂勞爲國而忘其家。不知凡以成忠襄之志而未嘗一日不在於太夫人之養也。今而歸告成於忠襄之廟。拜太夫人於膝下。旦夕承懽。仲色養之孝。公之願遂矣。而其勞國勤民。拳拳不舍之念。又何能釋然而忘之。則公雖欲一日遂歸休之樂。蓋亦有所未能也。公復起拜謝。又有言者曰。雖然。君子之道。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用之而不行者。往而不返者也。舍之而不藏者。溺而不止者也。公之用也。既有以行之。其舍之也。有弗能藏者乎。吾未見夫有其用而無其體者也。公又起拜。遂行。陽明山人聞其言而論之曰。始之言道其事也。而未及於其心。次之言者。得公之心矣。而未盡於道。終之言者。盡於道矣。不可以有加矣。斯公之所允蹈者乎。諸大夫皆曰。然。子盍書之以贈從者。

恩壽雙慶詩後序（戊辰）

正德丙寅丹徒沙隱王公壽七十配孺人嚴六十有九其年天子以厥子侍御君貴封公監察御史配爲孺人在朝之彥咸爲歌詩侈上之德以祝公壽美侍御君之賢又明年侍御君奉命巡按貴陽以王事之靡盬將厥父母之弗遑也載是冊以俱每陟岵帖望飛雲徘徊瞻戀喟然而興嘆黯然而長思輒取是冊而披之而微諷之而長歌詠嘆之以舒其懷見其志雖身在萬里固若稱觴膝下聞詩禮而趨於庭也大夫士之有事於貴陽者自都憲王公而下復相與歌而和之聯爲巨帙屬守仁敘於其後夫孝子之於親固有不_レ必捧觴戲彩以爲壽不必柔滑旨甘以爲養不必候起居奔走扶攜以爲勞者非子之心謂不必如是也子之心願如是而親以爲不必如是必如彼而後吾之心始樂也子必爲是不爲彼以拂其情而曰吾以爲孝其得爲養志乎孝莫大乎養志親之願於其子者曰弘乃德遠乃猷嘻嘻旦夕孰與名垂簡冊以顯我於無盡飲食口體孰與澤被生民以張我之能施服勞奔走孰與比迹夔臯以明我之能教非必親之願於其子者咸若是也親以是願其子而子弗能焉弗可得而願也子能之而親弗以願其子焉弗可得而能也以是願其子者賢父母也以是承於其父母者賢子也二者恆百不一遇焉其庸可冀乎侍御君之在朝則忠愛達於上其巡按於茲也則德威敷於下凡其宣布恩惠摩赤子起其疾而乳哺之者孰非公與孺人之慈凡其備大奸使不得肆祛大弊使不復作爬梳調服撫諸夷而納之夏以免天子一方之顧慮者孰非侍御君之孝而凡若此者亦孰非侍御君之所以壽於公與孺人之壽哉公孺人之賢斬太史之序詳矣其所以修其身教其家誠可謂有是父有是子是詩之作不爲虛與諛故爲序之云

爾。

重刊文章軌範序（戊辰）

宋謝枋得氏取古文之有資於場屋者。自漢迄宋。凡六十有九篇。標揭其篇章句字之法。名之曰文章軌範。蓋古文之奧不止於是。是獨爲舉業者設耳。世之學者傳習已久。而貴陽之士獨未之多見。侍御王君汝楫。於按歷之暇。手錄其所記憶。求善本而校是之。謀諸方伯郭公輩。相與捐俸廩之資。鑿之梓。將以嘉惠貴陽之士。曰枋得爲宋忠臣。固以舉業進者。是吾微有訓焉。屬守仁敍一言於簡首。夫自百家之言興。而後有六經。自舉業之習起。而後有所謂古文。古文之去六經遠矣。由古文而舉業。又加遠焉。士君子有志聖賢之學。而專求之於舉業。何啻千里。然中世以是取士。士雖有聖賢之學。堯舜其君之志。不以是進。終不大行於天下。蓋士之始相見也。必以贊。故舉業者。士君子求見於君之羔雉耳。羔雉之弗飾。是謂無禮。無禮無所庸於交際矣。故夫求工於舉業。而不事於古作。弗可工也。弗工於舉業。而求於倖進。是僞飾羔雉以罔其君也。雖然。羔雉飾矣。而無恭敬之實焉。其如羔雉何哉。是故飾羔雉者。非以求媚於主。致吾誠焉耳。工舉業者。非以要利於君。致吾誠焉耳。世徒見夫由科第而進者。類多徇私媒利。無事君之實。而遂歸咎於舉業。不知方其業舉之時。惟欲釣聲利。弋身家之腴。以苟一旦之得。而初未嘗有其誠也。鄒孟氏曰。恭敬者。幣之末將者也。伊川曰。自洒掃應對。可以至聖人。夫知恭敬之實在於飾羔雉之前。則知堯舜其君之心。不在於習舉業之後矣。知洒掃應對。可以進於聖人。則知舉業之可以達於伊傅周召矣。吾懼貴陽之士。謂二公之爲是舉。徒以資其希寵祿之筌蹄也。則二公之志荒矣。於是乎言。

五經臆說序（戊辰）

得魚而忘筌。醪盡而糟粕棄之。魚醪之未得。而曰是筌與糟粕也。魚與醪終不可得矣。五經聖人之學具焉。然自其已聞者而言之。其於道也。亦筌與糟粕耳。竊嘗怪夫世之儒者求魚於筌。而謂糟粕之爲醪也。夫謂糟粕之爲醪。猶近也。糟粕之中而醪存。求魚於筌。則筌與魚遠矣。龍場居南夷萬山中。書卷不可攜。日坐石穴。默記舊所讀書而錄之。意有所得。輒爲之訓釋。期有七月。而五經之旨略遍。名之曰臆說。蓋不必盡合於先賢。聊寫其胸臆之見。而因以娛情養性焉耳。則吾之爲是。固又忘魚而釣。寄興於麴蘗。而非誠旨於味者矣。嗚呼。觀吾之說。而不得其心。以爲是亦筌與糟粕也。從而求魚與醪焉。則失之矣。夫說凡四十六卷。經各十。而禮之說尙多缺。僅六卷云。

潘氏四封錄序（辛未）

歛潘氏之仕於朝者。戶部主事君選。大理寺副君珍。戶部員外君旦。南大理評事君鑑。凡四人。正德五年冬。珍旦以上三載。竄選鑑。以兩宮徽號。旬月之間。皆得推恩封其親。如其官焉。於是敍八制爲錄。侈上之賜。以光其族裔。而來謂某曰。德下寵浮。若之何其可。請一言以永我潘氏。某曰。一族而四顯。來者相望也。其盛哉。夫一月之間。而均被榮渥。則又何難也。蓋吾聞之。大山之木。千仞而四榦。垂而四峯之巔。飛鳥之鳴聲不相及也。春氣至。而四榦之杪花葉若一。則其所出之根同。有不期致焉。潘氏之在婺。聞望自宋元而來。其培本則厚。四子者。固亦潘氏之四榦矣。是惟否塞閉晦。苟際明期。而講景會其軒竦。條達執禦。則夫龍命之沾暨。不約而同也。其又足異哉。雖然。木之生風。霆之鼓舞。炎暑之酷烈。陰寒冰雪之嚴。迺剝落。

俾堅其質而完其氣。非獨雨露之沾濡生成之也。夫恩寵爵祿。雨露也。號令宣播。風霆也。法度政事之苛密。煩困炎暑也。時之險阨。患難顛沛。陰寒冰雪之嚴。洩剝落也。何莫而非生成。四子蓋亦略嘗歷之。其材中樞柱而任梁棟矣。吾願潘氏之益培其根也。四子拜而起曰。吾其益培之以忠孝乎。溉之以誠敬乎。植之以義而防之以禮乎。某曰。然則潘氏之軒竦條達。其益無窮爾已矣。某不爲應酬詩文餘四年矣。寺副君之爲暨陽也。予嘗許之文未及爲。而有南北之別。今茲復見於京師。而以是責償焉。故不得而辭也。

送章達德歸東雁序（辛未）

章達德將歸東雁。石龍山人爲之請。於是甘泉子托以考察。陽明子爲之賦衡門。客有在坐者。啞然曰。異哉。二夫子之言。吾不能知之。夫閭爾形無整爾精也。其可矣。今茲將惟職業之弗遑。而顧雁蕩之懷乎。彼章子者。雁蕩之產矣。則又可以居而弗居。依依於京師者數年而未返。是二者交相慕乎。其外也。夫苟游心恬淡。而栖神於流俗塵囂之外。環堵之間。其無屏霞天柱乎。雁蕩又奚必造而後至。不然。託蹤泉石。而利祿羶其中。雖廬常雲之頂。其得而居諸。於是陽明子仰而喟。俯而默。卒無以應之也。志其言以遺章子曰。客見吾杜權焉。行矣。子毋忘客之言。亦無以客之言而忘甘泉子之託。

壽湯雲谷序（甲戌）

弘治壬戌春。某西尋句曲。與丹陽湯雲谷偕。當是時。雲谷方爲行人。留意神仙之學。爲予談呼吸屈伸之術。凝神化氣之道。蓋無所不至。及與之登三茅之巔。下探葉陽休玉宸。感陶隱君之遺迹。慨嘆穢濁。飄然有脫屣人間之志。予時皆未之許也。雲谷意不然之。曰。子豈有見於吾乎。予曰。然子之眉間。慘然猶有但

世之色。是道也。遲之十年庶幾矣。雲谷曰。子見吾之貌而吾信吾之心。既別雲谷。尋入爲給事中。又遷爲右給事。殫心職務。驅逐瘁勞。竟以直道抵權奸斥外。而子亦以言事得罪。奔走謫鄉。不相見者十餘年。至是正德癸酉某月。子自吏部徙官南太僕。再過丹陽。而雲谷已家居三年矣。訪之。迎謂子曰。尙憶眉間之說乎。吾信吾之心。而不若子之見吾貌何也。今果十年而始出於泥塗。是則信矣。然謂古之庶幾也。則貌益衰。年益逝。去道益遠。獨是若未之盡然耳。子曰。乃今則幾矣。今吾又聞子之言。見子之貌矣。又見子之廬矣。又見子之鄉人矣。雲谷曰。異哉。言貌既遠矣。廬與鄉人亦可以見我乎。曰。古之有道之士。外槁而中澤。處隘而心廣。累釋而無所撓。其精機忘。而無所忤於俗。是故其色愉愉。其居于其所。遭若清風之披物。而莫知其所從往也。今子之步徐髮改。而貌若益慙。然而其精藏矣。言下意懇。而氣若益衰。然而其神守矣。室廬無所增益於舊。而志意擴然。其累釋矣。鄉之人相忘於賢愚貴賤。且以爲慈母。且以爲嬰兒。其機忘矣。夫精藏則太和流。神守則天光發。累釋則怡愉而靜。機忘則心純而一。四者道之證也。夫道無在而神無方。安常處順。其至矣。而又何人問之。脫屣乎。雲谷曰。有是哉。吾信吾之心。乃不若子之見吾廬與吾鄉人也。於是雲谷年七十矣。是月。值其懸弧。鄉人方謀所以祝壽者。聞子至。皆來請言。子曰。嘻。子之鄉先生。既幾於道。而尙以壽爲賀乎。夫壽不足以爲子之鄉先生賀。子之鄉而有道之士。若子之鄉先生者。使爾鄉人之子弟。皆有所矜式。視傲出而事君。則師其道以用世。入而家居。則師其道以善身。若射之有的。各中乃所向。則是先生之壽。乃於爾鄉之人。復有足賀也已。明年三月。子再官鴻臚。而鄉之人復以書來請。遂追書之。

文山別集序（甲戌）

文山別集者。宋丞相文山先生自述其勤王之所經歷。後人因而採集之以成者也。其間所值險阻艱難。顛沛萬狀。非先生之述。固無從而盡。知者先生忠節蓋宇宙。皆於是而有據。後之人因詞考迹。感先生之大義。油然而興起其忠君愛國之心。固有泣然泣下。裂眦扼腕。思喪元首之無地者。是集之有益於臣道。豈小小哉。古之君子之忠於其君。求盡吾心焉。以自慊而已。亦豈屑屑言之。以斬知於世。然而仁人之心。忠於其君。亦欲夫人之忠於其君也。忠於其君。則盡心焉。已。欲夫人忠於其君。而思以吾之忠於其君者。啓其良心。固有人弗及知之者。非自言之。何由以及人乎。斯先生之所爲自述。將以教世之忠也。當其時。仗節死義之士。無不備載。亦因是以有傳。是又與人爲善者也。是集也。在先生之自盡。若嫌於斬世之知。以先生之教人。則吾惟恐其知之不盡也。先生之自盡。若可以無傳。以先生之與人爲善。則吾惟恐其傳之不遠也。先生之裔孫。今太僕少卿公宗巖。復刻是集。而屬某爲之序。某之爲廬陵也。公之族弟某。嘗以序謀。茲故不可得而辭。嗚呼。常顛沛之心。而不忘乎與人爲善者。節之裕也。致自盡之心。而欲人同歸於善者。忠之推也。不以斬知爲嫌。而行其教人之誠者。仁之篤也。象賢崇德。以章其先世之美。之謂孝。明訓述事。以廣其及人之教。之謂義。吾於是集之序。無愧辭耳矣。

金壇縣志序（乙亥）

麻城劉君天和之尹金壇也。三月而政成。考邑之故而創志焉。曰。於乎艱哉。吾欲觀風氣之所宜。民俗之所向。而無所證也。以諏於鄉老。有遺聽焉。吾欲觀往昔之得失。民俗之急緩。弛張。先後之無所稽也。以詢

於閭野有遁情焉。吾欲觀山川之條理，疆域之所際，道路井邑之往來聚散，制其經，適其變，而無所裁也。則以之闢荒穢，入林麓，有遺歷焉，亦惟文獻之未足也。而爾已矣。嗚呼！古君子之忠也，舊政以告於新尹，吾何以盡吾心哉？夫政有時而或息焉，告有時而或窮焉，書之冊而世守之，斯其爲告也，不亦遠乎？志成使來請序，吾觀之，秩然其有倫也，錯然其有章也。天也，物之祖也，地也，物之妣也，故先之以天文，而次之以地理，地必有所產，故次之以食貨，物產而事興，故次之以官政，政行而齊之以禮，則教立，故次之以學校，學以興賢，故次之以選舉，賢興而後才可論也。故次之以人物，人物必有所居，故次之以宮室，居必有事，事窮則變，變則通，故次之以雜志，終焉。嗚呼！此豈獨以志其邑之故？君子可以觀政矣。夫經之天文，所以立其本也，紀之地理，所以順其利也，參之食貨，所以遂其養也，綜之官政，以均其施也，節之典禮，所以成其俗也，達之學校，所以新其德也，作之選舉，所以用其才也，考之人物，所以辨其等也，修之宮室，所以安其居也，通之雜志，所以盡其變也。故本立而天道可睹矣，利順而地道可因矣，養遂而民生可厚矣，施均而民政可平矣，俗成而民志可立矣，德新而民性可復矣，才用等辨而民治可久矣，居安盡變而民義不匱矣。修此十者以治，達之邦國，天下可也。而況於邑乎？故曰：君子可以觀政矣。

送南元善入覲序（乙酉）

渭南南侯之守越也，越之敵數十年矣。巨奸元慙，窟據根盤，良牧相尋，未之能去。政積事墮，俗因墮靡，至是乃斬然翦剔而一新之。兇惡貪殘，禁不得行，而狡僞淫侈游惰苟安之徒，亦皆拂戾失常，有所不便，相與斐斐緝緝，構讒騰誹，城狐社鼠之奸，又從而黨比翕張之，謗遂大行。士夫之爲元善危者，沮之曰：謗甚

矣。蓋已諸元善如不聞也。而持之彌堅。行之彌決。且曰。民亦非無是非之心。而蔽昧若是。固學之不講而教之不明也。吾寧無責。而獨以咎歸於民。則日至學宮。進諸生而作之。以聖賢之志。啓之。以身心之學。士亦蔽於習染。闕然疑恠。以駭曰。是迂闊之談。將廢吾事。則又相與斐斐緝緝。訾毀而詆議之。士夫之爲元善危者。沮之曰。民之謗若火之始炎。士又從而膏之。孰能以無燼乎。蓋遂已諸元善如不聞也。而持之彌堅。行之彌決。則又緝稽山書院。萃其秀穎。而日與之諄諄焉。聲聲焉。越月踰時。誠感而意孚。三學泊各邑之士。亦漸以動。日有所覺。而月有所悟矣。於是爭相奮曰。吾乃今知聖賢之必可爲矣。非侯之至。吾其已夫。侯真吾師也。於是民之謗者。亦漸消沮。其始猶曰。侯之於我利害半。我之於侯恩愛半。至是惠洽澤流。而政益便。相與悔曰。吾始不知侯之愛我也。而反以爲殃我也。吾始不知侯之拯我也。而反以爲勞我也。我其無人之心乎。侯真吾之嚴父也。慈母也。於是侯且入覲。百姓皇皇請留不得。相與謀之多士曰。吾去慈母。吾將安哺乎。嚴父。吾去。吾將安恃乎。士曰。吁嗟。維父與母。則生爾身。維侯我師。實生我心。吾寧可以一日而無吾師之臨乎。則相與假重於陽明子。而乞留焉。陽明子曰。三年之覲。大典也。侯焉可留乎。雖然。此在爾士爾民之心。夫承志而無違。子之善養也。離師友而不背。弟子之善學也。不然。雖居膝下。而侍几杖。猶爲不善養。而操戈入室者也。奚必以留侯爲哉。衆皆默然。良久曰。公之言是也。相顧逡巡而退。明日復師生相率而來。請曰。無以輸吾之情。願以公言致之於侯。庶侯之過其來旋。而有以速諸生之化。慰吾民之延頸也。

送聞人邦允序

聞人言邦允者。陽明子之表弟也。將之官閩之峽。而請言。陽明子謂之曰。重矣。勿以進非科第而自輕。榮矣。勿以官卑而自慢。夫進非科第。則人之待之也易。以輕。從而自輕者有矣。官卑。則人之待之也易。以慢。從其自慢者有矣。夫科第。以修身。而特以爲暴。是腐階也。高位。以行道。而遽以媒利。是盜資也。於吾何有哉。吾所謂重。吾有良貴焉耳。非於與赦之謂也。吾所謂榮。吾職易舉焉耳。非顯與綏之謂也。夫以良貴爲重。舉職爲榮。則夫人之輕與慢之也。亦於吾何有哉。行矣。吾何言。

送別省吾林都憲序（戊子）

嘉靖丁亥冬。守仁奉命視師。思田省吾林君。以廣西右轄。實與有司。既思田來格。謀所以緝綏之道。咸以爲非得寬厚仁恕。德威素爲諸夷所信服者。父臨而母鞠之。殆未可以強力詭計劫制於一時。而能久於無變者也。則莫有踰於省吾者。遂以省吾之名上請。乞加憲職。委之重權。以留撫於茲土。蓋一年二年而化洽心革。朝廷永可以無一方顧也乎。則又以爲聖天子方側席勵精。求卓越之才。須更化善治。則如省吾之成德夙望。大臣且交章論薦。或者請未及上。而先已有隆委。蛟擢。恐未肯爲區區兩府之遺黎淹歲月而借之以重也。疏去未踰月。而巡撫鄭陽之命果下矣。當是時。八寨之獠。積禍千里。且數十年。方議進兵討罪。省吾將率思田報效之民。以先之。報聞。衆咸爲省吾賀。且謂得免兵革驅馳之勞也。省吾曰。不然。當事而中輟之仁者忍之乎。遇難而苟避之義者爲之乎。吾既身任其責。幸有改命。而亟去之。以爲吾心。吾能如是哉。遂弗停驢而往。冒暑雨。犯瘴毒。乘危破險。竟成八寨之伐。而出。嗟乎。今世士夫。計遂功名。甚於市井刀錐之較。稍有患害。可相連及。輒設機阱。立黨援。以巧脫幸免。一不遂其私。瞋目攘臂。以相抵捍。

鉤摘公然爲之。曾不以爲恥。而人亦莫有非之者。蓋士風之衰薄。至於此。而亦極矣。而省吾所存。獨與時俗相反。若是。古所謂託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省吾有焉。正德初。某以武選郎抵逆瑾。逮錦衣獄。而省吾亦以大理評觸時諱。在繫。相與講易於桎梏之間者。彌月。蓋晝夜不怠。忘其身之爲拘囚也。至是。別已餘二十年。而始復會於此。省吾貌益充。氣益粹。議論益平實。而其孜孜講學之心。則固如昔。加懇切焉。公事之餘。相與訂舊聞。而考新得。予自近年。偶有見於良知之學。遂具以告於省吾。而省吾聞之。沛然若決江河。可謂平生之一快。無負於二十年之別也矣。今天下之不治。由於士風之衰薄。而士風之衰薄。由於學術之不明。學術之不明。由於無豪傑之士者爲之倡焉耳。省吾忠信仁厚之質。得之于天者。旣與人殊。而其好學之心。又能老而不倦。若此。其德之日以新而業之日以廣也。何疑乎。自此而明學術。變士風。以成天下治。將不自省吾爲之倡也乎。於省吾之別。庸書此。以致切劘之意。若夫期望於聲位之間。而繫情於去留之際。是奚足爲省吾道之哉。

王文成公全書

卷二十三

外集五 記

興國守胡孟登生像記（壬戌）

弘治十年。胡公孟登。以地官副郎。謫興國。越三年。擢知州事。公既久於其治。乃奸鋤利植。而民以大和。又明年壬戌。擢浙江按察司僉事。以去。民既留公不可。則相率祀公之像。以報公德。而學宮之左。有疊山祠。以祀宋臣謝枋得者。舊矣。其士曰。合祀公像於是。嗚呼。吾州遠胡元之亂。以入於皇朝。雖文風稍振。而陋習未除。士之登名科甲。以顯於四方者。相望如晨天之星。數不能以一二。蓋至于今。遂茫然絕響者。凡幾科矣。自公之來。斬山斥地。以恢學宮。洗垢磨鈍。以新士習。然後人知敦禮興樂。而文采蔚然於湖湘之間。薦於鄉者。一歲而三人。蓋夫子之道大明於興國。實自公始。公之德惠。固無庸言。而化民成俗。於是爲大祀公於此。其宜哉。民曰。不可。其爲公別立一廟。公之未來也。吾民外苦於盜賊。內殘於苛政。濱湖之民。死於魚課者。數千餘家。自公之至。而盜不敢履興國之界。民遠猛虎魚鼈之患。而始釋戈而安寢。嗚呼。相慰以嬉於里巷。公之惠澤。吾獨不能出諸口耳。嗚呼。公有大造於吾民。乃不能別立一廟。而使並食於謝公。於吾心有未足也。士曰。不然。公與謝公。皆以文章節義爲宋忠臣。而公之氣概。

風聲實相輝映。祀公於此。所以見公之庇吾民者。不獨以其政事。而吾民之所以懷公於不忘者。又有在於長養恩恤之外也。其於尊嚴崇重。不滋爲大乎。於是其民相顧喜曰。果如是我亦無所憾矣。然其誰紀諸石以傳之士曰。公之經歷四方也久矣。四方之人其聞公之賢。亦既有年矣。然而屢遭讒嫉。而未暢厥猷。意亦知公之深者難也。公嘗令於餘姚。以吾人之知公。則其人宜於公爲悉。乃走幣數千里而來請於某。且告之故。某曰。是姚人之願。不獨與國也。公之去吾姚已二十餘年。民之思公。如其始去。每有自公而來者。必相與環聚。問公之起居飲食。及其履歷之險夷。丰采狀貌。鬚髮之蒼白與否。退則相傳告以爲欣戚。以吾姚之思公。知與國之爲是舉。亦其情之有不得已也。然公之始去吾姚。既嘗有去思之碑。以紀公德。今不可以重複其說。而與國之績。吾雖聞之甚詳。然於其民爲遠。雖極意揄揚之。恐亦未足以當其心也。姑述其請記之辭。而詩以系之。公諱瀛。河南之羅山人。有文武長才。而方嚮於用。詩曰。於維胡公。允毅孔直。惟直不撓。以來興國。惟此興國。實荒有年。自公之來。闢爲良田。寇乘于垣。死課于澤。公曰。吁。嗟。茲惟予。謹。勤。爾。桑。禾。謹。爾。室。家。歲。豐。時。和。民。謠。以。歌。乃。築。泮。宮。教。以。禮。讓。弦。誦。詩。書。溢。于。里。巷。庶。民。諄。諄。庶。士。彬彬。公亦欣欣曰。惟家人維公我父。惟公我母。自公之去。奪我情怙。維公之政。不專於寬。而賜維若。時其燠寒。維公文武亦周于藝。射御工方。展也不器。我拜公像。從我父兄。率我子弟。集于泮宮。父兄相謂。毋爾敢。卑。天子用公。訓于四方。

新建預備倉記（癸亥）

倉廩以儲國用。而民之不給。亦於是乎取。故三代之時。上之人不必其盡輸之官府。下之人不必其盡藏

於私室。後世若常平義倉。蓋猶有所以爲民者。而先王之意。亦旣衰矣。及其大弊。而倉廩之蓄。遂邈然與民無復相關。其遇凶荒水旱。民餓殍相枕藉。苟上無賑貸之令。雖良有司。亦坐守鍵閉。不敢發升合以拯其下民之視。其官廩如仇人之壘。無以事其刃爲也。嗚呼。倉廩之設。豈固如是也哉。紹興之倉目。如坻大有之屬。凡三四區。中所積亦不下數十萬。然而民之饑餒。稍不稔。卽無免焉。歲癸亥春。融風日作。星火宵隕。太守修公曰。是旱徵也。不可以無備。旣命民間積穀謹藏。則復鳩工度地。得舊太積庫地於郡治之東。而建以爲預備倉。於是四月不雨。至於八月。農工大壞。比室磬懸。民陸走數百里。轉嘉湖之粟。以自療。市火間作。貿遷無所居。公帥僚吏。遍禱於山川社稷。迨八月己酉。大雨洽旬。禾稿復穎。民始有十一之望。漸用蘇息。公曰。嗚呼。予所建。今茲之旱。雖誠無補於後患。其將有裨。迺益遂厥營。九月丁卯。工畢。凡爲廩三面。甘有六楹。約受穀十萬幾千斛。前爲廳事。以司出納。而以其無事時。則凡賓客部使之往來。而無所寓者。又皆可以館之。於是極南阻民居。限以高垣。東折爲門。出之大衢。並門爲屋。甘有八楹。自南亘北。以居商旅之貿遷者。而月取其值。以實廩粟。又於其間區畫而綜理之。蓋積三歲。而可以有一年之備矣。二守錢君謂其僚曰。公之是舉。其惠於民。豈有窮乎。夫後之民。食公之德。而弗知其所自。是吾儕無以贊公於今日。而又以泯其績於後也。於是相率來屬某以記。某曰。唯唯。夫憫災而恤患。庇民之仁也。未患而預防。先事之知也。已患而不怠。臨事之勇也。創今以圖後。敷德之誠也。行一事而四善備焉。是而可以無紀也乎。某雖不文也。願與執事而從事。

平山書院記（癸亥）

平山在鄞陵之北三里。今杭郡守楊君溫甫蚤歲嘗讀書其下。鄞人之舉進士者。自溫甫之父僉憲公始。而溫甫承之。溫甫既貴。建以爲書院。曰使吾鄉之秀。與吾楊氏之子弟。誦讀其間。翹翹焉相繼而興。以無亡吾先君之澤。於是其鄉多文士。而溫甫之子。皆復學成。有器識。將紹溫甫而起。蓋書院爲有力焉。溫甫始爲秋官郎。子時實爲僚佐。相懷甚得也。溫甫時時爲予言平山之勝。聳秀奇特。比於峨嵋。望之巖腐壁削。若無所容。而其上乃寬衍平博。有老氏宮焉。殿閣魁傑。偉麗聞於天下。俯覽大江。煙雲杳靄。暇輒從朋儕往遊其間。鳴湍絕壑。拂雲千仞之木。陰翳虧蔽。書院當其麓。其高可以眺。其邃可以隱。其芳可以采。其清可以濯。其幽可以棲。吾因而望之。以含遠之樓。蟄之以寒香之塢。揭之以秋芳之亭。澄之以洗月之池。息之以棲雲之窩。四時交變。風雪晦暝之朝。花月澄芬之夕。光景超忽。千態萬狀。而吾誦讀於其間。蓋冥然與世相忘。若將終身焉。而不知其他也。今吾汨沒於簿書案牘。思平山之勝。而庶幾夢寐焉。何可得耶。旣而某以病告歸陽明。溫甫尋亦出守杭郡。錢塘波濤之洶怪。西湖山水之秀麗。天下之言名勝者。無過焉。噫。溫甫之居是地。當無憾於平山耳矣。今年與溫甫相見於杭。而輒壘於平山者。猶昔也。吁。亦異矣。豈其沉溺於茲山。果有不能忘情也哉。溫甫好學不倦。其爲文章。追古人而並之。方其讀書於平山也。優游自得。固將發爲事業。以顯於世。及其施諸政事。沛然有餘矣。則又益思致力於問學。而其間又自有不暇者。則其眷戀於茲山也。有以哉。溫甫旣已成己。則不能忘於成物。而建爲書院。以倡其鄉人。處行義之時。歟。又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溫甫殆其人也。非歟。溫甫處子記。子未

嘗一至平山而平山巖巖之氣象。斬然壁立而不可犯者。固可想而知其不異於溫甫之爲人也。以溫甫之語予者記之。

何陋軒記（戊辰）

昔孔子欲居九夷。人以爲陋。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守仁以罪謫龍場。龍場古夷蔡之外。於今爲要綏。而習類尙因其故人。皆以予自上國往。將陋其地。弗能居也。而予處之旬月。安而樂之。求其所謂甚陋者。而莫得。獨其結題烏言。山棲羝服。無軒裳宮室之觀。文儀揖讓之縟。然此猶淳龐質素之遺焉。蓋古之時。法制未備。則有然矣。不得以爲陋也。夫愛憎而背。亂白黜丹。浚奸窮黠。外良而中螫。諸夏蓋不免焉。若是而彬郁其容。宋甫魯掖。折旋矩矱。將無爲陋乎。夷之人。迺不能此。其好言惡詈。直情率遂。則有矣。世徒以其言辭物采之眇。而陋之。吾不謂然也。始予至。無室以止。居於叢棘之間。則鬱也。遷於東峯。就石穴而居之。又陰以濕。龍場之民。老稚日來視予。喜不予陋。益予比。予嘗圃於叢棘之右。民謂予之樂之也。相與伐木闢之材。就其地爲軒。以居予。予因而翳之以檜竹。蒔之以卉藥。列堂階。辯室奧。琴編圖史。講誦遊適之道。略具。學士之來遊者。亦稍稍而集。於是人之及吾軒者。若觀於通都焉。而予亦忘予之居夷也。因名之曰何陋。以信孔子之言。嗟夫。諸夏之盛。其典章禮樂。歷聖修而傳之。夷不能有也。則謂之陋固宜。於後蔑道德而專法令。搜抉鉤繫之術。窮而狡匿。譎詐無所不至。渾朴盡矣。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繩之木。雖粗礪頑梗。而椎斧尙有施也。安可以陋之。斯孔子所爲欲居也歟。雖然。典章文物。則亦胡可以無講。今夷之俗。崇巫而事鬼。瀆禮而任情。不中不節。卒未免於陋之名。則亦不講於是耳。然此無損於其質也。誠

有君子而居焉。其化之也蓋易。而予非其人也。記之以俟來者。

君子亭記（戊辰）

陽明子既爲何陋軒。復因軒之前。營駕楹爲亭。環植以竹。而名之曰君子。曰：竹有君子之道四焉。中虛而靜。通而有間。有君子之德。外節而直。貫四時而柯葉無所改。有君子之操。應蟄而出。遇伏而隱。雨雪晦明。無所不宜。有君子之時。清風時至。玉聲珊珊。中采齊而協。肆夏揖遜。俯仰若洙泗羣賢之交。集風止籟靜。挺然特立。不撓不屈。若虞廷羣后。端冕正笏。而列於堂陛之側。有君子之容。竹有是四者。而以君子名。不愧於其名。吾亭有竹焉。而因以竹名。名不愧於吾亭。門人曰：夫子蓋自道也。吾見夫子之居是亭也。持敬以直內。靜虛而若愚。非君子之德乎。遇屯而不懼。處困而能亨。非君子之操乎。昔也行於朝。今也行於夷。順應物而能當。雖守方而弗拘。非君子之時乎。其交翼翼。其處雍雍。意適而匪懈。氣和而能恭。非君子之容乎。夫子蓋謙於自名也。而假之竹。雖然。亦有所不容隱也。夫子之名其軒曰何陋。則固以自居矣。陽明子曰：嘻。小子之言過矣。而又弗及。夫是四者。何有於我哉。抑學而未能。則可云爾耳。昔者夫子不云乎。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吾之名亭也。則以竹也。人而嫌以君子自名也。將爲小人之歸矣。而可乎。小子識之。

遠俗亭記（戊辰）

憲副毛公應奎。名其退食之所曰遠俗。陽明子爲之記曰：俗習與古道爲消長。塵囂溷濁之既遠。則必高明清曠之是宅矣。此遠俗之所由名也。然公以提學爲職。又兼理夫獄訟軍賦。則彼舉業辭章。俗儒之學。

也。簿書期會，俗吏之務也。二者公皆不免焉。舍所事而曰吾以遠俗，俗未遠而曠官之責近矣。君子之行也，不遠於微近，纖曲而盛德存焉。廣業著焉，是故誦其詩，讀其書，求古聖賢之心，以蓄其德，而達諸用，則不遠於舉業辭章，而可以得古人之學。是遠俗也已。公以處之，明以決之，寬以居之，恕以行之，則不遠於簿書期會，而可以得古人之政。是遠俗也已。苟其心之凡鄙猥瑣，而徒間散疎放之，是托以爲遠俗，其如遠俗何哉？昔人有言，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君子豈輕於絕俗哉？然必曰無害於義，則其從之也爲不苟矣。是故苟同於俗以爲通者，固非君子之行，必遠於俗以求異者，尤非君子之心。

象祠記（戊辰）

靈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事之。宣慰安君因諸苗夷之請，新其祠屋，而請記於予。予曰：毀之乎？其新之也？曰：新之也。何居乎？曰：斯祠之肇也，蓋莫知其原。然吾諸蠻夷之居是者，自吾父吾祖，邇曾高而上，皆尊奉而禮祀焉。舉之而不敢廢也。予曰：胡然乎？有庠之祠，唐之人蓋嘗毀之。象之道，以爲子則不孝，以爲弟則傲，斥於唐而猶存於今，毀於有庠而猶盛於茲土也。胡然乎？我知之矣。君子之愛若人也，推及於其屋之烏，而况於聖人之弟乎哉？然則祀者，爲舜非爲象也。意象之死，其在干羽旣格之後乎？不然，古之鷲桀者，豈少哉？而象之祠獨延於世。吾於是益有以見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澤之遠且久也。象之不仁，蓋其始焉爾。又烏知其終之不見化於舜也？書不云乎？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瞽瞍亦允若，則已化而爲慈父。象猶不弟，不可以爲諧。進至於善，則不至於惡，不抵於姦，則必入於善。信乎象蓋已化於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不得以有爲也。斯蓋舜愛象之深，而慮之詳，所以扶持

輔導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聖。而管蔡不免焉。斯可以見象之既化於舜。故能任賢使能。而安於其位。澤加於其民。既死而人懷之也。諸侯之卿。命於天子。蓋周官之制。其殆倣於舜之封象歟。吾於是益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然則唐人之毀之也。據象之始也。今之諸夷之奉之也。承象之終也。斯義也。吾將以表於世。使知人之不善。雖若象焉。猶可以改。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雖若象之不仁。而猶可以化之也。

臥馬塚記（戊辰）

臥馬塚在宣府城西北十餘里。有山隆然。來自蒼茫。若涌若溢。若奔若伏。布爲層裯。擁爲覆釜。漫衍陂迤。環抱涵迴。中凝外完。內缺門若。合流泓洄。高岸屏塞。限以重河。敷爲廣野。桑乾燕尾。遠泛近挹。今都憲懷來王公。實葬厥考。大卿於是。方公之下兆也。禱於大卿。然後出。從事屢如未迪。末迺來茲。願瞻徘徊。心契神得。將歸而加諸卜。爰視公馬。眷然踞臥。噴噴盤旋。纏繞嘶秣。若故以啓公之意者。公曰。嗚呼。其弗歸卜。先公則既命於此矣。就其地。窆焉。厥土五色。厥石四周。融潤煦淑。面勢環拱。既葬。弗震弗崩。安靖妥謐。植樹蒨蔚。庶草芬茂。禽鳥哺集。風氣凝毓。產祥萃休。祉福駢降。鄉人謂公。孝感所致。相與名其封曰。臥馬。以志厥祥。從而歌之。士大夫之聞者。又從而和之。正德戊辰。守仁謫貴陽。見公於巡撫臺下。出聞是於公之鄉人。客有在坐者。曰。公其休服於無疆哉。昔在士行。牛眠協兆。峻陟三公。公益實類於是。守仁曰。此非公意也。公其慎厥終。惟安親是圖。以庶幾無憾焉耳。已。豈以徼福於躬。利其嗣人也哉。雖然。仁人孝子。則天無弗比。無弗福。匪自外得也。親安而誠信竭。心斯安矣。心安則氣和。和氣致祥。其多受祉福。以流行於無

盡固理也哉。他日見於公，以鄉人之言問焉。公曰：信以守仁之言正焉。公曰：嗚呼！是吾之心也。子知之，其遂志之以訓於我子孫，毋替我先公之德。

賓陽堂記（戊辰）

傳之堂東向曰賓陽。取堯典寅賓出日之義。志向也。賓日，羲之職，而傳冒焉。傳職賓賓，羲以賓賓之寅而賓日。傳以賓日之寅而賓賓也。不曰日，乃陽之屬爲日，爲元爲善爲吉爲亨治其於人也。爲君子其義廣矣。備矣。內君子而外小人爲泰。曰賓自外而內之，傳將以賓君子而內之也。傳以賓君子而容有小人焉。則如之何。曰：吾知以君子而賓之耳。吾以君子而賓之也。賓其甘爲小人乎哉。爲賓日之歌。日出而歌之。賓至而歌之。歌曰：日出東方，再拜稽首。人曰：予狂。匪日之寅，吾其怠荒。東方日出，稽首再拜。人曰：予憊。匪日之愛，吾其荒怠。其歸其疇。其日惟霽，其昫其霧。其日惟雨，勿怵其昫。倏焉以霧，勿謂終翳。或時其疇，其光矣。其光熙熙，與爾偕作，與爾偕宜，脩其霧矣。或時以熙，或時以熙，孰知我悲。

重修月潭寺建公館記（戊辰）

隆興之南有巖曰月潭，壁立千仞，簷垂數百尺。其上瀕洞玲瓏，浮者若雲霞，亘者若虹霓，豁若樓殿門闕，懸若鼓鐘編磬，幃幃纓絡，若搏風之鵬，鷗集翔鶴，螭之糾蟠，揉猊之駭擢，譎奇變幻，不可具狀。而其下澄潭邃谷，不測之洞，環祕回伏，喬林秀木，垂蔭蔽虧，鳴瀑清谿，停洄引映，天下之山萃於雲貴，連亘萬里，際天無極。行旅之往來，日攀緣，下上於窮岸絕壑之間，雖雅有泉石之癖者，一入雲貴之途，莫不困踣煩厭，非復夙好，而惟至於茲巖之下，則又皆灑然開豁，心洗目醒，雖庸儔俗侶，素不知有山水之遊者，亦皆

徘徊顧盼。相與延戀而不忍去。則茲巖之勝。蓋不言可知矣。巖界輿隆偏橋之間。各數十里。行者至是。皆憊頓飢悴。宜有休息之所。而巖麓故有寺。附巖之戍。卒官吏與凡苗夷。狃狃之種。連屬而居者。歲時分節。皆於是焉。釐祝寺。漸蕪廢。行禮無所。憲副滇南朱君文瑞。按部至是。樂茲巖之勝。憫行旅之艱。而從士民之請也。乃捐資化材。新其寺於巖之右。以爲釐祝之所。曰。吾聞爲民者。順其心而趨之善。今苗夷之人。知有尊君親上之禮。而憾於弗伸也。吾從而利道之。不亦可乎。則又因寺之故材。與址架樓三楹。以爲部使者休食之館。曰。吾聞爲政者。因勢之所便而成之。故事適而民逸。今旅無所舍。而使者之出。師行百里。餓不得食。勞不得息。吾圖其可久而兩利之。不亦可乎。使遊僧正觀。任其勞。指揮逸遠。度其工。千戶某某。相其役。遠近之施。捨勤助者。欣然而集。不兩月而工告畢。自是飢者有所炊。勞者有所休。遊觀者有所舍。釐祝者有所瞻。依以爲竭虔效誠之地。而茲巖之奇。若增而益勝也。正觀猶記其事於石。適予過。而請焉。予惟君子之政。不必專於法。要在宜於人。君子之教。不必泥於古。要在入於善。是舉也。蓋得之矣。况常法網嚴密之時。衆方喘息憂危。動虞牽觸。而乃能從容於山水泉石之好。行其心之所不愧者。而無求免於俗焉。斯其非見外之輕。而中有定者能若是乎。是誠不可以不志也矣。寺始於戍卒周齋公。成於遊僧德彬。增治於指揮劉瑄。常智李勝。及其屬王威韓儉之徒。至是凡三緝。而公館之建。則自今日始。

玩易窩記（戊辰）

陽明子之居夷也。穴山麓之窩。而讀易其間。始其未得也。仰而思焉。俯而疑焉。函六合。入無微。茫乎其無所。指子乎。其若株。其或得之也。沛兮其若決。瞭兮其若徹。菹淤出焉。精華入焉。若有相者。而莫知其所以。

然其得而玩之也。優然其休焉。充然其喜焉。油然其春生焉。精粗一外內翁。視險若夷。而不知其夷之爲阨也。於是陽明子撫几而嘆曰。嗟乎。此古之君子所以甘囚奴。忘拘幽。而不知其老之將至也。夫吾知所以終吾身矣。名其窩曰玩易。而爲之說曰。夫易三才之道備焉。古之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觀象玩辭。三才之體立矣。觀變玩占。三才之用行矣。體立故存。而神用行。故動。而化。神故知。周萬物而無方。化故範圍天地而無迹。無方則象辭基焉。無迹則變占生焉。是故君子洗心滌退。藏於密齋。戒以神明其德也。蓋昔者夫子嘗韋編三絕焉。嗚呼。假我數十年以學易。其亦可以無大過已夫。

東林書院記（癸酉）

東林書院者。宋龜山楊先生講學之所也。龜山沒。其地化爲僧區。而其學亦遂淪入于佛老。訓詁詞章者。且四百年。成化間。今少司徒泉齋邵先生始以舉子復聚徒講誦於其間。先生既仕。而址復荒。屬于邑之華氏。華氏先生之門人也。以先生之故。仍讓其地爲書院。以昭先生之跡。而復龜山之舊。先生既已紀其廢興。則以記屬之某。當是時。遼陽高君文彥方來令茲邑。聞其事。謂表明賢人君子之迹。以風勵士習。此吾有司之責。而願以勤諸生。則何事。爰舉其所未備。而亦遣人來請。嗚呼。物之廢興。亦決有成數者。而亦存乎其人。夫龜山沒。使有若先生者。相繼講明其間。龜山之學。邑之人將必有傳。豈遂淪入于老佛詞章。而莫之知求。當時從龜山遊。不無人矣。使有如華氏者。相繼修葺之。縱其學未卽明。其間必有因迹以求道者。則亦何至淪沒於四百年之久。又使其時有司。有若高君者。以風勵士習爲己任。書院將無因而圯。又何至化爲浮屠之居。而蕩爲草莽之野。是三者皆宜書之以訓後。若夫龜山之學。得之程氏。以上接孔

孟下啓羅李晦菴其統緒相承斷無可疑而世猶議其晚流於佛此其趨向毫釐之不容於無辨先生必嘗講之精矣先生樂易謙虛德器溶然不見其喜怒人之悅而從之若百川之趨海論著以爲有龜山之風非有得於其學宜弗能之然而世之宗先生者或以其文翰之上或以其學術之邃或以其政事之良先生之心其始未以是足也從先生游者其以予言而深求先生之心以先生之心而上求龜山之學庶乎書院之復不爲虛矣書院在錫百瀆之上東望梅村二十里而遙周太伯之所從逃也方華氏之讓地爲院鄉之人與其同門之士爭相趨事若恥於後太伯之遺風尙有存焉特世無若先生者以倡之耳是亦不可以無書

應天府重修儒學記（甲戌）

應天京兆也其學爲東南教本國初以爲太學洪武辛酉始改創焉再修於正德之己酉自是而後浸以敝圯正德壬申府尹張公宗厚始議新之未成而遷中丞以去白公輔之相繼爲尹乃克易朽興頽大完其所未備而又自以俸餘增置石欄若干楹於櫺星門之外於是府丞趙公時憲亦協心贊畫故數十年之廢一旦修舉煥然改觀師樸士氣亦皆鼓動興起廟學一新教授張雲龍等與合學之士二百有若干人撰序二公之績徵予文爲記予既不獲辭則謂之曰多師多士若知二公修學之爲功矣亦知自修其學以成二公之功者乎夫立之師儒區其齋廟昭其儀物具其廩庖是有國者立學也而非士之立學也緝其弊壞新其坊墁給其匱乏警其怠弛是有司者之修學也而非士之修學也士之學也以學爲聖賢聖賢之學心學也道德以爲之地忠信以爲之基仁以爲宅義以爲路禮以爲門廉恥以爲垣牆六經

以爲戶牖。四了以爲階梯。求之於心而無假於雕飾也。其功不亦簡乎。措之於行而無所不該也。其用不亦大乎。三代之學皆此矣。我國家雖以科目取士而立學之意亦豈能與三代異。學之弗立有國者之缺也。弗修焉有司者之責也。立矣修矣而居其地者弗立弗修是師之咎。士之恥也。二公之修學既盡有司之責矣。多師多士無亦相與自修其學以遠於咎恥者乎。無亦擴乃地厚乃基安乃宅闢乃門戶固乃垣牆學成而用大之則以庇天下次之則以庇一省一郡小之則以庇其鄉閭家族庶亦無負於國家立學之意。有司修學之心哉。若乃曠安宅舍正路圮基壞垣倚聖賢之門戶以爲姦是學校之爲萃淵藪也。則是朝廷立之而爲士者傾之。有司修之而爲士者毀之。亦獨何心哉。應天爲首善之地。豪傑俊偉先後相望。其文采之炳蔚科甲之盛多乃其所素餘有不屑於言者。故吾因新學之舉嘉多師多士忻然有維新之志而將進之以聖賢之學也。於是乎言。

重修六合縣儒學記（乙亥）

六合之學敝久矣。師生因仍以苟歲月。有司者若無說也。故廢日甚。正德甲戌縣尹安福萬廷瑄氏既和輯其民始議拓而新之。維時教諭長輿徐丙氏來就圮舍日夜砥新厥士尹因謂曰子爲我造士而講肄無所斯吾責何敢不力。願兵荒之餘民不可重困。吾姑日積月累而徐圖焉其可乎。民間相謂曰學諭方急訓吾子弟無寧居尹不忍困吾民而窮苦節省吾儕獨坐視非人也。於是耆民李景榮首出百金以倡從而應者相繼不終日聚金五百以告尹。尹喜曰吾民尙義若此吾事不難辦矣。然吾職務繁劇孰可使以鳩吾事者。學諭曰尹爲吾師生甚勞苦父老奮義捐金既費其財又盡其力而與一二僚請無妨教

事以敦。民聞相謂曰。尹不忍困吾民。學諭方急訓。吾子弟又不忍吾勞而身董之。吾儕獨坐視。非人也。於是耆民王彰陳模首請任其役。從而應者十夫。以告尹。尹喜曰。吾民尙義如此。吾事不難辦矣。提學御史張君適至。聞其事而嘉之。衆益趨以勤。十月辛卯。尹乃興事。學諭經度規制以寘。訓導某典史某察其勤惰。稽其出納。修大成殿。修兩廡神廚。庫前爲戟門。又前爲棧星門。又前爲泮宮坊。皆以石。殿後爲明倫堂。爲東西齋。又後爲尊經閣。明倫堂之左爲三廡。以宅三師。前區三圃。圃前爲名宦祠。又前爲鄉賢祠。又前爲崇文倉。明倫堂之右爲致齋所。又右爲饌房。又右爲射圃。而亭其圃之北。曰觀德。致齋之外爲宰牲所。又前爲六號。凡爲屋百九十有七楹。十二月丁巳。工告畢。役未逾時也。閭閻之民尙或未知其興作。聞而來聚觀者。皆相顧喑愕。以爲是何神速爾。其何井井爾。煥煥爾。庠生某撰考其事。來請予記。予曰。甚哉誠之易以感民也。甚哉民之易以誠感也。有司者。賦民奉國。鞭笞累繫不能得。則反仇視。今縣尹學諭一言而民應之若響。使天下之爲有司學職者。咸若是天下。其有不治乎。此可以爲天下之爲有司學職者倡矣。民之愛其財與力。至爭刀錐。斬舉手投足。寧殆其身而不悔。今六合之民。感其上之一言。捐數十百金。効力爭先。恐後。使天下之爲民者咸若是天下。其有不治乎。此可以爲天下之民倡矣。民之蔽於欲而厚於利。苟有以感之。然且不憚費己之財。勞己之力。以赴上之所欲。爲士秀於民而志於道。修其明德。親民之學。以應邦家之求。固不費財勞力而可能也。苟有以感之。有不翁然而興者乎。吾聞徐諭之教六合。不數月而士習已爲之一變。使由此遷於高明廣大。以洗俗學之陋。則夫興起聖賢之學。以爲天下士之倡者。將又不在于於六合之士邪。將又不在于於六合之士邪。

時雨堂記（丁丑）

正德丁丑奉命平漳寇。駐軍上杭。旱甚。禱於行臺。雨日夜。民以爲未足。迺四月戊午班師。雨明日。又明日大雨。乃出田。登城南之樓以觀。民大悅。有司請名行臺之堂爲時雨。且曰：民苦於盜久。又重以旱。將謂靡遺。今始去兵革之役。而大雨適降。所謂王師若時雨。今皆有焉。請以志其實。嗚呼！民惟稼穡德。惟雨惟天陰陽。惟皇克憲。惟將士用命。去其蝥賊。惟乃有司。實辦獲之。庶克有秋。乃予何德之有。而敢叨其功。然而樂民之樂。亦不容於無紀也。巡撫都御史王守仁書。是日叅政陳策僉事胡璉至自班師。

重修浙江貢院記（乙酉）

古之選士者。其才德行誼。皆論定於平日。而以時升之。故其時有司之待士。一惟忠信禮義。而無有乎防嫌逆詐之心也。士之應有司。一惟廉恥退讓。而無有乎奔競僥倖之圖也。迨世下衰。科舉之法興。而忠信廉恥之風薄。上之人不能無疑於其下。而防範日密。下之人不能無疑於其上。而鄙詐日生。於是乎至有搜檢巡綽之事。而待之不能以禮矣。有糊名易書之制。而信之不能以誠矣。有志之士。未嘗不嘆惜於古道。而千數百年卒無以改。殆亦風氣習染之所成。學術教化之所積。勢有不可得而誤焉者也。雖然。古人之法。不可得而復矣。所以斟酌古人之意。而默行之者。不猶有可盡乎。後世之法。不可得而改矣。所以匡持後世之弊。而善用之者。不猶有可爲乎。有司之奉行其識。下者昧古之道。而益凌之。以刻薄狠蹟之意。其見高者鄙時之弊。而遂行之以忽慢苟且之心。是以陋者益陋。而疏者愈疏。則亦未可專委咎於法也。苦浙之諸君子之重修貢院。斯其有足以起予者矣。浙之貢院。舊在城西。嘗以隘遷於藩治之東北。而苟

簡尙仍其舊。乃嘉靖乙酉。復常大比。監察御史藩君做實來監臨。乃與諸司之長佐。愼慮其事。而預圖之。概規制之弗備。弗飾。相顧而言曰。凡政之施。孰有大於舉賢才者。而可忽易之若是。夫興居靡所。而責以殫心厥事。人情有所不能矣。無亦休其啓處。優其饋養。使人樂事勦忠。以各供其職。庶亦盡心求士之誠乎。慢令始禁。罔使陷於非僻。而後擢辱之。其爲狎侮士類亦甚矣。無亦張其紀度。而其視聽。使人不戒而肅。以全其廉恥。庶亦待士以禮之意乎。於是新選秀堂。而軒於其前。爲三楹。新至公堂。而軒於其前。爲五楹。庖福器用。無不備具。又拓明遠樓。以爲三楹。而上崇三簷。下疏三道。創石臺於四隅。而各亭其上。以爲眺望之所。其諸防閑之道。靡不恪修。夫然後入而觀焉。則森嚴洞達。供事者莫敢有輕忽慢易之心。而就試者自消其回邪非僻之念。蓋不費財力。而事修於旬月之間。不大聲色。而政令行肅。觀向一新。若諸君者。誠可謂能求古人之意。而默行之者矣。能匡後世之弊。而善用之者矣。諸君之盡心。其可見者如此。至其妙運於心術之微。而一竭於得爲之地。不可以盡見者。固將無所不用其極可知也。是舉也。其必有才德行誼之士。如三代之英者。出以應諸君之求已乎。工訖。使來請記。辭不克。而遂爲書之。嗚呼。天下之事。所以弊於今。而不可復於古者。寧獨科舉爲然乎。誠使求古人之意。而默行善用之。皆如諸君今日之舉焉。其於成天下之治也。何有哉。

濬河記（乙酉）

越人以舟楫爲輿馬。濱河而居者。皆巨室也。日規月築。水道淤隘。畜洩旣亡。旱潦頻仍。商旅日爭於途。至有鬥而死者矣。南子乃決沮障。復舊防。去豪商之壅。削勢家之侵。失利之徒。皆怨交謗。從而謠之曰。南守

瞿瞿。實破我廬。瞿瞿南守。使我奔走。人曰。吾守其厲民歟。何其謗者之多也。陽明子曰。遲之。吾未聞以佚道使民。而或有怨之者也。旣而舟楫通利。行旅歡呼。絡繹是秋。大旱。江河龜拆。越之人收穫。輸載如常。明年大水。民居免於墊溺。遠近稱怵。又從而歌之曰。相彼舟人矣。昔揭以曳矣。今歌以楫矣。旱之熯也。微南侯兮。吾其焦矣。霖其彌月矣。微南侯兮。吾其魚鼈矣。我輸我穫矣。我遊我息矣。長渠之活矣。維南侯之溢澤矣。人曰。信哉。陽明子之言。未聞以佚道使民。而或有怨之者也。紀其事于石。以詔來者。

王文成公全書 九卷二十三外集五記

王文成公全書

卷二十四

外集六 說 雜著

白說字貞夫說（乙亥）

白生說常太保康敏公之孫都憲敬齋公之長子也。敬齋賓予而冠之。既醮而請曰：是兒也，嘗辱子之門，又辱臨其冠，敢請字而教諸。曰：字而教諸說也。吾何以字而教諸？吾聞之天下之道說而已。天下之說貞而已。乾道變化於穆流行，無非說也。天何心焉？坤德闔闢，順成化生，無非說也。坤何心焉？仁理惻怛，感應和平，無非說也。人亦何心焉？故說也者，貞也。貞也者，理也。全乎理而無所容其心焉之謂貞。本於心而無所拂於理焉之謂說。故天得貞而說道以亨，地得貞而說道以成人，得貞而說道以生。貞乎貞乎，三極之體，是謂無已。說乎說乎，三極之用，是謂無動。無動故順而化，無已故誠而神。誠神剛之極也，順化柔之則也。故曰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之時義大矣哉。非天下之至貞，其孰能與於斯乎？請字說曰貞夫。敬齋曰：廣矣。子之言固非吾兒所及也。請問其次。曰：道一而已。就精粗焉，而以次爲君子之德，不出乎性情，而至塞乎天地，故說也者，情也。貞也者，性也。說以正情之性也，貞以說性之命也。性情之謂和，性命之謂中，致其性情之德，而三極之道備矣。而又何二乎？吾姑語其略而詳可推也。本

其事而功可施也。目而色也。耳而聲也。口而味也。四肢而安逸也。說也有貞焉。君子不敢以或過也。貞而已矣。仁而父子也。義而君臣也。禮而夫婦也。信而朋友也。說也有貞焉。君子不敢以不致也。貞而已矣。故貞者說之繇也。說者貞之枝也。故貞以養心。則心說。貞以齊家。則家說。貞以治國。平天下。則國天下說。說必貞。未有貞而不說者也。貞必說。未有說而不貞者也。說而不貞。小人之道。君子不謂之說也。不僞則欲不佞。則邪奚其貞也哉。夫君子之稱也。貞君子之道也。字說曰貞夫。勉以君子而已矣。敬齋起拜曰。子以君子之道訓吾兒。敢不拜嘉。顧謂說曰。再拜稽首。書諸紳。以蚤夜祇承夫子之命。

劉氏三子字說（乙亥）

劉毅齋之子三人。當毅齋之始入學也。其孟生。名之曰甫學。始舉於鄉。其仲生。名之曰甫登。始從政也。其季生。名之曰甫政。毅齋將冠其三子。而問其字於予。予曰。君子之學也。以成其性。學而不至於成性。不可以爲學。字甫學曰子成。要其終也。學成而登庸。登者必以漸。故登高必自卑。字甫登曰子漸。戒其驟也。登庸則漸以從政矣。政者正也。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字甫政曰子正。反其本也。毅齋起拜曰。乾也。旣承教。豈獨以訓吾子。

南岡說（丙戌）

浙大叅朱君應周。居莆之壺公山下。應周之名曰鳴陽。蓋取詩所謂鳳皇鳴矣。于彼朝陽之義也。莆人之言曰。應周則誠吾莆之鳳矣。其居青瑣進讜言。而天下仰望其風采。則誠若鳳之鳴於朝陽者矣。夫鳳之棲。必有高岡。則壺公者。固其所從而棲鳴也。於是號壺公曰南岡。蓋亦取詩所謂鳳皇鳴矣。于彼高岡之

義也。應周聞之曰：嘻！因子名而擬之以鳳焉，其名也。人固非鳳也，因壺公而號之以南岡焉，其實也。固亦岡也。吾方愧其名之虛，而思以求其號之實也。因以南岡而自號，大夫鄉十爲之詩歌序記，以咏嘆揄揚其美者，既已連篇累牘，而應周猶若未足，勤勤焉以勸於予，必欲更爲之一言，是其心殆不以贊譽稱頌之爲喜，而以樂聞規切砥礪之爲益也。吾何以答應周之意乎？姑請就南岡而與之論學。夫天地之道，誠焉而已耳。聖人之學，誠焉而已耳。誠故不息，故久故徵，故悠遠，故博厚，是故天惟誠也，故常清，地惟誠也，故常寧，日月惟誠也，故常明。今夫南岡，亦拳石之積耳，而其廣大悠久，至與天地而無疆焉。非誠而能若是乎？故觀夫南岡之厓石，則誠厓石爾矣。觀夫南岡之溪谷，則誠溪谷爾矣。觀夫南岡之峯巒巖壑，則誠峯巒巖壑爾矣。是皆實理之誠然，而非有所虛假文飾以僞爲於其間。是故草木生焉，禽獸居焉，寶藏興焉。四時之推鼓，寒暑晦明，煙嵐霜雪之變態，而南岡若無所與焉。鳳皇鳴矣，而南岡不自以爲瑞也。虎豹藏焉，而南岡不自以爲威也。養生送死者資焉，而南岡不自以爲德。雲霧興焉，而見光怪，而南岡不自以爲靈。是何也？誠之無所爲也。誠之不容已也。誠之不可揜也。君子之學，亦何以異於是？是故以事其親，則誠孝爾矣。以事其兄，則誠弟爾矣。以事其君，則誠忠爾矣。以交其友，則誠信爾矣。是故蘊之爲德行矣。措之爲事業矣。發之爲文章矣。是故言而民莫不信矣，行而民莫不悅矣。動而民莫不化矣。是何也？一誠之所發，而非可以聲音笑貌幸而致之也。故曰：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應周之有取於南岡，而將以求其實者，殆亦無出於斯道也矣。果若是，則知應周豈非思誠之功歟？夫思誠之功，精矣微矣。應周蓋嘗從事於斯乎？異時來過稽山之麓，尙能爲我一言其詳。

悔齋說（癸酉）

悔者善之端也。誠之復也。君子悔以遷於善。小人悔以不敢肆其惡。惟聖人而後能無悔。無不善也。無不誠也。然君子之過悔而弗改焉。又從而文焉。過將日入於惡。小人之惡悔而益深巧焉。益憤譎焉。則惡極而不可解矣。故悔者善惡之分也。誠僞之關也。吉凶之機也。君子不可以頓悔。小人則幸其悔而或不甚焉耳。吾友崔伯樂氏以悔名其齋。非曰吾將悔而已矣。將以求無悔者也。故吾爲之說如是。

題湯大行殿試策問下（壬戌）

士之登名禮部而進于天子之廷者。天子臨軒而問之。則錫之以制。皆得受而歸藏之於廟。以輝榮其遭際之盛。蓋今世士人皆爾也。丹陽湯君某登弘治進士。方爲行人。以其嘗所受之制。屬某跋數語於其下。嗟夫。明試以言。自虛廷而然。乃言底可績。則三代之下。吾見亦罕矣。君之始進也。天子之所以咨之者何如耶。而君之所以對之者何如耶。夫矯言以求進。君之所不爲也。已進而遂忘其言焉。又君之所不忍也。君於是乎朝夕焉。願聖天子之明命。其將曰是天子之所以咨詢我者也。始吾旣如是。其對揚之矣。而今之所以持其身以事吾君者。其亦果如是耶。抑其亦未踐耶。夫伊尹之所以告成湯者數言。而終身踐之。太公之所以告武王者數言。而終身踐之。推其心也。君其志於伊呂之事乎。夫輝榮其一時之遭際。以誇世。君所不屑矣。不然。則是制也者。君之所以鑑也。昔人有惡形而惡鑑者。遇之則揜袂却走。君將揜袂却走之不暇。而又烏揭之焉。日以示人。其志於伊呂之事。奚疑哉。君其勉矣。上帝臨汝。毋貳爾心。某亦常繆承明問。雖其所以對揚。與其所以爲志者。不可以望君。然亦何敢忘自最。

示徐曰仁應試（丁卯）

君子窮達一聽於天。但既業舉子，便須入場。亦人事宜爾。若則在必得，以自窘辱，則大惑矣。入場之日，切勿以得失橫在胸中，令人氣餒志分，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場中作文，先須大開心目，見得題意大概了，卽放膽下筆。縱味出處，詞氣亦條暢。今人入場，有志氣局促不舒展者，是得失之念爲之病也。夫心無二用，一念在得，一念在失，一念在文字，是三用矣。所事寧有成耶？只此便是執事不敬，便是人事有未盡處。雖或幸成，君子有所不貴也。將進場十日，前便須練習調養。蓋尋常不曾起早得慣，忽然當之，其日必精神恍惚，作文豈有佳思？須每日鷄初鳴，卽起盥櫛，整衣端坐，抖擻精神，勿使昏惰。日日習之，臨期不自覺辛苦矣。今之調養者，多是厚食濃味，劇酣謔浪，或竟日偃臥。如此是撓氣昏神，長傲而召疾也。豈攝養精神之謂哉？務須絕飲食，薄滋味，則氣自清。寡思慮，屏嗜欲，則精自明。定心氣，少眠睡，則神自澄。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能致力於學問者。茲特以科場一事而言之耳。每日或倦甚，思休少假，卽起，勿使昏睡。既晚，卽睡，勿使久坐。進場前兩日，卽不得翻閱書史，雜亂心目。每日止可看文字一篇，以自娛。若心勞氣耗，莫如勿看。務在怡神適趣，忽充然滾滾，若有所得，勿使氣輕意滿，益加含蓄醞釀。若江河之浸，泓衍泛濫，駭然決之一瀉千里矣。每日閑坐時，衆方囂然，我獨淵默，中心融融，自有真樂。蓋出乎塵垢之外，而與造物者游，非吾子概嘗聞之，宜未足以與此也。

龍場生問答（戊辰）

龍場生問於陽明子曰：夫子之言於朝，侶也。愛不忘乎君也。今者譴於是，而汲汲於求去，殆有所渝陽乎？

明子曰。吾今則有問矣。今吾又病。是以欲去也。龍場生曰。夫子之以病也。則吾既聞命矣。敢問其所以有問何謂也。昔爲其貴而今爲其賤。昔處於內而今處於外。歟。夫乘田委吏。孔子嘗爲之矣。陽明子曰。非是之謂也。君子之仕也。以行道。不以道而仕者。竊也。今吾不得爲行道矣。雖古之有祿仕。未嘗奸其職也。曰牛羊茁壯。會計常也。今吾不無愧焉。夫祿仕爲貧也。而吾有先世之田。力耕足以供朝夕。子且以吾爲道乎。以吾爲貧乎。龍場生曰。夫子之來也。譴也。非仕也。於父母。惟命之從。臣之於君。同也。不曰事之如一。而可以拂之。無乃爲不恭乎。陽明子曰。吾之來也。譴也。非仕也。吾之譴也。乃仕也。非役也。役者以力。仕者以道。力可屈也。道不可屈也。吾萬里而至。以承譴也。然猶有職守焉。不得其職而去。非以譴也。君猶父母。事之如一。固也。不曰就養有方乎。惟命之從。而不以道。是妾婦之順。非所以爲恭也。龍場生曰。聖人不敢忘天下。賢者而皆去。君誰與爲國矣。曰。賢者則忘天下乎。夫出溺於波濤者。沒人之能也。陸者冒焉。而胥溺矣。吾懼於胥溺也。龍場生曰。吾聞賢者之有益於人也。惟所用。無擇於小大焉。若是。亦有所不利歟。曰。賢者之用於世也。行其義而已。義無不宜。無不利也。不得其宜。雖有廣業。君子不謂之利也。且吾聞之人各有能有不能。惟聖人而後無不能也。吾猶未得爲賢也。而子責我以聖人之事。固非其擬矣。曰。夫子不屑於用也。夫子而苟屑於用。蘭蕙榮於堂階。而芬馨被於几席。萑草之刈。可以覆垣。草木之微。則亦有然者。而况賢者乎。陽明子曰。蘭蕙榮於堂階也。而後芬馨被於几席。萑草也。而後可刈以覆垣。今子將刈蘭蕙而責之以覆垣之用。子爲愛之耶。抑爲害之耶。

聖人之言明白簡實而學者每求之於艱深隱奧。是以爲論愈詳而其意益晦。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蓋仲尼作經始筆也。以予觀之。亦何有於可疑。而世儒之爲說者。或以爲周雖建子而不改月。或以爲周改月而不改時。其最爲有據而爲世所宗者。則以夫子嘗欲行夏之時。此以夏時冠周月。蓋見諸行事之實也。紛紛之論。至不可勝舉。遂使聖人明易簡實之訓。反爲千古不決之疑。嗟夫。聖人亦人耳。豈獨其言之有遠於人情乎哉。而儒者以爲是聖人之言。而必求之於不可窺測之地。則已過矣。夫聖人之示人無隱。若日月之垂象於天。非有變怪恍惚。有目者之所覩。而及其至也。巧曆有所不能計。精於理者有弗能盡知也。如是而已矣。若世儒之論。是後世任情用智。拂理亂常者之爲。而謂聖人爲之耶。夫子嘗曰。吾從周。又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災及其身者也。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改周之正朔。是議禮制度自己出矣。其得爲從周乎。聖人一言。世爲天下法。而身自違之。其何以誦天下。夫子患天下之夷狄備諸侯。雖背不復知有天子也。於是乎作春秋。以誅僭亂。尊周室。正一王之大法而已。乃首改周之正朔。其何以服亂臣賊子之心。春秋之法。變舊章者必誅。若宣公之稅畝。秦王制者必誅。若鄭莊之歸枋。無王命者必誅。若莒人之入向。是三者之有罪。固猶未至於變易天王正朔之甚也。使魯宣鄭莊之徒。舉是以詰夫子。則將何辭以對。是攘鄰之雞。而惡其爲盜。責人之不弟。而自毆其兄也。豈春秋忠恕先自治而後治人之意乎。今必泥於行夏之時之一言。而曲爲之說。以爲是固見諸行事之驗。又引孟子春秋天子之事。罪我者其惟春秋之言。而證之。夫謂春秋爲天子之事者。謂其時天王之法不行於天下。而夫子作是以明之耳。其賞人之功。罰人之罪。誅人之惡。與人之善。蓋亦據事直書。而褒貶自見。若士師之斷。

獄辭具而獄成。然夫子猶自嫌於侵史之職。明天子之權。而謂天下後世且將以是而罪我。固未嘗取無罪之人而論斷之。曰。吾以明法於天下。取時王之制而更易之。曰。吾以垂訓於後人。法未及明。訓未及乘。而已自陷於殺人。比於亂逆之黨矣。此在中世之士。稍知忌憚者。所不爲。而謂聖人而爲此。亦見其陰黨於亂逆。誣聖言而助之攻也。已。或曰。子言之則然耳。爲是說者。以伊訓之書。元祀十有二月。而證周之不改月。以史記之稱。元年冬十月。而證周之不改時。是亦未爲無據也。子之謂周之改月與時也。獨何據乎。曰。吾據春秋之文也。夫商而改月。則伊訓必不書。曰。元紀十有二月。秦而改時。則史記必不書。曰。元年冬十月。周不改月與時也。則春秋亦必不書。曰。春王正月。春秋而書。曰。春王正月。則其改月與時。已何疑焉。况禮記稱。正月七日。日至。而前漢律曆。至武王伐紂之歲。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戊午師度孟津。明日己未冬至。考之太誓。十有三年春。武成一月壬辰之說。皆足以相爲發明。證周之改月與時。而予意直據夫子春秋之筆。有不必更援。是以爲之證者。今舍夫子明白無疑之直筆。而必欲傍引曲據。證之於穿鑿可疑之地。而後已。是惑之甚也。曰。如子之言。則冬可以爲春乎。曰。何爲而不可。陽生於子。而極於己午。陰生於午。而極於亥子。陽生而春始。盡於寅。而猶夏之春也。陰生而秋始。盡於申。而猶夏之秋也。自一陽之復。以極於六陽之乾。而爲春夏。自一陰之姤。以極於六陰之坤。而爲秋冬。此文王之所演。而周公之所係。武王周公其論之審矣。若夫仲尼夏時之論。則以其關於人事者。比之建子爲尤切。而非謂其爲不可也。啓之征有扈。曰。怠棄三正。則三正之用。在夏而已。然非始於周而後有矣。曰。夏時冠周月。此安定之論。而程子亦嘗云爾。曾謂程子之賢。而不及也。何哉。曰。非謂其知之不及也。程子蓋泥於論語。行夏

之時之言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蓋推求聖言之過耳夫論語者夫子議道之書而春秋者魯國紀事之史議道自夫子則不可以不盡紀事在魯國則不可以不實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且周雖建子而不改時與月則固夏時矣而夫子又何以行夏之時云乎程子之云蓋亦推求聖言之過耳庸何傷夫子嘗曰君子不以人廢言使程子而猶在也其殆不廢子言矣

書東齋風雨卷後（癸酉）

悲喜憂快之形於前初亦何嘗之有哉向之以爲愁苦淒鬱之鄉而今以爲樂事者有矣向之歌舞歡愉之地今過之而歎息咨嗟泣然而泣下者有矣二者之相尋於無窮亦何以異於不能崇朝之風雨而顧執而留之於胸中無乃非達者之心歟吾觀東齋風雨之作固亦寫其一時之所感遇風止雨息而感遇之懷亦不知其所如矣而猶諷咏嗟嘆於十年之後得非類於夢爲僕役覺而涕泣者歟夫其隱几於蓬窗之下聽芹波之春響而咏夜簷之寒聲自今言之但覺其有幽閒自得之趣殊不見其有所苦也借使東齋主人得時居顯要一旦失勢退處寂寞其感念疇昔之懷常與今日何如哉然則錄而追味之無亦將有洒然而樂廓然而忘言者矣而和者以爲真有所苦而類爲垂楚不任之辭是又不可與言夢者而於東齋主人之意失之遠矣

竹江劉氏族譜跋（甲戌）

劉氏之盛散於天下其在安成者出長沙定王發今昔所傳有自來矣竹江之譜斷自竹溪翁而下不及於定王見素子曰大夫不敢祖諸侯禮也夫大夫之不祖諸侯也蓋言祭也若其支系之所自則魯三桓

之屬。是實不可得而翦。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蓋孔子之時。史之闕疑者既鮮矣。竹江之不及定王。闕疑也。可以爲譜法也。已。王道不明。人僞滋而風俗壞。上下相罔。以詐人無實行。家無信譜。天下無信史。三代以降。吾觀其史。若江河之波濤焉。聊以知其起伏之極而已。爾士夫不務誠身立德。而徒誇詡其先世。以爲重。冒昧攀緣。適以絕其類。亂其宗。不知桀紂幽厲之出於禹湯文武。而顏閔曾孟之先。未始有顯者也。若竹江之譜。其可以爲世法也哉。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充是心。雖以復三代之淳可也。且竹溪翁之後。其聞於世者。歷歷爾。至其十一祖敬齋公。而遂以清節大顯於當代。錄名臣者。以首廉吏。敬齋之孫南峯公。又以清節文學顯。德業聲光。方爲天下所屬望。竹江之後。祖敬齋而宗南峯焉。亦不一足矣。况其世賢之多也。而又奚必長沙之爲重也夫。

書察院行臺壁（丁丑）

正德丁丑三月。奉命征漳寇。駐車上杭。旱甚。禱於行臺。雨日夜。民以爲未足。四月戊午。寇平。旋師。是日大雨。明日又雨。又明日復雨。登城南之樓。以觀農事。遂謁晦翁祠於水南。覽七星之勝概。夕歸。志其事於察院行臺。

諭俗四條（丁丑）

爲善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愛之。朋友鄉黨敬之。雖鬼神亦陰相之。爲惡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惡之。朋友鄉黨怨之。雖鬼神亦陰殛之。故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見人之爲善。我必愛之。我能爲善。人豈有不愛我者乎。見人之爲不善。我必惡之。我苟爲不善。人豈有不

惡我者乎。故凶人之爲不善。至於隕身亡家而不悟者。由其不能自反也。

今人不忍一言之忿。或爭銖兩之利。遂相搆訟。夫我欲求勝於彼。則彼亦欲求勝於我。讎讎相報。遂至破家蕩產。禍貽子孫。豈若含忍退讓。使鄉里稱爲善人長者。子孫亦蒙其庇乎。

今人爲子孫計。或至謀人之業。奪人之產。日夜營營。無所不至。昔人謂爲子孫作馬牛。然身沒未寒。而業已屬之他人。讎家卒起而報復。子孫反受其殃。是始爲子孫作蛇蝎也。吁。可戒哉。

顯遙祝圖（戊寅）

薛母太孺人曾方。就其長子俊。養于玉山。仲子侃。旣舉進士。告歸來省。孺人曰。吾安而兄養。子出而仕。侃曰。吾斯之未能信。曰。然則盍往學。於是攜其弟僑。姪宗鑑。來就子于虔。其室在揭陽。別且數年。未遑歸視。踰年五月。望日。爲孺人初誕之辰。以命不敢往。遙拜而祝。其友正之。廷仁。崇一。輩相與語曰。薛母之教。其子可謂賢矣。薛子之養其親。可謂孝矣。吾儕與薛子同學。因各勵其所以事親之孝。可謂益矣。而不獲登其堂。申其敬。乃命工繪遙祝之圖。寓諸玉山。以致感觸之意。請於子。子爲題其事。

書諸陽伯卷（戊寅）

諸陽伯僑從子而問學。將別。請言。子曰。相與數月。而未嘗有所論別。而後言也。不旣晚乎。曰。數月而未敢有所問。知夫子之無隱於我。而冀或有所得也。別而後請言。已自知其無所得。而慮夫子之或隱於我也。子曰。吾何所隱哉。道若日星。然子惟不用目力焉耳。無弗覩者也。子又何求乎。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天下之通患也。子歸而立子之志。竭子之目力。若是而有所弗覩。則吾爲隱於子矣。

書陳世傑卷 庚辰

堯允恭克讓舜溫恭允塞禹不自滿假文王微柔懿恭小心翼翼望道而未之見孔子溫良恭儉讓蓋自古聖賢未有不篤於謙恭者向見世傑以足恭爲可恥故遂入於簡抗自是簡抗自是則傲矣傲凶德也不可長足恭也者有所爲而爲之者也無所爲而爲之者謂之謙謙德之柄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仲尼贊易之謙曰謙尊而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故地不謙不足以載萬物天不謙不足以覆萬物人不謙不足以受天下之益昔者顏子以能問於不能有而若無蓋得天謙道也慎獨致知之說既嘗反覆於世傑則百凡私意之萌自當退聽矣復噴噴於是蓋就世傑氣質之所急者言之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德修毋謂己爲已知而輒以誨人毋謂人爲不知而輒以忽人終日但見己過默而識之學而不厭則於道也其庶矣乎

諭秦和楊茂（其人聾瘡自候門求見先生以字問茂以字答）

你口不能言是非你耳不能聽是非你心還能知是非否（答曰知是非）如此你口雖不如人你耳雖不如人你心還與人一般（茂時首肯拱謝）大凡人只是此心此心若能存天理是箇聖賢的心口雖不能言耳雖不能聽也是箇不能言不能聽的聖賢心若不存天理是箇禽獸的心口雖能言耳雖能聽也只是箇能言能聽的禽獸（茂時扣胸指天）你如今於父母但盡你心的孝於兄長但盡你心的敬於鄉黨鄰里宗族親戚但盡你心的謙和恭順見人怠慢不要嗔怪見人財利不要貪圖但在裏面行你那的是的心莫行你那非的心縱使外面人說你是也不須聽說你不是也不須聽（茂時首肯拜謝）你

口不能言是非。省了多少閑是非。你耳不能聽是非。省了多少閑是非。凡說是非。便生是非。煩惱。聽是非。便添是非。煩惱。你口不能說。你耳不能聽。省了多少閑是非。省了多少閑煩惱。你比別人到快活。自在。了許多。〔茂時扣胸指天辟地。〕我如今教你。但終日行你的心。不消口裏說。但終日聽你的心。不消耳裏聽。〔茂時頓首再拜而已。〕

書樂惠卷（庚辰）

樂子仁訪子於虔。舟遇於新淦。嗟乎子仁。久別之懷。茲亦不足爲慰乎。願茲簿領紛沓之地。雖固道無不在。然非所以從容下上其議時也。子仁歸矣。乞骸之疏已數上。行且得報。子仁其候我於桐江之濤。將與子盤桓於雲門。若耶間有日也。聞子仁之居鄉。嘗以鄉約善其族黨。固亦仁者及物之心。然非子仁所汲汲。孔子云。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然惟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而後行。子仁其務立參前倚衡之誠乎。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聊以是爲子仁別去之贈。

書佛郎機遺事（庚戌）

見素林公聞寧濠之變。卽夜使人範錫爲佛郎機銃。并抄火藥方。手書勉予竭忠討賊。時六月毒暑。多道喝死。公遣兩僕裹糒從。間道冒暑晝夜行三千餘里。以遺予。至則濠已就擒。七日予發書爲之感激涕下。蓋濠之擒。以七月二十六。距其始事六月十四。僅月有十九日耳。世之君子。當其任能不畏難巧避者。鮮矣。况已致其事。而能急國患。踰其家如公者乎。蓋公之忠誠。根於天性。故老而彌篤。身退而憂愈深。節愈勵。嗚呼。是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嘗欲列其事於朝。願非公之心也。爲作佛郎機私詠。君子之同聲者。

將不能已於言耳矣。

佛郎機誰所爲。截取比干腸。裹以鴟夷皮。長弘之血。燬不足。睢陽之怒。恨有遺。老臣忠憤。寄所洩。震驚百里。賊膽披。徒請尙方劍。空聞魯陽揮。段公芟板不在茲。佛郎機誰所爲。

正德戊寅之冬。福建按察僉事周期雍。以公事抵贛。時逆濠奸謀日稔。遠近洶洶。予思須爲之備。而濠黨伺覘左右。搖手動足。朝聞暮達。以期雍官異省。當非濠所計及。因屏左右語之。故遂與定議。期雍歸。卽陰募驍勇。具械束裝。部勒以俟。予檄晨到。而期雍夕發。故當濠之變。外援之兵。惟期雍先至。適常見素公書至之日。距濠始事亦僅月有十九日耳。初。予嘗使門人冀元亨者。因講學說濠。以君臣大義。或格其奸。豪不懌。已而滋怒。遣人陰購害之。冀辭予曰。濠必反。先生宜早計。遂遁歸。至是聞變。知予必起兵。卽日潛行赴難。亦適以是日至。見素公在莆陽。周官上杭。冀在常德。去南昌各三千餘里。乃皆同日而至。事若有不偶然者。輒附錄於此。聊以識予之耿耿云。

題壽外母蟠桃圖（庚辰）

某之妻之母諸太夫人張。今年壽八十二。月二十有二日。其設帨辰也。某靡於官守。不能歸。捧一觴於堂下。幕下之士有郭翊者。因爲作王母蟠桃之圖。以獻夫。王母蟠桃之說。雖出於僊經異典。未必其事之有無。然今世之人。多以之祝願其所親愛。固亦古人岡陵松柏之意也。吾從衆可乎。遂用之以寄遙祝之私。而詩以歌之云。維彼蟠桃。千歲一華。夫人之壽。茲維始葩。維彼蟠桃。千歲一實。夫人之壽。益堅孔碩。維華維實。厥根彌植。維夫人孫子。亦昌衍靡極。

書徐汝佩卷（癸未）

壬午之冬，汝佩別予北上，赴南宮試。已而門下士有自京來者，告予以汝佩因南宮策問，若陰詆夫子之學者，不對而出，遂浩然東歸，行且至矣。予聞之，黯然不樂者久之。士曰：汝佩斯舉，有志之士，莫不欽仰，歆服以爲自尹彥明之後，至今而始再見者也。夫人離去其骨肉之愛，齋糧束裝，走數千里，以赴三日之試，將竭精弊力，惟有司之好是投以，斬一日之得，希終身之樂，斯人人之同情也。而汝佩於此，獨能不爲其所不爲，不欲其所不欲，斯非其有見得思義，見危授命之勇，其孰能聲音笑貌而爲此乎？是心也，固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矣。將夫子聞之，躍然而喜，顯然而喜，與之也，而顧黯然而不樂也，何居乎？子曰：非是之謂也。士曰：然則汝佩之爲是舉也，尙亦有未至歟？豈以汝佩骨肉之養，且且暮所不給，無亦隨時順應，以少蘇其貧困也乎？若是，則汝佩之志荒矣。子曰：非是之謂也。士曰：然則何居乎？予默然不應。士不得問而退。他日，汝佩既歸，士往問於汝佩曰：向吾以子之事問於夫子矣，夫子黯然而不樂，予云云，而夫子云云也。子以爲奚居？汝佩曰：始吾見發策者之陰詆吾夫子之學也，蓋怫然而怒，憤然而不平，以爲吾夫子之學，則若是其簡易廣大也。吾夫子之言，則若是其真切著明也。吾夫子之心，則若是其仁恕公普也。夫子憫人心之陷溺，若己之墮於淵壑也，冒天下之非笑詆訾，而日諄諄焉，亦豈何求於世乎？而世之人，曾不覺其爲心，而相嫉媚詆毀之，若是若是，而吾尙可與之並立乎？已矣。吾將從夫子而長往於深山窮谷，耳不與之相聞，而目不與之相見，斯已矣。故遂浩然而歸，歸途無所事事，始復專心致志，沉潛於吾夫子致知之訓，心平氣和，而良知自發，然後黯然而不樂，曰：嘻，吁乎！吾過矣。士曰：然則子之爲

是也。果尙有所不可歟。汝佩曰。非是之謂也。吾之爲是也。亦未不可。而所以爲是者。則有所不可也。吾語子始。吾未見夫子也。則聞夫子之學。而亦嘗非笑之矣。詆毀之矣。及見夫子。親聞良知之誨。恍然而大寤。醒油然而生意融。始自痛悔切責。吾不及夫子之門。則幾死矣。今雖知之甚深。而未能實諸己也。信之甚篤。而未能孚諸人也。則猶未免於身謗者也。而遽爾責人。若是之峻。且彼蓋未嘗親承吾夫子之訓也。使得親承焉。又焉知今之非笑詆毀者。異日不如我之痛悔切責乎。不如我之深知而篤信乎。何忘己之困而責人之速也。夫子冒天下之非笑詆毀。而日諄諄然。惟恐人之不入於善。而我則反之。其間不能以寸矣。夫子之黯然而不樂也。蓋所以愛珊之至。而愛珊之深也。雖然。夫子之心。則又廣矣。大矣。微矣。幾矣。不覩不聞之中。吾豈能盡以語子也。汝佩見。備以其所以告於士者爲問。子頷之。而弗答。默然者久之。汝佩悚然。若有省也。明日以此卷入。請曰。昨承夫子不言之教。珊耳而聽。若震驚百里。粗心浮氣。一時俱喪矣。請遂書之。

題夢槎奇遊詩卷（乙酉）

君子之學。求盡吾心焉爾。故其事親也。求盡吾心之孝。而非以爲孝也。事君也。求盡吾心之忠。而非以爲忠也。是故夙興夜寐。非以爲勤也。剴繁理劇。非以爲能也。嫉邪祛蠹。非以爲剛也。規切諫諍。非以爲直也。臨難死義。非以爲節也。吾心有不盡焉。是謂自欺其心。心盡而後。吾之心始自以爲快也。惟夫求以自快。吾心。故凡富貴貧賤憂戚患難之來。莫非吾所以致知求快之地。苟富貴貧賤憂戚患難。而莫非吾致知求快之地。則亦寧有所謂富貴貧賤憂戚患難者。足以動其中哉。世之人。徒知君子之於富貴貧賤憂戚。

患難無入而不自得也。而皆以爲獨能人之所不可及。不知君子之求以自快其心而已矣。林君汝桓之名。吾聞之蓋久。然皆以爲聰。同特達者也。文章氣節者也。今年夏聞君以直言被譴。果信其爲文章氣節者矣。又踰月。君取道錢塘。則以書來道其相愛念之厚。病不能一往爲恨。且倦倦以聞道爲急。問學爲事。嗚呼。君蓋知學者也。志於道德者也。寧可專以文章氣節稱之已。而郡守南君元善。予以夢槎奇遊。蓋京師士友贈之南行者。予讀之終篇。嘆曰。君知學者也。志於道德者也。則將以求自快其心者也。則其奔走於郡縣之末也。猶其從容於部署之間也。則將地官郎之議國事。未嘗以爲抗。而徐聞丞之親民務。未嘗以爲瑣也。則夢槎未嘗以爲異。而南遊未嘗以爲奇也。君子樂道人之善。則張大而從諛之。是固行贈者之心乎。予亦以病不及與君一面。感君好學之篤。因論君子之所以爲學者。以爲君贈。

爲善最樂文（丁亥）

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然小人之得其欲也。吾亦但見其苦而已耳。五色令人目盲。五聲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營營戚戚。憂患終身。心勞而日拙。欲縱惡積以亡其生。烏在其爲樂也乎。若夫君子之爲善。則仰不愧。俯不怍。明無人非。幽無鬼責。優優蕩蕩。心逸日休。宗族稱其孝。鄉黨稱其弟。言而人莫不信。行而人莫不悅。所謂無入而不自得也。亦何樂如之。妻弟諸用明。積德勵善。有可用之才。而不求仕。人曰。子獨不樂仕乎。用明曰。爲善最樂也。因以四字扁其退居之軒。率二子階陽。日與鄉之俊彥讀書講學於其中。已而二子學日有成。登賢薦秀。鄉人嘖嘖皆曰。此亦爲善最樂之效矣。用明笑曰。爲善之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豈顧於得失榮辱之間而論之。聞者心服。僕夫治圃。得一鏡以獻。

於用明刮土而視之。背亦適有爲善最樂四字。坐客嘆異。皆曰。此用明爲善之符。誠若亦不偶然者也。相與詠其事。而來請於予以書之。用以訓其子孫。遂以勗夫鄉之後進。

客坐私祝（丁亥）

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毋陷於非僻。不願狂悖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冥頑無恥。扇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謂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嘉靖丁亥八月。將行兩廣之行。書此以戒我子弟。并以告夫士友之辱臨於斯者。請一覽教之。

王文成公全書

卷二十五

外集七 墓誌銘 墓表 墓碑 傳 碑 贊 箴 祭文

易直先生墓誌（壬戌）

易直先生卒。鄉之人相與哀思不已。從而纂述其行以誄之曰。嗚呼。先生之道。諒易平直。內篤於孝友。外孚於忠實。不戚戚於窮。不欣欣於得。翦徹崖幅。於物無抵。于于施施。率意任真。而亦不干於禮。藝學積行。將施于邦。六舉於鄉。竟弗一獲以死。嗚呼傷哉。自先生之沒。鄉之子弟無所式。爲善者無所倚。談經究道者。莫與考論。含章祕迹。林棲而澤遁者。莫與遨遊以處。天胡奪吾先生之速耶。先生姓壬。名袞。字德章。古者賢士死。則有以易其號。今先生沒。且三年。而猶襲其常稱。其謂鄉人何。盍相與私證之曰。易直於是先生之姪。守仁聞而泣曰。叔父有善。吾子姪弗能紀述。而以辱吾之鄉老。亦奚爲於子姪。請得誌諸墓。嗚呼。吾宗江左以來。世不乏賢。自吾祖竹軒府君以上。凡積德累仁者。數世而始發於吾父龍山先生。叔父生而勤修砥礪。能協成吾父之志。人謂相繼而興。以昌王氏者。必在叔父。而又竟止於此。天意果安在哉。叔母葉孺人。先叔父十有三年卒。生二子。守禮守信。繼孺人方氏。生一子。守恭。叔父之生。以正統己巳十月戊午。得壽四十有九。而以弘治戊午之八月廿三卒。卒之歲。太夫人岑氏方就養於京。泣曰。須吾歸視其

概於是壬戌正月太夫人自京歸始克以十月甲子葬叔父於邑東穴湖山之陽南去竹軒府君之墓十武而近去葉儒人之墓十武而遙未合葬蓋有所俟也

陳處士墓誌銘（癸亥）

處士諱泰字思易父剛祖伸彰曾祖勝一世居山陰之錢清剛戌遼左娶馬氏生處士正統甲子處士生十二年矣始從其父自遼來歸當是時陳雖巨族然已三世外戌基業凋廢殆盡處士歸與其弟耕於清江之上數年遂復其故處士狷介純篤處其鄉族視黨無內外少長戚疎朴直無委曲又好面折人過不以毛髮假借不爲斬險刻削故其生也人爭信憚其死也莫不哀思之處士於書史僅涉獵不專於文敦典崇禮務在躬行郡中名流以百數皆雕繪藻飾煇煇以貴聲譽然稱隱逸之良必於處士皆以爲有先太丘之風焉弘治癸亥正月庚寅以疾卒年七十二九月己丑其子琢卜葬于郡西之迴龍山初處士與同郡羅周管士弘朱張弟澍友以善交稱成化間澍以歲貢至京某時爲童子聞澍道處士心竊慕之至是歸求其廬則旣死矣澍姪孫節與子遊以世交之誼爲處士請銘且曰先生於處士心與之久矣卽爲之銘亦延陵掛劍之意耶予曰諾明日與琢以狀來請惟陳氏世有顯聞剛之代父戌遼也甫年十四主帥壯其爲人召與語大說遂留參幕下累立戰功出奇計當封賞輒爲當事者沮抑竟死牖下處士亦狀貌魁岸幼習邊機論議根核的然可施於用性孝友屬其家多難收養其弟姪之孤援拾扶持不忍舍去遂終其身琢亦能詩有行次子玠三孫徠衝級皆向於學夫屢抑其進其後將必有昌者銘曰嗟惟處士敦朴厚堅猶玉在璞其輝熠然秉義揚仁鄉之司直邈矣太丘其孫孔式胡濬而逝其人則亡德音孔邇

鄉人相告毋或而弛。無寧處士。愧其孫子。迴龍之岡。其鬱有蒼。毋爾芻伐。處士所藏。

平樂同知尹公墓誌銘（癸亥）

尹自春秋爲著姓。降及漢唐。代不乏賢。至宋而太常博士源中書舍人洙及其孫焯。皆以道學爲世名儒。其後有爲點檢者。自洛徙越之山陰。迨公七世矣。公父達。祖性中。曾祖齊賢。皆有聞於鄉。公生十八年。選爲郡庠弟子。以詩學知名。遠近從之遊者數十。往往取高第。躋顯級。而公乃七試有司。不偶。天順年。詔求遺才可經濟大用者。於是。有司以公應詔。而公亦適當貢。遂卒業大學。成化某甲子。授廣西南寧通判。時郡中久苦徭患。方議發兵。人情洶洶。公至。請守得緩旬。日稍闔之。乃單騎入。徭峒呼酋長與語。諸酋皆幸。不暇集謀。相與就公問所由來。公曰。斯行爲爾曹乞生。無他疑也。因爲具陳禍福。言辨爽慨。諸酋咸動。顧謂其黨曰。何如。皆曰。願從使君言。遂相率羅拜。定約而出。尋督諸軍討木頭等峒。皆捷。大臣交章薦公。可大用。庚子。擢同知平樂府事。平樂地皆嶮山。互壑。徭憑險。出沒深翳。非時剽掠。居民如處窞中。動慮機觸。不敢輕往來。農末俱廢。聞公至。喜曰。南寧尹使君來。吾無恐耳。已居月餘。公從士著間行巖谷。盡得其形勢。縱兵悉焚林薄。徭失籍潰散。公因盡築城堡。要害據守。徭來無所匿。從高巔遠覘。嘆息踟躕而去。蓋自是平樂遂爲安土。居三年。屢以老請。輒爲民所留。弘治改元。以慶賀赴京師。力求致仕。以歸。家居十四年。乃卒。得壽若干。公性孝友。淳篤。自其貧賤時。卽委產三弟。拾取其遺。少壯衰老。雖盛暑急遽。未嘗見其不以祗服與物熙然無抵。至其蒞官當事。奮毅敢直。析法繩理。勢悍無所撓避。庶幾古長者而今亡矣。先後娶陳氏朱氏殷氏。子騏。孫公貴。公榮。卒之。又明年。癸亥。將葬。騏以幣狀來。姚請銘某。幼去其鄉。聞公之爲。

人恨未嘗從之遊。銘固不辭也。公諱浦，字文淵，葬在郡東保山，合殷氏之兆。銘曰：赫赫尹氏，望於宗周。源洙比穎，焯暢厥休。自洛徂越，公啓其闢。君子之澤，十世未斬。篤敬忠信，蠻貊以行。一言之烈，雄於九軍。豈惟威儀，式其黨里。豈惟友睦，篤其昆弟。彼保之陽，維石巖巖。尹公之墓，今人所瞻。

徐昌國墓誌（辛未）

正德辛未三月丙寅，太學博士徐昌國卒，年三十三。士夫聞而哭之者，皆曰：嗚呼！是何促也。或曰：孔門七子，顏子最好學，而其年獨不永，亦三十二而亡。說者謂顏子好學，精力瘁焉。夫顏雖既竭，吾才然終日如愚，不改其樂也。此與世之謀聲利，苦心焦勞，患得患失，遂逐終其身，耗勞其神氣，奚啻百倍，而皆老死黃馘。此何以辨哉！天於美質，何生之甚寡，而壞之特速也。夫鼯鼯以夜出，涼風至而玄鳥逝，豈非凡物之盛衰以時乎！夫嘉苗難植而易稿，芝榮不踰旬，蔓草薤而益繁，鷓鴣遍天下而麟鳳之出，間世一觀焉。商周以降，清淑日澆，而濁穢薰積，天地之氣，則有然矣。於昌國何疑焉！始昌國與李夢陽何景明數子友，相與砥礪於辭章，既殫力精思，傑然有立矣。一旦諷道書，若有所得，歎曰：弊精於無益，而忘其軀之弊也。可謂知乎！巧辭以希俗，而捐其親之遺也。可謂仁乎！於是習養生，有道士自西南來，昌國與語，悅之，遂究心玄虛，益與世泊。自謂長生可必至。正德庚午冬，陽朋王守仁至京師，守仁故善數子，而亦嘗沒溺於僊釋。昌國喜，馳往省，與論攝形化氣之術。當是時，增城湛元明在坐，與昌國言不協，意沮去。異日復來，論如初。守仁笑而不應，因留宿。曰：吾授異人五金八石之祕，服之，冲舉可得也。子且謂何？守仁復笑而不應。迺曰：吾隳黜吾昔，而游心高玄，寒兌斂華，而靈株是固。斯亦去之競競於世遠矣。而子猶余拒然何也？守

仁復笑而不應。於是默然者久之。曰：子以予爲非耶？抑又有所祕耶？夫居有者不足以超無，踐器者非所以融道。吾將去知故而宅於埃壘之表。子其語我乎？守仁曰：謂吾爲有祕道固無形也。調吾謂子非子未吾是也。雖然，試言之。夫去有以超無，無將奚超矣？外器以融道，道器爲偶矣。而固未嘗超乎，而固未嘗融乎。夫盈虛消息皆命也。纖巨內外皆性也。隱微寂感皆心也。存心盡性順夫命而已矣。而奚所趨舍於其間乎？昌國首肯良久曰：冲舉有諸？守仁曰：盡爲之性者可以冲於天矣。盡魚之性者可以泳於川矣。曰：然則有之。曰：盡人之性者可以知化育矣。昌國俛而思蹶然而起曰：命之矣。吾且爲萌芽。吾且爲流澌。子其煦然屬我以陽春哉？數日復來謝曰：道果在是，而奚以外求？吾不遇子，幾亡人矣。然吾疾且作，懼不足以致遠。則何如？守仁曰：悸乎？曰：生寄也。死歸也。何悸？津津然既有志於斯，已而不見者，踰月。忽有人來，計昌國逝矣。王洪二子馳往哭盡哀。因商其家事。其長子伯虬言：昌國垂歿，整衽端坐，託徐子容以後事。子容泣。昌國笑曰：常事耳。謂伯虬曰：墓銘其請諸陽明。氣益微。以指畫伯虬掌作冥冥漠漠四字。餘遂不可辨。而神氣不亂。嗚呼！吾未竟。吾說以時昌國之及，而昌國乃止。於是吾則有憾焉。臨歿之託，又可負之。昌國名禎，卿世姑蘇人。始舉進士，爲大理評事，不能其職。於是以親老求改便地爲養。當事者目爲好異，抑之已而降爲五經博士。故雖爲京官數年，卒不獲封其親以爲憾。所著有談藝錄。古今詩文若干首。然皆非其至者。昌國之學凡三變，而卒乃有志於道。墓在虎丘西麓。銘曰：惜也昌國，吾見其進，未見其至。早攻聲詞，中遁謝棄。脫淖垢濁，修形鍊氣。守靜致虛，恍若有際。道幾朝聞，遐夕先逝。不足者命，有餘者志。璞之未琢，豈方頑礪。隱埋山澤，有虹其氣。後千百年，曷考斯誌。

凌孺人楊氏墓誌銘（乙亥）

古之葬者。不封不樹。葬之有銘。非古矣。然必其賢者也。然世之皆有銘也。亦非古矣。而婦人不特銘。婦人之特銘也。則又非古矣。然必其賢者也。賢而銘。雖婦人其可哉。是故非其人而銘之。君子不與也。銘之而非其實。君子不爲也。吾於銘人之墓也。未嘗敢以易。至於婦人。而加審焉。必有其證矣。凌孺人楊氏之銘也。曷證哉。證於其夫之狀。證於其子之言。證於其鄉人之所傳。其賢者也。孺人之夫。爲封監察御史。凌公石巖。諱雲者也。石巖之狀。謂孺人爲通懷遠將軍之曾孫女。茂年十八而未歸。姑舅愛之。族黨稱之。鄉閭則之不悉數其行。則賢可知矣。子僉憲。相與同年。賢也。地官員外郎。樞又賢也。孺人之慈訓存焉。相嘗爲子言。孺人之賢。十餘年矣。與今石巖之狀同也。吾鄉之士。遊業於通者。以十數。稱通之巨族。以凌氏爲最。凌氏之賢。以石巖爲最。則因及於孺人之內助。其所稱舉。與今之狀又同也。夫夫或溺譽焉。子或溢羨焉。吾鄉人之言。不要而實契。斯又何疑矣。孺人之生。以正統丁卯十二月九日。卒於正德癸酉十一月九日。壽蓋六十七。男四。長卽相。次棋。早卒。次卽樞。次栻。女二。孫男八。女三。曾孫男一。女一。相將以乙亥正月內丙寅。附葬孺人於祖塋之左。而格於其次。迺以石巖之狀來請銘。且問葬合葬非古也。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先孺人附於祖塋之左。昭也。家君百歲後。將合焉。葬左。則疑於陽。虛右。則疑於陰。若之何。則子曰。附也。則祖爲之尊。左陽右陰也。陽兼陰而主變者也。陰從陽而主常者也。陽在左。則居左。而在右。則居右。陰在左。則從左。而在右。則從右。其虛右而從左乎。於是孺人之葬。虛右而從左。銘曰。孺人之賢。予豈究知。知子若夫。鄉議是符。如彼作室。則觀其隅。彼昏憊憊。謂予盡誣。狼山之西。祖塋是依。左藏右虛。孺人之居。

文橋菴墓誌（乙亥）

高吾之丘兮。胡然其歸歸兮。鄉人所培兮。高吾之木兮。胡然其隨隨兮。鄉人所植兮。高吾之行兮。胡然其砥砥兮。鄉人所履兮。陽明子曰。嗚呼。茲橋菴文子之墓耶。冀元亨曰。昔陽明子自貴移廬陵。道出辰常間。遇文子於武陵溪上。與之語。三夕而不輟。旬有五日而未能去。門人問曰。夫子何意之深耶。陽明子曰。人也朴而理直。而虛篤。學審問。比耄而不衰。吾聞其蒞官矣。執而恕。惠而節。其張叔之儔歟。吾聞其居鄉矣。勵行飭己。不言而俗化。其太丘之儔歟。嗚呼。於今時爲難得也矣。別以其墓銘。尉陽明子心許之。而不諾。門人曰。文子之是請也。殆猶未達歟。陽明子曰。達也。曰。達何以不諾也。曰。古之葬者。不封不樹。銘非古也。後世則有銘。旣葬而後具。豫不可也。曰。然則惡在其爲達矣。曰。死生之變大。而若人晝夜視之。不以諱。非達歟。蓋晉之末。有陶潛者。嘗自誌其墓。文子旣歿。其子棊棠東集。柩葬之高吾之原。陽明子乃掇其所狀而爲之銘。文子名澍。字汝霖。號橋菴。舉進士。歷官刑部郎中。出爲重慶守。已而忤時貴。改思州。遂謝病去。文子之先爲南昌人。曾祖均。玉始避地。桃源。門人有閔廷圭者。爲之行狀甚悉。

登仕郎馬文重墓誌銘（丙子）

沛漢臺里有馬翁者。長身而多知。涉書史。少喜談兵。交四方之賢。指畫山川道里。弛張闔闢。自謂功業可掉臂取。嘗登芒碭山。左右眺望。嘻吁慷慨。時人莫測也。中年從縣司辟爲椽。已得選。忽不愜。復遂棄去。授登仕郎。歸與家人力耕。致饒富。輒以散其族黨鄉鄰。葬死恤孤。賑水旱。修橋梁。惟恐有聞。旣老。乃益循飭。邑人望而尊之。以爲大賓焉。年八十六。正德丙子四月三日。無疾而卒。長子思仁。時爲鴻臚司儀署丞。勤

而有禮。子旣素愛之。至是聞父喪。慟毀幾絕。以狀來請。子銘。又哀而力。遂不能辭。按狀翁名珍。字文重。父某。祖某。曾某。皆有隱德。子男若干人。女若干人。以是年某月某日葬祖塋之側。爲之銘曰。豐沛之間。自昔多魁。若漢之蕭曹。使不遇高祖。乘風雲之會。固將老終其身於刀筆之間。世之懷奇不偶。無以自見於時。名湮沒而不著者。何可勝數。若翁者。亦其人非耶。然考其爲迹。亦異矣。嗚呼。千里之足。困於伏櫪。連城之珍。或混瓦礫。不琢其章。於璧何傷。不駕以驥。奚損於良。嗚呼。馬翁。茲焉允臧。

明封刑部主事浩齋陸君墓碑誌（丙子）

封君之葬也。子澄毀甚失明。病不能事事。以問於陽明子曰。吾湖俗之葬也。咸竭資以盛賓主。至於毀家。不則以爲儉。其親也。不肖孤。則何費之敢。斬大懼疾之。不任。遂底於顛殞。以重其不孝。敢請已之。如何。陽明子曰。不亦善乎。棺槨衣衾之得爲也者。君子不以儉其親。狗湖俗之所尙。是以其親遂非而導侈也。又况以殆其遺體乎。吾子已之。旣葬而以禮告人。豈有非之者。將湖俗之變。必自吾子始矣。一舉而三善。吾子其已之。旣而復以誌墓之文。請陽明子辭之不得。則謂之曰。誌墓非古也。古之葬者。不封不樹。孔子之葬其親也。自以爲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無識也。而封之崇四尺。其於季札之葬。則爲之識曰。有吳延陵季子之墓。後之誌者。若是焉可矣。而內以誣其親。外以誣於人。是故君子恥之。吾子志於賢聖之學。苟卒爲賢聖之歸。是使其親爲賢聖者之父也。誌孰大焉。吾子曷已之。封君之存也。嘗以其田二頃。給吾黨之貧者以資學。是於斯文爲有襄也。而又重以吾子之好。無已。則如夫子之於札也乎。因爲之題其識墓之石曰。皇明封刑部主事浩齋陸君之墓。而書其事於石之陰。君諱驥。字文華。湖之歸安人。墓在樊澤。子澄。

舉進士方爲刑部員外郎澄之兄曰津

諡襄惠兩峯洪公墓誌銘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刑部尙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致仕洪公以嘉靖二年四月十九日薨時年八十有一矣訃聞天子遣官九諭祭錫諡襄惠賜葬錢塘東穆塢之原其嗣子澄將以明年乙酉月日舉葬事以幣以狀來請銘維洪氏世顯於鄱陽自宋太師忠宣公皓始賜第於錢塘西湖之葛嶺三子景伯景嚴景廬皆以名德相承遂爲錢塘望族八世祖諱其二仕宋爲浙東安撫使元興避地上虞曾祖諱榮甫祖諱有恆迨皇朝建國迺復還家錢塘有恆初名洪武昌忌者上書言其名犯年號高皇帝親錄之曰此朕興之兆耳御書有恆易之父諱蕃徽州街口批驗所大使自曾祖以下皆以公貴贈太子太保刑部尙書妣皆贈一品夫人公諱鐘字宣之自幼岐嶷不凡成化戊子年二十六以易經領鄉薦乙未舉進士授官刑部主事諳習憲典時相繼爲大司寇者皆耆德宿望咸器重禮信之委總諸司章奏疑議大獄取裁於公聲聞驟起庚子陞員外郎仍領諸司事癸卯丁內艱丙午起復陞郎中尋慮囚山西乙巳江西福建流賊甫定公承命往審處之歸言福建之武平上杭清流永定江西之安遠龍南廣東之程鄉皆流移混雜習於鬪爭以武力相尙是以易閩而亂譬若羣豺虎而激怒之欲其無相攫噬難矣宜及其平時令有司多立社學以訓誨其子弟銷其兵器易之以詩書禮讓庶幾潛化其奸宄時以爲知本之論弘治己酉陞江西按察副使癸丑陞四川按察使所在發奸擿伏無所撓避而聽決如流庭無宿訟由是橫豪屏息自土官宣慰使皆懷懷奉約束安氏世有馬湖恃力驕僭爲地方患公從容畫策去之請吏于朝遂

以帖定丙辰入覲陞江西右布政使丁巳轉福建左布政使著績兩省戊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等府兼整飭薊州諸邊備時朵顏虜勢日猖獗公以邊備積地乃建議增築邊牆自山海關界嶺口西北至密雲古北口黃花鎮而抵居庸延袤千餘里繕復城堡二百七十悉城沿邊諸縣官無浪費而民不知勞自是緩急有賴又奏減防秋官兵六千人歲省輓輸犒賞之費以數萬創建浮橋於通州以利病涉毀永平陶窰以息軍民橫役之苦奪民產及牧園草場之入於權貴者而悉還之遠近大悅名稱籍甚然權貴人之扼勢失利者數有公於下遂改雲南巡撫再改貴州頃之召還督理漕運兼巡撫鳳陽諸處正德丁卯陞右都御史仍董漕政戊辰命掌南京都察院事尋陞南京刑部尚書己巳改北京工部復改刑部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賜玉帶庚午特命出總川陝湖河四省軍務時沔陽洞庭水寇丘仁楊清等攻掠城邑其鋒甚銳官軍屢失利公至以計擒滅之藍五起蜀與鄆老人等聚衆往來寇暴川陝間遠近騷動公涉歷險阻深入賊巢逆謀設奇躬冒矢石前後斬獲招降以千數萬擒其渠酋二十八人露布以聞士官楊友楊愛相仇激爲變衆至三萬餘流劫重慶保寧諸州縣公隨調兵剿平之復其故業朝廷上降勅獎勵賜白金麒麟服進太子太保辭不獲則引年懇疏乞歸章七上始允之聖諭優獎賜馳驛還仍進光祿大夫錄其孫一人入冑監公既歸築兩峯書院於西湖之上自號兩峯居士日與朋舊備祥詩酒以爲樂如是者十有一年嘉靖改元之壬午朝廷念公壽者詔進公階特進光祿大夫柱國賜玄纁羊酒遣有司勞問士夫之議者咸以公先朝之老抱負經濟年雖若邁而精力未衰優之廊廟足倚以爲重思復起公於公已不可作矣公元娶鄭氏累贈一品夫人繼周氏徐氏又繼魏氏南京吏

部尚書文靖公之女。女卒。贈一品夫人。二子魏出。長澄。鄉進士。才識英敏。方向於用。次濤。磨授南京都察院都事。先卒。女二。俱出。長適漕運叅將張奎。次適國子生李綦。孫男四。榷楠橋檀。女七。墓合魏夫人之兆。銘曰。桓桓襄惠。巍然人傑。自其始仕。聲聞已揭。于臬于藩。益弘以憲。略于西陲。實屏實垣。既荒南服。圻漕是督。命于南。亟召于北。司空司寇。邦憲是肅。帝曰。司寇爾總。予師寇賊。奸宄維爾。予治既獲。既遏豕斃。狐逸暨其成功。卒以老乞。天子曰。俞。可長爾劬。西湖之涓。泮泮于手。聖化維新。肆懷舊臣。公已不作。維時之屯。天子曰。咨。謚錫有賻。哀榮終始。其時則如。程塢之原。有鬱其阡。詩此貞石。垂千萬年。

贈翰林院編修湛公墓表（壬申）

嗚呼。聖學晦而中行之士鮮矣。世方拿阿。爲工。方特爲厲。紛縱倒置。孰定是非之歸哉。蓋公治長存。繹綬之中。仲尼明非其罪。匡章通國稱不孝。孟子辯之。夫然後在所禮貌焉。剛狷振礪之士。獨行遠俗。爲世所媚嫉。卒以傾廢。踏墮。又挽以非其罪者。可勝道哉。予讀怡菴志。而悲之。怡菴。混公英。廣之增城人。介直方嚴。刻行砥俗。鄉之善良。咸服信取。則倚以扶弱禦侮。然不辭色。少貸人。而斥人過惡。至無所容。狡獪之徒。動見矯拂。嫉視如讎。聚謀必覆公於惡。毋使抗吾爲。公直行其心。不顧。竟爲所搆。誣憤發病。以死。公既死。其徒惡益行。鄉之人遂皆謂湛公行義。顧報反其施。而惡者自若。吾儕何以善爲。後十餘年。爲奸者貫盈。剪滅浸盡。而公子若水。求濂洛之學。爲世名儒。舉進士。官國史編修。推原尋繹。公德益用表著。朝廷贈官如子。日顯赫。棟輝鄉。相與追嗟慕嘆。爲善之報何如。向特未定耳。嗚呼。古有狷介特行之士。直志犯衆惡之死靡悔。湛公殆其人非邪。向使得志立朝。當大節。其肯俛首爲奸人僕役。响濡喘息。以靳緩須臾。

死其不能矣。夫脂韋佞悅，亦何能緩急有毫毛之賴。爲國者當何取哉。予悲斯人之不遇，而因重有所感也。昔者君子顯微闡幽，以明世弊，噴信暴者無庸揚矣。彼恣然就抑，蒙溷垢而弗雪，其可以無表而出之。

節菴方公墓表（乙酉）

蘇之崑山有節菴方翁麟者，始爲士業。舉子已而棄去，從其妻家朱氏居。朱故業商，其友曰子乃去士而從商乎。翁笑曰：子烏知士之不爲商，而商之不爲士乎。其妻家勸之從事，其友曰：子又去士而從從事乎。翁笑曰：子又烏知士之不爲從事，而從事之不爲士乎。居久之，嘆曰：吾憤世之碌碌者，刀錐利祿而屑爲此，以矯俗振頹，乃今果不能爲益也。又復棄去，會歲歉，盡出其所，有以賑饑乏。朝廷義其所爲，榮之冠服，後復遙授建寧州吏目。翁視之蕭然若無與，與其配朱竭力農耕，植其家。以士業授二子鵬、鳳，皆舉進士。歷官方面。翁旣老，日與其鄉士爲詩酒會。鄉人多能道其平生，皆磊落可異。顧太史九和云：吾嘗見翁與其二子書，疊疊皆忠孝節義之言，出於流俗類古之知道者。陽明子曰：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士以修治，農以具養，工以利器，商以通貨，各就其資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業焉。以求盡其心，其歸要在於有益於生人之道則一而已。士農以其盡心於修治具養者，而利器通貨猶其士與農也。工商以其盡心於利器通貨者，而修治具養猶其工與商也。故曰：四民異業而同道。蓋昔舜敍九官，首稷而次契，垂工益虞，先於夔龍。商周之代，伊尹耕於莘野，傅說板築於巖膠，高舉於魚鹽，呂望釣於磻澗，百里奚處於市，孔子爲乘田委吏，其諸儀封晨門，荷蕢斲輪之徒，皆古之仁聖英賢高潔不羣之士。書傳所稱，可考而信也。自王道熄而學術乖，人失其心，交爲於利，以相驅軼，於是始有歆士而卑農，榮宦遊

而恥工賈。夷考其實。射時罔利。有甚焉。特異其名耳。極其所趨。駕浮辭詭。辨以誣世。惑衆比之。具養器貨之益。罪浮而實反不逮。吾觀方翁士商從事之喻。隱然有當於古四民之義。若有激而云者。嗚呼。斯義之亡也久矣。翁殆有所聞歟。抑其天質之美而默有契也。吾於是而重有所感焉。吾嘗獲交於翁二子。皆穎然敦古道。敏志於學。其居官臨民。務在濟世及物。求盡其心。吾以是得其源流。故爲之論著之云耳。翁既歿。葬於於邑西馬鞍山之麓。配朱孺人。有賢行。合葬焉。鄉人爲表其墓。曰。明贈禮部主事節菴方公之墓。嗚呼。若公者。其亦可表也矣。

湛賢母陳太孺人墓碑（甲戌）

湛子之母卒於京師。葬於增城。陽明子迎而弔。諸龍江之辭已。湛子泣曰。若水之辱於吾子。蓋人莫不聞。吾母歿而子無一言。人將以病子。陽明子曰。名者爲之銘矣。表者爲之表矣。某何言。雖然。良亦無以紓吾情。吾聞太孺人之生。七十有九。其在孀居者。餘四十年。端靖嚴潔。如一日。既老。雖其至親。卑幼之請謁。見之未嘗踰閫也。不亦貞乎。續麻春梁。教其子以顯。嘗使從白沙之門。曰。寧學聖人而未至也。不亦知乎。恤其庶姑。與其庶叔。化厲爲順。撫孤與女。愛不違訓。不亦慈乎。已膺封錫。祿養備至。而縞衣蔬食。不改其初。不亦儉乎。貞知慈儉。老而彌堅。不亦賢乎。請著其石曰。湛賢母之墓。湛子拜泣而受之。既行人。曰。湛母之賢信矣。若湛子之賢。則吾猶有疑焉。湛子始以其母之老。不試者十有三年。是也。復出而取士第。爲美官。則何居母亦老矣。又去其鄉而迎養。既歸。復往卒於旅。則何居。陽明子曰。是烏足以疑湛子矣。夫湛子純孝人也。事親以老於畎畝。其志也。其出而仕。母命之也。其迎之也。母欲之也。既歸而復往。母泣而強之也。

是能無從乎。無大拂於義。將東西南北之惟命。彼湛子者。亦豈以人之譽毀於外者。以易其愛親之誠乎。曰。湛子而是。則湛母非歟。曰。烏足以非湛母矣。夫湛父之早世也。屬其子曰。必以顯吾世。故命之出者。行其夫之志也。就之養者。安其子之心也。強之往者。勉其子之忠。以卒其夫之願也。昔者孟母斷機。以勵其子。蓋不歸者幾年。君子不以孟子爲失養。孟母爲非訓。今湛母之心。亦若此。而湛子又未嘗違乎養也。故湛母賢母也。湛子孝子也。然猶不免於世惑。吾雖欲無言。也可得乎。

程守夫墓碑（甲申）

吾友程守夫。以弘治丁巳之春。卒於京。去今嘉靖甲申。二十有八年矣。嗚呼。朋友之墓。有宿草。則勿哭。而吾於君。尙不能無潛然也。君之父。味道公。與家居爲同年進士。相知甚厚。故吾與君。有通家之誼。弘治壬子。又同舉於鄉。已而又同卒業於北雍。密邇居者四年有餘。凡風雪之晨。花月之夕。山水郊園之遊。無不與其。蓋爲時甚久。而爲迹甚密也。而未嘗見君有憤詞忤色。情日益篤。禮日以恭。其在家庭。雍雍于內。外無間。交海內之士。無貴賤。少長咸敬而愛之。雖粗鄙暴悍。遇君未有不羞。然而心醉者。常是時。子方馳騫於舉業。詞章以相矜高。爲事雖知愛重君。而尙未知其天資之難得也。其後君既歿。子亦入仕。往往以粗浮之氣。得罪於人。稍知劍艾。始思君爲不可及。尋謫貴陽。獨居幽寂。窮苦之鄉。困心衡慮。乃從事於性情之學。方自苦其勝心之難克。而客氣之易動。又見夫世之學者。率多媚嫉險隘。不能去其有我之私。以共明天下之學。成天下之務。皆起於勝心。客氣之爲患也。於是愈益思君之美質。蓋天然近道者。惜乎當時。莫有以聖賢之學啓之。有啓之者。其油然而順道。將如決水之赴壑矣。嗚呼。惜哉。乃今稍見端緒。有足以

啓君者而君已不可作也已。君之子國子生娃，致君臨沒之言，欲予與林君利瞻爲之表誌。林君旣爲之表，而君之葬已久，誌已無所及，則爲書其墓之碑，聊以識吾之哀思。夫君者，不徒嬉遊征逐之好而已，君諱文楷，世居嚴之淳安，其詳已具於墓表。

大傅王文恪公傳（丁亥）

公諱馨，字濟之，王氏。其先自汴，扈宋南渡，諱百八者始居吳之洞庭山，曾祖伯英，祖惟道，考光化，知縣朝用，皆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妣三代皆一品夫人。公自幼穎悟，不凡，十六隨父讀書太學，太學諸生爭傳誦其文，一時先達名流咸屈年行求爲友。侍郎葉文莊提學御史陳士賢咸有重望于時，見而奇之，曰：「天下士於是名聲動遠邇。」成化甲午，應天鄉試第一，主司異其文，曰：「蘇子瞻之流也。」錄其論策，不易一字。乙未會試，復第一，入奉天對衆，望翕然，執政忌其文，乃置一甲第三。時論以爲屈，授翰林編修，閉門力學，避遠權勢，若將浼焉。九載陞侍講，憲廟實錄成，陞右諭德，尋薦爲侍講學士，兼日講官，每進講，至天理人欲之辯，君子小人之用舍，必反覆規諭，務盡啓沃。方春上遊後苑，左右諫不聽，公講文王不敢盞于遊田，上爲罷遊，講罷，常召所幸廣戒之，曰：「今日講官所指，殆爲若等。」好爲之時，東宮將出閣，大臣請選正人以端國本，首薦用公，以本官兼諭德。尋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既而吏部闕侍郎，又遂以爲吏部。時北虜入寇，公上籌邊八事，雖忤權倖，而卒多施行。公輔之望日隆，於是吳異內閣謝公引咎求退，遂舉公以自代。武宗在亮闇，內侍八人荒遊亂政，臺諫交章，中外洶洶，公協韓司徒率文武大臣伏閣以請，上大驚怒，有旨召公等至左順門，中官傳諭甚厲，衆相視莫敢發言，公曰：「八人不

去亂本不除。天下何由而治。議論侃侃。韓亦危言繼之。中官語塞。一時國論倚以爲重。然自是八人者竟分布要路。瑾入柄司禮。而韓公遂逐。內閣劉謝二公亦去矣。詔補內閣缺。瑾意欲引冢宰焦衆議推公。瑾雖中忌。而外難公論。遂與焦俱入閣。瑾方威鉗士類。按索微瑕。輒枷械之。幾死者累累。公亟言於熾曰。士大夫可殺不可辱。今旣辱之。又殺之。吾尙何顏於此。由是類從寬釋。瑾啣韓不已。必欲置之死。無敢言者。又欲以他事中內閣劉謝二公前後力救之。乃皆得免。大司馬華容劉公以瑾舊怨。逮至京。將坐以激變。士官岑氏罪死。公曰。岑氏未叛。何名爲激變乎。瑾議焚廢后吳氏之喪。以滅迹。曰。不可以成服。公曰。服公曰。楊有高才重望。爲國修邊。乃可以功爲罪乎。瑾議焚廢后吳氏之喪。以滅迹。曰。不可以成服。公曰。服可以不成。葬不可以苟。景泰汪妃薨。疑其禮。公曰。妃廢不以罪。宜復其故號。葬以妃祭。以后皆從之。當是時。瑾權傾中外。雖意不在公。然見公開誠與言。初亦間聽。及焦專事嬖阿。議彌不協。而瑾驕悻日甚。毒流縉紳。公過之不能得。居常戚然。瑾曰。王先生居高位。何自苦。乃爾耶。公曰。求去。瑾意愈拂。衆虞禍且。不測。公曰。吾義當去。不去乃禍耳。瑾使伺公無所得。且聞交贊亦絕。乃笑曰。過矣。於是懇疏三上。許之。賜輿書。乘傳歲夫。月米以歸。時方危。公之求去。咸以爲異。數云。公旣歸。吳屏謝紛囂。嶺然山水之間。究心理性。尙友千古。至其與人清而不絕。崇俗和而不淆。於時無貴賤少長。咸敬慕悅服。有所興起。平生嗜欲澹然。吳中士夫所好尙珍賞。觀遊之具。一無所入。惟喜文辭翰墨之事。至是亦皆脫落。雕繪出之自然。中年嘗作明理克己二箴。以進德砥行。及充養既久。晚益純明。凡有著述。必有所發。其論性善云。欲知性之善乎。盍反而內觀乎。寂然不動之中。而有至虛至靈者存焉。湛兮其非有也。窅兮其非無也。不墮於中邊。不離於

聲臭當是時也。善且未形而惡有所謂惡者哉。惡有所謂善惡混者哉。惡有所謂三品者哉。性其猶鑑乎。鑑者善應而不留物。來則應物。去則空鑑。何有焉。性惟虛也。惟靈也。惡安從生。其生於蔽乎。氣質者。性之所寓也。亦性之所由蔽也。氣質異而性隨之。譬之珠焉。碌於澄澗則明。碌於濁水則昏。碌於污穢則穢。澄澗上智也。濁水凡庶也。污穢下愚也。天地間。膈塞充滿皆氣也。氣之靈皆性也。人得氣以生。而靈隨之。譬之月在天。物各隨其分而受之。江湖淮海。此月也。池沼。此月也。溝渠。此月也。坑塹。亦此月也。豈必物而授之心者。月之魄也。性者。月之光也。情者。光之發於物者也。其所論造。皆儒多未之及。居閑十餘年。海內士夫交章論薦不輟。及今上卽位。始遣官優禮。歲時存問。將復起公。而公已沒。時嘉靖三年三月十一日。壽七十五矣。贈太傅。諡文恪。祭葬有加。禮四子。延喆中書舍人。延素南京中軍都督府都事。延陵郡學生。延昭尙幼。皆彬彬世其家。史臣曰。世所謂完人。若震澤先生王公者。非邪。尚裕倫當。無俯仰之憾。外際明良。極祿位聲光之顯。自爲童子。至於耆耄。自廟朝下逮閭巷。至於偏隅。或師其文學。或慕其節行。或仰其德業。隨所見異其稱。莫或有瑕疵之者。所謂壽福康寧。攸好德而考終命。公殆無媿爾矣。無錫邵尙書國賢。與公婿。徐學士子容。皆文名冠一時。其稱公之文。規模昌黎。以及秦漢。純而不流。于弱。奇而不涉。于怪。雄偉俊潔。體裁截然。振起一代之衰。得法於孟子。論辯多古人未發。詩蕭散清逸。有王岑風格。書法清勁自成。得晉唐筆意。天下皆以爲知言。陽明子曰。王公所深造。世或未之能盡也。然而言之亦難矣。著其性善之說。以徵見其概。使後世之求公者。以是觀之。

平茶寮碑（丁丑）

正德丁丑。盜寇大起。江廣湖郴之家騷然。且三四年矣。於是三省奉命會征。乃十月辛亥。子督江西之兵。自南康入甲寅。破橫水左溪諸巢。賊敗奔庚申。復連戰奔桶岡。十一月癸酉。攻桶岡。大戰兩山界。甲戌。又戰。賊大潰。丁亥。盡殲之。凡破巢八十有四。擒斬三千餘。俯三千六百有奇。釋其脅從千有餘。衆歸流亡。使復業。度地居民。鑿山開道。以夷險阻。辛丑。師旋於平。兵惟凶器不得已而後用。刻茶寮之石。匪以美成。重舉事也。提督軍務都御史王某書。

平洎頭碑（丁丑）

四省之寇。惟洎尤黠。擬官僭號。潛圖孔烝。正德丁丑。峯盜既殄。益機險阱。毒以虞王師。我乃休士歸農。戊寅正月癸卯。計擒其魁。遂進兵擊其懈。丁未。破三洎。乘勝歸北。大小三十餘戰。滅巢三十有八。俘斬三千餘。三月丁未。回軍壺漿迎道。耕夫遍野。父老咸懽。農器不陳。於今五年。復我常業。還我室廬。伊誰之力。赫赫皇威。匪威曷遠。爰伐山石。用紀厥成。提督軍務都御史王某書。

田州立碑（丙戌）

嘉靖丙戌。夏官兵伐田。隨與思恩之人相比。復煽集軍四省。洎洎連年。于時皇帝憂憫元元。容有無辜而死者乎。迺命新建伯王守仁。曷往視師。其以德綏。勿以兵度。班師撤旅。信義大宣。諸夷感慕。旬日之間。自縛來歸者。上萬一千。悉放之。還農兩省。以安昔有苗徂征。七旬來格。今未朞月。而蠻夷率服。綏之斯來。速於郵傳。舞干之化。何以加焉。爰告思田。毋忘帝德。爰勒山石。昭此赫赫。文武聖神。率士之濱。凡有血氣。莫不尊親。

田州石刻

田石平田州寧（民謠如此）田水繁田山迎（府治新向）千萬世鞏皇明嘉靖歲戊子春新建伯王守仁勸此石告後人

陳直夫南宮像贊

夫子稱史魚曰直哉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謂祝鮀宋朝曰非斯人難免乎今之世矣予嘗三復而悲之直道之難行而諂諛之易合也豈一日哉魚之直信乎後世其在當時不若朝與鮀之易容也悲夫吾越直夫陳先生嚴毅端潔其正言直氣放蕩佞諛之士嫉視若讎彼寧無知之卒於己非便也故先生舉進士不久輒致仕而歸屢薦復起又不久輒退以是也哉然天下之言直者必先生與焉始予拜先生於錢清江上歡然甚得先生奚取於予殆空谷之足音也世日趨於下先生而在雖執鞭之事吾亦爲之今既沒矣其子子欽以先生南宮圖像請識一言先生常處視軒窗豈一第之爲榮聞之子欽蓋初第時有以相遺者受而存之先生沒子欽始裝潢將藏諸廟則又爲子者宜爾也詩曰有服僮僮有冠翼翼在彼周行其容孔式秉笏端弁中溫且栗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彼何人斯邦之司直邦之司直宜公宜孤既來既徂爲冠爲模孰久其道衆聽且孚如江如河其趨彌汗邦之司直今也則亡

三箴

嗚呼小子曾不知警堯詎未聖猶日兢兢既墜于淵猶恬履薄既拆爾股猶邁奔蹶人之冥頑則疇與汝不兒癩腫疔迺斯愈不見痿痺剝迺斯起人之毀詬皆汝疔劑汝曾不知反以爲怒匪怒伊色亦反其語

汝之冥頑。則疇之比。嗚呼小子。告爾不一。既四十有五。而曾是不憶。

嗚呼小子。慎爾出語。燥言維多。吉言維寡。多言何益。徒以取禍。德默而成。仁者言訥。孰默而譏。孰訥而病。譽人之善。過情猶恥。言人之非。罪曷有已。嗚呼多言。亦惟汝心。汝心而存。將日欽欽。豈遑多言。上帝汝臨。嗚呼小子。辭章之習。爾工何爲。不以鈞譽。不以蠶患。佻彼優俗。爾視孔醜。覆蹈其術。爾顏不厚。日月踰邁。爾胡不恤。棄爾天命。昵爾離賊。昔皇多士。亦徯茲溺。爾獨不鑒。自抵伊爾。

南鎮禱雨文（癸亥）

惟神秉靈毓秀。作鎮於南。實與五嶽分最。而治維是揚州之域。咸賴神休。以生以養。凡其疾疫災眚之不時。雨暘寒暑之弗若。無有違近。莫不引頸企足。惟神是望。怨有歸功。有底神固不得而辭也。而况紹興一郡。又神之宮。牆屋穀之下乎。謂宜風雨節而寒暑常。民無疾而五穀昌。特先諸郡。以霑神惠。而乃入夏以來。亢陽爲虐。連月弗雨。泉源告竭。黍苗荏穢。且不登。民將無食。農夫相與咨於野。商賈相與憾於市。行旅相與怨於途。守土之官。帥其吏民。奔走呼號。請是祈禱。告請亦無不至矣。而猶雨澤未應。旱烈益張。是豈吏之不聞。而貪墨者衆。賦斂繁刻。而獄訟冤滯歟。祀典有弗修歟。民怨有弗平歟。夫是數者。皆吏之譴。而民何咎之有。夫怒吏之不賊。而移其譴於民。又知神之所不忍也。不然。豈民之冥頑。妄作者衆。將各淫暴殄。以怒神威。精將罰而懲之歟。夫薄罰以示戒。神之威靈亦既彰矣。百姓震懼。憂惶請罪。無所遂棄。而絕之使無瞧類。神之慈仁。固應不爲若是之甚也。夫民之所賴者神。神之食于茲土。亦非一日矣。今民不得已。有求於神。而神無以應之。然則民將何恃。而神亦何以信於民乎。某生長茲土。猶鄉之人也。鄉之

人以某嘗讀書學道。繆以爲是鄉人之傑者。其有得於山川之秀爲多。藉之以爲吾愚民之不能自達者。通誠於山川之神。其宜有感。夫某非其人也。而冒有其名。人而冒以其名加我。我旣不得而辭矣。又何敢獨辭其責耶。是以冒昧輒爲之請。固知明神亦有所不得而辭也。謹告。

瘞旅文（戊辰）

維正德四年秋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來者。不知其名氏。攜一子一僕。將之任馮龍場。投宿土苗家。予從籬落間望見之。陰雨昏黑。欲就問訊。北來事不果。明早遣人覘之。已行矣。薄午有人自蜈蚣坡來云。一老人死坡下。傍兩人哭之哀。予曰。此必吏目死矣。傷哉。薄暮復有人來云。坡下死者二人。傍一人坐嘆。詢其狀。則其子又死矣。明日復有人來云。見坡下積尸三焉。則其僕又死矣。嗚呼傷哉。念其暴骨無主。將二童子持畚鍤往瘞之。二童子有難色。然予曰。嘻。吾與爾猶彼也。二童憫然涕下。請往就其傍山麓爲三坎埋之。又以隻雞飯三盂。嗟吁涕洟而告之曰。嗚呼傷哉。繫何人。繫何人。吾龍場驛丞徐姚王守仁也。吾與爾皆中土之產。吾不知爾郡邑。爾烏爲乎來爲茲山之鬼乎。古者重去其鄉。遊宦不踰千里。吾以竄逐而來。此宜也。爾亦何辜乎。聞爾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爾率妻子躬耕可有也。烏爲乎以五斗而易爾七尺之軀。又不足而益以爾子與僕乎。嗚呼傷哉。爾誠戀茲五斗而來。則宜欣然就道。烏爲乎吾昨望見爾容。盛然蓋不任其憂者。夫衝冒霧露。扳援崖壁。行萬峯之頂。饑渴勞頓。筋骨疲憊。而又瘴厲侵其外。憂鬱攻其中。其能以無死乎。吾固知爾之必死。然不謂若是其速。又不謂爾子爾僕亦遽爾奄忽也。皆爾自取。謂之何哉。吾念爾三骨之無依。而來瘞爾。乃使吾有無窮之愴也。嗚呼痛哉。縱不爾瘞。幽崖之狐成羣。陰壑之

虺如車輪亦必能葬爾於腹不致久暴露爾爾旣已無知然吾何能爲心乎自吾去父母鄉國而來此二年矣歷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嘗一日之戚戚也今悲傷若此是吾爲爾者重而自爲者輕也吾不宜復爲爾悲矣吾爲爾歌爾聽之歌曰連峯際天兮飛鳥不通遊子懷鄉兮莫知西東莫知西東兮維天則同異域殊方兮瓊海之中達觀隨寓兮奚必予宮魂兮魂兮無悲以恫又歌以慰之曰與爾皆鄉上之離兮蠻之人言語不相知兮性命不可期吾苟死於茲兮率爾子僕來從予兮吾與爾遊以嬉兮瞻紫彪而乘文螭兮登望故鄉而嘯唏兮吾苟獲生歸兮爾子爾僕尙爾隨兮無以無侶悲兮道傍之塚累累兮多中土之流離兮相與呼嘯而徘徊兮殮風飲露無爾饑兮朝友麋鹿暮猿與栖兮爾安爾居兮無爲厲於茲墟兮

祭鄭朝朔文（甲戌）

維正德九年歲次甲戌七月壬戌朔越十有六日丁丑南京鴻臚寺卿王守仁馳奠于監察御史亡友鄭朝朔之墓嗚呼道之將行其命也與道之將廢其命也與嗚呼朝朔命實爲之將何如哉將何如哉辛未之冬朝於京師君爲御史余留銓司君因世傑謬予是資予辭不獲抗顏以尸君嘗問予聖學可至余曰然哉克念則是隱辭與義相與剖析探本窮原夜以繼日君喜謂予昔迷今悟昔陷多岐今由大路嗚呼絕學幾年于茲孰沿就釋君獨奮而古稱豪傑無文猶興有如君者無媿斯稱當是之時君疾已構忍痛扶屏精微日究人或勸君盍亦休只君曰何哉夕死可矣君遂疾告我亦南行君與世傑訪予陽明君疾亦篤遂留杭城天不與道善類云傾嗚呼痛哉嗚呼痛哉時予祖母亦嬰危疾湯藥自須風江阻涉君喪

遂行靡由一訣扶輿而南。事在世傑。負恨負愧。予復何說。嗟予顯弱。質賴友朋。砥礪切磋。庶幾有成。死者生者。索居離羣。靜言永懷。中心若焚。落草再青。甫茲馳奠。遙望嶺雲。有淚如霰。嗚呼哀哉。予復何言。尙饗。

祭瀾頭山神文（戊寅）

維正德十三年戊寅二月十五日甲申。提督軍務都御史王某。謹以剛鬚柔毛。昭告于瀾頭山川之神。惟廣谷大川。阜財興物。以域民畜衆。故古者諸侯祭封內山川。亦惟其有功於民。然地靈則人傑。人之無良。亦足以爲山川之羞。茲土爲盜賊所盤據。且數十年。遠近之稱瀾頭者。皆曰賊巢。恥莫大焉。是豈山川之罪哉。雖然。清洌之井。章穢而不除。久則同於廁溷矣。丹鳳之穴。鷓鴣狐聚而不去。久則化爲妖窟矣。章穢之所過者。揜鼻妖孽之窟。人將持刀燔燎。環而攻之。何者。其積聚招致使然也。誠使除其穢。剷滌蕩。將不終朝而復其清洌。鷓鴣狐逐而鬱鳳歸。妖孽之窟。還爲孕育瑞之所矣。今茲土之山川。亦何以異於是。守仁奉天子明命。來鎮四陲。憤瀾賊之兇悖。民苦荼毒。無所控籲。故邇者計擒渠魁。提兵搗其巢穴。所向克捷。動獲如志。斯固人怨神怒。天人順應之理。將或茲土山川之神。厭惡兇殘。思欲洗其積辱。陰有以相協。假手於予。今駐兵於此。彌月餘旬。雖巢穴悉已掃蕩。擒斬十且八九。然漏殄之徒。尙有潛逃。小民不能無怨于山川之神。爲之逋逃。主萃淵藪也。今予提兵深入。豈獨除民之害。亦爲山川之神雪其恥。夫安舊染棄新圖。非中人之情。而况於鬼神乎。今此殘徒勢窮力屈。亦方遣人投招。將順而撫之。則慮其無革心之誠。復遺患於日後。逆而弗受。又恐其或出於誠心。殺之有不忍也。神其陰有以相協。使此殘寇而果誠心邪。卽陰佑其衷。俾盡攜其黨類。自縛來投。若水之赴壑。予將隄沿停畜之。如其設詐懷奸。卽陰奪其魄。

張我軍威。風驅電掃。一鼓而殲之。茲惟下民之福。亦惟神明之休。壇而祀之。神亦永永無作。惟神實鑒圖之。尙饗。

祭徐曰仁文（戊寅）

嗚呼。痛哉曰仁。吾復何言。爾言在吾耳。爾貌在吾目。爾志在吾心。吾終可柰何哉。記爾在湘中還。嘗語予以壽不能長久。予詰其故。云嘗遊衡山。夢一老瞿曇撫曰仁背。謂曰子與顏子同德。俄而曰亦與顏子同壽。覺而疑之。予曰夢耳。子疑之過也。曰仁曰此亦可柰何。但今得告疾早歸林下。冀從事於先生之教。朝有所聞。夕死可矣。嗚呼。吾以爲是因夢耳。孰謂乃今而竟爾所夢邪。向之所云。其果夢邪。今之所傳。其果真邪。今之所傳。亦果夢邪。向之所夢。亦果妄邪。嗚呼痛哉。曰仁嘗語子道之不明。幾百年矣。今幸有所見。而又卒無所成。不亦尤可痛乎。願先生早歸陽明之麓。與二三子講明斯道。以誠身淑後。子曰吾志也。自轉官南贛。卽欲過家。堅臥不出。曰仁曰未可。紛紛之議方馳。先生且一行。爰與二三子姑爲饋粥計。先生了事而歸。嗚呼。孰謂曰仁而乃先止於是乎。吾今縱歸陽明之麓。孰與予共此志矣。二三子又且離羣而索居。吾言之而孰聽之。吾倡之而孰和之。吾知之而孰問之。吾疑之而孰思之。嗚呼。吾無與樂餘生矣。吾已無所進。曰仁之進未量也。天而喪予也。則喪予矣。而又喪吾曰仁何哉。天胡酷且烈也。嗚呼痛哉。朋友之中。能復有知予之深。信予之篤。如曰仁者乎。夫道之不明也。由於不知不信。使吾道而非邪。則已矣。吾道而是邪。吾能無斬於人之不予知予信乎。自得曰仁訃。蓋哽咽而不能食者兩日。人皆勸予食。嗚呼。吾有無窮之志。恐一旦遂死。不克就。將以託之曰仁。而曰仁今則已矣。曰仁之志。吾知之。幸未卽死。又忍使

其無成乎。於是復強食。嗚呼痛哉。吾今無復有意於人世矣。姑俟冬夏之交。兵革之役稍定。卽拂袖而歸。陽明二三子。苟有子從者。尙與之切磋砥礪。務求如平日與曰仁之所云。縱舉世不以子爲然者。亦且樂而忘其死。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耳。曰仁有知其尙能啓予之昏而警予之惰邪。嗚呼痛哉。子復何言。

祭孫中丞文（己卯）

嗚呼。介阿苟容。生也何庸。慷慨激烈。死也何恫。勤勞施於國。而惠澤被於民。孰謂公之死而非生乎。守臣節以無虧。乘大義而不屈。孰謂公之歸而非全乎。方逆焰之已炎。公蓋力撲其燎原之勢。而不能。屢疏乞免。又不獲請。則旁行曲成。冀緩其怒。而徐爲之圖。蓋公處事之權。而人或未之盡知也。比其當危臨難。伏節申忠之死。靡回。然後見公守道之常。心迹如青天白日。而天下之人始洞然無疑矣。嗚呼。逆藩之謀。積之十有餘年。而敗之旬日。豈守仁之智。謀才力能及此乎。是固祖宗之德澤。朝廷之神武。而公之精忠。憤烈。陰助默相於冥冥之中。是亦未可知也。公之子。挾刃赴仇。奔走千里。至則逆賊已擒。遂得改殯正殮。扶公櫬而還。父子之間。忠孝兩無所愧矣。亦何憾哉。守仁於公。旣親且友。同舉於鄉。同官於部。今又同遭是難。豈偶然哉。靈輅將發。薄奠寫哀。言有盡而意無窮。嗚呼。

祭外舅介菴先生文（辛巳）

嗚呼。自公之葬。茲土。逮今二十有六年。乃始復一拜墓下。中間盛衰之感。死生之戚。險夷之變。聚散之情。可悲可愕。可扼腕而流涕者。何可勝道。嗚呼。傷哉。死者日以遠。生者日以謝。而少者日以老矣。自今以往。其可悲可愕。可扼腕而流涕者。其又可勝道耶。二十六年而始獲一拜。自今以往。獲拜公之墓下者。知復

能幾。嗚呼傷哉。惟是公之子姓羣然集於墓下。皆鸞停鶴峙。振羽翮而翔乎雲霄未已也。所以報純德而慰公于地下者。庶亦在茲已乎。某奉召北行。便道歸省。甫申展謁。輒已告辭。言有盡而意無窮。願瞻丘壠。豈勝淒斷尙饗。

祭文相文

嗚呼。文相邁往直前之氣。足以振頽靡而起退懦。通敏果決之才。足以應煩劇而解紛拏。激昂奮迅之談。足以破支辭而折多口。此文相之所以超然特出乎等夷。而世之人亦方以是而稱文相者。然吾之所望於文相。則又寧止於是而已乎。與文相別數年矣。去歲始復一會於江澣。握手半日之談。豁然遂破百年之惑。一何快也。吾方日望文相反其邁往直前之氣。以內充其寬裕溫厚之仁。歛其通敏果決之才。以自昭其文理密察之智。收其奮迅激昂之辨。以自全其發強剛毅之德。固將日趨於和平。而大會於中正。斯乃聖賢之德之歸矣。豈徒文章氣節之士而已乎。惜乎吾見其進而未見其止也。一疾奄逝。豈不痛哉。聞訃。實欲渡江一慟。以舒永訣之哀。暑病且冗。欲往不能。臨風長號。有淚如雨。嗚呼。文相。子復何言。

又祭徐曰仁文（甲申）

嗚呼曰仁。別我而逝。分十年于今。葬茲丘兮。宿草幾青。我思君兮。一來尋。林木拱兮。山日深。君不見兮。宵嵯峨之雪岑。四方之英賢兮。日來臻。君獨胡爲兮。血鶴飛而猿吟。憶麗澤兮。欷歔。奠椒醕兮。松之陰。良知之說兮。聞不聞。道無聞於隱顯兮。豈幽顯而異心。我歌白雲兮。誰同此音。

祭國子助教薛尙哲文（甲申）

嗚呼。良知之學。不明於天下。幾百年矣。世之學者。蔽於見聞習染。莫知天理之在吾心。而無假於外也。皆舍近求遠。舍易求難。紛紜交鶩。以私智相高。客氣相競。日陷於禽獸夷狄而不知。間有獨覺其非。而略知反求其本源者。則又羣相詬笑。斥爲異學。嗚呼。可哀也已。蓋自十餘年來。而海內同志之士。稍知講求於此。則亦如晨星之落落。乍明乍滅。未見其能光大也。潮陽在南海之濱。聞其間亦有特然知向之士。而未及與見。間有來相見者。則又去來無常。自君之弟尙謙始從予於留都。朝夕相與者三年。歸以所聞於予者。語君。君欣然樂聽。不厭。至忘寢食。脫然棄其舊業。如敝屣。君素篤學高行。爲鄉邦子弟所宗依。尙謙自幼受業焉。至是聞尙謙之言。遂不知己之爲兄。尙謙之爲弟。己之嘗爲尙謙師。而尙謙之嘗師於己也。盡使其羣子弟姪來學於予。而君亦躬枉辱焉。非天下之大勇。能自勝其有我之私。而果於徒義者。孰能與於此哉。自是其邑之士。若楊氏兄弟。與諸後進之來者。源源以十數。海內同志之盛。莫有先於潮陽者。則實君之昆弟之爲倡也。其有功於斯道。豈小小哉。方將因藉毗賴。以共明此學。而君忽逝矣。其爲同志之痛。何可言哉。雖然。君於斯道。亦既有聞。則夕死無憾矣。其又奚悲乎。吾之所爲長號涕洟。而不能自己者。爲吾道之失助焉耳。天也可如何哉。相望千里。靡由走哭。因風寄哀。言有盡而意無窮。嗚呼。哀哉。

祭宋守忠文（甲申）

嗚呼。聖學之不明也久矣。予不自量。犯天下之詆笑。而冒非其任。恃以無恐者。謂海內之同志。若守忠者。爲之胥附先後。終將必有所濟也。而自十餘年來。若吾姚之徐曰仁。潮陽之鄭朝陽。楊仕德。武陵之冀惟乾者。乃皆相繼物故。其餘諸同志之尙存足可倚賴者。又皆離羣索居。不能朝夕相與。以資切磋砥礪之

益今守忠又復棄我而逝。天其或者既無意於斯文已乎。何其善類之難合而易睽。善人之難成而易喪也。嗚呼痛哉。守忠之於斯道。既已識其大者。又能樂善不倦。勞招博采。引接同志。而趨之同歸。於善若飢渴之於飲食。視天下之務。不啻其家事。每欲以身殉之。今茲之沒也。實以驅賊出東。晝夜勞瘁。至隕其身。而不顧。嗚呼痛哉。始守忠之赴山東也。過予而告別云。節於先生之學。誠有終身几席之願。顧事功之心。猶有未能脫然者。先生將何以裁之。子曰。君子之事。進德修業而已。雖位天地。育萬物。皆已進德之事。故德業之外。無他事功矣。乃若不由天德。而求聘於功名事業之場。則亦希高慕外。後世高明之士。雖知向學。而未能不爲才力所使者。猶不免焉。守忠既已心覺其非。固當不爲所累矣。嗚呼。豈知竟以是而忘其身乎。守忠之死。蓋禦災捍患而死。勤事能爲忠臣志士之所難能矣。而吾猶以是爲憾者。痛吾道之失助。爲海內同志之不幸焉耳。嗚呼痛哉。靈輜云邁。一奠永訣。豈無良朋。孰知我心之悲。嗚呼痛哉。

祭洪襄惠公文

嗚呼。公以雄特之才。豪邁之氣。際明良之會。致位公孤。勳業振於當時。聲光被於遠邇。功成身退。全節令終。若公真可謂有濟時之具。而爲一世之傑矣。悲夫。才之難成也。干雲合抱。豈歲月所能致。任之棟梁。已不爲不見用矣。又輟而置之閒散者十餘年。不亦大可惜也乎。天豈以公有克肖之子。將歛其所未盡者。而大發諸其後人也乎。公優游林下。以樂太平之盛。其沒也。天子錫之祭葬。褒以美謚。生榮死哀。亦復何憾矣。而予獨不能無悲且感者。方公之生。人皆知公之才美。而忌者抑之。使不得盡用。時之人顧亦概然視之。曾不知以爲意。嗚呼。豈知其沒也。遂一仆而不可復起矣。老成典刑。爲世道計者。能無悲傷乎哉。先

君子素與於公。守仁雖脫。亦辱公之知愛。公子嘗以公之墓銘見屬。曾不能發揚盛美。茲公之葬。又不能奔走執紼。馳奠一觴。聊以寓其不盡之衷焉爾。嗚呼哀哉。尙饗。

祭楊士鳴文（丙戌）

嗚呼士鳴。吾見其進也。而遽見其止邪。往年士德之歿。吾已謂天道之無知矣。今而士鳴又相繼以逝。吾安所歸咎乎。嗚呼痛哉。忠信明睿之資。一郡一邑之中。不能一二見。而顧萃於一家之兄弟。又皆與聞斯道。以承千載之絕學。此豈出於偶然者。固宜使之得志。大行發聖學之光輝。翼斯文於悠遠。而乃栽培長養。則若此其艱。而傾覆摧折。又如此其易。其果出於偶然。後聚倏散。而天亦略無主宰於其間邪。嗚呼痛哉。潮郡在南海之涯。一郡耳。一郡之中。有薛氏之兄弟子姪。既足盛矣。而又有士鳴之昆季。其餘聰明特達。毅然任道之器。後先頗頗而起者。以數十。其山川靈秀之氣。殆不能若是其淑且厚。則亦宜有盈虛消息於其間矣乎。士鳴兄弟。雖皆中道而逝。然今海內善類。孰不知南海之濱。有楊士德士鳴者。爲成德之士。如祥麟瑞鳳。爭一睹之爲快。因而向風興起者。比比則士鳴昆季之生。其潛啓默相。以有績於斯道。豈其微哉。彼黃馱稿斃。與草木同腐者。又何可勝數。求如士鳴昆季一日之生。以死。又安可得乎。嗚呼。道無生死。無去來。士鳴則既聞道矣。其生也。奚以喜。其死也。奚以悲。獨吾黨之失助。而未及見斯道之大行也。則吾亦安能以無一慟乎。嗚呼痛哉。

祭元山席尙書文（丁亥）

嗚呼元山。真可謂豪傑之士。社稷之臣矣。世方沒溺於功利辭章。不復知有身心之學。而公獨超然遠覽。

知求絕學于千載之上。世方黨同伐異。狗俗苟容。以鈎聲避毀。而公獨卓然定見。惟是之從。蓋有舉世非之而不顧。世方植私好利。依違反覆。以壟斷相與。而公獨世道是愛。義之所存。冒孤危而必吐。心之所宜。經百折而不回。蓋其所論。雖或亦有動於氣。激於忿。而其心事磊磊。則如青天白日。洞然可以信其無他。世方媚譏險。排勝己以嫉高明。而公獨誠心樂善。求以伸人之才。而不自知其身之爲屈。求以進賢於國。而不自知怨謗之召於其身。蓋所謂斷斷休休。人之有技。若己有之者。此大臣之盛德。自古以爲難。非獨近世所未見也。嗚呼。世固有有君而無臣。亦有有臣而無君者矣。以公之賢。而又遭逢主上之神聖。知公之深。而信公之篤。不啻金石之同膠漆。之投。非所謂明良相逢。千載一時者歟。是何天意之不可測。其行之也。方若巨艦之遇順風。而其傾之也。忽中流而折檣舵。其植之也。方爾枝葉之敷榮。而摧之也。遂根株而蹶拔。其果無意於斯世斯人也乎。嗚呼痛哉。嗚呼痛哉。某之不肖。屢屢辱公過情之薦。自度終不能。有濟於時。而徒以爲公知人之累。每切私懷慚愧。又憶往年與公論學於貴州。受公之知實深。近年以來。覺稍有所進。思得與公一面。少紓其愚。以求質正。斯亦千古之一快。而公今復已矣。嗚呼痛哉。聞公之訃。不能奔哭。千里設位。一慟傷心。自今以往。進吾不能有益于君國。退將益修吾學。期終不負知己之報而已矣。嗚呼痛哉。言有盡而意無窮。嗚呼痛哉。

祭吳東湖文（丁亥）

嗚呼吳公。吾不可得而見之矣。公之才如干將莫邪。隨其所試。皆迎刃而解。公之志如長川逝河。信其所趣。雖百折不回。公之節如堅松古柏。必歲寒而後見。公之學如深林邃谷。必窮探而始知。自其筮仕迄於

退休數歷中外。幾於四十年。而天下皆以爲未能盡公之才。登陟崇顯。至於大司空。而天下皆以爲未能行公之志。雖未嘗捐軀喪元。而天下信其有成仁死義之勇。雖未嘗講學論道。而天下知其有闡邪衛正之心。嗚呼。若公者。真可謂一世之豪傑。無所待而興者矣。某於公未獲傾蓋。而向慕滋切。未獲識公之面。而久已知公之心。公於某。其教愛勤惓。不特篇章之稠疊。而過情推引。亦復薦剡之頻煩。長愧菲薄。何以承公之教。而懼其終不免爲知人之累也。今茲承乏是土。而來正可登堂請謝。論心求益。而公則避去長逝已一年矣。嗚呼。傷哉。幸與公並生斯世。而復終身不及一面。茫茫天壤。竟成千古之神交。豈不痛哉。薄奠一觴。以哭我私。公神有知。尙來格斯。

祭永順寶靖士兵文（戊子）

維湖廣永順寶靖二司之士兵。多有物故於南寧諸處者。嘉靖七年六月十五日乙卯。欽差總制四省軍務尙書左都御史新建伯王。委南寧府知府將山聊等。告於南寧府城隍之神。使號召諸物故者之魂魄。以牛二羊四豕四祭。而告之曰。嗚呼。諸湖兵壯士。傷哉。爾等皆勤國事。而來死於茲土。山谿阻絕。不能一旦歸見其父母妻子。旅魂飄飄。於異域。無所依倚。嗚呼。痛哉。三年之間。兩次調發。使爾絡繹奔走於道途。不獲顧其家室。竟死客鄉。此我等上官之罪也。復何言哉。復何言哉。古者不得已而後用兵。先王不忍一夫不獲其所。况忍羣驅無辜之赤子。而填之於溝壑。且兵之爲患。非獨鋒鏑死傷之酷而已也。所過之地。皆爲荆棘。所住之處。遂成塗炭。民之毒苦。傷心慘目。可盡言乎。邇者思田之役。予所以必欲招撫之者。非但以思田之人無可勦之罪。於義在所當撫。亦正不欲無故而驅爾等於兵力之下也。而爾等竟又以疾

病物故於此。則豈非命耶。嗚呼傷哉。人孰無死。豈必窮鄉絕域能死人乎。今人不出戶庭。或飲食傷多。或逸欲過節。醫治不痊。亦死矣。今爾等之死。乃因馳驅國事。捍患禦侮而死。蓋得其死所矣。古之人固有願以馬革裹尸。不願死於婦人女子之手者。若爾等之死。真無媿於馬革裹尸之言矣。嗚呼壯士。爾死回轍乎。今爾等徒侶。皆已班師去矣。爾等游魂漂泊。正可隨之西歸。爾等尙知之乎。爾等其收爾游魂。歛爾精魄。駕風逐露。隨爾徒侶。去歸其鄉。依爾祖宗之墳墓。以棲爾魂。享爾妻子之蒸嘗。以庇爾後。爾等徒侶。或有征調之役。則爾等尙鼓爾生前義勇之氣。以陰助爾徒侶立功報國。爲民除患。豈不生爲壯烈之人。而沒爲忠義之士也乎。予聞疾作。不能親臨祭所。一哭爾等。以舒予傷感之懷。臨文悽愴。涕下沾臆。今委知府布告予衷。爾等有靈。尙知之乎。嗚呼傷哉。

祭軍牙六靈之神文（戊子）

惟神秉揚神武。三軍司命。今制度乖紊。威靈不振。伏惟仰鎮國家。緝定禍亂。平服蠻夷。以永無窮之休。尙饗。

祭南海文（戊子）

天下之水。萃于南海。利濟四方。涵濡萬類。自有天地。厥功爲大。今皇聖明。露降河清。我質受命。南荒以平。陰陽表裏。維海効靈。乃除牲帛。厥用告成。尙饗。

祭六世祖廣東叅議性常府君文（戊子）

於維我祖。效節於高皇之世。肇禮茲土。歲久淪蕪。無寧有司之不遑。質我子孫。門祚衰微。弗克靈承。顯揚。

蓋冥迷昏隔者八九十年。言念愴惻。子孫之心。亦徒有之。恭惟我祖。晦迹長邁。迫而出仕。務盡其忠。豈曰有身沒之祀。父死於忠。子殫其孝。各安其心。白刃不見。又知有一祀之榮乎。顧表揚忠孝。樹之風聲。實良有司。修舉國典。以宣流王化之盛美。我祖之烈。因以復彰。見人心之不泯。我子孫亦藉是獲申。其愴鬱永有無窮之休焉。及茲廟成。而末孫某適獲來蒸。事若有不偶然者。我祖之道。其殆自茲而昌乎。某承上命。來撫是方。上無補於君國。下無益於生民。循例省績。實懷多慚。至於心之不敢以不自盡。則亦求無忝於我祖而已矣。承事之餘。敢告不忘。以五世祖祕湖漁隱先生彥達府君配。尙饗。

王文成公全書 十卷二十五外集七祭文

王文成公全書

卷二十六

續編一

德洪蒼師文錄始刻於姑蘇。再刻於越。再刻於天真。行諸四方久矣。同志又以遺文見寄。俾續刻之。洪念昔蒼師錄同門已病太繁。茲錄若可緩者。既而伏讀三四。中多簡書墨跡。皆尋常應酬瑣屑細務之言。然而道理昭察。仁愛惻怛。有物各付物之意。此師無行不與四時行而百物生言。雖近而旨實遠也。且師沒既久。表儀日隔。苟得一紙一墨。如親而覲。况當今師學大明。四方學者徒喜領悟之易。而未究其躬踐之實。或有離倫彝日用。樂懸虛妙。頓以爲得者。讀此能無省然激衷。此吾師中行之證也。而又奚以太繁爲病邪。同門唐子堯臣僉憲吾浙。嘗謀刻未遂。今年九月。虬峯謝君來按吾浙。刻師全書。檢所未錄。盡刻之。凡五卷。題曰文錄續編。師胤子王正億嘗錄陽明先生家乘。凡三卷。今更名世德紀。并刻於全書末卷云。隆慶壬申一陽日。德洪百拜識。

大學問

吾師接初見之士。必借學庸首章以指示聖學之全功。使知從入之路。師征思田將發。先授大學問。德洪受而錄之。

大學者。昔儒以爲大人之學矣。敢問大人之學。何以在於明明德乎。陽明子曰。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爲一。

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若夫間形骸而分爾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爲一也。豈惟大人，雖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顧自小之耳。是故見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焉。是其仁之與孺子而爲一體也。孺子猶同類者也。見鳥獸之哀鳴嚙觶，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與鳥獸而爲一體也。鳥獸猶有知覺者也。見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憫恤之心焉。是其仁之與草木而爲一體也。草木猶有生意者也。見瓦石之毀壞，而必有顧惜之心焉。是其仁之與瓦石而爲一體也。雖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於天命之性，而自然靈昭不昧者也。是故謂之明德。小人之心既已分，隔隘陋矣。而其一體之仁猶能不昧。若此者，是其未動於欲而未蔽於私之時也。及其動於欲，蔽於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則將戕物圯類，無所不爲。其甚，至有骨肉相殘者，而一體之仁亡矣。是故苟無私欲之蔽，則雖小人之心，而其一體之仁猶大人也。一有私欲之蔽，則雖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猶小人矣。故夫爲大人之學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復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而已耳。非能於本體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曰然，則何以在親民乎。曰明明德者，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親民者，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父人之父與天下人之父而爲一體矣。實與之爲一體，而後孝之明德始明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兄人之兄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兄人之兄而爲一體矣。實與之爲一體，而後弟之明德始明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以至於山川鬼神鳥獸草木也，莫不實有以親之，以達吾一體之仁。然後吾

之明德始無不明。而真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矣。夫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是之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是之謂盡性。曰然則又烏在其爲止至善乎。曰至善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此其至善之發見。是乃明德之本體。而卽所謂良知者也。至善之發見。是而是焉。非而非焉。輕重厚薄隨感隨應。變動不居。而亦莫不自有天然之中。是乃民彝物則之極。而不容少有擬增損於其間也。少有擬議增損於其間。則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曰非慎獨之至極。精惟一者。其孰能與於此乎。後之人。其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揣摸測度於其外。以爲事物物各有定理也。是以味其是非之則。支離決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親民之學。遂大亂於天下。蓋昔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爲其私心於過高。是以失之虛罔空寂。而無有乎家國天下之施。則三民之流是矣。固有欲親其民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溺其私心於卑瑣。是以失之權謀智術。而無有乎仁愛惻怛之誠。則五伯功利之徒是矣。是皆不知止於至善之過也。故止至善之於明德親民也。猶之規矩之於方圓也。尺度之於長短也。權衡之於輕重也。故方圓而不止於規矩。爽其則矣。長短而不止於尺度。乖其劑矣。輕重而不止於權衡。失其準矣。明明德親民而不止於至善。亡其本矣。故止於至善。以親民而明其明德。是之謂大人之學。

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其說何也。曰人皆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求之於其外。以爲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也。而求至善於事事物物之中。是以支離決裂。錯雜紛紜。而莫知有一定之向。今焉既知至善之在吾心。而不假於外求。則志有定向。而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

患矣。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則心不妄動。而能靜矣。心不妄動。而能靜。則其日用之間。從容閒暇。而能安矣。能安。則凡一念之發。一事之感。其爲至善乎。其非至善乎。吾心之良知。自有以詳審精察之。而能慮矣。能慮。則擇之無不精。處之無不當。而至善於是乎可得矣。

曰。物有本末。先儒以明德爲本。新民爲末。兩物而內外相對也。事有終始。先儒以知止爲始。能得爲終。一事而首尾相因也。如子之說。以新民爲親民。則本末之說。亦有所未然歟。曰。終始之說。大略是矣。卽以新民爲親民。而曰明德爲本。親民爲末。其說亦未爲不可。但不當分本末爲兩物耳。夫木之幹。謂之本。木之梢。謂之末。惟其一物也。是以謂之本末。若曰兩物。則旣爲兩物矣。又何可以言本末乎。新民之意。旣與親民不同。則明德之功。自與新民爲二。若知明明德以親其民。而親民以明其明德。則明德親民。焉可析而爲兩乎。先儒之說是。蓋不知明德親民之本爲一事。而認以爲兩事。是以雖知本末之當爲一物。而亦不得不分爲兩物也。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以至於先修其身。以吾子明德親民之說通之。亦旣可得而知矣。敢問欲修其身。以至於致知在格物。其工夫次第。又何如其用力歟。曰。此正詳言明德親民止至善之功也。蓋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工夫所用之條理。雖亦各有其所。而其實只是一物。格致誠正修者。是其條理所用之工夫。雖亦皆有其名。而其實只是一事。何謂身心之形體。運用之謂也。何謂心身之靈明。主宰之謂也。何謂修身爲善而去惡之謂也。吾身自能爲善而去惡乎。必其靈明主宰者欲爲善而去惡。然後其形體運用者始能爲善而去惡也。故欲修其身者。必在於先正其心也。然心之本體則性也。性無不善。則心之本體本無不正也。何從而用其正之之功乎。蓋心之本體本無不正。自其意念發動。而後有

不正。故欲正其心者。必就其意念之所發而正之。凡其發一念而善也。好之真如好好色。發一念而惡也。惡之真如惡惡臭。則意無不誠。而心可正矣。然意之所發。有善有惡。不有以明其善惡之分。亦將真妄錯雜。雖欲誠之。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其意者。必在於致知焉。致者至也。如云喪致乎哀之致。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非若後儒所謂充廣其知識之謂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良知者。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是故謂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體。自然靈昭明覺者也。凡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無有不自知者。其善歟。惟吾心之良知自知。其不善歟。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是皆無所與於他人者也。故雖小人之爲不善。既已無所不至。然其見君子。則必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者。是亦可以見其良知之有不容於自昧者也。今欲別善惡以誠其意。惟在致其良知之所知焉爾。何則。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既知其爲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好之。而復背而去之。則是以善爲惡。而自昧其知善之良知矣。意念之所發。吾心之良知既知其爲不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惡之。而復蹈而爲之。則是以惡爲善。而自昧其知惡之良知矣。若是則雖曰知之。猶不知也。意其可得而誠乎。今於良知所知之善惡者。無不誠好而誠惡之。則不自欺其良知而意可誠也。已然欲致其良知。亦豈影響恍惚而懸空無實之謂乎。是必實有其事矣。故致知必在於格物。物者事也。凡意之所發。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謂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謂也。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於正者。爲善之謂也。夫是之謂格。書言格於上下。格於文祖。格其非心。格物之格。實兼其義也。良知所知之善。雖誠欲好之矣。苟不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爲之。則是物有未格。而好之之意。猶爲未誠也。

良知所知之惡。雖誠欲惡之矣。卽不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去之。則是物有未格。而惡之之意猶爲未誠也。今焉於其良。知所知之善者。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爲之。無有乎不盡。於其良。知所知之惡者。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去之。無有乎不盡。然後物無不格。而吾良知之所知者。無有虧缺障蔽。而得以極其至矣。夫然後吾心快然。無復餘憾。而自謙矣。夫然後意之所發者。始無自欺。而可以謂之誠矣。故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蓋其功夫條理。雖有先後次序之可言。而其體之惟一。實無先後次序之可分。其條理功夫。雖無先後次序之可分。而其用之推精。固有纖毫不可得而缺焉者。此格致誠正之說。所以闡堯舜之正傳。而爲孔氏之心印也。

德洪曰。大學問者。師門之教典也。學者初及門。必先以此意授。使人聞言之下。卽得此心之知。無出於民彝物則之中。致知之功。不外乎修齊治平之內。學者果能實地用功。一番聽受。一番親切。師當曰。吾此意思。有能直下承當。只此修爲。直造聖域。參之經典。無不脗合。不必求之多聞多識之中也。門人有請。錄成書者。曰。此須諸君口口相傳。若筆之於書。使人作一文字看過。無益矣。嘉靖丁亥八月。師起征思田。將發。門人復請。師許之。錄旣就。以書貽洪曰。大學或問數條。非不願共學之士。盡聞斯義。顧恐藉寇兵而賣盜糧。是以未欲輕出。蓋當時尙有持異說以混正學者。師故云然。師旣沒。音容日遠。吾輩各以己見立說。學者稍見本體。卽好爲徑超頓悟之說。無復口省身克己之功。謂一見本體。超聖可以跋足。視師門誠意格物爲善去惡之旨。皆相鄙以爲第一義。而略寧爲言行無顧。甚者薄滅禮教。猶自以爲得聖門之最上乘。晚亦已過矣。自便徑約。而不知已淪入佛氏寂滅之教。莫之覺也。古人立言。不過爲學者示下學之功。而上達之機。待人自悟。而有得。言語知解。非所及也。大學之教。自孟氏而後。不得其傳者。幾千年矣。良知之問。千載一日。復大明於今日。蓋未及一傳。而紛錯若此。又何望於後世耶。是篇鄒子說之嘗附刻於大學古本。茲收錄續編之首。使學者聞卷讀之。思吾

師之教平易切實。而聖智神化之機。固已躍然。不必更爲別說。匪徒惑人。祇以自誤。無益也。

教條示龍場諸生

諸生相從於此。甚盛。恐無能爲助也。以四事相規。聊以答諸生之意。一曰立志。二曰勤學。三曰改過。四曰責善。其慎聽毋忽。

立志

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雖百工技藝。未有不本於志者。今學者曠廢墜墮。玩歲愒時。而百無所成。皆由於志之未立耳。故立志而聖。則聖矣。立志而賢。則賢矣。志不立。如無舵之舟。無銜之馬。漂蕩奔逸。終亦何所底乎。昔人有言。使爲善而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賤惡之。如此而不爲善。可也。爲善則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何苦而不爲善。爲君子。使爲惡而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如此而不爲惡。可也。爲惡則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賤惡之。何苦而必爲惡。爲小人。諸生念此。亦可以知所立志矣。

勤學

已立志爲君子。自當從事於學。凡學之不勤。必其志之尙未篤也。從吾遊者。不以聰慧警捷爲高。而以勤確謙抑爲上。諸生試觀儕輩之中。苟有虛而爲盈。無而爲有。諱己之不能。忌人之有善。自矜自是大言欺人者。使其人資稟雖甚超邁。儕輩之中。有弗疾惡之者乎。有弗鄙賤之者乎。彼固將以欺人。人果遂爲所欺。有弗竊笑之者乎。苟有謙默自持。無能自處。篤志力行。勤學好問。稱人之善。而谷己之失。從人之長。而

明己之短。忠信樂易。表裏一致者。使其人資稟雖甚魯鈍。儕輩之中。有弗稱慕之者乎。彼固以無能自處。而不求上人人果。遂以彼爲無能有弗敬尙之者乎。諸生觀此。亦可以知所從事於學矣。

改過

夫過者。自大賢所不免。然不害其卒爲大賢者。爲其能改也。故不貴於無過。而貴於能改過。諸生自思平日。亦有缺於廉恥忠信之行者乎。亦有薄於孝友之道。陷於狡詐偷刻之習者乎。諸生殆不至於此。不幸或有之。皆其不知而誤蹈。素無師友之講習規飭也。諸生試內省。萬一有近於是者。固亦不可以不痛自悔咎。然亦不當以此自歉。遂綏於改過從善之心。但能一旦脫然洗滌。奮染。雖昔爲寇盜。今日不害爲君子矣。若曰。吾昔已如此。今雖改過而從善。將人不信我。且無贖於前過。反懷羞澀凝沮。而甘心於汙濁終焉。則吾亦絕望爾矣。

責善

責善朋友之道。然須忠告而善道之。悉其忠愛。致其婉曲。使彼聞之。而可從。釋之。而可改。有所感而無所怒。乃爲善耳。若先暴白其過惡。痛毀極詆。使無所容。彼將發其愧恥憤恨之心。雖欲降以相從。而勢有所不能。是激之而使爲惡矣。故凡評人之短。攻發人之陰私。以沽直者。皆不可以言責善。雖然。我以是而施於人。不可也。人以是而加諸我。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師也。安可以不樂受而心感之乎。某於道未有所得。其學鹵莽耳。謬爲諸生相從。於此。每終夜以思。惡且未免。况於過乎。人謂事師無犯無隱。而遂謂師無可諫。非也。諫師之道。直不至於犯。而婉不至於隱耳。使吾而是也。因得以明其是。吾而非也。因得以去其非。

蓋敦學相長也。諸生責善當自吾始。

五經億說十三條

師居龍場學所得悟證諸五經覺先儒訓釋未盡乃隨所記憶爲之疏解閱十有九月五經略遍命曰億說既後自覺學益精工夫益簡易故不復出以示人洪營乘間以請師笑曰付秦火久矣洪請問師曰只致良知雖千經萬典異端曲學如執權衡天下輕重莫逃焉更不必支分句析以知解接人也後執師喪偶於廢稿中得此數條洪竊錄而謂之乃嘆曰吾師之學於一處融徹終日言之不離是矣卽此以例全經可知也

元年春王正月○人君卽位之一年必書元年元者始也無始則無以爲終故書元年者正始也大哉乾元天之始也至哉坤元地之始也成位乎其中則有人元焉故天下之元在於王一國之元在於君君之元在於心元也者在天爲生物之仁而在人則爲心心生而有者也曷爲爲君而始乎曰心生而有者也未爲君而其用止於一身旣爲君而其用關於一國故元年者人君爲國之始也當是時也羣臣百姓悉意明目以觀維新之始則人君者尤當洗心滌慮以爲維新之始故元年者人君正心之始也曰前此可無正乎曰正也有未盡焉此又一始者改元年也人君改過遷善修身立德之始也端本澄源三綱五常之始也立政治民休戚安危之始也嗚呼其可以不慎乎

元年者魯隱公之元年春者天之春王周王也王次春示王者之上承天道也正月者周王之正月周人以建子爲天統則夏正之十一月也夫子以天下之諸侯不復知有周也於是乎作春秋以尊王室故書王正月以大一統也書王正月以大一統不以王年而以魯年者春秋魯史而書王正月斯所以爲大一

統也。隱公未嘗卽位也。何以有元年乎。曰。隱公卽位矣。不卽位。何以有元年。夫子削之不書。欲使後人求其實也。曰。隱公卽位矣。而不書何也。曰。隱公以桓之幼而攝焉。其以攝告。故不卽位也。然而天下知隱公讓國之善。而爭奪覬覦者。知所愧矣。曰。以攝告。則宜以攝書。而不書何也。曰。隱公兄也。桓公弟也。庶均以長。隱公君也。奚攝焉。然而天下知嫡庶長幼之分。而亂常失序者。知所定也。曰。隱公君也。非攝也。則宜卽位矣。而不卽位焉何也。曰。諸侯之立國也。承之先君。而命之天子。隱無所承命也。然而天下知父子君臣之倫。而無父無君者。知所懼矣。一不書卽位。而隱公讓國之善見焉。嫡庶長幼之分明焉。父子君臣之倫正焉。善惡兼著。而是罪不相揜。嗚呼。此所以爲化工之妙也。歟。

鄭伯克段于鄆。○書鄭伯。原殺段者。惟鄭伯也。段以弟篡兄。以臣伐君。王法之所必誅。國人之所共討也。而專罪鄭伯。蓋授之大邑。而不爲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敗者。伯之心也。段之惡。旣已暴著於天下。春秋無所庸誅矣。書克原伯之心。素視段爲寇敵。至是而始克之也。段居于京。而書于鄆。見鄭伯之旣伐諸京。而復伐諸鄆。必殺之而後已也。鄭伯之於叔段。始焉授之大邑。而聽其收鄙。若愛弟之過。而過於厚也。旣其畔也。王法所不赦。鄭伯雖欲已焉。若不容已矣。天下之人。皆以爲段之惡。在所必誅。而鄭伯討之宜也。是其迹之近似。亦何以異於周公之誅管蔡。故春秋特誅其意。而書曰。鄭伯克段于鄆。辨似是之非。以正人心。而險譎無所容其奸矣。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實理流行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至誠發見也。皆所謂貞也。觀天地交感之理。聖人感人心之道。不過於一貞。而萬物生。天下和平焉。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恆所以享而無咎。而必利於貞者。非恆之外復有所謂貞也。久於其道而已。貞卽常久之道也。天地之道。亦惟常久而不已耳。天地之道。無不貞也。利有攸往者。常之道。非滯而不通。止而不動之謂也。是乃始而終。終而復始。循環無端。周流而巳者也。使其滯而不通。止而不動。是乃泥常之名。而不知常之實者也。豈能常久而不已乎。故利有攸往者。示人以常道之用也。以常道而行。何所往而不利。無所往而不利。乃所以爲常久而不已之道也。天地之道。一常久而不已。日月之所以能晝而夜。夜而復晝。而照臨不窮者。一天道之常久而不已也。四時之所以能春而冬。冬而復春。而生運不窮者。一天道之常久而不已也。聖人之所以能成而化。化而復成。而妙用不窮者。一天道之常久而不已也。夫天地日月四時。聖人之所以能常久而不已者。亦貞而已耳。觀夫天地日月四時。聖人之所以能常久而不已者。不外乎一貞。則天地萬物之情。其亦不外乎一貞也。亦可見矣。恆之爲卦。上震爲雷。下巽爲風。雷動風行。簸揚奮厲。翁張而交作。若天下之至變也。而所以爲風爲雷者。則有一定而不可易之理。是乃天下之至恆也。君子體夫雷風爲恆之象。則雖酬酢萬變。妙用無方。而其所立。必有卓然而不可易之體。是乃體常盡變。非天地之至恆。其孰能與於此。

遯陰漸長而陽退。遯也。彖言得此卦者。能遯而退避。則亨。當此之時。苟有所爲。但利小貞而不可大貞也。夫子釋之以爲遯之所以爲亨者。以其時陰漸長。陽漸消。故能自全其道而退。則身雖退而道亨。是道以遯而亨也。雖當陽消之時。然四陽尙盛。而九五居尊得位。雖當陰長之時。然二陰尙微。而六二處下應五。蓋君子猶在於位。而其朋尙盛。小人新進。勢猶不敵。尙知順應於君子。而未敢肆其惡。故幾微。君子雖

已知其可遯之時。然勢尙可爲。則又未忍決然舍去。而必於遯。且欲與時消息。盡力匡扶。以行其道。則雖當遯之時。而亦有可亨之道也。雖有可亨之道。然終從陰長之時。小人之朋。日漸以盛。苟一裁之以正。則小人將無所容。而大肆其惡。是將以救敵而反速之亂矣。故君子又當委曲周旋。修敗補罅。積小防微。以陰扶正道。使不至於速亂。程子所謂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者。是乃小利貞之謂矣。夫當遯之時。道在於遯。則遯其身。以亨其道。道猶可亨。則亨其遯。以行於時。非時中之聖與時消息者。不能與於此也。故曰遯之時義大矣哉。

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日之體本無不明也。故謂之大明。有時而不明者。入於地。則不明矣。心之德本無不明也。故謂之明德。有時而不明者。蔽於私也。去其私。無不明矣。日之出地。日自出也。天無與焉。君子之明明德。自明之也。人無所與焉。自昭也者。自去其私欲之蔽而已。

初陰居下。當進之始。上與四應。有晉如之象。然四意方自求進。不暇與初爲援。故又有見摧之象。當此之時。苟能以正自守。則可以獲吉。蓋常進身之始。德業未著。忠誠未顯。上之人豈能遽相孚信。使其以上之。未信而遂汲汲於求知。則將有失身枉道之恥。懷憤用智之非。而悔咎之來必矣。故當寬裕雍容。安處於正。回德久而自孚。誠積而自感。又何咎之有乎。蓋初雖晉如。而終不失其吉者。以能獨行其正也。雖不見信於上。然以寬裕自處。則可以無咎者。以其始進在下。而未嘗受命當職任也。使其已當職任。不信於上。而優裕廢弛。將不免於曠官之責。其能以無咎乎。

時邁十五句。武王初克商。巡守諸侯。朝會祭告之樂歌。言我不敢自逸。而以時巡行諸侯之邦。我勤民如

此。其以我爲子乎。今以我巡行之事占之。是天之實有以右序夫我有周矣。何者。我之巡行諸侯。所以興廢舉墜。削有罪黜不職者。亦聊以警動震發其委靡頹墮者耳。而四方諸侯莫不警懼修省。敦薄立懦。而興起夫維新之政。至於懷柔百神。而河之深廣。嶽之崇高。莫不感格焉。則信乎天之以我爲王。而于以君臨夫天下矣。于是我其宣明昭布我有周之典章。于以式序在位之諸侯。我其戢斂夫干戈弓矢。以假夫武功。我其旁求懿得之士。陳布於中國。以敷夫文德。則亦信乎可以爲王。而能保有上天右序我有周之命矣。

執競十四句。言武王持其自強不息之心。其功烈之盛。天下既莫得而強之矣。成康繼之。其德亦若是其顯。而復爲上帝之所皇焉。夫繼武王之後。蓋難乎其爲德也。然自成康之相繼爲君。而其德愈益彰明。則於武王無競之烈。爲有光而成康誠可謂善繼矣。今我以三王之功德。作之於樂。以祈感格。而果能降福之多。且大若此。我其可不反身修德而思有以成之乎。我能反身修德。而感儀之反。則可享神之福。既醉既飽。而三王之所福我者。益將反覆而無窮矣。此蓋於武王成王康王之詩也。

思文八句。言思文后稷其德真可以配上天矣。蓋凡使我烝民之得以粒食者。莫非爾后稷之德之所建也。斯固后稷之德矣。然來牟之種。非天不生。則是來牟之貽我者。實由上帝。以此命之后稷。而使之徧養夫天下。是以天下之民皆有所養。而得以復其常道。則后稷之德。固亦莫非上天之德也。此蓋郊祀后稷以配天之詩。故頌后稷之德。而卒歸之於天云。

臣工十五句。戒農官之詩。言嗟爾司農之臣工。當各敬爾在公之事。今王以治農之成法。賜汝。汝宜來咨

來度而敬承毋怠也。因并呼農官之屬而總詔之曰。嗟爾保介。當茲暮春之月。牟麥在田。而百穀未播。蓋農工之暇也。汝亦何所爲乎。因問汝所治之新田。其牟麥亦如何哉。夫牟麥之茂盛。皆上帝之明賜也。牟麥洒熟。則行將受上帝之明賜矣。上帝有是明賜。爾苟隨農自安。是不克靈承而泯上帝之賜矣。爾尙永力爾田。以昭明上帝之賜。務成於豐年有成可也。然則爾亦烏可謂茲農工之尙遠而遂一無所事乎。汝當命爾衆農。乘茲閒暇。預修播種之事。以具乃田器。奄忽之間。又將艾麥而興東作矣。暮春。周正建寅之月。夏之正月也。

有誓十三句。言有誓有誓。在周之廷。而樂工就列矣。設樂設虞。崇牙樹羽。應山縣鼓。鞀磬祝囀。而樂器具陳矣。樂器旣以備陳。於是衆樂乃奏。而簫管之屬亦皆備舉矣。由是樂聲之嚶嚶。其整密麗肅者。莫非至敬之所寓。而雍容暢達者。莫非至和之所宜。其肅雝和鳴如此。是以幽有以感乎神。而先祖是聽。明有以感乎人。而我客來觀厥成者。蓋武王功成作樂。使非繼述之孝。真無愧於父考。固無以致先祖之格。而非其盛德之至。伐紂救民之舉。真有以順乎天。應乎人。而於湯有光焉。其亦何以能使亡國者之子孫永觀厥成。而略無忌嫉之心乎。此蓋始作樂而合於祖廟之詩。

與滁陽諸生并問答語

諸生之在滁者。吾心未嘗一日而忘之。然而闕焉無一字之往。非簡也。不欲以世俗無益之談。徒往復爲也。有志者。雖吾無一字。固朝夕如面也。其無志者。蓋對面千里。况千里之外。盈尺之牘乎。孟生歸。聊寓此於有志者。然不盡列名。且爲無志者諱。其因是而尙能興起也。

或思慮紛雜不能強禁絕。陽明子曰：紛雜思慮亦強禁絕不得。以就思慮萌動處省察克治。到天理精明後，有箇物各付物的意思，自然靜專無紛雜之念。大學所謂知止而後有定也。

德洪曰：滌陽爲師講學首地。四方弟子從遊，日衆嘉靖癸丑秋，太僕少卿呂子懷復聚徒於師祠。洪往遊焉。見同門高年有能道師遺事者，當時師盛末俗卑汚，引誘學者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時弊。既後漸有流入空虛爲脫落新奇之論。在全陵時，已心切憂焉。故居贛，則教學者在天理去人欲，致省察克治實功，而征寧藩之後，專於致良知宗旨，則益明切簡易矣。蓋見滌中子弟尙多能道靜坐中光景，洪與呂子相論，致良知之學無間於動靜，則相慶以爲新得。是書孟源伯生得之金陵，時間諱十有身，昔所學者，故書中多憤激之辭。附問答語，亦因諱坐禪空而不修省察克治之功者發耶。

家書墨跡四首（四書墨跡先師胤子正億得之書櫃中，裝製卷冊，手澤宛然，每篇乞洪跋其後。）
一與克彰太叔（克彰號石川，師之族叔祖也。聽講就弟子列，退坐私室，行家人禮。）

別久缺奉狀，得詩見邇來進修之益。雖中間詞意未盡純整，而大致加於時人一等矣。願且玩心高明，涵泳義理，務在反身而誠，毋急於立論飾辭，將有外馳之病。所云善念纒生，惡念又在者，亦足以見實嘗用力。但於此處須加猛省，胡爲而若此也。無乃習氣所纏耶。自俗儒之說行，學者惟事口耳講習，不復知有反身克己之道。今欲反身克己，而猶狃於口耳講誦之事，固宜其有所牽縛而弗能進矣。夫惡念者，習氣也。善念者，本性也。本性爲習氣所汨者，由於志之不立也。故凡學者爲習所移，氣所勝，則惟務痛懲其志。久則志亦漸立，志立而習氣漸消，學本於立志，志立而學問之功已過半矣。此守仁邇來所新得者，願毋輕擲。若初往年亦常有意左屈，當時不暇與之論，至今缺然。若初誠美質，得遂退休，與若初了夙心，當亦

有日見時爲致此意。務相砥礪。以臻有成也。人行違不一。

惡念者習氣也。善念者本性也。本性爲習所勝。氣所汨者。志不立也。痛懲其志。使習氣消而本性復。學問之功也。噫。此吾師明訓。昭告太叔者。告吾人也。可深省也。夫德洪爲僮弟書。

二與徐仲仁（仲仁卽曰仁師之妹婿也）

北行倉率不及細話。別後日聽捷音。繼得鄉錄。知秋戰未利。吾子年方英妙。此亦未足深憾。惟宜修德積學。以求大成。尋常一第。固非僕之所望也。家君舍衆論而擇子。所以擇子者。實有在於衆論之外。子宜勉之。勿謂隱微可欺。而有放心。勿謂聰明可恃。而有意志。養心莫善於義理。爲學莫要於精專。毋爲習俗所移。毋爲物誘所引。求古聖賢而師法之。切莫以斯言爲迂闊也。昔在張時敏先生時。令叔在學。聰明蓋一時。然而竟無所成者。蕩心害之也。去高明而就汙下。念慮之間。顧豈不易哉。斯誠往事之鑒。雖吾子質美而淳。萬無是事。然亦不可以不慎也。意欲吾子來此讀書。恐未能遂。離侍下。且未敢言此。俟後使再議。所不避其切切爲吾子言者。幸加熟念。其親愛之情。自有所不能已也。

海日翁爲女擇配。人謂曰。仁聰明不逮於其叔。海日翁舍其叔而妻曰仁。旣後。其叔果以蕩心自敗。曰。仁卒成師門之大儒。噫。聰明不足恃。而學問之功不可誣也哉。德洪跋。

三上海翁書

寓吉安。男王守仁百拜書上父親大人膝下。江省之變。昨遣來降。歸報大略。想已如此。時寧王尙留省城。未敢遠出。蓋慮男之搗其虛。躡其後也。男處所調兵。亦稍稍聚集。忠義之風。日以奮揚。觀天道人事。真賊

不久斷成擒矣。昨彼遣人賚檄至。欲遂斬其使。柰賚檄人乃參政季毀。此人平日善士。又其勢亦出於不得已。姑免其死。械繫之。已發兵至豐城。諸處分布相機而動。所慮京師遙遠。一時頗奏無由。卽達。命將出師。緩不及事。爲可憂爾。男之欲歸。已非一日。急急圖此。已兩年。今竟陷身於難。人臣之義。至此豈復容苟逃幸脫。惟俟命師之至。然後取申前懇。俟事勢稍定。然後敢決意歸爾。伏望大人陪萬保愛。諸弟必能勉盡孝養。且暮切勿以不孝男爲念。天苟憫男一念血誠。得全首領。歸拜膝下。當必有日矣。因聞巡檢使草此。臨書愧憤。不知所云。七月初二日。

右吾師逢寧濠之變。上父海日翁第二書也。自豐城聞變。與幕士定興兵之策。恐翁不知爲賊所襲。卽遣家人問道趨越。至是發兵於吉安。復爲是報。慰翁心也。且自稱姓者。別疑也。嘗聞幕士龍光云。時師聞變。返風回舟。濠追兵將及。師欲易舟潛遯。顧夫人諸公子正憲在舟。夫人手提劍別師曰。公速去。毋爲妾母子憂。脫有急。吾恃此以自衛爾。及退還吉安。將發兵。命積薪圍公署。戒守者曰。儻前報不利。卽舉火。爇公署。時鄒謙之在中軍。聞之。亦取其夫人來。吉城同誓國難。人勸海日翁移家避讎。翁曰。吾兒以孤旅急君上之難。吾爲國舊臣。顧先去以爲民望耶。遂與有司定守城之策。而自密爲之防。噫。吾師於君臣父子夫婦之間。一家感遇若此。至今人傳忠義凜凜。是書正億得於故紙堆中。讀之愴然。如身值其時。晨夕展卷。如侍對親顏。嘉靖壬子。海夷寇黃巖。全城燬燼。時正億遊北雍。內子黃哀惶奔亡。不攜他物。而獨抱木主圖像以行。是卷亦幸無恙。噫。豈正億平時孝感所積。抑吾師精誠感通。先時身雖患難。而一墨之遺。神明有以護之耶。後世子孫受而讀之。其知所重也哉。德洪拜手跋。

四嶺南寄正憲男

初到江西。因聞姚公已在賓州進兵。恐我到彼。則三司及各領兵官未免出來迎接。反致阻撓其事。是以遲遲其行。意欲俟彼成功。然後往彼。公同與之一處。十一月初七。始過梅嶺。乃聞姚公在彼。以兵少之故。尚未敢發哨。以是只得晝夜兼程而行。今日已度三水。去梧州已不遠。再四五日可到矣。途中皆平安。只是咳嗽尚未全愈。然亦不爲大患。書到可卽告祖母。汝諸叔知之。皆不必掛念。家中凡百皆只依我戒諭而行。魏廷豹。錢德洪。王汝中。當不負所託。汝宜親近敬信。如就芝蘭可也。廿二叔忠信好學。攜汝讀書。必能切勵汝。不審近日亦有少進益否。聰兒邇來眠食如何。凡百只宜謹聽魏廷豹指教。不可輕信奶婆之類。至囑至囑。一應租稅帳目。自宜上緊。須不俟我丁寧。我今國事在身。豈復能記念家事。汝輩自宜體悉。勉勵。方是佳子弟。爾十一月望。

正億初名聰。師之命名也。嘉靖壬辰秋。依其舅氏黃久菴寓留都。值時相更名于朝。責洪爲文告師。請更今名。當時問眠食如何。今正億壯且立。男女森列矣。噫。吾何以不負師託乎。方今四方講會日殷。相與出求同志。研究師旨。以成師門未盡之志。庶乎可以懋遺靈於地下爾。是在二子。嘉靖丁巳端陽日。門人錢德洪百拜跋于天眞精舍之傳經樓。

贛州書示四姪正思等

近聞爾輩學業有進。有司考校。獲居前列。吾聞之喜而不寐。此是家門好消息。繼吾書香者在爾輩矣。勉之。勉之。吾非徒望爾輩。但取青紫。榮身肥家。如世俗所尚。以誇市井小兒。爾輩須以仁禮存心。以孝弟爲

本以聖賢自期。務在光前裕後。斯可矣。吾惟幼而失學。無行。無師友之助。迨今中年。未有所成。爾輩當鑒吾既往。及時勉力。毋又自貽他日之悔。如吾今日也。習俗移人。如油漬麵。雖賢者不免。况爾曹初學小子。能無溺乎。然惟痛懲深創。乃爲善變。昔人云。脫去凡近。以遊高明。此言良足以警小子。識之。吾嘗有立志說與爾十叔。爾輩可從抄錄一通。置之几間。時一省覽。亦足以發方。雖傳於庸醫。藥可療夫真病。爾曹勿謂爾伯父只尋常人爾。其言未必足法。又勿謂其言雖似有理。亦只是一場迂闊之談。非我輩急務。苟如是。吾未如之何矣。讀書講學。此最吾所宿好。今雖干戈擾攘中。四方有來學者。吾亦未嘗拒之。所恨牢落塵網。未能脫身而歸。今幸盜賊稍平。以寒責求退。歸臥林間。攜爾曹朝夕切磋砥礪。吾何樂如之。偶便先示爾等。爾等勉焉。毋虛吾望。正德丁丑四月三十日。

又與克彰太叔

日來德業想益進修。但當茲末俗。其於規切警勵。恐亦未免有羣雌孤雄之嘆。如何。印弟凡劣。極知有勞心力。聞其近來稍有轉移。亦有足喜。所貴乎師者。涵育薰陶。不言而喻。蓋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於此亦可以驗己德。因便布此言。不盡意。

正月廿六日。得旨。令守仁與總兵各官解囚。至留都。行及蕪湖。復得旨。回江西撫定軍民。皆聖意有在。無他足慮也。家中凡百安心。不宜爲人搖惑。但當嚴緝家衆。掃除門庭。清靜儉樸。以自守。謙虛卑下。以待人。盡其在我而已。此外無庸慮也。正憲輩狂稱望。以此意曉諭之。近得書。聞老父稍失調。心極憂苦。老年之人。只宜以宴樂戲遊爲事。一切家務。皆當屏置。亦望時時以此開勸。家門之幸也。至祝至祝。事稍定。卽當

先報歸期。家中凡百。全仗訓飭。照管不一。

老父瘡疾。不能歸侍。日夜苦切。真所謂欲濟無梁。欲飛無翼。近來誠到。知漸平復。始得稍慰。早晚更望太叔寬解。怡悅其心。聞此時尙居喪次。令人驚駭。憂惶衰年之人。妻孥子孫。日夜侍奉承直。尙恐居處或有未寧。豈有復堪孤疾勞苦如此之理。就使悉遵先王禮制。則七十者亦惟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宴飲從於遊可也。况今七十五歲之人。乃尙爾兢兢獨苦若此。妻孥子孫。何以自安乎。若使祖母在。冥冥之中。知得如此哀毀。如此孤苦。將何如爲心。老年之人。獨不爲子孫愛念乎。况於禮制亦自過甚。使人不可以繼。在賢知者。亦常俯就。切望懇懇。勸解必須入內安歇。使下人亦好早晚服事。時嘗遊嬉宴樂。快適性情。以調養天和。此便自爲子孫造無窮之福。此等言語。爲子者不敢直致。惟望太叔爲我委曲開譬。要在必從而後已。千萬千萬。至懇至懇。正憲讀書。一切舉業功名等事。皆非所望。但惟教之以孝弟而已。來誠還草草不盡。

祖母岑太夫人百歲考終。時海日翁壽七十有五矣。尤兢兢苦塊。哀毀踰制。師十二失恃。鞠於祖母。在饋屢乞終養。弗遂。至是聞訃。已不勝痛割。又聞海日翁居喪之戚。將何以爲情。欲濟無梁。欲飛無翼。讀之令人失涕。師之學發明。同體萬物之旨。使人自得其性。故於人義天常。無不懇至。而居常處變。神化妙應。以成天下之務。可由此出其道。可以通諸萬世。而無弊者。得其道之中也。錄此可以想見其概。德洪跋。

寄正憲男手墨二卷（正憲字仲肅。師繼子也。嘉靖丁亥。師起征思田。正憲方二齡。託家政于魏廷。

豹使飭家衆以字胤子託正憲于洪與汝中使切磨學問以飭內外延途所寄音問當軍旅倥偬之時猶字畫遒逴訓戒明切至今讀之宛然若示嚴範師沒後越庚申鄒子謙之陳子惟濬來自懷玉奠師墓于蘭亭正憲攜卷請題其後噫今二子與正憲俱爲泉下人矣而斯卷獨存正憲年十四襲師錦衣廕喜正憲生遂辭職出就科試卽其平生鄒子所謂授簡不忘夫子於昭之靈實寵嘉之其無愧于斯言矣乎

卽日舟已過嚴灘足瘡尙未愈然亦漸輕減矣家中事凡百與魏廷豹相計議而行讀書敦行是所至囑內外之防須嚴門禁一應賓客來往及諸童僕出入悉依所留告示不得少有更改四官尤要戒飲博專心理家事保一謹實可託不得聽人哄誘有所改動我至前途更有書報也

舟過臨江五鼓輿叔謙遇於途次燈下草此報汝知之沿途皆平安咳嗽尙未已然亦不大作廣中事頗急只得連夜速進南贛亦不能久留矣汝在家中凡宜從戒諭而行讀書執禮日進高明乃吾之望魏廷豹此時想在家家衆悉宜遵廷豹教訓汝宜躬率身先之書至汝卽可報祖母諸叔况我沿途平安凡百想能體悉我意鈴東下人謹守禮法皆不俟吾喋喋也廷豹德洪汝中及諸同志親友皆可致此意

近兩得汝書知家中大小平安且汝自言能守吾訓戒不敢違越果如所言吾無憂矣凡百家事及大小童僕皆須聽魏廷豹斷決而行近聞守度頗不遵信致牴牾廷豹未論其間是非曲直只是抵牾廷豹便已大不是矣紀聞其遊蕩奢縱如故想亦終難化導試問他畢竟如何乃可宜自思之守悌叔書來云汝欲出應試但汝本領未備恐成虛頭汝近來學業所進吾不知汝自量度而行吾不阻汝亦不强汝也德

洪汝中及諸直諫高明。凡肯勉汝以德義。規汝以過失者。汝宜時時親就。汝若能如魚之於水。不能須臾而離。則不及人不爲憂矣。吾平生講學。只是致良知三字。仁人心也。良知之誠。愛惻怛處。便是仁。無誠愛惻怛之心。亦無良知可致矣。汝於此處。宜加猛省。家中凡事不暇一一細及。汝果能敬守訓戒。吾亦不必一一細及也。餘姚諸叔父昆弟。皆以吾言告之。前月曾遣舍人任銳寄書曆。此時當已發回。若未發回。可將江西巡撫時奏報批行稿簿一冊。共計十四本。封固付本舍帶來。我今已至平南縣。此去田州漸近。田州之事。我承姚公之後。或者可以因人成事。但他處事務似此者尙多。恐一置身其間。一時未易解脫耳。汝在家。凡百務宜守我戒諭。學做好人。德洪汝中輩。須時時親近。請教求益。聰兒已託魏廷豹時常一看。廷豹忠信君子。當能不負所託。但家衆或有架齷不肯遵奉其約束者。汝須相與痛加懲治。我歸來日。斷不輕恕。汝可早晚常以此意戒飭之。并二弟近來砥礪如何。守度近來修省如何。保一近來管事如何。保三近來改過如何。王祥等早晚照管如何。王禎不遠出否。此等事。我方有國事在身。安能分念及此瑣瑣家務。汝等自宜體我之意。謹守禮法。不致累我懷抱。方可耳。

東廓鄒守益曰。先師陽明夫子家書二卷。嗣子正憲仲肅甫什襲藏之。益趨天真。奠蘭亭。獲觀焉。喜曰。是能授簡不忘矣。書中讀書敦行。日進高明。鈐東下人。謹守禮法。及切砥道義。請益求教。互相夾持。接引來學。真是一善一藥。至吾平日講學。只是致良知三字。仁人心也。良知之誠。愛惻怛處。便是仁。無誠愛惻怛。亦無良知可致。是以繼志述事。望吾仲肅也。仲肅日孳孳。進而書紳。退而服膺。則大慰吾黨愛助之懷。而夫子於昭之靈寶。寵嘉之。

又

去歲十二月廿六日始抵南寧。因見各夷皆有向化之誠。乃盡散甲兵。示以生路。至正月廿六日。各夷果皆投戈釋甲。自縛歸降。凡七萬餘衆。地方幸已平定。是皆朝廷好生之德。感格上下。神武不殺之威。潛孚默運。以能致此。在我一家。則亦祖宗德澤陰庇。得無殺戮之慘。以免覆敗之患。俟處置略定。便當上疏乞歸。相見之期。漸可卜矣。家中自老奶奶以下。想皆平安。今聞此信。益可以免勞掛念。我有地方重寄。豈能復顧家事。弟輩與正憲。只照依我所留戒諭之言。時時與德洪汝中輩切磋商道義。吾復何慮。餘姚諸弟。姪書到咸報知之。

八月廿七日。南寧起程。九月初七日。已抵廣城。病勢今亦漸平復。但咳嗽終未能脫體耳。養病本北上。已二月餘。不久當得報。卽踰嶺東下。則抵家漸可計日矣。書至。卽可上白祖母知之。近聞汝從汝諸叔諸兄。皆在杭城就試。科第之事。吾豈敢必於汝得。汝立志向上。則亦有足喜也。汝叔汝兄。今年利鈍如何。想旬月後。此間可以得報。其時吾亦可以發舟矣。因山陰林堂教歸便。宐宐中寫此與汝知之。

我至廣城。已踰半月。因咳嗽兼水瀉。未免再將息旬月。候養病疏命下。卽發舟歸矣。家事亦不暇言。只要戒飭家人。大小俱要謙謹小心。餘姚八弟等事。近日不知如何耳。在京有進本者。議論甚傳播。徒取快讒賊之口。此何等時節。而可如此。兄弟子姪中。不肯略體息。正所謂操戈入室。助仇爲寇者也。可恨可痛。兼因謝姨夫回便。草草報平安。書至。卽可奉白老奶奶及汝叔輩知之。錢德洪王汝中及書院諸同志。皆可上覆。德洪汝中亦須上緊進京。不疑太遲滯。

近因地方事已平靖。遂動思歸之懷。念及家事。乃有許多不滿人意處。守度奢淫如舊。非但不當重託。兼亦自取敗壞。戒之戒之。尙期速改可也。寶一勤勞。亦有可取。只是見小欲速。想福分淺薄之故。但能改創亦可。寶三長惡不悛。斷已難留。須急急遣回餘姚。別求生理。有容留者。卽是同惡相濟之人。宜并逐之。來貴軒情。略無改悔。終須逐出來。隆來价不知近來幹辦何如。須痛自改省。但看同輩中有能真心替我管事者。我亦何嘗不知。添福添定王三等輩。只是終日營營。不知爲誰經理。試自思之。添保尙不改過。歸來仍須痛治。只有書童一人。實心爲家。不願毀譽利害。真可愛念。使我家有十箇書童。我事皆有託矣。來瑣亦老實可託。只是太執。又聽婦言不長進。王祥王禎務要替我盡心管事。但有闕失。皆汝二人之罪。俱要拱聽魏先生教戒。不聽者責之。

明水陳九川曰。此先師廣西家書付正憲仲肅者也。中間無非戒諭家人謹守素訓。至致良知三字。乃先師平素教人不倦者。云誠愛惻怛之心。卽是致良知。此晚年所以告門人者。僅見一二於全集中。至爲緊要。乃於家書中及之。可見先師之所以丁寧告戒者。無異於得力之門人矣。仲肅宜世襲之。

王文成公全書

卷二十七

續編二

與郭善甫

朱生至得手書備悉善甫相念之懇切。苟心同志協工夫不懈。雖隔千里不異几席。又何必朝夕相與一堂之上而後爲快耶。來書所問數節。楊仁夫去適禪事方畢。親友紛至未暇細答。然致知格物之說善甫已得其端緒。但於此涵泳深厚諸如數說。將沛然融釋有不俟於他人之言者矣。荒歲道路多阻且不必達涉。須稍收稔然後乘興一來不縷縷。

寄楊仕德

臨別數語極奮勵。區區聞之亦悚然有警。歸途又往西樵一過。所進當益不同矣。此時已抵家。大抵忘己逐物。虛內事外。最近來學者時行症候。仕德旣已看破此病。早晚自不廢藥石。康節云。與其病後能服藥。不若病前能自防。此切喻愛身者自當無所不用其極也。病疏至今未得報。此間相聚日衆。最可善。但如仕德謙之旣遠去。而惟乾復多病。又以接濟乏人爲苦。爾尙謙度未能遽出。仕德明春之約。果能不爽。不獨區區之望。尤諸同遊之切望也。

與顧惟賢

聞有枉顧之意。傾望甚切。繼聞有夾勦之事。蓋我獨賢勞。自昔而然矣。此間上猶南康諸賊。幸已掃蕩。渠魁悉已授首。回軍且半月。以湖廣之故。留兵守隘而已。奏捷須湖廣略有次第。然後舉。朱守忠聞在對哨。有面會之圖。此亦一奇遇。近得甘泉書。已與叔賢同往西樵。令人想企不能。一日處此矣。承示既飽。不必問其所食之物。此語誠有病。已不能記當時所指。恐亦爲世之專務辨論講說。而不求深造自得者說。故其語意之間。不無抑揚太過。雖然。苟誠知求飽。將必五穀是資。鄙意所重。蓋以責夫不能誠心求飽者。故遂不覺其言之過激。亦猶養之未至也。凡言意所不能達。多假於譬喻。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若必拘文泥象。則雖聖人之言。且亦不能無病。况於吾儕學。未有至詞意之間。本已不能無弊者。何足異乎。今時學者。大患不能立懇切之志。故鄙意專以責志立誠爲重。同志者亦觀其大意之所在。斯可矣。惟賢謂有所疑而未解。正如饑者之求食。若一日不食。則一日不飽。誠哉是言。果能如饑者之求飽。安能一日而不食。又安能屏棄五穀而飲畫餅者乎。此亦可以不言而喻矣。承示爲益已多。友朋切磋之職。不敢言謝。何時遇甘泉。更出此一正之。

閩廣之役。偶幸了事。皆諸君之功。區區蓋坐享其成者。但閩寇雖平。而虔南之寇。乃數倍於閩。善後之圖。尙未知所出。野人歸興空切。不知知己者亦嘗爲念及此否也。曰仁近方告病。與二三友去。畊害上。害上之謀。實始於陸澄氏。陸與潮人辭侃。皆來南都從學。二子並佳士。今皆舉進士。未免又失却地主矣。向在南都相與者。曰仁之外。尙有太常博士馬明衡。兵部主事黃宗明。見素之子林達。有御史陳傑。舉人蔡宗

竟饒文璧之屬。蔡今亦舉進士。其時凡二三十人。日覺有相長之益。今來索居。不覺漸成放倒。可畏。可畏。聞中有見不妨寫寄。庶亦有所警發也。甘泉此時已報滿。叔賢聞且束裝。曾相見否。霍渭先亦美質。可與言。見時皆爲致意。

承喻討有罪者。執渠魁而散脅從。此古之政也。不亦善乎。願潮賊皆長惡怙終。其間脅從者無幾。朝撤兵而暮聚黨。若是者亦屢屢矣。誅之則不可勝誅。又恐以其患遺諸後人。惟賢謂政教之不行。風俗之不一。以至於此。豈不信然。然此皆盲之疾。吾其旬日之間。可奈何哉。故今三省連累之賊。非殺之爲難。而處之爲難。非處之爲難。而處之者能久於其道之爲難也。賤軀以多病之故。日夜冀了此塞責而去。不欲復以其罪累後來之人。故猶不免於意必之私。未忍一日舍置。嗟乎。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盡其力之所能爲。今其大勢亦幸底定。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而已。數日前已還軍贛州。風毒大作。藥腫坐臥。恐自此遂成廢人。行且告休。人還草草復。

承喻用兵之難。非獨曲盡利害。足以開近議之惑。其所以致私愛於僕者。尤非淺也。愧感愧感。但龍川舉盜爲南贛患。歲無虛月。勦捕之命屢下。所以未敢輕動。正亦恐如惟賢所云耳。雖今榔桂夾攻之舉。亦甚非鄙意所欲。况龍川乎。夏間嘗具一疏。願上其事。以湖廣奉有成命。遂付空言。今錄去一日。鄙心可知矣。湖廣夾攻。爲備已久。榔桂之賊。爲湖廣兵勢所迫。四出攻掠。南贛日夜爲備。今始稍稍支持。然廣東以府江之役。尙未調集。必待三省齊發。復恐老師費財。欲視其緩急。以次漸舉。蓋桂東上猶之賊。湖廣與江西夾攻。廣東無與也。昌樂乳源之賊。廣東與湖廣夾持。江西無與也。龍川之賊。江西與廣東夾攻。湖廣無與。

也。事雖一體，而其間賊情地勢，自不相及。若先舉桂東，上猶、候、廣東兵集，然後舉乳源諸處，末乃及於龍川，似亦可以節力省費，而易爲功。不知諸公之見，又何如耳。所云龍川亦止瀨頭一巢，蓋環巢數邑，被害已極，人之痛憤，勢所不容已也。

來諭謂得書之後，前疑渙然冰釋，幸甚。幸甚。學不如此，只是一場說話，非所謂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也。又自謂終夜思之，如汚泥在面，而不能即去，果如汚泥在面，有不能即去者乎。幸甚。幸甚。自來南贛，平生益友，雖羣索居，切磋之間，不聞近日始有薛進士輩，一二人自北來，稍稍各有砥礪，又以討賊事急，今屯兵瀨頭，且半月矣。瀨頭賊首池大鬚等二十餘人，悉已將首滿網者，甲從一二輩，其餘固可略也。狼兵利害相半，若調猶未至，且可已之。此間所用，皆機快之屬，雖不能如狼兵之犀利，且易驅策，就約東、聞、乳源諸賊，已平蕩，可喜。湖兵四哨，不下數萬，所獲不滿二千，始得子月朔日，會勦依期而往，彼反以先期見責，所謂文移時出，侵語誠有之。此舉本渠所倡，今所俘獲，反不能多，意有未愜，而憤激至此，不足爲怪。瀨頭巢穴，雖已破蕩，然須建一縣治，以控制之，庶可永絕嘯聚之患。已檄贛惠二知府會議可否。高見，且以爲何如。南贛大患，惟桶岡橫水瀨頭三大賊，幸皆以次削平。年來歸思極切，所恨風波漂蕩，茫無涯涘，乃今幸有灣泊之機，知己當亦爲吾喜也。乳源各處克捷，有兩廣之報，區區不敢冒捷，然亦且須題知事畢之日，須備始末知之。

近得甘泉叔賢書，知二君議論既合，自此吾黨之學廓然同途，無復疑異矣。喜幸不可言。承喻日來進修警省不懈，尤足以慰傾望。此間朋友亦集，亦頗有奮起者，但惟鄙人冗疾相仍，精氣日耗，兼之淹滯風塵。

中未遂脫屣林下。相與專心講習。正如徘徊優場中。奏雅縱復音調盡協。終不免於劇戲耳。乞休疏已四上。鑾輿近聞且南幸。以瘡疾暫止。每一奏事。輒往復三四月。此番倘得遂請。亦須冬盡春初矣。後山應援之說。審度事勢。亦不必然。但奉有詔旨。不得不一行。此亦公文體面如此。聞彼中議論頗不齊。惟賢何以備見示。區區庶可善處也。

近得省城及南都諸公書。報云。卽日初十日。聖駕北還。且云頭船已發。不勝喜躍。賤恙亦遂頓減。此宗社之福。天下之幸。人臣之至願。何喜何慰如之。但區區之心。猶懷隱憂。或恐須及霜降以後。冬至以前。方有的實消息。其時賤恙當亦平復。卽可放舟東下。與諸君一議地方事。遂圖歸計耳。聞永豐新淦白沙一帶。皆被流劫。該道守巡官皆宜急出督捕。非但安靖地方。亦可乘此機會。整頓兵馬。以預備他變。今恐事勢昭彰。驚動遠近。且不行文書。至卽可與各守巡備道區區之意。卽時一出。勿更遲遲。輕忽坐視。思抑歸興。近却如何。若必不可已。俟回鑾信的。徐圖之未晚也。

近得江西策問。深用警惕。然自反而縮。固有舉世非之而不顧者矣。其敢因是遂靡然自弛耶。易曰。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知行之所以合一也。若後世致知之說。止說得一知字。不曾說得致字。此知行所以二也。病發茶苦之人。已絕口人間事。念相知之篤。輒復一及。

北行不及一面。甚闕久別之懷。承寄慈湖文集。客冗未能遍觀。來喻欲摘其尤粹者。再圖翻刻。甚喜。但古人言論。自各有見。語脈牽連。互有發越。今欲就其中。以己意刪節之。似亦甚有不易。莫若盡存。以俟具眼者。自加分別。所云超提。良如高見。今亦但當論其言之是與不是。不當逆觀者之致疑。反使吾心昭明洞。

達之見有所揜覆而不盡也。尊意以爲何如。

與當道書

江省之變。大略具奏內。此人逆謀已非一日。久而未發。蓋其心懷兩圖。是以遲疑未決。抑亦慮生之躡其後也。近聞生將赴閩。必經其地。已視生爲几上肉矣。賴朝廷之威靈。諸老先生之德庇。遂獲脫身虎口。所恨兵力寡弱。不能有爲爾。南贛舊嘗屯兵四千。朝有警而夕可發。近爲戶部必欲奏革商稅。糧餉無所取給。故遂放散。未三月而有此變。復欲召集。非數月不能。亦且空然無資矣。世事之相撓阻。每每如此。亦何望乎。今亦一面號召忠義。取調各縣機快。且先遣疲弱之卒。張布聲勢於壘城諸處。牽蹙其後。天奪其魄。彼果遲疑而未進。若再留半月。南都必已有備。彼一離窠穴。生將奮搗其虛。使之進不得前。退無所據。勤王之師。又四面漸集。必成擒矣。此生憶料若此。切望諸老先生急賜議處。速遣能將。將重兵聲罪而南。以絕其北窺之望。飛召各省急興勤王之師。此人兇殘忌刻。世所未有。使其得志。天下無遺類矣。諒在廟堂必有成算。區區愚誠。亦不敢不竭盡。生病疲尪。僅存餘息。近者入閩。已具本乞休。必不得已。且容歸省。不意忽遭此變。本非生之責任。但閩省無一官見在。人情渙散。洶洶震搖。使無一人牽制其間。彼得安意順流而下。萬一南都無備。將必失守。彼又分兵四掠。十三郡之民。素劫於積威。必向風而靡。如此。則湖湘閩浙皆不能保。及事聞朝廷。大兵南下。彼之奸計漸成。破之難矣。以是遂忍死暫留於此。徒以空言收拾散亡。感激忠義。日望命帥之來。生得以輿疾還越。死且瞑目。伏惟諸老先生鑒其血誠。必賜保全。勿遂竭其力所不能。窮其智所不及。以爲出身任事者之戒。幸甚幸甚。

與汪節夫書

足下數及吾門。求一言之益。足知好學勤勤之意。人有言。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今之學者須先有篤實爲己之心。然後可以論學。不然則紛紛紜口耳講說。徒足以爲爲人之資而已。僕之不欲多言者。非有所靳實無可言耳。以足下之勤勤下問。使誠益勵其篤實爲己之志。歸而求之。有餘師矣。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足下勉之。道南之說。明道實因龜山南歸。蓋亦一時之言。道豈有南北乎。凡論古人得失。莫非爲己之學。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尙友也。果能有所得於尙友之實。又何以斯錄爲哉。節夫姑務爲己之實。無復往年務外近名之病。所得必已多矣。此事尙在所緩也。凡作文。惟務道其心中之實。達意而止。不必過求雕刻。所謂脩辭立誠者也。

寄張世文

執謙枉問之意甚盛。相與數月。無能爲一字之益。乃今又將遠別矣。愧負愧負。今時友朋。美質不無。而有志者絕少。謂聖賢不復可冀。所視以爲準的者。不過建功名。炫耀一時。以駭愚夫俗子之觀聽。嗚呼。此身可以爲堯舜參天地而自期若此。不亦可哀也乎。故區區於友朋中。每以立志爲說。亦知往往有厭其煩者。然卒不能舍是而別有所先。誠以學不立志。如植木無根。生意將無從發端矣。自古及今。有志而無成者。則有之。未有無志而能有成者也。遠別無以爲贈。復申其立志之說。賢者不以爲迂。庶勤勤執謙枉問之盛心。爲不虛矣。

與王晉溪司馬

伏惟明公德學政事高一世。守仁晚進。雖未獲親炙。而私淑之心。已非一日。乃者承乏鴻臚。自以迂腐多疾。無復可用於世。思得退歸田野。苟存餘息。乃蒙大賢君子不遺葑菲。拔置重地。適承前官。謝病之後。地方亦復多事。遂不敢固以疾辭。已於正月十六日抵贛。扶疾蒞任。雖感恩罔報之心。無不欲盡。而精力智慮有所不及。恐不免終爲薦舉之累耳。伏惟仁人君子。器使曲成。責人以其所可勉。而不強人以其所不能。則守仁羈鳥故林之想。必將有日可遂矣。因遣官詣闕陳謝。敬附申謝。私於門下。伏冀尊照。不備。

守仁近因峯賊大修戰具。遠近勾結。將遂乘虛而入。乃先其未發。分兵擒撲。雖斬獲未盡。然克全師而歸。賊巢積聚。亦爲一空。此皆老先生申明律例。將士稍知用命。以克有此。不然。以南贛素無紀律之兵。見賊不奔。亦已難矣。况敢暮夜撲剿。奮呼追擊。功雖不多。其在南贛。則實創見之事矣。伏望老先生特加勸賞。使自此益加激勵。幸甚。今各巢奔潰之賊。皆聚橫水桶崗之間。與郴桂諸賊接境。生恐其勢窮。或并力復出。且天氣炎毒。兵難深入。遠攻。乃分留重卒於金坑營前。扼其要害。示以必攻之勢。使之旦夕防守。不遑他圖。又潛遣人於已破各巢山谷間。多張疑兵。使旣潰之賊不敢復還舊巢。聊且與之牽持。候秋氣漸涼。各處調兵稍集。更圖後舉。惟望老先生授之以成妙之算。假之以專一之權。明之以賞罰之典。生雖庸劣。無能爲役。敢不鞭策。奮鈍以期無負。推舉之盛心。秋冬之間。地方苟幸無事。得以歸全病喘於林下。老先生骨肉生死之恩。生常何如爲報耶。正暑。伏惟爲國爲道自重。不宣。

前月奏捷人去。曾瀆短啓。計已達門下。守仁才劣任重。大懼覆餗。爲薦揚之累。近者南贛盜賊雖外若稍定。其實譬之疽癰。但未潰決。至其惡毒。則固日深月積。將漸不可瘳。治生等固庸醫。又無藥石之備。不過

從旁撫摩調護。以紓目前。自非老先生發鉞下砭。指示方藥。安敢輕措其手。冀百一之成。前者申明賞罰之請。固來求鉞砭於門下。不知老先生肯賜俯從。卒授起死回生之方否也。近得臺中消息。云將大舉。乘虛入廣。蓋兩廣之兵。近日皆聚府江。生等恐其聲東擊西。亦已密切布置。將爲先事之圖。但其事隱而未露。未敢顯言於朝。然又不敢不以聞於門下。且聞府江不久班師。則其謀亦將自阻。大抵南贛兵力極爲空疎。近日稍加募選訓練。始得三千之數。然而糧賞之資。則又百未有措。若夾攻之舉果行。則其勢尤爲窘迫。欲稱貸於他省。則他省各有軍旅之費。欲加賦於貧民。則貧民又有從盜之虞。惟贛州雖有鹽稅一事。邇來既奉戶部明文停止。但官府雖有禁止之名。而奸豪實竊私通之利。又鹽利下通於三府。皆民情所深願。而官府稍取其什一。亦商人所悅從。用是輒因官僚之議。仍舊抽放。蓋事機窘迫。勢不得已。然亦不加賦而財足。不擾民而事辦。比之他圖。固猶計之得者也。今特具以聞。奏伏望老先生曲賜扶持。使兵事得賴此以濟。實亦地方生靈之幸。生等得免於失機誤事之誅。其爲感幸尤深且大矣。自非老先生體國憂民之至。何敢每事控聒。若此。伏冀垂照。不具。

生於前月二十日。地方偶獲微功。已於是月初二日具本聞奏。差人既發。始領部咨。知夾攻已有成命。前者嘗具兩可之奏。不敢專主夾攻者。誠以前此三省嘗爲是舉。乃往復勘議。動經歲月。形跡顯暴。事未及舉。而賊已奔竄大半。今老先生略去繁文之擾。行以實心。斷以大義。一決而定。機速事果。則夾攻之舉。固亦未嘗不善也。凡敗軍債事。皆緣政出多門。每行一事。既稟巡撫。復稟鎮守。復稟巡按。往返需遲之間。謀慮既泄。事機已去。昨略老先生所議。謂關外兵權。貴在專委。征伐事宜。切忌遙制。且復除去總制之名。使

各省事有專責。不令掣肘。致相推託。真可謂一洗近年瑣屑牽擾之弊。非有大公無我之心。發強剛毅者。孰能與於斯矣。廟堂之上。得如老先生者爲之張主人。亦孰不樂爲之用乎。幸甚幸甚。今各賊巢穴之近江西者。蓋已焚毀大半。但擒斬不多。徒黨尙盛。其在廣東湖廣者。猶有三分之一。若平日相機揜撲。則賊勢分而兵力可省。今欲大舉。賊且并力合勢。非有一倍之衆。未可輕議攻圍。况南贛之兵。素稱疲弱。見賊而奔。乃其長技。廣湖所用。皆土官狼兵。賊所素畏。夾攻之日。勢必偏潰。江西今欲請調狼兵以當其鋒。非惟慮其所過殘掠。兼恐緩不及事。生近以漳南之役。親見上杭程鄉兩處機快。頗亦可用。且在撫屬之內。故今特調二縣各一千名。并湊南贛新集起情。共爲一萬二千之數。若以軍法五攻之例。必須三省合兵十萬而後可。但南贛糧餉無措。不得已而從減省。若此。伏望老先生特賜允可。若更少損其數。斷然力不足以支寇矣。竊儒小生。素不習兵。勉強當事。惟恐覆公之餽。伏惟老先生憫其不逮。教以方略。使有所持循。幸甚幸甚。

守仁始至贛。卽因闖寇猖獗。遂往督兵。故前者潛奉謝啓。極爲草略。迄今以爲罪。闖寇之始。亦不甚多。天軍既集。乃連絡四面而起。幾不可支。今者偶獲成功。皆賴廟堂德威成算。不然。且不免於罪累矣。幸甚。守仁腐儒小生。實非可用之才。蓋未承南贛之乏。已嘗告病求退。後以託疾避難之嫌。遂不敢固請。迺勉至此。實恐得罪於道德。負薦舉之盛心耳。伏惟終賜指教而曲成之。幸甚幸甚。今闖寇雖平。而南贛二寇。又數倍於前。且地連四省。事權不一。兼之勅旨。又有不與民事之說。故雖虛擁巡撫之名。而其實號令之所及。止於贛州一域。然且尙多牴牾。是亦非皆有司者敢於違抗之罪。事勢使然也。今爲南贛。止可因仍坐

視稍欲舉動。便有掣肘。守仁竊以南贛之巡撫。可無特設。止存兵備。而統於兩廣之總制。庶幾事體可以歸一。不然。則江西之巡撫。雖三省之務。尙有牽礙。而南贛之事。猶可自專。一應軍馬錢糧。皆得通融裁處。而預爲之所。猶勝於今之巡撫無事。則開雙眼以坐視。有事則空兩手以待人也。夫弭盜所以安民。而安民者弭盜之本。今責之以弭盜。而使無與于民。狃專以藥石攻病。而不復問其飲食調適之宜。病有日增而已矣。今巡撫之改革。事體關係。或非一人私議之間。便可更定。惟有申明賞罰。猶可以稍重任使之權。而因以略舉其職。故今輒有是奏。伏惟特賜採擇施行。則非獨生一人得以稍逭罪戾。地方之困。亦可以少蘇矣。非特道誼深愛。何敢冒瀆及此。萬冀鑒恕。不宣。

卽日。伏惟經綸邦政之暇。台候萬福。守仁學徒慕古。誠乏周時。謬膺簡用。懼弗負荷。祇命以來。推尋釀寇之由。率因姑息之弊。所敢陳請。實恃知己。乃蒙天聽。並賜允從。審錫寵石。恩與至重。是非執事。器使曲成。獎飾接引。何以得此。守仁無似。敢不勉奮庸劣。遵稟成略。冀收微効。以上答聖眷。且報所自乎。茲當發師。匆遽陳謝。伏惟台照。不備。

生惟君子之於天下。非知善言之爲難。而能用善言之爲難。舜在深山之中。與木石居。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舜亦何以異於人哉。至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然後見其與世之人相去甚遠耳。今天下知謀才辯之士。其所思慮謀猷。亦無以大相遠者。然多蔽而不知。或雖知而不能用。或雖用而不相決。雷同附和。求其的然真見。其孰爲可行。孰爲不可行。孰爲似迂而實切。孰爲似是而實非。斷然施之於用。如神醫之用藥。寒暑虛實。惟意所投。而莫不有以曲中其機。此非有明睿

之資。正大之學。剛直之氣。其孰能與於此。若此者。豈惟後世之所難能。雖古之名世大臣。蓋亦未之多聞也。守仁每誦明公之所論奏。見其洞察之明。剛果之斷。妙應無方之知。燦然剖析之有條。而正大光明之學。凜然理義之莫犯。未嘗不拱手起誦。歎仰嘆服。自其識事以來。見世之名公巨卿。負盛望於當代者。其所論列。在尋常亦有可觀。至於當大疑。臨大利害。得喪毀譽。眩啓於前。力不能正。卽依違兩可。揜覆文飾。以幸無事。求其卓然之見。浩然之氣。沛然之詞。如明公之片言者。無有矣。在其平時。明公雖已自有以異於人。人固猶若無以大異者。必至於是。而後見其相去之甚遠也。守仁恥爲佞詞。以諛人。若明公者。古之所謂社稷大臣。負王佐之才。臨大節。而不可奪者。非明公其誰歟。守仁後進迂劣。何幸辱在驅策之末。奉令承教。以効其尺寸。所謂駑駘遇伯樂。而獲進於百里。其爲感幸。何如哉。邇者龍川之役。亦幸了事。竊本推原厥功。所自己。略具於奏末。不敢復縷縷。所恨福薄之人。難與成功。雖仰賴方略。僥倖寒責。而病患日深。已成廢棄。昨日乞休。疏入。輒嘗恃愛。控其懇切之情。日夜瞻望。允報。伏惟明公終始曲成。使得稍慰老父衰病之懷。而百歲祖母。亦獲一見爲訣。死生骨肉之恩。生當何如爲報耶。情隘詞迫。乞冀矜亮。死罪。死罪。

近領部咨。見老先生之於守仁。可謂心無不盡。而凡其平日見於論奏之間者。亦已無一言之不酬。雖上公之爵。萬戶侯之封。不能加於此矣。自度鄙劣。何以克堪。感激之私。中心感之。不能以言謝。然守仁之所。以隱忍扶疾。身被鋒鏑。出百死一生。以赴地方之急者。亦豈苟圖旌賞。希階級之榮而已哉。誠感老先生之知愛。期無負於薦揚之言。不愧稱知己於天下而已矣。今雖不能大建奇偉之績。以仰答知遇。亦幸苟

無撓敗。戮辱。遺舉之羞於門下。則守仁之罪責亦已少寒。而志願亦可以無大憾矣。復何求哉。復何求哉。伏惟老先生愛人以德。器使曲成。不責人以其所不備。不強人以其所不能。則凡才薄福。冠羸疾廢。如某者。庶可以遂其骸骨之請矣。乞休疏待報已三月。尙杳未有聞。歸魂飛越。夕不能旦。伏望憫其迫切之情。早賜允可。是所謂生死而骨肉者也。感德當何如耶。

輒有私梗。仰恃知愛。敢以控陳。近日三省用兵之費。廣湖兩省皆不下十餘萬。生處所乞止於三萬。實皆分毫扣算。不敢稍存贏餘。已蒙老先生洞察其隱。極力扶持。盡賜准允。後戶部復見沮抑。以故昨者進兵之際。凡百皆臨期那借。屑湊殊爲窘急。賴老先生指授。幸而兩月之內。偶克成功。不然。決致敗事矣。此雖已遂之事。然生必欲一鳴其情者。竊恐因此遂誤他日事耳。又南贛盜賊巢穴。雖幸破蕩。而漏殄殘黨。難保必無兼之地。連四省。深山盤谷。逃流之民。不時嘯聚。輒探民情。議於橫水大寨。請建縣治。爲久安之圖。乘間經營。已略有次第。守仁迂疎病懶。於凡勞役之事。實有不堪。但籌度事勢。有不得不然者。是以不敢以病軀欲歸之故。閉遏其事。而不可聞。苟幸目前之塞責而已也。伏惟老先生并賜裁度。施行幸甚。守仁不肖。過蒙薦獎。終始曲成。言無不行。請無不得。既假以賞罰之權。復委以提督之任。授之方略。指其迷謬。是以南贛數十年桀驁難攻之賊。兩月之內。掃蕩無遺。是豈劣若守仁者之所能哉。昔人有言。追獲獸兔。功狗也。發縱指示。功人也。守仁賴明公之發縱指示。不但得免於撓敗之戮。而又且與於追獲獸兔之功。感恩懷德。未知此牛何以爲報也。因奏撻人去。先布下懇。俟兵事稍間。尙當具啓修謝。伏惟爲國爲道自重。不宣。

邇者南贛盜賊遂獲底定。實皆老先生定議授算。以克有此。生輩不過遵守奉行之而已。何功之有。而敢冒受重賞乎。伏惟老先生臺籥元和。合洪無迹。乃欲歸功於生物。物惟不自知其生之所自焉。爾苟知其生之所自。其敢自以爲功乎。且自絕其生也已。拜命之餘。不勝慚懼。輒具本辭。免非敢苟爲遜避。實其中心有不自安者。障官則已過甚。又加之廢子。若之何其能當之。負且乘致寇。至生非無貪得之心。切懼寇之將至也。伏惟老先生鑒其不敢自安之誠。特賜允可。使得仍以原職致事而去。是乃所以曲成而保全之也。感刻當何如哉。瀆冒尊威。死罪死罪。

憂危之際。不敢數奉起居。然此心未嘗一日不在門牆也。事窮勢極。臣子至此。惟有痛哭流涕而已。可如何哉。生前者屢乞省葬。蓋猶有隱忍苟全之望。今旣未可得。以微罪去歸田里。卽大幸矣。素蒙知愛之深。敢有虛妄。神明誅殛。惟鑒其哀懇。特賜曲成。生死骨肉之感也。地方事決知無能爲。已閉門息念。袖手待盡矣。惟是苦痛切膚。未免復爲一控。亦聊以盡吾心焉。爾臨啓悲愴。不知所云。

自去冬畏途多沮。遂不敢數奉啓。感刻之情。無由一達。繆劣多忤。尙獲曲全。非老先生何以得此。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誦此而已。何能圖報哉。江西之民困苦已極。其間情狀。計已傳聞無俟喋喋。今騷衆旣未有艾。錢糧又不得免。其變可立待。去歲首爲控奏。旣未蒙旨。繼爲申請。又得達。今茲事窮勢極。只得冒罪復請。伏望憫地方之塗炭。爲朝廷深憂遠慮。得與速免。以救燃眉。幸甚幸甚。生之乞歸省葬。去秋已蒙賊平來說之旨。冬底復請。至今未奉允報。生之汲汲爲此。非獨情事苦切。亦欲因此稍避怨嫉。素蒙老先生道誼骨肉之愛。無所不至。於此獨忍不一舉手投足爲生全之地乎。今地方事殘破。極其間宜修舉。

者百端。去歲嘗繆申一二。奏皆中途被沮而歸。繼是而後。遂以形迹之嫌。不敢復有所建白。貧賤恙日。瘠又以父老憂危。致疾之故。神志恍恍。終日如在夢寐中。今雖復還省城。不過閉門昏臥。服藥喘息而已。此外人事。都不復省。况能爲地方救災拯難。有所裨益於時乎。所以復有蠲租之請者。正如夢中人。被錐刺。未能不知疼痛。縱其手足撲療不及。亦復一呻吟耳。老先生幸憐其志哀。其情遠免征科。以解地方之倒懸。一允省葬之乞。使生得歸。全首領於牖下。則閩省蒙更生之德。生父子一家。受骨肉之恩。舉合刻於無涯矣。昏憊中控訴無敘。臨啓不勝愴慄。

屢奉啓。皆中途被沮。無由上達。幸其間乃無一私語。可以質諸鬼神。自是遂不敢復具。然此顛頓窘局。苦切屈抑之情。非筆舌可盡者。必蒙憫照。當不俟控籲而悉也。日來嘔血。飲食頓減。潮熱夜作。自計決非久於人世者。望全始終之愛。使得早還故鄉。萬一苟延餘息。生死骨肉之恩。當何如圖報耶。餘情張御史當亦能悉。伏祈垂亮。不備。

比兵部差官來。賚示地札。開諭勤倦。佐亦隨至。備傳垂念之厚。昔人有云。公之知我。勝於我之自知。若公今日之愛生。實乃勝於生之自愛也。感報當何如哉。明公一身係宗社安危。持衡甫旬月。略示舉動。已足以大慰天下之望矣。百凡起居。尤望倍常。慎密珍攝。非獨守仁之私幸也。佐且復北。常有別啓。差官回。便輒先附謝。伏惟台鑒。不具。

與陸清伯書

屢得書。見清伯所以省愆罪己之意。可謂真切懇到矣。卽此便是清伯本然之良知。凡人之爲不善者。雖

至於逆理亂常之極。其本心之良知亦未不自知者。但不能致其本然之良知。是以物有不格。意有不誠。而卒入於小人之歸。故凡致知者。致其本然之良知而已。大學謂之致知格物。在書謂之精一。在中庸謂之慎獨。在孟子謂之集義。其工夫一也。向在南都。嘗謂清伯喫緊於此。清伯亦自以爲既知之矣。近觀來書。往往似尙未悟。輒復贅此。清伯更精思之。大學古本一冊。寄去。時一覽。近因同志之士。多於此處不甚理會。故序中特改數語。有得便中寫知之。季惟乾事善類所共冤。望爲委曲周旋之。

與許台仲書

榮擢諫垣。聞之喜而不寐。非爲台仲喜得此官。爲朝廷諫垣喜得台仲也。孟子云。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聞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矣。倣倣之士。未論其言之若何。苟言焉。亦足尙矣。若夫君子之志於學者。必時然後言。而後可。又不專以敢言爲貴也。去惡先其甚者。顛倒是非。固已得罪於名教。若搜羅瑣屑。亦君子之所恥矣。尊意以爲何如。向時格致之說。近來用工有得力處否。若於此見得真切。卽所謂一以貫之。如前所云。亦爲瑣瑣矣。

又

吾子累然憂服之中。顧勞垂念。至勸賢郎以書幣遠及。其何以當。其何以當。道不可須臾而離。故學不須臾而間。居喪亦學也。而喪者以荒迷自居。言不能無荒迷爾。學則不至於荒迷。故曰喪事不敢不勉。寧戚之說。爲流俗忘本者言也。喜怒哀樂。發皆中節之謂和。哀亦有和焉。發於至誠。而無所乖戾之謂也。夫過情。非和也。動氣。非和也。有意必於其間。非和也。孺子終日啼而不噓。和之至也。知此。則知居喪之學。固無

所異於平居之學矣。聞吾子近日有過毀之憂，輒敢以是奉告，幸圖其所謂大孝者可也。

與林見素

執事孝友之行，淵博之學，俊偉之才，正大之氣，忠貞之節，某自弱冠從家居於京師，幸接比鄰，又獲與令弟相往復，其時固已熟聞習見，心悅而誠服矣。第以薄劣之資，未敢數數有請，其後執事德益盛，望益隆，功業益顯，地益遠，某企仰益切，雖欲忘其薄劣，一至君子之庭，以濡咳唾之餘，又益不可得矣。執事中遭讒嫉，退處丘園，天下之士，凡有知識，莫不爲之扼腕不平，思一致其勤惰，而况某素切向慕者，當如何爲心。願終歲奔走於山夷海嶽之區，力不任重，日不暇給，無由一申起居，徒時時於交游士夫間，竊執事之動履消息，皆以爲人不堪其憂憤，而執事處之恬然，從容禮樂之間，與平居無異，易所謂時困而德辨，身退而道亨於執事見之矣。聖天子維新政化，復起執事，寄之股肱，誠以慰天下之望，此蓋宗社生民之慶，不獨知游之幸，善類之光而已也。正欲作一書，略序其前後傾企紆鬱未伸之懷，并致其歡欣慶忭之意，值時歸省老親，宥病交集，尙爾未能，而區區一時僥倖之功，連年屈辱之志，乃蒙爲之申理，誘掖過情，而褒賞踰分，又特遣人馳報慰諭，此固執事平日與人爲善之素心，大公無我之盛節，願淺陋卑劣，其將何以承之乎。感激惶悚，莫知攸措，使還，宥劇草草，略布下悃，至於恩命之不敢當，厚德之未能謝者，尙容專人特啓，不具。

與楊邃菴

某之繆辱知愛，蓋非一朝一夕矣。自先君之始託交於門下，至於今，且四十餘年，父子之間，受惠於不知。

蒙施於無迹者。何可得而勝。舉就其顯然可述不一而足者。則如先君之爲祖母乞葬祭也。則因而施及。其祖考某之承乏於南贛而行事之難也。則因而改授以提督。其在廣會征。偶獲微功。而見詘於當事也。則竟違衆議而申之。其在西江幸夷大愆。而見構於權奸也。則委曲調護。既允全身。家又因維新之詔。而特爲之表揚。暴白於天下。力主非常之典。加以顯爵。其因便道而告乞歸省也。則既嘉允其奏。而復優之以存問。其頒封爵之典也。出非望之恩。而遂推及於三代。此不待人之請。不由有司之議。傍無一人可致纖毫之力。而獨出於執事之心者。恩德之深且厚也。如是受之者。宜何如爲報乎。夫人有德於己。而不知以報者。草木鳥獸也。櫟之樹。隨之蛇。尙有靈焉。人也。而顧草木鳥獸之弗若耶。顧無所可效其報者。惟中心藏之而已。中心藏之。而輒復言之。懼執事之謂其藐然若罔聞知。而遂以草木視之也。邇者先君不幸大故。有司以不肖孤方愴然在疚。謂其且無更生之望。遂以葬祭贈諡爲之代請。頗爲該部所抑。而朝廷竟與之以葬祭。是執事之心。何所不容其厚哉。乃今而復有無厭之乞。雖亦其情之所不得已。實恃知愛之篤。遂徑其情。而不復有所諱忌嫌沮。是誠有類於藐然若罔聞知者矣。事之顛末。別具附啓。惟執事始終其德。而不以之爲戾也。然後取舉而行之。

與蕭子雍

繆妄迂疎。多招物議。乃其宜然。每勞知己爲之憂念不平。徒增悚赧耳。荼毒未死之人。此身已非己有。現其外之毀譽得喪。又敢與之乎。哀痛稍蘇時。與希淵一二友喘息於荒榛叢草間。惴惴焉。惟免於戮辱是幸。他更無復願矣。近惟教化大行。已不負平時祝望。知者不慮其不明。而慮其過察。果者不慮其無斷。而

慮其過嚴。若夫尊德樂義。激濁揚清。以不變陋習。吾與昔人。可無間然矣。盛价還。草草無次。

與德洪

大學或問數條。非不願共學之士。盡聞斯義。顧恐藉寇兵而資盜糧。是以未欲輕出。且願諸公與海內同志。口相授受。俟其有風機之動。然後刻之。非晚也。此意嘗與謙之而論。當能相悉也。江廣兩途。須至杭城。始決。若從西道。又得與謙之一話於金焦之間。冗甚。不及寫書。幸轉致其略。

王文成公全書

卷二十八

續編三

自劾不職以明聖治事疏

臣聞之主聖則臣直。上易知而下易治。今聖主在上。澤壅而未宣。怨積而不聞。臣等曾無一言。是甘爲容悅。而上無以張主之聖。下無以解於百姓之惑也。伏惟陛下神明英武。自居春宮。萬姓仰德。及登大寶。四夷向風。不幸賊臣劉瑾。竊弄威柄。流毒生靈。潛謀僭逆。幾危郊社。賴祖宗上天之靈。俾張永等早發其奸。陛下奮雷霆之斷。誅滅黨與。剗滌克穢。復祖宗之舊章。吊黎元之疾苦。任賢脩政。與民更始。天下莫不歡忻鼓舞。謂陛下固愛民之主。而前此皆賊瑾之荼毒。知陛下固有爲之君。而前此皆賊瑾之蒙蔽。日夜跂足延頸。以望太平。奈何積暴所加。民疾未復。餘烈所煽。妖孽連興。幾及二年。愈肆愈橫。兵屯不解。民困日深。賊勢相連。殆遍財匱糧竭。旦夕洶洶。臣等備位大臣。不能展一籌以紓患害。寬一縛以蘇倒懸。撫心反己。自知之罪。莫可究言。至其暴揚於天下。訾詈於道途。而尤難掩飾者。大罪有三。請自陳其略。以伏厥辜。夫朝以出政。政以成事。陛下每月視朝。朔望之外。不過一二。豈不以臣等分職於下。事苟無廢。不朝奚損乎。然羣臣百司。願時一覩聖顏而不獲。則憂思徬徨。漸以懈弛。遠近之民。遂疑陛下不復念其困苦。而日

興怨懟。四方盜賊。亦謂陛下未嘗有意剪除。而益猖獗。夫昧爽臨朝。不過頃刻。陛下何憚而不爲。所以若此。則實由臣等不能備言天下洶洶之情。以悟陛下。是其大罪一也。陛下日於後苑訓練兵事。鼓噪之聲。震駭城域。豈不以寇盜未平。思欲奮威講武乎。然此本亦將卒之事。兼非宮禁所宜。况今前星未耀。震位猶虛。而乃勞力於掣肘。耗氣於馳逐。羣臣惶惑。兩宮憂危。宗社大本。無急於是。而臣等不能力勸陛下。蓋精養神。以衍皇儲之慶。思患預防。以爲燕翼之謀。是其大罪二也。夫日近儒臣。講論道德。涵泳義理。以培養本原。開發志意。則耳目日以聰明。血氣日以和暢。窮天地之化。盡萬物之情。優游泮渙。以與古先神聖爲伍。此亦天下之至樂矣。陛下苟知此。則將樂之終身。而不能以須臾舍。奚暇遊戲之娛乎。今陛下自卽位以來。經筵之御。未能四五。而悅心於騎射疲勞之事。皆由臣等不能備陳至樂。以易陛下之所好。是其大罪三也。陛下有堯舜之資。臣等不能導陛下於三代。而使天下之民疾首蹙額。相告歸咎。懷憤若漢唐之季。臣等死有餘罪矣。伏願陛下繼自今。味爽以視朝。勵精而圖治。端拱玄默。以養天和。正闕雎之風。毓麟趾之祥。日御經筵。講求治道。悅理義之悅心。去遊宴之敗度。正臣等不職之罪。罷歸田里。舉善德。宿望之賢。與其天職。使天下曉然皆知陛下憂憫元元之本心。由臣等不能極言切諫。以至於斯。自茲以往。務在休養生息。無復有所騷擾。躬脩聖政。以弭天下之艱屯。廣聖嗣。以定天下之危疑。勤聖學。以立天下之大本。其餘習染。以次洗刷。則民生自遂。若陽氣至而萬物春。寇盜自消。若白日出而魍魎滅。上以承祖宗之鴻休。下以垂子孫之統緒。近以慰臣庶之憂惶。遠以答四方之觀向。臣等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不勝激切顛隕待罪之至。具疏上聞。

乞恩表揚先德疏

竊照臣父致仕南京吏部尙書王華。以今年二月十二日病故。臣時初喪。茶苦氣息奄奄。不省人事。有司以臣父忝在大臣之列。特爲奏聞。兼乞葬祭贈諡事。下該部。以臣父爲禮部侍郎時。嘗爲言官。所論謂臣父於暮夜受金而自首。請議難明。承朝廷遣告而乞歸。誠意安在。又爲南京吏部尙書時。因禮部尙書李傑乞恩認罪回話事。奉欽依。李傑王華彼時共同商議。如何獨言張昇顯是飾詞。本當重治。姑從輕。都着致仕。伏遇聖慈。殺寬容。不輕絕物。然猶賜之葬祭。感激浩蕩之恩。闔門粉骨。無以爲報。竊念臣父始得暗投之金。若使其時秘而不宣。人誰知者。而必以自首。其於心迹。可謂清矣。乞使道省。毋於旣行祭告之後。其於遣祀之誠。自無妨矣。當時論者不察其詳。而輒以爲言。臣父蓋嘗具本六乞退休。請究其事。當時朝廷特爲暴白。屢賜溫旨。慰諭勉留。其事固已明白久矣。乃不意身沒之後。而尚以此爲罪也。臣切痛之。正德初年。逆瑾聚亂。威行中外。其時臣爲兵部主事。因瑾綁拿科道官員。臣不勝義憤。斥瑾罪惡。瑾怒。臣因而怒及臣父。旣而使人諷臣父令出其門。臣父不往。瑾益怒。然臣父乃無可加之罪。後遂推尋禮部舊事。與臣父無干者。因傳旨并令臣父致仕。以泄其怒。此則臣父以守正不阿。觸忤權奸。而爲所瑣抑。人皆知之。人皆冤之。乃不知身沒之後。而反以此爲咎也。臣尤痛之。臣父以一甲進士。授官翰林院脩撰。歷陞春坊諭德。翰林院學士。詹事府少詹事。禮部侍郎。南京吏部尙書。其間充經筵官。經筵講官。日講官。又選充東宮輔導官。東宮講讀官。與脩憲廟實錄。及大明會典。通鑑纂要等書。積勞久而被遇深矣。故事侍從日講輔導等官。身沒之後。類得優以殊恩。榮以美諡。而臣父獨以無實之謗。不附權奸之義。生被誣抑。而

沒有餘恥。此臣之所以割心痛骨。不得不從陛下而求一表暴者也。夫人子之孝。莫大於顯親。其不孝亦莫大於辱親。臣以犬馬微勞。躡致卿位。故事在卿佐之列者。親沒之後。皆得爲之乞請恩典。臣今未敢有所陳乞。以求顯其親。而反以無實之詬辱。其親於身沒之後。不孝之罪。復何以自立於天地間乎。此臣之所尤割心痛骨。不得不從陛下而求一表暴者也。臣自去歲乞恩。便道歸省。陛下垂憫。烏且念臣父係侍從舊臣。特推非常之恩。賜之存問。臣父先於正德九年。嘗蒙朝廷推恩進階。臣伏覲制詞。有云。直道見沮於權奸。晚節遂安於靜退。則當時先帝固已洞知臣父之枉矣。臣又伏覲陛下卽位詔書。內開。自弘治十八年五月十八日以後。大小官員有因忠直諫諍。及守正被害去任等項。各該衙門備查奏請。大臣量進階級。并與應得恩廕。臣父以守正觸怒逆瑾。無故被害去任。此固恩詔之所憫錄。正在量進階級之列。臣父旣恥於自陳。而有司又未爲奏請。乃今身沒之後。而反猶以爲詬。臣竊自傷痛。其無以自明也。臣父中遭屈抑。晚過聖明。庶幾沐浴恩澤。以一雪其拂鬱。而忽復遭矣。豈不痛哉。今又反以爲辱。豈不冤哉。臣又查得先年吏部尙書馬文昇。屠瀟等皆嘗屢被論劾。其後朝廷推原其事。卒賜之以贈諡。臣父才猷雖或不逮於二臣。而無故被誣。實有深於二臣者。惟陛下矜而察之。臣以功微賞重。深憂覆敗。方爾冒死辭免封爵。前後恩典已懼不克勝荷。故於臣父之沒。斷已不敢更有乞請。乃不意蒙此誣辱。臣又安能含羞飲泣。不爲臣父一致其辯乎。失人臣之於國也。主辱則臣死。子之於父也亦然。今臣父辱矣。臣何以生爲哉。夫朝廷恩典所以報有功而彰有德。豈下臣所敢倖乞。願臣父被無實之恥於身後。陛下不爲一明其事。自此播之天下。傳之後代。孝子慈孫將有所不能改。而臣父之目不瞑於地下矣。豈不冤哉。夫飾非以

欺其上者不忠。矯辭以誣於世者無恥。不忠無恥亦所以爲不孝。若使臣父果有纖毫可愧於心。而臣乃爲之文飾。矯誣以欺陛下。以罔天下後世。縱幸逃於國憲。天地鬼神實臨殛之。臣雖庸劣之甚。不忠無恥之事。義不忍爲也。惟陛下哀而察之。臣不勝含哀抱痛戰慄惶懼。激切控籲之至。謹具本令舍人王宗海代賚奏聞。伏候勅旨。

辯誅遺奸正大法以清朝列疏

丁憂南京兵部尙書臣王某謹奏。爲誅遺奸正大法以清朝列事。嘉靖元年十月初十等日。准南京兵部咨。准都察院咨。該巡按廣西監察御史張鉞奏。爲前事題奉聖旨。是這所劾張子麟事情。遺著王守仁。伍希儒。伍文定看了。上緊聞具明白。奏來定奪。欽此。又准該部咨。准都察院咨。該丁憂刑部尙書張子麟奏。爲辯污枉清名節。以雪大冤事。題奉聖旨。是張子麟所奏事情。着王守仁等一併看了來說。欽此。俱欽遵。外方在襄經之中。憂病哀苦。神思荒憤。一切世務。悉已昏迷恍惚。奉命震悚。旋復追惟。臣先正德十四年六月初六日。奉敕前往福建查處聚衆謀反等事。本月十五日。行至豐城地方。適遇寧藩之變。倉卒脫身。誓死討賊。十八日。回至吉安。督同知府伍文定等起兵。七月二十日。引兵收復南昌。二十三日。宸濠還救。二十六日。宸濠就擒。其時餘黨尙有未盡。百務叢集。臣因先令各官分兵守視王府各門。至月初五六間。始克率同御史伍希儒。知府伍文定等入府。按視宮殿庫藏諸處。其間未經燒毀者。重加封識。以俟朝命。已被破壞者。分令各官逐一整檢。有刑部尙書張子麟啓本一封。衆共開視。云是胡世寧招詞。臣當與各官商說。此等公文書啓之類。皆在宸濠未反數年前事。雖私與交往。不爲無罪。而反逆之舉。未必曾與通。

謀。况此交通之人。今或多居禁近。分布聯絡。若存此等形迹。恐彼心懷疑懼。將生意外不測之變。且慮儉人因而黜綴。撥拾異時根究。牽引奸黨。未必能懲。而忠良或反被害。昔人有焚吏民交關文書數千章以安反側之心者。今亦宜從其處。以息禍端。遂議與各官公同燒毀。後奉刑部題。奉欽依。原搜簿籍。既未送官封記收掌。又事發日久。別生事端。委的真僞難辯。無憑查考。着原搜獲之人。盡行燒毀。欽此。欽遵。外臣等莫不仰嘆聖主包含覆轉之量。範圍曲成之仁。可謂思深而慮遠也已。以是臣等不復爲言。且謂朝廷於此等事。旣已一概宥略。與天下沈滌更始矣。今御史張鉞風聞其事。復有論列。是亦防閑爲臣之大義。效忠於陛下之心也。尙書張子麟力辯其事。而都察院覆奏。以爲世寧之獄。悉由該院。與子麟無干。則誠亦曖昧難明之跡。今臣等亦不過據事直言其實耳。豈能別有所查訪。然以臣愚度之。嘗聞昔年宸濠奸黨爲之經營。布置於外。往往亦有詐爲他人書啓歸以欺濠。而罔利者。則此子麟之啓。無乃亦是類歟。不然。子麟身爲執法大臣。非一日矣。縱使與濠交通。豈略不知有畏忌。而數年之前。輒以肆然稱臣於濠耶。夫人臣而懷二心。此豈可以輕貸。然亦加人以不忠之罪。則亦非細故矣。此在朝廷必有明斷。臣偶有所見。亦不敢不一言之。緣奉欽依。這所劾張子麟事情。還着王守仁伍希儒伍文定看了。上緊開具明白奏。李定奪。及張子麟所奏事情。着王守仁等一併看了。來說事理。爲此具本。差舍人李昇親齎奏聞。伏候勅旨。

書同門科舉題名錄後

嘗讀文中子見唐初諸名臣若房杜王魏之流。大抵皆出其門。而論者猶以文中子之書乃其徒僞爲之。

而託焉者。未必其實然也。今以遂庵先生之徒觀之。則文中子之門。又奚足異乎。予嘗論文中子蓋後世之大儒也。自孔孟既沒。而周程未興。董韓諸子。未或有先焉者。先生自爲童子。卽以神奇薦入翰林。未弱冠而已爲人師。其穎悟之蚤。文學之懿。比之文中。實無所愧。而政事之敏。卓才識之超。偉文中。未有見焉。文中之在當時。嘗以策干隋文。不及一試。而又蚤死。先生少發科第。入中書。督學政。典禮太常。經略邊陲。弭奸戢亂。陟司徒。登家宰。言位師相。威名振於夷狄。聲光被於海宇。功成身退。優游未老之年。以身係天下安危。聖天子且將復起之。以恢中興之烈。而海內之士。日翹首跂足焉。則天之厚於先生者。殆文中子所不能有也。文中之徒。雖顯於唐。然皆異代隔世。若先生之門。具體而微者。亦且幾人。其餘或得其文學。或得其政事。或得其器識。亦各彬彬成章。足爲名士。布列中外。不下數十。又皆同朝共事。並耀於時。其間喬斬諸公。遂與先生同升相位。相繼爲家宰。若此者。文中子之門。益有所不敢望矣。且文中子之門。其親經指授。若董常程元之流。多不及顯。而章明於世。往往或請益於片言。邂逅於一接。非若今之題名所載。皆出於先生之陶冶。其出於陶冶而不顯於世。若常元之徒。殆未暇悉數也。先生之在吏部。守仁常爲之屬。受知受教。蓋不止於片言一接者。然以未嘗親出陶冶。不敢憾於茲錄之不與。若其出於陶冶而有若常元者焉。或亦未可以其不顯於世而遂使之不與也。續茲錄者。且以爲何如。嘉靖甲申季冬望。

書宋孝子朱壽昌孫教讀源卷

教讀朱源。見其先世所遺翰墨。知其爲宋孝子壽昌之裔也。旣弊爛矣。使工爲裝緝之。因諭之曰。孝人之性也。置之而寒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之後世。而無朝夕保爾。先世之翰墨。則有時而弊。保爾先世

之孝無時而或弊也。人孰無是孝。豈保爾先世之孝。保爾之孝耳。保先世之翰墨。亦保其孝之一事。充是心而已矣。源歸其以吾言遍諭鄉鄰。苟有慕壽昌之孝者。各充其心焉。皆壽昌也已。正德己卯春三月晦。書虔臺之靜觀軒。

書汪進之卷

程先生云。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其學。夫苟有必爲聖人之志。然後能加爲己。謹獨之功。能加爲己。謹獨之功。然後於天理人欲之辨。日精日密。而於古人論學之得失。孰爲支離。孰爲空寂。孰爲似是而非。孰爲似誠而僞。不待辯說而自明。何者。其心必欲實有諸己也。必欲實有諸己。則殊途而同歸。其非且僞者。自不得而強入。不然。終亦忘己。逐物。徒弊精力於文句之間。而曰吾以明道。非惟有捕風捉影之弊。抑且有執指爲月之病。辯析愈多。而去道愈遠矣。故某於朋友論學之際。惟舉立志以相切礪。其於議論。同異之間。姑且置諸未辯。非不欲辯也。本之未立。雖欲辯之。無從辯也。夫志。猶木之根也。講學者。猶栽培植灌溉之也。根之未植。而徒以栽培灌溉。其所滋者。皆蕭艾也。進之勉之。

書趙孟立卷

趙仲立之判辰也。問政於陽明子。陽明子曰。郡縣之職。以親民也。親民之學。不明。而天下無善治矣。敢問親民。曰。明其明德。以親民也。敢問明明德。曰。親民以明其明德也。曰。明德親民。一乎。君子之言治也。如斯而已乎。曰。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而孝之德明矣。親吾之子。以及人之子。而慈之德明矣。明德親民也。而可以二乎。惟夫明其明德。以親民也。故能以一身爲天下親民。以明其明德也。故能以天下爲一身。夫以

天下爲一身也。則八荒四表皆吾支體。而况一郡之治心腹之間乎。

書李白騎鯨

李太白狂士也。其謫夜郎。放情詩酒。不戚戚於困窮。蓋其性本自豪放。非若有道之士。真能無入而不自得也。然其才華意氣。足蓋一時。故既沒而人憐之。騎鯨之說。亦後世好事者爲之。極怪誕。明者所不待辨。因閱此。間及之爾。

書三酸

人言鼻吸五斗醋。方可作宰相。東坡平生自謂放達。然一滴入口。便爾閉目攢眉。宜其不見容於時也。偶披此圖。書此發一笑。

書韓昌黎與太顛坐敝

退之與孟尚書書云。潮州有一老僧。號太顛。頗聰明。識道理。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因與來往。及祭神於海上。遂造其廬。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情之常。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退之之交太顛。其大意不過如此。而後世佛氏之徒。張大其事。往往見之圖畫。真若弟子之事嚴師者。則其誣退之甚矣。然退之亦自有以取此者。故君子之與人。不可以不慎也。

春郊賦別引

錢君世恩之將歸養也。厚於世恩者。皆不忍其去。先行三日。會於天官郎杭世卿之第。以聚別。明日。再會於地官秦國聲。與者六人。守仁與秋官徐成之。天官楊名父。及世卿之弟進士東卿也。世恩以其歸也。以

疾告也。皆不至。於是惜別之懷。無所於發。而託之詩。前後共得詩十首。六人者。以世恩之猶在也。而且再會。而不一見。其既去也。又可以幾乎。乃相與約爲郊餞。必期與世恩一面。以別。至日。成之以候。旨東卿以待。選世卿名父。以各有部事。皆勢不容出。及餞者。守仁與國聲兩人而已。世恩既去之明日。復會於守仁。各言所以。相與感歎。咨嗟。復成二詩。世卿曰。世恩之行也。終不及一餞。雖發之於詩。而不以致之。世恩吾心有缺也。蓋亦章次而將之。何如。皆曰。諾。國聲得小卷。使世卿書首會之作。國聲與名父東卿分書。再會成之。書末會。謂守仁弱也。宜爲諸公執筆。硯之役。以敘嗟乎。一別之間。而事之參錯者。凡幾。雖吾與世恩復期於來歲之秋。以爲必得重聚於此。然又何可以逆定乎。惟是相勉以道義。而相期於德業。沒之汗塗之中。而質之天日之表。則雖斷金石。曠百世。而可以自信。其常合。然則未忘於言語之間者。其亦相厚之私歟。考功正郎喬希大聞之。來題其卷端曰。春郊賦別。給事陳惇賢復爲之圖。皆曰。吾亦厚於世恩也。聊以致吾私。

告諭廬陵父老子弟

廬陵文獻之地。而以健訟稱。甚爲吾民羞之。縣令不明。不能聽斷。且氣弱多疾。今與吾民約。自今非有迫於軀命。大不得已事。不得輒興詞。興詞但訴一事。不得牽連。不得過兩行。每行不得過三十字。過是者不聽。故違者有罰。縣中父老謹厚。知禮法者。其以吾言歸告子弟。務在息爭與讓。嗚呼。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破敗其家。遺禍於其子孫。誠與和巽自處。以良善稱於鄉族。爲人之所敬愛者乎。吾民其思之。今災疫大行。無知之民。惑於漸染之說。至有骨肉不相顧療者。湯藥饋粥不繼。多飢餓以死。乃歸咎於疫。

夫鄉鄰之道。宜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乃今至於骨肉不相顧。縣中父老。豈無一二敦行孝義。爲子弟倡率者乎。夫民陷於罪。猶且三宥致刑。今吾無辜之民。至於闔門相枕藉以死。爲民父母。何忍坐視言之痛心。中夜憂惶。思所以救療之道。惟在諸父老。勸告子弟。興行孝弟。各念爾骨肉。毋忍背棄。洒掃爾室宇。具爾湯藥。時爾饋粥。貧弗能者。官給之藥。雖已遣醫生。老人分行鄉井。恐亦虛文。無實。父老凡可以佐令之不逮者。悉已見告。有能興行孝義者。縣令當親拜其廬。凡此災疫。實由令之不職。乖愛養之道。上下天和。以至於此。縣令亦方有疾。未能躬問疾者。父老其爲我慰勞存恤。諭之以此意。諭告父老。爲吾訓戒子弟。吾所以不告者。非獨爲吾病不任事。以今農月。爾民方宜力田。苟春時一失。則終歲無望。放告爾民。將牽連而出。荒爾田畝。棄爾室家。老幼失養。貧病莫全。稱貸營求。奔馳供送。愈長刁風。爲害滋甚。昨見爾民號呼道路。若真有大苦而莫伸者。姑一放告。爾民之來訟者。以數千披閱其詞。類虛妄。取其近似者窮治之。亦多憑空架捏。曾無實事。甚哉爾民之難喻也。自今吾不復放告。爾民果有大冤抑。人人所共憤者。終必彰聞。吾自能訪而知之。有不盡知者。鄉老提督呈縣。不實則反坐。鄉老以其罪自餘。宿憾小忿。自宜互相容忍。夫容忍美德。衆所悅愛。非獨全身保家而已。嗟乎。吾非無嚴刑峻罰。以懲爾民之誕。顧吾爲政之日淺。爾民未吾信。未有德澤及爾。而先概治以法。是雖爲政之常。然吾心尙有所未忍也。姑申教爾。申教爾而不復吾聽。則吾亦不能復貸爾矣。爾民其熟思之。毋遺悔。

一應公差人員。經過河下。驗有關文。卽行照關應付。毋得留難取罪。其無關文。及雖有關文。而分外需求生事者。先將裝載船戶。摘拏送顆取供。卽與搜盤行李。上驛封貯。仍將本人。綁拿送縣。以憑叅究懲治。其

公差人安分守法。以禮自處。而在官人役。輒行驕慢者。體訪得出。倍加懲究。不想。

借辦銀兩。本非正法。然亦上人行一時之急計。出於無聊也。今上人有急難。在爾百姓。亦宜與之周旋。寧忍坐視不顧。又從而詈詆訕之。則已過矣。夫忘身爲民。此在上人之自處。至於全賴保妻子。則亦人情之常耳。爾其毋責望太過。吾豈不顧爾民安居樂業。無此等騷擾事乎。時勢之所值。亦不得已也。今急難已過。本府決無復行追求之理。此必奸僞之徒。假府爲名。私行需索。自後但有下鄉征收者。爾等第與俱來。吾有以處之。毋違洵洵。

今縣境多盜。良山有司不能撫緝民間。又無防禦之法。是以盜益橫。近與父老豪傑謀。居岐郭者十家。爲甲。在鄉村者。村自爲保。平時相與講習。脩睦。寇至。務相救援。庶幾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之義。今城中略已編定。父老其各寫鄉村爲圖。付老人呈來。子弟平日染於薄惡者。固有司失於撫緝。亦父老盡缺教誨之道也。今亦不追咎。其各改行爲善。老人去。宜諭此意。毋有所擾。

諭示鄉頭糧長人等。上司奏定水次兌運。正恐爾輩在縣拖延。不卽起運。苟錢糧無虧。先期完事。豈有必以水次責爾之理。縱罪不免。比之後期不納者。獲罪必輕。昨呼兌運軍旗面語。亦皆樂從。不敢有異。爾輩第於水次速兌。苟有益於民。吾當身任其咎。不以累上官。但後期誤事。則吾必爾罰。定限二十九日未時完報。

今天時亢旱。火災流行。水泉枯竭。民無屋廬。歲且不稔。實由令之不職。獲怒神人。以致於此。不然。爾民何罪。今方齋戒省咎。請罪於山川社稷。停催征。縱輕罪。爾民亦宜解訟罷爭。息心火無助烈焰。禁民間毋宰。

殺酌飲。前已遣老人遍行街巷。其益脩火備。察奸民之因火爲盜者。縣令政有不平。身有缺失。其各赴縣直言。吾不憚改。

昨行被火之家。不下千餘。實切痛心。何延燒至是。皆由衢道太狹。居室太密。架屋太高。無磚瓦之間。無火巷之隔。是以一遇火起。卽不可救撲。昨有人言。民居夾道者。各退地五尺。以闢衢道。相連接者。各退地一尺。以拓火巷。此誠至計。但小民惑近利。迷遠圖。孰肯爲久長之慮。徒往往臨難追悔無及。今與吾民約。凡南北夾道居者。各退地三尺。爲街。東西相連接者。每間讓地二寸。爲巷。又間出銀一錢。助邊巷者。爲牆。以斷風火。沿街之屋。高不過一丈五六。廂樓不過二丈一二。違者各有罰。地方父老及子弟之諳達事體者。其卽赴縣議處毋忽。

昨吳魁吳石洪等軍民互爭火巷。魁吳等赴縣騰告。以爲軍強民弱已久。在縣之人。皆請抑軍扶民。何爾民視吾之小也。夫民吾之民。軍亦吾之民也。其田業吾賦稅。其室宇吾井落。其兄弟宗族。吾役使。其祖宗墳墓。吾土地。何彼此乎。今吉安之軍。比之邊寨。雖有間然。其差役亦甚繁難。月糧不得食者。半年矣。吾方憫其窮。又可抑乎。今法度嚴厲。一陷於罪。卽投諸邊裔。出樂土。離親戚墳墓。不保其守領。國典具在。吾得而繩之。何強之能爲彼。爲之官長者。平心一視。未嘗少有同異。而爾民先倡爲是說。使我負愧於彼多矣。今姑未責爾。敎爾以敦睦。其各息爭安分。毋相侵陵。火巷吾將親視。一不得其吾罪爾矣。訴狀諸軍。明早先行赴縣而審。

諭告父老子弟。縣令到任且七月。以多病之故。未能爲爾民興利去弊。中間局於時勢。且復未免催科之

擾德澤無及於民。負爾父老子弟多矣。今茲又當北覲。私計往返。與父老且有半年之別。兼亦行藏靡定。父老其各訓誡子弟。息忿罷爭。講信脩睦。各安爾室家。保爾產業。務爲善良。使人愛樂。勿作兇頑。下取怨惡於鄉里。上招刑戮於有司。嗚呼。言有盡而意無窮。縣令且行矣。吾民其聽之。

廬陵縣公移

廬陵縣爲乞蠲免以蘇民困事。准本縣知縣王闢查得正德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本縣抄蒙本府紙牌。抄奉欽差鎮守江西等處太監王鈞牌。差吏龔彰發銀一百兩到縣。備仰掌印官督同主簿宋海拘集通縣糧里收買葛紗。比因知縣員缺。主簿宋海官徵錢糧。典史林嵩部糧。止有縣丞楊融署印。又蒙上司絡繹行委。催提勘合人犯印信。更替不一。正德五年三月十八日。本職方纔到任。隨蒙府差該吏郭孔茂到縣守併。當拘糧里陳江等。着令領價收買。據各稱本縣地方自來不產葛布。原派歲額亦不曾開有葛布名色。惟於正德二年。蒙欽差鎮守太監姚案行本布政司備查出產葛布。原派歲額亦不曾開有縣分量。地方大小。出銀解送收買。本縣奉派折銀一百五兩。當時百姓嗷嗷。衆口騰沸。江等迫於徵催。一時無由控訴。只得各自出辦賠贖。正德四年。仍前一百五兩。又復忍苦陪解。今來復蒙催督買辦。又在前項加派一百五兩之外。百姓愈加驚惶。恐自此永爲定額。遺累無窮。兼之歲辦杉楠木炭牲口等項。舊額三千四百九十八兩。今年增至一萬餘兩。比之原派幾於三倍。其餘公差往來。騷擾刻剝。日甚一日。江等自去年以來。前後賠贖七十餘兩。皆有實數可查。民產已窮。征求未息。况有旱災。相仍。疾疫大作。比巷連村。多至闔門而死。骨肉奔散。不相顧療。幸而生者。又爲征求所迫。弱者逃竄流離。強者羣聚爲盜。攻劫

鄉村日無虛夕。今來若不呈乞寬免。切恐衆情忿怨。一旦激成大變。爲此連名具呈。乞爲轉申。祈免等情。據此。欲爲備由申請。竊有鄉民千數。擁入縣門。號呼動地。一時不辯所言。大意欲求寬貸。倉卒誠恐變生。只得權辭慰解。諭以知縣自當爲爾等申請。上司悉行蠲免。衆始退聽。徐徐散歸。本月初七日。復蒙鎮守府紙牌。催督前事。并提當該官吏。看得前項事件。既已與民相約。豈容復肆科歛。非惟心所不忍。兼亦勢有難行。參照本職。自到任以來。卽以多病不出。未免有妨職務。坐視民困而不能救。心切時弊。而不敢言。至於物情忿激。擁衆呼號。始以權辭慰諭。又復擅行蠲免。論情雖亦紓一時之急。據理則亦非萬全之謀。既不能善事上官。又何以安處下位。苟欲全信於民。其能免禍於己。除將原發銀兩解府轉解外。合關本縣當道。垂憐小民之窮苦。俯念時勢之難爲。特賜寬容。悉與蠲免。其有遲違等罪。止坐本職一人。卽行罷歸田里。以爲不職之戒。中心所甘。死且不朽。等因。備關到縣。准此。理合就行。

教場石碑

正德丁丑。盜寇大起。江廣湖郴之間。騷然。且四三年矣。於是三省奉命會征。乃十月辛亥。予督江西之兵。自南康入。甲寅。破橫水左溪諸巢。賊敗奔。庚辛。復連戰。賊奔桶岡。十一月癸酉。攻桶岡。大戰。西由界。甲戌。又戰。賊大潰。丁亥。盡殲之。凡破巢八十有四。擒斬三千餘。俘三千六百有奇。釋其脅從千有餘。衆歸流亡。使復業。度地居民。鑿山開道。以夷險阻。辛丑。師旋於平。兵惟凶器。不得已而後用。刻茶寮之石。匪以美成。重舉事也。

戊寅正月癸卯。計擒其魁。遂進兵擊其懈。丁未。破三泖。乘勝追北。大小三十餘戰。滅巢三十有八。俘斬三

千餘三月丁未回軍壺漿迎道耕夫遍野父老咸懽農器不陳於今年復我常業還我室家伊誰之力
四省之寇惟洎尤黠擬官僭號潛圖孔烝正德丁丑冬羣賊既殄蓋機險阱毒以虞王師我乃休士歸農
赫赫皇威匪威曷憑爰伐山石用紀厥成

銘一首

來爾同志古訓爾陳惟古爲學在求放心心苟或放學乃徒勤勿憂文辭之不富惟慮此心之未純勿憂
名譽之不顯惟慮此心之或溷斯須不敬鄙慢入造次不謹放僻成反觀而內照虛己以受人言勿傷於
頰易志勿惰於因循勿以亡而爲有勿以虛而爲盈勿遂非而文過勿務外而徇名溫溫恭人允惟基德
堂堂張也難與爲仁卓爾在如愚之回一貫乃質魯之參終身可行惟一恕三年之功去一矜不貴其辨
貴其訥不患其鈍患其輕惟黽焉而時敏乃闡然而日新凡我同志宜鑒茲銘

箴一首

古之教者莫難嚴師師嚴道尊教乃可施嚴師維何莊敬自持外內若一匪徒威儀施教之道在勝己私
孰義孰利辨析毫釐源之弗潔厥流孔而毋忽其細慎獨謹微毋事於言以身先之教不由誠曰惟自欺
施不以序孰云匪愚庶予知新患在好爲凡我師士宜鑒於茲

陽朔知縣楊君墓誌銘

陽明子謫居貴陽有齊衰而杖者因鄉進士鄭懋氏而來請曰陽朔令楊尙文卒其孤姪卿來謂懋曰先
伯父死無嗣子所知我後人又不競非得當世名賢曷一言於墓將先德其泯廢無日子辱於伯父久亦

宜所甚憫。其若之何。敢遂以卿奉其先人之遺幣。再拜階下。以請。陽明子曰。嘻。子擯人懼侮辱之弗遑。奚取以銘人之墓爲。其改圖諸。卿伏階下泣。弗與。鄭爲之請益固。則登其狀與幣於席。而揖使歸曰。吾徐思之。明日。卿來伏階下泣。又明日。復來曰。不得命。無以卽喪次。館下之士多爲之請。且言尙文之爲人曰。尙文敦信狷直。其居鄉不苟。與所交必名士。巨人視儕輩之弗臧者。若浼焉。嘗召其友飲。狂士有因其友願納歡者。與偕往。尙文拒弗受曰。吾爲某不爲若。其峻絕如是。陽明子曰。其然。斯亦難得矣。今之人。惟同汗逐垢。弗自振立。故風俗靡靡至此。若斯人。又易得耶。因取其狀視之。多若館下士之言焉。乃許爲之誌。維楊氏之先居揚之泰州。祖廉爲監察御史。擢參議。貴陽卒。遂家焉。考祥終昭化縣尹。生三子。伯敷。仲敞。卽尙文。季敬。宰荆門之建陽驛。尙文始從同郡都憲徐公授易。尋舉鄉薦。中進士乙榜。三爲司訓。廬江。溧陽。平樂。總試事於蜀。末用大臣薦。擢尹桂林。陽朔縣。孫頑。弗卽工者累年。尙文諭以威德。皆相率來受約束。供賦稅。流移聞之。歸復業者以千數。部使者以聞。將加擢用。而尙文死矣。得年僅五十有五。又無嗣。天於善人何哉。然尙文所歷三庠之士。思其教。陽朔之民。懷其惠。鄉之後進。高其行。其與身沒而名踣。又爲人所穢鄙者。雖有子若孫。何如哉。娶同郡阮氏瑞。新昌主簿君女。尙文雖無子。有卿存焉。猶子也。銘曰。獅山之麓。有封若斧。左岡右礪。栩栩其樹。爰有周行。於封之下。鄉人過者。來視其處。曰。嗚呼。斯楊尹之墓耶。

劉子青墓表

此浙江按察僉事劉子青之墓。嗚呼。子青。潔其行。不潔其名。有其實。不宏其聲。寧藩之討。子青在師。相知甚悉。吾每歎其才敏。而世或訾之以無能。吾每稱其廉慎。而世或詬之以不清。豈非命耶。安當委命。其往。

而休。人謂子青爲憤抑不平以卒。殆其不然。旣以奠於子青。復以識其墓石。

祭劉仁徵主事

維正德三年歲次戊辰十一月十八日。友生王某謹以清酌庶羞。致奠於亡友劉君嗚呼。仁者必壽。吾敢謂斯言之予欺乎。作善而降殃。吾竊於君而有疑乎。踰躄之得志。在往昔而旣有。夷平之餒。以稱也。亦寧獨無於今之時乎。人謂君之死。瘴癘爲之。噫嘻。彼封豕長蛇。啗人之髓。肉人之肌者。何啻千百。曾不彼厄。而惟君是罹。斯言也。吾初不以爲是人。又謂瘴癘。蓋不正之氣。其與人相遭於幽昧。遭難之區也。在儉邪。爲同類。而君子爲非宜。則斯言也。吾又安得而盡非之乎。於乎。死也者。人之所不免。名也者。人之所不可期。雖修短枯榮。變態萬狀。而終必歸於一盡。君子亦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視若夜旦。其生也。奚以喜。其死也。奚以悲乎。其視不義之物。若將挽己。又肯從而奔趨之乎。而彼認爲己有戀。而弗能舍。因以沉溺於其間者。近不出三四年。或八九年。遠及一二十年。固已化爲塵埃。蕩爲沙泥矣。而君子之獨存者。乃彌久而益輝。嗚呼。彼龜鶴之長年。蟬螿亦何自而知之乎。屬有足疾。弗能走哭。寄奠一觴。有淚盈掬。復何言哉。復何言哉。嗚呼。尙饗。

祭陳判官文

維嘉靖七年月日。欽差總制閩省軍務新建伯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差南寧府推官馮衡。南寧衛指揮王佐。致祭於已故德慶州陳判官之墓。往年羅滂。淥水諸賊。爲地方患害。判官嘗與已故指揮李松議設墟場。以制禦賊黨。安靖地方。殫心竭力。盡忠國事。人皆知之。然其時百姓雖稍賴以寧。而各賊

之不得肆其兇虐者。嫉恨日深。其後不幸判官與李松。竟爲賊首趙木子等所害。以忠受禍。心事未由暴白。連年官府亦欲爲之討賊雪憤。然以地方多事之故。又恐鋒刃所加。玉石無分。濫及良善。是以因循未卽進兵。今賊首趙木子等已爲該道官兵用計擒獲。明正典刑。松與判官之忠勤益以彰著。已特遣官以趙木子等各賊首級祭告於李松之墓矣。今復遣南寧府衛官祭告於判官之墓。死而有知。亦可以少泄連年忠憤不平之氣也夫。

祭張廣溪司徒

嗚呼。留都之別。倏焉二載。詎謂迄今。遂成永訣。嗚乎傷哉。悼朋儕之零落。悲歲月之遒逝。感時事之艱難。歎老成之彫謝。傷心觸目。有淚如瀉。靈樞南還。羅江之湄。聊奠一觴。以寄我悲。嗚呼傷哉。

王文成公全書

卷二十九

續編四

是卷師作於弘治初年。靈仕之始也。自題其稿曰上國遊。洪葺師錄。自辛巳以後文字。釐爲正錄。已前文字。則間採外集。而不全錄者。蓋師學靜入于陽明洞。得悟于龍場。大徹于征寧藩。多難殷憂。動忍增益。學益徹。則立教益簡易。故一切應酬諸作。多不彙入。是卷已廢閣。逸稿中久矣。茲刻續錄。復檢讀之。見師天稟夙悟。如玉出璞。雖未就雕琢。而闇闇內光。因嘆師稟夙智。若無學問之全功。則逆其所造。當只止此。使學者智不及師。肯加學問之全功。則其造詣日精。當亦莫禦。若智過於師。而功不及師。則終無所造。自負其質者多矣。乃復取而刻之。俾讀師全錄者。聞道貴得真修。徒恃其質無益也。嘉靖辛酉。德洪百拜識。

鴻泥集序

鴻泥集十有三卷。燕居集八卷。半閒龍先生之作也。其子僉憲君致仁將刻諸梓。而屬其序於守仁曰。斯將來之事也。然吾家君老矣。及見其言之傳焉。庶以悅其心。吾子以爲是傳乎。守仁曰。是非所論也。孝子之事親也。求悅其心。志耳目。惟無可致力。無弗盡焉。况其言語文辭。精神之所存。非獨意玩手澤之餘。其

得而忽也。既思永其年，又思永其名，篤愛無已也。將務悅其親，寧是之與論乎？君曰：雖然，吾子言之，守仁曰：是乃所以自盡者，夫必其弗傳也，斯幾於不仁，必其傳之也，斯幾於不知其傳也。屬之己，其傳之弗傳之也，屬之人，姑務其屬之己也。己曰：雖然，吾子必言之，守仁曰：繪事之詩，不入於風雅，孺子之歌，見稱於孔孟，然則古之人，其可傳而弗傳者多矣，不冀傳而傳之者有矣，抑傳與不傳之間乎？昔馬談之史，其傳也，遷成之，班彪之文，其傳也，固述之，衛武公老矣，而有抑之戒，蓋有道矣。夫子刪詩，列之大雅，以訓於世，吾聞先生年八十而博學，匪懈不忘乎警惕，又嘗數述六經，宋儒之緒論，其於道也，有聞矣。其於言也，足訓矣。致仁又尊顯而張大之，將益興起乎道德，而發揮乎事業，若泉之達，其放諸海，不可限而量，是集也。其殆有傳乎？致仁起拜曰：是足以爲家君壽矣，寬也，敢忘吾子之規，遂書之爲敍。

澹然子序（有詩）

澹然子四易其號，其始曰凝秀，次曰完齋，又次曰友葵，最後爲澹然子。陽明子南遷，遇於瀟湘之上，而語之，故且屬詩焉。詩而敍之，其言曰：人，天地之心，而五行之秀也。凝則形而生，散則游而變，道之不凝，雖生猶變，反身而誠，而道凝矣。故首之以凝秀，道凝於己，是爲率性率性而人道全，斯之謂完。故次之完齋，齋完者，盡己之性也。盡己之性，而後能盡人之性，盡萬物之性，至於草木，至矣。葵，草木之微者也。故次之以友葵，友葵，同於物也。內盡於己，而外同乎物，則一矣。一則胞然而天游，混然而神化，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矣。故次之以澹然子終焉。或曰：陽明子之言，倫矣，而非澹然子之意也。澹然子之意，玄矣，而非陽明子之言也。陽明子聞之曰：其然，豈其然乎？書之以質於澹然子。澹然子，世所謂滇南趙先生。

者也。詩曰。

兩端妙闔闢。五運無留停。藐然覆載內。真精諒斯凝。雞犬一馳放。散失隨飄零。惺惺日收斂。致曲乃明誠。明誠爲無忝。無忝斯全歸。深淵春冰薄。千鈞一絲微。膚髮尙如此。天命焉可違。參乎吾與爾。免矣幸無虧。人物各有稟。理同氣乃殊。日殊非有二。一本分澄淤。志氣塞天地。萬物皆吾軀。炯炯傾陽性。葵也吾友于。孰葵孰爲予。友之尙爲二。大化豈容心。繫我亦何意。悠哉澹然子。乘化自來去。澹然匪冥然。勿忘還勿助。

壽楊母張太孺人序

考功主事楊名父之母張太孺人。以敏慧貞肅爲鄉邑女氏師。凡鄉人稱閨闈之良。必曰張太孺人。而名父亦以孝行聞。苟擬人物有才識行誼。無問知不知。必首曰名父。名父蓋今鄉評士論之公則爾也。今年六月。太孺人壽六十有七。大夫卿士美楊氏母子之賢。以爲難得。舉酒畢賀。於是太孺人之長女若堵。從事於京師。且歸。太孺人一旦欣然治裝。欲與俱南。名父帥妻子從親戚百計以留。太孺人曰。噫。小子無庸爾焉。自爾舉進士。爲令三邑。今爲考功。前後且十有八年。吾能一日去爾哉。爾爲令。吾見爾出入以勞民務。昕夕不遑。而爾無怠容。吾知爾之能勤。然其時監司督於上。或爾有所畏也。見爾之食貧自守。一介不苟。而以色予養。吾知爾之能廉。然其時方有以賄敗者。或爾有所懲也。見爾毀淫祠。崇正道。禮先賢之後。旌行舉孝。拳拳以風俗爲心。吾知爾能志於正。然其時遠近方以是燿爾。或以是發聞也。自爾入爲部屬。且五年。庶幾得以自由。而爾食忘味。寢忘寐。雞鳴而作。候子寢而出。朝於上。疾風甚雨。雷電晦暝。而未嘗肯以一日休。予然後信爾之誠於勤身。與妻子爲清苦。而澹然以爲樂。交天下之士。而莫有以苞苴饋

遺至。予然後信爾之誠於廉。凡交爾而來者。予耳其言。非文學道義之相資。則朝廷之政邊徼之務。是謀
靡。奠。砥。礪。惟。不。及。古。之。人。是。憂。焉。予。然。後。信。爾。之。誠。志。於。正。而。非。有。所。色。取。於。其。外。吾。於。是。而。可。以。無。憂
爾。也。已。且。爾。弟。亦。善。養。吾。老。矣。姻。族。鄉。黨。之。是。懷。南。歸。予。樂。也。名。父。聽。請。不。已。太。孺。人。曰。止。而。獨。不。聞。之。
夫。煦。焉。飲。食。供。奉。以。爲。孝。而。中。衡。拂。之。孰。與。樂。親。之。心。而。志。之。養。乎。名。父。懼。乃。不。敢。請。縉。紳。士。夫。聞。太
孺。人。之。言。者。莫。不。咨。嗟。歎。息。以。爲。雖。古。文。伯。子。輿。之。母。何。以。加。是。於。是。相。與。倡。爲。歌。詩。以。頌。太。孺。人。之。賢。
而。嘉。名。父。之。能。養。某。於。名。父。厚。也。比。而。序。之。

對菊聯句序

職方南署之前有菊數本。閱歲既稿。李君貽教爲正郎。于時天子居亮闇。西北方多事。自夏徂秋。荒頓窘
戚。菊發其故叢。高及於垣。畧花盛開且衰。而貽教尙未之知也。一日守仁與黃明甫過貽教語。開軒而望
始見焉。計其時重陽之節。旣去之旬有五日。相與感時物之變衰。歎人事之超忽。發爲歌詩。遂成聯句。鬱
然而憂深。悄然而情隱。雖故託辭於觴咏。而沉痛惋悵。終有異乎昔之舉酒花前。劇飲酣歌。陶然而樂者
矣。古之人謂菊爲花之隱逸。則菊固惟澗谷巖洞村圃籬落之是宜。而以植之簿書案牘之間。殆亦昔之
所謂吏而隱者歟。守仁性僻。野嘗思鹿豕木石之羣。貽教與明甫雖各惟利器。處劇任。而飄然每有煙
霞林壑之想。以是人對是菊。又當是地。嗚呼。固宜其重有感也已。

東曹倡和詩序

正德改元之三月。兩廣缺總制大臣。朝議以東南方多事。其選於他日。宜益慎重。於是湖南熊公由兵部

左侍郎且滿九載秩矣。擢左都御史以行。衆皆以兩廣爲東南巨鎮。海外諸蠻夷之所向背。如得人而委之。天子四方之憂可免二焉。雖於資爲屈。而以清德厚望。選重可知矣。然而司馬執兵之樞。居中斡旋。以運制四外。不滋爲重歟。方其初議時。亦有以是言者。慮非不及。而當事者卒以公之節操才望爲辭。謂非公不可。其意實欲因是而出公於外也。於是士論闕然以爲非宜。然已命下無及矣。爲重鎮得賢大臣而撫之。朝議以重舉。而公以德升。物議顧快然而不滿也。衡物之情以行其私。而使人懷不滿焉。非夫忘世避俗之士。不能無憂焉。自命下。暨公之行。曹屬之爲詩以寫其瞻留之情者。凡若干人。以前驅之驟發也。敍而次之。僅十之一。遮公御而投之。庸以寄其私焉。

豫軒都先生八十受封序

弘治癸亥冬。守仁自會稽上天目。東觀於震澤。遇南濠子都玄敬於吳門。遂偕之入玄幕。登天平。還。值大雪。次虎丘。凡相從旬有五日。予與南濠子爲同年。蓋至是而始知其學之無所不窺也。歸造其廬。獲拜其父豫軒先生。與予坐而語。蓋屯然其若避而彙趨也。秩然其若斂而陽煦也。予培然而心撼焉。倏而色慚焉。倏而目駭焉。亡子之故。先生退。守仁謂南濠子曰。先生殆有道者歟。胡爲乎色之不存予。而德之予薰也。南濠子笑而頷之曰。然。子其知人哉。吾家君於藝鮮不通。而人未嘗見其學也。於道鮮不究。而人未嘗知其有也。夫善之弟彰也。則於子乎避。雖然。吾家君則甚惡之。吾子旣知之也。穆其敢隱乎。凡穆之所見。知於吾子。皆吾家君之所弗屑也。故鄉之人無聞焉。非吾子之粹於道。其寧孰識之。夫南濠子之學。以該洽聞四方之學者。莫不誦南濠子之名。而莫有知其學之出自先生者。先生之學。南濠子之所未能盡。而

其鄉人曾莫知之。古所謂潛世之士哉。彼且落其榮而核之存。彼且固靈株而塞其兌。彼且被褐而懷玉。離形迹。遁聲華。而以爲知己者累。孰比比焉。跡形骸而求之。其遠哉。今年先生壽八十。神完而氣全。齒髮無所變。八月甲寅。天子崇徽。號於兩宮。推恩臣下。於是南濠子方爲冬官主事。得被異數。封先生如其官。同年之任於京者。美先生之高壽。樂南濠子之獲榮。其親也。集而賀之。夫樂壽康寧。世之所慕。而予不敢以爲先生侈。章服華寵。世之所同貴。而予不敢以爲先生榮。南濠子以予言致之先生。亦且以予爲知言乎。乙丑十月序。

送黃敬夫先生僉憲廣西序

古之仕者。將以行其道。今之仕者。將以利其身。將以行其道。故能不以險夷得喪動其心。而惟道之行否。爲休戚利其身。故懷土偷安。見利而趨。見難而懼。非古今之性爾。殊也。其所以養於平日者之不同。而觀夫天下者之達與不達耳。吾邑黃君敬夫。以刑部員外郎擢廣西按察僉事。廣西天下之西南徼也。地卑濕而土疎薄。接境於諸島蠻夷。瘴癘鬱蒸之氣。朝夕瀰茫。不常睹日月。山獞海獠。非時竊發。烏妖蛇毒之患。在在而有。固今仕者之所懼而避焉者也。然予以爲中原固天下之樂土。人之所趨而聚居者。然中原之民。至今不加多。而嶺廣之民。至今不加少。何哉。中原之民。其始非必盡皆中原者也。固有從嶺廣而遷居之者矣。嶺廣之民。其始非必盡皆嶺廣者也。固有從中原而遷居之者矣。久而安焉。習而便焉。父兄宗族之所居。親戚墳墓之所在。自不能一日捨此而他也。古之君子。惟知天下之情。不異於一鄉。一鄉之情。不異於一家。而家之情。不異於吾之一身。故視其家之尊卑長幼。猶家之視身也。視天下之尊卑長幼。猶

鄉之視家也。是以安土樂天。而無入不自得。後之人視其兄之於己。固已有間。則又何怪其險夷之異趨。而利害之殊節也哉。今仕於世。而能以行道爲心。求古人之意。以達觀夫天下。則嶺廣雖遠。固其鄉閭。嶺廣之民。皆其子弟。郡邑城郭。皆其父兄宗族之所居。山川道里。皆其親戚墳墓之所在。而嶺廣之民。亦將視我爲父兄。以我爲親戚。雍雍愛戴。相眷戀而不忍去。况以爲懼而避之耶。敬夫吾邑之英也。幼居於鄉。鄉之人無不敬愛。長徙於南畿之六合。六合之人。敬而愛之。猶吾鄉也。及舉進仕。宰新鄭。新鄭之民曰。吾父兄也。人爲冬官主事。出治水於山東。改秋官主事。擢員外郎。僚窠曰。吾兄弟也。蓋自居於鄉。以至於今。經歷且十餘地。而人之敬愛之。如一日。君亦自爲童子。以至於爲今官。經歷且八九職。而其所以待人愛衆者。恆如一家。今之擢廣西也。人咸以君之賢。宜需用於內。不當任遠地。君曰。吾則不賢。使或賢也。乃所以宜於遠。嗚呼。若君者。可不謂之志於行道。素養達觀。而有古人之風也歟。夫志於爲利。雖欲其政之善。不可得也。志於行道。雖欲其政之不善。亦不可得也。以君之所志。雖未有所見。吾猶信其能也。况其赫燁之聲。奇偉之績。久熟於人人之耳目。則吾於君之行也。頌其所難。而易者見矣。

性天卷詩序

錫之崇安寺有淨屠淨覺者。扁其居曰性天。因地官秦君國聲而請序於予。予不知淨覺。顧國聲端人也。而淨覺託焉。且嘗避所居以延國聲誦讀其間。此其爲人必有可與言者矣。然性天既非淨覺之所及。而性與天又孔子之所罕言。子貢之所未聞。則吾亦豈易言哉。吾聞淨屠氏以寂滅爲宗。其教務抵於木稿灰死。影絕迹滅之境。以爲空幻。則淨覺所謂性天云者。意如此乎。淨覺既已習聞。而復予請焉。其中必有

願也。吾不可復以此而瀆告之。姑試與淨覺觀於天地之間。以求所謂性與天者而論之。則凡赫然而明。蓬然而生。訇然而驚。油然而興。凡蕩前擁後。迎盼而接睇者。何適而非此也哉。今夫水之生也。潤以下。木之生也。植以上。性也。而莫知其然之妙。水與木不與焉。則天也。激之而使行於山顛之上。而反培其末。是豈水與木之性哉。其奔決而仆。天固非其天矣。人之生。入而父子夫婦兄弟。出而君臣長幼朋友。豈非順其性以全其天而已耶。聖人立之以紀綱。行之以禮樂。使天下之過弗及焉者。皆於是乎取中。曰。此天之所以與我。我之所以爲性云耳。不如是。不足以爲人。是謂喪其性而失其天。而况於絕父子。屏夫婦。逸而去之耶。吾儒之所謂性與天者。如是而已矣。若曰。性天之流行云。則吾又何敢躡以褻淨覺乎哉。夫知而弗以告。謂之不仁。告之而躡其等。謂之誣。知而不爲焉者。謂之惑。吾不敢自陷於誣與不仁。觀淨覺之所與。與其所以請。亦豈終惑者邪。既以復國聲之請。遂書於其卷。

送陳懷文尹寧都序

木之產於鄧林者。無棄材。馬之出於渥洼者。無凡足。非物性之有異。其種類土地使然也。剡溪自昔稱多賢。而陳氏之居剡者。尤爲特盛。其先有諱過者。仕宋爲侍御史。子匡由進士爲少詹士。匡之四世孫聖登進士。判處州。子頤徵著作。頤子國光元進士官大理卿。光姪彥範爲越州路總管。至懷文之兄堯。由鄉進士。掌教濮州。弟璟蜀府右長史。珂進士。刑曹主事。衣冠文物。輝映後先。豈非人之所謂鄧林渥洼者乎。宜必有瓌奇之材。絕逸之足。干青雲而躡風電者。出乎其間矣。懷文始與予同舉於鄉。望其色而異耳。其言而驚。求其世。則陳氏之產也。曰。嘻。異哉。土地則爾。他時柱廊廟而致千里者。非彼也歟。既而匠石靡經。伯

樂不遇。遂復困寂寞而伏鹽車者十有五年。斯則有司之不明於懷文固無病也。今年赴選銓曹。授尹江西之寧都。夫以懷文合抱之具。此宜無適而不可。顧寧都百里之地。吾恐懷文之驥足有所不展也。然而行遠之邇。登高之卑。自今日始矣。則如予之好於懷文者。於其行能無言乎。贈之詩曰。矯矯千金駿。鬱鬱披雲枝。跑風拖雷電。梁棟惟其宜。寒林棲落日。暮色江天卮。元龍湖海士。客衣風塵縑。牛刀試花縣。鳴葉坐無爲。清濯廬山雲。心事良獨奇。悠悠西江水。別懷諒如斯。

送駱蘊良潮州太守序

昔韓退之爲潮州刺史。其詩文間亦有述潮之土風物產者。大抵謂潮爲瘴毒崎嶇之鄉。而海南帥孔戣又以潮州小祿薄。特給退之錢千五百。周其闕乏。則潮蓋亦邊海一窮州耳。今之嶺南諸郡。以饒足稱。則必以潮爲首舉。甚至以爲雖江淮財賦之地。亦且有所不及。豈潮之土地嗇於古。而今有所豐。抑退之貶謫之後。其言不無激於不平。而有所過也。退之爲刑部侍郎。諫迎佛骨。天子大怒。必欲置之死。裴度崔羣輩爲解。始得貶潮州。則潮在當時不得爲美地。亦略可見。今之所稱。則又可以身至而目擊。固非出於妄傳。特其地之不同於古。則要爲有自也。予嘗謂牧守之治郡。譬之農夫之治田。農夫上田一歲不治。則半收。再歲不治。則無食。三歲不治。則化爲蕪莽。而比於瓦礫。苟盡樹藝之方。而勤耕耨之節。則下田之收。與上等。江淮故稱富庶。當其兵荒之際。凋殘廢瘠。固宜有之。乃今重熙累洽之日。而其民往往有不堪之嘆。豈非以其俗素習於奢逸。而上之人又從而重歛繁役之剝剝。環四面而集。則雖有良守牧。亦一暴十寒。其爲生也無幾矣。潮地岸大海積。無饒富之名。其民貢賦之外。皆得以各安地利。業儉朴。而又得守牧如

退之李德裕陳堯佐之徒相望而撫掬梳摩之。所以積有今日之盛。實始於此。邇十餘年來。富盛之聲。既揚。則其勢不能久而無動。有司者又將顧而之焉。則吾恐今日之潮。復爲他時之江淮。其甚可念也。今年潮知府員缺。諸賢駱公蘊良以左府經歷擢是任。以往公嘗守安陸。至今以富足號。遂用是建重屏其地。繼後循其迹而治之者。率多有聲聞。及入經歷左府都督事。兵府政清。自府帥下。迨幕屬軍吏。禮敬畏戴。不謀而同。其於潮州也。以其治安陸者治之。而又獲夫上下之心。如今日之在兵府。將有爲而無不從。有革而無不聽。政績之美。又果足爲後來者之所遵守。則潮之富足。將終保於無恙。而一郡民神爲有福矣。夫爲天子延一郡之福。功豈小乎哉。推是以進。他日所成。其又可論。公僚友李載陽輩請言導公行。予素知公之心。且稔其才。自度無足爲贈者。爲潮民慶之。以酒而頌之。以此言。

高平縣志序

高平志者。高平之山川土田。風俗物產。無不志焉。曰高平。則其地之所有皆舉之矣。禹貢職方之述。已不可尙。漢以來地理郡國志。方輿勝覽。山海經之屬。或略而多漏。或誕而不經。其間固已不能無憾。惟我朝之一統志。則其綱簡於禹貢。而無遺。其目詳於職方。而不冗。然其規模宏大。闡略實爲天下萬世而作。則王者事也。若夫州縣之志。固又有司者之職。其亦可緩乎。弘治乙卯。慈谿楊君明甫。令澤之高平。發號出令。民既悅服。乃行田野。進父老。詢邑之故。將以脩廢舉墜。而邑舊無志。無所於考。明甫慨然太息曰。此大闕責在我。遂廣詢博採。搜祕臆疑。旁援直據。輔之以己見。遵一統志。凡例總其要節。而屬筆於司訓李英。不踰月。編成。於是繁劇紛沓之中。不見聲色。而數千載散亂淪落之事。棄廢磨滅之迹。燦然復完。明甫退。

然若無與也。邑之人士動容相慶駭其昔所未聞者之忽睹而喜其今所將泯者之復明也。走京師請予序予推高平卽古長平戰國時秦白起攻趙坑降卒四十萬於此。至今天下冤之故自爲童子卽知有長平慷慨好奇之士思一至其地以吊千古不平之恨而不可得。或時考圖志以求其山川形勢於彷彿間。予嘗思略其志以爲遠莫致之不謂其無有也。蓋嘗意論趙人以四十萬俯首降秦而秦卒坑之了無哀恤顧忌秦之毒虐固已不容誅而當時諸侯其先亦自有以取此者。夫先王建國分野皆有一定之規畫經制如今所請志書之類者以紀其山川之險夷封疆之廣狹土田之饒瘠貢賦之多寡俗之所宜地之所產井然有方俾有國者之子孫世守之不得以己意有所增損取予夫然後講信修睦各保其先世之所有而不敢冒法制以相侵陵戰國之君惡其害己不得聘無厭之欲也而皆去其籍於是強陵弱衆暴寡兼并僭竊先王之法制蕩然無考而奸雄遂不復有所忌憚故秦敢至於此然則七國之亡實由文獻不足證而先王之法制無存也。典籍圖志之所關其不大哉。今天下一統皇化周流州縣之吏不過具文書計歲月而以贅疣之物視圖志不知所以宜其民因其俗以興滯補弊者必於志焉是賴則固王政之首務也。今夫一家且必有譜而後可齊而况於州縣天下之大州縣之積也州縣無不治則天下治矣。明甫之獨能汲汲於此其所見不亦遠乎。明甫學博而才優其爲政廉明毀淫祠興社學敦倫厚俗扶弱鋤強實皆可書之於志以爲後法而明甫謙讓不自有也故予爲序其略於此使後之續志者考而書焉。

送李柳州序

柳州去京師七千餘里在五嶺之南嶺南之州大抵多卑濕瘴癘其風土雜夷從自昔與中原不類唐宋

之世。地盡荒服。吏其土者。或未必盡。皆以譴謫。而以譴謫至者居多。士之立朝。意氣激軋。與時抵忤。不容於儕衆。於是相與擯斥。必致之遠地。故以譴謫而至者。或未必盡。皆賢士君子。而賢士君子居多。予嘗論賢士君子。於平時隨事就功。要亦與人無異。至於處困約之鄉。而志愈勵。節益堅。然後心跡與時俗相去遠甚。然則非必賢士君子。而後至其地。至其地而後見賢士君子也。唐之時。柳宗元出爲柳州刺史。劉蕡斥爲柳州司戶。賈之忠義。既已不待言。宗元之出。始雖有以自取。及其至柳。而以禮教治民。砥礪奮發。卓然遂有聞於世。古人云。庸玉女於成也。其不信已夫。自是寓遊其地。若范祖禹。張廷堅。孫觀。高穎。劉洪道。胡夢昱輩。皆忠賢剛直之士。後先相繼不絕。故柳雖非中土。至其地者。率多賢士。是以習與化移。而衣冠文物蔚然。爲禮義之邦。我皇明重熙累洽。無間邇遐。世和時泰。瘴癘不興。財貨所出。盡於東南。於是遂爲嶺南甲郡。朝廷必擇廉能以任之。則今日之柳州。固已非唐宋之柳州。而今日之官其土者。豈惟非昔之比。其爲重且專。亦較然矣。弘治丙辰。柳州知府員缺。內江李君邦輔。自地官正郎膺命以往。人皆以邦輔居地官十餘年。綽有能聲。爲縉紳所稱許。不常遠去萬里外。予於邦輔知我也。亦豈不惜其遠別。願邦輔居地官上曹。著廉聲。有能績。徐速自如。優游榮樂之地。皆非人所甚難。人亦不甚爲邦輔屈。不知其中之所存。今而間關數千里。處險僻難爲之地。得以試其堅白於磨涅。則邦輔之節操志慮。庶幾幾盡白於人。而任重道遠。真可以無負今日縉紳之期望。豈不美哉。夫所處冒艱險之名。而節操有相形之美。以不滿人之望。加以不自滿之心。吾於邦輔之行。所以獨欣然而私喜也。

送呂丕文先生少尹京丞序

昔蕭望之爲諫議大夫。天子以望之議論有餘。才任宰相。將觀以郡事。而望之堅欲拾遺。左右後竟出試三輔。至元帝之世。而望之遂稱賢相焉。古之英君。其將任是人也。旣已納其言。又必考其行。將欲委以重。則必老其才。所以用無不當。而功無不成。若漢宣者。史稱其綜核名實。蓋亦不爲虛語矣。新昌呂公不文。以禮科都給事中擢少尹。而京兆給事諫官也。京兆三輔之首也。以給事試京兆。是諫官試三輔也。是其先後名爵之偶同於望之。非徒以寵直道而開讜言。固亦微示其意於其間耳。呂公以純篤之學。忠貞之行。自甲辰進士爲諫官十餘年。其所論於朝。而建明者何如也。致于上。而替可否者何如也。聲光在人。公道在天下。聖天子詢事考言。方欲致股肱之良。以希唐虞之盛。耳目之司。顧獨不重哉。然則公京兆之擢。固將以信其夙所言者於今日。而須其大用於他時也。其所以賢而試之。有符於漢宣之於望之。而其所將信而任之。則吾又知其決非彼若而已也。君行矣。旣已審上意之所在。公卿大夫士。傾耳維新之政。以券其所言。且謂日需其效以俟庸也。其得無念於斯行乎哉。學士謝公輩與公有同舉同鄉之好。飲以餞之。謂某也宜致以言。予惟君之文學政事於平常旣已信其必然。知言之弗能毫末加也。而超擢之榮。又不屑爲時俗道。若夫名譽之美。期俟之盛。則固君之所宜副。而實諸公飲餞之情也。故比而序之以爲贈。

慶呂素菴先生封知州序

朝廷褒德顯功。因其子以及其親。斯固人情事理之所宜然。蓋亦所謂忠厚之至也。然舊制京官三載舉。得推恩。而州縣之職。非至於數載之外。屢爲其上。官所薦揚。則終不可幸而致。故京官之得推恩。非必其皆有奇績異能者。苟得及乎三載。皆可以坐而有之。州縣之職。非必其皆無奇績異能。苟其人事之不齊。

得於民矣。而不獲乎上。信於己矣。而未孚於人。百有一不如式。則有司皆以例繩之。雖累方岳。欲推恩如其京官之三載者焉。不可得也。夫父母之所以教養其子。而望其榮顯。夫我者。豈有異情哉。人子之所以報於其親。以求樂其心志者。豈有異情哉。及其同爲王臣。而其久近難易。相去懸絕如此。豈不益令人重內而輕外也。夫惟其難若此。其久若此。而後能有所成就。故其教子之榮顯親之志。亦因之而有盛於彼。皆於此見焉。浙之新昌有隱君子曰素菴呂公者。今刑部員外郎中原之父也。自幼有潔操。高其道。不肯爲世用。優游煙壑。專意教其子。使之盡學。夫修己治人之方。凡其所欲爲而不及爲者。皆一以付之。曰吾不能有補於時。不可使吾子復爲獨善者。學成使之仕。成化庚子。中原遂領鄉薦。與家君實同登焉。甲辰。舉進士。出守石州。石故號難治。中原至。卽除舊令之不便於民者。布教條。爲約束。以其素所習於家庭者。坐而治之。民皆靡然而從。翕然而起。士夫之騰於議者。部使之揚薦者。曰某廉吏。某勤吏。某才而有能。某賢而多智。必皆於中原是歸焉。有司奉舊典。推原中原厥績所自。而公之所以訓誨其子之功爲大。天子下制褒揚。封公爲奉直大夫。配某氏。封宜人。以寵榮之。鄉士夫皆曰。子爲京職。而能克享褒封者。于今皆爾。此不足甚異。公之教其子。爲其難而獨能易。其獲此。則不可以無賀。於是李君輩皆爲詩歌。而來屬予言。予惟天下之事。其得之也不難。則其失之也必易。其積之也不久。則其發之也必不宏。今夫松柏之拂穹霄而擊車輪也。其始蓋亦必有蔽於蓬蒿。而斥於牛羊。以能有成立。公之先世。自文惠公以來。相業吏治。世濟其美。固宜食報於其後矣。而不食以鍾於公。公之道自足以顯於時矣。而不顯以致於其子。且復根盤節錯。而中爲之處焉。乃有所獲。是豈非所謂積之久而得之難者歟。則其他日所發之宏大。其子之

陟公卿而樹勳業。身享遐齡。以永天祿於無窮。蓋未足以盡也。然則公之可賀者在此。而不專在於彼。某也敢贅言之。

賀監察御史姚應隆考績推恩序

御史姚君應隆。監察江西道之三年。冢宰考其績有成。以最上。於是天子進君階文林郎。遂下制封君父。坡隣公如君之階。君母某氏爲孺人。及君之配某氏。於是僚友畢賀。謂某尤厚於君。屬之致所以賀之意。某曰。應隆之幼而學之也。坡隣公之所以望之者何。將不在於樹功植名以光大其門閭已乎。坡隣公之教之而應隆之所以自期之者何。將不在於顯揚其所生以不負其所學已乎。然此亦甚難矣。銖銖而積之。皓首而無成者。加半焉。幸而有成。得及其富盛之年。以自奮於崇赫之地者。幾人。是幾人者之中。方起而躡半途而廢。垂成而毀者。又往往有之。可不謂之難乎。應隆年二十一。而歌鹿鳴於鄉。明年遂舉進士。由郎官陟司天子耳目。謂非富盛之年。以自奮於崇赫之地。不可也。英聲發於新喻。休光著於沛邑。而風裁振於朝署。三年之間。遂得以成績被天子之寵光於其父母。謂非樹功植名以光大其門閭而顯揚其所生不可也。坡隣之所望。應隆之所自期。於今日而兩有不負焉。某也請以是爲賀。雖然。君子之成身也。不惟其外。惟其中。其事親也。不惟其文。惟其實。應隆之所以自奮於崇赫之地者。果足以樹身植名而成其身已乎。外焉而已耳。應隆之所以被寵光於其父母者。果足以爲顯揚其所生而爲事親之實已乎。文焉而已耳。夫子曰。成身有道。不明乎善。不成人身矣。斯之爲中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斯之謂實。應隆內明而外通。動以古之豪傑自標準。其忠孝大節。皆其素所積蓄。雖隱而不揚。其所以成身而事

親者自若也。况其外與文者又兩盡焉。斯其不益足賀乎。

送紹興修太守序

成化辛丑。予來京師。居長安西街。久之。文選郎修公實來與之隣。其貌頎然以秀。其氣熙然以和。介而不絕物。寬而有分劑。予嘗私語人。以爲此真廊廟器也。旣而以他事外補。不相見者數年。弘治癸丑。公爲貳守於蘇。蘇大郡。繁而尙侈。機巧而多僞。公至。移修以朴。消僞以誠。勤於職務。日夜不懈。時予趁京。見蘇之士夫。與其民之稱頌之也。於是始知公之不獨有其德器。又能循循吏職。甲寅。移守嘉興。嘉興財賦之地。民苦於兼并。俗殘於武斷。公大鋤強梗。剪其蕪蔓。起嘉良而植之。予見嘉之民。歡趨鼓舞。及其士夫之欽崇之也。於是又知公有剛明果決之才。不獨能循循吏事。乃嘆其不可測識。固如此。今年吾郡太守缺。吾郡繁麗不及蘇。而敦朴或過。財賦不若嘉。而淳善則踰。是亦論之通於吳越之間者然。而邇年以來。習與時異。無蘇之繁麗。而亦或有其糜。無嘉之財賦。而亦或效其強。每與士大夫論。輒嘆息興懷。以爲安得如昔之化蘇人者而化之乎。安得如昔之變嘉民者而變之乎。方思公之不可得。而公適以起服來朝。又懼吾郡之不能有公也。而天子適以爲守。士大夫動容相賀。以爲人所祝願。而天必從之。意者郡民之福。亦未艾也。公且行。相與舉杯酒爲八邑之民慶。又不能無懼也。公本廊廟之器。出居於外者十餘年。其爲蘇與嘉。京師之士論旣已惜其歸之太徐。其爲吾郡。能幾月。且天子之意。與其福一郡。孰與福天下之大也。雖然。公之去蘇與嘉。亦且數年。德澤之流。今未替也。公雖不久於吾郡矣。如其不得公也。則如之何。

送張侯宗魯考最還治紹興序

膠州張侯宗魯之節推吾郡也。中清而外慎，寬持而肅行，大獲於上下，以平其政刑，三載而績成，是爲弘治十三年。將上報大曹，吾父老聞侯之有行也，皆出自若耶山谷間，送於錢清江上。侯曰：父老休矣，吾無德政相及，徒勤父老，吾懼且怍。父老休矣，吾無以堪也。父老曰：明府知斯水之所以爲錢清者乎？昔漢劉公之去吾郡也，吾儕小人之先，亦皆出送，各有所贈獻，劉公不忍違先民之意，乃人取一錢，已而投之斯水，因以名焉，所以無忘劉公之清德。且以志吾先民之事，劉公其勤如此也。今明府之行，吾儕小人限於法制，既不敢妄有所贈獻，又不獲奔走服役，致其惓惓之懷，其如先民何？固辭不可，復行數十里，始去。三月中旬，侯至於京師，天曹以報上，明日遂駕以行。鄉先生之仕於朝者，聞之皆出餞，且邀止之曰：侯之遠來，亦既勞止，適有司之不暇，是以未能羞一觴於從者，是何行之速耶？侯俯而謝，復止之曰：侯之勞於吾郡，三年有餘，今者行數千里，無非爲吾民其勤且劬也。事既竣矣，吾黨不得相與爲一日之從容，其如吾民何？侯謝而起，守仁趨而進曰：諸先生毋爲從者淹，侯之急於行也。守仁則知之矣。僉曰：謂何？曰：昔者漢郭伋之行部也，與諸童爲歸期，及歸而先一日，遂止于野亭，須期乃入，曰：懼違信於諸兒也。吾聞侯之來也，鄉父老與侯爲歸期矣，而復濡遲於此，以徇一朝之樂，墮其所以期父老者，此侯之所懼而有不容已於急行也。毋爲侯淹，侯起拜曰：正學非敢及此，然敢不求承吾子之教。

送方壽卿廣東僉憲序

士大夫之仕於京者，其繁劇難爲，惟部屬爲甚，而部屬之中，惟刑曹典司獄訟，朝夕恆寤於簿書案牘，口決耳辯，目證心求，身不暫離於公座，而手不停揮於鉛槧，蓋部屬之尤甚者也。而刑曹十有三司之中，惟

雲南以職在京畿。廣東以事當權貴。其劇且難。尤有甚於諸司者。若是而得以行其志。無愧其職焉。則固有志者之所願爲。而多才者之所欲成也。然而紛揉雜沓之中。又從而拂抑之。牽制之言。未出於口。而辱已加於身。事未解於倒懸。而機已發於陷穽。議者以爲處此而能不撓於理法。不罹於禍敗。則天下無復難爲之事。是固然矣。然吾以爲一有惕於禍敗。則理法未免有時。而或撓苟。惟理法之求。伸而欲不必罹於禍敗。吾恐聖人以下。或有所不能也。訟之大者。莫過於人命。惡之極者。無甚於盜賊。朝廷不忍一民冒極惡之名。而無辜以死也。是俗之論皆然。而壽卿獨以僉事爲樂。此其間夫亦容有所未安。是以寧處其簿與淹者。以求免於過懲歟。夫知其不安而不處。過懲之懼。而淹薄是甘焉。是古君子之心也。吾於壽卿之行。請以此爲贈。

提牢廳壁題名記

京師天下獄訟之所歸也。天下之獄分聽於刑部之十三司。而十三司之獄。又并繫於提牢廳。故提牢廳天下之獄。皆在焉。獄之繫。歲以萬計。朝則皆自提牢廳而出。以分布於十三司。提牢者。目識其狀貌。手披其姓名。口詢耳聽。魚貫而前。自辰及午。而始畢。暮自十三司而歸。自未及酉。其勤亦如之。固天下之至繁也。其間獄之已成者。分爲六監。其輕者。重而未成者。又自爲六監。其桎梏之緩急。扇鑰之啓閉。寒暑早夜之異防。饑渴疾病之殊養。其微至於箕箒刀錐。其賤至於滌垢除下。雖各司於六監之吏。而提牢者。一不與知。卽弊興害作。執法者。得以議擬於其後。又天下之至猥也。獄之重者。入於死。其次亦皆徒流。夫以共工之罪惡。而舜姑以流之於幽州。則夫拘繫於此。而其情之苟有未得者。又可以輕棄之於死地哉。是以

雖其至繁至猥。而其勢有不容於不身親之者。是蓋天下之至重也。舊制提牢月更主事一人。至是弘治庚申之十月。而予適來當事。夫予天下之至拙也。其平居無恙。一遇紛擾。且支離厭倦。不能酬酢。况茲多病之餘。疲頓憔悴。又其平生至不可強之日。而每歲決獄。皆以十月下旬。人懷疑懼。多亦變故不測之虞。則又至不可爲之時也。夫其天下之至繁也。至猥也。至重也。而又適當天下至拙之人。值其至不可強之日。與其至不可爲之時。是亦豈非天下之至難也。以予之難。不敢忘昔之治於此者。將求私淑之。而廳壁舊無題名。搜諸故牒。則存者僅百一耳。大懼泯沒。使昔人之善惡無所考徵。而後來者益以畏難苟且。莫有所觀感。於是迺悉取而書之廳壁。雖其既亡者不可復追。而將來者尙無窮已。則後賢猶將有可別擇以爲從違。而其間苟有天下之至拙如予者。亦得以取法明善。而免過愆。將不爲無小補。然後知予之所以爲此者。固亦推己及物之至情。自有不容於己也矣。弘治庚申十月望。

重修提牢廳司獄司記

弘治庚申七月。重修提牢廳工畢。又兩越月。而司獄司成。於是餘姚王守仁適以次來提督獄事。六監之吏皆來言曰。惟茲廳若司。建自正統。破敝傾圮。且二十年。其卑淺隘陋。則草創之制。無尤焉矣。是亦豈惟無以凜觀瞻。而嚴法制。將治事者。風雨霜雪之不免。又何暇於職務之舉。而奸細之防哉。然茲部之制。修廢補收。有主事一人。以專其事。又壞不理。吾儕小人。無得而知之者。獨惟拓隘以廣。易朽以堅。則自吾劉公實始。有是吾儕目覩其成。而身享其逸。劉公之功。不敢忘也。又曰。六監之囚。其罪大惡極。何所不有。作孽造奸。吏數逢其殃。而民徒益其死。獨禁防之不密哉。亦其間容有以生其心。自吾劉公始。出己意。創爲

木閔令不苛而密，奸不弭而消，桎梏可弛，繯綬可無，吾儕得以安枕無事，而囚亦或免於法外之誅，則劉公之功，於是爲大。小人事微而謀窒，無能爲也，敢以布於執事，實重圖之。於是守仁旣無以禦其情，又與劉公爲同僚，嫌於私，相美譽也，乃謂之曰：吾爲爾記爾所言，書劉公之名姓，使承劉公之後者，益修劉公之職，繼爾輩而居此者，亦無忘劉公之功，則於爾心，其亦已矣。皆應曰：是小人之願也。遂記之曰：（劉君名璉，字廷美，江西鄱陽人也。由弘治癸丑進士，今爲刑部四川司主事。云弘治庚申十月十九日。）

黃樓夜濤賦（朱君朝章將復黃樓爲予言其故，夜泊彭城之下，子瞻呼子曰：吾將與子聽黃樓之夜濤乎？覺則夢也，感子瞻之事，作黃樓夜濤賦。）

子瞻與客宴於黃樓之上，已而客散，日夕，暝色橫樓，明月未出，乃隱几而坐，喟焉以息。忽有大聲起於穹窿，徐而察之，乃在西山之麓，倏焉改聽，又似夾河之曲，或隱或隆，若斷若逢。若揖讓而樂進，欲掀舞以相雄，觸孤憤於厓石，駕逸氣於長風。爾乃乍闔復闢，旣橫且縱，撻撻颯颯，洶洶瀾瀾。若風雨驟至，群壑崩奔，振長平之屋瓦，舞泰山之喬松，咽悲吟於下浦，激高響於遙空。恍不知其所止，而忽已過於呂梁之東矣。子瞻曰：噫嘻異哉！是何聲之壯且悲也！其烏江之兵散而東下，感帳中之悲歌，慷慨激烈，吞聲飲泣，怒戰未已，憤氣決臆，倒戈曳戟，紛紛籍籍，狂奔愈走，呼號相及，而復會於彭城之側者乎？其赤帝之子，威加海內，思歸故鄉，千乘萬騎，霧奔雲從，車轍轟霆，旌旗蔽空，擊萬夫之鼓，撞千石之鐘，唱大風之歌，按節翺翔，而將返於沛宮者乎？於是慨然長噫，欠伸起立，使童子啓戶，憑欄而望之，則煙光已散，河影垂虹，帆檣泊於洲渚，夜氣起於郊坰，而明月固已出於芒碭之峯矣。子瞻曰：噫嘻！予固疑其爲濤聲也。夫風水之遭於

瀕洞之濱而爲是也。茲非南郭子綦之所謂天籟者乎。而其誰倡之乎。其誰和之乎。其誰聽之乎。當其滔天浴日。湮谷崩山。橫奔四潰。茫然東翻。以與吾城之爭於尺寸間也。吾方計窮力屈。氣索神憊。懷孤城之岌岌。覘須臾之未壞。山頽於目。憐寔擊於耳。瞠而豈復知所謂天籟者乎。及其水退城完。河流就道。脫魚腹而出塗泥。乃與二三子徘徊茲樓之上而聽之也。然後見其汪洋涵浴。涵涵汨汨。澎湃掀簸。震蕩畢泐。吁者爲竽。噴者爲篪。作止疾徐。鐘磬祝嘏。奏文以始。亂武以居。嗷者嗚者。噀者噀者。翁而回者。釋而從者。而啁啾者。而嚶嚶者。蓋吾俯而聽之。則若奏簫成於洞庭。仰而聞焉。又若張鈞天於廣野。是蓋有無之相激。其殆造物者將以寫千古之不平。而用以盪吾胸中之壹鬱者乎。而吾亦胡爲而不樂也。客曰。子瞻之言過矣。方其奔騰漂蕩。而以厄子之孤城也。固有莫之爲而爲者。而豈水之能爲之乎。及其安流順道。風水相激。而爲是天籟也。亦有莫之爲而爲者。而豈水之能爲之乎。夫水亦何心之有哉。而子乃欲據其所。有者以爲歡。而追其既往者以爲戚。是豈達人之大觀。將不得爲上士之妙識矣。子瞻嗾然而笑曰。客之言是也。乃作歌曰。濤之興兮。吾聞其聲兮。濤之息兮。吾泯其迹兮。吾將乘一氣以遊於鴻濛兮。夫孰知其所極兮。弘治甲子七月。書于百步洪之養浩軒。

來雨山雪圖賦

昔年大雪會稽山。我時放迹遊其間。巖岫皆失色。崖壑俱改顏。歷高林兮入深巒。銀幢寶纛森圍圜。長矛利戟白齒齒。駭心慄膽如穿虎豹之重關。澗谿埋沒不可辨。長松之杪修竹之下。時聞寒溜聲潺潺。沓嶂連天。凝華積鉛。嵯峨嶄削。浩蕩無顛。嶙峋眩耀。勢欲倒。溪迴路轉。忽然當之。却立仰視。不敢前。嵌竇飛瀑。

忽然中瀉。冰磴峻嶒。上通天罅。枯藤古葛。倚巖岌而高掛。如瘦蛟老螭之蟠糾。蛻皮換骨而將化。舉手攀援。足未定。鱗甲紛紛而亂下。側足登龍虬。傾耳俯聽寒籟之颼颼。陸風蹀躞。直際縹緲。恍惚最高之上頭。迺是仙都玉京。中有上帝遨遊之三十六瑤宮。傍有玉妃舞婆娑十二層之瓊樓。下隔人世。知幾許真境。倒照見毛髮。凡骨高寒難久留。訶然長嘯。天花墜空。素屏綺障坐不厭。琪林珠樹窺玲瓏。白鹿來飲澗。騎之下。下峯。寡猿怨鶴時一叫。彷彿深谷之底。呼其侶蒼茫之外。爭行蹙陣。排天風。鑑湖萬頃寒濛濛。雙袖拂開湖上雲。照我鬢眉忽然皓。自成衰翁。手掬湖水洗雙眼。回看羣山萬朵玉芙蓉。草團蒲帳青莎蓬。浩歌夜宿湖水東。夢魂清徹不得寐。乾坤俯仰真在冰壺中。幽朔陰巖地。歲暮常多雪。獨無湖山之勝。使我每每對雪長鬢結。朝回策馬入秋臺。高堂大壁寒崔嵬。恍然昔日之湖山。雙目驚喜三載又一開。誰能縮地法。此景何來石田畫師。我非爾。胸中胡爲亦有此。來君神骨清莫比。此景奇絕酷相似。石田此景非爾不能摸。來君來君非爾不可當。此圖我嘗親遊此景得其趣。爲君題詩非我其誰乎。

詩

雨霽遊龍山次五松韻

晴日須登獨秀臺。碧山重疊畫圖開。閒心自與澄江老。逸興誰還白髮來。潮入海門舟亂發。風臨松頂鶴雙迴。夜憑虛閣窺星漢。殊覺諸峯近斗魁。嚴光亭子勝雲臺。雨後高憑遠目開。鄉里正須吾輩在。湖山不負此公來。江邊秋思丹楓盡。霜外緘書白鷺迴。幽朔會傳戈甲散。已聞南檄授渠魁。

雪窗閒臥

夢迴雙闕曙光浮。懶臥茅齋且自由。巷僻料應無客到。景多唯擬作詩酬。千巖積素供開卷。疊嶂迴溪好放舟。破虜玉關真細事。未將青筆遂輕投。

次韻畢方伯寫懷之作

孔顏心迹早夔業。落落乾坤無古今。公自平生懷真氣。誰能晚節負初心。獵情老去驚猶在。此樂年來不費尋。矮屋低頭真局促。且從峯頂一高吟。

春晴散步

清晨急雨過林霏。餘點煙稍尙滴衣。隔水霞明桃亂吐。沿溪風暖藥初肥。物情到底能容懶。世事從前且任非。對眼春光唯自領。如誰歌咏月中歸。

又

祇用舞霓裳。巖花自舉觴。古崖松半朽。陽谷草長芳。徑竹穿風磴。雲蘿繡石床。孤吟動梁甫。何處臥龍岡。

次魏五松荷亭晚興

入座松陰盡日清。當軒野鶴復時鳴。風光於我能留意。世味耐人未解醒。長擬心神窺物外。休將姓字重鄉評。飛騰豈必皆伊呂。歸去山田亦可耕。

又

醉後飛觴亂擲梭。起從風竹舞婆娑。疎慵已分投箕穎。事業無勞問保阿。碧水層城來鶴駕。紫雲雙闕笑

金娥搏風自有天池翼。莫倚蓬蒿斥鷃窠。

次張體仁聯句韻

眼底湖山自一方。晚林雲石坐高涼。閒心最覺身多繫。遊興還堪鬢未蒼。樹杪風泉長滴翠。霜前巖菊尙餘芳。秋江畫舫休輕發。忍負良宵燈燭光。

又

山寺幽尋亦惜忙。長松落落水浪浪。深冬平野風煙淡。斜日滄江鷗鷺翔。海內交游唯酒伴。年來蹤跡半僧房。相過未盡青雲話。無奈官程促去航。

又

青林人靜一燈歸。回首諸天隔翠微。千里月明京信遠。百年行樂故人稀。已知造物終難定。唯有煙霞或可依。總爲迂疎多牴牾。此生何忍使脂韋。

題郭翮濂溪圖。郭生作濂溪像。其類與否。吾何從辨之。使無手中一圈。蓋不知其爲誰矣。然筆畫老健超然。自不妨爲名筆。

郭生揮寫最超羣。夢想形容恐未真。霧月光風千古在。當時黃九解傳神。

西湖醉中謾書

湖光激灑晴偏好。此語相傳信不誣。景中况有佳賓主。世上更無真畫圖。溪風欲雨吟堤樹。春水新添沒渚蒲。南北雙峯引高興。醉携青竹不須扶。

文衡堂試事畢書壁

棘闈秋鎖動經旬。事了驚看白髮新。造作曾無酣蟻句。支離莫作畫蛇人。寸絲擬得長才補。五色兼愁過眼頻。袖手虛堂聽明發。此中豪傑定誰真。

諸君以予白髮之句。試觀予鬢。果見一絲。予作詩。實未嘗知也。謾書一絕識之。忽然相見尙非時。豈亦殷勤效一絲。總使皓然吾不恨。此心還有爾能知。

遊泰山

飛湍下雲窟。千尺瀉高寒。昨向山中見。真如畫裏看。松風吹短鬢。霜氣肅羣巒。好記相從地。秋深十八盤。

雪巖次蘇穎濱韻

客途亦幽尋。窈窕穿谷底。塵土填胸臆。到此方一洗。仰視劍戟鋒。噴聒類有泚。俯窺蛟龍窟。匍伏首如稽。絕境固靈祕。茲遊實天啓。梵宇遍巖壑。蒼牙相角觝。山僧出延客。經營設酒醴。道引入雲霧。峻陟歷堂陛。石田唯種椒。晚炊仍有米。張燈坐小軒。矮榻便倦體。清遊感疇昔。陳李兩昆弟。晨訪舊跡。古碣埋荒蕘。試諸生有作。

醉後相看眼倍明。絕憐詩骨逼人情。善哉見辱真慚我。膠漆常存底用盟。滄海浮雲悲絕域。碧山秋月動新情。憂時謾作中宵坐。共聽蕭蕭落水聲。

再試諸生

草堂深酌坐寒更。蠟炬煙消落絳英。旅况最憐文作會。客心聊喜困還亨。春回馬帳慚桃李。花滿田家憶

紫荆世事浮雲堪一笑。百年持此竟何成。

夏日登易氏萬卷樓用唐韻

高樓六月自生寒。沓嶂迴峯擁碧闌。久客已忘非故土。此身兼喜是閒官。幽花傍晚煙初暝。深樹新晴雨未乾。極目海天家萬里。風塵關塞欲歸難。

再試諸生用唐韻

天涯猶未隔年回。何處嚴光有釣臺。樽酒可憐人獨遠。封書空有鴈飛來。漸驚雪色頭顱改。莫漫風情笑口開。遙想陽明舊詩石。春來應自長莓苔。

次韻陸文順僉憲

春王正月十七日。薄暮甚雨雷電風。捲我茅堂豈足念。傷茲歲事難爲功。金滕秋日亦已異。魯史冬月將無同。老臣正憂元氣泄。中夜起坐心忡忡。

太子橋

乍寒乍煖早春天。隨意尋芳到水邊。樹裏茅亭藏小景。竹間石溜引清泉。汀花照日猶含雨。岸柳垂陰漸滿川。欲把橋名尋野老。淒涼空說建文年。

與胡少參小集

細雨初晴蟻虻飛。小亭花竹晚涼微。後期客到停杯久。遠道春來得信稀。翰墨多憑消旅况。道心無賴入禪機。何時喜遂風泉賞。甘作山中一白衣。

再用前韻賦鸚鵡

低垂猶憶隴西飛。金鎖長羈念力微。祗爲能言離土遠。可憐折翼歎羣稀。春林羞比黃鸝巧。晴渚思忘白鳥機。千古正平名正賦。風塵誰與惜毛衣。

送客過二橋

下馬溪邊偶共行。好山當面正如屏。不緣送客何因到。還喜門人伴獨醒。小洞巧容危膝坐。清泉不厭洗心聽。經過轉眼俱陳迹。多少高厓漫勒銘。

復用杜韻一首

濯纓何處有清流。三月尋幽始得幽。送客正逢催驛騎。笑人且復任沙鷗。厓傍石偃門雙啓。洞口蘿垂箔半鉤。淡我平生無一好。獨於泉石尙多求。

先日與諸友有郊園之約。是日因送客後期。小詩寫懷。

郊園隔宿有幽期。送客三橋故故遲。樽酒定應須我久。諸君且莫向人疑。同遊更憶春前日。歸醉先拚日暮時。卻笑相望才咫尺。無因走馬送新詩。

自欲探幽肯後期。若爲塵事故能遲。緩歸已受山童促。久坐翻令溪鳥疑。竹裏清醅應幾酌。水邊相候定多時。臨風無限停雲思。回首空歌伐木詩。

三橋客散赴前期。縱轡還嫌馬足遲。好鳥花間先報語。浮雲山頂尙堪疑。曾傳江閣邀賓句。頗似離邊送酒時。便與諸公須痛飲。日斜潦倒更題詩。

待諸友不至

花間望眼欲崇朝。何事諸君迹尙遙。自處豈宜同俗駕。相期不獨醉春瓢。忘形爾我雖多缺。義重師生可待招。自是清遊須秉燭。莫將風雨負良宵。

夏日遊陽明小洞天喜諸生偕集偶用唐韻

古洞閒來日日遊。山中宰相勝封侯。絕糧每自嗟尼父。愠見還時有仲由。雲裏高厓微入暑。石間寒溜已含秋。他年故國懷諸友。寃夢還須到水頭。

將歸與諸生別於城南蔡氏樓

天際層樓樹杪開。夕陽下見鳥飛回。城隅碧水光連座。檻外青山翠作堆。頗恨眼前離別近。惟餘他日夢魂來。新詩好記同遊處。長掃溪南舊釣臺。

諸門人送至龍里道中二首

蹊路高低入亂山。諸賢相送愧間關。溪雲壓帽兼愁重。峯雪吹衣着鬢斑。花燭夜堂還共語。桂枝秋殿聽躋攀。躋攀之說甚陋。聊取其對偶耳。相思不用勤書札。別後吾言在訂頑。

雪滿山城入暮天。歸心別意兩茫然。及門真愧從陳日。微服還思過宋年。樽酒無因同歲晚。緘書有鴈寄春前。莫辭秉燭通宵坐。明日相思隔隴煙。

贈陳宗魯

學文須學古。脫俗去陳言。譬若千丈木。勿爲藤蔓纏。又如崑崙派。一瀉成大川。人言古今異。此語皆虛傳。

吾苟得其意。今古何異焉。子才良可進。望汝師聖賢。學文乃餘事。聊云子所偏。

醉後歌用燕思亭韻

萬峯攢簇高連天。貴陽久客經徂年。思親謾想斑衣舞。寄友空歌伐木篇。短鬢蕭疎夜中老。急管哀絲爲誰好。歛翼樊籠恨已遲。奮翮雲霄苦不早。緬懷冥寂巖中人。蘿衣蒞佩芙蓉巾。黃精紫芝滿山谷。採石不愁倉菌貧。清溪常伴明月夜。小洞自報梅花春。高閒豈說商山皓。綽約真如藐姑神。封書遠寄貴陽客。胡不來歸浪相憶。記取青松澗底枝。莫學楊花滿阡陌。

題施總兵所翁龍

君不見所翁所畫龍。雖畫兩目不點瞳。曾聞弟子誤落筆。卽時雷雨飛騰空。運精入神奪元化。淺夫未識徒驚詫。操蛇移山律回陽。世間不獨所翁畫。高堂四壁生風雲。黑雷紫電白晝昏。山崩谷陷屋瓦震。雨聲如瀉長平軍。頭角崢嶸幾千丈。倏忽神靈露乾象。小臣正抱烏號思。一墮胡髯不可上。視久眩定凝心神。生納漠漠開嶙峋。乃知所翁遺筆迹。當年爲寫蒼龍真。只今旱劇枯原野。萬國蒼生望霖灑。憑誰拈筆點雙睛。一作甘霖遍天下。

王文成公全書

卷三十

續編五

三征公移逸稿

德洪昔哀次師文。嘗先刻奏疏公移凡二十卷。名曰別錄。爲師征濠之功。未明於天下也。既後刻文錄。志在刪繁。取公移三之二而去其一。沈子啓原冲年卽有志師學。搜獵遺文若干篇。錄公移所遺者類爲四卷。名曰三征公移逸稿。將增刻文錄續編。用以補其所未備也。出以示余。余讀而嘆曰。吾師學敦大源。故發諸政事。濶湧川決。千態萬狀。時出而無窮。是稿皆據案批答。平常說去。殊不經意。而仁愛自足。以淪人心髓。思慮自足以徹人機智。文章又足以鼓舞天下之人心。若金沙玉屑。散落人世。人自不能棄之。又奚病於繁耶。乃爲條揭其綱以遺之。使讀者卽吾師應感之陳跡。可以推見性道之淵微云。

隆慶庚午八月朔日德洪百拜識

南贛公移（凡三十三條）

批漳南道教練民兵呈（正德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據兵備僉事胡璉呈將各縣民快操練教習頗成看得事苟庇民豈吝小費功有實效何恤浮言叅據呈詞區畫允當仰該道依擬施行再照兵不在多惟貴精練事欲可久尤須簡嚴所募打手等項更宜逐一校閱必皆技藝絕倫驍勇出衆因能別隊量材分等使將有餘勇兵有餘資庶平居不致於冗食臨難可免於敗師批呈繳

批漳南道進勦呈（十一月二十六日）

據兵備僉事胡璉呈盧溪等洞賊首詹師富等勢甚猖獗備將畫圖貼說待期攻勦看得兵難遙度事貴乘時今打手民快等兵既已募集仰該道上緊密切相機勦撲惟在戮取渠魁毋致橫加平善其大舉夾攻行詳議呈繳

教習騎射牌（十二年五月十六日）

看得五兵之用弓矢爲先南方之技騎射所短最宜習演以脩長技今南贛諸處軍兵所操弓矢類皆脆弱十步之外不穿魯縞以是禦敵真同兒戲訪得福建省城弓矢頗勝他處合行選取爲此牌仰福建漳南道轉行福建都司選取精巧習慣弓兵四名該道量給口糧腳夫送赴軍門成造弓矢事完仍發原伍着役

批南安府請兵策應呈（六月初十日）

據知府季燾呈各巢賊黨衆多本府兵力寡弱乞添兵協勦該嶺北道議將南康二班賴養介兵撥補縣丞舒富興國謝庄兵等都張英才兵撥補馮廷瑞統領其本府仍用添兵營策應及行該府起立軍營二

處聽候官兵到彼安插。其南康上猶二縣俱該一體起立回報。看得賴養介謝庄張英才所統。准令與峯山雙秀等兵更補。預建營房。議尤適當。卽行該府議行。務要地勢雄壯。溝塹深高。雖係一時之謀。亦爲可久之計。看得南安上猶所聚兵衆。每處不下二千。防遏勦襲。略已足用。各官猶以兵少爲辭。不能運謀出奇。亦已可見。今可行令各官分部原領各兵。一意防遏。另調坎字營一千二百人。令指揮來春統領。往屯南安。又調良字營一千二百人。令指揮姚壘統領。往屯上猶。二營馬專以相機勦襲爲事。聲東擊西。務使蹤跡靡定。條聚復散。每念變態無常。該道卽將該去各兵查給口糧。二十四日巳時起營前去。仍行該府縣官務要協力同心。相爲犄角之勢。共成夾勦之功。呈繳。

批嶺北道攻守機宜呈（六月二十六日）

批兵備副使楊璋呈稱。訪得前項賊徒。俱被逃往橫水桶岡大巢屯聚。所平巢穴。未免復來。營給合行知府季覈統領巽字營兵一千二百名。防遏大庾縣賊巢。縣丞舒富仍統震字營兵一千二百名。防遏上猶南康二縣賊巢。看得各巢賊黨。雖已潰散。計其勢窮食絕。必將復出。剽虜所議防遏事理。照議施行。仍行縣丞舒富務要在於賊巢總會處所屯筈。多遣乖覺鄉導。分路爪緝。探知賊徒將出。卽便設伏擒勦。務竭忠誠。以副委任。毋得虛文粉飾。此後但有推奸坐視。定行治以軍法。再照前項賊徒。今皆聚於橫水桶岡。若遣重兵直搗其地。示以必攻之勢。彼將團結自守不暇。勢必不敢分衆出掠。不過旬餘。兩巢之賊。可以坐取。仍仰該道密議直搗方略。呈來定奪。呈繳。

批漳南道給山呈（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據僉事胡璉呈給由事看得本官才器充達執履堅方始因軍機重務以致考滿過期今盜賊既靖合准給由但久安之圖尙切資於經理招撫之衆方有待於緝綏仰本官給由事畢即便作急回任勿爲桑梓之遲有孤閭閣之望呈繳

批兵備道獎勵官兵呈（七月初一日）

據副使楊璋呈據知府季敷等依奉本院方略攻破禾沙石路坑等巢一十九處擒斬首從賊人陳曰能鍾明貴唐洪衆及殺燒死賊從俘獲賊屬奪獲馬牛騾羊器械等項爲照各賊肆毒無厭名號不軌若使遂其奸謀得以乘虛入廣其爲患害何可勝言副使楊璋乃能先事運謀潛行勦襲一夕之間攻破巢穴撲燎原之火於方燃障潰岸之波於已決知府季敷指揮馮翔等親領兵衆屢挫賊鋒相應獎勵以旌功能其各營將士俱能用命効力奮勇擒斬亦合一體賞勞爲此仰贛州府官吏即便支給商稅銀兩買辦後開禮物及將發去銀牌羊酒就委府衛掌印官備用綵亭鼓樂迎送各官用旌勦襲之功以明獎勵之典仍將發去賞功銀兩照名給賞其陣亡射傷兵夫亦各查給優恤各官務要益竭忠貞協謀并勇大作三軍之氣共收萬全之功

調用三省夾攻官兵（七月十五日）

准兵部咨該湖廣巡撫都御史秦題云云已經開陳兩端具本上請去後今准前因除南贛二府兵糧事宜另行外所據領兵等官俱在得人必須先委訪得九江府知府汪隸吉安府知府伍文定汀州府知府唐淳久習軍旅惠州府知府陳祥器度深沉俱各才識練達程鄉縣知縣張戢近征大傘等處獨統率新

民奮勇當先。功勞尤著。撫州府東鄉縣知縣黃堂。建昌府新城縣知縣黃文鸞。袁州府萍鄉縣知縣高桂。吉安府龍泉縣知縣陳允諧。素有才名。堪以領兵。但事干各府各官之中。或有違抗。推託臨期。必致誤事。除具本題請。但有不遵約束。許以軍法從事。合就通行知會。爲此仰抄案回府。卽行本官密切整備衣裝。及將上杭縣義官李福英名。下打手再行揀選。務要驍勇精悍者一千名。給與資裝器械。聽候命下。另有公文至日。卽便不分星夜。兼程前進軍門。以憑調用施行。

夾攻防守咨（十月）

准湖廣巡撫都御史秦咨云云。看得龍泉一縣。與上猶縣諸巢接境。將來三省夾攻。使龍泉所守不固。則吉安屬縣俱被騷擾。必須大兵一哨。就從此路進勦。方可止賊奔衝。已行吉安府知府伍文定。備行所屬龍泉萬安太和等縣。永新安福等所。精選民間打手。或在官機兵。共二千名。編成隊伍。督同知縣陳允諧等分統。俱赴龍泉縣屯筭。該縣鄉夫。卽日起集。守把隘口。聽候刻期夾勦外。今准前因。合就咨報。爲此備由移咨前去。煩爲查照施行。

行嶺北道催督進勦牌（十月初十日）

案照先經行仰該道守巡官分投先往上猶大庾等處住筭。聽候各哨官兵至日。卽便催督進勦去後。今照領兵等官已該本院坐委。合行分投催督。爲此仰抄案回道。卽便催督各哨官兵。遵照方略。依期星夜直抵巢穴。務將前賊掃蕩撲滅。以靖地方。毋遺芽蘖。致貽後患。本官仍行各官詳察地里險易。相度機宜。慎重行事。毋得輕率寡謀。及逗遛退縮。致誤事機。定行軍法從事。軍中未盡事宜。亦聽隨機應變施行。仍

呈本院知會俱毋違錯。

刻期會勦咨（十月二十一日）

准巡撫湖廣都御史秦咨議照會勦事情已該兵部議奉欽依刻期於九月中進兵職等督理兵糧粗有次第近因楊總兵病故又爲兩廣路遠約會頗難只得改期十月初旬衡州取齊聽候分哨會兵具題及差官約會進勦即今所調漢土官兵不旬日間俱集若令住劄候至閏十二月方行會勦非惟糧餉不敷亦恐地方騷擾况賊情狡詐必致乘虛奔逸除移文兩廣總鎮軍門查照作急會議一面嚴督布守官兵謹把賊路防其奔逸一面督發兵糧委官分哨相機策應勦殺外備咨貴職查照事理至期督發各哨夾勦仍希由咨報等因案照先爲緊急軍務事本職看得進攻次第江西惟桶岡一處該與湖廣之兵會合其長流左溪橫水等處皆深入南安府所屬三縣腹心之內見今不時擁衆奔衝勢難止遏欲將前項賊巢以次相機勦撲候貴治之兵齊集夾攻桶岡又經移咨貴職外續據縣丞舒富等呈稱各奪賊首聞知湖廣土兵將到欲奔桶岡集衆拒戰戰而不勝奔入范陽大山乞急爲區處等因到院隨將領兵知府邢珣等指受方略刻期於十月十二日子時發兵進攻本院即日進屯親臨南康督戰遂破橫水左溪等巢但賊首未獲方行各哨追襲今准前因照得江西兵糧粗已齊集及照十一月初一日移兵徑趨桶岡等處分兵備等官監督各哨一面分投追襲未獲賊徒一面行令務在十一月初一日移兵徑趨桶岡等處分佈夾攻不許後期誤事及行兵備副使楊璋移文叅將史春知會外爲此合咨前去煩請貴院查照早爲督發切勿後時

橫水建立營場牌（十月二十七日）

照得本院親督諸軍進破橫水等巢。賊徒已就誅戮。但山高林密。誠恐漏殄之徒。大軍撤後。仍復嘯聚。必須建立營場。委官防守。爲此牌仰典史梁儀。協同千戶林節。統領寧都機兵四百名。信豐機兵六百名。就在橫水大村。砍伐木植。相視地勢。雄阜去處。建立營場一所。周圍先豎木柵。逐旋脩築土城。聽候本院回軍。住劄。以憑委官留兵防守。各官務要同力協謀。精勤幹理。完工之日。照依軍功論賞。所領兵衆。如有不聽約束。許以軍令責治。其合用夫匠等項。聽於南安所屬上猶南康等縣取用。該縣俱要即時應付。毋得遲違誤事。

搜扒殘寇咨（十一月十一日）

據知府邢珣唐淳會呈。各職近奉本院調發。於本年十一月初一日。依湖廣刻期。夾攻桶岡。諸巢遵依。攻破茶寮等處。擒斬賊黨已盡。見今各兵四散搜扒。無賊可捕。訪得官兵未進之先。各賊帶領家屬。逃往桂東縣連界大山藏躲。及將捕獲賊人黃順等。備細研審相同。但今彼處官兵未見前來。若不移文催督。誠恐先遁各賊。乘虛在彼奔竄。各營官兵。難於過境搜扒。呈乞照詳等因。到院查卷。先爲前事。已經通行湖廣江西廣東三省。該道兵備守巡等官。調集官軍。把截夾攻。及嚴督府衛所州縣等官。起集兵快鄉夫。各於賊行要路。晝夜把截。若賊奔遁。就使相機擒捕。去後。今據前因。照得桶岡賊徒陸續潛逃。所據守隘等官。未暇叅究。但今各賊久在彼處藏躲。若不速行搜扒。將來大兵既撤。諸賊必將復歸桶岡。重貽後患。爲此合咨貴院。煩將原調官兵。量摘三四千。前來桂東連界大山。逐一搜扒。必使果無噍類。然後班師。庶

幾一勞永逸。而彼此兩無遺憾。及請戒令各兵止於連界大山搜扒。不得過境深入。尤爲地方之幸。

批准惠州府給由呈（正德十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據知府陳祥申給由事。看得知府陳祥政著循良。才堪統馭。近因興師之舉。且遲考績之行。今本官親從本院征勦叛賊。効勞備至。斬獲居多。巢穴悉皆掃平。地方已就寧靖。既喜奏功於露布。允宜上最於天曹。除賞功之典。另行外。仰該府即便照例起送給由申繳。

批攻取河源賊巢呈（三月二十三日）

據僉事王大用呈。河源朱峒吳天王曹總兵鄧都督等一十三圍。并上下二山。共有先鋒三千餘兵。五府六部俱全。聲言起城立殿。勢誠猖獗。看得所呈各賊聚衆三千。設官僭號。卽其事勢。亦豈一朝一夕之故而各該府縣等官。前此曾無一言申報。據法卽合拏究。但稱所呈亦據傳聞。未委虛的。又慮萬一果如所呈。各該官吏正在緊關勦截之際。姑且俱未叅提。仰該道再行查勘的實。果如前情。卽使一面嚴督各該官司加謹防遏。一面議處機宜。或移夾勦之回師。或促候調之狼卒。度量緩急。相機而行。如其事未猖揚。情猶可撫。亦要周防安插。區處得宜。俱仰火速具由呈來。以憑議奏。仍呈總督巡按等衙門。共同計議施行。呈繳。

批贛州府賑濟呈（四月二十八日）

據贛州府呈。本府贛縣等七縣。將在倉稻谷糶銀賑濟。看得兵革之餘。民困未蘇。加以雨水爲災。農務多廢。雖將來之患。固宜撙節預防。而目前之急。亦須酌量賑濟。據該府所申計處得宜。合行各縣照議施行。

仍仰各堂印官務須嚴禁富豪之規利。痛革奸吏之夤緣。庶官府不爲虛文之應。而貧民果沾實惠之及。各具由回報申繳。

批嶺北道脩築城垣呈（五月十五日）

據副使楊璋呈。所屬府衛縣城垣倒塌數多。而石城一縣尤甚。應該估計脩理。合委知府李駿。邢珣。不妨府事。督脩本府城垣。龍南縣署印推官危壽興。國縣知縣黃泗。瑞金縣知縣鮑珉。各委督脩本縣城垣。惟石城縣知縣林順。柔懦無爲。合行同知夏克義。估計督脩。看得城垣倒塌。地方急務。幸茲盜賊蕩平。正可及時修築。若患至而備。則事已無及。該道卽行各該承委官員查照。估算工程。措置物料。一應事宜。各自從長議處。呈奪各官務要視官事如家事。惜民財如己財。因地任力。計日驗功。役不踰時。而成堅久之績。費不擾民。而有節省之美。庶稱保障之職。以副才能之舉。呈繳。

查訪各屬賢否牌（六月十九日）

節該欽奉勅諭。軍衛有司官員中。政務脩舉者。量加獎勅。其有貪殘畏縮誤事者。文職五品以下。武職三品以下。徑自拿問發落。欽此。欽遵。切照常職。撫臨贛州等處。向因親勦羣賊。多在軍前。所據大小衙門官員中間。志行之賢否。政務之脩廢。類皆未暇采訪。擬合通行查報。爲此除布按二司本院自行詢訪外。牌仰本道官吏。卽便從公查訪。所屬軍衛有司官員。要見某官廉勤公謹。某官貪婪畏縮。某官懦弱無爲。某官峻刑酷暴。備細開造小冊。就於前件下填註。印封密切。馬上差人齎報。以憑覆奏。黜陟拿問。施行。毋得循情查報不公。致有物議。自取叅究。仍行本道各將掌印佐貳等官。年甲籍貫到任年月日期。亦開前件。

揭帖一本。印信各令差人齎報。不得稽遲。

一仰廣東守巡嶺東嶺南道福建守巡漳南道湖廣守巡上湖南道同。

行漳南道禁支稅牌（六月二十八日）

照得上杭河稅原係本院欽奉敕諭軍馬錢糧徑自便宜區畫事理。專爲軍餉而設。自來非奉本院明文。分毫不許擅自動支。與該省各衙門原無干預。牌仰該道官吏今後凡有相應動支。止許具由呈稟本院聽候批允。不得一概申請。有乖事體。漸開多門之弊。反生侵漁之姦。具依准繳牌。

禁約驛遞牌（七月初一日）

照得水西驛遞舊例。每遇公差。驗有真正關文。隨即送赴軍門掛號。此乃防奸革弊定規。本院撫臨贛州未幾。卽因盜賊猖獗。屢出勦平。尙未清查。訪得近來多有姦詐之徒。起一關文。輒就洗改。或改一名爲二三名者。或改紅船爲站船者。或改口糧爲廩給者。或改下等馬爲中等上等馬者。或該有司支應而資緣驛遞應付者。又有或看望親朋。或經過買賣。因與驛遞官吏相識。求買關文。詐僞首端。若不掛號清查。非惟奸人得計。抑且有乖事體。爲此牌仰本驛所官吏。卽便印鈐厚白申紙。裝釘方尺文簿。一樣二本。送赴軍門。每遇公差關文。驗無前項奸弊。就與贍換。隨送軍門掛號給付。如或本院出巡。就赴該道兵備掛號。中間若有交通私與關文。或不經本院掛號。潛行應付者。定行拿問。贓罪決不輕貸。仍仰今後差撥舡隻迎送。止許各至交界驛遞倒換。立限回還。敢有貪圖過關米糧。或權要逼勒過界者。就便指實申來。以憑拿問。仍行嶺北道一體查照施行。

申明便宜敕諭（七月二十一日）

節該欽奉敕廣東清遠從化後山等處與爾所轄南韶等府壤地相接事體互相有關近該彼處鎮巡官奏稱盜賊生發師行有日如遇彼處行文徵兵協勦亦要隨即發兵前去防勦應援以收全功毋得自分彼此致失事機欽此欽遵照得南雄府界連南贛大庾信豐龍南等縣而惠州河源興寧亦各逼近賊巢俱係緊關奔逃潛匿之處進攻防截之路訪得前賊爲患日久雖奉成命徵兵協勦誠恐賊計狡猾詐變東追則西竄南捕則北奔若不早爲查處未免有誤軍機爲此仰抄案回司會同三司掌印及各該守巡兵備等官上緊調集兵糧聽候剋期防勦并將應勦賊巢通行查出行拘熟知地利險易鄉導責令畫圖貼說要見某處賊巢連近某處鄉落某巢界抵某處係是良善村寨某處係是善惡相兼某處平坦可以直搗某處險阻可以把截某處係賊必遁之路可以設伏邀擊某處賊所不備可以間道掩撲何處官軍可以起調何官可以委用可以監統糧餉何處措辦住劄何處聽候各要查處停當備由馬上差人飛報本院以憑遵照欽奉敕諭與各該鎮巡官計議而行其有軍中一應進止機宜亦要明白呈報毋分彼此致有疎虞國典具存罪難容恕仍呈總督鎮守巡按衙門知會

犒賞新民牌（七月二十八日）

據招撫新民張仲全陳順珠等呈解擒斬賊首池滿仔屠天佑等八名顆到院爲照張仲全等始能脫離惡黨誠心向善已爲可取又能擒斬叛賊立功報効卽其忠勇尤足嘉尙所據張仲全合陞授以百長陳順珠合陞爲總甲各給銀牌以酬其功其兵衆三百餘人皆能齊心協力擒捕叛賊俱合犒賞爲此牌差

百戶周芳前去隴南縣着落當該官吏。卽將齋去銀牌給與張仲全陳順珠。牛酒及賞功銀兩照數給與。部下有功兵衆。仍仰督同張仲全等整束部下兵衆。會同王受鄭志高等并力夾勦殘賊。務要盡數搜擒。照例從重給賞。其屠天祐手下走散兵夫。原由牽引哄誘。皆可免死。仍仰張仲全遣人告諭。但能悔惡來歸。仍與安插。或能擒斬回夥歸投者。准其贖罪。仍與給賞。各役俱聽推官危壽等節制調度。務要竭忠盡力。愈加奮勇。則收全功。以圖報稱。

行嶺北等道議處兵餉（八月十四日）

節該欽奉敕諭。一應軍馬錢糧事宜。俱聽便宜區畫。以足軍餉。欽此。欽遵。照得近因夾勦上猶桶岡等賊。糧餉無措。當時仰賴朝廷威德。兩月之間。偶速克捷。不然。必致缺乏。今各巢雖已掃定。而遺黨竄伏。難保必無。况廣東後山等處。方議征勦。萬一奔決過境。調兵湯勦。糧餉爲先。查得見行措置軍餉。以防民患。事例。今後江西南贛等府。有兵備去處。各該軍衛有司。所問因犯。審有家道頗可者。不拘笞杖徒流并雜犯。死罪。各照做工年月。每日折收工價銀一分。送府收貯。以備巡撫衙門軍情緩急之用。雖有別項公務。不得擅支。仍要按季申報。合于上司。以憑稽考。等因。照得近來官吏因循不行。查照概將問追工價等銀。俱稱類解買穀。遂致軍餉無備。甚屬故違。具訪前項銀兩。埋沒侵漁。甚衆。今姑未查究。再行申明。仰抄案回道。着落當該官吏。并行南贛二府衛所縣。今後奉到問理等項。笞杖徒流雜犯。斬絞罪除有力納米照舊外。其家道頗可者。俱要查照先行事例。折納工價。俱收貯該府。以備本院軍情緩急。取有故違者。定行叅以賊罪。決不輕貸。仍仰各置文簿二扇。按季循環開報。查考。毋致隱匿。仍呈撫按衙門知會。

再批攻勦河源賊巢呈（八月二十一日）

據廣東嶺東道僉事朱昂等曾呈河源縣賊巢一十三處。勢相聯絡。互爲應援。賊首吳何俊等并帽子峯賊首譚廣護等。招亡納叛。不止二千餘衆。累歲荼毒生靈。况又僭稱天王。總兵都督等號。罪惡滔天。人神共怒。必須請調大兵。勦絕根由。庶足以雪軍民之冤。但此黠賊性尤兇強。必藉狼兵。可以搗巢攻寨。大約以軍兵二萬有餘。方克濟事。合行布政司查議糧餉。并賞功銀兩等項。又據惠州府云云。看得賊衆兵寡。委難集事。但動調狼兵。亦利害相伴。况開報賊巢前後不同。合用糧賞。俱合預行查處。爲此仰抄案回道。會同各守巡兵備等官。將各巢穴再行備細查訪。若果賊巢衆多。官兵分哨不敷。必須添調狼兵。仰卽徑自呈請該省總督等衙門上緊起調。若見在官兵略以足用。可以不調狼兵。亦免騷擾地方。就仰選委謀勇官督同府衛縣所等官。將各漢達官軍兵快鄉夫預先起集選練。於該府及近賊縣分密切屯筭。勿令張揚。候尅期已定。然後晝伏夜行。出其不意。併擊合勦。合用糧餉賞功等銀。備行廣東布政司查照。上年大征事體及時措備。毋致臨期誤事。如是兵糧措置俱已齊備。仰卽馬上差人飛報軍門。以憑親臨督戰。或差官齎執令旗。分督進勦。其各賊奔遁關隘相應江西防截者。亦要上緊查報。以憑調發。各毋稽違。致有失誤。國典具存。決難輕貸。先選熟知賊情三四人。赴軍門聽用。軍中一應進止。或未盡機宜。應呈報者。亦就上緊呈報。仍呈總鎮鎮守巡按等衙門查照知會。

優禮謫官牌（十一月二十七日）

照得本院奉命提督軍務。征勦四省盜賊。深慮才微。責重。懼無以仰稱任使。合求賢能以資謀略。訪得潮

州府三河驛驛丞王思志行高古學問淵源直道不能趨時長才足以濟用惠州府通衢馬驛驛丞李中堅忍之操篤實之學身困而道益亨志屈而才未展合就延引以匡不及爲此牌仰該府照牌事理措辦羊酒禮幣差委該縣教官齎送本官處用見本院優禮之意仍照例起關應付以禮起送前赴軍門以憑諮訪該驛印記別行委官署掌先具依准及禮過緣由繳牌

批漳南道設立軍堡呈（十二月初三日）

據兵備僉事周期雍呈深田牛砂等處負山濱海地僻人稀以致賊徒誘結勢漸猖獗今雖議立軍堡一時未得完工合行署都指揮僉事候泮暫且住筭南韶設法擒捕候軍堡已完行令遵照欽奉敕諭前往武平縣駐筭看得所呈深田等處盜賊日漸猖熾各該巡捕等官因循坐視致令滋蔓俱合拏赴軍門但當用人之際姑且記罪仰該道嚴加督捕在目下靖絕以功贖罪及照該道原議設立軍堡十處每堡軍兵不過二三十人勢分力弱恐亦不足以振軍威而扼賊勢仰該道會同守備官再加酌量如果軍堡工費浩大且可停止將各堡該戍軍兵分作兩營選委勇官二員分統於各該盜賊出沒地方絡繹搜捕每月限定往來次數就仰經過縣分按月開報兵備官處不時考較督責其該設軍堡止於每日程途所到去處建立一所以備宿歇非獨省費易舉亦且勢并力合地方可恃以無恐盜賊聞風而自息矣但事難遙度該道仍須計審詳議一面呈報務求至當亦無苟從再照前項地方盜賊日盛備禦未立准議暫委守備候泮前往南韶住筭嚴勦捕以靖地方稍候武備既設施行有次仍舊還歸武平住筭該道照議批呈事理即便備行本官查照施行俱毋違錯

再申明三省敕諭（十一月十二日）

節該欽奉敕該兵科給事中周文熙奏湖廣郴衡地方徭賊不乘時處置抑恐遺孽復滋重貽後患乞要推舉撫治憲臣一員前去會同湖廣廣東江西鎮巡三司等官相度事宜或設添衛所縣治或置立屯戍屯堡或仍救爾每年春夏在南贛等處秋冬在郴衡等處住劄整理庶幾委任專一有備無患等因該部議謂宜如所奏施行今特敕爾親詣郴衡等處地方照依周文熙所奏并查照御史王度唐濂及僉事顧英等建言事理從長議處定立長治久安之法應施行者徑自會同各該鎮巡等官從長施行事體重大者奏請定奪爾爲風憲大臣受茲委託尤宜廣詢博訪擇善而行務使盜息民安地方有賴欽此欽遵卷查先准兵部咨爲圖議邊方後患事該兵科給事中周文熙奏該本部覆謂已經案仰湖廣都布按三司卽行該道守巡兵備等官一體欽遵各詣郴州桂衡州等處督同各該掌印等官相度山川險易之勢諮訪賊情起伏之由查照各官建言事理從長議處方略要見某處可以開建縣治某處相應添設衛所某處營堡宜修某處道路宜開備詢高年有識務宜士俗民情如或開建添設等項有勞於民無補於事亦要明白聲說毋拘成議附和雷同別有防奸禦患長策俱要備細呈奪毋憚改作仰惟朝廷采納羣策非徒苟爲文具諒在各官協心承委決無了塞公移務竭保民安土之謀共圖久安長治之策應施行者就使具由呈來以憑會議施行若有事體重大該具奏者亦卽呈來奏請定奪去後今奉前因擬合通行爲此仰抄案回司卽行掌印并各該道守巡兵備守備等官一體查照欽遵作急議報施行毋得稽違仍行鎮守巡撫總督總鎮巡按衙門知會

批贛州府給由呈（十二月二十五日）

據知府邢珣申給由事。照得知府邢珣久勞郡政，屢立戰功，合有賞功之典。出於報最之外。今三年之考，既因事久稽，而六載之期，亦計日非遠。况地方盜賊雖平，瘡痍未起，仰行本官照舊支俸，益弘永圖，苟有善可及民，何厭久於其道。徵疾已痊，即起視事，給由一節，六年并考申繳。

行嶺北道裁革軍職巡捕牌（十四年五月初五日）

訪得南贛巡捕軍職官員有名無實，每遇火盜生發，坐視觀望，曾不以時策應。中間更有不守法律，在於私宅接受詞訟，嚇取財賄紙米，或捕獲一賊，則招攀無干之人，乘機詐騙，僉充總小甲，則需索拜見，更換鋪夫，則索要年例，稍或不從，百般羅織。又如前往所屬巡邏，則索要折乾，刻取酒食，甚至容隱賊徒，竊分贓賄，欲便拏究，緣無指實。查行間爲此仰抄案回道，即將巡捕軍職官員就便裁革，一應地方事宜，俱令府縣捕盜等官管理。中間倘有未盡事宜，該道再行議處呈奪，仍候考選之日備呈鎮巡等衙門查照知會。

遵奉欽依行福建三司清查錢糧（五月二十七日）

准兵部咨云：查得先准本部咨，題奉欽依，備行前來。已經案仰福建都布按三司，并行所屬一體欽遵。仍查各該府縣衛所每年額徵各項秋屯糧米各計若干，中間起運每石折銀若干，魚課折銀若干，存留數內應否輸納本色折收銀兩，見今小民拖欠者已徵若干，未徵若干，有無已徵捏作未徵，其各衛所軍士該支月糧，某衛所若干，見今某衛所已缺支若干，月共該補給米若干石，起運秋屯糧米，要查是何

年月奉何事例分派某府衛所解京。今經幾年。是否已爲定例。設若存留。必須先查各屬官吏師生旗軍人等歲用錢糧大約共計若干。有無足勾。及查該司并各府州縣見貯庫內銀兩某項共計若干。中間可以借支。俟後追補。如是扣算不敷。應否將前起運存留。并查汀漳二府用兵之時所用糧餉。係何項錢糧。曾否將官軍月糧借轉。務要備查明白。具由差人馬上齎報。一面會同三司掌印守巡各官將一應利弊相應興革者。逐一查議停當。俟本院撫臨之日呈奪去後。今准前因合再通行查處。爲此仰抄案回司。卽行掌印并各道守巡等官。公同本院委官。速將前項事情再加用心查議。務要事體穩當。以便經久明白。具由開呈。以憑會處。中間若有未盡事宜。亦就查議呈奪。毋得虛應故事。苟且目前復遺後患。罪有所歸。

議處添設縣所城堡巡司咨（五月三十日）

准兵部咨云。續據湖廣按察司呈。奉巡撫湖廣都御史秦案驗。爲計處地方以弭盜賊事。准兵部咨。該本院題。備由早報及移咨到院。案候間。今准前因。爲照添設縣所。查虛更夫。并設屯堡置巡司等項事宜。俱奉有成命。况皆經巡撫衙門悉心區畫。各已慮無遺策。豈能別有議處。惟稱分割乳源樂昌二縣。里分節行廣東。該道會勘未報。尙恐兩省各官未免互分彼此。不肯協和成事。必須貴院不憚一行親臨其地。約會總督兩廣軍務都御史楊面會一處。庶幾兩省之事。可以一言而決。及照建立三屯。摘發湖廣各衛所官軍協同巡檢弓兵守把一節。以今事勢而論。亦爲久長之防。但訪得各衛所官軍。皆有安土重遷之懷。無故摘撥。必致奏告推搪。非惟無補於防禦。兼且徒益於紛擾。似須更爲一處。必使人情樂從。庶幾事功易集。本職見奉朝命前往福建巡視地方。處置軍人作亂事情。不日啓行。必須遵照勅旨。候事完回日。

方可親詣郴衡地方。面會貴院議處。但恐曠日彌久。行事益遲。爲此合咨貴院。煩請先爲查處施行。

督責哨官牌（六月初七日）

照得本院見往福建公幹。所有調來贛州教場操備寧都等縣兵快。雖分四哨管領。已有定規。惟恐本院遠出。因而懈怠。廢弛頭目人等。亦或受財放逃。必須委官管領操備。爲此仰千百戶孫裕等各照軍門原分哨分。用心管領。不時操練。務使行伍整肅。武藝精通。中間若有拒頑不聽約束者。輕則量情責治。重則論以軍法。斷處。其各兵快義官百長人等口糧。各照近日減去五分則例。每月人各二錢。義官百長各三錢五分。總小甲各二錢五分。俱仰前去贛州府支給。亦不許冒名頂替關支。查訪得出。定行追給還官。仍問重罪發落。承委各官。務稱委託。不得假此生奸擾害。未便。

委分巡贛北道暫管地方事（六月初六日）

據副使楊璋呈。奉兵部劄付。題稱福建軍人作亂事情。請勅提督南贛等處軍務都御史王前去處置。其南贛等處地方事情。合行兵備副使楊璋暫且代替管理。一應緊急賊情。悉聽楊璋徑自從宜施行。不許失誤。候處置福建事寧之日。照舊等因。題奉欽依。備由劄仰欽遵外。今照本職陞任本司按察使。啓行在邇。缺官管理。合就通行呈詳等因。看得本官旣已陞任。本院不日又往福建公幹。南贛賊情。及該道印信。必須得人經理。已經案仰江西按察司速委風力老成堂上官一員。毋分星夜。前赴該道。暫且管理。去後。今照前因。爲照本院已奉勅書的。於本月初九日啓行。但分巡該道官員未至。所有各處遞報。一應公文。多係地方事務。若待議置。停當前去。未免顧此失彼。愈加積滯。合行處置。爲此仰抄案回府。凡遇各該官

司齋到一應公文。除地方賊情重事俱仰差人送赴分巡該道議處。徑自施行。仍呈本院知會。其餘地方盜息民安。繳報批申呈詞。招由不急之務。就便收候。類齋本院。仍仰作急備行該道查照施行。俱毋違錯。思田公移（凡四十九條）

行廣西統領軍兵各官剿撫事宜牌（嘉靖六年十一月初五日）

先據領兵參政等官龍誥等稟稱。湖兵已至。已經行令相機行事。去後近訪得各兵已入深地。利在速戰。若曠日持久。未免師老氣衰。且臨敵易將。進退之間。呼吸成敗。是以本院沿途且行且訪。而傳聞不一。未有的報。爲此牌仰統兵各官。同計議。若已在進兵之際。則宜遵照舊任提督軍門約束。齊心并力。務在了事。方許旋回軍門。參謁。若猶在遲疑觀望之地。而王受盧蘇等尙有可生之道。朝廷亦豈以必殺爲心。則宜旋軍左次。開其自新之路。聽候本院督臨審處。俱毋違錯。仍行提督總鎮總兵及巡按等衙門知會。務在進退合宜。不得輕忽誤事。

行南韶二府招集民兵牌（十一月十二日）

牌仰韶州南雄府當該官吏。卽於該府地方及所屬各縣。不拘機兵打手。各色人內。訪求武藝驍勇。膽力之士。超羣出衆。以一當百者。每府三名。或四名。每縣二名。或三名。無者於別縣通融取補。務要年齒少壯。三十歲以下者。每月給與工食八錢。就於機快工食內頂貼。仍與辦衣裝器械。各名備開年貌親族鄰里。限一月之內。送赴軍門應用。毋得遲違。

獎留僉事顧溱批呈（十一月二十三日）

看得士大夫志行無慚，不因毀譽而有榮辱。君子出處有義，豈以人言而爲去留？况公論自明，物情已覩。本官素有學術涵養，正宜動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豈可託疾辭歸，以求申其憤激？此繳。

批嶺西道議處兵屯事宜呈（十一月二十三日）

據僉事李香呈，看得財匱於兵，穴力分於備多，此是近日大弊。相應議處，所呈打手且不必添募，仰將該道屯哨分布打手通行查出，大約共有若干，再加精選，去其劣弱，大約共得驍勇若干，及查某處屯堡可裁，某處關隘可革，大約共用打手若干，某哨堪備操演，分聚開闢，若何而力不分，若何而財不費，若何而免於屯兵坐食，若何而可以運謀出奇，該道會同分守道通融斟酌，務求簡易可久之道，呈來施行。

批廣州衛議處哨守官兵呈（十一月二十五日）

據指揮趙璇呈，看得軍門哨守官軍兩班，共該一千餘名，類皆脆弱，不堪征調，兼亦遠離鄉土，往往多稱疾故逃亡，非徒無益於公家之用，而抑未便於軍士之情。仰蒼梧守巡道公同會議，酌量利害之多寡，審察人情之順逆，務求公私兩便，經久可行之策，呈來定奪施行。

批都指揮李翺操演哨守官兵呈（十一月二十七日）

看得都指揮李翺所呈，足見留心職任，不肯偷惰苟安，有足嘉尙。仰分巡蒼梧道公同坐營官張輓，將見在哨守軍兵打手人等，分立班次，發與李翺在於教場輪班操演，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庶職任不虛，緩急可用，仰行各官查照施行。

行兩廣都布按三司選用武職官員（十二月初七日）

准兵部咨云云爲照兩廣地方廣闊武職官員數多當爵鎮臨之初賢否一時未能備知擬合通行詢訪爲此仰抄案回司備云該部題奉欽依內事理合行掌印守巡等官欽遵嚴加詢訪不拘已用未用曾否減革武職官員但有謀勇素著雄才大略堪任將領者從公舉保以憑具奏推用不許循情濫舉賊犯人員自貽玷累毋得違錯都司仍轉行總兵等官一體欽遵查照施行

行兩廣按察司稽查冒濫關文（十二月十二日）

准兵部咨云云擬合通行爲此仰抄捧回司照依案驗備奉欽依內事理卽行都布二司一體欽遵仍轉行鎮守主副叅將等官今後除地方機密重情應該會奏者各具本共差一人於批文列會奏職銜其餘常行事務各自行奏報者必須積至二三起以上方許差人亦於批文開坐硃語以便稽考毋得泛填公務字樣若是專爲己私假借公幹擅便分給符驗關文掛號并承委人等越例索要應付定行從公叅究治罪俱毋違錯

給思明州官孫黃永寧冠帶符牌

據左江兵備僉事吳天挺呈據思明府族目王璠等狀告先蒙軍門行取思明州官孫黃永寧領兵聽調乞給冠帶管轄夷民等情勘得官孫黃永寧被占年久今奉斷明若非寵異無以示信合請照依黃澤冠帶事理使地方知爲定主實心歸向呈詳到院相應給與爲此牌仰官孫黃永寧遵照本院欽奉勅諭內便宜事理就彼暫行冠帶望闕謝恩該襲之時具告撫按衙門另行具奏施行本官孫黃務要持身律下謙以睦鄰修復州治保安境土凡遇征調竭忠効命以報國恩毋得因此輒興越分之思自取侵凌之禍

苟違法制。罰罪難逃。戒之敬之。

省發土官羅廷鳳等牌（十二月十七日）

看得那地等州土官羅廷鳳泗城州土舍岑施東蘭州知州韋虎林南丹州土舍莫振亨等帶領兵夫屯守日久勞苦良多。卽今歲暮天寒。豈無室家之念。牌至仰本官徑自前來軍門而聽發放。

給遷隆寨巡檢黃添貴冠帶牌（嘉靖七年正月初八日）

據廣西左江道僉事吳天挺呈稱。查得方輿勝境內開思明路下有遷隆州。緣無誌書案卷。可考沿革。但查邇年黃冊及審各目老。皆稱遷隆洞黃添貴果係官戶宗枝。凡有征調。黃添貴亦果領兵立功。其地界廣有百里。雖止征糧四十石。而煙爨多踰二千。雖額屬思明。而征兵則各自行管束。委因失其衙門印信。以致地方懷疑生奸。合無准行暫立爲思明府遷隆寨巡檢司。就授黃添貴職事。聽其以後立功積效。漸次陞改。庶人心知勸。地方可定等因。到院查得先該前巡撫都御史張累經案仰廣西都布按三司及該道兵備守巡等官查勘相同。設立巡司。似亦相應。除另行具題外。緣黃添貴正在統兵行事。合無遵照欽奉勅諭便宜事理。先與冠帶。以便行事。爲此牌仰黃添貴就彼冠帶。望闕謝恩。暫署土巡檢司事。候命下之日。方許實授本官。務要奉法嚴束。下人輯和鄰境。保守疆土。每遇調遣。卽便出兵報効。立有功勞。賞陞不吝。如或貪殘恣肆。國典具存。罪亦難逃。

批左州分俸養親申（正月十八日）

據左州申知州周墨分俸回太倉州養親。看得本官發身科甲。久困下僚。雖艱苦備嘗。而貧淡如故。雖折

挫屢及而儒朴猶存。凡所施爲，多不合於時尚。而原其處心，終不失爲善人。卽其分俸一事，亦豈今之仕宦於外者所汲汲。而本官申乞不已，雖屢遭厭抑之言，而愈申懇切之請。固流俗共指以爲迂，而君子反有取焉者也。案照先任軍門，蓋已屢經批發，而公文至今未到。想亦道途脩阻，不易通達之故。本官近該給由，道經原籍，合就批仰親自齎遞。仰蘇州府太倉州當該官吏查照軍門先今批行事理，卽將本官分回俸給照數查考，以慰其一念孝親之誠。具由繳報，仍行太平府及該州知會。此繳。

批右江道斷復向武州地土呈（正月二十六日）

據叅議鄒輓僉事張邦信呈勘處都康向武二州爭佔安寶峒地土合斷還向武州管業緣由。看據所呈官男馮一執稱：安寶峒深入地方都康界內，遠隔向武六十餘里，以近就近，應該都康管業。其言於人情似亦爲便。王仲金又執稱：國初設立郡州，原要犬牙相制。今安寶地方深入都康，正是祖宗法制。其言於國典又爲有據。况博訪民間物論，亦多是向武而疑都康。今該道又審得王仲金舊職吏部勘合，奉有聖旨。安寶峒村莊，避着向武州管。是實。先年都康州又曾有印信吐退文書，今以此地斷還向武，其於天理人心，公論國法，悉已允當。事在不疑，不必再行後湖查冊。往復勞擾。該道又審得王仲金先年混將都康州村峒人畜殺虜，要依土俗責令賠償，亦於事理相應。悉照所議取具王仲金馮一情願賠償吐退歸一親筆供詞備寫，符付用印鈐連送赴軍門，重加批判，給付各州，永爲執照，以杜後爭。此繳。

批左江道推立土官呈（二月初一日）

據叅議汪必東呈稱：武靖州缺官管事，乞推相應上官子孫一員，仍授該州職事，理辦兵糧，仰布政林富

會同各守巡兵備副叅等官再行從公酌量計議探諸物論度諸人情務要推選素有爲該州人民信服愛戴者坐名呈來以憑上請不得苟避一時之嫌疑不顧百年之禍患輕忽妄舉異時事有乖繆追咎始謀責亦難辭此繳

批遣還夷人歸國申（二月十四日）

據兵備副使范嵩呈稱番人柰邦等不係番賊又無別項爲非重情合行瓊州府查支官銀買辦船隻量給米飯送回該國若有便舡搭附隨宜其原搜獲葫蘆五箇給還收領鎗劍等物入官以防在海劫奪之患看得各夷既審進貢是實又無別項詐僞相應聽其回還本國却淹留日久致令死亡數多而郡縣徒增供饋之擾處置失宜貽累不少仰該道卽如所議行令瓊州府查支官銀買辦舡隻及措與糧米等項趁此北風未盡上緊送發回國若再會議往復則愈加遲誤備行合于衙門知會施行繳

批蒼梧道脩理梧州府城呈（三月十一日）

據僉事李傑呈梧州府城垣脩復串樓等項合用木石甃瓦於府庫抽收竹木銀兩動支看得城上串樓雖有風雨崩塌之備亦有兵火焚毀之防得失相半誠有如該道所慮者今議修復雖亦舊貫之仍若損多益少則亦終爲浪費該道再行計處或將見在串樓間節折卸每隔二三十丈則存留三四間或四五間以居防守之兵夫而拓其空地以絕延燒之患一以使人馬往來之奔突旗鼓刀槍之運用以其折卸之材料脩補焚燒之空缺當亦綽然有餘而更樓火鋪之類亦可藉此以脩理矣但地利土宜隨處各異未可以本院一時之見懸斷遙度仰該道廣詢博訪如果有益無損卽查本院所議斟酌施行若是得失

相半。准如該道所呈。一面動支銀兩脩理。一面會同各官再加量度計議。具由呈報。繳。

批永安州知州乞休呈（三月十四日）

據僉事申惠呈。永安州知州陳克恩。立心持己。舉無可議。委因感風瘴。心氣不時舉發。仍稱母老在家。久缺奉侍。情甚懇切。看得知州陳克恩。雖患前病是實。然其年力尙強。才器可用。非可准令休致之時。但以母老多病。固求歸養。情詞懇迫。志已難奪。其恬退之節。孝母之心。誠有可尙。合照所議。准令致仕還鄉。仰該道仍備行本官原籍官司。務要以禮相待。以崇獎恬退孝行之風。

行叅將沈希儀守八寨牌（二月二十三日）

爲照八寨巢穴。及斷藤峽等賊。素與柳慶所割地方。猺種村寨。連絡交通。誠恐乘機奔突。亦合督兵防捕。爲此牌仰叅將沈希儀。照牌事理。即便督率官兵。人等於賊衝要路。嚴加把截。如遇奔突。相機擒捕。毋容逃遁。仍要嚴禁下人。惟在殄除真正賊徒。不得妄殺無辜。及侵擾良善。一草一木。敢有違犯者。卽照軍法斬首示衆。所獲功次。解送該道分巡官紀驗。聽候紀功御史覆驗。造報軍中事宜。牌內該載不盡者。亦聽本官徑自酌量而行。一面稟報。俱毋違錯。

行左江道勦撫仙臺白竹諸猺牌（三月二十四日）

照得白竹古陶羅鳳仙臺花相石馬等巢。諸賊皆稔惡多年。在所必誅。已經牌仰各官督兵進剿。近據叅將張經續稟。臺花相石馬等。一月之前。皆各出投撫。願給告示。從此不敢爲惡。看得各猺投撫。誠僞雖未可料。但既許其改惡。若復進兵襲勦。未免虧失信義。無以心服蠻夷。亦合暫且寬宥。容其舍舊圖新。

其白竹古陶羅鳳等賊負險桀驁略無忌憚。若不加勦何以分別善惡。明示勸懲。爲此牌仰左江道守巡守備等官叅議。汪必東僉事吳天挺叅將張經。會同湖廣督兵僉事汪濬都指揮謝珮。督同各宜慰等官。俟牛腸等處事完之日。卽便移兵進勦白竹古陶羅鳳諸賊。其領哨官員及引路向導人等。俱聽叅將張經督同指揮周胤宗等分俵停當。照例逐一講明。然後分投速進。縱使諸賊先已聞風逃避。亦要嚴兵深入。搗其巢穴。以宣明本院聲罪。致討之義。一勦不獲。至於再。再勦不獲。至於三。至四。至五。至絕終禍。根不得以今次斬獲之少。或遂濫及已。招賊巢。虧失信義。所損反多。經過良善村分。尤要嚴禁官土軍兵。不得侵犯一草一木。有犯令者。卽以軍法斬首示衆。

委土目蔡德政統率各土目牌（四月初一日）

爲照前項城頭兵糧等項。雖經行令各目暫行管理。但在流官知府處。必須通曉事體。土目一人。專一在府聽候傳布政令。通達土情。不然。未免上下之情。亦有扞格。查得土目蔡德政。平日頗能通曉事情。相應選委。爲此牌仰本目統率各土目。供應人役。專一在府聽候答應。凡遇差遣及催督公事等項。就便遵照傳布督催各管城頭土目人等。或有未便情由。亦與申達本府。務通上下之情。以成一府之治。就將七處一城頭撥與本目永遠食用。流傳子孫。本目務要奉公守法。盡心答應。其或違犯節制。輕則該府官量行究治。重則具由三府軍門治以軍法。

批左江道查給狼田呈 四月十一日

據僉事吳天挺呈稱。遵奉軍門方略。勦平牛腸六寺磨刀等賊。所有賊田。合行清查。免致紛爭。宜選委府

衛賢能官親查酌量應給還狼民者。明立界至。給還原主耕種。係賊開墾者。丈量頃畝。均給各里十名。招狼佃種。俱候成業一年。方行起科納糧免差。本院之意。正欲如此。區處據呈。足見該道各官用心之勤。悉准照依所議。就仰行委該府衛賢能官各一員。親臨踏勘。清查明白。酌量給派招佃。具由呈報。

行漳州府撫恤新民牌

照得漳州等處稔惡盜賊。既已明正討伐。其奔竄殘黨。亦合撫處。但其驚懼之餘。未能遵信。必須先將附近良善。厚加撫恤。使爲善者益知勸勉。然後各賊漸知歸向。方可以漸招撫。除行守巡該道施行外。牌仰知府程雲鵬等。卽行會同指揮等官周胤宗等。及各縣知縣等官。分投親至良善各寨。照依案驗內開諭事情。諄復曉諭。將發去告示魚鹽量行分給。務使向善之心愈加堅定。毋爲殘賊所扇誘。則良民日多。而惡黨日消。又因而使之勸諭各賊。令各改過自新。果有誠心來投者。卽與招撫。就便清查。侵占田土。以絕後爭。推選衆所信服之人。立爲頭目。使各統領。毋令散亂。以漸化導。務使日益親附。庶幾地方可安。而後患可息。各官務要誠愛惻怛。視下民如己子。處民事如家事。使德澤垂於一方。名實施於四遠。身榮功顯。何所不可。如其苟且目前。虛文抵塞。欺上罔下。假公營私。非但明有人非。幽有鬼責。抑且物議不容。

批興安縣請發糧餉申（四月十三日）

據興安縣申稱。本縣庫內並無軍餉銀兩。亦無堪以動支官錢。誠恐湖兵猝至。不無誤事。合無請給發軍餉銀兩下縣。先顧船馬。叅看湖兵歸途。合用廩給口糧。下程犒勞等項。已經各有成議。自南寧府至梧州止。又自梧州至桂林府止。又自桂林至全州止。各經過幾縣。幾驛。每縣驛扣算該銀若干。各於該府軍餉

銀內照數一并支給。各州縣止是應付人夫數十名。再不許別項科派勞擾。已行該道守巡等官通行各該府縣查照施行。去後。今已兩月有餘。而各州縣尙罔聞知。不知該道各官所理何事。似此緊急軍務。尙爾遲慢。其餘抑又可知。姑記未究外。仰按察司將該吏先行提問。仍備行各道守巡官。今後該行職務。各要自任其責。可行即行。可止即止。悉心計處。事體重大。自難裁決者。卽爲定議呈稟。必使政無多門之弊。人有畫一之守。毋得虛文委下。推避傍觀。州縣小官。無所遵承。紛然申擾。奔走道路。延誤日月。曠職廢事。積弊滋奸。推厥所由。罪歸該道。各具不違。依准回報查考。繳。

行廉州府清查十家牌法（四月十六日）

案照本院先行十家牌諭。專爲息盜安民。訪得各該官員。因循怠惰。不行經心幹理。雖有委官遍歷城市。鄉村查編。亦止取具地方開報。代爲造繳。其實未曾編行。且承委人員。反有假此科取紙張供給。或乘機清查流民。分外騷擾。是本院之意務要安民。而各官反以擾民也。本欲拏究。緣出傳聞。姑候另行。所有前項牌諭。必須專委賢能官員。督查清理。爲此牌仰廉州府推官胡松。先將該府及所屬州縣原編牌諭。不論軍民在城在鄉。逐一挨查。務着實舉行。仍須責令勤加操演。若各官仍前虛文搪塞者。指實叅究。果有科罰騷擾等項。仰卽拏問究治。仍行各官務將牌諭講究明白。必使胸中洞徹。沛然若出己意。然後施行。庶幾事有條理。而功可責成。各府州縣以次清理。非獨因事以別勤惰。且將旌罰以示勸懲。各具講究。過依准繳報查考。又訪得各處軍民雜居之地。多有桀驁軍職。及頑梗軍旗。不服有司清查約束。妨礙行事者。仰行重加懲治。應叅職官。指名申來。以憑拏究。斷不輕恕。

行右江道招回新民牌（五月初六日）

仰右江道副使翁素，即便選委的當官員，帶同上林縣知因曉事之人，將一十八村搬移上山者，通行招回復業，給與良民旗榜，使各安守村寨，仍諭以其間有與賊交通結親往來者，但能搜捕賊徒，立功自贖，卽不追論。既往一體給賞，仍要催督分差各官，上緊搜捕，毋令各賊奔逃漸遠。曉諭各該地方良善，向化村寨，務將逃躲各賊盡數擒斬，以泄軍民之憤，獲功解報，一體給賞。若是與賊通謀容留隱蔽，訪究得出，國憲難逃。如是各賊果有誠心悔罪，願來投撫，立功報効者，亦准其一死，帶來軍門，撫諭安插。各官務要盡心竭力，上報國恩，下除民患。副軍門之委託，立自己之功名，仍督平日與賊交通之人，令其向導，追捕加懲，改及此機會，立功自贖，果能奮不顧身，多獲真正惡賊，非但免其既往之罪，抑且同受維新之賞。若猶疑貳觀，望意圖苟免，定行斬首示衆，斷不虛言。各官舍日兵人等，若有解到功次，卽與紀驗明白，以憑照例給賞。事完之日，通送紀功御史衙門覆驗奏報。一應機宜牌諭，所不能盡者，就與副總兵張祐計議施行。一面呈報本院，不久亦且親臨各該地方，躬行賞罰，仰各上緊立功，毋自貽悔。

委官贊畫牌（五月初七日）

今差知州林寬齋文前往賓州，思恩等處公幹，就仰本官在右江道守巡官處隨軍贊畫。一應機宜，不時差人前赴軍門稟報。其領兵頭目盧蘇等，亦要遣人催促上緊剿捕，立功報効，毋得怠惰放縱，玩廢日月，徒勞無功。本官務要盡心竭慮，以副委託。

行叅將沈希儀計剿八寨牌（五月初九日）

近因八寨盜賊稔惡。已經調發思田目兵攻破賊巢。方在分投搜捕。訪得八寨後路潛通柳州。又有一路與韋召假賊巢相通。皆未委虛的。合行密切查處。爲此牌仰叅將沈希儀卽行密訪。若果有潛通賊路。就仰本官從宜相機行事。或從彼地掩襲。韋召假賊巢。就從彼巢徑趨八寨後路。或以迎候。本院爲名徑來賓州督調別項軍兵。就從八寨取道。然須將勇兵精。又得知因向導。可以必勝。本院亦無意必之心。俱聽本官相機行事。量力可行卽行。可止卽止。牌至務在慎密。毋令一人輕泄。

調發土官岑瓚牌（五月初十日）

牌仰歸順州官男岑瓚。挑選部下驍勇戰精兵二千名。各備鋒利器械。親自統領。前赴軍門。面授約束。有事差委。所帶兵夫。但在精勇。不許徒多。軍門不差旗牌官員。正恐張揚事勢。騷擾地方。故今止差叅隨百戶扈濂。前去密切督調。前月官男赴軍門。叅見。已曾當面分付牌至。限三日內卽便起程。星夜前來。毋得循常遲慢。違誤刻期。定行究治。決無虛言。

分調土官韋虎林進勦事宜牌（五月十五日）

除行守備叅將沈希儀相機行事。及差南寧鎮撫朱銓齋。捧令旗令牌前去督調外。牌仰東蘭州知州韋虎林。挑選驍勇戰精兵三四千名。親自統領。就於該州附近三旺德合等處。取道密切進兵。撲勦下邕中寨。尋令東鄉馬攔南嶺新村。莫村。落村等寨。賊首韋召蠻。召曠。召假。召僚。召號。召旺。天臘。公線。仲言。轉周韋馬覃。覃文祥等。務要盡數擒斬。以靖地方。所獲功次。通行解赴軍門。以憑紀驗。給賞。如遇叅將沈希儀已到地方。仍聽節制行事。若是尙未來到。仰卽火速進勦。不必等候。以致張揚泄漏。失誤事機。罪有

所歸。

行通判陳志敬查禁田州府私徵商稅牌（五月十五日）

據委官通判陳志敬呈稱。查得田州府舊例。鹽每百斤稅銀一分。本府河埠稅銀四分。半經紀稅銀三分。檳榔每百斤稅銀一錢。本府稅課并經紀各稅銀二錢。其雜貨亦各稅不一。除買辦應用。年終俱歸本府。此岑猛之餘烈也。今尙因之而未除。要行照依南寧府事例。止容一稅等因。到院。叅看得思田二府。近該本院會議。設立流官知府。控制土官。各以土俗自治。其官吏合用柴薪馬匹。及春秋祭祀等項。仍許商課。設於河下。薄取其稅。以資給用。而本院明文尙未有行。乃敢輒先私立抽分。巧取民利。甚屬違法。合當拿問。緣無指實。合行查究。爲此牌仰本官。卽查前項抽分。奉何衙門明文。惟復積年奸猾。私立巧取。侵騙稅銀。肥己務。要從實查明。具由星馳呈報。一面密切差人訪拿。解赴軍門究治。以軍法論。毋得容情回護。自取罪戾。

批南寧衛給發土官銀兩申（五月十八日）

據南寧衛申。原收王仲金陪償都康州銀二百兩。令官男馮一差頭目黃淦等四人來領。看得王仲金倍償銀兩。既該馮一差有的當頭目黃淦。齋有該州印信領狀。前來關領。仰衛審驗是實。卽將銀兩照數給與黃淦等帶領回州。付與馮一收受。取收過日期回報。仍行該道守巡官備行馮一王仲金。務要洗滌舊嫌。講信脩睦。各保土地人民安分守己。同爲奉法循禮之官。共享太平無事之樂。如其不能自爲主張。聽信小民扇惑。規圖近利。懷挾前仇。徒使利分下人。惡歸一己。貫滿罪極。滅身亡家。前車可鑒。後悔何及。各

遵照奉行此繳。

批左江道紀驗首級呈（五月二十八日）

據僉事吳天挺呈。獲過牛腸六寺古陶羅鳳等處山巢賊級。中間無小功者。應否紀驗。看得各處用兵。多因貪獲首級。不肯奮庸破敵。往往多致失事。是以前月發兵之日。本院分付督兵各官。務以破巢誅惡爲事。不以多獲首級爲功。今若以無小功之故。不與紀驗。卽與前日號令自相矛盾矣。其湖兵破巢首級。雖無小功。仰該道仍與紀驗。至於官軍人等勦捕所獲。仍照常規施行繳。

行左江道犒賞湖兵牌（六月初十日）

照得湖廣永保二州官舍頭目土兵。先該本院撤放回還。道經潯州等處。已經行仰該道守巡等官督押前進。乘便勦除稔惡盜賊。隨已破蕩巢穴。擒斬數多。回報前來。就經牌仰各官仍押各兵直抵桂林地方。交替及行叅議汪必東。就於梧州府庫量支軍餉銀一二千兩。帶去省城。聽候本院親行犒賞。今照本院因地方有事。兼患腫毒。未能親往。行委該道僉事吳天挺前去省城代行賞勞。爲此牌仰本官。卽查前項銀兩。若未動支。就於該府軍餉銀內照數動支二千兩。委官管領。隨帶廣西省城。聽候支給犒賞湖兵等項。應用完日。開數查考。

獎勞督兵官牌（六月初十日）

照得先因廣西思田等處土酋倡亂。徵調湖廣永保二司宣慰舍目人等。坐委僉事汪溱都指揮謝珮統領前來聽調勦殺。後因各酋自縛投順。班師回還。又該軍門行委各官統領。乘便征勦潯州牛腸六寺及

平南仙臺花相等山積年稔惡賊寇。遂能攻破堅巢。多有斬獲。雖各宜慰素抱報國之心。舍目人等。并心協力。奮勇効命。亦由監督各官設策運謀。用能致有成功。今師旋有日。所據宴勞之禮。相應舉行。但本院見征八寨徭賊。未能親至省城。大享軍士。合就先行獎勞。爲此仰本官即便親詣省城。公同布按二司掌印等官。將軍門發去綵段銀花等物。照數備用。鼓樂導送僉事汪濬等收領。用見本院嘉獎宴勞之意。仍行鎮巡衙門知會。

計開

僉事汪濬

盤盞一副十兩

銀花二枝二兩

都指揮謝珮

盤盞一副十兩

銀花二枝二兩

部押指揮二員

每員銀牌五兩

席面銀二兩

分押千戶八員

段二疋十兩

席面一桌銀十兩

段二疋十兩

席面一桌銀十兩

銀花一枝五錢

每員銀牌三兩

銀花一枝五錢

席而銀一兩

土舍彭薰臣軍前冠帶箭付（六月初十日）

據湖廣上湖南僉事汪濬呈。據辰州衛部押指揮張恩呈。據舍目彭九臯等告稱。嘉靖五年。奉調征勦田州。有廕襲官男彭虎臣同弟彭良臣自備衣糧報效。蒙授彭虎臣冠帶殺賊。後因陣亡。蒙軍門奏奉欽依。勘合內開。彭虎臣歿於王事情。可矜憐。贈指揮僉事。移恩弟彭良臣。就彼冠帶襲替宣慰使職事。免其赴京。伊父彭九霄。仍升湖廣布政司右叅政。准令致仕。除遵依外。近奉軍門復調征勦。行令致仕宣慰彭九霄親統啓行。不意宣慰使彭良臣在任病故。有彭薰臣係宣慰的親次男。見年一十四歲。與故兄彭良臣同母再氏所生。應該承襲。別無違礙。乞比照永順土舍彭宗舜事例。賜給冠帶。撫管地方等情。為照土官襲替。必經原籍該管衙門委官重覆查勘。今彭薰臣不在隨征之列。未經結勘。但伊父彭九霄。見在統兵。本舍又稱選帶家丁三千名前往報効。似應俯從。呈詳到院。為照彭薰臣本以章一早著英風。自選家丁。隨父報効。即其一念報國之誠。已有可嘉。况有查係應襲次男。近日報効家丁於潯州平南諸處。又能奮勇破賊。斬獲數多。則薰臣身雖不出戶庭。而功已著於異省。除別行具題外。合就遵照欽奉勅諭。內便宜事理。給與冠帶。為此。簡仰官舍彭薰臣先行冠帶。就彼望闕謝恩。撫管地方。仍須立志持身。正己律物。願章服之在躬。思成人之有道。念傳世之既遠。期紹述於無窮。益竭忠貞。以圖報稱。先具冠帶日期。依准繳報。仍徑行本省鎮巡衙門知會。毋得違錯。

獎勞永保二司官舍土目牌（六月初十日）

照得先因思田等處土酋倡亂。復調永保二司宣慰彭明輔彭九霄各統領舍目。聽調勦賊。後因各會自縛投順。班師回還。又該軍門行委各官統領。乘使征勦潯州牛腸六寺及平南仙臺花相等山稔惡賊寇。遂能攻破孽巢。多有斬獲。是皆各官慰及伊官男平日素抱忠誠報國之心。故能身督各舍目人等。并心協力。奮勇効命。致有成功。今師旋有日。所據宴勞之禮。相應舉行。但本院見征八寨。盜賊未罷。親至省城。大享軍士。合就先行獎勞。爲此牌仰本官。即便親詣省城。公同布按二司掌印等官。將軍門發去禮物。照依後開數目。各用鼓樂送發。宣慰彭明輔彭九霄等收領。用見本院嘉獎宴勞之意。各官慰官舍目兵人等。查照單開等則。逐一支出賞犒。就彼督發各兵回還。休息支過數目。開單查考。俱仍行鎮巡衙門知會計開。

保靖宣慰司

官慰彭九霄

盤蓋一副十兩

一兩重金花一枝

席面銀五十兩

官男彭蓋臣

銀花二枝各一兩

段二疋

一兩重銀花一枝

段二疋

席面銀二十兩

永順宣慰司

宣慰彭明輔

盤盞一副十兩

一兩重金花一枝

席面銀五十兩

官男彭宗舜

銀花二枝各一兩

席面銀二十兩

冠帶把總頭目每名三兩重銀牌一面

領征管隊冠帶頭目每名二兩重銀牌一面

旗甲小頭目洞老每名一兩重銀牌一面

隨征土兵每名銀二錢 家丁銀一錢

病故頭目每名銀四兩

病故土兵每名銀二兩

首級每顆銀一兩

賊首銀三兩

段二疋

一兩重銀花一枝

段二疋

生擒每名銀二兩

調發武緣鄉兵搜勦八寨殘賊牌（六月十八日）

先該本院進勦八寨賊巢已破。但餘黨逃遁。尙須追捕。訪得各處鄉民素被前賊劫害。多有自願出力殺賊報讎。及訪得武緣縣地方嬰墟等處鄉兵。素稱饒勇慣戰。皆肯爲民除害。已經牌差經歷羅珍等前去起調。誠恐各官因循姑末究治。看得通判陳志敬蒞官日久。前項嬰墟等處鄉兵。曾經訓練。頗得其心。合委催督。爲此牌仰本官速往嬰墟等處。卽將前項鄉兵。量行選調。多或一千五百名。少或八九百名。各備鋒利器械。仍督經歷羅珍等分統。前赴賓州。照名關支行糧等項。就彼相機搜勦前賊。仍聽叅將沈希儀調度節制。獲有功次一體重加旌賞。仍諭以當此農忙。暑月本院亦不忍動勞爾民。但欲爲爾民除去地方之害。不得已而爲此。爾等各宜仰體此情。務要盡心効力。以報爾讎。是亦一勞永逸之事先。將調過名數并起程日期隨牌回報查考。

行右江道犒賞盧蘇王受牌（七月初三日）

看得思田頭目盧蘇王受等率領部下兵夫征勦八寨。搜屯日久。勞苦實多。合行量加犒勞。爲此牌仰右江道分巡官卽行賓州起撥夫役人等。將見貯軍餉糧米。照依後開數日。運赴三里地方各目。筭營夫處分給各兵。以見本院犒賞之意。開數繳報查考。

計開

盧蘇二百石

王受一百五十石

給土目行糧牌（七月初八日）

照得本院見在進兵征勦八寨。盜賊而鎮安頭目岑瑜等率領目兵四百五十名前赴軍門。自願隨軍殺賊報効。意有可嘉。除量行犒賞外。仰分巡右江道官將各目兵。卽行照名給與行糧一月。就發都指揮高崧。哨內聽憑督調殺賊。獲有功次一體解驗。以憑給賞施行。

批右江道移置鳳化縣南丹衛事宜呈（八月初十日）

據副使翁素呈議得南丹衛城垣并鳳化縣城垣合用銀兩。看得該道議於八寨地方移立南丹衛。三里地方移設鳳化縣。俱各查訪相應。人心樂從。其築立城垣。起造公廨等項。料價工食一應合用銀兩。既經該道守巡官公同計議停當。南丹衛該銀三千六百四十五兩。鳳化縣該銀三千一百七十六兩。其食米南丹衛一萬石。鳳化縣八千石。每石價銀三錢。共該銀五千四百兩。見今各處倉廩貯有糧米。尙穀支給。候缺米之日。照數給價。先各量支一半。收貯聽用。南丹衛一千五百兩。鳳化縣一千二百兩。准議於南寧府庫貯軍餉銀內支給。該道各官仍要推選力量廉能官各一員。委同該衛指揮孫綱及該縣掌印哨守官親至南寧府照數支出。三面秤對。匣收領付。賓州庫寄貯。置立支銷文簿。該道用印鈐記。各付一本。收執。每用銀兩。卽同該州官開封動支。照數登記。務在實用。不得花費分毫。工完之日。開數繳報。通將各支銷簿會合查考。該道守巡官仍要不時親詣調度。督促工程。務在精緻堅牢。永久無壞。當茲盜賊蕩滅之餘。况又秋冬天氣。正可及時工作。各官務在上緊催督。晝夜鳩工。不日而成。一則可以速屯防守之官兵。二則可以不妨來歲之農作。城完之日。本院自行旌信擢用。決不虛言。各官視官事須如家事。刻刻盡心。

仰稱朝廷之官職。中副上司之委任。內以建自己之功勞。外以垂一方之事業。豈不事立身榮。功成名顯。垂譽無窮者哉。若其因循玩愒。墮績廢事。非獨自取敗壞。抑且罪責難逃。仰該道備行各官查照施行。期務體勤勩。囑付之意。毋負毋負。此繳。

行左江道賑濟牌（八月初十日）

案照先因南寧府軍民困苦。騷擾二年有餘。况天道亢旱。青黃不接。已經行仰同知史立誠將停歇湖兵之家量行賑給。然各色軍民人等。同被騷擾。均合行賑。爲此牌仰本道官吏會同分巡道。即行南寧府。備查府城內外大小人戶。照依後開等第。就於軍餉米內照數通行賑給。務使各沾實惠。毋容奸吏斗級人等作弊。尅減。有名無實。事完開報查考。

計開

鄉官舉人監生之家每家三石

生員每家二石

大小人戶每家一石貧難小官通行查出量分差等呈來給賑

批右江道議築思恩府城垣呈（八月十五日）

據副使翁素呈估計起造思恩府城池等項。通用銀八千五百七十七兩零。看得思恩府城垣。仰行知府桂鑿自行督工起築。合用料價工食等項。銀兩准照議於南寧府軍餉銀內動支。就仰桂鑿公同該府掌印官當堂秤明。匣鎖領回。寄貯賓州庫內。查明前批南丹衛事理。置立文簿支銷。該道守巡官。仍要不時

親至地方料理催督務要修築堅固工程早完事畢開報查考繳

獎勞勦賊各官牌（八月十九日）

照得八寨積爲民患今克勦滅罷兵息民此實地方各官與遠近百姓之所同幸昨者敷文之宴已與百姓同致其喜而犒賞尙未及行爲此牌仰南寧府官吏即便動支庫貯軍餉銀兩照依後開則例買辦綵幣羊酒分送各官用見本院嘉勞之意開報查考

計開

副總兵張裕 副使翁素

各花二枝二兩 段四疋十兩

羊四隻三兩 酒四埕一兩

叅政沈良佐 僉事吳天挺

副總兵李璋 叅將張經 馮勳

各花二枝二兩 段二疋六兩

羊二隻 酒二埕共二兩

知府桂整 同知陳志敬 林寬 推官馮衡 同上

行福建漳州府取回岑邦佐牌

照得田州府土官岑猛稔惡不悛構禍鄰境該前軍門奏奉調兵征勦并將伊妾子女岑邦相等及各目

家屬解京給付功臣之家爲奴及將出繼武靖州次男岑邦佐遷徙已將岑邦佐及母妻人口家當差委指揮周胤宗等解發福建漳州府安置爲民及將岑邦相等押發南雄府監候聽解去後續照本爵欽奉勅諭特命爾提督兩廣及江西湖廣等處地方軍務星馳前去彼處卽查前項夷情可撫則撫當勦卽勦公同計議應設土官流官何者經久利便奏聞區處欽此欽遵隨據頭目盧蘇等率衆自縛來降軍門仰體朝廷好生之德俯順其情安插復業及因其告乞憐憫岑猛原無反叛情罪存其一脉等因已該本爵議將該府四十八甲內割八甲降立田州立其子一人以承其後云云合將岑邦佐仍爲武靖州知州保障地方而立邦相於田州以安守其宗祀庶爲兩得其宜已經具題外今照前項地方撫處寧靖所據各男應合取回議處爲此牌仰福建漳州府官吏卽將發去安置爲民岑邦佐并母妻人口家當通取到官照例起關沿途給與脚力口糧差委的當人員押送軍門以憑面審施行仍行本省鎮巡衙門及布政司知會俱毋違錯

批叅將沈良佐經理軍伍呈（八月二十四日）

看得五屯係遠年賊巢要害之處而備禦廢弛若此正宜及此平蕩之餘經理修復今該道各官公同議處要將城垣展拓建置守備等衙門及將該所分調各處哨守旗軍盡數取回調用廣東協守官軍發回原衛缺伍撞軍清查足數每年貼賚藤縣甲首銀一百兩通行除免查編甲軍務足千名之數議處悉當除本院已經依議具奏外仰該道各官照議施行仍行總鎮總兵及鎮巡等衙門知會該府縣衛所等官俱仰查照施行繳

告諭新民（八月）

告諭各該地方十冬里老人等。今後各要守法安分。務以寧靖地方爲心。不得乘機挾勢。侵迫新舊。投撫獗盜等人。因而脅取財物。報復舊讎。以致驚疑遠近。阻抑向善之心。有違犯者。官府體訪得出。或被人告發。定行拏赴軍門。處以軍法。決不輕恕。

批僉事吳天挺乞休呈（八月二十五日）

據僉事吳天挺呈。乞要致仕。看得本官識見練達。才行老成。且於左江一道。夷情土俗。熟諳久習。今地方又在緊急用人之際。本院方切倚任。况精力未衰。偶有疾患。不妨就醫調理。豈得遽爾懇辭求歸。近因征勦潯州諸處賊巢。冒暑督兵。備歷艱阻。功勞茂著。不日朝廷必有旌擢之典。仰本官且行安心管理。該道印信。勉進藥餌。暫輟歸圖。以慰上下之望。毋再固辭。有孤重委。此繳。

批蒼梧道創建敷文書院呈（九月初六日）

據僉事李傑呈。據梧州府并蒼梧縣學生員黎黻嚴肅等連名呈。欲於縣之側。照依南寧書院規制。鼎建書院一所。看得崇正學以淑人心者。是固該道與有司各官作興人才之盛心。亦足以見該學師生之有志舉而行之。夫豈不可。但謂本院能講明是學。而後人心興起。則吾豈敢常哉。該學師生既稱號房缺少。不足以爲講論遊息之地。合准於舊書院之傍。開拓地基。增建學舍。該道仍爲相度經理。合用銀兩。亦准於該府庫內照數動支。務速成功。以底實効。毋徒浪費。以飾虛文。完日繳報。

改委南丹衛監督指揮牌

先該本院分道進勦八寨。及於八寨周安堡移設南丹衛以控制要害。查將遷江等所通賊指揮王祿等。明正典刑。斬首示衆。及將各該目兵通發烟瘴地方哨守。後因王祿等哀求免死。容令各領目兵殺賊贖罪。該道守巡兵備等官亦爲懇請。遂遵照欽奉勅諭。便宜事理。容令報効贖罪。就委南丹衛指揮孫綱監督王祿等各頭土目兵夫人等與同該衛所官軍前去八寨周安堡相兼屯筭搜勦。及將移設衛所估算合用木石甃瓦匠作人夫工食等項。一面擇日興工。先築土城。設立營房。以居民衆。又委南寧府同知陳志敬支領官餉銀兩。前去協同督理。俱具奏行事外。今訪得王祿等與孫綱舊連姻婭。而該衛各官又皆親舊。狎恩恃愛。不聽約束。所據違梗各官。俱合從重究治。姑且記罪。合行改委。看得指揮李桐年力富強。才識通敏。頗有操持。能行紀律。爲此牌仰本官即便前去守備賓州及新改南丹衛地方。遵照本院欽奉勅諭。便宜事理。暫以都指揮體統行事。仍聽副總兵及該道守巡兵備官節制。該衛各官及土官王祿等。敢有違犯約束者。當卽治以軍令。本官務要殫忠竭力。展布才猷。與同南寧府同知陳志敬。上緊起築城垣。相機撫勦餘賊。務建奇功。以靖地方。以副委任。事完之日。奏功推用。決不相負。若玩愒日月。苟且因仍。事無成效。罪亦難道。一應機宜。牌內該載不盡者。俱聽從宜區處。就近於該道守巡等官處計議施行。事體重大者。一面申稟軍門本官。合用廩給等項。聽於賓州軍餉銀內支給。指揮孫綱仍照舊掌管衛印。通行總鎮總兵及鎮巡衙門知會。

王文成公全書 十一 卷三十續編五公移

七四

王文成公全書

卷三十一 上

續編六 征藩公移上（凡二十九條）

行吉安府收囤兌糧牌（正德十四年六月二十日）

據贛縣興國永新等縣縣丞等官李富雷鳴嶽等呈稱。各蒙差押糧里裝運正德十三年兌淮米。到於吉安水次聽候交兌。經今數月未見糧船回還。况今省城變亂。被將各處兌米盡行搬用。恐被奸人乘機越來搬搶。等因。到院爲照所呈係于兌淮錢糧合行處置。爲此抄案仰回府。即便處置空間倉廩。或寬敵寺觀去處。令各糧里暫將運來兌淮糧米收囤候官軍回日聽其交兌。毋得遲誤。致有他虞。仍行管糧官知會。

行吉安府禁止鎮守貢獻牌（六月二十日）

據吉安府守禦千戶所旗甲馬思稟稱。蒙所批差領解鎮守江西太監王發買葛布銀三封。及本所出備葛布折銀并貢禮銀共三千兩。前赴本鎮。今因途阻不敢前去等情。叅照該所掌印官。既該鎮守衙門發銀買布。若勢不容己。只合照價兩平收買爲當。乃敢不動原封。分外備辦禮銀饋送。若非設計巧取。必是科尅旗軍事屬違法。本當叅拏究問。但今江西變亂。姑行從輕。查理爲此牌仰吉安府。即查前項布價并

貢獻禮銀。務見的確。如稱各軍名下糧銀。就仰會同該所唱名給散。取領備照。若是各官自行出備。合仰收入官庫。聽候軍餉支用。毋得縱容侵收入己。及查報不實。未便。

行福建布政司調兵勦王

及照福建浙江係江西鄰省。今寧府逆謀既著。彼若北趨不遂。必將還取閩浙。若不先行發兵。乘間擣虛。將來之噬臍何及。除行湖廣廣東及行漳南道。卽將見在上杭教場操練兵快。并取漳州銃手李棟等。責委謀勇官員統領。直抵本院住筍吉安府。隨兵進勦外。仰抄案回司。會行都按二司。轉行各道。并行鎮巡等衙門。各一體查照知會。選調兵馬。選委忠勇膽略堂上官督領。各項交界地方。加謹防截。相機夾勦。仍知會浙江都布按三司一體遵照施行。俱毋違錯。

預行南京各衙門勤王吝

爲照前事係天下非常之變。宗社安危之機。雖今備行江西吉安等府。及湖廣福建廣東等處。調集軍兵。合勢征勦外。但彼聲言欲遂順流東下。竊據南都。看得長江天險。南北之限。留都根本咽喉所關。雖以朝廷威德。人心効順。逆謀斷無有成。但其誘奸陰圖。已非一日。兼聞潛伏奸細於京城。期爲內應。萬一預備無素。爲彼所掩。震驚遠邇。噬臍何及。爲此合咨貴部。煩爲通行在京及大小衙門。會謀集議。作急繕完城守。簡練舟師。設伏沿江。以防不虞之襲。傳檄傍郡。以張必討之威。先發操江之兵。聲義而西。約會湖湘。互爲犄角。本職亦砥鈍策。驚牽躡其後。以義取暴。以直加曲。不過兩月之間。斷然一鼓可縛。惟高明速圖之。

撫安百姓告示（六月二十二日）

示仰遠近城郭鄉村軍民人等。近日倡亂之徒。上逆天道。下失人心。本院駐軍於此。已有定計。勤王之師。四面已集。仰各安居樂業。毋得驚疑。敢有擅自搬移。因而扇惑擾攘者。地方里甲人等。綁赴軍門。治以軍法。其有忠義豪傑。能獻計効力。願從義師。擊反叛者。俱赴軍門投見。

差官調發梅花等峒義兵牌（六月二十七日）

近因省城遭變。戕害守臣。正人心。思奮忠義。効用之時。訪得永新縣梅花峒及龍田上鄉樟梘關北諸處。人民精悍。見義勇爲。擬合起調。爲此。今差千戶高容齋。牌前去該縣。着落知縣柯相。即便起集梅花峒等鄉精勇民兵。大約一千名。各備使用堅利器械。選差該鄉義官良民部領。就委該縣謀勇膽略官一員。總領。其合用行糧。或募役之費。就於本縣在官錢糧查支。不分雨夜。兼程前進軍門。聽候調遣。此係緊急事。理毋比尋常賊情。敢有故違。定以軍法從事。

行吉安府踏勘災傷（七月初五日）

照得本院駐兵吉安。節據廬陵等縣人民告稱。自五月以來。天時亢旱。田禾枯死。衣食無所。仰給稅糧。難以措辦。近蒙僉點民兵。保守把截。農業既妨。天時不利。人心皇皇。莫知所依。等因。到院。叅照邇者省城反叛。煽動軍民。各屬調發官軍。僉點民壯。保障城池。把絕要隘。團結保甲。隨同征進。人皆爲兵。不暇耕種。况兼三月不雨。四郊赤地。民之危急。莫甚於此。本院除具題外。爲此。仰抄案回府。着落掌印正官。即便親臨踏看。災傷輕重。分數覆查相同。取具鄉都里老及官吏。不致扶同。重甘結狀。申報本院。火速徑自差人具奏。本年各項錢糧。暫且停徵。候命下之日。另行區處。毋得遷延坐視。重貽民患。取究不使。

行吉安府知會紀功御史牌（七月初八日）

照得江西寧府據城謀叛云云。仰抄案回府。即便備行巡按兩廣監察謝御史伍御史查照知會。凡軍中一應事宜。悉要本官贊理區畫。以匡本院之不逮。各哨官兵俱聽監督。獲有功次。俱憑本院送發。本官驗實紀錄。官兵人等。但有騷擾所過地方。及軍前逗遛觀望。畏避退縮者。就行照依本院欽奉勅諭事理。治以軍法。抄案官吏具行過日期。同依准申繳。

行知縣劉守緒等襲勦墳廠牌（七月十三日）

爲照本院親督諸軍。刻期於本月二十日進攻南昌府省城。以破逆黨巢穴。探得逆黨先曾伏兵三千於老墳廠新墳廠諸處。以爲省城應援。若不先行密爲撲勦。誠恐攻城之日。或從間道掩襲我師。未免亦爲牽制。爲此牌仰奉新縣知縣劉守緒靖安縣知縣萬士賢各統精兵三千。密於西山地界約會。刻期分哨設伏運奇。並力夾勦。各官務要詳察險易。相度機宜。不得爾先我後。力散勢分。致有疎失。仍一面差人爪探聲息。飛報軍門。擒斬功次。審驗解院轉發紀錄。照例具奏降賞。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者。許照本院欽奉勅諭事理。就以軍法從事。各官務竭忠貞。以勤國難。苟或觀望逗遛。違誤事機。軍令具存。罪亦難逭。

督責知府伍文定等同心勦賊牌（七月二十五日）

切照天下之事。成於同而敗於異。本院選調吉安贛州臨江袁州等府衛所軍民兵快。委各該文武等官知府伍文定邢珣等統領。分立哨分授。以方略。令其併力進勦。互相策應。今訪得各官各持己見。自爲異同。累有事機可乘。坐視輒致違錯。本當拏究。治以軍法。但以用人之際。姑且容恕。及照逆賊歸援聲息已

逼慮恐各官仍蹈覆轍。臨期或致憤事。擬合申飭通行。爲此牌仰本官。即使督率原領軍兵。在於見駐節處。所務要遵依方略。與各哨領兵官同心而行。誓竭并力進死之志。毋爲觀望苟生之謀。敢有仍前人懷一心。互有異同。以致誤事。定行罪坐。所由斷依軍法斬首的不食言。先具不致異同重甘結狀。并不違依准。隨牌繳來。

行南昌府清查占奪民產（七月十六日）

照得寧王自正德二年以來。圖爲不軌。誅求財貨。強占田土。池塘屋基。立表所至。敢怒而不敢言。稅糧在戶。而租利盡入王府。家眷在室。而房屋已屬他人。流移困苦。無所赴愬。見今天厭其虐。自速滅亡。一應侵占等項。合行改正。以甦民困。爲此案仰南昌府。即便清查寧王并內官校尉倚勢強占。不問省城內外。查係黃冊軍民。該載稅糧明白。即與清復管業。收租住坐。不許鄰佑佃民。仍前倚勢爭奪。其曾經奏請如陽春書院等處。雖有侵占。難以擅動。俟另行處治外。仍行官吏務要盡心清查。以副委用。毋得徇私執拗。致生弊端。通毋違錯。

批江西按察司優恤孫許死事（八月十五日）

據按察司呈。副使許達家眷日食久缺。并孫都御史未曾殯殮等情。叅看得各官被賊殺害。委可矜憐。合於本司庫內各支銀三十兩。以禮殯殮。候裝回日。盤費水手。另行呈奪。許副使家眷缺食。亦聽支銀五十兩。給付應用。取具各該領狀。并殯殮過由。同批呈繳。

行南昌府禮送孫公歸櫬牌（八月二十九日）

照得江西巡撫都御史孫燧被寧賊殺害。續該本院統兵攻復省城。當給銀兩買棺裝殮。隨據伊男孫慶帶領家人前來扶柩還鄉。所據護送人員擬合行委爲此牌仰府官吏卽於見在府衛官內定委一員。送至原籍浙江紹興府餘姚縣河下交割。并行沿途經過軍衛有司驛遞巡司等衙門。各撥人夫。程程護送。仍仰照例從厚僉撥長行水手。起關應付人夫脚力。驗口給與行糧。毋得稽遲未便。

討叛勅旨通行各屬（九月初二日）

節該欽奉聖旨勅近該南京內外守備叅贊等官太監黃偉等先後奏報江西寧王殺害巡撫等官。燒燬府縣肆行叛逆等項事情。已下兵部會官議處停當。朕當親率六師奉天征討。先差安邊伯朱泰爲前哨。統領各邊官軍前去南京。相機勦殺太監張忠左都督朱暉。統領各邊官軍前去江西。擒其巢穴。又命南和伯方壽祥及南直隸江西湖廣各該鎮巡等官各照擬定要路。住筭把截。今特命爾照依該部會奏事理。會同鎮守太監王宏選調堪用官軍民快。親自督領。在於所屬緊要地方。分布防禦。仍委浙江布政司左布政閔楷。募處州民快。定擬住筭地方。聽候調用。軍中事務。俱要互相傳報。彼此通知。一遇有警。勿誤策應。或就會合各路人馬。設法勦捕。仍出給榜文告示。遍發江西及各該地方。張掛曉諭。但有能聚集義兵。擒殺叛逆賊犯者。量其功績大小。封拜侯伯。及陞授都指揮。指揮千百戶等官。世襲。賊夥內有能自相擒斬首者。與免本罪。仍量加恩典。不許乘機挾讎。妄殺平人。一應軍中事宜。勅內該載未盡者。俱聽爾隨宜區處。爾爲風憲大臣。受茲重託。宜罄竭忠誠。掃除叛賊。尤要詳審慎重。計出萬全。務俾地方寧靖。軍民安堵。以紓朕南顧之憂。庶稱委任。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爲此仰都布按三司照依案驗備奉勅內事理。

通行所屬一體欽遵施行。

咨南京兵部議處獻俘船隻（九月初二日）

照得屬者寧王宸濠殺害守臣舉兵謀逆云云擬於九月十一日親自督解赴闕。但應解人犯并護解官兵數多。本地驛遞殘破。紅站座船俱被虜毀無存。議顧民船自浙取道而北。須煩兵於南京濟州江淮二衛馬快船內各撥十隻。中途接載。庶克有濟。爲此移咨特差千戶林節主簿于旺前去煩請選撥馬快船二十隻。點齊撐駕人役。差委的當官員與差去官預先押至鎮江河下候本職到彼替換裝載而行。實爲兩便。諒寧藩之叛逆。固天下臣民之所共憤。則今日之獻俘於京。以彰天討。必亦忠臣義士之所共欲。當不吝於煩勞也。仍希先示之。

行江西三司清查被劫府庫起運錢糧（九月初四日）

照得本年六月十四日寧王謀反。盡將江西都布按三司及附郭南昌等府縣庫盤檢去訖。中間多係各府州縣解到起運等項錢糧。未經轉解。若不嚴加查考。恐滋侵欺。爲此仰抄案回司。即便弔取原行卷簿到官。責令該庫官攢并經手人役。從公清查。要見某項原收某府州縣解到某色起運錢糧若干。某項原係貯庫紙米贓罰金鍛器物等件各若干。寧王盤檢若干。中間有無官吏庫役人等乘機侵騙情弊。卽今見在若干。務要通行查明。備造印信手本。火速繳報。以憑查考施行。仍行南昌等府州縣一體遵照。將起解赴庫錢糧查報。俱毋違錯。

行江西布按二司看守寧府庫藏（九月十一日）

照得寧府庫藏已經本院督同戴罪三司官員并各府知府公同封識完固合就委官監督看守爲此仰抄案回司卽行該司掌印官督同南昌府同知何繼周及南新二縣掌印官定委老成曉事官二員分領僉定大戶人等每夜上宿看守東西二庫仍令兵快把守寧府南東西三門晝夜巡邏不許移動一草一瓢二司掌印并該道分巡官不時巡視圍點毋得視常虛應故事倘致疎失責有所歸

委按察使伍文定紀驗殘孽（九月月二十日）

照得節該欽奉勅諭但有生擒盜賊鞫審明白亦聽就行斬首示衆賊級行令各該兵備守巡官卽時紀驗明白備行江西按察司造冊奏繳查照事例陞賞激勸欽此欽遵爲照寧王謀反隨本院調兵已將寧王俘執謀黨李士實劉養正王春等并賊首凌十一閔念四等亦就擒獲卽今見該本院不日親自督解赴闕式昭聖武及紀功御史謝源伍希儒亦各赴京復命所有各哨官兵尙在搜勦殘孽惟恐解報前來不無缺官紀錄爲此仰抄案回司卽行新任按察使伍文定如遇各哨官兵解到叛賊并賊仗等項務要從實審驗應處決者照依本院勅諭事理就行斬首賊級梟掛明白紀錄備造印鈴文冊差人徑自奏繳仍造清冊一本繳報本院查考毋得違錯不便

委知府伍文定邢珣防守省城牌（九月十二日）

照得江西大亂勦平地方幸已稍靖但巡撫官員被殺巡按及三司府州縣衛所等官俱各戴罪聽叅本院卽今又督官兵押解寧王并其黨與赴京省城居民久遭荼苦瘡痍未起驚疑未息雖經撫諭誠恐本院去後或有意外之虞擬合委官留兵防守爲此牌仰領兵知府伍文定邢珣等卽便照依後開班次輪

流各行量帶官兵晝夜固守城池保障地方撫安居民禁革騷擾候撫按官員及三司等官到任事定之日方許回還照舊管事毋得違錯

計開

一班知府伍文定邢珣

二班徐璉戴德孺

三班曾瓊

四班同朝佐林城

行江西布按二司釐革撫綏條件（九月十二日）

照得江西未亂之前民僞頗滋吏政多弊撫治之責已號煩難况大亂之後錢糧有侵尅之費軍伍有缺乏之虞奸惡僞興災旱荐作法度申明之未至官吏怠玩之或生本院討賊平亂功雖告成釐革撫綏力尙未徧若不條析處分深爲未便爲此仰抄案回司照依案驗內事理逐一遵照施行務使事各舉行民沾實惠毋得虛應故事取罪不便

計開

一省城大亂固已勦平地方守備難便廢弛除南新二縣機兵令分巡該道分擒守門外仰布按二司拿印官會同於所屬鄰近府州酌量原編機兵多寡量取輳二千名各委相應人員帶領來省操練以備不虞仍行南昌道分巡官較視點圍其各兵口糧就令各該縣分動支預備倉米穀計日分給候事完之日停止

一十四年起運兌淮間有被賊虜掠其未兌及未到水次并偏僻去處未經賊掠者尙多誠恐官吏

糧里人等乘機隱匿。捏故侵欺。合先行查仰布按二司掌印官。卽行各該府州縣。將已兌糧數。通查。要見見在若干。果被賊虜若干。取具重甘結狀。造冊繳報。以憑議處。其見在糧米。就於所在地。方暫且囤貯看守。如有未兌。捏作已兌。不曾被賊。捏作賊劫者。照例問發充軍。官吏坐擬贓罪。不恕。

一南昌九江南康三府被賊殘害。尤宜矜恤。仰布按二司掌印官。作急查勘呈來。以憑議處。

一南昌左衛旗軍。多因從逆擒斬。以致缺伍。仰布按二司官。卽便出給告示。許令在逃旗軍。并餘丁。投首。照依榜例。免其罪名。着令頂補軍役。暫委官員管領。以備操守。

一建昌安義二縣賊首。雖已擒獲。遺漏餘黨尚多。今既奉有榜例。合與更新。仰布按二司轉行該縣。出給告示。許各自新。痛改前惡。卽爲良民。有司照常撫恤。團保糧里。不得挾私陷害。如有不悛。仍舊爲非者。擒捕施行。

一寧王莊田基屋湖地。并寧府官員人役。及投入用事從逆等項人犯田產。例應籍沒。合先查理。除將內官黃瑞基屋。改作東湖書院。以便學者講習外。其餘仰布按二司掌印官。會同南昌道分巡官。行委的當官員。逐一清查。如田莊要見坐落地名何處。田畝若干。山場樹木若干。湖地廣闊若干。房屋幾間。今年見在花利。卽便收貯。所在地方。責人看守。通造手冊繳報。其有原係占奪民間物業。相應給還。及估價發賣。仍佃者。俱候查明之日。從容呈議審處。敢有隱匿。及指以原業。捏稱借貸。輒行據占者。先行拏問不恕。

一省城各衙門并公廨有殘圯應合脩理者仰布按二司掌印官會同該道官叅酌緩急行令府縣移拆無用房屋量加修理毋得虛費財物

一省城湖地仰布按二司行南昌府縣其城濠行都司各委人看守魚利公同變收入官以備公用不許私取及致人偷盜

一今年鄉試因亂廢格除應否補試另行議奏外其未亂之前已經舉行未畢事件合先查究仰布政司將原發修理貢院席舍并發買物料等項銀兩若干委何人管即今已修完并已買到物料若干見存銀兩若干查明造報毋得因循致令吏胥乘機隱匿作弊其已買物料有不堪貯者姑令變價還官以俟再買以後未舉事件有應合預處者會同按察司并該道官一面議處施行按察司仍行提學官轉行所屬知悉

行江西按察司知會逆黨宮眷姓名

仰抄案回司着落當該官吏即便查照施行仍呈欽差提督軍務御馬監太監張欽差提督軍務充總兵官安邊伯朱知會俱毋違錯

計開

寧王郡王將軍世子共十六名

見在十四名 宸濠 拱楫 覲鋌 拱樞 宸洧 宸瀛 覲鑑 宸汲 宸湯 宸灑

宸澹 宸瀾

大世子一哥

已故二名 拱械 二世子二哥

謀黨重犯六十七名

見在五十九名 劉吉 涂欽 樂平 黃瑞 傅明 陳賢 尹秀 梁偉 沈鏊 熊綬

周瑞 吳松 張嵩 李蕃 于全 秦榮 蕭奇 徐輅 賀俊 李琳 丁瑄 王儲

甘桂 王琪 楊昇 張隆 劉勳 葛江 楊允 徐銳 丁綱 夏振 唐玉 何受

朱焜 馮晏 周勇 周鼎 於琦 張鳳 袁貴 聞鳳 顧正 顧雄 徐紀 倪六

王鳳 唐全 閔念八 李世英 徐淦鳳 張宣 閔念四 凌十一 萬賢 朱會價

萬賢二 熊十四 熊十七

已故八名 萬銳 陸程 劉養正 余祥 甘楷 王信 盧鋪 劉子達

宮眷四十三口 趙氏 萬氏 鍾氏 徐氏 宣氏 張氏 張氏 陸氏 蔣氏 陸氏

趙氏 王氏 王氏 李氏 朱氏 鄭氏 陳氏 徐氏 劉氏 何氏 張氏 祥瑞

王氏 錦英 王氏 徐氏 周氏 周氏 桂祥 陳氏 春受 劉氏 顧氏 陳氏

婆氏 王氏 艾兒 碧雲 劉氏 串香 異蘭 愛蓮 彭氏

小火者二口 樂秋 樂萱

馬八匹 金冊十二副計二十四葉

行江西按察司編審九姓漁戶牌（九月二十四日）

爲照賊首吳十三凌十一閔念四念八等俱已擒獲。黨類亦多誅勦。雖有脅從之徒。皆非得已。節該本院備奉欽降黃榜。通行給發曉諭。許其自首。改過自新。安插訖。數內楊子橋等九姓漁戶。又該知縣王軾引赴軍門投首。審各執稱被脅。情有可矜。當該本院量行責治。仍發本官帶回安撫外。今訪得前項漁戶。尙有隱匿未報。及已報在官。而乘勢爲非者。况查沿江湖港等處。亦有漁戶以打魚爲由。因而劫殺人財。雖嘗緝捕禁約。而官吏因循。禁防廢弛。合就通行查處。爲此仰抄案回司。即便選委能幹官員。會同安義等縣掌印捕盜等官。拘集楊子橋等九姓漁戶到官。從公查審。要見戶計若干。丁計若干。已報在官若干。未報在官若干。各駕大小漁船若干。原在某處地方打魚生理。著定年貌籍貫。編成牌甲。每十名爲一牌。內僉衆所畏服一名爲小甲。地方多寡。每五牌或六牌爲一甲。內僉衆所信服一名爲總甲。責令不時管束戒諭。仍於原駕船梢。粉飾方尺。官爲開寫姓名。年甲籍貫住址。及註定打魚所在。用鐵打字號。火烙印記。開造印信手冊在官。每月朔望各具。不致爲非。結狀親自赴縣投遞。用憑稽考。點閘中間如有隱匿不報者。俱許投首免罪。亦就照前行。若有已報在官。仍前乘機爲非。抗頑不行到官。就仰從長計議。應撫應捕。遵照本院欽奉勅諭。隨宜處置。事理徑自施行。今後但有上戶官民客商人等被害。就於本處追究。務在得獲。明正典刑。仍卽通行南昌等一十三府及各州縣一體查處。編立牌甲。嚴加禁約。施行造冊繳報查考。如或故違。定將首領官吏拏問。決不輕貸。

獻俘揭帖（九月二十六日）

准欽差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御用監太監張揭帖開稱。今照聖駕親率六師奉天征討。已臨山東南直隸境界。所據前項人犯。宜合比常加謹防守調攝。待候駕臨江西省下之日。查勘起謀根由明白。應否起解斬首梟掛等項。就彼處分定奪。若不再行移文知會。該恐地方官員不知事理。不行奏請明旨。卽移他處。或擅自起解。致使臨難對證。有誤事機。難以悔罪等因。准此。卷查先爲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云云。本職已將寧王并逆黨。親自量帶官兵。徑從水路。照依原擬日期。啓行解赴京師。已至廣信地方外。今又准前因。及該差官留本職。并寧王及各黨類回省。爲照前項人犯。先監按察司責委官員人等。晝夜嚴加關防。有病隨卽撥醫調治。數內謀黨李士質。王春。劉養正等。已多醫治不痊。俱各身故。隨差官吏伴作人等。前去相驗。責付淺殮。撥人看守。其寧王及謀黨劉吉等。俱係惡焰久張之人。設若淹禁不行。解報。縱有官兵加謹防守。恐或扇誘別生他奸。今若留回省城。中途疎虞。尤爲可慮。兼且人犯多生瘡痍。沿途亦卽撥醫調治。又有數內鎮國將軍拱斌。并世子二哥。各行身故。又經差官相明。買棺裝殮。責仰貴溪縣撥人看守。其餘尙未痊可。若更往返跋涉。未免各犯性命。愈加狼狽。相繼死亡。終無解京人犯。抑恐驚搖遠近。變起不測。本職親解寧王。先已奏聞朝廷。定有起程日期。豈敢久滯因循。不卽解獻。違慢疎虞。罪將焉追。及照庫藏冊籍等項。未准揭帖之先。已會多官封貯在府。待命定奪。况新任按察使伍文定。及戴罪三司官領兵知府等官。俱各見在。封識明白。別無可疑。除將寧王宸濠等各另差官分押。宮眷婦女行各將軍府取有內使管伴。俱照舊親自解京外。所有庫藏等項。奉有明旨。自應查盤起解。就請公同三司并各府等官。眼同徑自區處。爲此合用揭帖前去。煩請查照施行。

行袁州等府查處軍中備用錢糧牌（十月初六日）

據吉安府申奉本院鈞牌查得本府在庫止有贓罰紙米銀一萬五千四百三十一兩零其各縣寄庫銀四萬六千一百五十九兩零俱係轉解之數似難支動見今動調各處軍快人等數多誠恐支用不敷及查廬陵等九縣貯庫錢糧亦多稱乏合行鄰近府分幫助支用緣由到院爲照江西寧府變亂雖經本院起調廣東福建二省漢土狼達官軍江西南贛等處兵快計有二十餘萬合用糧餉大約且計三四月之費今該府所申堪支紙米等銀止有一萬五千四百有零其餘俱係解京之數就便從權支用亦有未敷必須於各府縣見貯錢糧數內查支接濟庶不誤事擬合通行爲此牌仰本府即將收貯在庫不拘何項錢糧作急通行查出三分爲率內將二分稱封明白就委相應官員不分兩夜領解軍門以憑接支應用此係征討叛逆軍機重務毋得稽遲時刻定以軍法論處決不輕貸

行江西布按二司清查軍前取用錢糧

案照先因寧王變亂該本部備行南贛等府起調各項軍兵追勦合用糧餉等項就仰聽將在官錢糧支給間隨據吉安府申稱動調兵快數萬本府錢糧數少乞爲急處等情已經通行各府速將見貯不拘何項錢糧以三分爲率內將二分解赴軍前接濟外續看前項事情係國家大難存亡所關誠恐兵力不敷又牌行各該官司即選父子鄉兵在官操練聽將官錢支作口糧候本院另有明文一至啓行去後今照前項首惡并其謀黨俱已擒斬原調各處軍兵久已散歸所據用過糧餉等項合行查造爲此仰抄案回司即查各府州縣自用兵日起至掣兵日止要見某項錢糧差何人役解赴軍前應用若干有無獲奉批

迺在卷。又將某項錢糧。差何人役解赴某官處。支給官兵口糧等項若干。自某月日期起。至某月日止。各支若干。或係那借。惟復措置之數。務要清查明白。類造文冊。呈馳差人送院查考。中間如有官吏人等。通同作弊。重支冒領。或以少作多。侵欺捏報者。即便拏問。照例發遣。毋得違錯。

防制省城奸惡牌（十二月十一日）

照得江西省城近遭寧王之變。巡邏無官。非但軍門凋弊。禁防疎闊。兼又軍馬充斥街巷。難辨真偽。有等無藉小民。因而售奸爲惡。恐致日久釀成大患。必須預防早戒。庶使地方有賴。查得江西都司都指揮馬驥。素有幹材。軍民畏服。合就行委。爲此牌仰抄案回司。卽行本官。不妨原任。嚴督府衛所縣軍民兵快。并地方總小甲人等。於省城內外晝夜巡邏。固守城池。保障地方。潔靜街道。禁緝喧爭。但有盜賊。卽便設法擒捕。務在得獲解官。問招呈詳。不許妄拏平人。攀誣無干良善。及縱令積年刁徒。嚇詐財物。擾害無辜。仍要嚴加省諭。遠近鄉村居民。各安生理。毋得非爲。及容隱面生可疑之人在家。通誘賊情。坐地分贓。敢有故違。卽拏赴軍門。治以軍法。承委官員。務在地方爲事。用心管要。以稱委用。不得因循怠忽。取究未便。

行江西按察司查禁因公科索民財（十二月十一日）

照得聖駕南征。所有供應軍馬糧草。并合用器皿等項。已該江西布按二司分派各府州縣支給。在庫官錢。均派經過府縣應用。近訪得各該官吏。多有不遵法度。或將官庫錢糧。通同侵欺入己。乘機科派民間。出辦。或取金銀器皿。銀兩。或要牛馬豬羊等物。輒差多人。下鄉狐假虎威。擾害殆徧。中間積年刁徒。又行百般需索。稍有不遂。輒稱毆打抗拒。聳信官府。添人捉拏。加以刑辱。重行追索。若不查禁處置。深爲民患。

爲此仰抄案回司。即便會同布政司掌印官。速行計處。先將各應支銀兩查解應用。若有不足。就將在庫不拘何項銀兩給支接濟。俱要造冊開報。以憑查考。事畢之日。再行議處。作正支銷。或設法追補。其各府州縣科取民間財物。卽行查究禁革。未到官者。毋再追併。已在官者。照數給還。中間敢有隱瞞纖毫不發。體訪得出。或被人首告。定行拏問。賊罪決不輕貸。仍先出給告示。發仰所屬張掛曉諭。務使知悉。俱毋違錯。

禁省詞訟告諭（十二月十七日）

近據南昌等府州縣人等訴告各項情詞到院。看得中間多係戶婚田土等事。雖有一二地方重情。又多繁瑣牽播。不干己事。在狀除情可矜疑者。亦量輕重准理。其餘不行外。爲照江西地方。近因寧王變亂。比來官軍見省城空虛。况聞聖駕將臨。有司官員。俱各公占委用。分理不暇。遠近居民。又有差役答應。奔走無休。本院志在撫安地方。休息軍民。當此多事之時。豈暇受理詞訟。必待地方寧靖。兵衆旣還。官府稍暇。方從容聽斷。爲此合行出給告示。曉諭各府州縣軍民人等。暫且各回生理。保爾家室。毋輕忿爭。一應小事。各宜含忍。不得輒興詞訟。不思一朝之忿。錙銖之利。遂致喪身亡家。始謀不滅。後悔何及。中間果有賊官酷吏。豪奸巨賊。虐衆殃民。患害激切者。務要簡切直言。字多不過一二行。陳告亦須自下而上。毋致蕪越。其餘一切事情。俱候地方寧謐。官軍班還之日。各赴該管官司告理。若剖斷不公。或有虧枉。方許申訴。敢有故違。仍前告擾者。定行痛責。仍照例枷號。問發。決不輕貸。

再禁詞訟告諭（十二月）

照得本院屢出告示曉諭軍民人等令其含忍寧耐止息爭訟兩軍民人等全不體息紛紛告擾不已及看所告情詞多係小事忿爭全是繁文牽摻細字疊書殊可厭惡當此多事日不暇給詞狀動以千百徒費精神何由遍覽除已前情詞俱已不行外爲此再行曉諭敢有仍前不遵告諭故違告擾者定行照例枷號從重問發的不虛示

計開

一本院係風憲大臣職當秉持大體正肅百僚非瑣屑聽理詞訟之官今後軍民人等一應戶婚田土鬪爭債負錢糧差役等事俱要自下而上府州縣問斷不公方許告守巡按察衙門守巡按察問斷不公方許赴本院陳告敢有越訴瀆冒憲體者痛責

征藩公移下（凡二十七條）

開報征藩功次賊仗咨（正德十五年三月初四日）

准欽差整理兵馬糧草等項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王咨內開煩爲查照將征剿防守有功官軍人等俱照功次分別明白造冊咨送以憑查議等因卷查先爲飛報地方謀叛重情事本職奉命前往福建公幹中途遭遇寧府反叛謀危宗祀係國家大難義不容舍之而往當卽保吉安隨具本奏聞及星夜行文各府起調兵快招募四方報効義勇適遇巡按兩廣御史謝源伍希儒回京復命又行具本奏留軍前協謀行事各哨官兵俱聽監督獲有功次俱憑本職送發各官審驗紀錄去後續督官兵前後攻復省城俘虜宸濠并其黨與劇賊起解間隨准南京兵部咨開稱前事云云照得江西逆賊旣已擒獲逆

黨已經剪平所獲功次合行紀錄除原差科道官前來外煩將征剿逆賊官軍民兵召募義勇及鄉官人等所獲功次分別奇功頭功次功冊覆驗等因案經備行江西按察司查照施行去後今准前因看得征剿宸濠之時止是分布哨道設伏運謀以攻城破敵爲重擒斬賊徒爲輕且攻城破敵雖係本職督領各哨官兵協謀併力緣任非一人事非一日各官俱係同功一體難以分別等第其擒斬賊徒雖有等級自有下手兵夫難以加於各官之上止將各哨擒斬賊犯送發御史謝源伍希儒審驗明白從實直紀緣各官不曾奉有紀功之命但照本職欽奉勅諭便宜事理從權審驗紀錄難以分別奇功頭功次功等項名目止於造冊內開寫某人擒斬某賊首某賊從重輕多寡據實造冊中間等第亦自可見除行各官再行查照造冊徑繳外所據擒獲功次總數及官軍兵快報効人等員名數目合行開造咨報施行

計開

一 提督領兵官一員

欽差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

一 協謀討賊審驗功次官二員

欽差巡按兩廣監察御史謝源 伍希儒

一 領哨官十員

衝鋒破敵

吉安府知府伍文定 贛州府知府邢珣 袁州府知府徐璉 臨江府知府戴德儒

邀伏截殺

贛州衛署都指揮僉事余恩 撫州府知府陳槐 建昌府知府曾興 饒州府知府林城 廣

信府知府周朝佐 瑞州府通判胡堯元

一分哨官十一員

邀伏截殺

吉安府泰和縣知縣李楫 臨江府新淦縣知縣李美 吉安府萬安縣知縣王冕 南康府安

義縣知縣王軾 瑞州府通判章琦

守把截殺

吉安府通判談儲 吉安府推官王暉 南昌府進賢縣知縣劉源清 南昌府奉新縣知縣劉

守緒 南昌府推官徐文英 撫州府臨川縣知縣傅南喬

一隨哨官四十六員

邀伏截殺

吉安府通判楊昉 吉安守禦千戶所指揮同知麻璽 贛州府同知夏克義 贛州衛指揮僉

事孟俊 永新守禦千戶所指揮同知高容 南昌府通判陳旦 南昌府豐城縣知縣顧祕

袁州府推官陳輅 南昌府寧州知州汪憲 饒州府餘干縣知縣馬津 瑞州府上高縣知縣

張淮 瑞州府高安縣知縣應恩 吉安府永新縣知縣柯相 南康府建昌縣知縣方澤 南

昌府靖安縣知縣萬士賢

守把截殺

廣信府沿山縣知縣杜民表 廣信府永豐縣知縣譚縉 瑞州府同知楊臣 瑞州府新昌縣

知縣王廷 饒州府安仁縣知縣楊材 廣信府通判俞良貴 廣信府通判安節 廣信府推

官嚴鑑 臨江府同知奚鉞 臨江府通判張郁 廣信府同知桂整 瑞州府推官金鼎 贛

州府贛縣知縣宋瑤 贛州衛正千戶劉鎰 贛州衛正千戶楊基 廣信守禦千戶所千戶秦

遜 永新縣儒學訓導艾珪 瑞州府高安縣縣丞盧孔光 饒州府餘干縣縣丞梅霖 南昌

府靖安縣縣丞彭齡 吉安府萬安縣縣丞李通 南昌府武寧縣縣丞張翊 贛州府興國縣

主簿于旺 瑞州府高安縣主簿胡鑑 饒州府餘干縣龍津驛驛丞孫天裕 南昌府南昌縣

市義驛驛丞陳文瑞 吉安府吉水縣致仕縣丞龍光 贛州府贛縣聽選官雷濟 南昌府豐

城縣省祭官文棟材 贛州府贛縣義官肅庚 南安府上猶縣義官尹志爵

一 協謀討賊鄉官十二員

致仕都御史王懋中 養病痊可編修鄒守益 丁憂御史張鼐山 養病郎中曾直 養病評

事羅僑 調用僉事劉藍 致仕按察使劉遜 致仕叅政黃縉 閒住知府劉昭 依親進士

郭持平 叅謀驛丞王思 叅謀驛丞李中

一 戴罪殺賊官一十七員

九江兵備副使曹雷 九江府知府汪穎 九江府德化縣知縣何士鳳 九江府彭澤縣知縣
潘琨 九江府湖口縣知縣章玄梅 南康府知府陳霖 南康府同知張祿 南康府通判蔡
讓 南康府通判俞椿 南康府推官王詡 南康府星子縣主簿楊永祿 南康府星子縣典
史葉昌 南昌府知府鄭熾 南昌府同知何繼周 南昌府通判張元澄 南昌府南昌縣知
縣陳大道 南昌府新建縣知縣鄭公奇

一、提調各哨官軍兵快人等，除分布把守外，臨陣共一萬四千二百四十三員名。

一、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并俘獲宮人賊屬，奪回被脅被虜招撫畏服官民男婦等項，共一萬一千五百九十六名顆口。

生擒六千二百七十九名。

首賊一百零四名。

從賊六千一百七十五名內，審放一千一百九十二名。

斬獲賊級四千四百五十九顆。

俘獲宮人四十三名，賊屬男婦二百三十八名口。

奪回被脅被虜官民人等三百八十四員名口。

招撫畏服投首一百九十三位名。

一、奪獲誥命符驗并各衙門印信關防金銀賊仗等物。

誥命一道。

符驗一道。印信關防一百零六顆。

金并首飾六百二十三兩一錢二分。銀首飾器皿八萬三千八百九十七兩一錢五分八釐五毫。

賊仗一千八百九十件。

器械一千一百九十九件。

牛三十頭。馬一百零八匹。驢騾一十三頭。鹿三隻。

一。追獲金壘二顆。金冊二付。

一。燒燬賊船七百四十六隻。

一。陣亡兵六十八名。

進繳征藩鈞帖（四月十七日）

卷查先奉欽差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鈞帖。節該欽奉制諭。江西宸濠悖逆天道。謀爲不軌。欲圖社稷。得罪祖宗。茲特命爾統率六師。往正其罪。殄除叛逆。以安地方。其隨軍內外提督及各處鎮巡等官。悉聽節制。欽此。欽遵。合行鈞帖。仰提督南贛汀漳兼巡撫江西等處右副都御史王守仁。照依制諭內事理。即便轉行所司屬府衛所州縣驛遞衙門一體欽遵施行。等因。已經依奉備行各屬欽遵。及具不違依准備由呈繳。去後。本職遵奉總督軍門節制方略。領部下官軍克復南昌府城。擒獲叛黨宜春王棋櫟。及將軍儀賓從逆守城人等一千有餘。隨於鄱陽湖等處連日大戰。擒獲叛首

寧王宸濠并其謀主李士質劉養正王春等大賊首吳十三凌十一等及其黨與脅從人等共一萬一千有奇除將擒斬緣由先後具奏外竊照宸濠謀危宗社陰蓄異圖十有餘年及其稱兵倡亂遠近憂危海內震動仰賴總督軍門統領六師奉天征討督率內外提督等官及運謀設策分布前來南京江西等處相繼進剿故旬月之間掃平逆黨奠安宗社此皆總督軍門神武英略奇謀妙算一振不殺之威遂收平定之績而內外提督等官協謀贊成并力効命之所致也職等仰仗德威遵奉方略不過奔走驅逐少效犬馬之勞而已何功之有所有原奉鈞帖今已事完理合進繳除部下獲功官兵人等備行紀功官徑自查審繳報外緣係十分緊急軍情及奏繳鈞帖事理合行具由呈乞施行

行江西三司搜剿鄱陽餘賊牌（五月十一日）

照得江西鄱陽湖等處盜賊節行告示曉諭各安生理而稔惡不悛者尙多又有應捕人等相率同盜或名雖投首實際懷反側近因本院住劄省城月餘節據官民赴告盜賊縱橫除行巡捕等官上緊緝捕未見以時獲報各官不素怠玩本當叅拿究治姑且記罪另行所據前賊若不速剿未免釀成大患爲此仰抄案回司即便備行督捕都指揮僉事馮勳分守該道分巡該道密切齋文分投近湖各府縣該司等衙門著落掌印捕盜等官各選驍勇機快人等各備鋒利刀鎗弓箭火銃等項顧慣經風浪船隻及能諳水勢水手撐駕查將在庫官錢給作口糧選委膽略官員管領俱聽都指揮僉事馮勳總統約束分布哨道多差知因人役探賊向往就便刻期剿殺務限一月之內盡獲無留芽孽遺患若違限不獲先將各官住俸殺賊若怠玩兩月之外通行解赴軍門治以軍法其兵快人等若有違限遲遛畏縮誤事者就仰總統

官於軍前查照本院欽奉勅諭事理。量以軍法罰治。仍要戒約。應捕不許妄擊平人。及容賊妄攀嚇詐財物。并賣放真盜。濫及無辜。敢有故違。一體治以軍法。承委各官。務要慎重行事。不得輕率寡謀。中賊奸計。所獲功次。俱仰解赴該道。從實紀錄。造報以憑查考。功罪輕重。罰賞如違。節制國典。具存罪不輕貸。其軍中未盡機宜。該道徑自處置。施行仍一面先督所屬府縣查照本院先頒十家牌式。上緊編舉。以爲弭盜安民之本。俱毋違錯。

追剿入湖賊黨牌（十五年）

據南康府通判林寬呈稱。後港逆犯楊本榮等百十餘人。擄船逃入鄱陽湖等處。乞行南昌饒州等府縣。及沿湖巡司居民人等。截捕。看得賊既入湖。良善已分。正可乘機合兵捕剿。爲此牌仰守巡南昌道。卽行點選驍勇軍快六七百名。各執備鋒利器械。給與口糧一月。就行督捕都指揮僉事馮勳統領。星夜躡賊。向往。用心緝捕。獲功人役一體重賞。如有違令退縮者。遵照欽奉勅諭事理。聽以軍法從事。本官務要申嚴紀律。相機而行。毋得退避輕忽。有失機宜。致賊遠竄。貽患地方。軍法具存。罪亦難道。

行嶺北道清查贛州錢糧牌（十月二十三日）

照得本院及嶺北守巡該道并贛州府衛所縣問完批申呈詞。囚犯紙米工價贓罰等項。及官廠日逐收到商稅銀兩。俱經該官府追收貯庫。以備軍餉。年久未經清查。該府官吏更換不常。中間恐有那移侵漁隱漏等情。爲此仰抄案回道。卽便親詣贛州府庫。督同該府官。先將正德十二年二月起。至正德十五年九月終止。各項紙米工價贓罰商稅等項銀兩卷簿。逐一清查盤理。要見軍前用過若干。卽今見在若干。

有無侵漁隱漏若干。及有衣物等項。年久朽壞。相應變賣若干。備查開冊。繳報本院查考。如有奸弊。就便拏究追問。具招呈詳。毋得故縱未便。

申行十家牌法

凡立十家牌。專爲止息盜賊。若使每甲各自糾察。甲內之人。不得容留賊盜。右甲如此。左甲復如此。城郭鄉村。無不如此。以至此縣如此。彼縣復如此。遠近州縣。無不如此。則盜賊亦何自而生。夫以一甲之人。而各自糾察。十家之內。爲力甚易。使一甲而容一賊。十甲卽容十賊。百甲卽容百賊。千甲卽容千賊矣。聚賊至於千百。雖起一縣之兵而剿除之。爲力固已甚難。今有司往往不嚴十家之法。及至盜賊充斥。却乃興師動衆。欲於某處屯兵。某處截捕。不治其本。而治其末。不爲其易。而爲其難。皆由平日怠忽。因循未嘗思念及此也。自今務令各甲各自糾舉。甲內但有平日習爲盜賊者。卽行捕送官司。明正典刑。其或過惡未稔。尙可教戒者。照依牌諭報名在官。令其改化。自新。官府時加點名省諭。又逐日督令各家輪流沿門曉諭覺察。如此。則奸僞無所容。而盜賊自可息矣。

大抵法立弊生。必須人在。存政舉。若十家牌式。徒爾編置張掛。督勸考較之法。雖或暫行。終歸廢弛。仰各該縣官務於坊里鄉都之內。推選年高有德。衆所信服之人。或三四十人。或一二十人。厚其禮貌。物示優崇。使之分投巡訪勸諭。深山窮谷。必至教其不能。督其不率。而命耳提。多方化導。或素習頑梗之區。亦可間行鄉約。進見之時。咨詢民瘼。以通下情。其於邑政。必有裨補。若巡訪勸諭。著有成效者。縣官備禮親造。其應重加獎勵。如此。庶幾教化興行。風俗可美。後之守令。不知教化爲先。徒恃刑驅勢迫。由其無愛民之實。

心若使果然視民如己子亦安忍不施教誨勸勉而輒加箠楚鞭撻孟子云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况非善政乎守令之有志於愛民者其盍思之

行江西布政司清查沒官房產（十一月二十日）

照得逆黨沒官房屋田產等項近經司府出佃與人暫管候命下之日定奪近訪得官民之家不論告佃年月先後地里遠近應否一概混爭若不預爲查處立定規則將來必致大興告擾漸起弊端爲此仰抄案回司即查前項沒官房屋田產實計若干處所某月日期經由某衙門與某人務以年月先後爲次先儘本縣人戶然後及於異縣先儘本府人戶然後及於異府中間多有勢豪之徒不遵則例妄起爭訟或不由官府私擅占管占住者該司通行查出呈來以憑擊問叅究施行毋得容隱及查報不清未便

批再申十家牌法呈（十一月二十九日）

據江西按察司呈看得盜賊之縱橫由於有司之玩弛沿流推本實如所呈失事各官俱令提究以警將來但地方多事未完缺人管理除該府縣掌印官姑且記罪責令懲創奮勵修收補隙務收桑榆之功以贖東隅之失其巡捕等官即行提問以戒怠弛仍備行各府縣掌印巡捕等官自茲申戒之後悉要遵照本院近行十家牌諭及於各街巷鄉村建置鑼鼓等項事理上緊着實舉行嚴督查考務鑒前車之覆預爲曲突之徙毋得仍前玩忽怠弛但有疎虞定行從重擊究斷不輕貸此繳

批各道巡歷地方呈（十二月二十六日）

據江西按察司呈看得南昌湖西湖東九江各道地方兵荒之餘民窮財盡盜賊讙起劫庫掠鄉無月無

警府縣各官事無綱紀。申請旁午。文移日繁。政務日廢。仰各分巡官不時往來該道。臨督所屬。設法調度。用其所長。而不責其備。教其不及。而勿撓其權。與廉激懦。祛弊懲奸。務以息訟弭盜。康寧小民。毋憚一身之勞。終歲逸居省城。坐視民患。藐不經心。俱仰備行各官查照施行。繳。

禁約釋罪自新軍民告示（正德十六年正月初五日）

告示。一應平日隨從逆府舍餘軍校人等。論罪俱在必誅。雖經自首。奉有詔宥。據法亦當遷徙邊遠煙瘴之地。但念其各已誠心悔罪。故今務在委曲安全。仰各洗心滌慮。改惡從善。本分生理。保守身家。毋得仍蹈前非。或又投入各王府及鎮守撫按三司等衙門。充作軍牢伴。雷皂隸防夫等項名目。挾持復讎。定行擒拏。追坐從逆重刑。知情容留官司叅究。論以窩藏逆黨。同甲鄰佑不舉首者。連坐以罪。除已奏請外。仰各遵照毋違。

某縣某坊第幾甲釋罪自新一戶某人

左鄰某人 右鄰某人

仰各鄰毋念舊惡。務要與之和睦相處。早晚仍須勸化鈐束。毋令投入各府及鎮守撫按三司等衙門。充當軍牢伴。雷皂隸防夫等項名目。挾勞害人。定行坐以知情容隱逆黨重罪。決不輕貸。

批湖廣兵備道設縣呈（十六年）

據整飭郴桂衡永等處兵備湖廣按察司副使汪玉呈稱。本道接管看得議奏計處地方以弭盜賊事件。內一件。審處賊遺田地。俱經查勘明白。屬宜章者。撥與該圖領種。屬臨武者。各歸原主。屬桂陽者。原議候

設立大帳三堡撥給各堡軍兵頂種續奉巡撫衙門批委同知魯祀再行踏勘計處一件添設屯堡以嚴防禦見奉提督衙門案驗區處其第一件設縣所以使撫禦最爲緊要重大縣所既設則更夫有所歸着哨營可以禦敵至於添屯堡處巡司併縣堡審田地四事可以次第興行但先因廣東守巡兵備等官所見或異致蒙該部請命提督大臣親詣勘處又緣別有機務未卽臨勘至於今日本職竊意廣東各官決無不肯協和成事之心蓋因比時多事未暇細閱文書及查原經委官止有同知魯祀見在原奉提督衙門行令徑自約會廣東各官速將設縣事情及添設屯所事宜查議除行同知魯祀前去約會廣東該道委官議處本職仍親詣適中地方約會外理合呈詳施行等因到院卷查先爲圖議邊方後患事准兵部咨云云續據湖廣按察司呈奉巡撫湖廣都御史秦崑云云候本院撫臨至日會行議處具奏定奪施行各無苟且搪塞去後今呈前因叅照前項立縣等事關係地方安危遠近人心懸望恨不一日而成本院雖奉勅旨別有機務不暇親詣而該道前任守巡各官皆有地方重責自當遵照晝夜經營却乃因循二年之上尙未完報縱使國法可以倖免不知此心亦何以自安今照接管副使汪玉久負體用之學素有愛民之心據所呈報既已深明事機洞知緩急遂使舉而行之固當易於反掌合再督催以速成績爲此仰抄案回道卽往彼地約會各該道守巡等官速將設縣等項事情議處定當具由呈奪應施行者一面施行務爲羣策畢舉之圖以收一勞永逸之績毋再因循仍蹈前轍未使仍行都布按三司一體查照會議施行

督剿安義逆賊牌（二月十一日）

牌仰典史徐誠。卽行調選羅坊等處驍勇慣戰兵夫四百名。各備鋒利器械。就仰該縣官於堪動銀兩內。先行給與口糧二月。統領星夜前赴安義縣聽憑通判林寬調度。追勦獲功人員一體從重給賞。但有不遵號令及逗遛退縮。擾害平人者。仰卽遵照本院欽奉勅諭事理。聽以軍法從事。本官務要申嚴紀律。整束行伍。必使所過之地。秋毫無犯。所捕之賊。噍類不遺。庶稱委任。如或縱弛怠忽。致有疎虞。軍令具存。罪亦難貸。

截勦安義逃賊牌（二月十三日）

看得安義逆賊已經本院嚴督官兵四路邀截。誠恐無所逃竄。或歸衝縣治。除行知縣熊价專一防守縣治。以守爲戰。通判林寬專一追勦逃賊。以戰爲守。及行都指揮馮勳。選領南昌府衛軍快督兵截剿外。牌仰饒州南康九江府掌印官知府張愈。嚴王念等各行起集兵快。身自督領。於沿湖要害邀截迎擊。仍督令餘干樂平都昌建昌湖口彭澤等縣掌印官領兵把截沿湖緊關隘路江口。毋令此賊得以出境遠遁。一面多差知因鄉導探賊嚮往。互相傳報。合勢粘蹤追勦。一應機宜俱聽從宜區處。各官務要竭力殫智。殺賊立功。以靖地方。毋得畏縮因循。輕忽疎略。致賊滋漫。軍法具存。罪難輕貸。

批議賞獲功陣亡等次呈（三月初十日）

據江西按察司呈。看得獲功陣亡等員役。俱查照贛州事例。獲賊首者賞銀十兩。次賊首七兩。從賊三兩。老弱二兩。奮勇對敵陣亡者十兩。殺傷死者七兩五錢。被傷者三兩。其有軍民人等。各於賊勢未敗之先。自行帥衆擒獲送官者。仍照出給告示。賊首賞二十兩。次賊首十兩。從賊首五兩。務查約實一例給賞。毋

客小費致失大信。俱仰行南昌府。於本縣支剩軍餉銀內。公同賞功官照數支給。開數繳報查考。

復應天巡撫派取船隻咨（三月二十四日）

據江西布政司呈。據應天府呈開。江西九江等府原派船五十隻。裝運營建宮室物料。乞查處督發。奉批查處。早奪議照。江西南康南昌等府並無馬快船隻。雖有額造紅船。爲因宸濠謀反。被賊燒燬。往來使客及糧運。尙且無船裝送。疲困已極。委果無從。區處呈詳到院。爲照江西各府師旅饑饉。疲困已極。况兼本職氣昏多病。坐視民疲。莫措一籌。前項船隻。果難措置。南京素稱富庶。今雖亦有供餽之煩。然得貴院撫緝有方。兼以長才區畫。何事不濟。且江西之疲弊。亦貴院所備知。嘗蒙軫念。爲之奏蠲租稅。江西之民。無不感激。獨此數十艘。迺不蒙爲一分處乎。爲此合咨貴院。煩請查照。憫念疲殘之區。終始德惠。別爲處撥裝運施行。

批東鄉叛民投順狀詞（四月初九日）

據東鄉縣民陳和等連名訴。看得朝廷添設縣治。本圖以便地方。而順民情。但割小益。大安仁之民。既稱偏損。亦宜爲之處分。在官府自有通融裁制。各民惟宜聽順。果有未當。又可從容告理。而乃輒稱背抗。稔惡屢年。愈撫愈甚。不得已而有擒捕之舉。亦惟彰國法。禁頑梗。小懲大戒。期在安緝。撫定。非必殺爲快也。今各民既來投順。官府豈欲過求。但未審誠僞。恐因擒捕勢迫。暫來投順。以求延緩。亦未可知。仰按察司會同都市二司。將各情詞備加詳審。及查立縣始末緣由。其各都圖應否歸附某縣。各縣糧差應否作何區處。各民違抗逃叛之罪。應否作何理斷。通行議處呈奪。

批江西布政司清查造冊呈（四月十六日）

據江西布政司呈看得造冊清查之法既已詳悉備具。但人存政舉。使奉行不至。則革弊之法反爲流弊之源。仰布政司照議上緊施行。乃備行總理及各守巡官。同以此事爲固本安民之首。各至分地。臨督各該府州縣正官。且將別項職事牒委佐貳官分理。俱要專心致志。身親綜核。照式依期清量查造。務使積弊頓除。後患永絕。以蘇民困。中間但有不行盡心查理。止憑吏胥苟且了事者。卽行拏治。問發提調等官一體叅究。其各官分定地方。該司具名開報繳。

行豐城縣督造淺船牌（十六年）

仰抄案回縣卽行知縣顧倭速差能幹官前來樟樹接駕淺船到縣。照依該道估價於官庫支給各船旗軍收領。就便擇日催督縣丞沈廷用遵照本院面授水籠桅等法。興工修築。務將前船銜結勾連。多用串關扇束縛堅牢。足障永勢。以便施工。毋爲摧盪虛費財力。

行江西按察司審問通賊罪犯牌（六月十五日）

照得本院於正德十四年六月內因寧王謀反起兵征剿。具本奏聞。常差贛州衛舍人王魚齋奏。却乃設計詐病。推託不前。顯有通賊情弊。及至擒獲逆賊。差齋緊關題本赴京奏報。却又迂道私赴太監張忠處。捏軍中事情。幾至釀成大變。及將原領題本通同邀截回還。所據本犯罪難輕貸。爲此牌仰本司卽將發去犯人王魚從公審問明白。依律議擬。具招呈詳。毋得輕縱未便。

行江西按察司清查軍前解回糧賞等物（六月十九日）

卷查先該本院督辦宸濠中途奉旨仍解回省。隨將前項賞功銀牌花紅綵段及糧餉等項牌差縣丞等官龍光等解發江西按察司查收貯庫。仍候本院明文施行。去後今照前項糧賞等銀已支未支清查。應該起解者未審曾否盡數解京。擬合查報爲此牌仰本司卽查原發糧賞等銀各計若干。要見於何年月日奉本院批呈或紙牌支取某項若干。給與某起官軍人等行糧或犒勞兵快應用。其應解金冊一十二付。上高新昌玉印二顆。銀盆六面及衣服等件。曾否盡數解京。中間有無遺漏等情。備查明白。具數回報。以憑查對稽考。毋得遲延未便。

批廣東按察司立縣呈（七月二十八日）

據副使汪玉呈稱云。卷查先爲圖議邊方後患事。准兵部咨云。續據湖廣按察司呈奉湖廣巡撫都御史秦案驗候本院撫臨。至日會行議處。具奏定奪施行。隨據副使汪玉呈云。看得立縣之舉。今且三年。而兩省會議猶是道傍之談。似此往復不已。畢竟何時定計。自昔舉事須順人情。凡今立縣專爲弭亂。若使兩地人心未協。遂爾執己見而行。則是今日定亂之圖。反爲異時起爭之本。今江西安仁東鄉各縣紛紜奏告。連年不息。卽今徵矣。除行該道兵備官上緊約會廣東各官親詣地方。拘集里老年高有識者。備詢輿論。務在衆議調停。兩情和協。就行相度地勢。會計財力。監追起工。然後各自回任。若使議衆不合。必欲各自立縣。亦須酌裁適均。要見廣東於高宿立縣。都圖若干。湖廣於筲籬立縣。都圖若干。城池高廣若干。官員裁減若干。異時賦役兩地逃躲。若何區處。盜賊彼時出沒。若何緝捕。一應事宜。逐條開議。須於不同之中。務求通融之術。不得徒事空言。彼此推託。苟延目前。不顧後患。異時追論致禍之因。罪亦終有。

不免除批行湖廣該道兵備官查照外。仰抄案回司會同布政司各行該道守巡兵備等官。約會湖廣各官面議停當。一面會計工料。委官及時興工。一面備由開詳。以憑覆奏。毋再推延執拗。致有他虞。斷行叅究。不恕。仍行兩廣提督并巡按衙門查照催督施行。

行江西三司停止興作牌（八月初九日）

先該本院看得江西兵荒之餘。重以洪水爲災。民窮財盡。正當體養撫息。各該衙門一應修理公廨工役。俱宜停止。已經案仰各司。即將工役悉行停止。其勢不容已者。亦待秋成之後。民困稍蘇。方許以次呈奪。去後。近因本院出巡。訪得各該官員。不思地方兵變水患。小民困苦已極。方求蠲賦稅。出內帑。欲賑而未。能輒復紛然修理。事屬故違。本當叅究。但傳聞未的。姑再查禁。爲此仰各抄案回司。即查前項工程。前此果否悉行停止。近來是否重復興工。具由呈報。以憑施行。毋得隱諱違錯不便。

行嶺北道申明教場軍令（九月十七日）

照得本院調到寧都等縣官兵機快人等。見在贛州教場住筍操閱。中間恐有不守軍令。罪及無辜。應合禁約。隨據副使王度呈開。合行事宜。叅酌相同。爲此仰抄案回道。即行出給告示。張掛教場。曉諭官兵機快。各加遵守。如有違犯。事情重大者。拏送軍門。依軍令斬首。其事情稍輕者。該道徑自究治發落。仍呈本院查考。

計開

一 各兵但有擅動地方一草一木者。照依軍令斬首示衆。

一各兵但有管哨官總指稱神福饋送打點等項名色科派銀物自一分以上俱許赴該道面告究治。

一管哨官凡遇歇操之日並在營房居住鈴束機兵教演武藝敢有在家遊蕩及挾妓飲酒朋夥喧譁者訪出細打一百。

一各兵但有疾病事故許管哨官稟明醫驗不許顧人頂替如有用財買求地方光棍替身上操仰該管總小甲拏獲首送該道枷號如隱情不首事發連總小甲一體枷號。

一各兵在市買辦柴米酒肉等項俱要兩平交易如有恃強多占分兩被人告發枷號示衆。

一管哨官凡遇各兵鬪毆喧鬧等項小事量行懲治大事稟該道拏問不許縱容爭競鬪亂轅門。

一各歇操之日各將隨有器械務在整刷鋒利鮮明毋得臨時有悞如平日懶惰不行修理上操之際弦矢斷折銃砲不響旗幟不明查出細打一百。

一各兵遇上班之日不許因便赴該道府訴告家鄉戶婚田土等項事情查出痛責四十。

一各兵上街行走但要懸帶小木牌一面上寫某哨官總下某人年甲籍貫辨別如有隱下兵打名色另著別樣衣冠暗入府縣挾騙官吏及來軍門并道門首打聽消息訪出枷號不恕。

一各兵領到工食銀兩俱要撙節用度謹慎收放如有奢侈用盡及被人偷盜縱來訴告缺失俱不准理仍重加責治。

一各該上班兵夫如有限期未滿先行逃回者差人原籍拏來用一百斤大枷枷號教場門首三箇

月滿日。細打一百。仍依律問發邊遠充軍。

一、各哨官并兵夫有軍門一應便宜及利所當興害所當革者許赴軍門及該道直白條陳不許諸人阻當。

行雲都縣建立社學牌（十二月二十七日）

照得本院近於贛州府城設立社學鄉館教育民間子弟風俗餘漸移易牌仰雲都縣掌印官卽於該縣起立社學選取民間俊秀子弟備用禮幣敦請學行之士延爲師長查照本院原定學規盡心教導務使人知禮讓戶習詩書丕變偷薄之風以成淳厚之俗毋得違延忽視及虛文搪塞取咎。

王文成公全書

卷三十一 下

山東鄉試錄（弘治甲子 前序已刻前卷）

四書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負大臣之名。盡大臣之道者也。夫大臣之所以爲大臣。正以能盡其道焉耳。不然。何以稱其名哉。昔吾夫子因季子然之問。以由求可爲大臣。而告之以爲大臣之道。未易舉也。大臣之名。可輕許乎。彼其居於廟堂之上。而爲天子之股肱。處於輔弼之任。而爲羣僚之表帥者。大臣也。夫所謂大臣也者。豈徒以其崇高貴重。而有異於羣臣已乎。豈亦可以奔走承順。而無異於羣臣已乎。必其於事君也。經德不回。而凡所以啓其君之善心者。一皆仁義之言。守正不撓。而凡所以格其君之非心者。莫非堯舜之道。不阿意順旨。以承君之欲也。必繩愆糾繆。以引君於道也。夫以道事君如此。使其爲之君者。於吾仁義之言。說而弗釋焉。則其志有不行矣。其可詘身以信道乎。於吾堯舜之道。從而弗改焉。則是諫有不聽矣。其可枉道以徇人乎。殆必奉身而退。以立其節。雖萬鍾有弗屑也。固將見幾而作。以全其守。雖終日有弗能也。是則以道事君。則能不枉其道。不可則止。則能不辱其身。所謂大臣者。蓋如此。而豈由求之所能及哉。嘗觀夫子許由

求二子以爲國。則亦大臣之才也已。而於此獨不以大臣許之者。豈獨以陰折季氏之心。誠以古之大臣。進以禮。退以義。而二子之於季氏。既不能正。又不能去焉。則亦徒有大臣之才。而無其節。是以不免爲才之所使耳。雖然。比之羈縻於爵祿。而不知止者。不既有間矣乎。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

盡持敬之功。端九經之本。夫脩身爲九經之本也。使非內外動靜之一於敬焉。則身亦何事而脩哉。昔吾夫子告哀公之問政。而及於此。若曰。九經莫重於脩身。脩身惟在於主敬。誠使內志靜專。而罔有錯雜之私。中心明潔。而不以人欲自蔽。則內極其精一矣。冠冕佩玉。而穆然容止之端嚴。垂紳正笏。而儼然威儀之整肅。則外極其檢束矣。又必克己私。以復禮。而所行皆中夫節。不但存之於靜也。過人欲於方萌。而所由不睨於禮。尤必察之於動也。是則所謂盡持敬之功者如此。而亦何莫而非所以脩身哉。誠以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則無以養其中。脩身之道未備也。靜而不存。固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又無以勝其私。脩身之道未盡也。今焉制其精一於內。而極其檢束於外。則是內外交養。而身無不脩矣。行必以禮。而不戾其所存。動必以正。而不失其所養。則是動靜不違。而身無不脩矣。是則所謂端九經之本者如此。而亦何莫而不本於持敬哉。大抵九經之序。以身爲本。而聖學之要。以敬爲先。能脩身以敬。則篤恭而天下平矣。是蓋堯舜之道。夫子舉之以告哀公。正欲以興唐虞之治於春秋。而子思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後者。亦以明其所傳之一致耳。後世有能舉而行之。則二帝三王之治。豈外是哉。斯固子思之意也。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

聖人各有憂民之念。而同其責任之心。夫聖人之憂民。其心一而已矣。所以憂之者。雖各以其職。而其任之於己也。曷嘗有不同哉。昔孟子論禹稷之急於救民。而原其心。以爲大禹之平水土也。雖其所施無非決川距海之功。而民可免於昏墊矣。然其汲汲之心。以爲天下若是其廣也。吾之足迹。既有所未到之地。則夫水之未治者。亦必有之矣。水之汎濫。既有所不免之地。則夫民之遭溺者。亦容有之矣。夫民之陷溺。由水之未治也。吾任治水之責。使水有不治。以溺吾民。是水之溺民。卽吾之溺民也。民之溺於水。實吾之溺之也。吾其救之。可不急乎。后稷之教稼穡也。雖其所爲無非播時百穀之事。而民可免於阻飢矣。然其遑遑之心。以爲萬民若是其衆也。吾之稼穡。固未能人人而而誨矣。能保其無不知者乎。民之樹藝。既未能人人而必知矣。能保其無不飢者乎。夫民之有飢。由穀之未播也。吾任播穀之責。使穀有未播。以飢吾民。是飢之厄民。卽吾之厄民也。民之飢於食。實吾之飢之也。吾其拯之。可以緩乎。夫禹稷之心。其急於救民。蓋如此。此其所以雖當治平之世。三過其門而不入也歟。雖然。急於救民者。同聖賢憂世之本心。而安於自守者。又君子持己之常道。是以顏子之不改其樂。而孟子以爲同道於禹稷者。誠以禹稷顏子莫非素其位而行耳。後世各徇一偏之見。而仕者以趨時爲通達。隱者以忘世爲高尚。此其所以進不能憂禹稷之憂。而退不能樂顏子之樂也歟。

易

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大人於天。默契其未然者。奉行其已然者。夫大人與天。一而已矣。然則默契而奉行之者。豈有先後之間。

哉。昔文言申乾九五爻義。而及此意。謂大人之於天。形雖不同。道則無異。自其先於天者言之。時之未至。而道隱於無。天未有爲也。大人則先天而爲之。蓋必經綸以造其端。而心之所欲。暗與道符。裁成以創其始。而意之所爲。默與道契。如五典未有也。自我立之。而與天之所敝者有脗合焉。五禮未制也。以義起之。而與天之所秩者無差殊焉。天何嘗與之違乎。以其後於天者言之。時之既至。而理顯於有。天已有爲也。大人則後天而奉之。蓋必窮神以繼其志。而理之固有者。祇承之而不悖。知化以述其事。而理之常行者。欽若之而不違。如天敝有典也。立爲政教。以道之。五典自我而敦矣。天秩有禮也。制爲品節。以齊之。五禮自我而庸矣。我何嘗違於天乎。是則先天不違。大人卽天也。後天奉天。天卽大人也。大人與天。其可以二視之哉。此九五所以爲天下之利見也歟。大抵道無天人之別。在天則爲天道。在人則爲人道。其分雖殊。其理則一也。衆人特於形體。知有其分。而不知有其理。始與天地不相似耳。惟聖人純於義理。而無人欲之私。其禮卽天地之體。其心卽天地之心。而其所以爲之者。莫非天地之所爲也。故曰循理則與天爲一。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天地顯自然之數。聖人法之以作經焉。甚矣。經不徒作也。天地不顯自然之數。則聖人何由而法之。以作經哉。大傳言卜筮。而推原聖人作易之由。其意蓋謂易之用也。不外乎卜筮。而易之作也。則法乎圖書。是故通於天者。河也。伏羲之時。天降其祥。龍馬負圖而出。其數則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居其方。是爲數之體焉。中於地者。洛也。大禹之時。地呈其瑞。神龜載書而出。其數則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是爲數之用焉。圖書出矣。聖人若何而則之。彼伏羲則圖以畫卦。虛五與十者。太極也。積二十之奇。而合二

十之偶。以一二三四而爲六七八九。到儀象之體立矣。析四方之合。以爲乾坤坎離。補四隅之空。以爲兌震巽艮。則八卦之位定矣。是其變化無窮之妙。何莫而不本於圖乎。大禹則書以敍疇。實其中五者。皇極也。一五行而二五事。三八政而四五紀。第於前者。有序而不亂也。六三德而七稽疑。八庶徵而九福極。列於後者。有條而不紊也。是其先後不易之序。何莫而不本於書乎。吁。聖人之作易。其原出於天者如此。而卜筮之用所以行也。歟。大抵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但伏羲先得乎圖。以畫卦。無所待於書。大禹獨得乎書。以敍疇。不必考於圖耳。若究而言之。則書固可以爲易。而圖亦可以作範。又安知圖之不爲書。書之不爲圖哉。噫。理之分殊。非深於造化者。其孰能知之。

書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

大臣告君。旣勉其脩君道。以貽諸後。必證以隆師道而成其功。夫君道之脩。未有不隆師道而能致者也。大臣之論如此。其亦善於告君者哉。吾想其意。若謂新德固所以屬人心。而建中斯可以盡君道。吾王其必勤顧諟之功。以明其德。求此中之全體。而自我建之。以爲斯民之極也。操日躋之敬。以明夫善盡此中之妙用。而自我立之。以爲天下之準也。然中果何自而建邪。彼中見於事。必制以吾心之裁制。使動無不宜。而後其用行矣。中存於心。必制以此理之節文。使靜無不正。而後其體立矣。若是。則豈特可以建中于民而已邪。本支百世。皆得以承懿範於無窮。而建中之用。綽乎其有餘裕矣。子孫千億。咸得以仰遺矩於不墜。而建中之推。恢乎其有餘地焉。然是道也。非學無以致之。蓋古人之言。以爲傳道者。師之責。人君苟

能以虛受人。無所拂逆。則道得于己。可以爲建極之本。而王者之業。益以昌大矣。考德者師之任。人君果能願安承教。無所違拒。則德成于身。足以爲立準之地。而王者之基。日以開拓矣。是則君道脩而後。其及遠。師道立而後。其功成。吾王其可以不勉於是哉。抑嘗反覆仲虺此章之旨。懋德建中。允執厥中之餘緒也。制心制事。制外養中之遺法也。至於能自得師之一語。是又心學之格言。帝王之大法。則仲虺之學。其得于堯舜之所授受者深矣。孟子敍道統之傳。而謂伊尹萊朱爲見而知者。而說者以萊朱爲仲虺。其信然哉。

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

大臣勉賢王之爲治。惟在嚴以遠小人。而專于任君子也。蓋君子小人之用舍。天下之治忽繫焉。人君立政。可不嚴于彼而專于此哉。周公以是而告成王。意豈不曰。立政固在於用人。而非人適所以亂政。彼吉士之不可舍。而儉人之不可用。蓋自昔而然矣。繼今以立政。而使凡所以治其民者。不致苟且而因循。則其施爲之詳。固非一人所能任也。而將何所取乎。繼此以立政。而使凡所謂事與法者。不致懈怠而廢弛。則其料理之煩。亦非獨力所能舉也。而將何所用乎。必其於儉人也。去之而勿任。於吉士也。任之而勿疑。然後政無不立矣。蓋所謂儉人者。行僞而堅。而有以飾其詐言。非而辯。而有以亂其真者也。不有以遠之。將以妨吾之政矣。必也嚴防以塞其倖入之路。慎選以杜其躁進之門。勿使得以戕吾民。壞吾事。而撓吾法焉。所謂吉士者。守恆常之德。而利害不能怵。抱貞吉之操。而事變不能搖者也。不有以任之。無以成吾之治矣。必也推誠信而彼此之不疑。隆委託而始終之無間。務使得以安吾民。濟吾事。而平吾法焉。吁。嚴

以去之則小人無以投其釁。專以任之則君子有以成其功。國家之治也。其以是歟。抑考之於書。禹益伊傅周召之告君。至君子小人之際。每致意焉。蓋君德之隆替。世道之升降。其原皆出于此。非細故也。秦漢以下。論列之臣。鮮知此義。惟諸葛孔明之言曰。親君子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也。其意獨與此合。故論者以爲三代之遺才云。

詩

不遑啓居玃狁之故

戍者自言勞之未息。由患之未息也。夫玃狁之患。不可以不備。則戍役之勞。自有所不免矣。王者於遣戍之時。而代爲之言。若此。所謂敍其情而風之以義者歟。此詩之意。蓋謂人固有不能忘之情。然亦有不容已之義。彼休息之樂。吾豈獨無其情乎。啓居之安。吾寧獨無其念乎。誠以王命出戍。則此身旣已屬之軍旅。而勢不容於自便耳。是以局促行伍之間。奔走風塵之下。師出以律。而號令之嚴。其敢違。軍法有常。而更代之期。何敢後。則吾雖有休息之情。而固所不暇矣。雖懷啓居之念。而亦所不遑矣。然此豈上人之故。欲困我乎。豈吾君之必欲勞我乎。誠以玃狁猾夏。則是舉本以衛夫生靈。而義不容於自己耳。彼其侵擾疆場之患。雖亦靡常。而憑陵中國之心。實不可長。使或得肆猖獗。則腥羶之憂。豈獨在於廊廟。如其乘間竊發。則塗炭之苦。遂將及於吾民。是我之不遑休息者。無非保又室家而玃狁之是備也。我之不暇啓居者。無非靖安中國而外寇之是防也。吁。敍其勤苦悲傷之情。而風以敵愾勤王之義。周王以是而遣戍役。此其所以勞而不怨也。歟。大抵人君之爲國。好戰則亡。忘戰則危。故用兵雖非先王之得已。而卽戎之訓。

亦有所不敢後也。觀此詩之遣戍，不獨以見周王重於役民，憫惻哀憐，不容已之至情，而亦可以見周之防禦嚴狃於平日者，蓋亦無所不至，故嚴狃之在，三代終不得以大肆其荼毒。後世無事，則懈弛，有事則張皇，戎之不靖也，有由然哉。

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新廟制以順人心。詩人之頌魯侯也。夫人君之舉動，當以民心爲心也。魯侯脩廟而有以順乎民焉，詩人得不頌而美之乎？魯人美僖公之脩廟而作是詩，及此謂夫我公之脩廟也，材木盡來甫之良，經畫殫奚斯之慮，意以卑宮之險，可以自奉，而非致孝乎鬼神，則新廟之作，雖甚曼焉，亦所宜矣。茅茨之陋，可以自處，而非敬事其先祖，則新廟之脩，雖甚碩焉，亦非過矣。是以向之卑者，今焉增之使高，而體制極其巍峨，蓋斯革斯飛，孔曼而長也。向之隘者，今焉拓之使廣，而規模極其弘遠，蓋閑如弈，如且碩而大也。然廟制之極美者，豈獨以竭我公之孝思，實所以從萬民之仰望，蓋以周公皇祖，德洽下民，而廟之弗稱，固其所願改作也。今之孔曼，亦惟民之所欲是從耳。澤流後世，而廟之弗緝，固其所願脩治也。今之孔碩，亦惟吾民之所願是順耳。是以向之有憾於弗稱者，今皆翕然而快睹，莫不以爲廟之曼者宜也，非過也。向之致怨于弗緝者，今皆欣然而滿望，莫不以爲廟之碩者非過也，宜也。吁，廟制脩於上，而民心順於下，則其舉事之善，於此可見。而魯公之賢，亦可想矣。抑考魯之先君，自伯禽以下，所以懷養其民人者，無非仁愛忠厚之道。而周公之功德，尤有以衣被而漸漬之，是以其民久而不忘。雖一廟之脩，亦必本其先世之澤，而頌禱焉。降及秦漢干戈之際，尙能不廢弦誦，守禮義爲主死節，而漢高不敢加兵，聖人之澤，其遠矣哉。

春秋

楚子入陳（宣公十一年）楚子圍鄭 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郟 晉師敗績 楚子滅蕭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俱宣公十二年）

外兵順而伯國自襲其威。既可貶外兵蹟。而伯國徒禦以信。尤可譏。此楚以爭伯爲心。而晉失待之之道。春秋所以兩示其法也。自夫晉景無制中夏之略。而後楚莊有窺北方之圖。始焉縣陳以討罪也。而徵舒就戮。繼焉入鄭。以貳已也。而潘尙遂盟。一則討晉之所未討。一則平鄭之所欲平。是雖未免以力假仁。然其義則公。其辭則順矣。晉欲強之。必脩德以俟。觀釁而動。斯可也。顧乃興無名之師。而師之以林父。楚子退師矣。而猶欲與之戰。先穀違命矣。而不能行其辟。遂致郟戰。既北。而晉遂不支。則是主晉之師者。林父也。棄晉之師者。林父也。責安所逃乎。春秋於陳書入於鄭。書圍者。所以滅楚之罪。而于郟之戰。則獨書林父以主之用。以示失律喪師之戒也。自夫晉人之威。既襲而後。楚人之勢。益張。伐蕭不已。而圍其城。圍蕭不已。而潰其衆。以吞噬小國之威。爲恐動中華之計。是其不能以禮制心。而其志已盈。其兵已黷矣。晉欲禦之。必信任仁賢。脩明政事。斯可也。顧乃爲清丘之盟。而主之以先穀。不能強於爲善。而徒刑牲歃血之是崇。不能屈於羣策。而徒要質鬼神之是務。故其盟亦隨敗。而晉卒不競。則是主斯盟者。喪師之穀也。同斯盟者。列國之卿也。責安所歸乎。春秋不稱蕭潰。特以滅書者。所以斷楚之罪。而清丘之盟。則類貶列卿而人之用。以示謀國失職之戒也。吁。楚莊之假仁。晉景之失策。不待言說。而居然於書法見之。此春秋之所以爲化工歟。抑又論之。仗義執言。桓文之所以制中夏者也。晉主夏盟。雖世守是道。猶不免爲三王之

罪人而又拜其先人之家法而棄之。顧汲汲於會狄伐鄭。而以討陳遺楚。使楚得風。示諸侯於辰陵。則是時也。雖邲之戰不敗。清丘之盟不渝。而大勢固已屬之楚矣。嗚呼。孔子沐浴之請。不用於哀公。而魯替董公縞素之說。見用於高帝。而漢興。愚於是而重有感也。

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昭公五年）

春秋紀外兵而特進夫遠人。以事有可善而類無可絕也。蓋君子與人爲善。而世類之論。亦所不廢也。然則徐越從楚伐吳。而春秋進之者。非以此哉。慨夫慶封就戮。楚已見銜於吳。東鄙告入。吳復致怨於楚。至是楚子內擄。諸侯外連徐越。而有伐吳之役。然何以見其事有可善邪。蓋慶封之惡。齊之罪人也。吳子納而處之。是爲崇惡。楚子執而戮之。是爲討罪。彼曲此直。公論已昭於當時矣。夫何吳子違義舉兵。困三邑之民。報朱方之憾。豈非狄道哉。楚子率諸侯以伐之。聲崇惡之過。問違義之由。是乃以有名而討無名。以無罪而討有罪也。揆之彼善於此之義。固有可善者矣。又何以見其類無可絕邪。蓋徐越之夷。夏之變於夷者也。徐本伯益之後。越本大禹之後。元德顯功。先世嘗通於周室矣。惟其後人瀆禮稱王。甘心於僭僞。得罪於典常。故爲狄道耳。君子正王法以黜之上。雖不使與中國等。下亦不使與夷狄均。蓋以後人之僭僞。固法所不貸。而先世之功德。亦義所不泯也。揆之賞延于世之典。殆非可絕者歟。夫事既有可善類。又無可絕。故越始見經。而與徐皆得稱人。聖人以爲楚之是伐。比吳爲善。其從之者。又皆聖賢之後。則進而稱人可也。春秋之慎於絕人也如是。夫抑論吳楚在春秋。亦徐越而已矣。吳以泰伯之後而稱王。楚以祝融之後而稱王。故春秋亦以待徐越者待之。猾夏則舉號慕義則稱人。及其浸與盟會。亦止於稱子。曾不

得以本爵通焉。蓋待之雖恕而其法固未始不嚴也。然則僭僞者其能逃於春秋之斧鉞邪。

禮記

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

君子之所謹者。交接之道也。夫君子之與人交接。必有其道矣。於此而不謹。烏能以無失哉。記禮器者。其旨若曰。觀禮樂而知夫治亂之由。故君子必慎夫交接之具。君子之與人交接也。不有禮乎。而禮豈必玉帛之交錯。凡事得其序者皆是也。禮之得失。人之得失。所由見。是禮在所當慎矣。不有樂乎。而樂豈必鐘鼓之鏗鏘。凡物得其和者皆是也。樂之邪正。人之邪正。所從著。是樂在所當慎矣。君子於和序之德。固嘗慎之於幽獨之地。而於接人之際。又和序之德所從見也。其能以無慎乎。君子於禮樂之道。固嘗謹之於制作之大。而於與人之時。亦禮樂之道所由寓也。其可以不謹乎。故其與人交接也。一舉動之微。若可忽矣。而必兢兢焉。常致其檢束。務有以比於禮。而比於樂。其與人酬酢也。一語默之細。若可易矣。而必業業焉。恆存夫戒謹。務有以得其序。而得其和。所與者。鄉邦之賤士。而其笑語。率獲肅然大賓。是接也。況其所與之尊貴乎。所對者。閭閻之匹夫。而其威儀。卒度嚴乎大祭。是承也。況其所對之嚴憚乎。君子之慎其所與。與人者如此。此其所以動容周旋。必中夫禮樂。而無失色於人也歟。抑論禮樂者。與人交接之具。慎獨者。與人交接之本也。君子戒慎於不睹不聞。省察於莫見莫顯。使其存於中者。無非中正和樂之道。故其接於物者。自無過與不及之差。昔之君子。乃有朝會聘享之時。至於失禮而不自覺者。由其無慎獨之功。是以陽欲掩之。而卒不可掩焉耳。故君子而欲慎其所以與人。必先慎獨而後可。

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

內感而外必應。上感而下必應。夫君之於民。猶心之於身也。雖其內外上下之不同。而感應之理何嘗有異乎。昔聖人之意。謂夫民以君爲心也。君以民爲體也。體而必從夫心。則民亦必從夫君矣。彼其心具於內。而體具於外。內外之異勢。若不相蒙矣。然心惟無好則已。一有所好。而身之從之也。自有不期然而然。如心好夫采色。則目必安夫采色。心好夫聲音。則耳必安夫聲音。心而好夫逸樂。則四肢亦惟逸樂之是安矣。發於心而慊於己。有不勉而能之道也。動於中而應於外。有不言而喻之妙也。是何也。心者身之主。心好於內。而體從於外。斯亦理之必然歟。若夫君之於民。亦何以異於是。彼其君居於上。而民居於下。上下之異分。若不相關矣。然君惟無好則已。一有所好。而民之欲之也。亦有不期然而然。如君好夫仁。則民莫不欲夫仁。君好夫義。則民莫不欲夫義。君而好夫暴亂。則民亦惟暴亂之是欲矣。倡於此而和於彼。有不令而行之機也。出乎身而加乎民。有不疾而速之化也。是何也。君者民之主。君好於上。而民從於下。固亦理之必然歟。是則內外上下本同一體。而此感彼應。自同一機。人君之於民也。而可不慎其所以感之邪。抑論之。身固必從乎心矣。民固必從乎君矣。抑孰知心之存亡有繫於身。而君之存亡有繫於民乎。爲人君者。但知下之必從夫上。而不知上之存亡有繫於下。則將恣己徇欲。惟意所爲。而亦何所忌憚乎。故夫子於下文必繼之曰。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噫。可懼乎。

論

人君之心惟在所養

人君之心。顧其所以養之者何如耳。養之以善。則進於高明。而心日以智。養之以惡。則流於汙下。而心日以愚。故夫人君之所以養其心者。不可以不慎也。天下之物。未有不得其養而能生者。雖草木之微。亦必有雨露之滋。寒煖之劑。而後得以遂其暢茂條達。而况於人君之心。天地民物之主也。禮樂刑政教化之所自出也。非至公無以絕天下之私。非至正無以息天下之邪。非至善無以化天下之惡。而非其心之智焉。則又無以察其公私之異。識其邪正之歸。辯其善惡之分。而君心之智否。則固繫於其所以養之者也。而可以不慎乎哉。君心之智。在於君子之養之以善也。君心之愚。在於小人之養之以惡也。然而君子小人之分。亦難乎其爲辯矣。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堯舜之相授受。而所以丁寧反覆者。亦維以是。則夫人君之心。亦難乎其爲養矣。而人君一身。所以投閒抵隙而攻之者。環於四面。則夫君心之養。固又難乎其無間矣。是故必有匡直輔翼之道。而後能以養其心。必有洞察機微之明。而後能以養其心。必有篤確精專之誠。而後能以養其心。斯固公私之所由異。邪正之所從分。善惡之所自判。而君心智愚之關也。世之人君。就不欲其心之公乎。然而每失之於邪也。就不欲其心之善乎。然而每失之於惡也。是何也。無君子之養也。養之以君子。而不能不間之以小人也。則亦無惑乎其心之不智矣。昔者太甲顛覆典刑。而卒能處仁遷義。爲有商之令主。則以有伊尹之聖以養之。成王孺子。裸裎而卒能祇勤于德。爲成周之盛王。則以有周公之聖以養之。桀紂之心。夫豈不知仁義之爲美。而卒不免於荒淫敗度。則其所以養之者。惡來飛廉之徒也。嗚呼。是亦可以知所養矣。人雖至愚也。亦寧無善心之萌。雖其賢智也。亦寧無惡心之萌。於其善心之萌也。而有賢人君子擴充培植於其間。則善將無所不至。而心日以智矣。於其惡心之萌也。而有

小夫儉人引誘逢迎於其側。則惡亦無所不至。而心日以愚矣。故夫人君而不欲其心之智焉。斯已矣。苟欲其心之智。則賢人君子之養。固不可一日而缺也。何則。人君之心不公則私。不正則邪。不善則惡。不賢人君子之是與。則小夫儉人之是狎。固未有漠然中立而兩無所在者。一失其所養。則流於私。而心之智蕩矣。入於邪。而心之智惑矣。溺於惡。而心之智亡矣。而何能免於庸患之歸乎。夫惟有賢人君子以爲之養。則義理之學。足以克其私心也。剛大之氣。足以消其邪心也。正直之論。足以去其惡心也。擴其公而使之日益大。扶其正而使之日益強。作其善而使之日益新。夫是之謂匡直輔翼之道。而所以養其心者有所賴。然而柔媚者近於純良。而寬儉者類於剛直。故士有正而見斥。人有儉而獲進。而卒無以得其匡直輔翼之資。於是乎慎釋而明辯。必使居於前後左右者。無非賢人君子。而不得有所混淆於其間。夫是之謂洞察幾微之明。而所以養其心者無所惑。然而梗直者難從。而諂諛者易入也。拂忤者難合。而阿順者易親也。則是君子之養未幾。而小人之養已隨。養之以善者方退。而養之以惡者已入。故夫人君之於賢士君子。必信之篤。而小人不得以間。任之專。而邪佞不得以阻。并心悉慮。惟匡直輔翼之是資焉。夫是之謂篤確專一之誠。而所以養其心者不至於有鴻鵠之分。不至於有一暴十寒之間。夫然後起居動息。無非賢士君子之與處。而所謂養之以善矣。夫然後私者克。而心無不公矣。邪者消。而心無不正矣。惡者去。而心無不善矣。公則無不明。正則無不達。善則無不通。而心無不智矣。夫然後可以絕天下之私。可以息天下之邪。可以化天下之惡。可以興禮樂脩教化。而爲天地民物之主矣。而此何莫而不在於其所養邪。何莫而不在於養之以善邪。人君之心。惟在所養。范氏之說。蓋謂養君心者言也。而愚之論。則以爲非人

君有洞察之明。專一之誠。則雖有賢士君子之善養。亦無從而效之。而猶未及於人君之所以自養也。然必人君自養其心。而後能有洞察之明。專一之誠。以資夫人。而其所以自養者。固非他人之所能與矣。使其勉強於大庭昭晰之時。有放縱於幽獨得肆之地。則雖有賢人君子。終亦無如之何者。是以人君尤貴於自養也。若夫自養之功。則惟在於存養省察。而其要又不外乎持敬而已。愚也。請以是爲今日獻表。

擬唐張九齡上千秋金鑑錄表（開元二十四年）

開元二十四年八月五日。具官臣張九齡上言。恭遇千秋聖節。謹以所撰千秋金鑑錄進呈者。臣九齡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以古訓有獲。成憲無愆。自昔致治之明君。莫不師資於往典。故武王有洪範之訪。而高宗起舊學之思。茲蓋伏遇○○○○。乃武乃文。好問好察。赤龍感唐堯之瑞。白魚兆周武之興。是以誕應五百載之昌期。而能起紹億萬年之大統。時維八月。節屆千秋。凡茲鼎軸之臣。皆有寶鏡之獻。祝頌所寓。恭敬是將。臣九齡學本面牆。忠存自牖。竊謂羣臣所獻。雖近正冠之喻。揆諸事君以禮。尙虧懋德之規。顧瓌奇之珍。則尙方所自有。而珠玉是寶。雖諸侯以爲殃。仰窺文皇以人爲鑑之謨。竊取伏羲制器尙象之義。覃思古昔。效法丹書。粗述廢興。謬名金鑑。蓋搜尋舊史。無非金石之言。而採掇前聞。頗費陶鎔之力。躬鉛槧以實錄。敢粉飾乎虛文。鼓鑄堯舜之模。鑪冶商周之範。考是非之迹。莫遁妍媸。觀興替所由。眞如形影。彼六經之道。夫豈不明。而諸子之談。亦寧無見。顧恐萬機之弗暇。願據一得而少裨。雖未能如賈山之至言。或亦可方陸生之新語。善可循而惡可戒。情狀具在目前。亂有始而治有源。儀刑視諸掌上。公私

具燭光涵陽德之精。幽隱畢陳。寒照陰邪之膽。蓋華封之祝。未罄於三。而魏徵所亡。聊獻其一。若陛下能自得師。或亦可近取諸此。視遠亦維明矣。反觀無不瞭然。誠使不蔽於私。自當明見萬里。終能益磨以義。固將洞察纖毫。維茲昧爽。所需用爲緝熙之助。伏願時賜披閱。無使遂掩塵埃。宜監于殷。勵周宣之明發。顧諟天命。效成湯之日新。永惟丕顯之昭昭。庶識微衷之耿耿。月臨日照。帝德運於光天。嶽峙川流。聖壽同於厚地。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以所述千秋金鑑錄隨表上進以聞。

策五道

問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故功大者樂備。治徧者禮具。而五帝不沿樂。三王不襲禮也。自漢而下。禮樂日衰。既不能祖述憲章。以復三代之舊制。則亦不過苟且因循。以承近世之陋習而已。蓋有位無德。固宜其然也。惟我太祖太宗。以聖人在天子之位。故其制作之隆。卓然千古。誠有不相沿襲者。獨其廣大淵微。有非世儒所能測識耳。夫合九廟而同堂。其有倣於古乎。一郊社而並祭。其有見於經乎。聲容之爲備。而郊郊之舞。去干戚以爲容。雅頌之爲美。而燕享之樂。屬教坊以司頌。是皆三代所未聞而創爲之者。然而治化之隆。超然於三代之上。則其間固宜自有考諸三王而不謬者。而非聖人其孰能知之。夫魯吾夫子之鄉。而先王之禮樂在焉。夫子之言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斯固魯人之所世守也。諸士子必能明言之。

聖人之制禮樂。非直爲觀美而已也。固將因人情以爲之節文。而因以移風易俗也。夫禮樂之說。亦多端矣。而其大意不過因人情以爲之節文。是以禮樂之制。雖有古今之異。而禮樂之情。則無古今之殊。傳曰。

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故夫鐘鼓管磬。羽籥干戚者。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者。樂之文也。簠簋粗豆。制度文章者。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旋裼襲者。禮之文也。夫所謂禮樂之情者。豈徒在於鐘鼓干戚簠簋制度之間而已邪。豈徒在於屈伸綴兆升降周旋之間而已邪。後世之言禮樂者。不本其情。而致詳於形器之末。是以論明堂。則惑於呂氏考工之說。議郊廟。而局於鄭氏王肅之學。鐘呂紛爭於秬黍。而尺度牽泥於周天。紛紛藉藉。卒無一定之見。而禮樂亦因愈以廢墜。是豈知禮樂之大端。不過因人情而爲之節文者乎。傳曰。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今夫行禮於此。而有以卽夫人心之安焉。作樂於此。而使聞之者。欣欣然有喜色焉。則雖義起之禮。世俗之樂。其亦何異於古乎。使夫行禮於此。而有以大拂乎人之情。作樂於此。而聞之者。疾首蹙額而相告也。則雖折旋周禮。而戛擊咸韶。其亦何補於治乎。卽是說而充之。則執事之所以下詢者。雖九廟異制可也。合而同堂亦可也。郊社異地可也。一而並祭亦可也。聲容之備固善矣。而苟有未備焉。似亦無傷也。雅頌之純固美矣。而苟有未純焉。或亦無患也。嗚呼。此我太祖太宗之所以爲作者之聖。而有以深識夫禮樂之情者歟。竊嘗伏觀祖宗之治化功德。蕩蕩巍巍。蟠極天地之外。真有以超越三代而媲美於唐虞者。使非禮樂之盡善盡美。其亦何以能致若是乎。草莽之臣。心亦能知其大。而口莫能言之。故嘗以爲天下之人。苟未能知我祖宗治化功德之隆。則於禮樂之盛。固宜其有所未識矣。雖然。先王之制。則亦不可以不講也。祭法。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益以文武世室。而爲九廟。門皆南向。主皆東向。各擅一廟之尊。而昭穆不紊焉。則周制也。郊社之禮。天尊而地

卑郊以大報天而社以神地道。故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其不並祭久矣。祭天之用樂。則呂氏月令以仲夏命樂師脩鞀鞀鼓均琴瑟管籥。執干戚戈羽。調笙篳篥。筋鐘磬祝敔。而用盛樂。以大雩帝。則祭天之樂有干戚戈羽矣。子夏告魏文侯以古樂。以爲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曾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而所謂及優侏儒者。謂之新樂。夫國家郊廟之奉。雖以義起。固亦不害其爲協諸義而協矣。雖然。豈若協於義而合於古之爲尤善乎。國家祀享之樂。雖不效古。固亦不害其爲因人情而爲之飾矣。雖然。豈若因人情而又合於古之尤善乎。昔者成周之禮樂。至周公而始備。其於文武之制。過者損之。不及者益焉。而後合於大中至正。此周公所以爲善繼善述。而以達孝稱也。儒生稽古之談。固未免於拘滯。所敢肆其狂言。則特有善繼善述之聖天子在上也。

問佛老爲天下害。已非一日。天下之謔言攻之者。亦非一人矣。而卒不能去。豈其道之不可去邪。抑去之而不得其道邪。將遂不去。其亦不足以爲天下之患邪。夫今之所謂佛老者。鄙穢淺劣。其妄去之而不得其道邪。將遂不去。其亦不足以爲天下之患邪。夫今之所謂佛老者。鄙穢淺劣。其妄初非難見。而程子乃以爲比之楊墨尤爲近理。豈其始固自有說。而今之所謂習者。又其糟粕之餘歟。佛氏之傳。經傳無所考。至於老子。則孔子之所從問禮者也。孔子與之同時。未嘗一言攻其非。而後世乃排之不置。此又何歟。夫楊氏之爲我。墨氏之兼愛。則誠非道矣。比之後世貪冒無恥。放於利而行者。不有間乎。而孟子以爲無父無君。至比於禽獸。然則韓愈以爲佛老之害甚於楊墨者。其將何所比乎。抑不知今之時。而有兼愛爲我者焉。其亦在所闢乎。其將在所取乎。今之時。不見有所謂楊墨者。則其患止於佛老矣。不知佛老之外。尙有可患者乎。其無可患者乎。夫言其是。

而不知其所以是。議其非而不識其所以非。同然一辭而以和於人者。吾甚恥之。故願諸君之深辨之也。

天下之道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二焉者。道之不明也。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嗚呼。道一也。而人有知愚賢不肖之異焉。此所以有過與不及之弊。而異端之所從起歟。然則天下之攻異端者。亦先明夫子之道而已耳。夫子之道明。彼將不攻而自破。不然。我以彼爲異端。而彼亦將以我爲異端。譬之穴中之鬪鼠。是非孰從而辨之。今夫吾夫子之道。始之於存養慎獨之微。而終之以化育參贊之大。行之於日用常行之間。而達之於國家天下之遠。人不得焉。不可以爲人。而物不得焉。不可以爲物。猶之水火菽帛。而不可一日缺焉者也。然而異端者。乃至與之抗立而爲三。則亦道之不明者之罪矣。道苟不明。苟不過焉。卽不及焉。過與不及。皆不得夫中道者也。則亦異端而已矣。而何以攻彼爲哉。今夫二氏之說。其始亦非欲以亂天下也。而卒以亂天下。則是爲之徒者之罪也。夫子之道。其始固欲以治天下也。而未免於二氏之惑。則亦爲之徒者之罪也。何以言之。佛氏吾不得而知矣。至於老子。則以知禮聞。而吾夫子所嘗問禮。則其爲人要亦非庸下者。其脩身養性。以求合於道。初亦豈甚乖於夫子乎。獨其專於爲己。而無意於天下國家。然後與吾夫子之格致誠正而達之於脩齊治平者之不同耳。是其爲心也。以爲吾仁矣。則天下之不仁。吾不知可也。吾義矣。則天下之不義。吾不知可也。居其實而去其名。斂其器而不示之用。置其心於都無較計之地。而亦不以天下之較計動於其心。此其爲念。固亦非有害於天下者。而亦豈知其弊之一至於此乎。今夫夫子之道。過者

可以俯而就。不肖者可以企而及。是誠行之萬世而無弊矣。然而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爲莊周。子弓之後有荀况。荀况之後爲李斯。蓋亦不能以無弊。則亦豈吾夫子之道使然哉。故夫善學之。則雖老氏之說無益於天下。而亦可以無害於天下。不善學之。則雖吾夫子之道。而亦不能以無弊也。今天下之患。則莫大於貪鄙。以爲同冒進。而無恥。貪鄙爲同者曰。吾夫子固無可無不可也。冒進無恥者曰。吾夫子固汲汲於行道也。嗟乎。吾以吾夫子之道以爲奸。則彼亦以其師之說而爲奸。願亦奚爲其不可哉。今之二氏之徒。苦空其行。而虛幻其說者。既已不得其原矣。然彼以其苦空。而吾以其貪鄙。彼以其虛幻。而吾以其冒進。如是而攻焉。彼既有辭矣。而何以服其心乎。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今不皇皇焉。自攻其弊。以求明吾夫子之道。而徒以攻二氏爲心。亦見其不知本也。夫生復言之。執事以攻二氏爲問。而生切切於自攻者。夫豈不喻執事之旨哉。春秋之道。責己嚴。而待人恕。吾夫子之訓。先自治而後治人也。若夫二氏與楊墨之非。則孟子闢之於前。韓歐諸子闢之於後。而豈復俟於言乎哉。執事以爲夫子未嘗攻老氏。則夫子蓋嘗攻之矣。曰。鄉愿德之賊也。蓋鄉愿之同乎流俗。而合乎汙世。卽老氏之所謂和其光而同其塵者也。和光同塵之說。蓋老氏之徒爲之者。而老氏亦有以啓之。故吾夫子之攻鄉愿。非攻老氏也。攻鄉愿之學老氏。而又失之也。後世談老氏者。皆出於鄉愿。故曰。夫子蓋嘗攻之也。

問古人之言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諸君皆志伊尹。學顏子者。請遂以二君之事質之。夫伊尹之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也。固將終身爾矣。湯之聘幣三往。而始幡然以起。是豈苟焉者。而後世至以爲割烹要湯。斯固孟子已有明辯。至於桀則固未嘗以幣聘尹也。而自往就之。至再

至五。昔人謂其急於生人而往，速其功也。果爾，其不類於以割烹要之歟。顏淵之學於孔子也，其詳且要，無有過於四勿之訓。茲四言者，今之初學之士，皆自以爲能知，而孔門之徒以千數。其最下者，宜其猶愈於今之人也。何獨唯顏子而後可以語此乎。至於箠瓢陋巷而不改其樂，此尤孔子之所深嘉。屢嘆而稱以爲賢者，而昔之人乃以爲哲人之細事，將無類於今之初學自謂能知四勿之訓者乎。夫尹也以湯之聖，則三聘而始往，以桀之虐，則五就而不辭。顏之四勿，孔門之徒所未聞，而今之初學自以爲能識箠瓢之樂，孔子以爲難，而昔人以爲易也。茲豈無其說乎。不然，則伊尹之志荒，而顏子之學淺矣。

求古人之志者，必先自求其志，而後能辨其出處之是非。論古人之學者，必先自論其學，而後能識其造詣之深淺。此伊尹之志，顏子之學，所以未易於窺測也。嘗觀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固將終其身於畝畝，雖祿之以天下，有弗顧者。其後感成湯三聘之勤，而始幡然以起，是誠甚不易矣。而戰國之士，猶以爲割烹要湯，向非孟氏之辯，則千載之下，孰從而知其說之妄乎。至於五就桀之說，則尙有可疑者。孟子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夫尹以庶人而往役於桀，可也，以行道而往就於桀，不可也。尹於成湯之聖，猶必待其三聘者，以爲身不可辱，而道不可枉也。使尹不俟桀之聘而自往，則其辱身枉道也甚矣。而何以爲伊尹乎。使尹之心以爲湯雖聖臣也，桀雖虐君也，而就之則旣以爲君矣，又可從而伐之乎。桀之暴虐，天下無不知者，彼置成湯之聖而弗用，尙何有於伊尹。使尹不知而就之，是不知也。知而就之，是不明也。就之而復伐之，是不忠也。三者無一可，而謂伊尹爲之乎。柳宗元以爲伊尹之五就桀，是大人之

欲速其功。且曰吾觀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大於五就桀。蘇子瞻譏之。以爲宗元欲以此自解。其從叔文之。非可謂得其心矣。然五就之說。孟子亦嘗言之。而說者以爲尹之就桀。湯進之也。則尹惟知以湯之心爲心而已。是在聖人固必自有以處此。而愚以爲雖誠有之。亦孟子所謂有伊尹之志。則可耳。不然。吾未見其不爲反覆悖亂之歸也。至其顏子四勿之訓。此蓋聖賢心學之大。有未易以言者。彼其自謂能知。則譬之越南黨北。孰不知越之爲南。而黨之爲北。至其道理之曲折險易。自非所嘗經歷。莫從而識之也。今以四勿而詢人。則誠未見其有不知者。及究其所謂非禮。則又莫不暗然而無以爲答也。今夫天下之事。固有似禮而非禮者矣。亦有似非禮而實爲禮者矣。其纖悉毫釐。至於不可勝計。使非盡格天下之物。而盡窮天下之理。則其疑似幾微之間。孰能決然而無所惑哉。夫於所謂非禮者。既有未辨。而斷然欲以之勿視。聽言動。是亦告子之所謂不得於言。而勿求於心耳。其何以能克己復禮而爲仁哉。夫惟顏子博約之功。已盡於平日。而其明睿所照。既已略無纖芥之疑。故於事至物來。天理人欲。不待議擬而已判然。然後行之。勇決而無疑滯。此正所謂有至明以察其幾。有至健以致其決者也。孔門之徒。自子貢之穎悟。不能無疑於一貫。則四勿之訓。宜乎唯顏子之得聞也。若夫箠瓢之樂。則顏子之賢。盡在於此。蓋其所得之深者。周子嘗令二程尋之。則既知其難矣。惟韓退之以爲顏子得聖人爲之依歸。則其不憂而樂也。豈不易顧以爲哲人之細事。初若無所難者。是蓋言其外而未究其中也。蓋箠瓢之樂。其要在於窮理。其功始於慎獨。能窮理。故能擇乎中庸。而復理以爲仁。能慎獨。故能克己不試過。而至於三月不違。蓋其人欲淨盡。天理流行。是以內省不疚。仰不愧。俯不作。而心廣體胖。有不知其手舞足蹈者也。退之

之學言誠正而弗及格致。則窮理慎獨之功正其所大缺。則於顏子之樂宜其得之淺矣。嗟乎。志伊尹之志也。然後能知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也。然後能知顏子之學。生亦何能與於此哉。顧其平日亦在所不敢自暴自棄。而心融神會之餘。似亦微有所見。而執事今日之問。又適有相感發者。是以輒妄言之。幸執事不以爲僭而教之也。

問。風俗之美惡。天下之治忽。關焉。自漢以來。風俗之變。而日下也。猶江河之日趨於海也。不知其猶可挽而復之古乎。將遂往而不返也。孔子謂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而說者以爲二國之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也有難易。夫風俗之在三代也。不知其凡幾變矣。而始爲漢。其在漢也。又不知其凡幾變矣。而始爲唐。爲宋。就使屢變而上焉。不過爲漢而上耳。爲唐而止耳。而何以能遂復於三代乎。今之風俗。則賈誼之所太息者有之矣。皇上之德過於漢文。諸士苛有賈生之談焉。固所喜聞而樂道也。

天下之患莫大於風俗之頹靡而不覺。夫風俗之頹靡而不覺也。譬之潦水之赴壑。浸淫泛濫。其始若無所患。而既其末也。奔馳潰決。忽焉不終朝而就竭。是以甲兵雖強。土地雖廣。財賦雖盛。邊境雖寧。而天下之治終不可爲。則風俗之頹靡實有以致之。古之善治天下者。未嘗不以風俗爲首務。武王勝殷。未及下車而封黃帝堯舜之後。下車而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式商容之閭。當是時也。拯溺救焚之政未暇。悉布而先汲汲於爲是者。誠以天下風俗之所關。而將以作興其篤厚忠貞之氣也。故周之富強不如秦。廣大不如漢。而延世至於八百年者。豈非風俗之美致然歟。今天下之風俗。則誠有可慮者。而莫能明

言之何者。西漢之末。其風俗失之懦。東漢之末。其風俗失之激。晉失之虛。唐失之靡。是皆有可言者也。若夫今之風俗。謂之懦。則復類於悍也。謂之激。則復類於同也。謂之虛。則復類於瑣。而謂之靡。則復類於鄙也。是皆有可慮之實。而無可狀之名者也。生固亦有見焉。而又有所未敢言也。雖然。聖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位。於此而不直。是無所用其直矣。請遂言之。孔子曰。鄉愿。德之賊也。孟子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同乎流俗。合乎汙世。自以爲是。而不可與人堯舜之道。闔然媚於世者。是鄉愿也。蓋今風俗之患。在於務流通。而薄忠信。貴進取。而賤廉潔。重儂狡。而輕朴直。議文法。而略道義。論形迹。而遺心術。尚和同。而鄙狷介。若是者。其浸淫習染。既非一日。則天下之人。固已相忘於其間。而不覺驟而語之。若不足以爲患。而天下之患。終必自此而起。泛而觀之。若無與於鄉愿。而徐而察之。則其不相類者。幾希矣。愚以爲欲變是也。則莫若就其所藐者。而振作之。何也。今之所薄者。忠信也。必從而重之。所賤者。廉潔也。必從而貴之。所輕者。朴直也。必從而重之。所遺者。心術也。必從而論之。所鄙者。狷介也。必從而尚之。然而今之議者。必以爲是數者。未嘗不振作之也。則亦不思之過矣。大抵聞人之言。不能平心易氣。而先橫不然之念。未有能見其實然者也。夫謂是數者之未嘗不振作之也。則夫今之所務者。果忠信歟。果流通歟。所貴者。果進取歟。果廉潔歟。其餘者。亦皆以是而思之。然後見其所謂振作之者。蓋亦其名。而實有不然矣。今之議者。必且以爲何以能得其忠信廉潔之實。而振作之。則愚以爲郭隗之事。斷亦可見也。爲人上者。獨患無其誠耳。苟誠心於振作。吾見天下未有不翁然而向風者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敦。薄夫寬。夫夷惠之

風所以能使人聞於千載之下而興起者。誠焉而已耳。今日吾將以忠信廉潔振作天下。而中心有弗然焉。則夫情願之所謂居之似忠信。而行之似廉潔者。固亦未嘗無也。

問。明於當世之務者。惟豪傑爲然。今取士於科舉。雖未免於記誦文辭之間。然有司之意。固惟豪傑是求也。非不能鉤深索隱。以探諸士之博覽。然所以待之淺矣。故願相與備論當世之務。夫官冗矣。而事益不治。其將何以釐之。賦繁矣。而財愈不給。其將何以平之。建屏滿於天下。而賦祿日增。勢將不掉。其將何以處之。清戎遍於海內。而行伍日耗。其將何以籌之。蝗旱相仍。流離載道。其將何以拯之。獄訟煩滋。盜賊昌熾。其將何以息之。勢家侵利。人情怨咨。何以裁之。戎胡窺竊。邊鄙未寧。何以攘之。凡此數者。皆當今之急務。而非迂儒曲士之所能及也。願聞其說。

執事詢當世之務。而以豪傑望於諸生。誠汗顏悚息。懼無以當執事之待。然執事之問。則不可虛也。生請無辭以對。蓋天下之患。莫大於紀綱之不振。而執事之所問者。未及也。夫自古紀綱之不振。由於爲君者垂拱宴安於上。而爲臣者玩習懈弛於下。今朝廷出片紙以號召天下。而百司庶府。莫不震慄悚懼。不可謂紀綱之不振。然而下之所以應其上者。不過簿書文墨之間。而無有於貞固忠誠之實。譬之一人之身。言貌勤止。皆如其常。而神氣恍然。若有不相攝者。則於險阻煩難。必有不任其勞矣。而何以成天下之聲齊哉。故愚以爲當今之務。莫大於振肅紀綱。而後天下之治可從。而理也。是以先進紀綱之說。而後及執事之問。夫官冗而事不治者。其弊有三。朝廷之所以鼓舞天下而奔走豪傑者。名器而已。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今者不能慎惜。而至或加之於異道儉邪之輩。又使列於賢士大夫之上。有志之士。吾知

其不能與之齒矣。此豪傑之所以解體而事之所以不治者。名器之太濫也。至於陞授之際。不論其才之堪否。而概以年月名次之先後爲序。使天下之人皆有必得之心。而無不可爲之慮。又一事特設一官。或二人而共理一職。十羊九牧。徒益紛擾。至於邊遠疲弊之地。宜簡賢能。特加撫緝。功成績著。則優其遷擢。以示崇獎。有志之士。無亦不樂爲者。而乃反委之於庸劣。遂使日益凋瘵。則是選用太忽之過也。天下之治。莫急守令。而令之於民。尤爲切近。昔漢文之時。爲吏者長子孫。居官以職爲氏。今者徒據紙上之功績。亟於行取。而責效於二三年之間。彼爲守令者。因是亦莫不汲汲於求去。而莫有誠確久遠之圖。此則求效太速之使然耳。賦繁而財不給者。此無益之費多。而冗食之徒衆也。去是二者。而又均一天下之賦。使每郡各計其所入之數。而均之於田。不得有官民二則之異。則詭射之弊息。而賦亦稍平矣。至於建屏之議。尤爲當今之切務。而天下之人。莫敢言者。欲求善後之策。則在於朝廷之上。心於繼志。而不以更改爲罪。建議之臣。心於爲國。而不以獲罪自阻。然後可以議此。不然。雖論無益矣。蓋昔者漢之諸侯。皆封以土地。故其患在強大而不分。分則易弱矣。今之藩國。皆給以食祿。故其患在衆多而不合。合則易辦矣。然鼃誤一言。而首領不保。天下雖悲錯之以忠受戮。其誰復敢言乎。清戎之要在於因地利而順人情。蓋南人之習於南。而北人之習於北。是謂地利。南之不安於北。而北之不安於南。是謂人情。今以其清而已得者。就籍之於其本土。而以其清而不得者。之糧餽輸之於邊。募驍勇以實塞下。或亦兩得之矣。蝗旱相仍。而流離載道者。官冗而事益不治之所致也。獄訟繁滋。而盜賊昌熾者。賦繁而財愈不給之所起也。勢家侵利。而人情怨咨。則在於制之以禮。而一轉移於向背之間而已。昔田蚡請考工地以益宅。武帝怒曰。何

不遂取武庫。蚡懼而退。夫以田蚡之橫。而武帝一言不敢復縱。况未及蚡者。誠有以禁戒懲飭之。其亦何敢肆無忌憚也哉。胡戎窺竊而邊鄙未寧。則在於備之不預。而畏之太深之過也。夫戎虜之患。既深且久。足可爲鑒矣。而當今之士。苟遇邊報稍寧。則皆以爲不復有事。解嚴弛備。恬然相安。以苟歲月。而所謂選將練兵。蓄財養士者。一旦置之度外。縱一行焉。亦不過取具簿書。而實無有於汲汲皇皇之意。及其一旦有事。則倉黃失措。若不能以終日。蓋古之善御戎狄者。平居無意。忽苟且之心。故臨事無紛張繆戾之患。兢惕以備之。談笑以處之。此所以爲得也。若夫制御之策。則古今之論詳矣。在當事者擇而處之。生不能別爲之說也。夫執事之所以求士者。不專於記誦文辭之間。故諸生之文。亦往往出於科舉之外。惟其說之或有足取。則執事幸採擇之。

山東鄉試錄後序

弘治甲子秋八月甲申。山東鄉試錄成。考試官刑部主事王守仁。既序諸首簡。所以紀試事者。慎且詳矣。鼎承乏執事後。有不容無一言以申告。登名諸君子者。夫山東天下之巨藩也。南峙秦岱。爲五嶽之宗。東匯滄海。會百川之流。吾夫子以道德之師。鍾靈毓秀。挺生於數千載之上。是皆窮天地。亘古今。超然而獨盛焉者也。然陟秦岱。則知其高。觀滄海。則知其大。生長夫子之邦。宜於其道之高且大者。有聞焉。斯不愧爲邦之人矣。諸君子登名是錄者。其亦有聞乎哉。夫自始學焉。讀其書。聚而爲論辯。發而爲文詞。至於今。資藉以階尺寸之進。而方來未已者。皆夫子之緒餘也。獨於道未之聞。是固學者之通患。不特是邦爲然也。然海與岱。天下知其高且大也。見之真而聞之熟。必自東人始。其

於道則亦宜若是焉可也。且道豈越乎所讀之書。與所論辯而文詞之者哉。理氣有精粗。言行有難易。窮達有從違。此道之所以鮮聞也。夫海岱云者。形勝也。夫子之道德也者。根本也。雖若相叅並立於天地間。其所以爲盛。則又有在此而不在彼者矣。鼎寶陋於聞道。幸以文墨從事。此邦冀所錄之士。有是人也。故列東藩之盛。樂爲天下道之。

王文成公全書

卷三十二

附錄一 年譜一

先生諱守仁，字伯安，姓王氏。其先出晉光祿大夫覽之裔，本瑯琊人。至曾孫右軍將軍羲之，徙居山陰。又二十三世，迪功郎壽自達，溪徙餘姚。今遂爲餘姚人。壽五世孫綱，善鑑人，有文武才。國初，誠意伯劉伯溫薦爲兵部郎中，擢廣東叅議。死，苗難子彥達綴羊革裹尸歸，是爲先生五世祖。御史郭純上其事於朝，廟祀增城。彥達號祕湖漁隱，生高祖諱與準，精禮易，嘗著易微數千言。永樂間，朝廷舉遺逸，不起。號遁石翁。曾祖諱世傑，人呼爲槐里子，以明經貢太學卒。祖諱天敍，號竹軒，魏嘗齋，瀚嘗立傳，敍其環堵蕭然，雅歌豪唸，胸次灑落。方之陶靖節、林和靖，所著有竹軒稿、江湖雜稿。行於世，封翰林院脩撰。自槐里子以下，兩世皆贈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追贈新建伯。父諱華，字德輝，別號實菴。晚稱海日翁，嘗讀書龍泉山中，又稱爲龍山公。成化辛丑，賜進士及第，第一人。仕至南京吏部尙書，進封新建伯。龍山公常思山陰山水佳麗，又爲先世故居，復自姚徙越城之光相坊居之。先生嘗築室陽明洞，洞距越城東南二十里。學者咸稱陽明先生云。

憲宗成化八年壬辰九月丁亥，先生生。

是爲九月三十日。太夫人鄭娠十四月。祖母岑夢神人衣緋玉雲中。鼓吹送兒授岑。岑驚寤。已聞啼聲。祖竹軒公異之。卽以雲名。鄉人傳其夢。指所生樓曰瑞雲樓。

十有二年丙申。先生五歲。

先生五歲不言。一日與羣兒嬉。有神僧過之。曰好箇孩兒。可惜道破。竹軒公悟。更今名。卽能言。一日誦竹軒公所嘗讀過書。訝問之。曰聞祖讀時已默記矣。

十有七年辛丑。先生十歲。皆在越。

是年龍山公舉進士第一甲第一人。

十有八年壬寅。先生十一歲。寓京師。

龍山公迎養竹軒翁。因攜先生如京師。先生年纔十一。翁過金山寺。與客酒酣。擬賦詩。未成。先生從傍賦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客大驚異。復命賦蔽月山房詩。先生隨口應曰。山近月遠覺月小。便道此山大於月。若人有眼大如天。還見山小月更闊。朋年就塾師。先生豪邁不羈。龍山公常懷憂。惟竹軒公知之一日。與同學生走長安街。遇一相士。異之曰。吾爲爾相。後須憶吾言。鬚拂領。其時入聖境。鬚至上丹臺。其時結聖胎。鬚至下丹田。其時聖果圓。先生感其言。自後每對書。輒靜坐凝思。嘗問塾師曰。何爲第一等事。塾師曰。惟讀書登第耳。先生疑曰。登第恐未爲第一等事。或讀書學聖賢耳。龍山公聞之。笑曰。汝欲做聖賢耶。

二十年甲辰。先生十三歲。寓京師。

母太夫人鄭氏卒。

居喪哭泣甚哀。

二十有二年丙午，先生十五歲，寓京師。

先生出遊居庸三關，卽慨然有經略四方之志。詢諸夷種落，悉圖備禦策，遂胡兒騎射，胡人不敢犯。經月始返。一日夢謁伏波將軍廟，賦詩曰：卷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鬢毛皤。雲埋銅柱雷轟折，六字題文尙不磨。時畿內石英王勇盜起，又聞秦中石和尙劉千斤作亂，屢欲爲書獻於朝。龍山公斥之爲狂，乃止。

孝宗弘治元年戊申，先生十七歲，在越。

七月，親迎夫人諸氏於洪都。

外舅諸公養和爲江西布政司叅議，先生就官署委禽。合卺之日，偶閑行入鐵柱宮，遇道士跌坐一榻，卽而叩之，因聞養生之說，遂相與對坐忘歸。諸公遣人追之，次早始還。○官署中蓄紙數篋，先生日取學書，比歸，數篋皆空。書法大進。先生嘗示學者曰：吾始學書，對模古帖，止得字形，後舉筆不輕落紙，凝思靜慮，擬形於心，久之始通其法。既後讀明道先生書曰：吾作字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既非要字好，又何學也？乃知古人隨時隨事，只在心上學，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後與學者論格物，多舉此爲證。

二年己酉，先生十八歲，寓江西。

十二月夫人諸氏歸餘姚。

是年先生始慕聖學。先生以諸夫人歸舟至廣信。謁婁一齋諒。語宋儒格物之學。謂聖人必可學而至。遂深契之。明年龍山公以外艱歸姚。命從弟冕階宮及妹壻牧相與先生講析經義。先生日則隨衆課業。夜則搜取諸經子史讀之。多至夜分。四子見其文字日進。嘗愧不及。後知之曰。彼已游心舉業外矣。吾何及也。先生接人故和易善謔。一日悔之。遂端坐省言。四子未信。先生正色曰。吾昔放逸。今知過矣。自後四子亦漸斂容。

五年壬子先生二十一歲在越。

舉浙江鄉試。

是年場中夜半見二巨人各衣緋綠東西立。自言曰。三人好作事。忽不見。已而先生與孫忠烈燧。胡尚書世寧同舉。其後宸濠之變。胡發其奸。孫死其難。先生平之。咸以爲奇驗。○是年爲宋儒格物之學。先生始侍龍山公于京師。徧求考亭遺書讀之。一日思先儒謂衆物必有表裏精蘊。一草一木皆涵至理。官署中多竹。卽取竹格之。沉思其理不得。遂遇疾。先生自委聖賢有分。乃隨世就辭章之學。明年春會試下第。縉紳知者咸來慰諭。宰相李西涯戲曰。汝今歲不第。來科必爲狀元。試作來科狀元賦。先生懸筆立就。諸老驚曰。天才。天才。退有忌者曰。此子取上第。目中無我輩矣。及丙辰會試。果爲忌者所抑。同舍有以不第爲恥者。先生慰之曰。世以不得第爲恥。吾以不得第動心爲恥。識者服之。歸餘姚。結詩社龍泉山寺。致仕方伯魏瀚平時以雄才自放。與先生登龍山對奕聯詩。有佳句輒

爲先生得之。乃謝曰：老夫當退數舍。

十年丁巳。先生二十六歲。寓京師。

是年先生學兵法。當時邊報甚急。朝廷推舉將才。莫不遑遑。先生念武舉之設。僅得騎射搏擊之士。而不能收韜略統馭之才。於是留情武事。凡兵家祕書。莫不精究。每遇賓宴。嘗聚果核列陣勢爲戲。

十一年戊午。先生二十七歲。寓京師。

是年先生談養生。先生自念辭章藝能不足。以通至道。求師友于天下。又不數遇。心持惶惑。一日讀晦翁上宋光宗疏。有曰：居敬持志爲讀書之本。循序致精爲讀書之法。乃悔前日探討雖博而未嘗循序以致精。宜無所得。又循其序。思得漸漬浹浹。然物理吾心。終若判而爲二也。沉鬱旣久。舊疾復作。益委聖賢有分。偶聞道士談養生。遂有遺世入山之意。

十有二年己未。先生二十八歲。在京師。

舉進士出身。

是年春會試。舉南宮第二人。賜二甲進士出身第七人。觀政工部。

疏陳邊務。

先生未第時。嘗夢威寧伯遣以弓劍。是秋。欽差督造威寧伯王越墳。馭役夫以什伍法。休食以時。暇卽驅演八陣圖。事竣。威寧家以金帛謝不受。乃出威寧所佩寶劍爲贈。適與夢符。遂受之。時有星變。朝廷下詔求言。及聞達虜猖獗。先生復命上邊務八事。言極剴切。

十有三年庚申先生二十九歲在京師

授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

十有四年辛酉先生三十歲在京師

奉命審錄江北

先生錄囚多所平反事竣遂遊九華作遊九華賦宿無相化城諸寺是時道者蔡蓬頭善談仙待以客禮請問蔡曰尙未有頃屏左右引至後亭再拜請問蔡曰尙未問至再三蔡曰汝後堂後亭禮雖隆終不忘官相一笑而別聞地藏洞有異人坐臥松毛不火食歷崑崙險訪之正熟睡先生坐傍撫其足有頃醒驚曰路險何得至此因論最上乘曰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兩箇好秀才後再至其人已他移故後有會心人遠之歎

十有五年壬戌先生三十一歲在京師

八月疏請告

是年先生漸悟仙釋二氏之非先是五月復命京中舊遊俱以才名相馳騁學古詩文先生歎曰吾焉能以有限精神爲無用之虛文也遂告病歸越築室陽明洞中行導引術久之遂先知一日坐洞中友人王思輿等四人來訪方出五雲門先生卽命僕迎之且歷語其來蹟僕遇諸途與語良合衆驚異以爲得道久之悟曰此簸弄精神非道也又屏去已而靜久思離世遠去惟祖母岑與龍山公在念因循未決久之又忽悟曰此念生於孩提此念可去是斷滅種性矣明年遂移疾錢塘西湖復

思用世往來南屏虎跑諸刹有禪僧坐關三年不語不視先生喝之曰這和尚終日口巴巴說甚麼終日眼睜睜看甚麼僧驚異即開視對語先生問其家對曰有母在曰起念否對曰不能不起先生即指愛親本性論之僧涕泣謝明日問之僧已去矣

十有七年甲子先生三十三歲在京師

秋主考山東鄉試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陸儼聘主鄉試試錄皆出先生手筆其策問議國朝禮樂之制老佛害道由於聖學不明綱紀不振由於名器太濫用人太急求效太速及分封清戎禦夷息訟皆有成法錄出人占先生經世之學

九月改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

十有八年乙丑先生三十四歲在京師

是年先生門人始進學者溺於詞章記誦不復知有身心之學先生首倡言之使人先立必爲聖人之志聞者漸覺興起有願執贄及門者至是專志授徒講學然師友之道久廢咸目以爲立異好名惟甘泉湛先生若水時爲翰林庶吉士一見定交共以倡明聖學爲事

武宗正德元年丙寅先生三十五歲在京師

二月上封事下詔獄謫龍場驛驛丞

是時武宗初政奄瑾竊柄南京科道戴銑薄彥徽等以諫忤旨逮繫詔獄先生首抗疏救之其言君

仁臣直。銑等以言爲責。其責如善。自宜嘉納。如其未善。亦宜包容。以開忠讜之路。乃今赫然下令。遠事拘囚。在陛下不過少示懲創。非有意怒絕之也。下民無知。妄生疑懼。臣切惜之。自是而後。雖有上關宗社危疑不制之事。陛下孰從而聞之。陛下聰明超絕。苟念及此。寧不寒心。伏願追收前旨。使銑等仍舊供職。擴太公無我之仁。明改過不吝之勇。聖德昭布。遠邇人民。胥悅。豈不休哉。疏入。亦下詔獄已。而廷杖四十。旣絕復甦。尋謫貴州龍場驛丞。

二年丁卯。先生三十六歲。在越。

夏。赴謫至錢塘。

先生至錢塘。瑾遣人隨偵。先生度不免。乃託言投江以脫之。因附商船遊舟山。偶逢颶風大作。一日夜至閩界。比登岸。奔山徑數十里。夜扣一寺求宿。僧故不納。趨野廟。倚香案臥。蓋虎穴也。夜半虎遶廊大吼。不敢入。黎明。僧意必斃于虎。將收其囊。見先生方熟睡。呼始醒。驚曰。公非常人也。不然。得無恙乎。邀至寺。寺有異人。嘗識于鐵柱宮。約二十年相見海上。至是出詩。有二十年前曾見君。今來消息我先聞之句。輿論出處。且將遠遁。其人曰。汝有親在萬一。瑾怒。逮爾父。誣以北走胡。南走粵。何以應之。因爲善得明夷。遂決策返。先生題詩壁間。曰。險夷原不滯胸中。何異浮雲過太空。夜靜海濤三萬里。月明飛錫下天風。因取問道由武夷而歸。時龍山公官南京吏部尙書。從鄱陽往省。十二月返錢塘。赴龍場驛。○是時先生與學者講授。雖隨地興起。未有出身承當以聖學爲己任者。徐愛先生妹婿也。因先生將赴龍場。納贄北面。奮然有志于學。愛與蔡宗寬。朱節。同舉鄉貢。先生作別三子序。

以贈之。

三年戊辰先生三十七歲在貴陽。

春至龍場。

先生始悟格物致知龍場在貴州西北萬山叢棘中蛇虺魍蠱毒瘴癘與居夷人馘舌難語可通語者皆中土亡命舊無居始教之範上架木以居時瑾憾未已自計得失榮辱皆能超脫惟生死一念尙覺未化乃爲石墀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靜久之胸中灑灑而從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飼之又恐其懷抑鬱則與歌詩又不悅復調越曲雜以談笑始能忘其爲疾病夷狄患難也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語之者不覺呼躍從者皆驚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乃以默記五經之言證之莫不脗合因著五經億說居久夷人亦日來親狎以所居湫溼乃伐木構龍岡書院及寅賓堂何陋軒居子亭玩易窩以居之思州守遣人至驛侮先生諸夷不平共毆辱之守大怒言諸當道毛憲副科令先生請謝且諭以禍福先生致書復之守慚服水西安宣慰聞先生名使人餽米肉給使令既又重以金帛鞍馬俱辭不受始朝廷議設衛於水西既置城已而中止驛傳尙存安惡據其腹心欲去之以問先生先生遺書折其不可且申朝廷威信令甲議遂寢已而宋氏酋長有阿賈阿札者叛宋氏爲地方患先生復以書詆諷之安悚然率所部平其難民賴以寧。

四年己巳先生三十八歲在貴陽。

提學副使席書聘主貴陽書院

是年先生始論知行合一始席元山書提督學政問朱陸同異之辨先生不語朱陸之學而告之以其所悟書懷疑而去明日復來舉知行本體證之五經諸子漸有省往復數四豁然大悟謂聖人之學復觀於今日朱陸異同各有得失無事辯詰求之吾性本自明也遂與毛憲副脩葺書院身率貴陽諸生以所事師禮事之○後徐愛因未曾先生知行合一之訓決於先生先生曰試舉看愛曰如今人已知父當事兄常弟矣迺不能孝弟知與行分明是兩事先生曰此被私欲隔斷耳非本體也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人復本體故大學指出真知行以示人口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夫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色時已是好矣非見後而始立心去好也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臭時已是惡矣非聞後而始立心去惡也又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此便是知行之本體愛曰古人分知行爲二恐是要人用工有分曉否先生曰此正失却古人宗旨某嘗說知是行之主意行實知之功夫知是行之始行實知之成已可理會矣古人立言所以分知行爲二者緣世間有一種人懵懵然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是之爲冥行妄作所以必說知而後行無繆又有一種人茫茫然懸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實躬行是之爲揣摸影響所以必說行而後知始真此是古人不得已之教若見得時一言足矣今人却以爲必先知然後能行且講習討論以求知俟知得真時方去行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某今說知行合一使學者自求本體庶無支離決裂之病

五年庚午先生三十九歲在吉

陞廬陵縣知縣

先生三月至廬陵爲政不事威刑惟以開導人心爲本蒞任初首詢里役察各鄉貧富奸良之實而低昂之賦牒盈庭不卽斷射稽國初舊制慎選里正三老坐申明亭使之委曲勸諭民皆悔勝氣匿訟至有涕泣而歸者由是囹圄日清在縣七閱月遺告示十有六大抵諄諄慰父老使教子弟毋令蕩僻城中失火身禱返風以血禳火而火卽滅因使城中闢火巷定水次免逆絕鎖守橫征杜神會之借辦立保甲以弭盜清驛遞以延賓旅至今數十年猶踵行之○諸學者悟入之功先是先生赴龍場時隨地講授及歸過常德辰州見門人冀元亨蔣信劉觀時輩俱能卓立喜曰謫居兩年無可與語者歸途乃幸得諸友悔昔在貴陽舉知行合一之教紛紛異同罔知所入茲來乃與諸生靜坐僧寺使自悟性體顧恍恍若有可卽者既又途中寄書曰前在寺中所云靜坐事非欲坐禪入定也蓋因吾輩平日爲事物紛拏未知爲己欲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功夫耳明道云纔學便須知有用力處既學便須知有得力處諸友宜於此處着力方有進步異時始有得力處也

冬十有一月入覲

先生入京館於大興隆寺時黃宗賢縮爲後軍都督府都事因儲柴墟壻請見先生與之語喜曰此學久絕子何所聞對曰雖粗有志實未用功先生曰人惟患無志不患無功明日引見甘泉訂與終日共學○按宗賢至嘉靖壬午春復執贄稱門人

十有二月。陞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

論實踐之功。先生與黃綰應良論聖學久不明。學者欲爲聖人。必須廓清心體。使纖翳不留。真性始見。方有操持涵養之地。應良疑其難。先生曰。聖人之心如明鏡。纖翳自無所容。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斑垢蝕之鏡。須痛刮磨一番。盡去蝕。然後纖塵卽見。纔拂便去。亦不消費力。到此已是識得仁體矣。若蝕未去。其間固自有一點明處。塵埃之落。固亦見得纔拂便去。至于堆積於蝕之上。終弗之能見也。此學利困勉之所由異。幸勿以爲難而疑之也。凡人情好易而惡難。其間亦自有私意氣習纏蔽。在識破後。自然不見其難矣。古之人至有出萬死而樂爲之者。亦見得耳。向時未見得裏面意思。此功夫自無可講處。今已見此一層。却恐好易惡難。便流入禪釋去也。○按先生立教。皆經實踐。故所言懇篤。若此。自揭良知宗旨後。吾黨又覺領悟太易。認虛見爲真得。無復向裏着己之功矣。故吾黨穎悟承速者。往往多無成。甚可憂也。

六年辛未。先生四十歲。在京師。

正月。調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

論晦菴象山之學。王輿菴讀象山書。有契。徐成之與辯不決。先生曰。是宋非陸。天下論定久矣。久則難變也。雖微成之之爭。輿菴亦豈能違行其說乎。成之謂先生漫爲含糊兩解。若有以陰助輿菴而爲之地者。先生以書解之曰。輿菴是象山。而謂其專以尊德性爲主。今觀象山文集所載。末嘗不教其徒讀書。而自謂理會文字。頗與人異者。則其意實欲體之於身。其亟所稱述以誨人者。曰居處恭。

執事敬與人忠。曰克己復禮。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曰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是數言者。孔子孟軻之言也。烏在其爲空虛乎。獨其易簡覺悟之說。頗爲當時所疑。然易簡之說出於繫辭。覺悟之說。雖有同于釋氏。然釋氏之說。亦自有同于吾儒。而不害其爲異者。惟在於幾微毫忽之間而已。亦何必諱於其同。而遂不敢以言狃於其異。而遂不以察之乎。是與菴之是象山。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吾兄是晦菴。而謂其專以道問學爲事。然晦菴之言。曰居敬窮理。曰非存心無以致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是其爲言。雖未盡瑩。亦何嘗不以尊德性爲事。而又烏在其爲支離乎。獨其平日汲汲於訓解。雖韓文楚辭陰符參同之屬。亦必與之註釋考辯。而論者遂疑玩物。又其心慮恐學者之躡等。而或失之於妄作。必先之以格致。而無不明。然後有以質之於誠正。而無所謬。世之學者。掛一漏萬。求之愈煩。而失之愈遠。至有弊力終身。苦其難。而卒無所入。而遂議其支離。不知此乃後世學者之弊。而當時晦菴之自爲。則亦豈至是乎。是吾兄之是晦菴。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夫二兄之所信。而是者。既未盡其所以是。則其所疑而非者。亦豈盡其所以非乎。僕嘗以爲晦菴之與象山。雖其所以爲學者。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爲聖人之徒。今晦菴之學。天下之人。童而習之。既已入人之深。有不容於論辯者。而獨惟象山之學。則以其嘗與晦菴之有言。而遂落離之。使若由賜之殊科焉。則可矣。而遂擯放廢斥。若硃秩之與美玉。則豈不過甚矣乎。故僕嘗欲冒天下之譏。以爲象山一暴其說。雖以此得罪。無恨晦菴之學。既已章明於天下。而象山猶蒙無實之誣。于今且

四百年莫有爲之一洗者。使晦菴有知。將亦不能一日安享於廟廡之間矣。此僕之至情。終亦必爲兄一吐露者。亦何肯慢爲兩解之說。以陰助于輿菴已乎。

二月爲會試同考試官。

是年僚友方獻夫受學。獻夫時爲吏部郎中。位在先生上。比聞論學。深自感悔。遂執贄事以師禮。是冬告病歸西樵。先生爲敍別之。

十月降文選清吏司員外郎。

送甘泉奉使安南。先是先生降南都。甘泉與黃綰言於冢宰楊一清。改留吏部。職事之暇。始遂講聚。方期各相砥切。飲食啓處必共之。至是甘泉出使安南封國。將行。先生懼聖學難明而易惑。人生別易而會難也。乃爲文以贈。略曰。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曾子唯一貫之旨。傳之孟軻。絕又二千餘年。而周程續自是而後。言益詳。道益晦。孟氏患楊墨。周程之際。釋老大行。今世學者。皆知尊孔孟。賤楊墨。擯釋老。聖人之道。若大明於世。然吾從而求之。聖人不得而見之矣。其能有若墨氏之兼愛者乎。其能有若楊氏之爲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清淨自守。釋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楊墨老釋之思哉。彼於聖人之道。異然猶有自得也。而世之學者。章繪句琢。以誇俗。詭心色取。相飾以僞。謂聖人之道。勞苦無功。非復人之所可爲。而徒取辯於言辭之間。古之人有終身不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略。自以爲若是亦足矣。而聖人之學遂廢。則今之所大患者。豈非記誦辭章之習。而弊之所從來。無亦言之太詳。析之太精者之過歟。某幼不問學。陷溺於邪僻者二十年。而始究心於老釋。賴天之

靈因有所覺始乃沿周程之說求之而君有得焉。願一二同志之外莫予冀也。岌岌乎仆而復興。晚得於甘泉湛子。而後吾之志益堅。毅然若不可遏。則予之資於甘泉多矣。甘泉之學務求自得者也。世末之能知其知者且疑其爲禪。誠禪也。吾猶未得而見。而况其所志卓爾若此。則如甘泉者非聖人之徒歟。多言又烏足病也。夫多言不足以病甘泉。與甘泉之不爲多言病也。吾信之。吾與甘泉有意之所在。不言而會論之所及。不約而同期於斯道。弊而後已者。今日之別。吾容無言。夫惟聖人之學難明而易惑。習俗之降。愈下而抑不可回。任重道遠。雖已無俟於言。願復於吾心。若有不容已也。則甘泉亦豈以予言爲緩乎。

七年壬申先生四十一歲在京師。

三月陞考功清吏司郎中。

按同志考是年穆孔暉願應祥鄭一初方獻科王道梁穀萬潮陳鼎唐鵬路迎孫瑚魏廷霏蕭鳴鳳林達陳洸及黃綰應良朱節蔡宗堯徐愛同受業。

十二月陞南京太僕寺少卿使道歸省。

與徐愛論學。愛是年以郴州知州考滿進京。陞南京工部員外郎。與先生同舟歸越。論大學宗旨。聞之踴躍痛快。如狂如醒者數日。胸中混沌復開。仰思堯舜三王孔孟千聖立言人各不同。其旨則一。今之傳習錄所載首卷是也。其自敍云。愛因舊說汨沒。始聞先生之教。實駭愕不定。無入頭處。其後聞之既久。漸知反身實踐。然後始信先生之學爲孔門嫡傳。舍是皆傍蹊小徑。斷港絕河矣。如說格

物是誠意功夫。明善是誠身功夫。窮理是盡性功夫。道問學是尊德性功夫。博文是約禮功夫。惟精是惟一功夫。諸如此類。皆落落難合。其後思之既久。不覺手舞足蹈。

八年癸酉先生四十二歲在越。

二月至越。

先生初計至家。卽與徐愛同遊台蕩。宗族親友。緝弗能行。五月終。與愛數友。期候黃綰不至。乃從上虞入四明。觀白水。尋龍谿之源。登杖錫。至雪竇。上千丈巖。以望天姥華頂。欲遂從奉化取道赤城。適久旱。山田盡龜折。慘然不樂。遂自寧波還餘姚。綰以書迎先生。復書曰。此行相從諸友。亦微有所得。然無大發明。其最所歉然。宗賢不同。茲行耳。後輩習氣已深。雖有美質。亦漸消盡。此事正如淘沙。會有見金時。但目下未可必得耳。先生茲遊。雖爲山水。實注念愛綰二子。蓋先生點化同志。多得登遊山水間也。

冬十月至滁州。

滁山水佳勝。先生督馬政。地僻官閑。日與門人遊遨。琅琊瀼泉間。月夕則環龍潭而坐者數百人。歌聲振山谷。諸生隨地請正。踴躍歌舞。舊學之士。皆日來臻。於是從遊之衆。自滁始。○孟源問。靜坐中。思慮紛雜。不能強禁絕。先生曰。紛雜思慮。亦強禁絕不得。只就思慮萌動處。省察克治。到天理精明後。有箇物各存物的意思。自然精專。無紛雜之念。大學所謂知止而後有定也。

九月甲戌先生四十三歲在滁。

四月陞南京鴻臚寺卿。

滁陽諸友送至烏衣不能別。留居江浦。候先生渡江。先生以詩促之歸曰。滁之水入江流。江潮日復來。滁州相思若潮水。來往何時休。空相思。亦何益。欲慰相思情。不如崇令德。掘地見泉水。隨處無弗得。何必驅馳爲千里。遠相卽。君不見堯堯與舜壻。又不見孔與蹶。對面不相識。逆旅主人多慙慙。出門轉盼成路人。

五月至南京。

自徐愛來南都。同志日親。黃宗明。薛侃。馬明衡。陸澄。季本。許相卿。王激。諸儒。林達。張寰。唐愈。賢饒。文璧。劉觀。時。鄭。驢。周。積。郭。慶。變。惠。劉。曉。何。鰲。陳。傑。楊。杓。白。說。彭。一。之。朱。篋。輩。同。聚。師。門。日。夕。漬。礪。不。懈。客。有。道。自。滁。游。學。之。士。多。放。言。高。論。亦。有。漸。背。師。教。者。先。生。曰。吾。年。來。欲。懲。末。俗。之。卑。汚。引。接。學。者。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時。弊。今。見。學。者。漸。有。流。入。空。虛。爲。脫。落。新。奇。之。論。吾。已。悔。之。矣。故。南。畿。論。學。只。教。學。者。存。天。理。去。人。欲。爲。省。察。克。治。實。功。王。嘉。秀。肅。惠。好。談。仙。佛。先。生。嘗。警。之。曰。吾。幼。時。求。聖。學。不。得。亦。嘗。篤。志。二。氏。其。後。居。夷。三。載。始。見。聖。人。端。緒。悔。錯。用。功。二。十。年。二。氏。之。學。其。妙。與。聖。人。只。有。毫。釐。之。間。故。不。易。辨。推。篤。志。聖。學。者。始。能。究。析。其。隱。微。非。測。億。所。及。也。

十年乙亥。先生四十四歲。在京師。

正月。疏自陳。不允。

是年當兩京考察。例上疏。

立再從子正憲爲後。

正憲字仲章季叔易直先生亮之孫。西林守信之第五子也。先生年四十四。與諸弟守儉守文守章。俱未舉子。故龍山公爲先生擇守信子正憲立之。時年八齡。○是年御史楊典薦改祭酒不報。

八月擬諫迎佛疏。

時命太監劉允烏思藏齋幡供諸佛奉迎佛徒。允奏請鹽七萬引以爲路費。許之。輔臣楊廷和等與戶部及言官各疏執奏不聽。先生欲因事納忠。擬疏欲上。後中止。

疏請告。

是年祖母岑太夫人年九十有六。先生思乞恩歸。一見爲訣。疏凡再上矣。故辭甚懇切。

十有一年丙子。先生四十五歲。在南京。

九月。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

是時汀漳各郡皆有巨寇。尙書王瓊特舉先生。

十月。歸省。至越。

王思輿語季本曰。陽明此行。必立事功。本曰。何以知之。曰。吾觸之不動矣。

十有二年丁丑。先生四十六歲。

正月。至贛。

先生過萬安。遇流賊數百。沿途肆劫。商舟不敢進。先生乃聯商舟。結爲陣勢。揚旗鳴鼓。如趨戰狀。賊

乃羅拜于岸呼曰。饑荒流民。乞求賑濟。先生泊岸。令人諭之曰。至贛後。卽差官撫插。各安生理。毋作非爲。自取戮滅。賊懼散歸。以是年正月十六日開府。

行十家牌法。

先是贛民爲洞賊耳目。官府舉動未形。而賊已先聞。軍門一老隸奸尤甚。先生偵知之。呼入臥室。使之自擇生死。隸乃輸情吐實。先生許其不死。試所言悉驗。乃於城中立十家牌法。其法編十家爲一牌。開列各戶籍貫姓名。年貌行業。日輪一家。沿門按牌審察。遇面生可疑人。卽行報官究理。或有隱匿十家連坐。仍告諭父老子弟。務要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婦隨。長惠幼順。小心以奉官法。勤謹以辦國課。恭儉以守家業。謙和以處鄉里。心要平恕。毋得輕易忿爭。事要含忍。毋得輒興詞訟。見善互相勸勉。有惡互相懲戒。務興禮讓之風。以成敦厚之俗。

選民兵。

先生以南贛地連四省。山險林深。盜賊盤據。三居其一。窺伺剽掠。大爲民患。當事者每遇盜賊猖獗。輒復會奏請調上軍。狼狽往返。經年糜費逾萬。逮至集兵舉事。卽已癩癩齷齪。形班師旋旅。則又鼠狐聚黨。以機宜屢失。而備禦益弛。先生乃使四省兵備官。於各屬弩手。打手。機快等項。挑選驍勇。絕羣膽力出衆者。每縣多或十餘人。少或八九人。務求魁傑。或懸召募。大約江西福建二兵備。各以五六百名爲率。廣東湖廣二兵備。各以四五百名爲率。中間更有出衆者。優其廩餼。署爲將領。除南贛兵備自行編選。餘四兵備官。仍於每縣原額數內揀選可用者。量留三分之二。委該縣賢能官統練。

專以守城防隘爲事。其餘一分。揀退疲弱不堪者。免其着役。止出工食。追解該道。以益募賞。所募精兵。專隨各兵備官屯。筭別選官分隊統押教習之。如此。則各縣屯戍之兵。既足以護守防截。而兵備募召之士。又可以應變出奇。盜賊漸知所畏。平良益有所恃而無恐矣。

二月平漳寇

初。先生道聞漳寇方熾。兼程至贛。卽移文三省兵備。剋期起兵。自正月十六日蒞任。纔旬日。卽議進兵。兵次長富村。遇賊大戰。斬獲頗多。賊奔象湖山。拒守。我兵追至蓮花石。與賊對壘。會廣東兵至。方欲合圍。賊見勢急。遂潰圍而出。指揮覃桓縣承紀鋪馬陷死之。諸將請調狼兵。俟秋再舉。先生乃責以失律罪。使立功自贖。諸將議猶未決。先生曰。兵宜隨時變。在呼吸。豈宜各持成說耶。福建諸軍稍緝。咸有立功贖罪心。利在速戰。若常集謀之始。卽掩賊不備。成功可必。今旣勢彰。聞各賊必聯黨設械以禦我師。且宜示以寬懈。而猶執乘機之說。以張皇於外。是徒知吾卒之可擊。而不知敵之未可擊也。廣東之兵。意在倚重。狼達土軍。然後舉事。諸賊亦候吾土兵之集。以下戰期。乘此機候。正可奮怯爲勇。變弱爲強。而猶執持重之說。以坐失事機。是徒知吾卒之未可擊。而不知敵之正可擊也。善用兵者。因形而借勝於敵。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勝負之算。間不容髮。烏可執滯哉。於是親率諸道銳卒進屯上杭。密敕翠哨伴言犒衆退師。俟秋再舉。密遣義官曾崇秀覘賊虛實。乘其懈。選兵分三路。俱於二月十九日乘晦夜。嚙枚並進。直搗象湖。奪其隘口。諸賊失險。復據上層峻壁。四面滾木礮石。以死拒戰。我兵奮勇鏖戰。自辰至午。呼聲振地。三省奇兵從間鼓噪突登。乃驚潰奔走。

遂乘勝追勦已而福建兵攻破長富村等巢二十餘所廣東兵攻破水竹大重坑等巢一十三所斬首從賊營師富溫火燒等七千有奇俘獲賊屬輜重無算而諸洞蕩滅是役僅三月漳南數十年逋寇悉平○是月奏捷具言福建僉事胡璉叅政陳策副使唐澤知府鍾湘廣東僉事顧應祥都指揮楊懋知縣張戩勞績賜勅獎賞其餘陞賞有差初議進兵諭諸將曰賊雖據險而守尚可出其不意掩其不備則用鄧艾破蜀之策從間道以出若賊果盤據持重可以計困難以兵尅則用充國破羌之謀滅冗兵以省費務在防隱禍于顯利之中絕深奸於意料之外此萬全無失者也已而桓等狃於小勝不從間道故違節制以致挫衄諸將志沮遂請濟師先生獨以爲見兵二千有餘已爲不少不宜坐待濟師以自懈遙制以失機也遂親督兵而出卒成功

四月班師

時三月不雨至于四月先生方駐軍上杭禱于行臺得雨以爲未足及班師一雨三日民大悅有司請名行臺之堂曰時雨堂取王師若時雨之義也先生乃爲記

五月立兵符

先生謂習戰之方莫要於行伍治衆之法莫先於分數將調集各兵每二十五人編爲一伍伍有小甲五十人爲一隊隊有總甲二百人爲一哨哨有長有協哨二人四百人爲一營營有官有叅謀二人一千二百人爲一陣陣有偏將二千四百人爲一軍軍有副將偏將無定員臨事而設小甲於各伍之中選才力優者爲之總甲於小甲之中選才力優者爲之哨長於千百戶義官之中選材識優

者爲之副將。得以罰偏將。偏將得以罰營官。營官得以罰哨長。哨長得以罰總甲。總甲得以罰小甲。小甲得以罰伍衆。務使上下相維。大小相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自然舉動齊一。治衆如寡。庶幾有制之兵矣。編選既定。仍每五人給一牌。備列同伍二十五人姓名。使之連絡習熟。謂之伍符。每隊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總甲。一藏本院。謂之隊符。每哨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哨長。一藏本院。謂之哨符。每營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營官。一藏本院。謂之營符。凡遇征調發符。比號而行。以防奸僞。其諸緝養訓練之方。旗鼓進退之節。務濟實用行之。

奏設平和縣移枋頭巡檢司

先生以賊據險久爲民患。今幸破滅。須爲拊背扼吭之策。乃奏請設平和縣治于河頭。移河頭巡檢司于枋頭。蓋以河頭爲諸巢之咽喉。而枋頭又河頭之唇齒也。且曰。方賊之據河頭也。窮兇極惡。至動三軍之衆。合二省之力。而始克蕩平。若不及今爲久遠之圖。不過數年。勢將復起。後悔無及矣。蓋盜賊之患。譬諸病人。與師征討者。針藥攻治之方。建縣撫輯者。飲食調攝之道。徒恃攻治。而不務調攝。則病不旋踵。後雖扁鵲倉公。無所施其術也。○按是月聞蔡宗堯許相卿季本薛侃陸澄同舉進士。先生曰。入仕之始。意况未免搖動。如絮在風中。若非粘泥貼網。亦自主張未得。不知諸友却何如。想平時工夫。亦須有得力處耳。又聞曰。仁在告。賈田雪上。爲諸友久聚之計。遣二詩慰之。

六月疏請疏通鹽法

始都御史陳金以流賊軍餉於贛州立廠抽分廣鹽。許至袁臨吉三府發賣。然起正德六年至九年。

而止。至是先生以勅諭有使宜處置語。疏請暫行。待平定之日仍舊停止。從之。九月改授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給旗牌。得便宜行事。

南贛舊止以巡撫蒞之。至都御史周南會請旗牌。事畢繳還。不爲定制。至是先生疏請。遂有提督之命。後不復更。疏以我國家有罰典。有賞格。然罰典止行于叅提之後。而不行于臨陣對敵之時。賞格止行于大軍征勦之日。而不行於尋常用兵之際。故無成功。今後凡遇討賊。領兵官不拘軍衛有司。所領兵衆。有退縮不用命者。許領兵官軍前以軍法從事。領兵官不用命者。許總統官軍前以軍法從事。所領兵衆。有對敵擒斬功次。或赴敵陣亡。從實具報。覆實奏聞。陞賞如制。若生擒賊徒。問明卽押赴市曹斬之。以狗庶使人知警畏。亦可比于令典。決不待時者。如此則賞罰旣明。人心激勵。盜起卽得撲滅。糧餉可省。事功可建。又曰。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况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其何以齊一人心。作興士氣。雖使韓白爲將。亦不能有所成。誠得以大軍誅賞之法。責而行之。於平時假臣等。令旗令牌。使宜行事。如是而兵有不精。賊有不滅。臣等亦無以逃其死矣。事下兵部。尙書王瓊覆奏。以爲宜從所請。於是改巡撫爲提督。得以軍法從事。欽給旗牌八面。悉聽便宜。旣而鎮守太監畢眞。謀于近侍。請監其軍。瓊奏。以爲兵法最忌遙制。若使南贛用兵。而必待謀於省城。鎮守斷乎不可。惟省城有警。則聽南贛策應。事遂寢。○按敕諭有曰。江西南安贛州地方。與福建汀漳二府。廣東韶潮惠四府。及湖廣郴州桂陽縣。壤地相接。山嶺相連。其間盜賊不時生發。東追則西竄。南捕則北奔。蓋因地方各省。事無統屬。彼此推調。難爲處置。先年嘗

設有都御史一員。巡撫前項地方。就令督勦盜賊。但責任不專。類多因循。苟且不能申明賞罰。以勵人心。致令盜賊滋多。地方受禍。今日所奏及各該部覆奏事理。特改命爾提督軍務。撫安軍民。脩理城池。禁革奸弊。一應軍馬錢糧事宜。但聽便宜區畫。以足軍餉。但有盜賊生發。即便設法調兵勦殺。不許踵襲舊弊。招撫蒙蔽。重爲民患。其管領兵快人等官員。不問文職武職。若在軍前遠期。并逗遛退縮者。俱聽軍法從事。生擒盜賊。鞠問明白。亦聽就行斬首示衆。

撫諭賊巢

是時漳寇雖平。而樂昌龍川諸賊巢尙多嘯聚。將用兵勦之。先犒以牛酒銀布。復諭之曰。人之所共恥者。莫過於身被爲盜賊之名。人心之所共憤者。莫過於身遭劫掠之苦。今使有人罵爾等爲盜。爾必憤然而怒。又使人焚爾室廬。劫爾財貨。掠爾妻女。爾必懷恨切骨。寧死必報。爾等以是加人人。其有不怨者乎。人同此心。爾寧獨不知。乃必欲爲此。其間想亦有不得已者。或是爲官府所迫。或是爲大戶所侵。一時錯起念頭。誤入其中。後遂不敢出。此等苦情。亦甚可憫。然亦皆由爾等悔悟不切耳。爾等當時去做賊時。是生人尋死路。尙且要去。便去。今欲改行從善。是死人求生路。乃反不敢耶。若爾等首如當初去做賊時。拚死出來。求要改行從善。我官府豈有必要殺汝之理。爾等久習惡毒。忍於殺人心。多猜疑。豈知我上人之心。無故殺一鷄犬。尙且不忍。况於人命關天。若輕易殺之。冥冥之中。斷有還報殃禍。及於子孫。何苦而必欲爲此。我每爲爾等思念及此。輒至於終夜不能安寢。亦無非欲爲爾等尋一生路。惟是爾等冥頑不化。然後不得已而興兵。此則非我殺之。乃天殺之也。今謂

我全無殺人之心。亦是誑爾。若謂必欲殺爾。又非吾之本心。爾等今雖從惡。其始同是朝廷赤子。譬如一父母同生十子。八人爲善。二人背逆。要害八人。父母之心。須去二人。然後八人得以安生。均之爲子。父母之心。何故必欲偏殺二子。不得已也。吾於爾等。亦正如此。若此二子者。一旦悔惡遷善。號泣投誠。爲父母者。亦必哀憫而赦之。何者。不忍殺其子者。乃父母之本心也。今得遂其本心。何喜何幸如之。吾於爾等。亦正如此。聞爾等爲賊所得。苦亦不多。其間尙有衣食不充者。何不以爾爲賊之勤苦精力。而用之於耕農。運之於商賈。可以坐致饒富。而安享逸樂。放心縱意。遊觀城市之中。優游田野之內。豈如今日出則畏官避讎。入則防誅懼勦。潛形遁跡。憂苦終身。卒之身滅家破。妻子戮辱。亦有何好乎。爾等若能聽吾言。改行從善。吾卽視爾爲良民。更不追爾舊惡。若習性已成。難更改動。亦由爾等任意爲之。吾南調兩廣之狼達。西調湖湘之士兵。親率大軍。圍爾巢穴。一年不盡。至於兩年。兩年不盡。至于三年。爾之財力有限。吾之兵糧無窮。縱爾等皆爲有翼之虎。諒亦不能逃於天地之外矣。嗚呼。民吾同胞。爾等皆吾赤子。吾終不能撫恤爾等。而至於殺爾。痛哉。痛哉。興言至此。不覺淚下。○按是論文。藹然哀憐無辜之情。可以想見。虞廷干羽之化矣。故當時會長若黃金巢。盧珂等。卽率衆來投。願效死以報。

疏謝陞賞

朝廷以先生平漳寇功陞一級。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降敕獎勵。故有謝疏。

疏處南贛商稅

始南安稅商貨于折梅亭以資軍餉後多奸弊仍併府北龜角尾以疏聞

十月平橫水桶岡諸寇

南贛西接湖廣桂陽有桶岡橫水諸賊巢南接廣東樂昌東接廣東龍川有泃頭諸賊巢大賊首謝志珊號征南王糾率大賊鍾明貴蕭規模陳日能等約樂昌高快馬等大修戰具并遣呂公車聞廣東官兵方有事府江欲先破南康乘虛入廣先是湖廣巡撫都御史陳金題請三省夾攻先生以桶岡橫水左溪諸賊荼毒三省其患雖同而事勢各異以湖廣言之則桶岡爲賊之咽喉而橫水左溪爲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溪爲之腹心而桶岡爲之羽翼今議者不去腹心而欲與湖廣夾攻桶岡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勢必不利今議進兵橫水左溪剋期在十一月朔賊見我兵未集師期尙遠必以爲先事桶岡覬望未備乘此急擊之可以得志由是移兵臨桶岡破竹之勢成矣於是決意先攻橫水左溪分定哨道指授方略密以十月己酉進兵至十一月己巳凡破賊巢五十餘擒斬大賊首謝志珊等五十六從賊首級二千一百六十八俘獲賊屬二千三百二十四衆請乘勝進兵桶岡先生復以桶岡天險四塞中堅其所由入惟鎖匙龍葫蘆洞察坑十八磊新池五處然皆架棧梯壑於崖巔坐發礮石可以禦我師雖上章一路稍平然迂迴半月始達湖兵從入我師復往事皆非便况橫水左溪餘賊悉奔入同難合勢爲守必力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今我欲乘全勝之鋒兼三日之程爭百里之利以頓兵于幽谷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矣若移屯近地休兵養威使人諭以禍福彼必懼而請伏或有不從乘而襲之乃可以逞因使其黨往說之賊喜方集議而

橫水左溪奔入之賊果堅持不可往復遲疑不暇爲備而我兵分道疾進前後合擊賊遂大敗破巢三十餘擒斬大賊首藍天鳳等三十四從賊首級一千一百四俘獲賊屬二千三百撻聞賜敕獎諭○是役也監軍副使楊璋叅議黃宏領兵都指揮許清指揮使郝文知府邢珣季毅伍文定唐淳知縣王天與張戢指揮余恩馮翔縣丞舒富隨征叅謀等官指揮謝景馮廷瑞姚壘同知朱憲推官危壽徐文英知縣陳允諧黃文鷺宋瑤陸璣千戶陳偉高容等咸上功○酋長謝志珊就擒先生問曰汝何得黨類之衆若此志珊曰亦不容易曰何曰平生見世上好漢斷不輕易放過多方鉤致之或縱其酒或助其急待其相德與之吐實無不願矣先生退語門人曰吾儒一生求朋友之益豈異是哉

十二月班師

師至南康百姓沿途頂香迎拜所經州縣隘所各立生祠遠鄉之民各肖像于祖堂歲時尸祝閏十二月奏設崇義縣治及茶寮隘上堡鉛廠長龍三巡檢司

先生上言橫水左溪桶岡諸賊巢凡八十餘界乎上猶大庾南康之中四方相距各三百餘里號令不及以故爲賊所據今幸削平必建立縣治以示控制議割上猶崇義等三里大庾義安三里南康至坪一里而特設縣治于橫水道里適均山水合抱土地平坦仍設三巡檢司以遏要害茶陵復當桶岡之中西通桂陽桂東南連仁化樂昌北接龍泉永新東入萬安興國宜設隘保障令千戶孟俊伐木立柵移皮袍洞隘兵而益以隣近隘夫守焉議上悉從之縣名崇義

十有三年戊寅先生四十七歲在贛

正月征三湘

與薛侃書曰。卽日已抵龍南。明日入巢。四路皆如期並進。賊有必破之勢矣。向在橫水。嘗寄書仕德云。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區區剪除鼠竊。何足爲異。若諸賢掃蕩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語大丈夫不世之偉績。數日來諒已得必勝之策。奏捷有期矣。何喜如之。梁日孚揚仕德誠可與共學。麻中事累尙謙。小兒正憲猶望時賜督責。時延尙謙爲正憲師。兼倚以衛中政事。故云。

二月奏移小溪驛

小溪驛舊當南康南安中。丙子大庾峯山里民懼賊讎殺。自願築城爲衛。至是年二月奏移驛其中。三月疏乞致仕不允。

以病也。

襲平大帽瀨頭諸寇

先生議攻取之宜。先橫水。次桶岡。次與廣東徐岡瀨頭。方進兵橫水時。恐瀨頭乘之。乃爲告諭。頗多感動。惟池仲容曰。我等爲賊非一年。官府來招非一次。告諭何足憑。待金巢等無事。降未晚也。金巢等至。乃釋罪。推誠撫之。各願自投。於是擇其衆五百人。從征橫水。橫水旣破。仲容等始懼。遣其弟池仲安來附。意以緩兵。先生覺之。比征桶岡。使截路上新池。以迂其歸。內嚴警備。外若寬假。被害者皆言池氏兇狡。兩經夾勦無功。其曰。狼兵易與耳。調來須半年。我避不須一月。謂來不能速。留不能久。

也。咸請濟師不從。乃密畫方略。使各歸部集。候期遏賊。及桶岡破。賊益懼。私爲戰守之備。復使人賜會牛酒。以察其變。賊度不可隱。詐稱龍川新民盧珂。鄭志高。等將行掩襲。故豫爲防。非虞官兵也。佯信之。因怒珂等擅兵讎殺。移檄龍川。使廉質將伐木開道討之。賊聞且信且懼。復使來謝。會珂等告變。先生欲藉珂以紿三泐。密語珂曰。吾姑毀狀。汝當再來。來則受杖三十。繫數旬。乃可。珂知既喜諾。先生復授其意。叅隨密示行杖人。令極輕。至是假怒珂。數罪狀。且將逮其屬。盡斬之。而陰縱其弟集兵。先生先期召巡捕官佯曰。今大征已畢。時和年豐。可令民家盛作鼓樂。大張燈會樂之。亦數十年一奇事也。又曰。樂戶多住龜角尾。恐招盜。曷遷入城來。於是街巷俱然。燈鳴鼓已旬餘。又遣指揮俞恩及黃表頰曆三泐。推心招徠之時。仲容等疑先生圖己。既得曆。稍安。黃表輩從容曰。若輩新民。禮節生疎。我來頰曆。若可高坐乎。於是仲容率其黨九十二人。皆狎會。來營教場。而自以數人入見。先生呵曰。若皆吾新民。不入見。而營教場。疑我乎。仲容惶恐曰。聽命耳。卽遣人引至祥符宮。見物宇整潔。喜出望外。是時十二月二十三也。先生既遣叅隨數人。館伴復製青衣油靴。教之習禮。以察其志。意所向。審其貪殘。終不可化。而士民咸語于道曰。此養寇貽害。先生復決殲魁之念矣。踰日辭歸。先生曰。自此至三泐。八九日。今卽往。歲內未必至家。卽至。又當走拜正節。徒自取勞苦耳。聞贛州今歲有燈。曷以正月歸乎。數日復辭。先生曰。正節尙未犒賞。柰何。初二日。令有司大烹於宮。以次日宴。是夕。令龍光潛入甲士詰旦。盡殲之。先生自惜終不能化。日已過未刻。不食。大眩暈。嘔吐。先時嘗密遣千戶孟俊督珂弟集兵以防其變。及是夜將半。自率軍從龍南冷水直搗下泐賊。故阻水石錯立水。

中先生躡躡先行。諸軍繼之。無溺者。門堅甚。先生摘百人。捲旗持炮火。緣後山登。須臾。後山炮火四發。旗幟滿山。守者狼顧。門遂破。時正月七日丁未也。兵備副使楊璋守備指揮鄭文知府陳祥邢珣季穀。推官危壽指揮余恩姚壘縣丞舒富皆從。凡破巢三十有八。擒斬賊首五十八。從賊二千餘。餘奔九連山。往議。九連山橫亘數百里。四面陡絕。須半月始達。而賊已據險。先生選精銳七百餘。皆衣賊衣。佯奔潰。乘暮至賊崖下。賊下招之。我兵佯應。既度險。扼其後路。次日。從上下擊。西路伏起。一鼓擒之。撫其降酋張仲全等二百餘人。視地里險易。立縣置隘。留兵防守而歸。○先生未至贛時。已聞有三省夾攻之議。卽謂夾攻大舉。恐不足以滅賊。乃進攻治疏。謂朝廷若假以賞罰。使得便宜行事。動無掣肘。可以相機而發。一寨可攻。則攻一寨。一巢可撲。則撲一巢。量其罪惡之深淺。而爲剿撫之先後。則可以省饋餉征調之費。日剪月削。漸盡灰滅。此則如昔人拔齒之喻。齒拔而兒不覺者也。若欲夾攻以快一朝之忿。則計賊二萬。須兵十萬。積粟料財數月。而事始集。兵未出境。賊已深逃。鋒刃所加。不過老弱脅從之輩耳。况狼兵所過。不減于盜。近年江西有姚源之役。福建有汀漳之寇。府江之師。方集於兩廣。偏橋之討。未息於湖湘。若復加以大兵。民將何以堪命。此則一拔去齒。而兒亦隨斃者也。是疏方上。而夾攻成命已下矣。先生又以爲夾攻之策。名雖三省大舉。其實舉動次第。自有先後。如江西之南安。有上猶大庾桶岡等處賊巢。與湖廣桂東桂陽接境。夾攻之舉。止宜江西與湖廣會合。而廣東於仁化縣要害把截。不與焉。贛州之龍南。有洵頭賊巢。與廣東龍川接境。夾攻之舉。止宜江西與廣東會合。而湖廣不與焉。廣東樂昌乳源賊巢。與湖廣宜章縣接境。惠州賊巢。與湖廣

臨武縣接境。仁化縣賊巢。與湖廣桂陽縣接境。夾攻之舉。止宜湖廣廣東二省會合。而江西於大庾縣要害把截。不與焉。若不此之察。必欲通待三省兵齊。然後進剿。則老師費財。爲害匪細矣。今併力於上。猶也。則姑遣人佯撫樂昌諸賊。以安其心。彼見廣東既未有備。而湖廣之兵又不及己。乃幸旦夕之生。必不敢越界以援上。猶及上。猶既舉。而湖廣移兵以合廣東。則樂昌諸賊其勢已孤。二省兵力益專。其舉益易。當是之時。龍川賊巢。相去遼絕。自以爲風馬牛不相及。彼見江西之兵又微。意必不疑。班師之日。出其不意。回軍合擊。蔑有不濟者矣。疏上。朝廷許。以便宜行事。桶岡既滅。湖廣兵期始至。恐其徒勞遠涉。卽獎勵統兵叅將史春。使之卽日回軍。及計斬瀾頭。廣東尙不及聞。皆與前議合。

四月。班師立社學。

先生謂民風不善。由於教化未明。今幸盜賊稍平。民困漸息。一應移風易俗之事。雖未能盡舉。姑且就其淺近易行者。開導訓誨。卽行告諭。發南贛所屬各縣父老子弟。互相戒勉。興立社學。延師教子。歌詩習禮。出入街衢。官長至。俱叉手拱立。先生或贊賞訓誘之久。之市民亦知冠服。朝夕歌聲。達於委巷。雍雍然漸成禮讓之俗矣。○按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等曰。今教童子者。當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爲身務。其培植涵養之方。則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諷之讀書。以開其知覺。今人往往以歌詩習禮爲不切時務。此皆末俗庸鄙之見。烏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大抵童子之情。樂嬉戲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衰痿。故凡誘之歌詩者。

非但發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洩其跳號呼嘯於咏歌。宣其幽抑結滯於音節也。導之習禮者。非但肅其威儀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讓而動盪其血脈。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諷之讀書者。非但開其知覺而已。亦所以沉潛反復而存其心。抑揚諷誦以宣其志也。若責其檢束而不知道之以禮。求其聰明而不知養之以善。彼視學舍如囹獄而不肯入。視師長如寇讎而不欲見矣。求其爲善也得乎。五月奏設和平縣。

和平縣治本和平峒羊子地。爲三省賊衝要路。其中山水環抱。土地坦平。人烟輳集。千有餘家。東去興寧長樂安遠。西抵河源南界龍川。北際龍南。各有數日程。其山水阻隔。道路遼遠。人跡既稀。奸宄多萃。相傳原非循州龍川雷鄉一州二縣之地。後爲賊據。止存龍川一縣。洪武中賊首謝士真等相繼作亂。遂極陵夷。先生謂宜乘時修復縣治。以嚴控制。改和平巡檢司於泃頭。以遏要害。議上。悉從之。

六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廢子錦衣衛世襲百戶。辭免。不允。

旌橫水桶岡功也。先生具疏辭免。曰。臣過蒙國恩。授以巡撫之寄。時臣方抱病請告。偶值前官有託疾避難之嫌。朝廷譴之簡書。臣遂狼狽蒞事。當是時。兵耗財匱。盜熾民窮。束手無策。朝廷念民命之顛危。慮臣力之薄弱。本兵議假臣以賞罰。則從之。議給臣以旗牌。則從之。議改臣以提督。則從之。授之方略。而不拘以制。責其成功。而不限以時。由是臣得以伸縮如志。舉動自由。一鼓而破橫水。再鼓而滅桶岡。振旅復舉。又一鼓而破三泃。再鼓而下九連。皆本兵之議。朝廷之斷也。臣亦何功之有。而

敢冒承其賞乎况臣福過災生已嘗懇疏求告今乃求退獲進引咎蒙賚其如賞功之典何奏入不允。

七月刻古本大學

先生出入賊壘未暇寧居門人薛侃歐陽德梁焯何廷仁黃弘綱薛俊楊驥郭治周仲周衝周魁郭持平劉道袁夢麟王舜鵬王學益余光黃槐密黃鑿吳倫陳稷劉魯扶馮吳鶴薛僑薛宗銓歐陽昱皆講聚不散至是回軍休士始得專意於朋友日與發明大學本旨指示入道之方先生在龍場時疑朱子大學章句非聖門本旨手錄古本伏讀精思始信聖人之學本簡易明白其書止爲一篇原無經傳之分格致本於誠意原無缺傳可補以誠意爲主而爲致知格物之功故不必增一敬字以良知指示至善之本體故不必假於見聞至是錄刻成書傍爲之釋而引以敍。

刻朱子晚年定論

先生序略曰昔謫官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之餘恍若有悟證諸六經四子洞然無復可疑獨於朱子之說有相牴牾恆疚於心切疑朱子之賢而豈其於此尙有未察及官留都復取朱子之書而檢求之然後知其晚歲固已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艾至以爲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世之所傳集註或問之類乃其中年未定之說自咎以爲舊本之誤思改正而未及而其諸語類之屬又其門人挾勝心以附己見固於諸子平日之說猶有大相繆戾者而世之學者局於見聞不過持循講習於此其於悟後之論概乎其未有聞則亦何怪乎予言之不信而朱子之心無以自暴於後世也乎。

予既自幸說之不繆於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且慨夫世之學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說。而不復知求其晚歲既悟之論。競相呶呶。以亂正學。不自知其已入於異端。輒採錄而裒集之。私以示夫同志。庶幾無疑於吾說。而聖學之明可冀矣。○與安之書曰。留都時。偶因饒舌。遂至多口。攻之者環四面。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說。集爲定論。聊藉以解紛耳。門人輩近刻之。零都初聞。甚不喜。然士夫見之。乃往往遂有開發者。無意中得此一助。亦頗省頰舌之勞。近年竈墩諸公。嘗有道一等編。見者先懷黨同伐異之念。故卒不能有入。反激而怒。今但取朱子之所自言者。表章之。不加一辭。雖有褊心。將無所施其怒矣。有志向者。一出指示之。

八月門人薛侃刻傳習錄

侃得徐愛所遺傳習錄一卷。序二篇。與陸澄各錄一卷。刻于虔。○是年愛卒。先生哭之慟。愛及門獨先聞道。亦早嘗遊南岳。夢一瞿曇撫其背曰。爾與顏子同德。亦與顏子同壽。自南京兵部郎中告病歸。與陸澄謀耕書上之田。以俟帥年。纔三十一。先生每語輒傷之。

九月脩濂溪書院

四方學者輻輳。始寓射圃。至不能容。乃脩濂溪書院居之。○先生大征。旣上捷。一日設酒食勞諸生。且曰。以此相報。諸生瞿然問故。先生曰。始吾登堂。每有賞罰。不敢肆。常恐有愧諸君。比與諸君相對久之。尙覺前此賞罰猶未也。於是思求其過以改之。直至登堂行事。與諸君相對時。無少增損。方始心安。此卽諸君之助。固不必事事煩口齒爲也。諸生聞言。愈省各畏。

十月舉鄉約。

先生自大征後。以爲民雖格而未知格心。乃舉鄉約告諭。父子弟使相警戒。辭有曰。頃者頑卒倡亂。震驚遠邇。父老子弟甚憂苦騷動。彼冥頑無知。逆天叛倫。自求誅戮。究言思之。實足憫悼。然亦豈獨冥頑者之罪。有司撫養之有缺。訓迪之無方。均有責焉。雖然。父老之所以倡率。飭勵於平日。無乃亦有所未至歟。今倡亂渠魁皆就擒滅。脅從無辜。悉已寬貸。地方雖以寧復。然創今圖後。父老所以教約其子弟者。自此不可以不豫。故今特爲保甲之法。以相警戒。聯屬父老。其率子弟慎行之務。和爾鄰里。齊爾姻族。德義相勸。過失相規。敦禮讓之風。成淳厚之俗。

十一月再請疏通鹽法。

據戶部覆疏。所允南贛暫行鹽稅例。止三年。先生念連年兵餉。不及小民。而止取鹽稅。所謂不加賦而財足。所助不少。且廣鹽止行於南贛。其利小而淮鹽必行於袁臨吉。以灘高也。故三府之民。長苦乏鹽。而私販者水發。舟多蔽河而下。寡不敵衆。勢莫能遏。乃上議以爲廣鹽行。則商稅集。而用資於軍餉。賦省於貧民。廣鹽止。則私販興。而弊滋於奸宄。利歸於豪右。况南贛巢穴雖平。殘黨未盡。方圖保安之策。未有撤兵之期。若鹽稅一革。軍餉之費。苟非科取於貧民。必須仰給於內帑。夫民已貧。而歛不休。是驅之從盜也。外已竭而殫其內。是復殘其本也。臣竊以爲宜開復廣鹽。著爲定例。朝廷從之。至今軍民受其利。

王文成公全書

卷三十三

附錄二年譜二

十有四年己卯。先生四十八歲。在江西。

正月。疏謝降麻。

以三潮九連功。廢子錦衣衛世襲副千戶。上疏辭免。謂廢子實非常典。弘心終有未安。疾病已纏。圖報無日。疏入不允。

疏乞致仕不允。

以祖母疾亟。故也。上書王晉溪瓊曰。郴衡諸處。羣孽漏殄尙多。蓋緣進勦之時。彼省土兵不甚用命。廣兵防夾稍遲。是以致此。閩中之變。亦由積漸所致。始於延平。繼於邵武。又發於建寧。於汀漳。於沿海。諸衛所將來之禍。不可勝言。固非迂劣如某所能辦此也。又况近日祖母病危。日夜痛苦。方寸已亂。望改授使全首領以歸。

六月奉敕勘處福建叛軍。十五日丙子。至豐城。聞宸濠反。遂返吉安。起義兵。

時福州三衛軍人進貴等脅衆謀叛。奉敕往勘。以六月初九日啓行。十五日午。至豐城。知縣顧倬迎。

告濠反。先生遂返舟。○先是寧藩世蕃異志。至濠奸惡尤甚。正德初。與瑾納結。嘗風南昌諸生呈舉孝行。撫按諸司表奏。以張聲譽。安成舉人劉養正。素有詩文名。屈至鼓衆株連富民。股剝財產。縱大賊閔念四。凌十一等。四出劫掠。以佐妄費。按察使陸完。因濠器重。遂相傾附。及爲本兵。首復護衛樹羽翼。而濠欲陰入第二子爲武宗後。其內官閔順等。潛至京師發奏。朝廷置不問。且謫順等。孝陵淨軍。濠益無忌。完改吏部。王瓊代爲本兵。度濠必反。乃申軍律。督責撫臣。脩武備。以待不虞。而諸路戒嚴。捕盜甚急。凌十一繫獄。劫逃。瓊責期必獲。濠始恐。復風諸生。頌己賢孝。挾當道奏之。武宗見奏。驚曰。保官好陞。保寧王賢孝。欲何爲耶。是時江彬方寵倖。太監張忠欲附彬。以傾錢寧。聞是言。乃密應曰。錢寧賊賢。交通寧王。其意未可測也。太監張銳初通濠。復用南昌人張儀言。附忠。彬自固。而御史熊蘭居南昌。素讎濠。少師楊廷和亦欲革護衛。免患。交爲內主。上迺令太監韋。竊傳旨。故事。王府奏事人辭見有常。今稽違非制。於是試御史蕭淮上疏曰。近奉勅旨。王人無事不得延留京師。臣有以仰窺陛下微意矣。臣不忍隱默。竊見寧王不遵祖訓。包藏禍心。多殺無辜。橫奪民產。虐害忠良。招納亡命。私造兵器。潛謀不軌。交通官校。有年如致仕侍郎李仕實。前鎮守太監畢真。及諸前後附勢者。皆今日亂臣賊子。關係宗社安危。非細故也。或逮繫至京。或坐名罷削。布政使鄭岳。副使胡世寧。皆守正蒙害。宜亟起用。庶幾人知順逆。禍變可彌矣。疏入。忠彬等贊之。欲內閣降勅責鎮巡。而給事中徐之懋。御史沈約等。又具奏其不法。廷和恐禍及。欲濠上護衛自贖。同官外廷不知也。一日駙馬都尉崔元遣問瓊曰。適聞宣召。明早赴闕。何事。瓊問廷和。廷和佯驚曰。何事。瓊微笑曰。公勿欺我。廷和

忸怩徐曰。宣德中有疑于趙。嘗命駙馬袁泰往諭。竟得釋。或此意也。明且瓊至左順門。見元領勅。謂曰。此大事。何不廷宣。乃留當廷頌之。勅有曰。蕭淮所言。關係宗社大計。朕念親親。不忍加兵。特遣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往諭。革其護衛。元領勅既行。廷和復令兵部發兵觀變。瓊曰。此不可洩。近給事中孫懋易讚建議。選兵操江。爲江西流賊設備。疏入。留中。日久。第請如擬行之。備兵之方。無出此矣。廷和默然。會濠偵卒林華者。聞朝議二三。不得實。晝夜奔告。值濠生辰。宴諸司。聞言大驚。以爲詔使。此來必用。昔日蔡震擒荆藩故事。且舊制。凡抄解宮眷。始遣駙馬親臣。固不記趙王事也。宴罷。密召士實劉吉等謀之。養正曰。事急矣。明且諸司入謝。即可行事。是夜集兵以俟。比旦。諸司入謝。濠出立露臺。宣言于衆曰。汝等知大義否。都御史孫燧對曰。不知。濠曰。太后有密旨。令我起兵監國。汝保駕否。燧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此是大義。不知其他。濠怒。令縛之。按察司副使許達從下。大呼曰。朝廷所遣大臣。反賊敢擅殺耶。罵不絕口。校尉火信曳出。惠民門外。同遇害。是時日午。天忽陰。遂刼鎮巡諸司下獄。奪其印。於是太監王宏。御史王金。公差主事馬思聰。金山布政使胡濂。參政陳杲。劉斐。參議許效廉。黃宏。僉事顧鳳。都指揮許清。白昂。皆在繫。思聰宏不食死。濠乃僞置官屬。以吉暨余欽。萬銳等爲太監。迎士實爲太師。先期迎養正南浦驛。爲國師。閔念四等各爲都指揮。參政王倫爲兵部尙書。季駿暨僉事潘鵬。師夔。輩俱聽役。脇布政使梁宸。按察使楊璋。副使唐錦。都指揮馬驥。移咨府部。傳檄遠近。革年號。斥乘輿。分遣所親。婁伯王春等四出收兵。○始濠聞武宗嬖伶官臧賢。乃遣秦榮就學音樂。餽萬金及金絲寶壺。一日。武宗幸賢。賢以壺注酒。訝其精澤巧麗。

曰何從得此賢吐實武宗曰寧叔何不獻我是時小劉新得幸濠失賄深啣之比罷歸小劉笑曰爺爺尙思寧王物寧王不思爺爺物足矣不記薦疏乎武宗乃益疑忠彬因贊蕭疏遂及賢賢不知也濠遣人留賢家多複壁外輪木櫺開則長巷後通屋甚隱人無覺者有旨大索賢家林華遽走會同館得馬故速歸○初寧獻王驪仙傳惠靖康三王康王久無子宮人南昌馮氏以成化丁酉生濠康王夢蛇入宮啖人殆盡心惡之欲弗舉以內人爭免遂匿優人家與秦濤同寢處稍長淫宮中康王憂憤且死不令入訣弘治丙辰襲位通書史歌詞至是謀逆期以八月十五日因入試官吏生校舉事比林華至始促反

十九日疏上變

濠既戕害守臣因劫諸司據會城乃悉拘護衛集亡命括丁壯號兵十萬奪運船順下戊寅襲南康知府陳霖等遁己卯襲九江兵備曹雷知府汪穎指揮劉勳等遁屬縣聞風皆潰濠初謀欲徑襲南京遂犯北京故乘勝剋期東下先生聞變返舟值南風急舟弗能前乃焚香拜泣告天曰天若哀憫生靈許我匡扶社稷願卽反風若無意斯民守仁無生望矣須臾風漸止北帆盡起濠遣內官喻才領兵追急是夜乃與幕士蕭禹雷濟等潛入魚舟得脫然念兩京倉卒無備欲沮撓之使遲留旬月於是故爲兩廣機密大牌備兵部咨及都御史顏咨云率領狼達官兵四十八萬江西公幹令雷濟等飛報搖之濠見檄果疑懼遲延未發先生四晝夜至吉安明日庚辰上疏告變乃與知府伍文定等計傳檄四方暴發逆濠罪狀檄列郡起兵以勤王疏留復命巡按御史謝源伍希儒紀功張疑兵

于豐城。又故張接濟官軍公移。備云兵部咨題。准令許泰。卻永分領邊軍四萬。從鳳陽陸路進。劉暉桂勇分領京邊官軍四萬。從徐淮水陸並進。王守仁領兵二萬。楊旦等領兵八萬。陳金等領兵六萬。分道並進。尅期夾攻南昌。且以原奉機密勅旨爲據。故令各兵徐行。待其出城。遮擊前後。以誤之。又爲李士實劉養正內應。僞書賊將凌十一。閔念四。投降密狀。令濟光等親入計入于濠。濠乃留兵會城以觀變。至七月三日。謀知非實。乃屬宗支棋樞。與萬銳等留兵萬餘守南昌。遣潘鵬持檄說安慶。季毀說吉安。而自與宗支棋樞士實養正等東下。賊衆六萬人。號十萬。以劉吉爲監軍。王綸參贊軍務。指揮葛江爲僞都督。總一百四十餘隊。分五哨出鄱陽。過九江。令師夔守之。直趨安慶。時欽凌等攻圍雖已浹旬。知府張文錦守備都指揮楊銳指揮使崔文同守不下。○按是時巡撫南畿都御史李克嗣飛章告變。瓊請會議左順門。衆觀望。猶不敢斥言濠反。瓊獨曰。豎子素行不義。今倉卒舉亂。殆不足慮。都御史王守仁據上遊躡之。成擒必矣。乃從直房頃刻覆十三疏。首請下詔削濠。屬籍。正賊名次。請命將出師趨南郡。命伯方壽祥防江都。御史俞諫率淮兵。翊南都。尙書王鴻儒主給餉。次請命守仁率南贛兵。由臨吉。都御史秦金率湖兵。由荆瑞。會南昌。充嗣鎮鎮江。許廷光鎮浙江。叢蘭鎮儀真。遏賊衝。傳檄江西諸路。但有忠臣義士。能倡義旅以擒反者。封侯。又請南京守備操江武職。并五府掌印僉書官各自陳取上裁。務在得人。以固根本。詔悉從之。○先生在吉安。守益趨見。曰。聞濠誘葉芳兵夾攻吉安。先生曰。芳必不叛。諸賊酋以茅爲屋。叛則焚之。我過其巢。許其伐鉅木。創屋萬餘。今其黨各千餘。不肯焚矣。益曰。彼從濠。望封拜。可以尋常計乎。先生默然良久曰。天下盡反。我

輩固當如此做。益惕然。一時胸中利害如洗。次早復見曰。昨夜思之。濠若遣逮。老父柰何。已遣報之急避他所。

壬午再告變。

叛黨方盛。恐中途有阻。故再上。

疏乞便道省葬不允。

先生起兵。未奉戎命。上便道省葬疏。意示遭變。暫留姑爲牽制。攻討俟命師之至。卽從初心。時奉旨着督兵討賊。所奏省親事。待賊平之日來說。

疏上僞檄。

六月二十二日。叅政李駿同南昌府學教授趙承芳。旗校十二人。齎僞檄榜諭吉安府。至墨潭。領哨官縛送軍門。先生卽固封以進。其疏略曰。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屢經變難。民心騷動。尙爾巡遊不已。致使宗室謀動干戈。冀竊大寶。且今天下之覬覦。豈特一寧王。天下之奸雄。豈特在宗室。言念及此。懷骨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天下向治。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伏望皇上痛自克責。易轍改絃。罷出奸諛。以回天下豪傑之心。絕迹巡遊。以杜天下奸雄之望。則太平尙有可圖。羣臣不勝幸甚。

甲辰義兵發吉安。丙午大會于樟樹。己酉誓師。庚戌次市汶。辛亥拔南昌。

先生聞濠兵旣出。乃促列郡兵尅期會于樟樹。自督知府伍文定等及通判談儲推官王暉以十三

日甲辰發吉安。於是臨江知府戴德儒、袁州知府徐璉、贛州知府邢珣、瑞州通判胡堯元、童琦、南安推官徐文英、贛州都指揮余恩、新淦知縣李美泰和知縣李楫寧、都知縣王天興、萬安知縣黃冕各以其兵來赴己。西誓師于樟樹。次豐城。諜知賊設伏于新舊廠，以爲省城之應。乃遣奉新、知縣劉守緒領兵從間道夜襲破之。庚戌發市汶分布既定。薄暮齊發。辛亥黎明各至信地。先是城中爲備甚嚴。及廠賊潰奔入城。一城皆驚。又見我師驟集，益奪其氣。衆乘之呼譟梯縋而登。遂入城擒棋滌萬銳等千有餘人。所遺宮眷縱火自焚。先生乃撫定居民分釋脅從。封府庫收印信。人心始寧。於是胡濂、劉裴、許效廉、唐錦、賴鳳王記等皆自投首。初會兵樟樹，衆以安慶被圍急，宜引兵赴之。先生曰：今南康九江皆爲賊據，我兵若越二城直趨安慶，賊必回軍死鬪。是我腹背受敵也。莫若先破南昌，賊失內據，勢必歸援。如此則安慶之圍自解而賊成擒矣。卒如計云。

遂促兵追濂。甲寅始接戰。乙卯戰于黃家渡。丙辰戰于八字腦。丁巳獲濂樵舍。江西平。初濂聞南昌告急，卽欲歸援。遂解安慶圍移沉子港。先分兵二萬趨南昌。身旋繼之。二十二日先生偵知其故，問衆計安出。多以賊勢強盛，宜堅壁觀變。徐圖進止。先生曰：賊勢雖強，未逢大敵，惟以爵賞誘人，今進不得逞，退無所歸，衆已消沮。若出奇擊惰，不戰自潰。所謂先人有奪人之氣也。會撫州知府陳槐進賢知縣劉源清提兵亦至。乃遣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儒各領兵五百分道並進，擊其不意。又遣余恩以兵四百往來湖上誘致之。陳槐、胡堯元、童琦、談備、王暉、徐文英、李美、李楫、王冕、王軾、劉守緒、劉源清等各引兵百餘，四面張疑設伏。候文定等合擊之。分布既定。甲寅乘夜急進。文定

以正兵當賊鋒。恩繼之。珣遠出。賊後。璉德孺張兩翼以分其勢。乙卯。賊兵鼓譟乘風逼黃家渡。氣驕甚。文定恩佯北以致之。賊爭趨利。前後不相及。珣從後橫擊。直貫其中。文定恩乘之。夾以兩翼。四面伏起。賊大潰。退保八字腦。濠懼。厚賞勇者。且令盡發九江南康守城兵益之。是日建昌知府曾璉兵亦至。先生以爲九江不破。則湖無外援。南康不復。則我難後躡。乃遣槐領兵四百合饒州知府林瑊兵攻九江。以廣信知府周朝佐取南康。丙辰。賊復併力挑戰。我兵少却。文定立銃砲間。火燎其鬚。殊死戰。砲入濠副舟。賊大敗。擒斬二千餘。溺死者無算。乃聚樵舍。連舟爲方陣。盡出金銀賞士。先生乃密爲火攻具。使珣擊其左。璉德孺出其右。恩等設伏。明火發以合。丁巳。濠方晨朝。羣臣責不用命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我兵掩至。火及濠副舟。衆遂奔散。妃嬪與濠泣別。多赴水死。濠爲知縣王冕所執。與其世子眷屬及僞黨士質養正。劉吉余欽王綸熊瓊盧衍盧橫丁橫王春吳十三秦榮葛江劉勳何塘王行吳七火信等數百。復執脅從官王宏王金楊璋金山王疇程杲潘鵬濠宸郊文馬驥白昂等。擒斬二千。落水二萬餘。衣甲器械財物與浮尸橫十餘里。餘賊數百艘逃潰。乃分兵追剿。戊午。及于昌邑。大破之。至吳城。復斬擒千餘。死水中殆盡。未得槐等報。各擒斬復千餘。蓋自起兵至破賊。曾不旬日。紀功凡一萬一千有奇。初先生屢疏力疾赴闕。值寧藩變。臣子義不容舍。又闔省方面並無一人。事勢幾會。間不容髮。故復圖爲牽制。攻守以俟。命師之至。疏入未報。卽以捷聞。○洪嘗見龍光述張疑行間事甚悉。嘗問曰。事濟否。先生曰。未論濟與不濟。且言疑與不疑。光曰。疑固不免。曰。但得渠一疑。事濟矣。後遇河圖爲武林驛丞。又言公欲稽留宸濠。何時非間。何事非間。嘗問光曰。

會會劉養正。否光對曰：熟識。即使光行間，移養正家屬城內，善飲食之，縛齋檄人欲斬，濟躡足遂不問。一日發牌票二百餘，左右莫知所往。臨省城，先以順逆禍福之理諭官民，聞銳與瑞昌王助逆，遣其心腹胡景隆招回各兵，以離其黨。人徒見成功之易，而不知其伐謀之神也。黃弘綱聞安吉居人疑曰：王公之戈，未知何向，亟入告。先生笑而不答，出兵誓師，斬失律者，殉營中，軍士股慄，不敢仰視。不知卽前齋檄人也。後賊平，張許謗議百出，天下是非益亂，非先生自信于心，烏能遽白哉。○先是先生思豫備，會汀漳兵備僉事周期雍以公事抵贛，知可與謀，且官異省，屏左右語之。雍歸卽陰募驍勇部勒以俟，故晨奉檄而夕就道。福建左布政師席書嶺東兵備僉事王大用亦以兵來，道聞賊平乃還，致仕都御史林俊聞變，夜範錫爲佛狼機銃，并火藥法，遣僕從問道來，遣勉以討賊。○先生入城，口坐都察院，開中門，令可見前後。對士友論學，不輒報至，卽登堂，遣之。有言伍焚髮狀，暫如側席，遣牌斬之。還坐，衆咸色怖，驚問。先生曰：適聞對酌小却，此兵家常事，不足介意。後聞濠已擒，問故行賞訖，還坐，咸色喜。驚問。先生曰：適聞寧王已擒，想不僞，但傷死者衆耳。理前語如常。傍觀者服其學。○濠就擒，乘馬入望，見遠近街衝行伍整肅，笑曰：此我家事，何勞費心如此。一見先生，輒託曰：婁賢妃也，自始事至今，苦諫未納，適投水死，望遣葬之，比使往，果得屍，蓋周身皆紙繩，內結極易辨，婁爲諒女，有家學，故處變能自全。

八月疏諫親征

是時兵部會議命將討賊，武宗詔曰：不必命將，朕當親率六師，奉天征討。於是假威武大將軍鎮國

公行事命太監張永張忠安邊伯許泰都督劉暉率京邊官軍萬餘給事祝續御史張綸隨軍紀功雖捷音久上不發皆云元惡雖擒逆黨未盡不捕必遺後患先生具疏諫止略曰臣於告變之後選將集兵振威揚武先攻省城虛其巢穴繼戰鄱湖擊其惰歸今宸濠已擒謀黨已獲從賊已掃闕廣赴調軍士已散地方驚攪之民已帖竊惟宸濠擅作辟威睥睨神器陰謀久蓄招納叛亡輦轂之動靜探無遺跡廣置姦細臣下之奏白百不一通發謀之始逆料大駕必將親征先於沿途伏有姦黨期爲博浪荆軻之謀今逆不旋踵遂已成擒法宜解赴闕門式昭天討然欲付之部下各官誠恐潛布之徒乘隙竊發或虞意外臣死有餘憾矣蓋時事方艱賊雖擒亂未已也○是月疏免江西稅益王淮王餉軍留朝親官恤重刑以實軍伍處置署印府縣從逆人叅九江南康失事便道省葬前後凡九上。

再乞便道省葬不允。

與王晉溪書曰始懇疏乞歸以祖母鞠育之恩思一面爲訣後竟牽滯兵戈不及一見卒抱終天之痛今老父衰疾又復日亟而地方已幸無事何惜一舉手投足之勞而不以曲全之乎。

九月壬寅獻俘錢塘以病留。

九月十一日先生獻俘發南昌忠泰等欲追還之議將縱之鄱湖俟武宗親與遇戰而後奏凱論功連遣人追至廣信先生不聽乘夜過玉山草萍驛張永候於杭先生見永謂曰江西之民久遭濠毒今經大亂繼以旱災又供京邊軍餉困苦旣極必逃聚山谷爲亂昔助濠尙爲脅從今爲窮迫所激

奸黨羣起天下遂成土崩之勢。至是興兵定亂不亦難乎。永深然之。乃徐曰。吾之此出爲羣小在君側欲調護左右以默輔聖躬非爲掩功來也。但皇上順其意而行猶可挽回萬一若逆其意徒激羣小之怒無救於天下大計矣。於是先生信其無他以濠付之。稱病西湖淨慈寺。○武宗嘗以威武大將軍牌遣錦衣千戶追取宸濠先生不肯出迎。三司苦勸先生曰。人子於父母亂命若可告語當涕泣以從。忍從諛乎。不得已令參隨負勅回迎以入。有司問勞錦衣禮。先生曰。止可五金。錦衣怒不納。次日來辭先生執其手曰。我在正德間下錦衣獄甚久未見輕財重義有如公者。昨薄物出區區意只求備禮聞公不納令我惶愧我無他長止善作文字他日當爲表章令錦衣知有公也。於是復再拜以前其人竟不能出他語而別。

奉勅兼巡撫江西

十一月返江西

先生稱病欲堅臥不出。聞武宗南巡已至淮揚羣姦在側人情洶洶不得已從京口將徑趨行在大學士楊一清固止之。會奉旨兼巡撫江西遂從湖口還。○忠等方挾宸濠搜羅百出軍馬屯聚糜費不堪續綸等望風附會肆爲飛語時論不平先生既還南昌北軍肆坐慢罵或故衝道起釁先生一不爲動務待以禮。豫令巡捕官諭市人移家于鄉而以老羸應門始欲犒賞北軍秦等預禁之令勿受。乃傳示內外諭北軍離家苦楚居民當敦主客禮每出遇北軍喪必停車問故厚與之櫬嗟嘆乃去久之北軍咸服。會冬至節近預令城市舉奠時新經濠亂哭亡酌酒者聲聞不絕北軍無不思家。

泣下求歸。先生與忠等語不稍狗。漸已知畏。忠泰自居所長。與先生較射于教場中。意先生必大屈。先生勉應之。三發三中。每一中。北軍在傍哄然舉手嘖嘖。忠泰大懼曰。我軍皆附王都耶。遂班師。

十有五年庚辰。先生四十九歲。在江西。

正月。赴召。次蕪湖。尋得旨。返江西。

忠泰在南都讒先生必死。惟張永持正。保全之。武宗問忠等曰。以何驗反。對曰。召必不至。有詔而見。先生卽行。忠等恐語相違。復拒之。蕪湖半月不得已。入九華山。每日宴坐草庵中。適武宗遣人覘之。曰。王守仁學道人也。召之。卽至。安得反乎。乃有返江西之命。始忠等屢矯僞命。先生不赴。至是永有幕士順天檢校錢秉直。急遣報。故得實。○先生赴召。至上新河。爲諸幸讒阻。不得見。中夜默坐。見水波拍岸。泊泊有聲。思曰。以一身蒙謗。死卽死耳。如老親何。謂門人曰。此時若有一孔。可以竊父而逃。吾亦終身長往不悔矣。○江彬欲不利於先生。先生私計。彬有他。卽計執彬。武宗前數其圖危宗社罪。以死相抵。亦稍償天下之忿。徐得永解。其後刑部判彬有日。虎旅夜驚。已幸寢。謀于牛首宮車。宴駕。那堪遺恨於豹房。若代先生言之者。○以晦日重過開先寺。留石刻讀書臺後。詞曰。正德己卯六月乙亥。寧藩濠以南昌叛。稱兵向闕。破南康九江。攻安慶。遠近震動。七月辛亥。臣守仁以列郡之兵。復南昌。宸濠擒。餘黨悉定。當此時。天子聞變。赫怒親統六師。臨討。遂俘宸濠以歸。於赫皇威。神武不殺。如霆之震。靡嶷而折。神器有歸。孰敢窺竊。天鑒於宸濠。式昭皇靈。嘉靖我邦國。正德庚辰正月晦。提督軍務都御史王守仁書。從征官屬列於左方。明日遊白鹿洞。徘徊久之。多所題識。

二月如九江。

先生以車駕未還京。心懷憂惶。是月出觀兵九江。因遊東林天池。講經臺諸處。

是月還南昌。

三月請寬租。

江西自己卯三月不雨。至七月禾苗枯死。繼遭濠亂。小民乘隙爲亂。先生盡心安戢。許乞優恤。至是部使數至。督促日迫。先生上疏略曰。日者流移之民。聞官軍將去。稍稍脅息。延望歸尋故業。足未入境而顛已繫於追求者之手矣。夫荒旱極矣。而因之以變亂。變亂極矣。而又加之。以師旅。師旅極矣。而又加之。以供饋。益之以誅求。亟之以徵斂。當是之時。有目者不忍觀。有耳者不忍聞。又從而刻其膏血。有人心者尙忍乎。寬恤之虛文。不若蠲租之實惠。賑濟之難及。不若免稅之易行。今不免租稅。不息誅求。而徒曰寬恤賑濟。是奪其口中之食。而曰吾將療汝之饑。刳其腹腎之肉。而曰吾將救汝之死。凡有血氣者。皆將不信之矣。○按是年與巡按御史唐龍朱節上疏計處寧藩變產官銀代民上納。民困稍蘇。

三疏省葬不允。

五月江西大水。疏自劾。

是年四月江西大水。漂溺公私廬舍。田野崩陷。先生上疏自劾四罪。且曰。自春入夏。雨水連綿。江湖漲溢。經月不退。自贛吉臨瑞廣撫南昌九江南康沿江諸路。無不被害。黍苗淪沒。室廬漂蕩。魚鱉之

民聚棲於木杪商旅之舟經行於閭巷潰城決堤千里爲壑烟火斷絕惟聞哭聲詢之父老皆謂數十年所未有也伏惟皇上軫災恤變別選賢能代臣巡撫卽不以臣爲顯戮削其祿秩黜還田里以爲人臣不職之戒庶亦有位知警民困可息天變可弭人怒可泄而臣亦死無憾矣○按是時武宗猶羈南畿進諫無由姑敘地方災異以自劾冀君心開悟而加意黎元也

六月如贛

十四日從章口入玉笥大秀宮十五日宿雲儲十八日至吉安遊青原山和黃山谷詩遂書碑行至泰和少宰羅欽順以書問學先生答曰來教訓某大學古本之復以人之學但當求之於內而程朱格物之說不免求之於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補之傳非敢然也學豈有內外乎大學古本乃孔門相傳舊本耳朱子疑其有脫誤而改正補緝之在某則謂其本無脫誤悉從其舊而已矣失在過信孔子則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傳也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爲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爲非也而况其出於孔子者乎且舊本之傳數千載矣今讀其文辭旣明白而可通論其功夫又易簡而可入亦何所按據而斷其此段之必在於彼彼段之必在於此與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誤而遂改正補緝之無乃重於背朱而輕於叛孔已乎來教謂如必以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以爲務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不盡之有何必入門之際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也誠然誠然若語其要則脩身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正心正心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誠意誠意二字亦足矣何必

又言致知又言格物。惟其工夫之詳密。而要之只是一事。所以爲精一之學。此正不可不思者也。夫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夫謂學必資於外求。是以己性爲有外也。是義外也。用智者也。謂反觀內省爲求之於內。是以己性爲有內也。是亦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學矣。格物者。大學之實下手處。徹首徹尾。自始學至聖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門之際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所以修身而格物者。其所以用力。日可見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豈有內外彼此之分哉。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則謂之性。以其主宰而言。則謂之心。以其主宰之發動而言。則謂之意。以其發動之明覺而言。則謂之知。以其明覺之感應而言。則謂之物。故就物而言。謂之格。就知而言。謂之致。就意而言。謂之誠。就心而言。謂之正。正者。正此也。誠者。誠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謂窮理以盡性也。天下無性外之理。無性外之物。學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認理爲外。認物爲外。而不知義外之說。孟子蓋嘗闢之。乃至襲陷其內而不覺。豈非亦有似是而難明者歟。不可以不察也。凡執事所以致疑於格物之說者。必謂其是內而非外也。必謂其專事於反觀內省之爲。而遺棄其講習討論之功也。必謂其一意於綱領本原之約。而脫略於文條節目之詳也。必謂其沉溺於枯槁虛寂之偏。而不盡於物理人事之變也。審如是。豈但獲罪於聖門。獲罪於朱子。是邪說誣民。叛道亂正。人得而誅之也。而况於執事

之正直哉。審如是世之稍明訓話。聞先哲之緒論者。皆知其非也。而况執事之高明乎哉。凡某之所謂格物。其於朱子九條之說。皆包羅統括於其中。但爲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謂毫釐之差耳。然毫釐之差。而千里之謬實起於此。不可不辯。

是月至贛。

先生至贛。大閱士卒。教戰法。江彬遣人來觀。動靜相知者。俱請回省。無蹈危疑。先生不從。作啾啾吟解之。有曰。東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嚼其頭。西家小兒不識虎。持竿驅虎如驅牛。且曰。吾在此與童子歌詩習禮。有何可疑。門人陳九川等亦以爲言。先生曰。公等何不講學。吾昔在省城。處權勢禍在目前。吾亦帖然。縱有大變。亦避不得。吾所以不輕動者。亦有深慮焉耳。○洪昔葺師疏。便道歸省。與再報濠反疏同日而上。心疑之。豈當國家危急存亡之日。而暇及此也。當是時。倡義與師濠。且旦夕擒矣。猶疏請命將出師。若身不與其事者。至諫止親征疏。乃嘆古人處成功之際難矣哉。

七月重上江西捷音。

武宗留南都既久。羣黨欲自獻俘襲功。張永曰。不可。昔未出京。宸濠已擒。獻俘北上。過玉山。渡錢塘。經人耳目。不可襲也。於是以大將軍鈞帖令重上捷音。先生乃節略前奏。入諸人名于疏內。再上之。始議北旋。○尙書霍韜曰。是役也。罪人已執。猶動衆出師。地方已寧。乃殺民奏捷。誤先朝於過舉。搖國是於將危。蓋忠秦之攘功賊義。厥罪滔天。而續綸之詭隨敗類。其黨惡不才亦甚矣。御史黎龍曰。平藩事不難于成功。而難於倡義。蓋以逆濠之反。實有內應。人懷觀望。而一時勤王諸臣。皆捐軀亡

家以赴國難。其後忌者搆爲飛語。欲甘心之。人心何由服乎。後有事變。誰復肯任之者。費文獻公宏送張永還朝序曰。茲行也。定禍亂而不必功出於己。開主知而不使過歸乎上。節財用而不欲久困乎民。扶善類而不欲罪移非辜。且先是發瑾罪狀。首以規護衛爲言。實以逆謀之戒。萌於護衛之復。其早辯預防。非有體國愛民之心。不能及此。○洪謂平藩事不難於借義而難於處忠泰之變。蓋忠泰挾天子以借亂。莫敢誰何。豹房之謀。無日不在。畏即據上游。不敢聘。卒能保乘輿還宮。以起世宗之正始。聞先勅有所謂神器有歸。孰敢窺竊。又曰嘉靖我邦國。則改元之兆先徵於茲矣。噫。豈偶然哉。○先生在贛時。有言萬安上下多武士者。先生令叅隨往。紀之。命之曰。但多膂力。不問武藝。已而得三百餘人。龍光問曰。宸濠旣平。紀此何爲。曰。吾聞交阯有內難。出其不意而搗之一機會也。後二十

八月咨部院雪冀元亨冤狀

先是宸濠攬結名士助己。凡仕江右者。多隆禮際。武陵冀元亨爲公子正憲師。忠信可託。故遣往謝。佯與濠論學。濠大笑曰。人癡乃至此耶。立與絕。比返贛。述故。先生曰。禍在茲矣。乃衛之間道歸。及是。張許等索贖不得。遂逮元亨。備受考掠。無片語阿順。於是科道交疏論辯。先生備咨部院。自其冤。世宗登極。詔將釋。前已得疾。後五日卒於獄。同門陸澄應典輩備棺殮。計聞。先生爲位慟哭之。元亨字惟乾。舉鄉試。其學以務實不欺爲主。而謹於一念。在獄視諸囚。不異一體。諸囚日涕泣。至是稍稍聽學自慰。湖廣逮其家妻李與二女。俱不怖。曰。吾夫平生尊師講學。肯有他乎。手治麻臬。不輟。暇則誦

書歌詩事。白守者欲出之。李曰：不見古夫何歸？按察諸僚婦欲相會，辭不敢赴。已乃潔一室就視，則囚眼不釋。麻案有問者，答曰：吾夫之學不出閨門，祗席間聞者，悚愧元亨。既卒，先生移文恤其家。○羅洪先贈女兒夫周汝方序略曰：憶龍岡嘗自贛病歸，附廬陵劉子吉舟。劉與陽明先生素厚，善會母死，往請墓誌。實濠事暗相邀結，不合而返。至舟，顧龍岡呻吟昏瞶，意其熟寢也。呼門人王儲，嘆曰：初意專倚陽明，兩日數調以言，若不喻意，更不得一肯綮，不上此船明矣。此事將遂已乎？且吾安得一身當重擔也？儲拱手曰：先生氣弱，今天下屬先生，先生安所退託？陽明何足爲有無哉？劉曰：是固在我，多得數人更好。陽明曾經用兵，爾儲曰：先生以陽明爲才乎？吾見其怯也。劉曰：誠然。贛州峒賊髮頭耳，乃終日練兵。若對大敵，何其張皇哉！相與大笑而罷。龍岡反舍語予，若此。己卯二月也。其年六月濠反，子吉與儲附之。七月，陽明先生以兵討賊。八月，俘濠。是時議者紛然，予與龍岡竊嘆莫能辯。比見詆先生者，問之曰：吾惡其言是而行非，蓋其僞也。龍岡舌尚在。至京師，見四方人士，猶有爲前言者否乎？蓋以語予者語之。其後養正既死，先生過吉安，令有司葬其母，復爲文以奠。辭曰：嗟嗟劉生子吉，母死不葬，爰及干戈一念之差，遂至于此。嗚呼哀哉！今吾葬子之母，聊以慰子之靈。蓋君臣之義，雖不得私于子之身，而朋友之情，猶得以盡於子之母也。嗚呼哀哉！其事在是年六月。

閏八月四疏省葬不允。

初，先生在贛，聞祖母岑太夫人訃，及海日翁病，欲上疏乞歸，會有福州之命。比中途遭變，疏請命將討賊，因乞省葬。朝廷許以賊平之日來說。至是，凡四請。嘗聞海日翁病危，欲棄職逃歸，後報平復，乃

止一日問諸友曰。我欲逃回。何無一人贊行。門人周仲曰。先生思歸一念。亦似着相。先生良久曰。此相安能不着。

九月還南昌

先生再至南昌。武宗駕尚未還宮。百姓嗷嗷。乃興新府工役。檄各院道取濠廢地逆產。改造貿易。以濟饑代稅。境內稍甦。嘗遣守益書曰。自到省城。政務紛錯。不復有相講習如度中者。雖自己舵柄。不敢放手。而灘流悍急。須仗有力如吾謙之者。持篙而來。庶能相助。更上一灘耳。泰州王銀服古冠服。執木簡。以二詩爲贄。請見先生。異其人。降階迎之。既上坐。問何冠。曰。有虞氏冠。問何服。曰。老萊子服。曰。學老萊子乎。曰。然。曰。將止學服其服。未學上堂。詐跌掩面啼哭也。銀色動坐。漸側。及論致知格物。悟曰。吾人之學。飾情抗節。矯諸外。先生之學。精深極微。得之心者也。遂反服執弟子禮。先生易其名爲良字。以汝止。○進賢舒芬以翰林謫官市舶。自恃博學。見先生問律呂。先生不容。且問元聲。對曰。元聲制度頗詳。特未置密室經試耳。先生曰。元聲豈得之管灰黍石間哉。心得養則氣自和。元氣所由出也。書云。詩言志。志卽是樂之本。歌永言。歌卽是制律之本。永言和聲。俱本於歌。歌本於心。故心也者。中和之極也。芬遂躍然拜弟子。○是時陳九川。夏良勝。萬潮。歐陽德。魏良弼。李遂。舒芬。及裘衍。口侍講席。而巡按御史唐龍。督學僉事邵鏡。皆守舊學。相疑。唐復以徹講。擇交相勸。先生答曰。吾真見得良知人人所同。特學者未得啓悟。故耳。隨俗習非。今苟以是心至。吾又爲一身疑謗。拒不與言。于心忍乎。求真才者。譬之淘沙而得金。非不知沙之汰者。十去八九。然未能舍沙以求金爲也。當唐

邵之疑人多畏避見同門方巾中衣而來者俱指爲異物獨王臣魏良政良器鍾文奎吳子金等挺然不變相依而起者日衆

十有六年辛巳先生五十歲在江西

正月居南昌

是年先生始揭致良知之教先生聞前月十日武宗駕入宮始舒髮念自經宸濠忠秦之變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難出生死所謂考三王建天地質鬼神俟後聖無弗同者乃遺書守益曰近來信得致良知三字真聖門正法眼藏往年尙疑未盡今自多事以來只此良知無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瀾淺瀨無不如意雖遇顛風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沒溺之患矣一日先生喟然發嘆九川問曰先生何嘆也曰此理簡易明白若此乃一經沉埋數百年九川曰亦爲宋儒從知解上入認識神爲性體故聞見日益障道日深耳今先生拈出良知二字此古今人人真面目更復奚疑先生曰然譬之人有冒別姓墳墓爲祖墓者何以爲辯只得開墻將子孫滴血真僞無可逃矣我此良知二字實千古聖聖相傳一點滴骨血也○又曰某於此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不得已與人一口說盡只恐學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種光景玩弄不實落用功負此知耳先生自南都以來凡示學者皆令存天理去人欲以爲本有問所謂則令自求之未嘗指天理爲何如也問語友人曰近欲發揮此只覺有一言發不出津津然如含諸口莫能相度久乃曰近覺得此學更無有他只是這些子了此更無餘矣旁有健羨不已者則又曰連這些子亦無放處今經變後始有良知之說

錄陸象山子孫

先生以象山得孔孟正傳。其學術久抑而未彰。文廟尙缺配享之典。子孫未沾褒崇之澤。牌行撫州府金谿縣官吏。將陸氏嫡派子孫。徬各處聖賢子孫事例。免其差役。有俊秀子弟。具名提學道送學肄業。○按象山與晦翁同時講學。自天下崇朱說。而陸學遂泯。先生刻象山文集。爲序以表彰之。席元山嘗聞先生論學於龍場。深病陸學不顯。作鳴冤錄。以寄先生。稱其身任斯道。庶幾天下非之而不顧。

五月集門人於白鹿洞

是月先生有歸志。欲同門久聚。共明此學。適南昌府知府吳嘉聰欲成府誌。時蔡宗竟爲南康府教授。主白鹿洞事。遂使開局於洞中。集夏良勝舒芬萬潮陳九川同事焉。先生遺書促鄒守益曰。醉翁之意蓋有在不專以此煩勞也。區區歸遁有日。聖天子新政英明。如謙之亦宜東裝北上。此會宜急圖之。不常徐徐而來也。○庚辰春。甘泉滿先生避地髮履塚下。與霍兀崖韜方叔賢同時家居。爲會先生聞之曰。英賢之生。何幸同時共地。又可虛度光陰。失此機會耶。是秋兀崖過洪都。論天學。輒持舊見。先生曰。若傳習書史。考正古今。以廣吾見聞。則可。若欲以是求得入聖門路。譬之採摘枝葉。以綴本根。而欲通其血脉。蓋亦難矣。至是。甘泉寄示學庸測叔賢寄大學洪範。先生遺書甘泉曰。隨意體認天理。是真實不誑語。究兄命意發端。却有毫釐未協。脩齊治平。總是格物。但欲如此節節分疏。亦覺說話太多。且語意務爲簡古。比之本文。反更深晦。莫若淺易其詞。略指路徑。使人自思得之更

覺意味深長也。遺書叔賢曰：道一而已。論其大本一原，則六經四書無不可推之而同者。又不特洪範之於大學而已。譬之草木，其同者生意也。其花實之疏密、枝葉之高下，亦欲盡比而同之。吾恐化工不如是之雕刻也。君子論學，固惟是之從，非以必同爲貴。至於入門下手處，則有不容於不辯者。先是倫彥式以訓嘗過虔中問學，是月遣弟以諒遺書問曰：學無靜根，感物易動，處事多悔，如何？先生曰：三言者病亦相因。惟學而別求靜根，故感物而懼其易動；感物而懼其易動，是故處事而多悔也。心無動靜者也。故君子之學，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常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集義故能無祇悔，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心一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卽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運於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

六月赴內召，尋止之。陞南京兵部尙書，叅贊機務，遂疏乞便道省葬。

六月十六日奉世宗敕旨，以爾昔能勦平亂賊，安靜地方，朝廷新政之初，特茲召用。敕至，爾可馳驛來京。毋或稽遲。先生卽於是月二十日起程，道由錢塘，輔臣阻之，潛諷科道建言，以爲朝廷新政，武宗國喪，資費浩繁，不宜行宴賞之事。先生至錢塘，上疏懇乞便道歸省。朝廷准令歸省。陞南京兵部尙書，叅贊機務。按乞歸省疏略曰：臣自兩年以來，四上歸省奏，皆以親老多病，懇乞暫歸省視，復權姦讒嫉，恐罹曖昧之禍。故其時雖以暫歸爲請，而實有終身丘壑之念矣。旣而天啓神聖，入承大統，親賢任舊，向之爲讒嫉者，皆以誅斥。陽德興而公道顯，臣於斯時，若出陷穽而登之春臺也。豈不欲

朝發夕至。一快其拜舞踴躍之私乎。顧臣父老且病。頃遭讒搆。朝夕常有父子不相見之痛。今幸脫洗殃咎。復視天日。父子之情。固思一見顏面。以敘其悲慘離隔之懷。况臣取道錢塘。迂程鄉土。止有一日。此在親交之厚。將不能已於情。而况父子乎。然不以之明請於朝。而私竊行之。是欺君也。懼稽延之戮。而忍割情於所生。是忘父也。欺君者不忠。忘父者不孝。故臣敢冒罪以請。○與陸澄論養生。京中人回聞以多病之故。將從事於養生。區區往年。蓋嘗斃力於此矣。後乃知養德養身。只是一事。元靜所云。真我者。果能戒謹恐懼。而專心於是。則神住氣住。精住而仙家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老子彭錢之徒。乃其稟賦有若此者。非可以學而至。後世如白玉蟾丘長春之屬。皆是彼所稱述。以爲祖師者。其得壽皆不過五六十。則所謂長生之說。當必有所指也。元靜氣弱多病。但宜清心寡慾。一意聖賢。如前所謂真我之說。不宜輕信異道。徒自惑亂聰明。斃精竭神。無益也。

八月至越。

九月歸餘姚省祖塋。

先生歸省祖塋。訪瑞雲樓。指藏胎衣地。泣久之。蓋痛母生不及養。祖母死不及殮也。日與宗族親友宴遊。隨地指示良知。德洪昔聞先生講學。江右久思及門。鄉中故老。猶執先生往跡爲疑。洪獨潛伺動支。深信之。乃排衆議。請親命。率二姪大經。應揚及鄭寅。俞大本。因王正心。通贊。請見。明日夏淳范引年。吳仁柴鳳孫。應奎。諸陽徐珊。管州谷鍾秀。黃文煥。周于德。楊珂等。凡七十四人。十有二月。封新建伯。

制曰。江西反賊勦平。地方安定。各該官員功績顯著。你部裏既會官集議。分別等第明白。王守仁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兩京兵部尙書。照舊叅贊機務。歲支祿米壹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准兵部吏部題。差行人齎白金文綺慰勞。兼下溫旨存問。父華於家。賜以羊酒。至日。適海口翁誕辰。親朋咸集。先生捧觴爲壽。翁盛然曰。寧濠之變。皆以汝爲死矣。而不死。皆以事難平矣。而卒平。讒搆朋興。禍機四發。前後二年。岌乎知不免矣。天開日月。顯忠遂良。穹官高爵。濫冒封賞。父子復相見於一堂。茲非其幸歟。然盛者衰之始。福者禍之基。雖以爲幸。又以爲懼也。先生洗爵而跪曰。大人之教。兒所日夜切心者也。聞者皆歎會遇之隆。感盈成之戒。

王文成公全書

卷三十四

附錄三 年譜三

嘉靖元年壬午先生五十一歲在越。

正月疏辭封爵。

先是先生平賊擒濠俱瓊先事爲謀假以便宜行事每疏捷必先歸功本兵宰輔憾焉至是欲阻先生之進乃抑同事諸人將紀功冊改造務爲刪削先生曰冊中所載可見之功耳若夫帳下之士或詐爲兵檄以撓其進止或僞書反間以離其腹心或犯難走役而填於溝壑或以忠抱冤而構死獄中有將士所不與知部領所未嘗歷幽魂所未及泄者非冊中所能盡載今於其可見之功而又裁削之何以勵效忠赴義之士耶乃上疏乞辭封爵且謂殃莫大於叨天之功罪莫大於掩人之善惡莫深於襲下之能辱莫重於忘己之恥四者備而禍全此臣之不敢受爵者非以辭榮也避禍焉爾已疏上不報。

二月龍山公卒。

二月十二日己丑海日翁年七十疾且革時朝廷推論征藩之功進封翁及竹軒槐里公俱爲新建

伯是日部咨適至。翁聞使者已在門，促先生及諸弟出迎。曰：雖倉遽，烏可以廢禮？問已成禮，然後瞑目而逝。先生戒家人勿哭，加新冕服，拖紳，飭內外含襚諸具。始舉哀，一哭頓絕，病不能勝。門人子弟紀喪，因才任使，以仙居金克厚謹恪，使監廚，克厚出納品物，惟謹。有不慎者，追還之。內外井井，室中齋食。百日後，令弟姪輩稍進乾肉，曰：諸子家養習久，強其不能，是恣其作僞也。稍寬之，使之各求自盡可也。越俗宴弔客，必列餅糖，設文綺，烹鮮割肥，以競豐侈。先生盡革之。惟遇高年遠客，素食中間肉二器，曰：齋素行于幕內，若使弔客同孝子食，非所以安高年而酬賓旅也。後甘泉先生來弔，見肉食不喜，遺書致責。先生引罪不辯，是年克厚與洪同貢於鄉，連舉進士。謂洪曰：吾學得司廚而大益，且私之以取科第。先生常謂學必操事而後實，誠至教也。○先生臥病，遠方同志日至，乃揭帖於壁，曰：某鄙劣無所知識，且在憂病奄奄中，故凡四方同志之辱臨者，皆不敢相見，或不得已而相見，亦不敢有所論說，各請歸而求諸孔孟之訓可矣。夫孔孟之訓，昭如日月，凡支離決裂，似是而非者，皆異說也。有志於聖人之學者，外孔孟之訓而他求，是舍日月之明而希光於螢燭之微也，不亦繆乎？七月，再疏辭封爵。

七月十九日，准吏部咨，欽奉聖旨：卿倡義督兵，勦除大患，盡忠報國，勞績可嘉，特加封爵，以昭公義。宜勉承恩命，所辭不允。先是，先生上疏辭爵，乞普恩典，蓋以當國者不明軍旅之賞，而陰行考察，或費或否，或不行賞，而并削其績，或賞未及播，而罰已先行，或虛受降職之名，而因使退閒，或冒蒙不忠之號，而隨以廢斥，乃嘆曰：同事諸臣延頸而待，且三年矣，此而不言，誰復有爲之論列者？均秉忠

義之氣以赴國難而功成行賞。惟吾一人當之人將不食其餘矣。乃再上疏曰。日者宸濠之變。其橫氣積威。雖在千里之外。無不震駭失措。而况江西諸郡縣近切剝床者乎。臣以逆旅孤身。舉事其間。然而未受巡撫之命。則各官非統屬也。未奉討賊之旨。其事乃義倡也。若使其時郡縣各官果畏死偷生。但以未有成命。各保土地爲辭。則臣亦可如何哉。然而聞臣之調。卽感激奮勵。挺身而來。是非真有捐軀赴難之義。戮力報主之忠。孰肯甘粉蠶之禍。從赤族之誅。以希萬一難冀之功乎。然則凡在與臣共事者。皆有忠義之誠者也。夫考課之典。軍旅之政。固並行而不相悖。然亦不可混而施之。今也將明軍旅之賞。而陰以考課之意行于其間。人但見其賞未施而罰已及。功不錄而罪有加。不能創奸警惡。而徒以阻忠義之氣。快讒嫉之心。譬之投杯醪於河水。而求飲者之醉。可得乎。疏上不報。○時御史程啓充給事。毛玉倡議論劾。以遏正學。承宰輔意也。陸澄時爲刑部主事。上疏爲六辯。以折之。先生聞而止之曰。無辨止謗。嘗聞昔人之教矣。况今何止於是。四方英傑。以講學異同。議論紛紛。吾儕可勝辨乎。惟當反求諸己。苟其言而是。歟。吾斯尙有未信與。則當務求其非。不得輒是己而非人也。使其言而非。與吾斯旣以自信。與則當益求於自慊。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然則今日之多口。孰非吾儕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乎。且彼議論之與。非必有所私怨於我。亦將以爲衛天道也。况其說本自出於先儒之緒論。而吾儕之言。驟異於昔。反若鑿空杜撰者。固宜其非笑而駭惑矣。未可專以罪彼爲也。○是月德洪赴省試。辭先生請益。先生曰。胸中須常有舜禹有天下不與氣象。德洪請問。先生曰。舜禹有天下而身不與。又何得喪介於其中。

九月葬龍山公于石泉山。

二年癸未先生五十二歲在越。

二月

南宮策士以心學爲問。陰以闢先生門人徐珊讀策問嘆曰。吾惡能昧吾知以倖時好耶。不答而出。聞者難之曰。尹彥明後一人也。同門歐陽德王臣魏良弼等直發師旨不諱。亦在取列。識者以爲進退有命。德洪下第歸。深恨時事之乖。見先生先生喜而相接曰。聖學從茲大明矣。德洪曰。時事如此。何見大明。先生曰。吾學惡得遍語天下。士今會試錄窮鄉深谷無不到矣。吾學既非天下必有起而求真者是者。○鄒守益薛侃黃宗明馬明衡王良等侍。因言謗議日熾。先生曰。諸君且言其故。有言先生勢位隆盛。是以忌嫉謗有言先生學日明。爲宋儒爭異同。則以學術謗。有言天下從遊者衆。與其進不保其往。又以身謗。先生曰。三言者誠皆有之。特吾自知諸君論未及耳。請問曰。吾自南京已前。尚有鄉愿意思。在今只信良知。真是真非處。更無揜藏迴護。纔做得狂者。使天下盡說我行不揜言。吾亦只依良知行。請問鄉愿狂者之辨。曰。鄉愿以忠信廉潔見取於君子。以同流合汙無忤於小人。故非之無舉刺之無刺。然究其心。乃知忠信廉潔所以媚君子也。同流合汙所以媚小人也。其心已破壞矣。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紛囂俗染。舉不足以累其心。真有鳳凰翔于千仞之意。一克念卽聖人矣。惟不克念。故闕略事情而行。常不掩。惟其不掩。故心尙未壞。而庶可與裁。曰。鄉愿何以斷其媚世。曰。自其譏狂狷而知之。狂狷不與俗諧。而謂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

矣。此鄉愿志也。故其所爲皆色取不疑。所以謂之似。三代以下。士之取盛名於時者。不過得鄉愿之似而已。然究其忠信廉潔。或未免致疑於妻子也。雖欲純乎鄉愿。亦未易得。而况聖人之道乎。曰。狂狷爲孔子所思。然至于傳道。終不及琴張輩。而傳曾子。豈曾子亦狷者之流乎。先生曰。不然。琴張輩狂者之稟也。雖有所得。終止於狂。曾子中行之稟也。故能悟入聖人之道。○先生與黃宗賢書曰。近與尙謙子華宗明講孟子鄉愿狂狷一章。頗覺有所警發。相見時。須更一論。四方朋友來去無定。中間不無切磋砥礪之益。但真力量能擔荷得者。亦自少見。大抵近世學者。無有必爲聖人之志。胸中有物。未得清脫耳。聞引接同志。孜孜不怠。甚善。但論議須謙虛簡明爲佳。若自處過任。而詞意重復。却恐無益而有損。○與尙謙書曰。謂自咎罪疾。只緣輕傲二字。足知用力懇切。但知輕傲處。便是良知。致此良知。除却輕傲。便是格物。得致知二字。千古人品。高下真僞。一齊覷破。毫髮不容揜藏。前所論鄉愿。可熟味也。二字在虔時終日論此。同志中尙多未徹。近于古本序中。改數語。頗發此意。然見者往往亦不能察。今寄一紙。幸更熟味。此乃千古聖學之祕。從前儒者多不曾悟到。故其說入于支離。外道而不覺也。

九月改葬龍山公於天住峯。鄭太夫人於徐山。

鄭太夫人嘗附葬餘姚穴湖。旣改殯郡南石泉山。及合葬。公開壙有水患。先生夢寐不寧。遂改葬。十有一月至蕭山。

見素林公自都御史致政歸。道錢塘。渡江來訪。先生趨迎于蕭山。宿浮峯寺。公相對感慨時事。慰從

行諸友及時勉學無負初志。○張光冲在舟中問二氏與聖人之學所差毫釐。謂其皆有得於性命也。但二氏於性命中着些私利。便謬千里矣。今觀二氏作用。亦有功於吾身者。不知亦須兼取否。先生曰。說兼取便不是。聖人盡性至命。何物不具。何待兼取。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卽吾盡性至命中完養此身。謂之仙。卽吾盡性至命中不染世累。謂之佛。但後世儒者不見聖學之全。故與二氏成二見耳。譬之廳堂三間。共爲一廳。儒者不知皆吾所用。見佛氏則割左邊一間與之。見老氏則割右邊一間與之。而已。則白處中間皆舉一而廢百也。聖人與天地民物同體。儒佛老莊皆吾之用。是之謂大道。二氏自私其身。是之謂小道。

三年甲申先生五十三歲在越。

正月。

門人曰。郡守南大吉以座主稱門生。然性豪曠。不拘小節。先生與論學有悟。乃告先生曰。大吉臨政多過。先生何無一言。先生曰。何過。大吉歷數其事。先生曰。吾言之矣。大吉曰。何曰。吾不言。何以知之。曰。良知。先生曰。良知非我常言而何。大吉笑謝而去。居數日。復自數過加密。且曰。與其過後悔改。曷若預言不犯爲佳也。先生曰。人言不如自悔之真。大吉笑謝而去。居數日。復自數過益密。且曰。身過可勉。心過奈何。先生曰。昔鏡未開。可得藏垢。今鏡明矣。一塵之落。自難住脚。此正入聖之機也。勉之。於是闕稽山書院聚八邑彥士。身率講習以督之。於是蕭璆。楊汝榮。楊紹芳等來自湖廣。楊仕鳴。薛宗鏡。黃夢星等來自廣東。王良。孟源。周衝等來自直隸。何秦。黃弘綱等來自南贛。劉邦采。劉文敏。

等自安福魏良政魏良器等來自新建曾忭來自泰和宮利卑隘至不能容蓋環坐而聽者三百餘人先生臨之只發大學萬物同體之旨使人各求本性致極良知以止於至善功夫有得則因方設教故人人悅其易從○海寧董溪號蘿石以能詩聞於江湖年六十八來遊會稽聞先生講學以杖肩其瓢笠詩卷來訪入門長揖上坐先生異其氣貌禮敬之與之語連日夜灑有悟因何秦強納拜先生與之徜徉山水間灑日有聞忻然樂而忘歸也其鄉子弟社友皆招之反且曰翁老矣何乃自苦若是灑曰吾方幸逃於苦海憫若之自苦也願以吾爲苦耶吾方揚鬚於渤海而振振于雲霄之上安能復投網罟而入樊籠乎去矣吾將從吾之所好遂自號曰從吾道人先生爲之記

八月宴門人于天泉橋

中秋月白如晝先生命侍者設席于碧霞池上門人在侍者百餘人酒半酣歌聲漸動久之或投壺聚算或擊鼓或泛舟先生見諸生興劇退而作詩有鏗然含瑟春風裏點也雖狂得我情之句明日諸生入謝先生曰昔者孔子在陳思魯之狂士世之學者沒溺于富貴聲利之場如拘如囚而莫之省脫及聞孔子之教始知一切俗緣皆非性體乃豁然脫落但見得此意不加實踐以入於精微則漸有輕滅世故闊略倫物之病雖比世之庸庸瑣瑣者不同其爲未得於道一也故孔子在陳思歸以裁之使入於道耳諸君講學但患未得此意今幸見此正好精詣力造以求至於道無以一見自足而終止於狂也○是月舒栢有敬畏累灑落之問劉侯有入山養靜之問先生曰君子之所謂敬畏長者非恐懼憂患之謂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謂耳君子之所謂灑落者非曠蕩放逸之謂也乃

其心體不累於欲。無入而不自得之謂耳。夫心之本體。卽天理也。天理之昭明靈覺。所謂良知也。君子戒懼之功。無時或間。則天理常存。而其昭明靈覺之本體。自無所昏蔽。自無所牽擾。自無所歉餒。愧怍動容。周旋而中禮。從心所欲而不踰。斯乃所謂真灑落矣。是灑落生於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於戒慎恐懼之無間。孰謂敬畏之心。反爲灑落累耶。謂劉侯曰。君子養心之學。如良醫治病。隨其虛實寒熱。而斟酌補泄之。要在去病而已。初無一定之方。必使人人服之也。若專欲入坐窮山絕世。故屏思慮。則恐旣已。養成空寂之性。雖欲勿流於空寂。不可得矣。○論聖學無妨于舉業。德洪攜二弟德周仲實讀書城南。洪父心漁翁往視之。魏良政。魏良器。輩與遊禹穴諸勝。十日忘返。問曰。承諸君相攜日久。得無妨課業乎。答曰。吾舉子業無時不習。家君曰。固知心學可以觸類而通。然朱說亦須理會否。二子曰。以吾良知求晦翁之說。譬之打蛇得七寸矣。又何憂不得耶。家君疑未釋。進問先生。先生曰。豈特無妨。乃大益耳。學聖賢者。譬之治家。其產業第宅。服食器物。皆所自置。欲請客出其所有以享之。客去。其物具在。還以自享。終身用之無窮也。今之爲舉業者。譬之治家。不務居積。專以假貸爲功。欲請客自應事。以至供具。百物莫不逼借。客幸而來。則諸貸之物。一時豐裕。可觀。客去。則盡以還人。一物非所有也。若請客不至。則時過氣衰。借貸亦不備。終身奔勞。作一窶人而已。是求無益於得求在外也。明年乙酉。大比。稽山書院錢榎與魏良政並發解。江浙家君聞之。笑曰。打蛇得七寸矣。○是時大禮議起。先生夜坐碧霞池。有詩曰。一雨秋涼入夜新。池邊孤月倍精神。潛魚水底傳心訣。棲鳥枝頭說道真。莫謂天機非嗜慾。須知萬物是吾身。無端禮樂紛紛議。誰與青天掃舊塵。又

曰。獨坐秋庭。月色新。乾坤何處更閒人。高歌度與清風去。幽意自隨流水春。千聖本無心外訣。六經須拂鏡中塵。却憐擾擾周公夢。未及惺惺陋巷貧。蓋有感時事。二詩已示其微矣。四月服闋。朝中屢疏引薦。霍元厓。席元山。黃宗賢。黃宗明。先後皆以大禮問竟不答。

十月門人南大吉續刻傳習錄。

傳習錄薛侃首刻於虔。凡三卷。至是年大吉取先生論學書復增五卷。續刻於越。

四年乙酉。先生五十四歲在越。

正月夫人諸氏卒。四月祔葬于徐山。

是月作稽山書院尊經閣記。略曰。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太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於遺亡失散。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於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種種色色。具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末。硜硜然以爲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成規。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忘散失。至於窶人丐夫。而猶囂囂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按是年南大吉區蒞政之堂。曰親民堂。山陰知縣吳臧重修縣學。提學僉事萬潮與監察御史潘倣拓新萬松書院於省城南。取試士之未盡錄者廩餼之。咸以記請。先生皆爲作記。

六月禮部尙書席書薦。

先生服闋例應起復。御史石金等交章論薦。皆不報。尙書席書爲疏特薦曰。生在臣前者見一人曰楊一清。生在臣後者見一人曰王守仁。且使親領誥券。趨闕謝恩。於是楊一清入閣辦事。明年有領券謝恩之召。尋不果。

九月歸姚省墓。

先生歸定會于龍泉寺之中天閣。每月以朔望初八廿三爲期。書壁以勉諸生曰。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承諸君之不鄙。每予來歸。咸集於此。以問學爲事。甚盛意也。然不能旬日之留。而旬日之間。又不過三四會。一別之後。輒復離羣索居。不相見者動經年歲。然則豈惟十日之寒而已乎。若是而求萌蘖之暢茂條達。不可得矣。故予切望諸君勿以予之去留爲聚散。或五六日八九日。雖有俗事相妨。亦須破冗一會於此。務在誘掖獎勸。砥礪切磋。使道德仁義之習日親日近。則勢利紛華之染亦日遠日疎。所謂相觀而善。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者也。相會之時。尤須虛心遜志。相親相敬。大抵朋友之交。以相下爲益。或議論未合。要在從容涵育。相感以成。不得動氣求勝。長傲遂非。務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其或矜己之長。攻人之短。齷心浮氣。矯以沽名。計以爲直。挾勝心而行憤嫉。以圯族敗羣爲志。則雖日講習於此。亦無益矣。○答顧東橋書有曰。朱子所謂格物云者。是以吾心而求理於事物物之中。如求孝子之理於其親之謂也。求孝之理果在於吾之心耶。抑果在於親之身耶。假而果在於親之身。而親沒之後。吾心遂無孝之理。與見孺子之

入井必有惻隱之理。是惻隱之理果在孺子之身與抑在於吾身之良知與。以是例之。萬事萬物之理莫不皆然。是可以見析心與理爲二之非矣。若鄙人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卽所謂天理也。致吾心之天理於事物物。則事物物皆得其理矣。故曰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爲一者也。合心與理而爲一則凡區區前之所云與朱子晚年之論皆不可言而喻矣。又曰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虛靈明覺卽所謂本然良知也。其虛靈明覺之良知應感而動者謂之意。有知而後有意。無知則無意矣。知非意之體乎。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卽事也。如意用於事親卽事親爲一物。意用於治民則治民爲一物。意用於讀書卽讀書爲一物。意用於聽訟卽聽訟爲一物。凡意之所在無有無物者。有是意卽有是物。無是意卽無是物。物非意之用乎。格字之義有以至字訓者。如格于文祖必純孝誠敬幽明之間無一不得其理。而後謂之格。有苗之頑實文德誕敷而後格。則亦兼有正字之義在其間。未可專以至字盡之也。如格其非心大臣格君心之非之類是則一皆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義。而不可以至字爲訓矣。且大學格物之訓又安知不以正字爲義乎。如以至字爲義者必曰窮至事物之理而後其說始通。是其用功之要全在一窮字。用力之地全在一理字也。若上去一窮字。下去一理字。而直曰致知在至物。其可通乎。夫窮理盡性聖人之成訓見於繫辭者也。苟格物之說而果卽窮理之義。則聖人何不直曰致知在窮理。而必爲此轉折不完之語以啓後世之弊耶。蓋大學格物之說自與繫辭窮理大旨雖同。而微有分辨。窮理者兼格致誠正而爲功也。故言窮理則格致誠正之功皆在其

中言格物則必兼舉致知誠意正心而後其功始備而密今偏舉格物而遂謂之窮理此非惟不得格物之旨并窮理之義而失之矣其末繼以拔本塞源之論其略曰聖人之心視天下之人無內外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甚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讎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爲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爲事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迨夫舉德而任則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爲賤當是時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安於卑賤而不以爲賤當是時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才能之異若臯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或營衣食或通有無或備器用集謀并力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譬之一身目不恥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不營焉足不恥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而脈條暢是以痒

癡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以與論也。三代以降。教者不復以此爲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爲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生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天下靡然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世之儒者。慨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脩補於煨燼之餘。聖學之門牆。遂不可復覩。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爲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爲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爲麗。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并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敖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辯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僞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爲贅疣。柄鑿矣。非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者。吾誰與望乎。

十月立陽明書院於越城。

門人爲之也。書院在越城西郭門內光相橋之東。後十二年丁酉。巡按御史門人周汝員建祠於樓前。匾曰陽明先生祠。

五年丙戌。先生五十五歲在越。

三月與鄒守益書。

守益謫判廣德州。築復古書院。以集生徒。刻諭俗禮要。以風民俗。書至。先生復書贊之曰。古之禮存。

於世者。老師宿儒。當年不能窮其說。世之人苦其煩且難。遂皆廢置而不行。故今之爲人上而欲導民於禮者。非詳且備之爲難。惟簡切明白而使人易行之爲貴耳。中間如四代位次及祔祭之類。向時欲稍改以從俗者。今皆斟酌爲之。於人情甚協。蓋天下古今之人。其情一而已矣。先王制禮。皆因人情而爲之節文。是以行之萬世而皆準。其或反之吾心而有所未安者。非其傳記之訛闕。則必古今風氣習俗之異宜者矣。此雖先王未之有。亦可以義起。三王之所以不相襲也。後世心學不講。人失其情。難乎與之言禮。然良知之在人心。則萬古如一日。苟順吾心之良知以致之。則所謂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蕢矣。非天子不議禮制度。今之爲此。非以義禮爲也。徒以末世廢禮之極。聊爲之兆以興起之。故特爲此簡易之說。欲使之易知易從焉耳。冠婚喪祭之外。附以鄉約。其於民俗亦甚有補。至於射禮。似宜別爲一書。以教學者。而非所以求諭於俗。今以附於其間。却恐民間以非所常行。視爲不切。又見其說之難曉。遂并其冠婚喪祭之易曉者而棄之也。文公家禮所以不及於射。或亦此意也。與○按祠堂位祔之制。或問文公家禮高曾祖禰之位。皆西上。以次而東。於心切有未安。先生曰。古者廟門皆南向。主皆東向。合祭之時。昭之遷主。列於北牖。穆之選主。列於南牖。皆統於太祖東向之尊。是故西上。以次而東。今祠堂之制。既異於古。而又無太祖東向之統。則西上之說誠有所未安。曰。然則今當何如。曰。禮以時爲大。若事死如事生。則宜以高祖南向。而曾祖禰東西分列。席皆稍降。而弗正對。似於人心爲安。曾見浦江之祭。四代考妣皆異席。高考妣南向。曾祖禰考皆西向。妣皆東向。各依世次稍退半席。其於男女之別。尊卑之等。兩得其宜。但恐民間廳事多隘。而

器物亦有所不備。則不能以通行耳。又問無後者之祔於己之子姪。固可下列矣。若在高曾之行。宜何如祔。先生曰。古者大夫三廟。不及其高矣。適士二廟。不及其曾矣。今民間得祀高曾。蓋亦體順人情之至。例以古制。則既爲僭。况在行之無後者乎。古者士大夫無子。則爲之置後。無後者鮮矣。後世人情偷薄。始有棄貧賤而不嗣者。古所謂無後。皆傷子之類耳。祭法。王下祭。適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則無後之祔。皆子孫屬也。今民間既得假四代之祀。以義起之。雖及弟姪可矣。往年湖湘一士人家。有曾伯祖與堂叔祖皆賢。而無後者。欲爲立嗣。則族衆不可欲弗祀。則思其賢有所不忍。以聞於某。某曰。不祀二三十年矣。而追爲之祀。勢有所不行矣。若在士大夫家。自可依古族屬之義。於春秋二社之次。特設一祭。凡族之無後而親者。各以昭穆之次配祔之。於義亦可也。

四月復南大吉書

大吉入覲。見黜於時。致書先生。千數百言。勤懇懇。惟以得聞道爲喜。急問學爲事。恐卒不得爲聖人。爲憂。略無一字及於得喪榮辱之間。先生讀之。嘆曰。此非真有朝聞夕死之志者。未易以涉斯境也。于某復書曰。世之高抗通脫之士。捐富貴利害。棄爵祿。決然長往。而不顧者。亦皆有之。彼其或從好於外道。詭異之說。投情於詩酒山水技藝之樂。又或奮發於意氣。牽溺於嗜好。有待於物以相勝。是以去彼取此。而後能及其所之。既倦。意衡心鬱。情隨事移。則憂愁悲苦。隨之而作。果能捐富貴。輕利害。棄爵祿。快然終身。無入而不自得已乎。夫惟有道之士。真有以見其良知之昭明。靈覺廓然。與

太虛而同體。太虛之中何物不有。而無一物能爲太虛之障礙。故凡慕富貴。憂貧賤。欣戚得喪。愛憎取舍之類。皆足以蔽吾聰明。容知之體。窒吾淵泉時出之用。如明日之中。而翳之以塵沙。聰耳之中。而塞之以木楔也。其疾痛鬱逆。將必速去之爲快。而何能忍於時刻乎。關中自古多豪傑。橫渠之後。此學不講。或亦與四方無異矣。自此有所振發。興起變氣節爲聖賢之學。將必自吾元善昆季始也。今日之歸。謂天爲無意乎。

答歐陽德書

德初見先生於虔。最年少時。已領鄉薦。先生恆以小秀才呼之。故遣服役。德欣欣恭命。雖勞不怠。先生深器之。嘉靖癸未。第進士。出守六安州。數月奉書以爲初政。俗僂。後稍次第。始得與諸生講學。先生曰。吾所講學。正在政務。俗僂中。豈必聚徒而後爲講學耶。又嘗與書曰。良知不因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於見聞。而亦不離於見聞。孔子云。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良知之外。則無知矣。故致良知是聖門教人第一義。今云專求之見聞之末。則落在第二義矣。若曰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則語意之間未免爲二。此與專求之見聞之末者。雖稍不同。其爲未得精一之旨。則一也。○德洪與王畿並舉南宮。俱不廷對。借黃弘綱張元冲同舟歸越。先生喜。凡初及門者。必令引導。俟志定有入方請見。每臨坐。默對焚香。無語。

八月答聶豹書

是年夏。豹以御史巡按福建。渡錢塘來見先生。別後致書。謂思孟周程無意相遭於千載之下。與其

盡信於天下。不若真信於一人。道固自在。學亦自在。先生答書略曰。讀來論誠見君子不見是而無悶之心。乃區區則有大不得已者存乎其間。非以計人之信與不信也。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於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無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心。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所謂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無間於聖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務致其良知。則自能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己。視國猶家。而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求天下無治不可得矣。古之人所以能見善不啻若己出。見惡不啻若己入。視民之饑溺。猶己之饑溺。而一夫不獲。若己推而納諸溝中者。非故爲是而斬天下之信己也。務致其良知。求其自慊而已矣。後世良知之學不明。天下之外。假仁義之名。而內以行私利之實。詭詞以阿俗。矯行以干譽。掩人之善。而襲以爲己長。誣人之私。而竊以爲己直。忿以相勝。而猶謂之狗義。險以相傾。而猶謂之疾惡。妬賢嫉能。而猶自以爲公是。非。恣情縱慾。而猶自以爲同好惡。相凌相賊。自其一家骨肉之親。已不能無彼此藩籬之隔。而况於天下之大。民物之衆。又何能一體而視之乎。僕誠賴天之靈。偶有見於良知之學。以爲必由此而後。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則爲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肯。而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天下之人。見其若是。遂相與非笑而詆斥。以爲是病狂喪心之人耳。嗚呼。吾方疾痛之切體。而暇計人之非笑乎。昔者孔子之在當時。有議其爲諂者。有譏其爲佞者。有毀其未賢。詆其爲不知禮。而侮之以爲東家丘者。有嫉而阻之者。有惡而欲殺之者。晨門荷蕢之徒。皆當時之賢士。且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雖子路在升堂之

列。尙不能無疑於其所見。不悅於其所欲往。而且以之爲迂。則當時之不信夫子者。豈特十之一二而已乎。然而夫子汲汲遑遑。若求亡子於道路。而不暇於暖席者。寧以斬人之信我。知我而已哉。僕之不肖。何敢以夫子之道爲己任。顧其心亦已稍知疾痛之在身。是以徬徨四顧。相求其有助於我者。相與講去其病耳。今誠得豪傑同志之士。共明良知之學於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一洗讒妬勝忿之習。以躋於大同。則僕之狂病。固將脫然以愈。而終免於喪心之患矣。豈不快哉。會稽素號山水之區。深林長谷。信步皆是。寒暑晦明。無時不宜。良朋四集。道義日新。天地之間。寧復有樂於是者。孔子云。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僕與二三同志。方將請事斯語。奚暇外慕。獨其切膚之痛。乃有未能忍然者。輒復云爾。○按豹初見稱晚生。後六年。出守蘇州。先生已遠世四年矣。見德洪王畿曰。吾學誠得諸先生。高輩罕見稱贊。今不及矣。茲以二君爲證。具香案拜先生。遂稱門人。

十一月庚申。子正億生。

繼室張氏出。先生初得子。鄉先達有靜齋六有者。皆踰九十。聞而喜。以二詩爲賀。先生次韻謝答之。有曰。何物敢云繩祖武。他年只好共爺長之句。蓋是月十有七日也。○先生初命名正聰。後七年壬辰。外舅黃綰因時相避諱。更今名。

十二月。作惜陰說。

劉邦采合安福同志爲會。名曰惜陰。請先生書會籍。先生爲之說曰。同志之在安成者。間月爲會五日。謂之惜陰。其志篤矣。然五日之外。孰非惜陰時乎。雖羣而索居。志不能無少懈。故五日之會。所以

相稽切焉耳。嗚呼！天道之運無一息之或停，吾心良知之運亦無一息之或停。良知卽天道，謂之亦則猶二之矣。知良知之運無一息之或停者，則知惜陰矣。知惜陰者，則知致其良知矣。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其所以學如不及。至於發憤忘食也，堯舜兢兢業業，成湯日新又新，文王純亦不已，周公坐以待旦，惜陰之功，寧獨大禹爲然？子思曰：戒慎乎其所不視，恐懼乎其所不聞，知微之顯，可以入德矣。或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利，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然則小人亦可謂之惜陰乎？○按先生明年丁亥過吉安，寄安福諸同志書曰：諸友始爲惜陰之會，當時惟恐只成虛語，邇來乃聞遠近豪傑聞風而至者以百數，此可以見良知之同然而斯道大明之幾於此亦可以卜之矣。明道有云：寧學聖人而不至，不以一善而成名，此爲有志聖人而未能真得聖人之學者，則可如此說。若今日所講良知之說，乃真是聖學之的傳，但從此學聖人，却無不至者，惟恐吾儕尙有一善成名之意，未肯專心致志於此耳。

六年丁亥先生五十六歲在越正月

先生與宗賢書曰：人在仕途，比之退處山林，時工夫難十倍，非得良友時時警發砥礪，平日志向鮮有不潛移默奪，弛然日就頹靡者。近與誠甫言京師相與者少，二君必須彼此約定，但見微有動氣處，卽須提起，致良知話頭互相規切。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慾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

切時其功夫又自不難緣此數病良知之所本無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後有若良知一提醒時卽如白日出魍魎自消矣中庸謂知恥近乎勇只是恥其不能致得自己良知耳今人多以言語不能屈服得人意氣不能陵軋得人憤怒嗜慾不能直意任情爲恥殊不知此數病者皆是蔽塞自己良知之事正君子之所宜深恥者古之大臣更不稱他知謀才略只是一箇斷斷無他技休休如有容而已諸君知謀才略自是超然出於衆人之上所未能自信者只是未能致得自己良知未全得斷斷休休體段耳須是克去己私真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實康濟得天下挽回三代之治方是不負如此聖明之君方能不枉此出世一遭也

四月鄒守益刻文錄於廣德州

守益錄先生文字請刻先生自標年月命德洪類次且遺書曰所錄以年月爲次不復分別體類蓋專以講學明道爲事不在文辭體製間也明日德洪掇拾所遺請刻先生曰此便非孔子刪述六經手段三代之教不明蓋因後世學者繁文盛而實意衰故所學忘其本耳比如孔子刪詩若以其辭豈止三百篇惟其一以明道爲志故所取止此例六經皆然若以愛惜文辭便非孔子垂範後世之心矣德洪曰先生文字雖一時應酬不同亦莫不本於性情况學者傳誦日久恐後爲好事者掇拾反失今日裁定之意矣先生許刻附錄一卷以遺守益凡四冊

五月命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征思田

六月疏辭不允

先是廣西田州岑猛爲亂。提督都御史姚鏞征之。奏稱猛父子悉擒已降。勅論功行賞。訖遺目盧麻王受搆衆煽亂。攻陷思恩。鏞復合四省兵征之。久弗克。爲巡按御史石金所論。朝議用侍郎張璉桂薦。特起先生總督兩廣及江西湖廣軍務。度量事勢。隨宜撫勦。設土官流官。孰使并覈當事。諸臣功過以聞。且責以體國爲心。毋或循例辭避。先生聞命。上疏言。臣伏念君命之召。當不俟駕而行。矧茲軍旅。何敢言辭。顧臣患瘵疾增劇。若冒疾輕出。至於僨事。死無及矣。臣又復思思田之役。起於土官讎殺比之寇賊之攻劫。郡縣荼毒。生靈者。勢尙差緩。若處置得宜。事亦可集。鏞素老成。一時利鈍。亦兵家之常。御史石金據事論奏。所以激勵鏞等。使之善後。收之桑榆也。臣以爲今日之事。宜專責鏞等。隆其委任。重其威權。略其小過。假以歲月。而要其成功。至於終無底績。然後別選才能。兼諳民情。土俗。如尙書胡世寧。李承勛者。往代其任。事必有濟。疏入。詔鏞致仕。遣使敦促上道。

八月

先生將入廣。嘗爲客坐私囑曰。但願濫恭直諫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無陷於非僻。不願狂燥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冥頑無恥。扇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爲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嘉靖丁亥八月。將有兩廣之行。書此以戒我子弟。并以告夫士友之辱臨於斯者。請一覽教之。

九月壬午發越中

是月初八日。德洪與畿訪張元冲舟中。因論爲學宗旨。畿曰：先生說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此恐未是究竟話頭。德洪曰：何如？畿曰：心體既是無善無惡，意亦是無善無惡，知亦是無善無惡，物亦是無善無惡。若說意有善有惡，畢竟心亦未是無善無惡。德洪曰：心體原來無善無惡，今習染既久，覺心體上見有善惡在，爲善去惡，正是復那本體功夫。若見得本體如此，只說無功夫可用，恐只是見耳。畿曰：昨日先生啓行，晚可同進請問。是日夜分，客始散。先生將入內，聞洪與畿候立庭下。先生復出，使移席天泉橋上。德洪舉與畿論辯請問。先生喜曰：正要二君有此一問。我今將行，朋友中更無有論證及此者。二君之見正好相取，不可相病。汝中須用德洪功夫，德洪須透汝中本體。二君相取爲益，吾學更無遺念矣。德洪請問。先生曰：有只是你自有良知本體，原來無有本體，只是太虛太虛之中，日月星辰，風雨露雷，陰靈饒氣，何物不有，而又何一物得爲太虛之障？人心本體亦復如是，太虛無形，一過而化，亦何費纖毫氣力。德洪功夫須要如此，便是合得本體功夫。畿請問。先生曰：汝中見得此意，只好默默自修，不可執以接人上根之人。世亦難遇，一悟本體，卽見功夫。物我內外一齊盡透，此顏子明道不敢承當，豈可輕易望人？二君已後與學者言，務要依我四句宗旨，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以此自修，直躋聖位，以此接人，更無差失。畿曰：本體透後，於此四句宗旨何如？先生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自初學以至聖人，只此功夫。初學用此，循循有人，雖至聖人，窮究無盡，堯舜精一功夫，亦只如此。先生又重囑付曰：二君以後再不可更此四句宗旨。此四句中，人上下無不接着。我年來立教，亦更幾番，今始立此四句。

人心自有知識以來已爲習俗所染今不教他在良知上實用爲善去惡功夫只去懸空想箇本體一切事爲俱不着實此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說破是日洪幾俱有省

甲申渡錢塘

先生遊吳山月巖嚴灘俱有詩過釣臺曰憶昔過釣臺驅馳正軍旅十年今始來復以兵戈起空山煙霧深往跡如夢裏微雨林徑滑肺病雙足眠仰瞻臺上雲俯濯臺下水人生何碌碌高尙乃如此瘡痍念同胞至人匪爲己過門不遑入憂勞豈得已滔滔良自傷果哉末難已跋曰右正德己卯獻俘行在過釣臺而弗及登今茲復來又以兵革之役兼肺病足瘡徒顧瞻悵望而已書此付桐廬尹沈元材刻置亭壁聊以紀經行歲月云耳時從行進士錢德洪王汝中建德尹楊思臣及元材凡四人

丙申至衢

西安雨中諸生出候因寄德洪汝中并示書院諸生幾度西安道江聲暮雨時機關鷗鳥破踪跡水雲疑仗鉞非吾事傳纒媿爾師天真泉石秀新有鹿門期德洪汝中方卜築書院盛稱天真之奇并寄及之不踏天真路依稀二十年石門深竹徑蒼峽瀉雲泉泮壁環胥海龜疇見宋田文明原有象卜築豈無緣今祠有仰止祠環海樓太極雲泉瀉雲諸亭

戊戌過常山

詩曰長生徒有慕苦乏大藥資名山遍深歷悠悠鬢生絲微軀一繫念去道日遠而中歲忽有覺九

還乃在茲。非爐亦非鼎。何坎復何離。本無終始究。寧有死生期。彼哉遊方士。詭辭反增疑。紛然諸老翁。自傳困多岐。乾坤由我在。安用他求爲。千聖皆過影。良知乃吾師。

十月。至南昌。

先生發舟廣信。沿途諸生徐樾。張士賢。桂軌等請見。先生俱謝以兵事未暇。許回途相見。徐樾自貴溪追至餘干。先生令登舟。樾方自白鹿洞打坐。有禪定意。先生目而得之。令舉似。曰。不是。已而稍變前語。又曰。不是。已而更端。先生曰。近之矣。此體豈有方所。譬之此燭。光無不在。不可以燭上爲光。因指舟中曰。此亦是光。此亦是光。直指出舟外水面曰。此亦是光。樾領謝而別。明日至南浦。父老軍民俱頂香林立。填途塞巷。至不能行。父老頂輿傳遞入都司。先生命父老軍民就謁。東入西出。有不舍者。出且復入。自辰至未而散。始舉有司常儀。明日謁文廟。講太學於明倫堂。諸生屏擁。多不得聞。唐堯臣獻茶。得上堂旁聽。初堯臣不信學。聞先生至。自鄉出迎。心已內動。比見擁謁。驚曰。三代後安得有此氣象耶。及聞講。沛然無疑。同門有黃文明。魏良器。輩笑曰。遁逃主亦來投降乎。堯臣曰。須得如此。大捕人方能降我。爾輩安能。

至吉安大會士友螺川。

諸生彭簪王釗。劉陽。歐陽瑜等。偕舊遊三百餘。迎入螺川驛中。先生立談不倦。曰。堯舜生知安行的。聖人猶兢兢業業。用困勉的工夫。吾儕以困勉的資質。而悠悠蕩蕩。坐享生知安行的成功。豈不誤己。誤人。又曰。良知之妙。真是周流六虛。變通不居。若假以文過飾非。爲害大矣。臨別囑曰。工夫只是

簡易真切。愈真切。愈簡易。愈簡易。愈真切。

十一月至肇慶。

是月十八日抵肇慶。先生寄書德洪。畿曰：家事賴廷豹糾正。而德洪汝中又相與薰陶。切劘於其間。吾可以無內顧矣。紹興書院中同志不審近來意向如何。德洪汝中既任其責。當能振作接引。有所興起。會講之約。但得不廢。其間縱有一二懈弛。亦可因此夾持。不致遂有傾倒。餘姚又得應元諸友。作興鼓舞。想益日異而月不同。老夫雖出山林。亦每以自慰。諸賢皆一日千里之足。豈俟區區有所警策。聊亦以此視鞭影耳。卽日已抵肇慶。去梧不三四日可到。方入宄場。紹興書院及餘姚各會同志諸賢。不能一一列名字。

乙未至梧州上謝恩疏。

二十日梧州開府。十二月朔。上疏曰：田州之事。尙未及會議審處。然臣沿途諮訪。頗有所聞。不敢不爲陛下言其略。臣惟岑猛父子固可誅之罪。然所以致彼若是者。則前此當事諸人亦宜分受其責。蓋兩廣軍門專爲諸盜獠及諸流賊而設。事權實專且重。若使振其兵威。自足以制服諸蠻。夫何軍政日壞。上無可任之將。下無可用之兵。有警必須倚調土官狼兵若猛之屬者。而後行事。故此輩得以憑恃兵力。日增桀驁。及事之平。則又功歸于上。而彼無所與固。不能以無怨憤。始而徵發愆期。旣而調遣不至。上嫉下憤。日深月積。劫之以勢。而威益褻。籠之以詐。而術愈窮。由是諭之而益梗。撫之而益疑。遂至於有今日。今山搖海賊。乘釁搖動。窮迫必死之寇。旣從而煽誘之。貧苦流亡之民。

又從而逃歸之。其可憂危。奚啻千百於二酋者之爲患。其事已兆而變已形。顧猶不此之慮。而汲汲於二酋。則當事者之過計矣。臣又聞諸兩廣士民之言。皆謂流官久設。亦徒有虛名。而受實禍。詰其所以。皆云未設流官之前。土人歲出土兵三千。以聽官府之調遣。既設流官之後。官府歲發民兵數千。以防土人之反覆。卽此一事。利害可知。且思恩自設流官十八九年之間。反者數起。征勦日無休息。凌良民之膏血。而塗諸無用之地。此流官之無益。亦斷可識矣。論者以爲既設流官。而復去之。則有更改之嫌。恐招物議。是以寧使一方之民久罹塗炭。而不敢明爲朝廷一言。寧負朝廷。而不敢犯衆議。其戔人臣之不忠也。苟利於國而庇於民。死且爲之。而何物議之足計乎。臣始至。雖未能周知備歷。然形勢亦可概見矣。田州切近交趾。其間深山絕谷。猛獍盤據。動以千百。必須存土官。藉其兵力。以爲中土屏蔽。若盡殺其人。改土爲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自撤藩籬。後必有悔。奏下。尙書王時中持之。得旨守仁才略素優。所議必自有見。事難遙度。俟其會議熟處。要須情法得中。經久無患。事有宜亟行者。聽其便宜。勿懷顧忌。以貽後患。○初。總督命下。具疏辭免。及豫言處分。思田機宜。凡當路相知者。皆寓書致意。與楊少師曰。惟大臣報國之忠。莫大於進賢去讒。自信山林之志已堅。而又素受知己之愛。不復嫌避。故輒言之。乃今適爲己地也。昔有以邊警薦用。彭司馬者。公獨不可。曰。彭始成功。今或少挫。非所以完之矣。公之愛惜人才。而欲成全之也。如此。獨不能以此意推之某乎。果不忍終棄病痊。或使得備散局。如南北大常國子之任。則圖報常有日也。與黃綰書曰。往年江西義將士功久未上。人無所勸。再出何面目見之。且東南小醜。特瘡疥之疾。百辟讒嫉朋比。此則腹心

之禍大爲可憂者。諸公任事之勇。不思何以善後。大都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疾病既除。元氣自復。但去病太亟。亦耗元氣。藥石固當以漸也。又曰。思田之事。本無緊要。只爲從前張皇太過。後難收拾。所謂生事事生是已。今必得如奏中所請。庶圖久安。否則反覆未可知也。與方獻夫書曰。聖主聰明不世出。今日所急。惟在培養君德。端其志向。於此有立。是謂一正君而國定。然非真有體國之誠。其心斷斷休休者。亦徒爭其名而已。又曰。諸公皆有薦賢之疏。此誠君子立朝盛節。但與名其間。却有所未喻者。此天下治亂盛衰所繫。君子小人進退存亡之機。不可以不慎也。譬諸養蠶。但雜一爛蠶其中。則一筐好蠶。盡爲所壞矣。凡薦賢于朝。與自己用人不同。自己用人。權度在我。若薦賢于朝。則評品宜定。小人之才。豈無可用。如砒硫芒硝。皆有攻毒破癰之功。但混於參苓薏朮之間。而進之。鮮不誤矣。又曰。思田之事已壞。欲以無事處之。要已不能。只求減省一分。則地方亦可減省一分之勞擾耳。此議深知大拂喜事者之心。然欲殺數千無罪之人。以求成一將之功。仁者之所不忍也。

十有二月。命暫兼理巡撫兩廣。疏辭不允。
七年戊子。先生五十七歲在梧。

二月。思田平。

先生疏略曰。臣奉有成命。與巡按紀功御史石金。布政使林富等。副使祝品。林文輅等。叅將李璋。沈希儀等。會議思田之役。兵連禍結。兩省荼毒已踰二年。兵力盡於哨守。民脂竭於轉輸。官吏罷於奔走。今日之事。已如破壞之舟。漂泊於顛風巨浪。覆溺之患。洶洶在目。不待知者而知之矣。因詳其十

患十善。二幸四毀。反覆言之。且曰。臣至南寧。乃下令盡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之內。解散而歸者數萬。惟湖兵數千。道沮且遠。不易卽歸。仍使分留賓寧。解甲休養。待間而發。初蘇受等聞臣奉命處勘。始知朝廷無必殺之意。皆有投生之念。日夜懸望。惟恐臣至之不速。已而聞太監總兵相繼召還。至是又見守兵盡撤。其投生之念益堅。乃遣其頭目黃富等先赴軍門。訴告願得掃境投生。惟乞宥免一死。臣等諭以朝廷之意。正恐爾等有所虧枉。故特遣大臣處勘。爾等更生之路。爾等果能誠心投順。決當貸爾之死。因復露布朝廷。威德使各持歸省。諭克期聽降。蘇受等得牌。皆羅拜踴躍。歡聲雷動。率衆掃境歸命。南寧城下分屯四營。蘇受等囚首自縛。與其頭目數百人赴軍門請命。臣等諭以朝廷旣赦爾等之罪。豈復虧失信義。但爾等擁衆負固。雖由畏死。然騷動一方。上煩九重之慮。下疲三省之民。若不示罰。何以泄軍民之憤。於是下蘇受於軍門。各杖之一百。乃解其縛。諭於今日宥爾一死者。朝廷天地好生之仁。必杖爾示罰者。我等入臣執法之義。於是衆皆叩首悅服。臣亦隨至其營。撫定其衆。凡一萬七千。濺濺道路。踴躍歡聞。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且乞卽願殺賊立功贖罪。臣因諭以朝廷之意。惟欲生全爾等。今爾等方來投生。豈忍又驅之兵刃之下。爾等逃竄日久。且宜速歸。完爾家室。脩復生理。至於諸路羣盜。軍門自有區處。徐當調發。爾等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臣於是遂委布政使林富前副總張祐督令復業。方隅平定。是皆皇上神武不殺之威。風行於廟堂之上。而草偃於百蠻之表。是以班師不待七旬。而頑夷卽爾來格。不折一矢。不戮一卒。而全活數萬生靈。是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也。疏入。

勅遣行人獎勵。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襲。所司備辦羊酒。其餘各給賞有差。○先生爲文勒石曰。嘉靖丙戌夏。官兵伐田。隨與思恩之人相比相煽。集軍四省。洶洶連年。于時皇帝憂憫元元。容有無辜而死者乎。迺今新建伯王守仁曷往視師。其以德綏。勿以兵虔。班師撤旅。信義大宣。諸夷感慕。旬日之間。自縛來歸者一萬七千。悉放之還農。兩省以安。昔有苗徂征。七旬來格。今未期月。而蠻夷率服。綏之斯來。速于郵傳。舞干之化。何以加焉。爰告思田。毋忘帝德。爰勒山石。昭此赫赫。文武聖神。率土之濱。凡有血氣。莫不尊親。

四月議遷都臺于田州不果。

先是有制。王守仁暫令兼理巡撫兩廣。既受命。先生乃疏言。臣以迂疎多病之軀。謬承總制四省軍務之命。方懷不勝其任之憂。今又加以巡撫之責。豈其所能堪乎。且兩廣之事。實重且難。巡撫之任。非得才力精強者。重其事權。進其官階。而久其職任。殆未可求效於歲月之間也。致仕副都御史伍文定。往歲寧藩之變。常從臣起兵。具見經略。侍郎梁材。南贛副都御史汪鏞。亦皆才能素著。足堪此任。願選擇而使之。會侍郎方獻夫建白。宜於田州特設都御史一人。撫綏諸夷。下議。先生復疏言。布政使林富可用。或量改憲職。仍聽臣等節制。暫於思田住劄。撫綏其衆。然而要之蠻夷之區。不可治以漢法。雖流官之設。尙且弗使。而又可益之以都臺乎。今且暫設。凡一切糜餼輿馬。悉取辦于南寧府衛。取給于軍餉。不以干思田之人。俟年餘。經略有次。思田止責知府理治。或設兵備。憲臣一人于賓州。或以南寧兵備兼理。如此。則目前既得輯寧之效。而日後又可免煩勞之擾矣。又以柳慶缺叅

將特薦用沈希儀。且請起用前副總兵張佑俾與富協心共事。未幾。陞富副都御史撫治鄖陽。以去。先生再薦布政使王大用。按察使周期雍。又以邊方缺官。且言副使陳槐。施儒。楊必進。知府朱袞。皆堪右江兵備之任。知州林寬。可爲田州知府。推官李喬。木可爲同知。且言任賢圖治。得人實難。其在邊方。反覆多事之地。其難尤甚。蓋非得忠實勇果。通達坦易之才。未易以定其亂。有其才矣。使不諳其土俗。則亦未易以得其本心。得其心矣。使不耐其水土。亦不能以久居其地。以成其功。故用人於邊方。必兼是三者而後可。如前四人者。固皆可用之才。今乃皆爲時例所拘。棄置不用。而更勞心遠索。則亦過矣。疏上。俱未果行。

興思田學校

先生以田州新服。用夏變夷。宜有學校。但瘡痍逃竄。尙無受廩之民。卽欲建學。亦爲徒勞。然風化之原。又不可緩也。乃案行提學道。着屬儒學。但有生員。無拘廩增。願改田州府學。及各處儒生。願附籍入學者。本道選委教官。暫領學事。相與講肄。游息。興起孝弟。或倡行鄉約。隨事開引。漸爲之兆。俟建有學校。然後將各生徒。通發該學肄業。照例充補廩。增起貢。

五月撫新民

先生因左江道叅議等官汪必東等稱。古陶白竹石馬等賊。近雖誅勦。然尙有流出府江諸處者。誠恐日後爲患。乞調歸順土官岑職。兵一千名。萬承龍。英共五百名。或章貴。兵一千名。住箇平南桂平衝要地方。及該府知府程雲鵬等。亦申量留湖兵。及調武靖州狼兵防守。乃諭之曰。始觀論議。似亦

區畫經久之計。徐考成功。終亦支吾目前之計。蓋用兵之法。伐謀爲先。處夷之道。攻心爲上。今各徭征勦之後。有司卽宜誠心撫恤。以安其心。若不服其心。而徒欲久留湖兵。多調狼卒。憑藉兵力。以威劫把持。謂爲可久之計。則亦未矣。殊不知遠來客兵。怨憤不肯爲用。一也。供饋之需。稍不滿意。求索營營。將無抵極。二也。就居民間騷擾。濁亂易生。離隙三也。困頓日久。資財耗竭。適以自廢。四也。欲借此以衛民。而反爲民增一苦。欲借此以防賊。而反爲吾招一寇。其可行乎。合行知府程雲鵬。公同指揮周胤宗。及各縣知縣等官。親至已破賊巢各鄰近良善村寨。以次加厚撫恤。給以告示。犒以魚鹽。待以誠信。敷以德恩。諭以朝廷所以誅勦各賊者。爲其稔惡不悛。若爾等良善守分村寨。我官府何嘗輕動爾等一草一木。爾等各宜益堅向善之心。毋爲彼所扇惑搖動。從而爲之推選。衆所信服。立爲酋長。以連屬之。若各賊果能改惡遷善。實心向化。今日來投。今日卽待以良善。決不追既往之惡。爾等卽可以此意傳告開諭之。我官府亦就實心撫安。招來量給鹽米。爲之經紀生業。亦就爲之選立酋長。使有統率。毋令渙散。一面清查侵占田土。開立里甲。以息日後之爭。禁約良民。毋使乘機報復。以激其變。如農夫之植嘉禾。不以去稂莠。深耕易耨。芸蓄灌溉。專心一事。勤誠無惰。必有秋護。夫善者益知所勸。則助惡者日衰。惡者益知所懲。則向善者益衆。此撫柔之道。而非專有恃於甲兵者也。又曰。該府議欲散撤顧倩機快等項。調取武靖州土兵。使之就近防守一節。區畫頗當。然以三千之衆。而常在一處屯頓坐食。亦未得宜。必須分作六班。每五百名爲一班。每兩箇月日而更一次。若有鳴勦等項。然後通行起調。然必須于城市別立營房。毋使與民雜處。然後可免於騷擾嫌隙。蓋以十

家牌門之兵。而爲守土安民之本。以武靖起調之兵。而備追捕勦截之用。此亦經權交濟相須之意也。自今以後。免其秋調。各處哨守等役。專在澤州地方聽憑守備叅將調用。凡遇緊急調取。卽要星馳赴信地。不得遲違時刻。守巡各官。仍要時加戒諭。撫輯毋令日久玩弛。又成虛應故事。

六月與南寧學校

先生謂理學不明。人心陷溺。是以士習日偷。風教不振。日與各學師生朝夕開講。已覺漸有奮發之志。又恐窮鄉僻邑。不能身至其地。委原任監察御史降合浦縣丞陳近。主教靈山諸縣。原任監察御史降揭陽縣主簿季本。主教敷文書院。仍行牌諭曰。仰本官每日拘集該府縣學諸生。爲之勤勤開誨。務在興起聖賢之學。一洗習染之陋。其諸生該赴考試者。臨期起送。不該赴試者。如常朝夕聚會考德問業之外。或時出與經書論策題目。量作課程。就與講析文義。以無妨其舉業之功。大抵學絕道喪之餘。未易解脫。舊聞舊見。必須包蒙俯就。涵育薰陶。庶可望其漸次改化。諒本官平素最能孜孜汲引。則今日必能循循善誘。諸生之中。有不率教者。時行檟楚。以警其惰。本院回軍之日。將該府縣官員師生查訪勤惰。以示勸懲。○又牌諭曰。照得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冠婚喪祭。固宜家喻而戶曉者。今皆廢而不講。欲求風俗之美。其可得乎。况茲邊方遠郡。士吏錯雜。頑梗成風。有司徒具刑驅勢迫。是謂以火濟火。何益於治。若教之以禮。庶幾所謂小人學道則易使矣。福建莆田生員陳大章。前來南寧遊學。扣以冠婚鄉射諸儀。頗能通曉。近來各學諸生。類多束書高閣。飽食嬉遊。散漫度日。豈若使與此生朝夕講習於儀文節度之間。亦足以收其放心。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不猶愈於

博奕之爲賢乎。仰南寧府官吏卽便館穀陳生於學舍。於各學諸生之中。選取有志習禮。及年少質美者。相與講解演習。自此諸生得於觀感興起。砥礪切磋。修之於其家。而被於里巷。達於鄉村。則邊徼之地。遂化爲鄒魯之鄉。亦不難矣。

七月襲八寨斷藤峽破之

八寨斷藤峽諸蠻賊。有衆數萬。負固稔惡。南通交趾諸夷。西接雲貴諸蠻。東北與牛場仙臺花相風門佛子及柳慶府江古田諸徭迴旋連絡。延袤二千餘里。流劫出沒。爲害歲久。比因有事。思田勢不暇及。至是。先生以思田旣平。蘇受新附。乃因湖廣保靖歸師之便。令布政使林富副總兵張祐等。出其不意。分道征之。富祐率右江及思田兵進勦八寨諸賊。叅議汪必東副使翁素僉事汪濬率左江及永保土兵進勦斷藤峽諸賊。令該道分巡兵備收解紀功御史冊報。及行太監張賜并各鎮巡知會。一月之內。大破其衆。斬獲三千有奇。先生見諸賊巢穴旣已掃蕩。而我兵疾疫。遂班師奏捷。○按疏言。斷藤峽諸賊。犄角屯聚。自國初以來。屢征不服。至天順間。都御史韓雍統兵二十萬。然後破其巢穴。撤兵無何。賊復攻陷潯州。據城大亂。後復合兵。量從勦撫。自後竊發無時。兇惡成性。不可改化。至於八寨諸賊。尤爲兇猛。利鏢毒弩。莫當其鋒。且其寨壁天險。進兵無路。自國初都督韓觀。嘗以數萬之衆圍困其地。亦不能破。竟從招撫而罷。報後興師合勦。一無所獲。反多撓喪。惟成化間。土官岑瑛。嘗合狼兵深入。斬獲二百。已而賊勢大湧。力不能支。亦從撫罷。今因湖廣之回兵。而利導其順使之勢。作思田之新附。而善用其報效之機。兩地進兵。各不滿八千之衆。而三月報捷。共已踰三千之

功兩廣父老皆以爲數十年來未有此舉也。

疏請經略思田及八寨斷藤峽

初先生既平思田乃上疏曰臣以迂庸繆當兵事於茲土承制假以撫勸便宜是陛下之心惟在於除患安民未嘗有所意必也又諭令賊平之後議設土流孰便是陛下之心惟在於安民息亂未嘗有所意必也始者思田梗化既舉兵而加誅矣因其悔罪投降遂復宥而釋之固亦莫非仰承陛下不嗜殺人之心惓惓憂憫赤子之無辜也凡爲經略事宜有三特設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勢仍立土官知府以順土夷之情分設土官巡檢以散各夷之黨擬府名爲田寧以應識謠而定人心設州治于府之西北立猛第三子那相爲吏目待其有功漸陞爲知州分設思恩土巡檢司九田州土巡檢司十有八以蘇受并土目之爲衆所服者世守之旣而復破八寨斷藤峽又上疏曰臣因督兵親歷諸巢見其形勢要害各有宜改立衛所開設縣治以斷其脈絡而扼其咽喉者若失今不爲則數年之間賊復漸來必歸聚生息不過十年又有地方之患矣臣以遵制便宜相度舉行凡爲經略事宜有六移南丹衛城于八寨改築思恩府治于荒田改鳳化縣治于三里增設隆安縣治置流官于思龍以屬田寧增築守鎮城堡于五屯事下本兵持之戶部復請覆勘學士霍韜等上疏曰臣等廣人也。是役也。臣等嘗爲守仁計曰前當事者凡若三省兵若千萬梧州軍門費用軍儲若干萬復從廣東布政司支用銀米若干萬殺死疫死官兵若千萬僅得田州小寧五十日而思恩叛矣。今守仁不殺一卒不費斗米直宣揚威德遂使思田頑叛稽首來服雖舜格有苗何以過此乃若八寨

賊斷藤峽賊。又非思田之比。八寨爲諸賊淵藪。而斷藤峽爲八寨羽翼也。廣西有八寨諸賊。猶人有
心腹病也。八寨不平。則兩廣無安枕期也。今守仁沉機不露。一舉平之。百數十年豺虎窟穴。掃而清
之。如拂塵然。臣等是以歎服守仁能體陛下之仁。以懷綏思田向化之民。又能體陛下之義。以討服
八寨斷藤梗化之賊。仁義兩得之也。夫守仁之成功。有八善焉。乘湖兵歸路之便。兵不調而自集。
也因思田效命之助。勞而不怨。二也。機出意外。賊不能遁。所誅者渠惡。非濫殺報功者比。三也。因歸
師無糧運費。四也。一舉成功。民不知擾。五也。平八寨。平斷藤峽。則極惡者先誅。其細小巢穴。可漸德
化。得撫勦之宜。六也。八寨不平。則西而柳慶。東而羅旁。潑水。新寧。思平之賊。合數千里。共爲窟穴。雖
調兵數十萬。未易平伏。今八寨平定。則諸賊可以漸次撫勦。兩廣良民。可以漸次安業。紓聖明南顧
之憂。七也。韓雍雖平斷藤峽賊矣。旋復有倡亂者。八寨乃百六十年所不能誅之劇賊。今守仁既平
其巢窟。即徙建城邑。以鎮定之。則惡賊失險。後日不能爲變。逋賊來歸。且化爲良民矣。誅惡綏良。得
民父母之體。八也。或議守仁奉命有事思田。遂勦八寨。可乎。臣則曰。昔吳楚反攻梁。景帝詔周亞夫
救梁。亞夫不奉詔。而絕吳楚糧道。遂破吳楚。而平七國。安漢社稷。傳曰。關以外將軍制之。又曰。大夫
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古之道也。是故亞夫知制吳楚。在絕其食道。而不在於救梁。
是故雖有詔命。有所不受。今守仁知思田可以德懷也。遂納其降。而安定之。知八寨諸賊未易服也。
遂因時仗義。而討平之。雖無詔命。先發後聞。可也。况有使宜從事之旨乎。或曰。建置城邑。大事也。區
處錢糧。戶部職也。不先奉聞。而輒興工。可乎。臣則曰。昔者范仲淹之守西邊也。欲築大順城。慮敵人

爭之。乃先具版築。然後巡邊。急速興工。一月成城。西夏覺而爭之。已不及矣。守仁于建置城邑之役。不仰足戶部。而後有處。其以一肩而分聖明南顧之憂。不以為功。反以為過。可乎。臣等日擊八寨之賊。為地方大患。百數十年。一旦仰賴聖明。任用守仁。以底平定。不勝慶忭。今兵部功賞未行。戶部覆題再勘。臣恐機會一失。大功遂阻。城堡不築。逆賊復聚。地方可慮。是故冒昧建言。唯聖明察焉。

九月疏謝獎勵賞賚

賞思田功也。九月初八日。行人馮恩。賚捧欽賜至鎮。故有謝疏。○與德洪。畿書。地方事幸遂平息。相見漸可期矣。近年不審同志聚會如何。得無法堂前。今已草深一丈。否想臥龍之會。雖不能大有所益。亦不宜遂爾荒落。且存餼羊。後或興起。亦未可知。餘姚得應元諸友。相與倡率。為益不小。近有人自家鄉來。聞龍山之講。至今不廢。亦殊可喜。書到。望遍寄聲。益相與勉之。九十弟與正憲輩。不審早晚能來親近否。誘掖接引之功。與人為善之心。當不俟多喋也。魏廷豹決能不負所託。兒輩或不能率教。亦望相與夾持之。

十月疏請告

先生以疾劇。上疏請告。具言臣自往年承乏南贛。為炎毒所中。遂患咳痢之疾。歲益滋甚。其後退休林野。稍就醫藥。而疾亦終不能止。自去歲入廣。炎毒益甚。力疾從事。竣事而出。遂爾不復能興。今已輿至南寧。移臥舟次。將遂自梧道廣。待命于韶。雄之間。夫竭忠以報國。臣之素志也。受陛下之深恩。思得粉身軀骨。以自效。又臣之所日夜切心者也。病日就危。而尚求苟全。以圖後報。而為養病之舉。

此臣之所以大不得已也。疏入未報。

謁伏波廟

先生十五歲時嘗夢謁伏波廟。至是拜祠下。宛然如夢中。謂茲行殆非偶然。因識二詩。其一曰。四十年前夢裏詩。此行天定豈人爲。徂征敢倚風雲陣。所過如同時雨師。尙喜遠人知向望。却慚無術救瘡痍。從來勝算歸廊廟。耻說兵戈定四夷。其二詩曰。樓船金鼓宿烏蠻。魚麗羣舟夜上灘。月遠旌旗千嶂隱。風傳鈴木九溪寒。荒夷未必先聲服。神武由來不殺難。想見虞廷新氣象。兩階十羽五雲端。是月與豹書近歲山中講學者。往往多說勿忘勿助工夫甚難。問之則云。才著意便是助。才不著意便是忘。所以甚難。區區因問之云。忘是忘箇甚麼。助是助箇甚麼。其人默然無對。始請問區區因與說我此間講學。却只說箇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時時去集義。若時時去用。必有事工夫。而或有時間斷。此便是忘了。卽須勿忘。時時去用。必有事工夫。而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卽須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就其間提撕警覺而已。若是工夫原不間斷。卽不須更說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卽不須更說勿助。此其工夫何等明白簡易。何等灑脫自在。今却不去必有事上用。而乃懸空守着一箇勿忘勿助。濟濟蕩蕩。只做得箇沉空守寂。學成一箇痴騃漢。事來卽使牽滯紛擾。不復能經綸宰制。此皆由學術誤人之故。甚可憫矣。○又與鄒守益書曰。隨處體認天理。勿忘勿助之說。大約未嘗不是。只要根究下落。卽未免捕風捉影。縱令鞭辟向裏。亦與聖門致良知之功尙隔一塵。若復失之毫釐。便有千里之繆矣。世間無志之人。旣已見驅於

聲利辭章之習。間有知得自己性分當求者。又被一種似是而非之學。兜絆羈縻。終身不得出頭。緣人未有真爲聖人之志。未免挾有見小欲速之私。則此種學問。極足支吾眼前。得過是以。雖在豪傑之士。而任重道遠。志稍不力。卽且安頓其中者多矣。

祀增城先廟

先生五世祖諱綱者。死苗難。廟祀增城。是月有司復新祠宇。先生謁祠奉祀。過甘泉先生廬。題詩於壁曰。我祖死國事。肇禋在增城。荒祠幸新復。適來奉初蒸。亦有兄弟好念言。思尋蒼蒼見覆色。宛隔環瀛深。入門散圖史。想見抱膝吟。賢郎敬父執。帝僕意相親。病軀不遑宿。留詩慰慇懃。落落千百載。人生幾知音。道同著形迹。期無負初心。又題甘泉居曰。我聞甘泉居。近連菊坡麓。十年勞夢思。今來快心目。徘徊欲移家。山南尙堪屋。渴飲甘泉。泉。饑食菊坡。菊。行看羅浮雲。此心聊復足。與德洪。繼書書來見近日工夫之有進。足爲喜慰。而徐姚紹興諸同志。又能相聚會講。切奮發興起。日勤不懈。吾道之昌。真有火燃泉達之機矣。喜幸當何如哉。此間地方。悉已平靖。只因二三大賊巢。爲兩省盜賊之根株淵藪。積爲民患者。心亦不忍不爲一除。剪又復遲留二三月。今亦了事矣。旬月間。便當就歸途也。守儉守文二弟。近承夾持啓迪。想亦漸有所進。正憲尤極懶惰。若不痛加針砭。其病未易能去。父子兄弟之間。情旣迫切。責善反難。其任乃在師友之間。想平日骨肉道義之愛。當不俟於多囑也。與何性之書。區區病勢日狼狽。自至廣城。又增水瀉。日夜數行。不得止。至今遂兩足不能坐立。須稍定。卽踰嶺而東矣。諸友皆不必相候。果有山陰之興。卽須早鼓錢塘之舵。得與德洪汝中輩一會。

聚彼此常必有益。區區養病本去已三月。旬日後必得旨。亦遂發舟而東。縱未能遂歸田之願。亦必得一還陽明洞。與諸友一面而別。且後會又有可期也。千萬勿復遲疑。徒就誤日月。總及隨舟而行。沿途官吏送迎。請謁斷亦不能有須臾之暇。宜悉此意。書至。卽撥冗。德洪汝中輩。亦可促之早爲北上之圖。伏枕潦草。

十一月乙卯先生卒於南安。

是月廿五日。踰梅嶺。至南安登舟。時南安推官門人周積來見。先生起坐。咳嗽不已。徐言曰。近來進學如何。積以政對。遂問道體無恙。先生曰。病勢危亟。所未死者。元氣耳。積退而迎醫診藥。廿八日晚泊。問何地。待者曰。青龍舖。明日先生召積入。久之。問曰。視曰。吾去矣。積泣下。問何遺言。先生微喞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頃之。瞑目而逝。二十九日辰時也。贛州兵備門人張思聰。追至南安。迎入南竺驛。就中堂沐浴。衾歛如禮。先是先生出廣布政門人王大用。備美材隨舟。思聰得敦匠事。鋪榻設褥。表裏楊襲。門人劉邦采來奔喪事。十二月三日。思聰與官屬師生設祭。入棺。明日。輿柩登舟。士民遠近遮道。哭聲振地。如喪考妣。至贛。提督都御史汪鑑。迎祭于道。士民沿途擁哭如南安。至南昌。巡按御史儲良材。提學副使門人趙淵等。請改歲行。士民昕夕哭奠。

八年己丑正月喪發南昌。

是月連日逆風。舟不能行。趙淵祝於楹曰。公豈爲南昌士民留耶。越中子弟門人來候久矣。忽變西風。六日直至弋陽。先是德洪與畿西渡錢塘。將入京殿試。聞先生歸。遂迎至嚴灘。聞訃。正月三日成。

喪于廣信。訃告同門。是日正憲至。初六日會于弋陽。初十日過玉山。弟守儉守文門人變惠黃洪李琪范引年紫鳳至。

二月庚午喪至越。

四日子弟門人奠楹中堂。遂飾喪紀。婦人哭門內。孝子正憲攜弟正億與親族子弟哭門外。門人哭幕外。朝夕設奠如儀。每日門人來弔者百餘人。有自初喪至卒葬不歸者。書院及諸寺院聚會如師存。是時朝中有異議。爵廢贈諡諸典不行。且下詔禁僞學。詹事黃綰上疏曰。忠臣事君。義不苟同。君子立身。道無阿比。臣昔爲都事。今少保桂萼時爲舉人。取其大節。與之交友。及臣爲南京都察院經歷。見大禮不明。相與論列。相知二十餘年。始終無間。昨臣薦新建伯王守仁。堪以柄用。萼與守仁舊不相合。因不謂然。小人乘間搆隙。然臣終不以此廢萼平生也。但臣於事君之義。立身之道。則有不得不明者。臣所以深知守仁者。蓋以其功與學耳。然功高而見忌。學古而人不識。此守仁之所以不容於世也。蓋其功之大者有四。其一宸濠不軌。謀非一旦。內而內臣如魏彬等。嬖幸如錢寧、江彬等。文臣如陸完等。爲之內應。外而鎮守如鞏、真、劉、朗等。爲之外應。故當時中外諸臣多懷觀望。若非守仁忠義自許。身任討賊之事。不顧赤族之禍。倡義以勤王。運籌以伐謀。則天下安危未可知。今乃皆以爲伍文定之功。是輕發縱而重走狗。豈有兵無勝算。而濠可徒搏而擒者乎。其二大帽茶寮。潮頭桶岡諸賊寨。勢連四省。兵連累歲。若非蚤平。南方自此多事。守仁臨鎮。次第底定。其三田州思恩。構釁有年。事不得息。民不得已。故起守仁以往。定以兵機。感以誠信。乃使盧王之徒崩角來降。感泣受

杖遂平一方之難。其四自來八寨爲兩廣腹心之疾。其間守戍官軍與賊爲黨。莫可柰何。守仁假永順狼兵。盧王降卒。并而襲之。遂去兩廣無窮之巨害。實得兵法便宜之算。夫兵凶戰危。守仁所立戰功。皆除大患。卒之以死勤事。夫兵政國之大事。宜爲後世法。可以終泯其功乎。其學之大要有三。一曰致良知。實本先民之言。蓋致知出於孔氏。而良知出於孟軻性善之論。二曰親民。亦本先民之言。蓋大學舊本所謂親民者。卽百姓不親之親。凡親賢樂利與民同其好惡。而爲絜矩之道者。是已。此所據以從舊本之意。非創爲之說也。三曰知行合一。亦本先民之言。蓋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只一事也。守仁發此。欲人言行相顧。勿事空言。以爲學也。是守仁之學。弗詭於聖。弗畔於道。乃孔門之正傳也。可以終廢其學乎。然以藝之非守仁。遂致陛下失此良弼。使守仁不獲致君堯舜。誰之過與。臣不敢以此爲藝是也。况賞罰者。御世之權。以守仁之功德。勞於王事。乃常典不及。削罰有加。廢褒忠之典。倡黨錮之禁。非所以輔明主也。守仁客死。妻子孱弱。家童載骨。藁埋空山。鬼神有知。當爲惻然。臣實不忍見聖明之世。有此事也。假使守仁生於異世。猶當追崇。況在今日哉。且永順之衆。盧王之徒。素慕守仁威德。如此舉措。恐失其望。關係夷情。亦非細故。臣昔與守仁爲友。幾二十年。一日憤寡過之不能守仁。從而覺之。若有深省。遂復師事之。是臣於守仁。實非苟然相信。如世俗師友者也。臣於君父之前。處師友之間。既有所懷。不敢不盡。昔藝爲小人。所讒臣爲之憤。旣而得白。臣爲之喜。固非臣之私也。今守仁之抱冤。亦猶藝之負屈。伏願擴一視之仁。特勅所司。優以卹典。贈諡。仍與世襲。并開學禁。以昭聖政。若此事不明。則藝之與臣。終不能以自忘。故臣敢言及於此。所以盡事陛下之忠。

且以補葬之過。亦以盡臣之義也。疏入。不報。於是給事中周延抗疏論列。謫判官。

十一月葬先生於洪溪。

是月十一日。發引。門人會葬者千餘人。麻衣衰屨。扶柩而哭。四方來觀者莫不交涕。洪溪去越城三十里。入蘭亭五里。先生所親擇也。先是前溪人懷與左溪會衝。嚼右麓。術者心嫌。欲棄之。有山翁夢神人。緋袍玉帶。立於溪上。曰。吾欲還溪故道。明日雷雨大作。溪泛忽從南岸明堂。周闊數百尺。遂定穴。門人李珙等築治。更番晝夜不息者月餘。而墓成。

王文成公全書

卷三十五

附錄四

年譜附錄一

嘉靖九年庚寅五月門人薛侃建精舍於天真山祀先生。

天真距杭州城南十里山多奇巖古洞下瞰八卦田左抱西湖前臨胥海師昔在越講學時嘗欲擇地當湖海之交目前常見浩蕩岡卜築以居將終老焉起征思田洪纖隨師渡江偶登茲山若有會意者臨發以告師喜曰吾二十年前遊此久念不及悔未一登而去至西安遺以二詩有天真泉石秀新有鹿門期及文明原有象卜築豈無緣之句侃奔師喪既終葬患同門聚散無期憶師遺志遂築祠於山麓同門董溟劉侯孫應奎程尙寧范引年年柴鳳等董其事鄒守益方獻夫歐陽德寧前後相役齋廡庖滷具備可居諸生百餘人每年祭期以春秋二仲月仲丁日四方同志如期陳禮儀懸鐘磬歌詩侑食祭畢講會終月。

十年辛卯五月同門黃弘綱會黃綰於金陵以先生胤子王正億請婚。

先是師殯在堂有忌者行譖於朝革錫興世爵有司點承風旨媒孽其家鄉之惡少遂相煽欲以魚

肉其子弟胤子正億方四齡與繼子正憲離此竄遂蕩析厥居明年夏門人大學士方獻夫署吏部擇刑部員外王臣陞浙江僉事分巡浙東經紀其家奸黨稍阻弘綱以洪畿擬是冬赴京殿試恐失所託適綰陞南京禮部侍郎弘綱問計綰曰吾室遠莫計有弱息願妻之情關至戚庶得處耳是月洪畿趨金陵爲正億問名綰曰老母家居未得命不敢專洪畿復走台得太夫人命於是同門王良遂行聘禮焉

十一年壬辰正月門人方獻夫合同志會於京師

自師沒桂萼在朝學禁方嚴薛侃等既遭罪譴京師諱言學至是年編脩歐陽德程文德楊名在翰林侍郎黃宗明在兵部戚賢魏良弼沈謐等在科與大學士方獻夫俱主會於時黃綰以進表入洪畿以趨廷對入與林春林大欽徐樾朱衡王惟賢傅頤等四十餘人始定日會之期聚於慶壽山房九月正億趨金陵

正億外侮稍息內憂漸萌深居家局同門居守者或經月不得見相懷憂逼於是同門僉事王臣推官李逢與歐陽德王良薛僑李琪管州議以正億趨金陵將依舅氏居焉至錢塘惡少有躡其後載者迹既露諸子疑其行請卜得鼎二之上吉乃祥言共分胤子金以歸惡黨信爲實弛謀有不使者遂以分金騰謗流入京師臣以是被中黜職

十二年癸巳門人歐陽德合同志會於南畿

自師沒同門既襄事於越三年之後歸散四方各以所入立教合併無時是年歐陽德季本許相卿

何廷仁、劉鳴黃、弘綱、嗣講、東南洪亦假事入金陵。遠方志十四集類萃羣趨，或講於城南諸刹，或講於園子鷄鳴，倡和相稽，疑辯相釋。師學復有繼興之機矣。

十三年甲午正月，門人鄒守益建復古書院於安福，祀先生。

師在越時，劉邦采首創惜陰會於安福，開月爲會五日。先生爲作惜陰說，既後守益以祭酒致政歸，與邦采、劉文敏、劉子和、劉陽、歐陽瑜、劉肇、袁尹一仁等建復古連山復真諸書院，爲四鄉會。春秋二季，合五郡出青原山爲大會。凡鄉大夫在郡邑者，皆與會焉。於是四方同志之會相繼而起，惜陰爲之倡也。

三月，門人李遂建講舍於衢麓，祀先生。

先自師起，征思田、舟次、西安、門人變惠、王璣等數十人，雨中出候。師出，天真二詩慰之。明年師喪，還玉山，惠偕同門王修、徐蒲、林文瓊等迎櫬於草萍驛，憑棺而哭者數百人。至西安，諸生追師遺教，莫知所寄，洪畿乃與璣、應典等定每歲會期。是年遂爲知府，從諸生請築室于衢之麓，設師位，歲修祀事。諸生柴惟道、徐天民、王之弼、徐惟緝、王之京、王念偉等又分爲龍游、水南會。徐用檢、唐汝禮、趙時崇、趙志臯等爲蘭西會，與天真遠近相應。往來講會不輟，衢麓爲之先也。

五月，巡按貴州監察御史王杏建王公祠於貴陽。

師昔居龍場，誨擾諸夷。久之，夷人皆式崇尊信，提學副使席書延至貴陽，主教書院。士類感德，翕然向風。是年杏按貴陽，聞里巷歌聲，謫謫如越音。又見士民歲時走龍場致奠，亦有遙拜而祀於家者。

始知師教入人之深。若此門人湯暉、葉梧、陳文學等數十人請建祠以慰士民之懷，乃爲贖白雲菴舊址立祠，置贍田以供祀事。杏立石作碑記，記略曰：諸君之請立祠，欲追崇先生也。立祠足以追崇先生乎？構堂以爲宅，設位以爲依，陳俎豆以爲享祀，似矣。追崇之實，曾是以盡之乎？未也。夫尊其人，在行其道，想像於其外，不若佩教於其身。先生之道之教，諸君所親承者也。德音鑿鑿，聞者飫矣。光範丕丕，炙者切矣。精蘊淵淵，領者深矣。諸君何必馳求哉！以聞之昔日者，而傾耳聽之，有不以道則曰：非先生之法言也。吾何敢言以見之昔日者，而凝目視之，有不以道則曰：非先生之德行也。吾何敢行以領之昔日者，而潛心會之，有不以道則曰：非先生之精思也。吾何敢思言先生之言，而德音以接也。行先生之行，而光範以視也。思先生之思，而精蘊以傳也。其爲追崇也，何尙焉。

十四年乙未刻先生文錄於姑蘇

先是洪繼奔師喪，過玉山檢收遺書，越六年，洪教授姑蘇，過金陵，與黃綰聞人詮等議刻文錄。洪作購遺文疏，遣諸生走江浙闔廣直隸搜獵逸稿，至是年二月鳩工成刻。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曹煜建仰止祠于九華山祀先生

九華山在青陽縣，師嘗兩遊其地，與門人江口口柯喬等宿化城寺數月。寺僧好事者，爭持紙索詩，通夕灑翰不倦。僧蓄墨跡頗富，思師夙範，刻師像于石壁，而亭其上，知縣視增加葺之。是年煜因諸生請建祠于亭前，扁曰仰止，鄒守益捐資，令僧買贍田歲供祀事。越隆慶戊辰，知縣沈子勉率諸生講學于斯，增葺垣宇，贍田規祭文見青陽志。

十五年丙申。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張景提學僉事徐階重脩天眞精舍。立祀田。

門人禮部尙書黃綰作碑記。記曰。今多書院。與必由人。或仕於斯。或遊於斯。或生於斯。或功德被於斯。必其人實有足重者。表表在人。思之不見。而後立書院以祀之。聚四方有志樹之風聲。講其道以崇其化。浙江之上龍山之麓。有曰天眞書院。立祀陽明先生者也。蓋先生嘗遊于斯。既沒。故于斯創精舍。講先生之學。以明先生之道。夫人知之。豈待予言哉。正德己卯。寧濠之變。起事江右。將窺神器。四方岌岌。日危于死。浙爲下遊。通衢八道。財賦稱甲。濠意欲先得之。故陰置腹心。計爲之應。因先生據其上游。奮身獨當之。濠速敗。浙賴以寧。卒免鋒刃荼毒之苦。皆先生之功也。則今日書院之創。非徒講學。又以明先生之功也。書院始於先生。門人行人辭侃。進士錢德洪。王畿。合同志之資爲之繼。而門人僉事王臣。主事薛僑。有事於浙。又增治之。始買田七十餘畝。蒸嘗輯理。歲病不給。侍御張君按浙。迺躋書院而歎曰。先生之學。論同性善。先生之功。存於社稷。皆所宜祀。矧覆澤茲土。尤其惡可忽哉。乃屬提學僉事徐君階。命紹興推官陳讓。以會稽廢寺田八十餘畝。爲莊。屬之書院。又出法臺贖金三百兩。命杭州推官羅大用。及錢塘知縣王鈺。買宋人所爲龜疇田九十餘畝。以益之。於是需足人聚。風聲益樹。而道化行矣。昔宋因書院而爲學校。今於學校之外。復立書院。蓋久常特新之意。與予嘗登茲山。坐幽巖。步危磴。俯江流之洞淅。引蒼渤之冥茫。北覽西湖。南目禹穴。雲樹蒼蒼。晴嵐宵宵。於是愴然而悲。悄然而戚。恍見先生之如在。而能不忘也。乃知學校之設。既遠。則常常則玩。玩則怠。怠則學之道其疎乎。書院之作。既近。近則新。新則惕。惕則勵。勵則學之道其修乎。茲舉也。立

政立教之先務。益於吾浙多矣。

十六年丁酉十月。門人周汝員建新建伯祠于越。

是年汝員以御史按浙。先是師在越。四方同門來遊日衆。能仁光相至。大天妃各寺院居不能容。同門王良何泰等乃謀建樓居齋舍于至大寺左。以居來學。師沒後。同門相繼來居。依依不忍去。是年汝員與知府湯紹恩拓地建祠于樓前。取南康蔡世新肖師像。每年春秋二仲月。郡守率有司主行時祀。

十一月僉事沈謚建書院于文湖祀先生。

文湖在秀水縣北四十里。廣環十里。中橫一州。四面澄碧。書院創焉。謚初讀傳習錄。有悟師學。卽期執贄請見師。征思田弗遂。及聞訃。追悼不已。後爲行人。聞薛子侃講學京師。乃歎曰。師雖沒。天下傳其道者尙有人也。遂拜薛子。率同志王愛等數十人。講學於其中。置田若干畝。以贍諸生。是年巡按御史周汝員立師位於中堂。春秋二仲月。率諸生虔祀事。歌師詩以侑食。既後。謚起僉江西。爲師遍立南贛諸祠。比沒。參政孫宏軾副使劉愨設謚位。附食於師。謚子進士啓原增置贍田。與愛等議附薛子位。祭期定季丁日。同志與祭。天直者俱趨文湖于今益盛。

十七年戊戌。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傅鳳翔建陽明祠於龍山。

龍山在餘姚縣治右。辛巳年。師歸省祖塋。門人夏淳孫隆吳仁。管州孫應奎范引年柴鳳楊珂周于德錢大經應揚谷鍾秀王正心正思俞大本錢德周仲實等。侍師講學於龍泉寺之中天閣。師親書

三八會期於壁。吳仁聚徒於閣中。合同志講會不輟。丁亥秋。師出征思田。每遺書洪畿。必念及龍山之會。是年傳以諸生請建祠於閣之上方。每年春秋二仲月有司主行時祀。

十八年己亥。江西提學副使徐階建仰止祠於洪郡祀先生。

自階典江西學政。大發師門宗旨。以倡率諸生。於是同門吉安鄒守益。劉邦采。羅洪先。南昌李遂。魏良弼。良貴。王臣。裘衍。撫州陳九川。傅默。吳梯。陳介等。與各郡邑選士俱來合會焉。魏良弼立石紀事。吉安士民建報功祠於廬陵祀先生。

祠在廬陵城西隅。師自正德庚午蒞廬陵。日進父老子弟告諭之。使之息爭睦族。興孝悌。敦禮讓。民漸向化。興利剔蠹。賑疫禳災。皆有實惠。七越月而去。民追思之。既提督南贛。掃蕩流賊。定逆濠之亂。皆切民命。及聞師訃。喪過河下。沿途哀號。如喪考妣。乃相與築祠。名曰報功。歲脩私祀。後曾孔化。賀鈞。周社。王時椿。時槐。陳嘉謨等。相與協成。制益宏麗。春秋郡有司主祀。

十九年庚子。門人周桐應典等。建書院于壽岩祀先生。

壽岩在永康西北鄉。岩多瑞石。空洞塏爽。四山環翠。五峯前擁。桐典與同門李琪。程文德。講明師旨。嵌岩作室。以居來學。諸生廬可久。程梓等。就業者百有餘人。立師位於中堂。歲時奉祀。定期講會。至今不輟。

二十一年壬寅。門人范引年。建混元書院于青田祀先生。

書院在青田縣治。引年以經師爲有司。延聘主青田教事。講藝中時。發師旨。諸生葉天秩。七十有餘。

人聞之。惕然有感。復肅儀相率再拜。共進師學。又懼師聯無所樹藝不固。乃糾材築室。肖師像於中堂。謂范子之學出於王門。追所自也。范子卒。春秋配食。乞洪作仰止祠碑記。御史洪恆紀其詳。後提學副使阮鶚增建爲心極書院。畿作碑記。記略曰。心極之義。其昉諸古乎。孔子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以至定吉凶。而生大業。所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而冒天下之道。無非易也。易者無他。吾心寂感。有無相生之機之象也。天之道爲陰陽。地之道爲剛柔。人之道爲仁義。三極于是乎立。象也者。像此者也。陰陽相摩。剛柔相盪。仁義相禪。藏乎無扁之鍵。行乎無轍之途。立乎無所倚之地。而神明出焉。萬物備焉。故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孔子之精蘊也。當時及門之徒。惟顏氏獨得其宗。視夫喟然之歎。有曰。如有所立卓爾。有無之間。不可以致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故曰發聖人之蘊。顏子也。顏子沒而聖學遂亡。後千餘載。濂溪周子始復追尋其緒。發爲無極而太極之說。蓋幾之矣。而後儒紛紛之議。尙未能一無惑乎千載之寥寥也。蓋漢之儒者。泥于有象。一切仁義忠孝禮樂教化經綸之迹。皆認以爲定理。必先講求窮索。執爲典要。而後以爲應物之則。是爲有得于太極似矣。而不知太極爲無中之有。不可以有名也。隋唐以來。老佛之徒起而攘臂其間。以經綸爲糟粕。乃復矯以窈冥玄虛之見。甚至培擊仁義。蕩滅禮教。一切歸之于無。是爲有得于無極似矣。而不知無極爲有中之無。非可以無名也。周子洞見二者之弊。轉相謬溺。不得已而救之。建立圖說。以顯聖學之宗。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中正仁義云者。太極之謂。而主靜云者。無極之謂。人極于是乎立焉。議者乃以無極之言。謂出于老氏。分中正仁義爲動靜。而不悟主靜無欲之旨。亦獨

何哉。夫自伏羲一畫以啓心極之原，神無方而易無體，卽無極也。孔子固已言之矣。而周子之得聖學之傳無疑也。夫聖學以一爲要，一者無欲也。人之欲大約有二，高者蔽于意見，卑者蔽于嗜慾，皆心之累也。無欲則一，無欲則明，通公溥而聖可學矣。君子寡慾，故脩之而吉；小人多慾，故悖之而凶。吉凶之幾，極之立與不立于此焉分。知此則知函峯阮子所謂心極之說矣。

二十三年甲辰，門人徐珊建虎溪精舍于辰州，祀先生。

精舍在府城隆興寺之北，師昔還自龍場，與門人冀元亨、蔣信、唐愈賢等講學于龍興寺，使靜坐密室，悟見心體。是年珊爲辰同知，請於當道與諸同志大作祠宇，置贍田，鄒守益爲作精舍記。羅洪先作性道堂記，又有見江亭玉芝亭鷗鷺軒，珊與其弟楊珂俱多題誌。

二十七年戊申八月，萬安同志建雲興書院，祀先生。

書院在白雲山麓，前對芙蓉峯，幕下秀出如圭，大江橫其下。同志朱衡、劉道、劉弼、劉冕、王舜韶、吳文惠、劉中虛等迎予講學，精脩觀諸生在座者百五十人，有奇。晚遊城闕，見民居井落，邑屋華麗，洪曰：民庶且富，而諸君敷教之勤若此，可謂禮義之鄉矣。衡曰：是城四十年前猶爲赤土耳。問之曰：南贛峒賊流劫無常，妻女相牽而泣，曰：賊來曷避，惟一死可恃耳。師來蕩平諸峒，百姓始得築城生聚，乃有今日，皆師之賜也。洪嘉嘆不已，乃謂曰：沐師德澤之深若此，南來郡邑俱有祠祀，何是地獨無衆皆蹙然曰：有志未遂耳。乃責洪作疏糾材，是夕來相助者盈二百金。舉人周賢宣作文祀土衆役，並輿中遭異議，止之。至嘉靖甲子，衡爲尙書賢宣爲方伯，與太僕卿劉懋復完舊業，祭祀規制大備。

名曰雲興書院云。

九月門人陳大倫建明經書院於韶祀先生。

書院在府城。先是同門知府鄭騶作明經館。與諸生課業。倡明師學。至是大倫守韶。因更建書院。立師位。與陳白沙先生並祀。是月洪謁甘泉湛先生。踰庾嶺。與諸生鄧魯略堯知胡直。王城。劉應奎。鍾大賓。魏良佐。潘槐。莫如德。張昂等六十三人謁師祠。相與入南華二賢閣。與鄧魯胡直等共闢師說。至隆慶己巳。知府李渭大脩祠宇。集諸生與黃城等身證道要。師教復振。

二十九年庚戌正月吏部主事史際建嘉義書院于溧陽祀先生。

書院在溧陽救荒滄史際因歲告築滄塘以活饑民塘成而建書院于上延四方同志講會館穀之籍其田之所入以備一邑饑荒名曰嘉義欽玉音也際與呂光洵議延洪主教事乃先幣聘越二年茲來定盟是月同志周賢宣趙大河諸生彭若思彭适袁端化王巖徐大經陳三謨等數十人際率子姪史繼源繼志史銓史珂史繼書繼辰致爵偕吾子培葉邁鄭安元錢應度應量應禮應樂定期來會常不下百餘人立帥與甘泉湛先生位春秋奉祀○天成篇揭嘉義堂示諸生曰吾人與萬物混處於天地之中爲天地萬物之宰者非吾身乎其能以宰乎天地萬物者非吾心乎心何以能宰天地萬物也天地萬物有聲矣而爲之辯其聲者誰歟天地萬物有色矣而爲之辯其色者誰歟天地萬物有味矣而爲之辯其味者誰歟天地萬物有變化矣而神明其變化者誰歟是天地萬物之聲非聲也由吾心聽斯有聲也天地萬物之色非色也由吾心視斯有色也天地萬物之味非味也

由吾心嘗斯有味也。天地萬物之變化，非變化也。由吾心神明之，斯有變化也。然則天地萬物也，非吾心則弗靈矣。吾心之靈毀，則聲色味變化不得而見矣。聲色味變化不可見，則天地萬物亦幾乎息矣。故曰：人者，天地之心，萬物之靈也。所以主宰乎天地之萬物者也。○吾心爲天地萬物之靈者，非吾能靈之也。吾一人之視，其色若是矣。凡天下之有目者，同是明也。一人之聽，其聲若是矣。凡天下之有耳者，同是聰也。一人之嘗，其味若是矣。凡天下之有口者，同是嗜也。一人之思慮，其變化若是矣。凡天下之有心知者，同是神明也。匪徒天下爲然也。凡前乎千百世已上，其耳目同，其口同，其心知同，無弗同也。後乎千百世已下，其耳目同，其口同，其心知同，亦無弗同也。然則明非吾之目也，天視之也。聰非吾之耳也，天聽之也。嗜非吾之口也，天嘗之也。變化非吾之心知也，天神明之也。故曰：天視則盡乎明矣。耳以天聽則竭乎聰矣。口以天嘗則不爽乎嗜矣。思慮以天動則通乎神明矣。天作之，天成之，不參以人。是之謂天能。是之謂天地萬物之靈。○吾心爲天地萬物之靈，惟聖人爲能全之。非聖人能全之也。夫人之所同也。聖人之視色，與吾目同矣。而目能不引於色者，率天視也。聖人之聽聲，與吾耳同矣。而耳能不蔽於聲者，率天聽也。聖人之嗜味，與吾口同矣。而口能不爽於味者，率天嘗也。聖人之思慮，與吾心知同矣。而心知不亂於思慮者，通神明也。吾目不引於色，以全吾明焉。與聖人同其視也。吾耳不蔽於聲，以全吾聰焉。與聖人同其聽也。吾口不爽於味，以全吾嗜焉。與聖人同其嘗也。吾心知不亂於思慮，以全吾神明焉。與聖人同其變化也。故曰：聖人可學而至。謂吾心之靈與聖人同也。然則非學聖人也能自率吾天也。○吾心之靈與聖人同，聖人能全之。

學者求全焉。然則何以爲功耶。有要焉。不可以支求也。吾目蔽於色矣。而後求去焉。非所以全明也。吾耳蔽於聲矣。而後求克焉。非所以全聰也。吾口爽於味矣。而後求復焉。非所以全嗜也。吾心知亂於思慮矣。而後求止焉。非所以全神明也。靈也者。心之本體也。性之德也。百體之會也。徹動靜通物我。亘古今。無時乎弗靈。無時乎或問者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皆自率是靈以通百物。勿使問于欲焉已矣。其功雖不同。其靈未嘗不一也。吾率吾靈而發之於目焉。自辯乎色。而不引乎色。所以全聞也。發之於耳焉。自辯乎聲。而不蔽乎聲。所以全聰也。發之於口焉。自辯乎味。而不爽乎味。所以全嗜也。發之於思慮焉。萬感萬應。不動聲臭。而其靈常寂。大者立而百體通。所以全神明也。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必率是靈而無問于欲焉。是天作之人。復之。是之謂大成。是之謂致知之學。○增刻先生朱子晚年定論。朱子定論。師門所刻止一卷。今洪增錄二卷。共一卷。降令其孫致齋梓刻於書院。○重刻先生山東甲子鄉試錄。山東甲子鄉試錄。皆出師手筆。同門張峯判應天府。欲番刻於嘉義書院。得吾師繼子正憲氏原本刻之。

四月門人呂懷等建大同樓于新泉精舍。設師像。合講會。

精舍在南畿崇禮街。初史際師甘泉先生築室買田爲館穀之資。是年懷與李遂劉起宗何遷余胤緒呂光洵歐陽塾歐陽瑜王與槐陸光祖龐嵩林烈及諸生數十人建樓于精舍。設師與甘泉像。爲講會。會畢。退坐昧昧室。默對終夕而別。是月洪送王正億入甯監。至金山。遂入金陵。趨會焉。何遷時爲吏部文選司郎中。偕西司同僚邀余登報恩寺塔。坐第一層。問曰。聞師門禁學者靜坐。慮學者偏。

靜淪枯槁也似也。今學者初入門。此心久濡俗習淪浹腐髓。若不使求密室。耳目與物無所親。聞澄師絕慮深入玄漠。何時得見真面目乎。師門亦嘗言之。假此一段以補小學之功。又云心羅疾病。如鏡面斑垢。必先磨去。明體乃見。然後可使一塵不容。今禁此一法。恐令人終無所入。洪對曰。師門未嘗禁學者靜坐。亦未嘗立靜坐法。以入。人曰。舍此有何法可入。曰。只教致良知。良知卽是真面目。良知明。自能辯是非。自能時靜時動。不偏于靜。曰。何言師門不禁靜坐。曰。程門歎學者靜坐爲善學。師門亦然。但見得良知頭腦明白。更求靜處精鍊。使全體著察。一滓不留。又在事上精鍊。使全體著察。一念不欺。此正見吾體動而無動。靜而無靜。時動時靜。不見其端。爲陰爲陽。莫知其始。斯之謂動靜皆定之學。曰。偏於求靜終不可與入道乎。曰。離喜怒哀樂以求中。必非未發之中。離仁敬孝慈以求止。必非緝熙之止。離視聽言動以求仁。必非天下歸仁之仁。是動靜有間矣。非合內外故不可與語入道。曰。師門亦有二教乎。曰。師嘗言之矣。吾講學亦嘗誤人。今較來較去。只是致良知三字無病。衆皆起而歎曰。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下塔由書廊指真武流形圖曰。觀此亦可以證儒佛之辯。衆皆曰。何如。曰。真武山中久坐。無得欲棄去。感老嫗磨針之喻。復入山中二十年。遂成至道。今若畫堯流形圖。必從克明峻德。親九族。以至協和萬邦。畫舜流形圖。必從舜往于田。自耕稼陶漁。以至七十載陟方。又何時得在金碧山水中枯坐二三十年。而後可以成道耶。諸友大笑而別。

三十年辛亥。巡按貴州監察御史趙錦建陽明祠於龍場。

龍場舊有龍岡書院。師所手植也。至是錦建祠三楹於書院北。旁翼兩序。前爲門。仍題曰龍岡書院。

周垣繚之奠師位於中堂。巡撫都御史張鵬翼廉使張堯年參政萬虞愷提學副使謝東山共舉祠祀。羅洪先撰祠碑記。記略曰。予嘗考龍場之事於先生之學。有大辯焉。夫所謂良知云者。本之孩童。固有而不假於學慮。雖匹夫匹婦之愚。固與聖人無異也。乃先生自敍。則謂困於龍場三年而後得之。固有不易者。則何以哉。今夫發育之功。天地之所固有也。然天地不常有其功。一氣之斂。閉而成冬。風露之撼薄。霜霰之嚴凝。阻穫穰敗。生意蕭然。其可謂寂寞而枯槁矣。鬱極而軋。雷霆奮焉。百蟄啓。羣草茁。氤氳動盪於宇宙之間者。則向之風霰爲之也。是故藏不深。則化不速。蓄不固。則致不遠。屈伸剝復之際。天地且不違。而况於人乎。先生以豪傑之才。振迅雄偉。脫屣于故常。於是一變而爲文章。再變而爲氣節。當其倡言於逆瑾蠱政之時。撻之朝而不悔。其憂思懇款。意氣激烈。議論鏗訇。真足以凌駕一時。而託名後世。豈不快哉。及其擯斥流離。而於萬里絕域。荒烟深箒。狸麝豺虎之區。形影孑立。朝夕惴惴。既無一可騁者。而且疾病之與居。瘵癘之與親。情迫於中。忘之有不能。勢限於外。去之有不可。輾轉煩蓄。以需動忍之益。蓋吾之一身。已非吾有。而又何有於吾身之外。至于是而後。如大夢之醒。强者柔。浮者實。凡平日所挾以自快者。不惟不可以常恃。而實足以增吾之機械。盜吾之聰明。其塊然而生。塊然而死。與吾獨存。而未始加損者。則固有之良知也。然則先生之學。出之而愈張。晦之而愈光。鼓舞天下之人。至於今日不怠者。非雷霆之震。前日之龍場。其風霰也哉。嗟乎。今之言良知者。莫不曰固有。固有問其致知之功。任其固有焉耳。亦嘗於枯槁寂寞而求之乎。所謂盜聰明。增機械者。亦嘗有辯於中否乎。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豈有待於人乎。

三十一年壬子提督南贛都御史張烜建復陽明王公祠於鬱孤山。

祠在贛州鬱孤臺前。濂溪祠之後。嘉靖初年軍衛百性思師恩德不已。百姓乃糾材建祠于鬱孤臺。以度尸祝軍衛官兵建祠于學宮右。塑像設祀。俱有成式。繼後異議者移鬱孤祠像於報功祠後。湫隘慢褻。軍民懷忿。至是署兵備僉事沈謐訪詢其故。父老子弟相與涕泣申告。謐謁師像爲之泫然。出涕報功祠舊有贍田米三十八石。見供春秋二祭。鬱孤祠則取諸贛縣。均平銀兩。乃具巾軍門。烜如其議。脩葺二祠。迎師像於鬱孤臺。廟貌嚴飾。煥然一新。軍衛有司各申虔祝。父老子弟歲臘賤奔。烜作記立石紀事。師自征三湘山寇盡平。卽日班師。立法定制。令贛屬縣俱立社學。以宣風教。城中立五社學。東曰義泉書院。南曰正蒙書院。西曰富安書院。又西曰鎮寧書院。北曰龍池書院。選生儒行義表俗者立爲教讀。選子弟秀穎者分入書院。教之歌詩習禮。申以孝悌。導之禮讓。未期月而民心不變。革奸軌而化善良。市廛之民皆知服長衣。叉手拱揖。而歌誦之聲溢於委巷。浸浸乎三代之遺風矣。繼後異議者盡墮成規。而五院爲強暴者私據。禮樂之教息矣。至是謐詢士民之情。罪遂僭。脩舉廢墜。五社之學復完。慎選教讀子弟而淬礪之。風教復興。溫溫乎如師在日矣。

建復陽明王公祠於南安。

南安青龍鋪師所屬曠之地也。士民哀號哭泣。相與建祠於學宮之右。歲時父老子弟奔走祝奠。有司卽爲崇祀。廟貌宏麗。後爲京師流言。承奉風旨者。遂遷祠於委巷。隘陋污穢。人心不堪。謐與有司師生議復舊址。原制樓五楹。前門五楹。取委巷祠址之值於民。助完工作具。巾軍門。烜從之。自是師

祠與聖廟並垂不朽矣。

三十二年癸丑。江西僉事沈謐脩復陽明王公祠於信豐縣。

按謐虔南公移錄曰。贛州府所屬十一縣。俱有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陽明王公祠。巍然並存。蓋因前院功業文章。足以匡時而華國。謀猷軍旅。足以禦暴而捍災。南贛士民。咸思慕之。歌頌功德。久而不衰。尙有談及而下淚者。本縣原有祠堂。後有寒門什主者。廢爲宴懣之所。是誠何心哉。爲此仰本縣官吏。照牌事例。限三日內。卽查究清理。仍爲灑掃立主。因舊爲新。不惟一邑。師生故老。得以俱興瞻仰之私。而凡過信豐之墟者。咸得以盡展拜俎豆之禮。古人所謂愛禮存羊。禮失求野之意。卽是可見矣。時謐署南贛兵備事。故云。

三月。改建王公祠於南康。

南康舊有祠。在學宮右。後因異議者。遷師像於廬山韓公祠內。謐往謁祠。見二像並存於一室。王公有祭而無祠。韓公有祠而無祭。其室且卑陋。訪祠西有鄉約所。前有堂三間。後有閣一座。規模頗勝。乃置師像於堂。而復其祭。韓公祠另爲立祭。使原有祠者。因祠而舉祭。原有祭者。因祭而立祠。則兩祠之勢並峙。而各全其尊。報功之典同行。而咸盡其義矣。

三月。安遠縣知縣吳卜相請建王公報功祠。

安遠舊無師祠。百姓私立牌於小學。父老子弟相率餽奠。始伸歲臚之情。卜相見之。乃惕然曰。此吾有司之責也。乃具申舊院道。謂前都御史陽明王公。功在天下。而安遠爲用武之地。教在萬世。而慶

州爲首善之區。本縣正德年間。中有廣寇葉芳。擁衆數千。肆行剽掠。民不聊生。自受本院撫勦以來。立籍當差。無異於土著之齊民。後生小子。不忘乎良知之口授。今詢輿情。擇縣西舊堤備所空處。堪以修建祠堂。本縣將日。遂自理詞。訟銀兩。買辦供費。庶財省而功倍。祀專而民悅。嘉靖二十九年。申據前提督軍門盧像俱如議行之。見今像貌森嚴。祠宇宏麗。申兵僉事沈提督軍門張扁其堂曰。仰止門曰報功祠。烜爲作記。立石紀事。

四月。瑞金縣知縣張景星請建王公報功祠。

按虔南公移錄。景星申稱。正德初年。歲侵民饑。峯賊衝熾。民不聊生。逃亡過半。賴提督軍門王公剪除兇惡。宣布德威。發粟賑饑。逃民復業。感恩思德。欲報無酬。今有耆民蘇振等。願自助財鳩工。拓鄉校右。以崇祠像。李琦祿願自助畧田八十畝。以承春秋尸祝。僉事沈謐嘉獎之。申照軍門張烜嚴立規制。題曰報功立石紀事。

六月。崇義縣知縣王廷耀重脩陽明王公祠。

崇義縣在上猶大庾南康之中。相距各三百餘里。師所奏建也。數十年來。居民井落草木茂密。生聚繁密。百姓追思功德。家設像以致奠祝。至是。廷耀請於前軍門盧會。民建師祠於儒學東隅。盧從之。僉事沈謐巡縣。廷耀請新舊制。謐爲增其未備。設制定祀。如信豐諸縣。立石紀事。

九月。太僕僉卿呂懷巡按御史成守節改建陽明祠於瑯琊山。

山去城五里。舊有祠。在豐樂亭右。湫隘不容俎豆。茲改建紫薇泉上。是年畿謁師祠。與懷成賢等數

十人大會於祠下十月洪自寧國與貢安國謁師祠見同門高年猶有能道師教人初入之功者
三十三年甲寅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閻東寧國知府劉起宗建水西書院祀先生

水西在涇縣大溪之西有上中下三寺初與諸生會集寓於各寺方丈既而諸生日衆僧舍不能容乃築室於上寺之隙地以備講肄又不足提學御史黃洪毗與知府劉起宗御議建精舍於上寺右未就巡按御史閻東提學御史趙鏗繼至起宗復申議於其屬知縣丘時庸恢弘其制督成之邑之士民好義者競來相役南陵縣有寡婦陳氏曹按妻也遺其子廷武輸田八十畝有奇以廩餼來學於時書院館穀具備遂成一名區云起宗禮聘洪畿間年至會

三十四年乙卯歐陽德改建天真仰止祠

德揭天真祠曰據師二詩石門蒼峽鯨峙背海皆上院之景吾師神明所依也今祠建山麓恐不足以安師靈適其徒御史胡宗憲提學副使阮鶚俱有事吾浙卽責其改建祠於其上院扁其額曰仰止江西提學副使王宗沐訪南康生祠塑師像遣生員徐應隆迎至新祠爲有司公祭下祠塑師燕居像爲門人私祭鄒守益譏天真仰止祠記曰嘉靖丙辰錢子德洪聚青原蓮山之間議葺陽明先生年譜且曰仰止之祠規模舊觀矣宜早至一記之未果趨也迺具顛末以告天真書院本天真天龍淨明三寺地歲庚寅同門王子臣薛子侃王子畿暨德洪建書院以祀先生新建伯中爲祠堂後爲文明閣藏書室望海亭左爲嘉會堂游藝所傳經樓右爲明德堂日新館傍爲翼室置田以供春秋祭祀歲甲寅今總制司馬梅林胡公宗憲按浙今中丞阮公鶚視學謀於同門黃子弘綱主

事陳子宗虞。改祠於天真上院。距書院半里許。以薛子侃。歐陽子德。王子臣附。俱有事師祠也。左爲敍勳堂。右爲齋堂。後崖爲雲泉樓。前爲祠門。門之左。通慈雲嶺。磴道橫亘若虹。立石牌坊於嶺上。題曰仰止。下接書院。百步一亭。曰見疇。曰瀉雲。曰環海。右拓基爲淨香菴。以居守僧。外爲大門。合而題之曰陽明先生祠。門外半壁池。跨池而橋。曰登雲橋。外卽龜田亭。其上曰大極云。歲丁巳春。總制胡公平海夷而歸。思敷文教以戢武士。命同門杭二守。唐堯臣。重刻先生文錄傳習錄於書院。以嘉惠諸生。重修祠宇。加丹堊。泉石之勝。闢凝霞玄陽之洞。梯上眞躡蟾窟。經蒼峽。采十眞以臨。四眺湘烟越嶠。縱足萬狀。窮島怒濤。坐收樽俎之間。四方遊者愕然。以爲造物千年所秘也。文明有象。先生嘗詠之。而一旦盡發於羣公鬼神其聽之矣。守益拜首而復曰。眞之動以天也。微矣。果疇而仰應。又疇而止之。先師之訓曰。有而未嘗有。是真有也。無而未嘗無。是真無也。見而未嘗見。是真見也。而反覆師旨。慨乎顏子知幾之傳。故其詩曰。無聲無臭。而乾坤萬有。基焉。是無而未嘗無也。又曰。不離日用。常行而直造。先天未畫焉。是有而未嘗有也。無而未嘗無。故視聽言動于天則。欲罷而不能。有而未嘗有。故天則穆然。無方無體。欲從而末由。茲顏氏之所以爲眞見也。吾儕之服膺師訓久矣。彷彿事爲而未達行著習察之蘊。則倚於滯像。研精性命。而不屑人倫庶物之實。則倚於凌虛。自邇而遠。口卑而高。未免於岐也。而入門升堂。奚所仰而止乎。獨知一脈。天德所由立。而王道所由四達也。慎之爲義。從心從眞。不可人力加損。稍涉加損。便入人爲而僞矣。古之人受命如舜。無憂如文。繼志述事如武。王周公格帝饗廟。運天下於掌。舉山孝弟以達神明。無二塗轍。故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

此指眞之動以天也。先師立艱履險。磨瑕去垢。從直諫遠譎。九死一生。沛然有悟于千聖相傳之訣。析支離於衆淆。融闕漏於二氏。獨揭良知以醒羣夢。故惠流於窮民。威襲於巨寇。功昭于宗社。而教思垂於善類。雖羅讒而遇媚。欲掩而彌章。身沒三十年矣。干戈倥傯。中表揚日力。此豈聲音笑貌可襲取哉。惟梅林子嘗受學於金臺。至取師門學術。勤烈相與研之。既分餘姚。誦練淬勵。荐拜簡命。神謀鬼謀。出入千古。旁觀駭汗。而竟以成功。若於先師有默解者。繼自今。督我同遊。暨於來學。駿奔詠歌。盡齋明盛服之實。其望也若跂。其至也若休。將三千三百。盎然仁體。罔俾支離闕漏。雜之以古。所稱忠信篤敬。叅前倚衡。蠻貊無異於州里。省刑薄斂。親上死長。持挺於秦楚。是發先師未展之祕。達爲赤鳥。隱爲陋巷。俾聖代中和位育之休。熙光天化日之中。是謂仰止之眞。

三十五年丙辰。二月。提學御史趙鏜。修建復初書院祀先生。

書院在廣德州治。初。鄒守益。謫判廣德。創建書院。置贍田。以延四方來學。率其徒漢漢。施天爵。過越。見師而還。復初之會。遂振不息。後漢天爵。出宦遊。是會興復不常者二十年。至洪畿。主水西會。往來廣德。諸生張槐。黃中。李天秩等。邀會五十人。過必與停驂。信宿。是年漢天爵致政歸。知州莊士元。州判何光裕。申鏜。復大修書院。設師位。以歲修祀事。

五月。湖廣兵備僉事沈寵。建仰止祠於崇正書院祀先生。

書院在蘄州麒麟山。寵與州守同門。谷鍾秀。建書院。以合州之選士。講授師學。是年與鄉大夫顧開。顧闕。迎洪於水西。諸生鍾沂。史修等一百十人。有奇。合會於立誠堂。寵率州守首舉祀事。屬洪撰仰

止祠記其略曰。二三子爾知天下有不因世而異。不以地而隔。不爲形而拘者。非良知之謂乎。夫子於諸生。世異地隔。形疎而願祠而祀之。尸而祝之。非以良知潛通於其間乎。昔舜文之交也。世之相後。千有餘歲。地之相去。千有餘里。揆其道。則若合符節者何也。爲其良知同也。苟求其同。豈惟舜文爲然哉。赤子之心。與大人同。夫婦之愚。不肖與聖人同。蒸民之不識。不知與帝則同。故考諸往聖而非古也。俟諸百世而非今也。無弗同也。無弗足也。故歷千載如一日焉。地不得而間也。通千萬人如一心焉。形不得而拘也。三代而降。世衰道微。而良知真體。炯然不滅。故夫子一發其端。而吾人一觸其幾。恍然如出幽谷而視天日。故諸生得之易而信之篤者。爲良知同也。雖然。諸生今日得之若易。信之若篤矣。亦尙思其難。而擬其信之若未至乎。昔者夫子之始倡是學也。天下非笑詆訾。幾不免于陷窄者屢矣。夫子憫人心之不覺也。忘其身之危困。積以誠心。稽以實得。見之行事。故天下之同好者共起。而以身承之。以政明之。故諸生之有今日。噫亦難矣。諸生今日之得。若火燃泉達。能繼是無間。必信其燎原達海。以及于無窮。斯爲真信也已。是在二三子圖之。

四十二年癸亥四月先師年譜成

師旣沒。同門薛侃歐陽德黃弘綱何性之王畿張元冲謀成年譜。使各分年分地。搜集成彙。總裁於鄒守益。越十九年庚戌。同志未及合併。洪分年得師始生至謫龍場。寓史際嘉義書院具稿。以復守益。又越十年。守益遣書曰。同志注念師譜者。今多爲隔世人矣。後死者寧無懼乎。譜接龍場。以續其後。脩飾之役。吾其任之。洪復寓嘉義書院具稿。得三之二。壬戌十月。至洪都而聞守益訃。遂與巡撫

胡松弔安福訪羅洪先于松原洪先開關有悟讀年譜若有先得者乃大悅遂相與考訂促洪登懷王越四月而譜成

八月提學御史耿定向知府羅汝芳建志學書院于宣城祀先生

洪畿初赴水西會過寧國府諸生周怡貢安國梅守德沈寵余珊徐大行等二百人有奇延至景德寺講會相繼不輟是年畿至定向汝芳規寺隙地建祠立祀于今講會益盛後知府鍾一元扁爲昭代真儒遵聖諭也

四十三年甲子少師徐階撰先生像記

記曰陽明先生像一幅水墨寫嘉靖己亥予督學江西就士人家摹得先生燕居像二朝衣冠像一明年庚子夏以燕居之一贈呂生此幅是也先生在正德間以都御史巡撫南贛督兵敗宸濠平定大亂拜南京兵部尙書封新建伯其後以論學爲世所忌竟奪爵予往來吉贛間其父老云濠之未叛也先生奉命按事福州乞歸省其親乘單舸下南昌至豐城聞變將走還幕府爲討賊計而吉安太守松月伍公議適合郡又有積穀可養士因留吉安徵諸郡兵與濠戰湖中敗擒之其事皆有日月可按覆而忌者謂先生始赴濠之約后持兩端遁歸爲伍所強會濠攻安慶不克乘其沮喪幸成功夫人苟有約其敗徵未見必不遁凡攻討之事勝則侯不勝則族苟持兩端雖強之必不留武皇帝之在御也政由嬖倖濠悉與結納至或許爲內應方其崛起天下皆不敢意其遽亡先生引兵而西留其家吉安之公署聚薪環之戒守者曰兵敗卽縱火毋爲賊辱嗚呼此其功豈可謂倖成而其

心事豈不儼然如日月哉。忌者不與其功足矣。又舉其心事誣之。甚矣小人之不樂成人善也。自古君子爲小人所誣者多矣。要其終必自暴白。乃予所深慨者。今世士大夫高者談玄理。其次爲柔愿。下者直以貪黷奔競。謀自利其身。有一人焉。出死力爲國家平定大亂。而以忌厚誣之。其勢不盡驅。士類入於三者之途不止。凡爲治不患無事功。患無賞罰。議論者賞罰所從出也。今天下漸以多事。庶幾得人焉。馳驅其間。而平時所議論者如此。雖在上智。不以賞罰爲勸懲。彼其激勵中才之具。不已疎乎。此予所深慨也。濠之亂。孫許二公死于前。先生平定之于後。其迹不同。同有功於名教。江西會城。孫許皆廟食。而先生無祠。予督學之二年。始祀先生于後圃。未幾被召。因摹像以歸。將示同志者。而首以贈呂生。予嘗見人言。此像于先生極似。以今觀之。貌殊不武。然獨以武功顯於此。見儒者之作用矣。呂生誠有慕乎尙於其學求之。

巡按江西監察御史成守節重脩洪都王公仰止祠。

大學士李春芳作碑記。記曰。陽明先生祠。少師存翁徐公督學江右時所創建也。公二十及第。宏詞博學。燁然稱首詞林。一時詞林宿學。皆自以爲不及。而公則曰。學豈文詞已也。日與文莊歐陽公窮究心學。聞陽明先生良知之說。而深契焉。江右爲陽明先生過化。公旣闡明其學。以訓諸生。而又爲崇祀無所。不足以繫衆志。乃於省城營建祠宇。宵先生像祀之。遴選諸生之儻茂者。樂萃其中。名曰龍沙會。公課藝暇。每以心得開示諸生。而一時諸生多所興起。云旣公召還。游躋繪閣。爲上所親信。蓋去江右幾二十年矣。有告以祠宇傾圯者。公則愀然動心。捐賜金九十。屬新建錢令脩葺之。侍御

甘齋成君聞之曰。此予責也。遂身任其事。鳩工拓材。飾其所已敝。增其所未備。堂宇齋舍。煥然改觀。不惟妥神允稱。而諸生之興起者。益勃勃不可禦矣。噫。公當樞筦之任。受心膺之寄。無論幾務叢委。卽宸翰咨答。日三四至。而猶之不可以已也。夫致知學發自孔門。而孟子良知之說。則又發所未發。陽明先生合而言之曰。致良知。則好善惡惡之意誠。推其極。家國天下。可坐而理矣。公篤信先生之學。而日以體之身心。施之政事。秉鈞之初。卽發私餽。屏貪墨。示以好惡。四海嚮風。不數年而人心吏治。翕然不變。此豈有異術哉。好善惡惡之意誠於中也。故學非不明之患。患不誠耳。知善知惡。良知具存。譬之大明當天。無微不照。當好當惡。當賞當罰。當進當退。錙銖不爽。各當天則。循其則而應之。則平平蕩蕩。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而天下平矣。故誠不自慊。則好人所好。惡人所惡。而爲仁不誠而自欺。則好人所惡。惡人所好。而爲不仁。苟爲不仁。生於其心。害於其事。蠹治戕民。有不可勝言者矣。公爲此懼。又舉明道定性識仁二書。發明其義。以示海內學者。而致知之學。益明以切。諸生能心惟其義。而體諸身。則於陽明先生之學。幾矣。業新舍者。其尙體公之意。而殫力於誠。以爲他日致用之地哉。

四十五年丙寅刻先生文錄續編成。

師文錄久刻行于世。同志又以所遺見寄彙錄。得爲卷者六。嘉興府知府徐必進見之曰。此於師門學術。皆有關切。不可不遍行同志。董生啓予徵少師存齋公序。命工入梓。名曰文錄續編。并家乘三卷。行於世云。

今上皇帝隆慶元年丁卯五月詔贈新建侯諡文成。

丁卯正月詔病以大臣有應得恤典贈諡而未得者許部院科道官議奏定奪於是給事中辛自脩
岑用賓等御史王好問耿定向等上疏原任新建伯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功勳道
德宜膺殊恤下吏禮二部會議得王守仁具文武之全才闡聖賢之絕學策官郎署而抗疏以犯中
璫甘受炎荒之謫建臺江右而提兵以平巨逆親收社稷之功偉節奇勳久見推於輿論封盟錫典
豈宜違奪於身終疏上詔贈新建侯諡文成制曰竭忠盡瘁固人臣職分之常崇德報功實國家激
勸之典矧通侯班爵崇亞上公而節惠易名榮逾華袞事必待乎論定恩豈容以久虛爾故原任新
建伯南京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維岳降靈自天佑命爰從弱冠屹爲宇宙人豪甫
拜省郎獨奮乾坤正論身瀕危而志愈壯道處困而造彌深紹堯孔之心傳微言式闡倡周程之道
術來學攸宗蘊蓄既宏猷爲丕著遺艱投大隨賦皆宜戡亂解紛無施勿效閩粵之箐巢盡掃而擒
縱如神東南之黎庶舉安而文武足憲爰及逆藩稱亂尤資仗鉞淵謀旋凱奏功速於吳楚之三月
出奇決勝邁彼淮蔡之中宵是嘉社稷之偉勳申盟帶礪之異數旣復撫夷兩廣旋至格苗七旬謗
起功高賞移副重爰遵遺詔兼采公評續相國之生封時庸旌伐追曲江之殊卹庶以酬勞茲特贈
爲新建侯諡文成錫之誥命於戲鐘鼎勒銘嗣美東征之烈券綸昭錫世登南國之功永爲一代之
宗臣實耀千年之史冊冥靈不昧寵命其承六月十七日遣行人司行人賜造墳域遣浙江布政使
司堂上正官參政與祭七壇

二年戊辰六月先生嗣子正億襲伯爵。

元年三月給事中辛自脩岑用賓等爲開讀事。上疏請復伯爵。吏部尙書楊博奉旨移咨江西巡撫都御史任士憑會同巡按御史蘇朝宗查覆。蕩實跡及浙江巡撫都御史趙孔昭巡按御史王得春奏。應復爵廕相同。于是吏部奉欽依。會同成國公朱希忠戶部尙書馬森等議得。本爵一聞逆濠之變。不以其職守急還吉安。倡義勤王。未踰旬朔。而元兇授首。立消東南尾大之憂。不動聲色。而奸宄蕩平。坐貽宗社盤石之固。較之開國佐命。時雖不同。擬之靖遠威寧。其功尤偉。委應補給誥券。容其子孫承襲。以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之報。議上。詔遵先帝原封伯爵與世襲。至三年五月。御史傅寵奏。議爵廕吏部復請欽依。會同成國公朱希忠戶部尙書劉體乾議得。誠意伯劉基食糧七百石。乃太祖欽定。靖遠伯王驥一千石。新建伯王守仁一千石。係累朝欽定。多寡不同。夫封爵之典。論功有六。曰開國。曰靖難。曰禦胡。曰平番。曰征蠻。曰擒反。而守臣死綏。兵樞宣猷。督府勦寇。咸不與焉。蓋六功者。關社稷之重輕。係四方之安危。自非茅土之封。不足以報之。至于死綏宣猷。勦寇則皆一身一時之事。錫以錦衣之廕。則可概欲剖符。則未可也。竊照新建伯王守仁。乃正德十四年親捕反賊宸濠之功。南昌南贛等府。雖同邦域。分土分民。各有專責。提募兵而平隣賊。不可不謂之倡義。南康九江等處。首惟荼毒。且進且攻。人心搖動。以藩府而叛朝廷。不可不謂之勁敵。出其不意。故俘獻于旬月之間。若稍懷遲疑。則賊謀益審。將不知其所終。攻其必救。故績收乎萬全之略。若少有疎虞。則賊黨益繁。自難保其必濟。膚功本自無前。奇計可以範後。靖遠威寧。姑置不論。卽如寧夏安化之

變比之江西。難易迥絕。遊擊仇鉞于時得封咸寧伯。人無間言。同一藩服。捕反何獨于新建伯而疑之乎。所據南京各道御史欲要改廕錦衣衛于報功之典未盡。激勸攸關。難以輕擬。合無將王守仁男襲新建伯正億不必改議。以後子孫仍照臣等先次會題。明旨許其世襲。詔從之。准照舊世襲。

王文成公全書

卷三十六

附錄五

年譜附錄二

增訂年譜刻成。啓原檢舊譜。得爲序者五。得論年譜書者二十。乃作而嘆曰。譜之成也。非苟然哉。陽明夫子。身明其道於天下。緒山念菴諸先生。心闡斯道於後世。上以承百世正學之宗。下以啓百世後聖之矩。讀是譜者。可忽易哉。乃取敍書彙而錄之。以附譜後。使後之志師學者。知諸先生爲道之心。身斯譜。其無窮乎。

陽明先生年譜序

門人錢德洪

嘉靖癸亥夏五月。陽明先生年譜成。門人錢德洪稽首敍言曰。昔堯舜禹。開示學端。以相授受。曰。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噫。此三言者。萬世聖學之宗。與執中。不離乎四海也。中也者。人心之靈。同體萬物之仁也。執中而離乎四海。則天地萬物失其體矣。故堯稱峻德。以自親九族。以至和萬邦。舜稱玄德。必自定父子以化天下。堯舜之爲帝。禹湯文武之爲王。所以致唐虞之隆。成三代之盛治者。謂其能明是學也。後世聖學不明。人失其宗。紛紛役役。疲極四海。不知中爲何物。伯術興。假借聖人之似。以持

世而不知遂乎外者遺乎內也。佛老出窮索聖人之隱微以全生而不知養乎中者遺乎外也。教衰行弛喪亂無日天祿亦與之而永終噫夫豈無自而然哉寥寥數千百年道不在位孔子出祖述堯舜顏曾思孟濂溪明道繼之以推明三聖之旨斯道燦燦然復明於世惜其空言無徵百姓不見三代之治每一傳而復晦寥寥又數百年吾師陽明先生出少有志於聖人之學求之宋儒不得窮思物理卒遇危疾乃築室陽明洞天爲養生之術靜攝既久恍若有悟蟬脫塵塗有飄飄遐舉之意焉然卽之於心若未安也復出而用世謫居龍場衡困拂鬱萬死一生乃大悟良知之旨始知昔之所求未極性真宜其疲神而無得也盡吾心之靈徹顯微忘內外通極四海而無間卽三聖所謂中也本至簡也而求之繁至易也而求之難不其謬乎征藩以來再遭張許之難呼吸生死百鍊千磨而精光煥發益信此知之良神變妙應而不流於蕩淵澄靜寂而不墮於空微之千聖莫或紕繆雖百氏異流咸於是乎取證焉噫亦已微矣始教學者悟從靜入恐其或病於枯也揭明德親民之旨使加誠意格物之功至是而特揭致良知三字一語之下洞見全體使人人各得其中由是以昧入者以明出以塞入者以通出以憂憤入者以自得出四方學者翕然來宗之噫亦云兆矣天不憖遺野死遐荒不得終見三代之績豈非千古一痛恨也哉師旣沒吾黨學未得正各執所聞以立教儀範隨而真意薄微言隱而口說騰且喜爲新奇譎祕之說凌獵超頓之見而不知日遠於倫物甚者認知見爲本體樂疎簡爲超脫隱幾智於權宜蔑禮教於任性未及一傳而淆言亂衆甚爲吾黨憂邇年以來亟圖合併以宣明師訓漸有合異統同之端謂非良知昭晰師言之尙是徵乎譜之作所以徵師言耳始謀於薛尙謙願三紀未就同

志且凋落。鄒子謙之遺書督之。洪亦大懼湮沒。假館於史恭甫嘉義書院。越五月。草草就。趨謙之。而中途聞訃矣。借撫君胡汝茂往哭之。返見羅達夫。閉關方嚴。及讀譜。則喟然嘆曰。先生之學。得之患難。幽獨中。蓋三變。以至於道。今之談良知者。何易易也。遂相與刊正。越明年正月。戒于懷玉書院。以復達夫。比歸。復與王汝中張叔謙王新甫陳子大賓黃子國卿王子健互精校閱。曰。庶其無背師說乎。命壽之梓。然其事則核之奏牘。其文則稟之師言。罔或有所增損。苦夫力學之次。立教之方。雖因年不同。其旨則一。洪竊有取而三致意焉。噫。後之讀譜者。尙其志逆神會。自得於徵言之表。則斯道庶乎其不絕矣。僭爲之序。

陽明先生年譜考訂序

後學羅洪先

嘉靖戊申。先生門人錢洪甫聚青原。言年譜。僉以先生事業多在江右。而直筆不阿。莫洪先君遂舉丁丑以後五年相屬。又十六年。洪甫攜年譜稿二三冊來。謂之曰。戊申青原之聚。今幾人哉。洪甫懼始。摩挲玉之留。明年四月。年譜編次成書。求踐約。會滁陽胡汝茂巡撫江右。擢少司馬。且行。刻期入梓。敬以旬日畢事。已而卽工稍緩。復留月餘。自始至卒。手自更正。凡八百數十條。其見聞可據者。刪而書之。歲月有稽。務盡情實。微涉揚誦。不敢存一字。大意貴在得信。以俟將來。於是年譜可觀。洪先因訂年譜。反覆先生之學。如適途者。顛仆沉迷。渾中東起。西陷。亦旣困矣。然卒不爲悅也。久之得小蹊徑。免於沾途。視昔之險道有異焉。在他人宜若可以已矣。然卒不爲休也。久之得大康莊。視昔之蹊徑又有異焉。在他人宜若可以已矣。乃其意則以爲出於險道。而一旦至是。不可謂非過幸。彼其才力足以特立。而

困爲我者固尙衆也。則又極力呼號。冀其借來。以共此樂。而顛迷愈久。呼號愈切。其安焉而弗之悟者。顧視其叟。叟老死不休。而翻以爲笑。不知先生蓋有大不得已者。惻於中。嗚呼。豈不尤異也乎。故善學者。竭才爲上。解悟次之。聽言爲下。蓋有密證殊資。嘿持妙契。而不知反躬自求實際。以至不副夙期者多矣。固未有歷涉諸難。深入真境。而觸之弗靈。發之弗瑩。必有俟於明師。而臨至語私授。而後信久遠也。洪先談學三年。而先生卒未嘗一日得及門。然於三者之辨。今已審矣。學先生之學者。視此何哉。無亦曰。是必一得乎其人。而一譜者固其影也。

刻陽明先生年譜序

門人王畿

年譜者何。纂述始生之年。自幼而壯。以至於終。稽其終始之行實。而譜焉者也。其事則仿於孔子家語。而表其宗傳。所以示訓也。家語出于漢儒之臆說。附會假借。鮮稽事實。致使聖人之學黯而弗明。偏而弗備。駁而弗純。君子病焉。求其善言德行。不失其宗者。莫要於中庸。蓋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傳。發此以詔後世。其言明備而純。不務臆說。其大旨在於未發之中。一言卽處廷道心之微也。本諸心之性情。致謹於隱微。顯見之幾。推諸中和位育之化。極之乎無聲無臭。而爲後至。蓋家學之祕藏也。孟軻氏受業子思之門。自附於私淑。以致顯學之誠。於尹夷惠。則以爲不同道。於諸子。則以爲姑舍是。自生民以來。莫盛於孔子。毅然以見而知之。爲己任。羞等百世之上。若觀諸掌中。是豈無自而然哉。所不同者何道。所舍者何物。所願學者何事。端緒毫釐之間。必有能辨之者矣。漢儒不知聖人之學本諸性情。屑屑然取證於商羊萍實防風之骨。肅慎之矢之迹。以徧物爲知。必假知識聞見助而發之。使世之學者不能

自信其心。悵然求知於其外。漸染積習。其流之弊。歷千百年而未已也。我陽明先師。崛起絕學之後。生而穎異神靈。自幼卽有志於聖人之學。蓋嘗泛濫於辭章。馳騁於才能。漸漬於老釋。已乃折衷於羣儒之言。參互演繹。求之有年。而未得其要。及居夷三載。動忍增益。始超然有悟於良知之旨。無內外無精粗。一體渾然。是卽所謂未發之中也。其說雖出於孟軻氏。而端緒實原於孔子。其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蓋有不知而作。我無是也。言良知無知而無不知也。而知識聞見不與焉。此學脈也。師以一人超悟之見。呶呶其間。欲以挽回千百年之染習。蓋亦難矣。寢幽寢昌。寢微寢著。風動雷行。使天下靡然而從之。非其有得於人心之同然。安能舍彼取此。確然自信而不惑也哉。雖然。道一而已。學一而已。良知不由知識聞見而有。而知識聞見莫非良知之用。文辭者道之華。才能者道之幹。虛寂者道之原。羣儒之言。道之委也。皆所謂良知之用也。有舍有取。是內外精粗之見未忘。猶有二也。無聲無臭。散爲萬有神奇臭腐。隨化屢遷。有無相乘之機。不可得而泥也。是故溺於文辭。則爲陋矣。道心之所達。良知未嘗無文章也。役於才藝。則爲鄙矣。天之所降。百姓之所與。良知未嘗無才能也。老佛之沉守虛寂。則爲異端。無思無爲。以通天下之故。良知未嘗無虛寂也。世儒之循守典常。則爲拘方。有物有則。以適天下之變。良知未嘗無典要也。蓋得其要。則臭腐化爲神奇。不得其要。則神奇化爲臭腐。非天下之至一。何足以與於此。夫儒者之學。務於經世。但患於不得其要耳。昔人謂以至道治身。以士直治天下。是猶泥於內外精粗之二見也。動而天游。握其機以達中和之化。非有二也。功著社稷而不尸。其有澤究生民而不宰其能。教彰士類而不居其德。周流變動。無爲而成。莫非良知之妙用。所謂渾然一體者也。如蓮斗

極如轉戶樞。列宿萬象。經緯闔闢。推盪出入於大化之中。莫知其然而然。信乎儒者有用之學。良知之不爲空言也。師之續承絕學。接孔孟之傳。以上窺姚姒。所謂聞而知之者。非耶。友人錢洪甫氏與吾黨二三小子。慮學脈之無傳。而失其宗也。相與稽其行實終始之詳。纂述爲譜。以示將來。其於師門之祕。未敢謂盡有所發。而假借附會。則不敢自誣。以滋臆說之病。善讀者以意逆之。得於言詮之外。聖學之明。庶將有賴。而是譜不爲徒作也。已。故曰所以示訓也。

又

後學胡松

人有恆言。真才固難。而全才尤難也。若陽明先生。豈不亶哉其人乎。方先生抗議忤權。投荒萬里。處約居貧。困心衡慮。甄然道人爾。及稍遇令尹。漸露鋒穎矣。未幾內遷。進南太僕。若鴻臚。官曹簡暇。日與門人學子講德問業。尙友千古。人皆譁之爲禪。後擢僉副都御史。至封拜。亦日與門人學子論學。不輟。而由賊逆藩之變。一鼓殲之。於是人始服先生之才之美矣。雖服先生之才。而猶疑先生之學。誠不知其何也。松嘗謂先生之學。與其教人。大抵無慮三變。始患學者之心紛擾。而難定也。則教人靜坐。反觀。專事收斂。學者執一而廢百也。偏於靜而遺事物。甚至厭世惡事。合眼習觀。而幾於禪矣。則揭言知行合一。以省之。其言曰。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又曰。知爲行主意。行爲知工夫。而要於去人欲。而存天理。其後又恐學者之泥於言詮。而終不得其本心也。則專以致良知爲作聖爲賢之要矣。不知者與未信者。則又病良知之不足以盡道。而嗚然吠焉。豈知良知卽良心之別名。是知也。維天高明。維地廣博。雖無聲臭。萬物皆備。古今千聖萬賢。天下百慮萬事。誰能外此知者。而致之爲言。則篤行固執。允迪實際。

服膺弗失。而無所弗用其極。並舉之矣。豈專守靈明用知而自私耶。專守靈明用智自私。而不能流通。著察於倫物。云爲之感。而或牽引轉移於情染伎倆之私。雖名無不周徧。而實難與研慮。雖稱莫之信。果而實近於蕩恣。甚至藐兢業而病防檢。私徒與而挾悻嫉。廢人道而羣鳥獸。此則禪之所以病道者。爾先生之學。則豈其然乎。故其當大事。決大疑。夷大難。不動聲色。不喪七鬯。而措斯民於衽席之安。皆其良知之推致。而無不足。而非有所襲取於外。他日讀書。竊疑孔子之言。而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夫聖非誇也。未嘗習爲戰與鬥也。又非有祝詛厭勝之術也。而云必克與福。得無殆於誣歟。是未知天人之心之理之一也。夫君子齋戒以養心。恐懼而慎事。則與天合德。而聰明睿知。文理密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矣。則何福之不獲。何戰之弗克。而又奚疑焉。不然。傳何以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乎。夫郊社禘嘗之禮。則何與於治國之事也。夫道一而已矣。通則皆通。塞則皆塞。文豈爲文。武豈爲武。蓋尙父之鷹揚。本於敬義。而周公之東征破斧。實哀其人而存之。彼依託之徒。呼喝吒詫。豪蕩弗檢。自詭爲道與學。而欲舉天下之大事。祇見其勞而蔽矣。緒山錢子。先生高第弟子也。編有先生年譜舊矣。而猶弗自信。泝錢塘。踰懷玉。道臨川。過洪都。適吉安。就正於念菴諸君子。念菴子爲之刪繁舉要。潤飾是正。而補其闕軼。信乎其文則省。其事則增矣。計爲書七卷。旣成。則謂予曰。君滁人。先生蓋嘗過化。而今繼居其官。且與討論。君宜敍而刻之。余謝不敢。而又弗克辭也。則以竊所聞於諸有道者。論次如左。俾後世知先生之才之全。蓋出於其學如此。必就其學而學焉。庶幾可以弗畔矣。夫。

又

後學王宗沐

昔者孔子自序其平生得學之年。自十五以至七十。然後能從心所欲。不踰矩。其間大都詣入之深。如
浚井者。必欲極底裏以成。而修持之漸。如歷階者。不容躐一級而進。至哉粹乎。千古學脈之的也。然宗
沐嘗仰而思之。使孔子不至七十而沒。豈其終不至於從心耶。若再引而未沒也。則七十而後將無復
可庸之功耶。嗟乎。此孔子所謂苦心。吾恐及門之徒。自顏曾而下。有不得而聞者矣。夫矩。心之體。而物
之則也。心無定體。以物爲體。方其應於物也。而體適呈焉。爛然煥然。無起無作。不以一毫智識。意解參
於其間。是謂動以天也。而自適於則。加之則。涉於安排。減之則闕而不貫。毫釐幾微。瞬目萬里。途轍倚
着。轉輿則背。此非有如聖人之志。畢餘生之力。精研一守。以至於忘體忘物。獨用全真。則固未有能湊
泊其藩者。而况於橫心之所欲。而望其自然。不踰於矩哉。此聖學所以別於異端。斃而後已。不知老之
將至者也。不踰矩。由不惑出。而不惑者。吾心之精明本體。所謂知也。自宋儒濂溪明道之沒。而此學不
傳。我朝陽明王先生。蓋學聖人之學者。其事功文章。與夫歷涉發跡。頗爲世所奇。而爭傳之以爲。惟年
幾六十而沒。而其晚歲。始專揭致良知爲聖學大端。良有功於聖門。予嘗覽鏡其行事。而參讀其書。見
其每更患難。則愈精明。負重難。則愈堅定。然後知先生英挺之稟。雖異於人。而所以能邃於此學。而發
揮於作用者。亦不能不待於歷歲踐悟之漸。而世顧奇其發跡。與夫事業文章之餘。夫亦未知所本也。
與先生高弟。餘姚錢洪甫氏。以親受業。乃能譜先生履歷始終。編年爲書。凡世所語奇事。不載而於先
生之學。前後悟入。語次猶詳。書成。而俾予爲之序。

浮峯公歸浙。託書促聚復真。以了先師年譜。竟不獲報。烏泉歸。審去歲兄在燕峯館修年譜。以大水乃旋。今計可脫稿。爲之少慰。同門羣公。如中離靜庵。善山洛村南野。皆勤勤在念。又作隔世人矣。努力一來。了此公案。師門固不藉此。然後死者之責。將誰執其咎。佇望歸自武夷。勞與暑并。靜養寡出。始漸就瘳。老年精力。更須愛惜。願及時勵之風。使早示瑤音。以快懸跂。

論年譜書（凡九首）

羅洪先

數年一晤千里而來。人生幾何。幾聚散。遂已矣。可不悲哉。信宿相對。受益不淺。正通書壘峯。問行踪。書扇至矣。好心指摘。感骨肉愛。兒輩何知。辱誨真語。且波其父。兩世嚼戩。如何爲報。計南浦尙有數月留。稍暇。裁謝也。年譜自別後。卽爲冊事。奪去。自朝至暮。不得暇。竟無頃刻相對。期須於歲晚圖之。幸無汲汲。所欲語諸公者。而時常不忘。別後見諸友。幸語收靜之功。居今之世。百務紛紛中。更不回首。寧有生意。不患其不發揚。患不枯槁耳。會語教兒輩者。可以語諸友也。如何。

天寒歲暮。孤舟漾漾。不知何日始抵南浦。此心念之。忽思年譜非細事。兄亦非閑人。一番出遊。一番歲月。亦無許多閑光陰。須爲決計。久留僻地。一二月方可成功。前所言省城內外。終屬喧囂。是非之場。斷非著書立言之地。又不過終日揖讓飲宴而已。何益於久處哉。今爲兄計。歲晚可過魯江公連山堂靜處。且須謝絕城中十友。勿復往來。可久。則春中始發。不然。初正仍鼓懷玉之棹。閒居數月。日間會友。皆立常規。如此。更覺穩便。卽使柏泉公有扳留意。亦勿依違。如此。方有定向。不至優游廢事矣。弟欲寄語。并譜草。亦當覓便風。不長遠也。深思爲畫此策。萬萬俯聽。不惑人言。至懇至懇。

玉峽人來得手書。知兄拳拳講草。前遇便。曾附一簡。爲公畫了譜之計。極周悉。幸俯聽。且近時人之好尙不同。訛言誚謗。極能敗人興味。縱不之顧。恐於侍坐之愆。不免犯替之戒。知公必不忍也。附此不盡。條焉。改歲區區。者年六十矣。七十古稀。亦止十年間。十年月日。可成何事。前此只轉瞬耳。可不懼哉。前連二書。望留兄了譜事。只留魯江兄宅上。百凡皆便。有朋友相聚者。令寄食於鄰。如此賓主安矣。不然柏泉公有館穀之令。則處懷玉爲極當。好景好人。好日月。最是難得。如不肖弟者。已不得從。可輕視哉。省中萬不可留。毋爲人言所誑。再囑再囑。譜年一卷。反覆三日。稍有更正。前欲書者。乃合卷日事。而觀綱上言學。心若未安。今已入目。於日中諸書揭標。令人觸目。亦是提醒人處。入梓日。以白黑地別之。二卷一卷。如舉良知之說。皆可揭標於日中矣。望增入不識兄。今何在。使風示知之。

正月遣使如吳江。迎沈君。曾附沈君稿。并小簡上。想已卽達。龍光之聚。言之使人興動。弟謬以不肖所講。言之諸兄。是執事說假譬。以興發之。在諸君。或有自得。在不肖。聞之愧耳。供張不煩。有司甚善。只恐往來酬應。亦費時日。兼彼此不便。則何如。諸君之意。方專誠。不知何以爲去留也。年譜續修者。望寄示柏泉公爲之序。極善。俟人至。當促之來。簡精詣力。究四字。真吾輩猛省處。千載聖人不數數。只爲欠此四字。近讀擊壤之集。亦覺此老收手太早。若崇孔子。直是停脚不得也。願共勉之。

承別簡數百言。反覆於僕之稱。謂謂僕心師陽明先生。稱後學。不稱門人。與童時初志不副。稱門人於沒後。有雙江公故事可援。且謬加許。可以爲不辱先生門牆。此皆愛僕太過。特爲假借推引耳。在僕固有所不敢。竊意古人之稱。謂皆據實不苟焉。以著誠也。昔之願學孔子者。莫如孟子。孟子嘗曰。子未得爲孔子。

徒也。蓋嘆之也。彼其嘆之云者。謂未得親炙見而知之。以庶幾於速肖焉耳。固未始卽其願學。而遂自謂之徒也。夫得及門。雖互鄉童子。亦與其進。不得及門。雖孟子不敢自比於三千。後之師法者。宜如何哉。此僕之所以不敢也。雖然。僕於先生之學。病其未有得耳。如得其門。稱謂之門不門。何足輕重。是爲僕謀者。在願學不在及門也。今之稱後學者。恆不易易。必其人不足師焉。然後書之。如是。則僕之稱謂。實與名應。宜不可易。若故江公與僕兩人。一則嘗侍坐。一則未納贄。事體自別。不得引以相例。且使僕而不得及門之嘆。將自僂焉。跋而及之。亦足以爲私淑之助。未爲戚也。惟兄口言。

廿六日吐泄大作。醫云內有感冒。五日後方云無事。在五六日中。自分與兄永訣。方見門前光景。未能深入空意。亦無柰何。惟此自知耳。雖父子間不能一語接也。初四日復見正月廿日書。始知廿四之期。決不可留人爲悵。蓋兄在南浦一日未安。則弟不能安。松原一日。今雖去太遠。此心如何。此心如何。見兄論夜坐詩。中間指先天之病。非謂先天也。謂學也。記得白沙夜坐有云。些兒若問天根處。亥子中間得最真。又云。吾儒自有中和在。誰會求之未發前。是白沙無心於言也。信口拈來。自語道合。白沙雖欲靳之。有不可得者也。不肖正欲反其意。而言不自達。爲之媿媿。然不敢妄言。乃遵兄終身之惠。不敢不敬承。病戒多言。復此喋喋。不任惶恐。附此再呈。不次。

前病中承示行期。卽力疾具復。未幾王使來。復辱惠以年譜。卽日命筆裁請。緣其中有當二三人細心商量者。而執事得先生真傳。面對口語。不容不才億度。比別樣敘作用不同。故須再請於執事。務細心端凝。曲盡當時口授大義。使他年無疑於執事可也。自整不妨連下。或至來年總寄來。不肖不敢不盡其愚。此

千載之事。非一時草草。然舍今不爲。後一輩人。更不可望矣。峽江湖君知事者書來。託之斷不稽緩。

八月十一日始得兄六月朔日書。則知弟六月下旬所寄書。未知何日至也。柏泉公七月發年譜來。日夕相對。得盡寸長。平生未嘗細覽文集。今一一詳究。始知先生此學進爲始末之序。因之頗有警悟。故於年譜中。手自披校。凡三四易稿。於兄原本。似失初制。誠爲僭妄。弟體兄虛心求益。不復敢有彼我有限隔耳。如己卯十一月始自京口返江西遊匡廬。庚辰正月赴召歸重遊匡廬。二月九江還南昌。又乙亥年自陳疏。乃己亥年考察隨例進本。不應復有納忠切諫之語。亦遂舉據文集改正之。其原本所載本稿。不敢濫入。豈當時先生有是稿未上歟。愚意此稿只入集。不應遂入年譜。不及請正。今已付新建君入梓。惟兄善教之。草草裁復。不盡請正。

得吳堯山公書。知年譜已刻成。承陸北川公分惠。可以達鄙意矣。綿竹共四十部。此外寄奉龍溪兄十部。伏惟鑒入。雖然。今所傳者。公之影響耳。至於此學精微。則存乎人自得之。固不在有與無。多與少也。弟去歲至今。皆在病中。無能復舊。然爲學之意。日夕懇懇。始知垂老。惟有此事緊要。若得影響。即可還造化。無他欠事也。兄別去一年。此件自覺如何。前輩凋落。雙翁已歸土。所賴倡明此學者。却在吾輩。吾輩若不努力。稍覺散漫。卽此已矣。無復可望矣。得罪千古。非細事也。悲哉悲哉。千里寄言。不盡繾綣。

答論年譜書（凡十首）

錢德洪

承兄下榻。信宿對默。感教實多。兄三年閉關。焚舟破釜。一戰成功。天下之太宇定矣。斯道屬兄。後學之慶也。珍重珍重。更得好心消盡。生死毀譽之念忘。則一體萬化之情顯。盡乎仁矣。如何如何。師譜一經改削。

精彩迥別。謝兄點鐵成金手也。東去譜草有繼上乞賜留念。外詩扇二柄。咨令郎以昭併祈。賜正詩曰。我昔遊懷玉。而翁方閉關。數年論際合。豈泥形迹間。今日下翁榻。相對無作顏。月魄入簾白。松標當戶閒。我默鏡黯黯。翁言玉珊瑚。劍神不費解。調古無庸彈。喜爾侍翁側。傾聽疑如山。見影思立圭。植根貴刪繁。遠求愛得門。况乃生宮闈。毋恃守成易。俛惟創業艱。又書會語一首。程門學善靜坐何也。曰。其憫人心之不自覺乎。聲利百好。擾擾外馳。不知自性之靈炯然在獨也。稍離奔鶩。默悟真百感紛紜。而真體常寂。此極深研幾之學也。入聖之幾。庶其得於斯乎。

奉讀手詔。感惓惓別後之懷。心同道同。不忘爾我。一語不遺。其徹心髓。真所謂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也。感惕如之。何年來同志凋落。慨師門情事未終。此身悵悵無依。今見兄誕登道岸。此理在天地間。已得。人主張吾身生死短長。烏足爲世多寡。不覺脫然無係矣。此番相別。夫豈苟然哉。宜兄之臨教益切也。師譜得兄改後。謄清再上。尙祈必盡兄意。無容遺憾。乃可成書。令郎美質。望奮志以聖人爲己任。斯不辜此好歲。月耳。鄉約成冊。見兄仁覆一邑。可以推之天下矣。信在言前。不動聲色。天載之神也。餘惟嗣上不備。別後沿途阻風。舟弗能前。至除夜始得到龍光寺。諸友羣聚。提兄不顯待旦。一語爲柄。聽者莫不聳然反惕。謂兄三年閉關。卽與老師居夷處困。動忍熟仁之意同。蓋慨古人之學。必精詣力究。深造獨得。而後可以爲得。誠非忽慢可承領也。諸生於是日痛發此意。兄雖在關。示道標的。後學得所趨矣。喜幸喜幸。城中王緝諸生。夙辦柴米。爲久留計。供應不涉有司。五日一講會。餘時二人輪班。代接賓客。使生得靜處了譜。見其志誠懇。姑與維舟。信宿以試之。若果如衆計。從之。若終涉分心。必難留矣。二書承示周悉。同體之愛。

也。今雖久暫未定，必行兄意，不敢如前堅執硬主也。柏泉公讀兄年譜，深喜經手自別，決無可疑，促完其後。昨乞作序冠首，兄有書達，幸督成之，留稿乞付來人，蓋欲付人謄真也。

兄於師譜不稱門人，而稱後學，謂師存日未獲及門委贄也。兄謂古今稱門人，其義止於及門委贄乎？子貢謂得其門者或寡矣，孔門之徒三千人，非皆及門委贄者乎？今載籍姓名七十二人之外，無聞焉，豈非委贄而未聞其道者與？未及門者同乎？韓子曰：道之所在，師之所在也。夫道之所在，吾從而師之，師道也，非師其人也。師之所在，吾從而北面之，北面道也，非北而其人也。兄嘗別周龍崗，其序曰：予年十四時聞陽明先生講學於贛，慨然有志就業，父母憐恤，不令出戶庭，然每見龍崗從贛回，未嘗不憤憤也。是知有志受業，已在童時，而不獲通贄及門者，非兄之心也。父母愛護之過也。今服膺其學，既三紀矣，匪徒得其門，且升其堂，入其室矣，而又奚歉於稱門人耶？昔者方西樵叔賢與師同部曹僚也，及聞夫子之學，非僚也。師也，遂執弟子禮焉。黃久庵宗賢見師於京師，友也，再聞師學於越，師也，非友也，遂退執弟子禮。岳雙江文蔚見先生於存日，晚生也，師沒而刻二書於蘇曰：吾昔未稱門生，冀再見也，今不可得矣。時洪與汝中遊，蘇設香案告師，稱門生，引予二人以爲證。汪周潭尙寧始未信師學，及提督南贛，親見師遺政，乃頓悟師學，悔未及門，而形於夢，遂謁師祠，稱弟子，遺書於洪汝中，以爲證。夫始未有聞僚也，友也，既得所聞，從而師事之，表所聞也，始而未信師學於存日，晚生也，師沒而學明，證於友，形於夢，稱弟子焉，表所信也。吾兄初擬吾黨承領本體太易，併疑吾師之教，年來翁聚精神，窮深極微，且閉關三年，而始信古人之學，不顯待旦，通晝夜合顯微而無間，試與里人定圖舊冊，終日紛囂，自謂無異密室，乃見吾師進學次第，每

於憂患顛沛百練純鋼而自徵三年所得始洞然無疑夫始之疑吾師者非疑吾師也疑吾黨之語而未詳也今信吾師者非信吾師也自信所得而徵師之先得也則兄於吾師之門一啓關鑰宗廟百官皆故物矣稱入室弟子又何疑乎譜草承兄改削編述師學惟兄與同今譜中稱門人以表兄信心且從童時初志也其無辭

南浦之留見諸友相期懇切中亦有八九輩肯向裏求入可與共學矣亦見其中有一種異說爲不羈少年助其愚狂故願與有志者反覆論正指明師旨庶幾望其適道諸生留此約束頗嚴但無端應酬終不出兄所料已與柏泉公論別決二十日發舟登懷玉矣兄第五簡復至感一體相成之愛無窮已也仰謝仰謝精詣力究昨據兄獨得之功而言來簡揭出四字以示更覺反惕謂康節收手太早若在孔門自不容停脚矣實際之言真確有味聞者能無痛切乎別簡謂孟子不得爲孔子徒蓋嘆已不得親炙以成速肖也誦言及此尤負慚恐親炙而不速肖此弟爲兄罪人也兄之所執自有定見敢不如教閒中讀兄夜坐十詩詞句清絕造悟精深珍味入口令人雋永比之宋儒感興諸作加一等矣幸教幸教然中有願正者與兄更詳之吾黨見得此意正宜藏蓄默脩默證未宜輕以示人恐學者以知解承功未至而知先及本體作一景象非徒無益是障之也蓋古人立言皆爲學者設法非以自盡其得也故引而不發更覺意味深長然其所未發者亦已躍如何也至道非以言傳至德非以言入也故歷勘古訓凡爲愚夫愚婦立法者皆聖人之言也爲聖人說道妙發性真者皆賢人之言也與富家翁言惟聞創業之艱與富家子弟言惟聞享用之樂言享用之樂非不足以欲聽聞而起動作也然終不如創業者之言近而實也此聖賢

之辯也。調息殺機。亥子諸說。知兄寓言。然亦宜藏默。蓋學貴精。最忌駁。道家說性命與聖人所問毫釐耳。聖人於家國天下。同爲一體。豈獨自遺其身哉。彼所謂術。皆吾脩身中之實功。特不以微軀係念。輒起絕俗之想耳。關尹子曰。聖人知之而不爲。聖人既知矣。又何不爲耶。但聖人爲道。至易至簡。不必別立爐灶。只致良知。人已俱得矣。知而不爲者。非不爲也。不必如此爲也。夫自吾師去後。茫無印正。今幸兄主張斯道。慨同志凋落。四方講會雖殷。可與言者。亦非不多。但爐中火旺。會見有融釋時。毫釐滓化未盡。火力一去。滓復凝矣。更望其成金足色。永無變動。難也。而况庸一言之雜其耳乎。兄爲後學。啓口容聲。關係匪細。立言之間。不可不慎也。故敢爲兄妄言之。幸詳述以進我情。關血脉。不避喋喋。惟兄其諒之。

前月二十五日。舟發章江。南昌諸友追送。阻風樵舍。五日入撫州。吊明水兄。又十日而始出其境。舟中特喜無事。得安靜構思。譜草有可了之期矣。乏人抄寫。先錄庚辰八月。至癸未二月。稿奉上。亟祈改潤。卽付來手。到廣信。再續上。出月中旬。計可脫稿也。龍溪兄玉山遺書。謂初以念菴兄之學。偏於枯稿。今極耐心。無有厭煩。可謂得手。但恐不厭煩處。落見略存一毫。知解雖無。知解略着一些。影子尙須有針線。可商量處。兄以爲何如。不肖復之曰。吾黨學問。特患不得手。若真得手。良知自能針線。自能商量。苟又依人商量而脫。則恐又落商量。知解終不若良知自照刷之爲真也。云云。昨接兄回書云。好心指摘。感骨肉愛。只此一言。知兄真得手矣。真能盡性盡仁。致踐履之實。以務求於自慊矣。滄海處下。盡納百川。而不自知其深也。泰山盤旋。凌出霄漢。而不自知其高也。良知得手。更復奚疑。故不肖不以龍溪之疑。而復疑兄也。兄幸教焉。何如。舟中諸生問如何。是知解。如何。是影子。洪應之曰。念翁憫吉水徭賦不均。窮民無告。量己之智。

足與周旋。而又得當道相知。信在言前。勢又足以完此。故集一邑賢大夫賢士友。開局以共成此事。此誠出於萬一體。誠愛惻怛之至情。非有一毫外念。參於其中也。若斯時有一毫是非毀譽。利害人我。相參於其中。必不能自信之真。而自爲之力矣。此非盡性盡仁。良知真自得手。烏足與語此。或有一毫影子。曰。我閉關日久。姑假此以自試。卽是不倚靜知解。終日與人紛紛。而自覺無異密室。此卽是不厭動知解。謂我雖自信。而同事者。或未可以盡信。不信在人。於我無污。此卽是不污其身之知解。謂我之首事。本以利民。若不耐心。是遺其害矣。我之首事。本以宜民。若不耐心。是不盡人情矣。我之首事。本承當道之託。若不耐心。無以感知己。此又落在不耐心之知解也。良知自無是非毀譽。利害人我之間。自能動靜合一。自能人我同過。自能盡人之情。感知己之遇。特不由外入起。此知解毫釐。影子與良知本體。尙隔一塵。一塵之隔。千里之間也。諸生聞之。俱覺惕然有警。并附以奉陳左右。亦與局中同事諸君一照刷。可以發一笑也。幸教幸教。

連日與水洲兄共榻。見其氣定神清。真肯全體脫落。猛火爐煨。有得手矣。自是常無退轉也。但中有一種宿惑。信夢爲真。未易與破耳。久之當望殊途同歸。然窺其微。終有師門遺意在也。師門之學。未有究極根柢者。苟能一路精透。始信聖人之道。至廣大至精微。儒佛老莊。更無剩語矣。世之學者。遂逐世累。固無足與論。有志者。又不能純然歸一。此適道之所以難也。吾師開悟後學。汲汲求人。終未有與之徹體承領者。臨別之時。稍承剖悉。但得老師一期望而已。未嘗滿其心而去也。數十年來。因循歲月。姑負此翁。所幸吾兄得手。今又得水洲共學。師道尙有賴也。但願簡易直截。於人倫日用間。無事揀擇。便入神聖。師門之囑。

也。大學一書。此是千古聖學宗要。望兄更加詳究。略涉疑議。便易入躐等徑約之病也。慎之慎之。卽日上懷玉期完譜尾。以承批教。歸日當卜出月終旬也。

譜草苟完。方是懷玉下七盤嶺。忽接手教。開緘宛如見兄於少華峯下。清灑殊絕。感賜深也。四卷所批種種。皆至意先師百年精神。同門逡巡數十年。且日凋落。不肖學非夙悟。安敢輒承。非兄極力主裁。慨然舉筆。許與同事。不敢完也。又非柏泉公極力主裁。名山勝地。深居廩食。不能完也。豈先師精神前此久未就者。時有所待耶。仲理冀元亨一段。如兄數言簡而核。後當俱如此下筆也。聞老師遣冀行。爲劉養正來致濠慇懃。故冀有時行。答其禮也。兄所聞核。幸卽裁之。鋪張二字。最切病端。此貧子見金而喜也。平時稍有得。每與師意會。便起贊嘆。稱羨富家子。只作如常茶飯。見金而起喜心者。貧子態也。此非老成持重如兄巨眼。安能覷破。兄卽任意盡削之。不肖得兄舉筆。無不快意。決無護持疼痛也。信之信之。教學三變諸處。俱如此例。若不可改。盡削去之。其餘所批。要收不可少處。此弟之見。正竊比於兄者。自古聖賢。未有不由憂勤惕勵。而能成其德業。今之學者。只要說微妙玄通。凌躐超頓。在言語見解上轉。殊不知老師與人爲善之心。只要實地用功。其言自謙遜卑抑。大學誠意章。惟不自欺者。其心自謙。非欲謙也。心常不自足也。况所批教處。正見近來實得與師意同也。舒國裳在師門文錄。無所見。惟行福建市舶司。取至軍門一牌。傳習續錄。則與陳維濟夏于中同時在坐。問答語頗多。且有一段持紙乞寫拱把桐梓一章。欲時讀以省師寫。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句。因與座中諸友笑曰。國裳中過狀元來。豈尙不知所以養時讀以自警耶。在座者聞之。皆竦然汗。皆此東廊語也。又丙午年遊安福復古書院。諸友說張石盤初不信師學。

人有辯者。張曰：豈有好人及其門耶？辯者曰：及門皆好人也。張曰：東廓豈及門乎？辯者曰：已在籍及門矣。又曰：舒國裳豈及門乎？曰：國裳在南昌及門矣。張始默然。俛首後亦及門。是年石磐携其子會復古。其子舉人口口。至今常在會。未有及門之說。昨南昌聞之。諸友相傳。因問律呂元聲。乃心服而拜。蓋其子姪輩。較其及門之端也。昨見兄疑。又檢中離續同志考。舒芬名在列。則其諸所相備者不誣也。如兄之教。去前不欲一段。存後問元聲語可矣。徐珊嘗爲師刻居夷集。蓋在癸未年。及門則辛巳年九月。非龍場時也。繼後可商量處甚多。兄有所見。任舉筆裁之。茲遣徐生時舉持全集。而正門下弟心力已竭。雖聞指教。更不能再著思矣。惟兄愛諒之。

不肖五月下旬到舍下。又踰月十日始接兄二月四日峽江書。一隔千里。片紙之通。遂難若此。感慨又何深也。玉體久平復。在懷玉已得之柏泉兄。茲讀來論。更覺相警之情也。深入究竟。雖父子之間。不能一語接。誠然誠然。此可與千古相感。而不可與對面相傳。在有志者自究自竟之耳。天根亥子。白沙詩中亦泄此意。達性命之微者。信口拈來。自與道合。但我陽明先師全部文集。無非此意。特無一言撻入者。爲聖學立大防也。兄之明教。究悉然於此處。幸再詳之。兄臥處卑濕。早晚亦須開關。徑行登眺。以舒泄蔽鬱之氣。此亦去病之一端也。徐時舉來師譜當已出稿。乞早遣發。遠仰遠仰。

春來與王敬所爲赤城會。歸天真始接兄峽江書。兼讀師譜考訂。感一體相成之心。慶師教之有傳也。中間題綱整潔。增錄數語。皆師門精義。匪徒慶師教之有傳。亦以驗兄閉關所得。默與師契。不疑其所行也。去年歸自懷玉。黃滄溪讀譜草。與見吾肖溪二公互相校正。亟謀梓行。未幾滄溪物故。見吾闕去。刻將半。

矣。六卷已後，尙得證兄考訂，然前刻已定，不得盡如所擬。俟番刻，當以兄考訂本爲正也。中間增采文錄外集傳習錄數十條，弟前不及錄者，是有說願兄詳之。先師始學，求之宋儒，不得入，因學養生，而沉酣於二氏，恍若得所入焉。至龍場，再經憂患，而始豁然大悟良知之旨，自是出與學者言，皆發誠意格物之教，病者未易得所入也。每談二氏，猶若津津有味。蓋將假前日之所入，以爲學者入門路徑。辛巳以後，經寧藩之變，則獨信良知，單頭直入，雖百家異術，無不具足。自是指發道要，不必假途傍引，無不曲暢旁通。故不肖刻文錄，取其指發道要者爲正錄，其涉假借者，則釐爲外集，講中所載，無非此意。蓋欲學者志專歸一，而不疑其所往也。師在越時，同門有用功懇切，而泥於舊見，鬱而不化者，時出一險語以激之。如水投石於烈焰之中，一擊盡碎，纖滓不留，亦千古一大快也。聽者於此等處，多好傳誦，而不究其發言之端，譬之用藥對症，雖芒硝大黃，立見奇効，若不得症，未有不因藥殺人者。故聖人立教，只指揭學問大端，使人自證自悟，不欲以峻言隱語，立偏勝之劑，以快一時聽聞，防其後之足以殺人也。師沒後，吾黨之教日多岐矣。洪居吳時，見吾黨喜爲高論，立異說，以爲親得師傳，而不本其言之有自，不得已，因其所舉而指示立言之端，私錄數條，未敢示人，不意爲好事者竊錄。甲午主試廣東，其錄已入嶺表，故歸而刪正，刻傳習錄於水西，實以破傳者之疑，非好爲多述。以尊學者之聽也。故譜中俱不欲採入，而兄今節取而增述焉。然刪刻苦心，亦不敢不謂兄一論破也。願更詳之室遠，書劄往復甚難，何時合併，再圖面證，以了未盡之私德。教在思寤寐如見，惟不惜遐音，仰切仰切。（是書復去，念菴隨以訃報，竟不及一見，痛哉痛哉。）

王文成公全書

卷三十七

附錄六 世德紀

傳

王性常先生傳

張壹民撰

王綱字性常一字德常。弟秉常敬常。並以文學知名。性常尤善識噓。有文武長才。少與永嘉高則誠族人。元章相友善。往來山水間。時人莫測也。元末嘗奉母避兵五洩山中。有道士夜投宿。性常異其氣貌。禮敬之曰。君必有道者。願聞姓字。道士曰。吾終南隱士趙緣督也。與語達旦。因授以策法。且爲性常輩之曰。公後當有名世者矣。然公不克終。牖下。今能從吾出遊乎。性常以母老有難色。道士笑曰。公俗緣未斷。吾固知之。遂去。誠意伯劉伯溫徵時常遣焉。性常謂之曰。子真王佐才。然貌微不稱其心。宜厚施而薄受之。老夫性在丘壑。異時得志。幸勿以世緣見累。則善矣。後伯溫竟薦性常於朝。洪武四年。以文學徵至京師。時性常年已七十。而齒髮精神如少壯。上問而異之。親策治道。嘉悅其對。拜兵部郎中。未幾。潮民弗靖。遂擢廣東參議。往督兵糧。謂所親曰。吾命盡茲行乎。致書與家人訣。攜其子彥達以行。至則單舸往諭。潮民感

悅。咸叩首服罪。威信大張。回至增城。遇海寇曹真竊發。鼓譟突至。截舟羅拜。願得性常爲帥。性常諭以逆順禍福。不從。則厲聲叱罵之。遂共扶舁之而去。賊爲堽坐。性常日羅拜請不已。性常亦罵不絕聲。遂遇害。時彥達亦隨入賊中。從傍哭罵求死。賊欲并死之。其酋曰。父忠而子孝。殺之不祥。與之食。不顧。賊憫其誠。孝。容令緘羊革裹尸。負之而出。得歸葬禾山。洪武二十四年。御史郭純始備上其事。得立廟死所。錄用彥達。彥達痛父以忠死。躬耕養母。簞衣惡食。終身不仕。性常之歿。彥達時年十六云。

遜石先生傳

祭酒胡儼撰

翁姓王氏。諱與華。字公度。浙之餘姚人。晉右軍將軍羲之之裔也。父彥達。有隱操。祖廣東參議性常。以忠死難。朝廷旌錄彥達。而彥達痛父之死。終身不仕。悉取其先世所遺書付翁曰。但毋廢先業而已。不以仕進望爾也。翁閉門力學。盡讀所遺書。鄉里後進。或來從學者。輒辭曰。吾無師承。不足相授。因去。從四明趙先生學易。趙先生奇其志節。妻以族妹。而勸之仕。翁曰。昨聞先生遜世無悶之誨。與準請終身事斯語矣。趙先生媿謝之。先世嘗得策書於異人。翁暇試取而究其術。爲入策無不奇中。遠近輻輳。縣令亦時遣人來邀策。後益數數。日或二三。至翁厭苦之。取其書對使者焚之曰。王與準不能爲術士。終日奔走公門。談禍福。令大啣之。翁因逃入四明山石室中。不歸者年餘。時朝廷督有司訪求遺逸甚嚴。部使者至縣。欲起翁。翁因言曰。王與準以其先世嘗死忠。朝廷待之薄。遂父子誓不出仕。有怨望之心。使者怒。拘翁三子。使人督押入山求之。翁聞益深。遜。墜。屣。傷足。求者得之以出。部使見翁創甚。且視其言貌。坦直無他。翁亦備

言其焚書逃遜之故。使者悟。始釋翁。見翁次子世傑之賢。因謂翁曰。足下不仕。終恐及罪。寧能以子代行乎。不得已。遂補世傑。邑庠弟子員。而翁竟以足疾得免。翁謂人曰。吾非惡富貴而樂貧賤。顧吾命甚薄。且先人之志。不忍渝也。又曰。吾非傷於石。將不能遂。栖遜之計。石有德於吾。不敢忘也。因自號遜石翁云。翁偉貌。修髯。精究禮易。著易微數千言。嘗筮居秘圖湖陰。遇大有之震。謂其子曰。吾先世盛極而衰。今衰極當復矣。然必吾後再世而始興乎。興必盛且久。至是翁沒。且十年。而世傑以名儒宿學。膺貢來遊。南雍大司成陳公一見。待以友禮。使毋就弟子列。命六堂之士咸師資之。儼忝與同舍。受世傑教益爲最多。而相知爲最深。因得備聞翁之隱德。乃私爲志之。若此。昔人有言。公侯子孫必復其始。王氏自漢吉祥至祥覽。皆以令德孝友。垂裕江左。聯綿數百祀。門第之盛。天下莫敢望。中微百餘年。天道未爲無意也。元末時。其先世嘗遇異人。謂其後必有至世者出。而翁亦嘗再世而興之策。今世傑於翁。亦再世矣。充世傑之道。真足以弘濟天下。而能澹然爵祿。不入其心。古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吾誠於世傑見之。異時求當天下之大任者。非世傑而誰乎。則異人之言。與翁之策。於是始可驗矣。

槐里先生傳

編修戚淵撰

先生姓王名傑。字世傑。居秘圖湖之後。其先世嘗植三槐於門。自號槐里子。學者因稱曰槐里先生。始祖爲晉右將軍羲之。曾祖綱。性常與其弟秉常敬常俱以文學顯名國初。而性常以廣東參議死。與苗之難。祖秘湖漁隱彥達。父遜石翁與準。皆以德學爲世隱儒。先生自爲童子。卽有志聖賢之學。年十四。盡通四

書五經及宋諸大儒之說。時朝廷方督有司求遺逸。部使者聞遯石翁之名。及門迫起之。不可得。見先生奇焉。謂遯石翁曰。足下不屑就罪。且及身。寧能以子代行乎。不得已。乃遣先生備邑庠弟子員。時教諭程品負才倨傲。奴視諸生。見先生輒敬服。語人曰。此今之黃叔度也。歲當大比。邑有司首以先生應薦。比人試。衆皆散髮袒衣。先生歎曰。吾寧曳履衡門矣。遂歸。不復應試。宣德間。詔中外舉異才。堪風憲者。破常調任使之。時先生次當貢。邑令黃維雅重先生。爲之具行李。戒僕從。強之應詔。先生固以親老辭。乃讓其友汪生叔昂。旣而遯石翁歿。又當貢。復以母老辭。讓其友李生文昭。而躬耕受徒。以養其母。喪殮不繼。休如也。母且歿。謂先生曰。爾貧日益甚。吾死。爾必仕。毋忘吾言。已終喪。先生乃膺貢。入南雍。祭酒陳公敬宗聞先生至。待以友禮。使毋就弟子列。明年。薦先生於朝。未報。而先生歿。先生儀觀玉立。秀目修髯。望之以爲神人。無賢愚戚疎。皆知敬而愛之。言行一以古聖賢爲法。嘗謂其門人曰。學者能見得曾點意思。將灑然無入而不自得。爵祿之無動於中。不足言也。先生與先君冷川先生友。先君每稱先生所著易春秋說。周禮考正。以爲近世儒者皆所不及。與人論人物。必以先生爲稱。首瀾時爲童子。竊志之。然從先君宦遊於外。無因及門也。今茲之歸。先生歿已久矣。就其家求所著述。僅存槐里雜稿數卷。而所謂易春秋說。周禮考正者。則先生之歿於南雍。其二子皆不在侍。爲其同舍生所取。已盡亡之矣。嗚呼惜哉。先君幼時嘗聞鄉父老相傳。謂王氏自東晉來。盛江左。中微且百數年。元時有隱士善筮者。與其先世遊。嘗言其後當有大儒名世者出。意其在先生。而先生亦竟不及用。豈尙在其子孫耶。

布政魏瀚撰

先生名倫字天敘以字行性愛竹所居軒外環植之日嘯咏其間視紛華勢利泊如也客有造竹所者輒指告之曰此吾直諒多聞之友何可一日相舍耶學者因稱曰竹軒先生早承厥考槐里先生延訓德業夙成甫冠浙東西大家爭延聘爲子弟師凡及門經指授者德業率多可觀槐里先生蚤世環堵蕭然所遺惟書史數篋先生每啓篋輒揮涕曰此吾先世之所殖也我後人不殖則將落矣乃窮年口誦心惟於書無所不讀而尤好觀儀禮左氏傳司馬遷史雅善鼓琴每風月清朗則焚香操弄數曲弄罷復歌古詩詞而使子弟和之識者謂其胸次灑落方之陶靖節林和靖無不及焉居貧躬授徒以養母母性素嚴重而於外家諸孤弟妹憐愛甚切至先生每先意承志解衣推食惟恐弗及而於妻孥之寒餒弗遑恤焉弟粲幼孤爲母所鍾愛先生少則教之於家塾長則望之遊江湖有無欣戚罔不與居逮子華官翰林請於朝分祿以爲先生養先生復推其半以贍弟鄉人有箕豆相煎者聞先生風多愧悔更爲敦睦之行先生容貌環偉細自美髯與人交際和樂之氣藹然可掬而對門人弟子則矩範嚴肅凜乎不可犯爲文章好簡古而厭浮靡賦詩授筆立就若不介意而未嘗逸於法律之外所著有竹軒稿及江湖雜稿若干卷藏于家先生與先君菊莊翁訂盟吟社有莫逆好瀚自致政歸每月且亦獲陪先生杖屨遊且辱知於先生仲子龍山學士學士之子守仁又與吾兒朝端同舉於鄉累世通家知先生之深者固莫如瀚因節其行之大者於此以備大史氏之採擇焉

海日先生墓誌銘

大學十揚一清撰

正德己卯。寧濠稱亂。江西鳩集羣盜。發數千艘而東。遠近震動。巡撫南贛都御史王守仁伯安。傳檄鄰境。舉兵討賊。時其父南京吏部尙書王公致仕居會稽。有傳伯安遇害者。人謂公曰。盍避諸公。曰。吾兒方舉大義。吾避安之。或曰。伯安旣仇賊。賊必陰使人行不利於公。避之是也。公笑曰。吾兒能棄家討賊。吾何可先去。以爲民望。祖宗功澤在天下。賊行且自斃。吾爲國大臣。恨老不能荷戈首敵。卽有不幸。猶將與鄉里子弟共死此城耳。因使人趣郡縣宜急調兵糧爲備。禁訛言。勿令動搖人心。鄉人竊視公晏然如常。時衆志亦稍稍定。蓋不旬月而伯安之捷報至矣。初賊濠東下。將趨南都。伯安引兵入南昌。奪其巢。賊聞大恐。急旋舟。伯安帥吉安知府今都憲伍君文定等大戰於鄱陽湖。賊兵風靡。遂擒濠。并其黨與數千人。獻俘於闕。嗚呼。自古奸雄構亂。雖有忠臣義士。必假以歲月。乃能削平禍難。伯安奮戈一呼。以身臨不測之淵。呼吸之間。地方大定。公聞變從容。羣囂衆惑。屹然不爲動。伯安得直前狗國。不嬰懷回顧。以成懋績。公之雅量。伯安之忠義。求之載籍。可多見哉。及是。武廟南巡。權奸妬功。搆飛語陷伯安。跡甚危。衆慮禍且及家。公寂若無聞。辛巳。今皇帝入嗣大統。始下詔表揚伯安之功。召還京師。因得使道歸省。尋論功封奉天翊運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又以廷推兼南京兵部尙書。參贊機務。錫之譜券。封公勳階爵邑。如子俾子孫世其爵。適公誕辰。伯安捧觴爲壽。公感然曰。吾父子乃得復相見邪。賊濠之亂。皆以汝爲死矣。而不死。以爲事難猝平。而平之。然此仗宗社神靈。朝廷威德。豈汝一書生所能辦。比讒構橫行禍機。四發。賴武廟英明保全。今國是旣定。吾父子之榮極矣。然福者禍之基。能無懼乎。古云。知足不

辱知止不殆。吾老矣。得父子相保。牖下孰與犯盈滿之戒。覆成功而毀。令名者邪。伯安跪曰。謹受教。公自是日與姻黨置酒宴樂。歲暮。舊疾作。嘉靖壬午春二月十二日。終于正寢。得年七十有七。未屬纊時。使者以部咨將新命至。公尙能言。趣諸子曰。不可以吾疾廢禮。宜急出迎。既成禮。偃然而逝。訃聞。上賜諭祭。命有司治葬事。伯安偕諸弟下。以卒之明年秋八月某日。葬公郡東天柱峯之南之原。具書戒使者。詣鎮江。請予銘公墓。予曩官外制。官太常。接公班行。不鄙。謂予以知言見待。予遷南京太常。辱贈以文。公校文南畿。道舊故甚洽。正德丁卯。取嫉權奸歸。致仕。予亦避讒。構謝病歸。杜門不接賓客。公直造內室。慰語久之。伯安又予掌銓時。首引置曹屬。號知己。公銘當予屬。願以江西之變。關繫公父子大節。特先書之。乃按公門人國子司業陸君深所著狀。摘而敘之曰。公姓王氏。諱華。字德輝。號實菴。晚號海日翁。嘗讀書龍泉山中。學者稱爲龍山先生。上世自琅琊徙居會稽之山陰。又自山陰徙餘姚。四世祖諱性。常有文武才。國初爲誠意伯所薦。仕至廣東參議。峒苗爲亂。死之。高祖諱彥達。號秘湖漁隱。年十六。襲父屍。苗壤歸葬。痛父死忠。布蔬終其身。人稱孝子。曾祖諱與準。號遜石翁。學精於易。嘗筮得震之大有。謂其子曰。吾後再世其興。與其久乎。祖諱世傑。號槐里子。以明經貢爲太學生。卒。父諱天敘。號竹軒。初以公貴。封修撰。後與槐里公俱贈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今以伯安功俱追封新建伯。祖妣孟氏。封淑人。妣岑氏。累封太淑人。進封太夫人。公生正統丙寅九月。孟淑人夢其姑抱緋衣玉帶一童子授之曰。婦事吾孝。孫婦亦事汝孝。吾與若祖丐於上帝。以此孫畀汝。世世榮華無替。故公生以今名。名長兄以榮。名符夢也。公生而警敏。始能言。槐里公口授以詩。哥經耳。輒成誦。稍長。讀書過目不忘。六歲與羣兒戲水濱。見一客來濯足。已大醉去。

遺其所提囊。取視之。數十金也。公度其醒必復來。恐人持去。以投水中。坐守之。少頃。其人果號而至。公迎謂曰。求爾金邪。爲指其處。其人喜。以一錠爲謝。却不受。年十一。從里師受業。日異而月不同。歲終。里師無所施其教。年十四。嘗與諸子弟讀書龍泉山寺。寺故有妖物爲祟。解傷人。寺僧復張皇其事。諸生皆喪氣。走歸。公獨留居。妖亦寢滅。僧以爲異。假妖勢恐且試之。百方不色動。僧謝曰。君天人也。異時福德何可量。弱冠提學。張公時敏試其文。與少傅木齋謝先生相甲乙。並以狀元及第奇之名遂起。故家世族爭禮聘。爲子弟師。浙江方伯祁陽寧君良擇師於張公。張公曰。必欲學行兼優。無如王某者。寧親造其館。賓禮之。請爲子師。延至祁陽。湖湘之士聞而來從者。踵相接。居寧之梅莊別墅。中積書數千卷。日夕諷誦其間。學益進。祁俗好妓飲。公峻絕之。三年如一日。祁士有化服者。歸連舉不利。成化庚子。發解浙江。第二人。明年辛丑。廷試第一甲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甲辰。充廷試彌封官。丁未。同考會試。弘治改元。戊申。與修憲廟實錄。充經筵官。己酉。滿九載。以竹軒公薨去。癸丑。服闋。遷右春坊右諭德。丙辰。命爲日講官。賜金帶四品服。公講筵音吐明暢。詞多切直。每以勤聖學。戒逸豫。竊仁賢。遠邪佞。爲勸。孝廟嘉納焉。內侍李廣方貴。幸嘗講大學衍義。至唐李輔國結張后表裏用事。衆以事頗涉嫌。欲諱之。公朗然誦說。無少避忌。左右皆縮頸吐舌。上樂聞之不厭。罷講。遣中官賜尙食。皇太子出閣。詔選正人輔導。用端國本。公卿多薦公。自是日侍東宮。講讀。眷賜加隆。戊午。命主順天鄉試。辛酉。再主鄉試。應天得士爲多。壬戌。遷翰林院學士。食從四品祿。命授庶吉士業。修大明會典。爲纂修官。書成。遷詹事府少詹事。兼學士。掌院事。與編纂通鑑纂要。是歲。遷禮部右侍郎。仍兼日講。武廟嗣位。遣祭江淮諸神。乞便道歸省。以岑太夫人年高。乞歸便養。不允。

明年改元丙寅。瑾賊竊柄。士夫側足。立爭奔走其門。求免禍。公獨不往。瑾銜之。時伯安爲兵部主事。疏瑾罪惡。瑾矯詔執之。幾斃。廷杖竄南荒以去。瑾復移怒於公。尋知爲微時所聞名士。意稍解。冀公一見。且將柄用焉。公竟不往。瑾益怒。丁卯。遷南京吏部尙書。猶以舊故慰言。冀必往謝。公復不行。遂推尋禮部舊事。與公本不相涉者。勒令致仕。旣歸。有以其同年友事誣毀之者。人謂公當速白。不然且及罪。公曰。是焉能挽我。我何忍誣吾友。後伯安復官京師。聞士夫論及此。將疏辨於朝。公馳書止之曰。汝將重吾過邪。公性至孝。初。竹軒公病報至。當道以不受當選官。宜出受新命。公臥家不出。日憂懼。不知所爲。踰月。計始至。慟絕幾喪生。襄葬穴湖山。遂廬墓下。墓故虎穴。虎時羣至。不爲害。久且益馴。人謂孝感。比致仕。岑太夫人年近百歲。公壽逾七十。猶朝夕爲童子嬉戲。以悅親。左右扶掖。不忍斯須去側。太夫人卒。塊骨擗踊。過毀致疾。及葬。徒跣數十里。疾益甚。竟以是不起。處諸昆弟。篤友愛。祿食贏餘。恆與其視其子。若已出。氣質醇厚。坦坦自信。不立邊幅。議論風生。由衷而發。廣廷之論。入對妻孥。無異語。人有片善。亟稱之。有急。惻然赴之。至人有過惡。則盡言規斥。不少回曲。坐是多遭嫉忌。然人諒其無他。則亦無深怨之者。識宏而守固。百務紛沓。應之如流。至臨危。疑震蕩。衆披靡惶惑。獨卓立毅然。不爲變。若是。蓋有人不及知者矣。公之學。一出於正。書非正不讀。客有以仙家長生之術來說者。則峻拒之曰。修身以俟命。吾儒家法。長生奚爲。儉素自持。貨利得喪。不屑爲意。樓居厄于火。貲積一空。親朋來救焚者。款如常。爲詩文。取遠意。不以雕刻爲工。而自合程度。所著有龍山稿。南草堂稿。禮經大義諸書。雜錄進講餘抄等稿。共四十六卷。藏于家。初配贈夫人鄭氏。淵靜孝慈。與公起微寒。同貧苦。躬紡績。以奉舅姑。旣貴。恭儉不衰。壽四十一。先公三十六。

年卒。繼室趙氏。封夫人。側室楊氏。子男四。長卽伯安。守仁名。別號陽明子。其學邃於理性。中外士爭師之。種陽明先生。次守儉。太學生。次守文。郡庠生。次守章。女一。適南京工部都水郎中同邑徐愛。初。鄭夫人。耐。葬穴湖。已而改殯郡南石泉山。石泉近有水患。乃卜今地。葬。公云。惟古賢人君子未遇之時。每以天下國家爲己任。出而登仕。其所遭際不同。而其志有遂有不遂。非人之所能爲也。公少負奇氣。壯志存用世。願其職業恆在文字間。而未能達之於政。際遇孝宗。講筵啓沃。聖心簡在。柄用有期。不幸龍馭上賓。弗究厥用。晚登八座。旋見沮於權奸。假塞而歸。豈非天哉。然有子如伯安。所建立宏偉卓犖。凡公之所欲爲。噤而不得施用者。皆於其子之身而顯施大發之。公又親及見之。較峻登大受。既久且專。而泯然無聞於世者。其高下榮辱宜何如也。王氏之先。有植槐於庭蔭後三公者。遯石翁大有之占。其類是乎。銘曰。孰不有母。孰如公母。壽七十之叟。僮僮拜舞。百歲而終。歸得其所。孰不有子。公子天下士。亶其忠勤。以事其事。不有其身。惟狗之義。是子是父。允文允武。勳在冊府。帝錫之爵。土其生不負。而歿不朽。銘以要諸久。

海日先生行狀

國子司業門人陸深譔

先生姓王氏。諱華。字德輝。別號實菴。晚復號海日翁。嘗讀書龍泉山中。學者又稱爲龍山先生。其先出自晉光祿大夫覽之。曾孫右軍將軍羲之。由琅琊徙居會稽之山陰。後二十三代孫迪。功壽。又自山陰徙餘姚。至先生之四世祖廣東叅議性常。又五世矣。叅議博學善識鑑。有文武長才。與永嘉高則誠族人元章。

相友善。往來山水間。時人莫測也。誠意伯劉伯溫徵時嘗造焉。參議謂曰。子真王佐才。然異時勿累老夫。則善矣。伯溫既貴。遂薦以爲兵部郎中。擢廣東參議。卒死於苗難。高祖諱彥達。號秘湖。漁隱。漁隱年十六。自苗中裹父尸歸葬。朝夕哭墓下。痛父以忠死。爲衣惡食。終身不仕。鄉里以孝稱之。曾祖諱與準。號遜石。翁偉貌。修髯。精究禮易。著易微數千言。居秘湖陰。嘗築得大有之震。謂其子曰。吾先世盛極而衰。今衰極當復矣。然必吾後再世而始興乎。興必盛且久。爾雖不及顯身。沒亦與有焉。祖諱世傑。號槐里子。以明經貢爲太學生。卒贈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祖妣孟氏。贈淑人。父諱天敍。別號竹軒。封翰林院修撰。贈禮部右侍郎。妣岑氏。封太淵人。正統丙寅九月甲午。先生生。先夕孟淑人夢其姑趙抱一童子。緋衣玉帶。授之曰。新婦平日事吾孝。今孫婦事汝亦孝。吾與若祖丐於上帝。以此孫畀汝。子孫世世榮華無替。故先生生而以今名。名先生之長兄半岩先生。以榮名夢故也。先生生而警敏絕人。始能言。槐里先生抱弄之。因口授以古詩歌。經耳輒成誦。稍長。使讀書。過目不忘。六歲時與羣兒戲水濱。見一客來濯足。已大醉。遺其所提囊而去。取視之。數十金也。先生度其人酒醒必復來。恐人持去。投水中。坐守之。有頃。其人果號泣而至。先生迎謂曰。求爾金邪。爲指其處。其人喜躍。以一金謝先生。笑却之曰。不取爾數十金。乃取爾一金乎。客且慚且謝。隨至先生家。無少長咸遍拜而去。岑太夫人嘗績膏下。先生從旁坐讀書。時邑中迎春。里兒皆競呼出觀。先生獨安讀書不輟。太夫人謂曰。若亦甞往觀乎。先生曰。大人誤矣。觀春何若觀書。太夫人喜曰。兒是也。吾言誤矣。年十一。從里師錢希寵學。初習對句。月餘。習詩。又兩月餘。講習文。數月之後。學中諸生盡出其下。錢公嘆異之曰。歲終。吾無以教爾矣。縣令呵從到塾。同學皆廢業擁觀。先生據案朗誦若無

賭錢奇之。戲謂曰：爾獨不顧，令卽謂爾倨傲呵責及爾。且柰何？先生曰：令亦人耳。視之奚爲？若誦書不輟，彼亦便柰呵責也。錢因語竹軒公曰：公子德器如是，斷非凡兒。十四歲時嘗與親朋數人讀書龍泉山寺。寺舊有妖爲祟，數人者皆富家子，素豪俠自負，莫之信。又多侵侮寺僧，僧甚苦之，信宿妖作，數人果有傷者。寺僧因復張皇其事，衆皆失氣，狼狽走歸。先生獨留居如常，妖亦遂止。僧咸以爲異，每夜分輒衆登屋號笑，或瓦石撼臥榻，或乘風雨雷電之夕，奮擊門墮。僧從壁隙中窺，先生方正襟危坐，神氣自若，輒又私相嘆異。然益多方試之，技嫖因從容問曰：向妖爲祟，諸人皆被傷，君能獨無恐乎？先生曰：吾何恐？僧曰：諸人去後，君更有所見乎？先生曰：吾何見？僧曰：此妖但觸犯之，無得遂己者，君安得獨無所見乎？先生笑曰：吾見數沙彌爲祟耳。諸僧相顧色動，疑先生已覺其事，因佯謂曰：此豈吾寺中亡過諸師兄爲祟邪？先生笑曰：非亡過諸師兄，乃見在諸師弟耳。僧曰：君豈親見吾儕爲之，但臆說耳？先生曰：吾雖非親見，若非爾輩親爲，何以知吾之必有見邪？寺僧因具言其情，且嘆且謝曰：吾儕實欲以此試君耳。君天人也，異時福德何可量！至今寺僧猶傳其事。天順壬午，先生年十七，以三禮投試邑中，邑令奇其文，後數日復特試之。題下一揮而就，令疑其偶，遇宿構連三命題，其應益捷。因大奇賞，謂曰：吾子異日必大魁天下，遠邇爭禮聘爲子弟師。提學松江張公時敏考校姚士，以先生與木齋謝公爲首，並稱之曰：二子皆當狀元及第，福德不可量也。方伯祁陽寧公良擇師於張公，張曰：但求舉業高等，則如某某者皆可。必欲學行兼優，惟王某耳。時先生甫踰弱冠，嘗親至館舍講賓主禮，請爲其子師，延至家。湖湘之士翕然來從者，以數十在。祁居梅莊別墅，暨中積書數千卷，先生晝夜誦誦其間，不入城市者三年。永士有陳姓者，聞先生爲學，特至

梅莊請益。聞取所積書叩之。先生皆默誦如流。陳嘆曰。昔聞五經笥。今乃見之。郝俗好妓飲。先生峻絕之。比告歸。郝士以先生客居三年矣。乃秘兩妓於水次。因餞先生於亭。上宿焉。客散。妓從祕中出。先生呼舟不得。撤門爲柁而渡。衆始嘆服其難。始先生在梅莊。嘗一夕夢迎春歸其家。前後鼓吹。旛節中導白土牛。其後一人輿以從。則方伯杜公謙也。既覺。先生以竹軒公岑太夫人皆生於辛丑。謂白爲凶色。心惡之。遂語諸生欲歸。諸生堅留之。甯生曰。以絃占是夢。先生且大魁天下矣。夫牛丑屬也。謂之一元大武。辛金屬。其色白。春者一歲之首也。世以狀元爲春元。先生之登。其在辛丑乎。故事。送狀元歸第者。京兆尹也。其時杜公殆爲京兆乎。先生以親故。遂力辭而歸。舟過洞庭。阻風。君山祠下。因入祠謁。祝者迎問曰。公豈王狀元邪。先生曰。何從知之。祝者曰。疇昔之夕。夢山神曰。後日薄暮。有王狀元來。吾以是知之。先生異其言。與梅莊之夢適相協。因備紀其事。自是先生連舉不利。至成化庚子。始以第二人發解。明年辛丑。果狀元。及第。杜公爲京兆。悉如其占云。是歲授官翰林院修撰。甲辰。廷試進士。爲彌封官。丁未。充會試同考官。弘治改元。與脩憲廟實錄。充經筵官。己酉。秩滿。九載當遷。聞竹軒疾。卽移病不出。當道使人來趨。親友亦交勸之。且出選官。若凶聞果至。不出未晚也。先生曰。親有疾。己不能旬。歸侍湯藥。又遂逐奔走爲選官之圖。須家信至。幸而無恙。出豈晚乎。竟不出。庚戌正月下旬。竹軒之訃始至。號慟屢絕。卽日南奔。築竹軒於穴湖山。遂廬墓下。墓故虎穴。虎時時羣至。先生晝夜哭。其傍若無睹者。久之益馴。或傍廬臥。人畜一不犯。人以爲異。癸丑。服滿。障右春坊右諭德。充經筵講官。嘗進勸學疏。其略謂貴緝熙于光明。今每歲經筵不過三四御。而日講之設。或間旬月而始一二行。則緝熙之功無。亦有間歟。雖聖德天健。自能乾乾不息。而宋

儒程頤所謂涵養本原薰陶德性者必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而後可免於一暴十寒之患也。上然其言。御講日數。丙辰三月特命爲日講官。賜金帶四品服。四月以選正人端國本。公卿會推爲東宮輔導。戊午三月。又命兼東宮講讀。眷賜日隆。是歲奉命主順天府鄉試。辛酉。又奉命主應天鄉試。壬戌。陞翰林院學士。從四品俸。尋命教庶吉士魯鐸等。繼又命與纂修大明會典。踰年書成。陞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五月復命與編通鑑纂要。六月陞禮部右侍郎。仍兼日講。上以先生講釋明贍。故特久仕。是歲冬。命祭江。淮諸神。乞便道歸省。還朝以岑太夫人年邁。屢疏乞休。以便色養。不允。尋陞禮部左侍郎。明年武宗皇帝改元。賊瑾用事。呼吸成禍。福士大夫奔走其門者如市。先生獨不之顧。時先生元子今封新建伯。方爲兵部主事。上疏論瑾罪惡。瑾大怒。既遂新建。復移怒於先生。然瑾微時嘗從先生。鄉人方正習書史。備聞先生平日處家孝友。忠信之詳。心敬慕之。先生蓋不知也。瑾後知爲先生。怒稍解。嘗語陰使人謂於先生。有舊。若一見可立躋相位。先生不可。瑾意漸拂。丁卯。陞南京吏部尙書。瑾猶以舊故使人慰之曰。不久將大召。黨必往謝。先生又不行。瑾復大怒。然先生乃無可加之罪。遂推尋禮部時舊事。與先生無干者。傳旨令致仕。先生聞命。忻然束裝而歸。曰。吾自此可免於禍矣。既有以同年友事誣毀先生於朝者。人咸勸先生。一白。先生曰。某吾同年友。若白之。是我訐其友矣。是焉能免我哉。竟不辨。後新建復官京師。聞士夫之論。具本奏辨。先生聞之。卽馳書止之。曰。是以爲吾平生之大恥乎。吾本無可恥。今遇無故而攻發其友之陰私。是反爲吾求一大恥矣。人謂汝智於吾。吾不信也。迺不復辨。歷事三朝。惟孝廟最知末年。尤加眷注。屢因進講。勸上勤聖學。戒逸豫。親仁賢。遠邪佞。上皆虛心嘉納。故事。講官數人當直者。必先期演習。至上

前猶或整張失措。先生未嘗豫習。及進講。又甚條暢。一日。上已幸講筵。直講者忽風眩仆地。衆皆惶遽。共推先生代。先生從容就案。展卷敷析。尤極整暇。衆咸服其器度。內侍李廣者。方貴幸。嘗於文華殿講大學衍義。至唐李輔國與張后表裏用事。諸學士欲諱不敢言。先生特誦說朗然。開諷明切。左右聞者皆縮頸吐舌。而上樂聞不厭。明日罷講。命中官賜食。中官密語先生云。連日先生講書明白。聖心甚喜。甚加眷念。先生自慶知遇。益用剴切。上亦精勤彌勵。詎意孝廟升遐。先生志未及行。亦偃蹇而歸矣。天道如斯。嗚呼。悲夫。先生氣質醇厚。平生無矯言飾行。仁恕坦直。不立邊幅。與人無衆寡大小待之如一。談笑言議。由衷而發。廣庭之論。入對妻孥。曾無兩語。人有片善。稱之不容口。有急難來控者。惻然若身陷於溝壑。忘己拯救之。雖以此招謗取嫌。亦不恤。然於人有過惡。亦直言規切。不肯少回曲。以是往往反遭嫉忌。然人亦知其實心無他。則亦無有深怨之者。先生才識宏達。無所不可。而操持堅的。屹不可動。百務紛沓。應之沛然。未嘗見其有難處之事。至臨危疑先蕩。衆多披靡惶惑。而先生毅然卓立。然未嘗以此自表見。故人之知者罕矣。爲詩文皆信筆立就。不事雕刻。但取詞達而止。所著有龍山稿垣南草堂稿禮經大義諸書。雜錄進講餘抄等稿。共四十六卷。先生孝友出于天性。祿食盈餘。皆與諸昆弟共之。視諸昆弟之子。不啻己出。竹軒公及岑太夫人。色愛之養。無所不至。太夫人已百歲。先生亦壽踰七十矣。朝夕爲童子色。嬉戲左右。撫摩扶掖。未嘗少離。或時爲親朋山水之邀。乘舟暫出。忽念太夫人。卽蹙然反棹。及太夫人之歿。寢苦蔬食。哀毀踰節。因以得疾。速葬。跣足隨號。行數十里。於是疾勢愈增。病臥踰年。始漸瘳。然自是氣益衰。先生索聞竊濠之惡。疑其亂。嘗私謂所親曰。異時天下之禍。必自茲人始矣。令家人卜地於上虞之龍溪。使其

族人之居溪傍者買田築室。潛爲棲遯之計。至是正德己卯。寧濠果發兵爲變。遠近傳聞駭愕。且謂新建公亦以遇害。盡室驚惶。請徙龍溪。先生曰。吾往歲爲龍溪之下。以有老母在耳。今老母已入土。使吾兒果不幸遇害。吾何所逃於天地乎。飭家人勿輕語動。已而新建起兵之檄至。親朋皆來賀。益勸先生宜速逃。龍溪咸謂新建既與濠爲敵。其勢必陰使奸人來不利於公。先生笑曰。吾兒能棄家殺賊。吾乃獨先去。以爲民望乎。祖宗德澤在天下。必不使殘賊覆亂宗國。行見其敗也。吾爲國大臣。恨已老。不能荷戈首敵。倘不幸勝負之算不可期。猶將與鄉里子弟共死此城耳。因使趨郡縣。宜急調兵糧。且禁訛言。勿令搖動。鄉人來竊視。先生方晏然如平居。亦皆稍稍復定。不旬月。新建捷至。果如先生所料。親朋皆携酒交慶。先生曰。此祖宗深仁厚澤。漸漬人心。紀綱法度。維持周密。朝廷威靈震懾。四海蒼生。不當罹此荼毒。故旬月之間。罪人斯得。皆天意也。豈吾一書生所能辨此哉。然吾以垂盡之年。幸免委填溝壑。家門無夷。慘。鄉里子弟。又皆得免。於征輪調發。吾兒幸全首領。父子相見。有日。凡此皆足以稍慰目前者也。諸親戚。極飲盡歡而罷。已而武廟南巡。奸黨害新建之功。飛語構陷。危疑洶洶。且夕不可測。羣小偵伺。旁午於道。或來先生家。私籍其產。宇丁畜。若將抄沒之爲。姻族皆震撼。莫知所出。先生寂若無聞。日休田野間。惟戒家人謹出入。慎言語而已。辛巳。今上龍飛。始下詔宣白新建之功。召還京師。新建因得使道歸省。尋進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遣行人賚白金文綺慰勞。新建遂下溫。旨存問先生於家。兼有羊酒之賜。適先生誕辰。親朋咸集。新建捧觴爲壽。先生慨然曰。吾父子不相見者幾年矣。始汝平寇南贛。日夜勞瘁。吾雖憂汝之疾。然臣職宜爾。不敢爲汝憂也。寧濠之變。皆以汝爲死矣。而不死。皆以事爲難平矣。而卒平。吾雖幸

汝之成然此實天意非人力可及。吾不敢爲汝幸也。讒譖朋興禍機四發。前後二年。岌乎知不免矣。人皆爲汝危。吾能無危乎。然於此時。惟有致命遂志。動心忍性。不爲無益。雖爲汝危。又復爲汝喜也。天開日月。顯忠遂良。穹官高爵。濫冒封賞。父子復相見於一堂。人皆以爲榮。吾謂非榮乎。然盛者衰之始。福者禍之基。雖以爲榮。復以爲懼也。夫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吾老矣。得父子相保於牖下。孰與犯盈滿之戒。覆成功而毀名者邪。新建洗而跽曰。大人之教。兒所日夜切心者也。聞者皆嘆息感動。於是會其鄉黨親友。置酒燕樂者月餘。歲且暮。疾復作。新建率其諸弟日夜侍湯藥。壬午正月。勢轉劇。二月十二日己丑。終於正寢。享年七十有七。臨絕。神識精明。略無昏憤。時朝廷推論新建之功。進封先生及竹軒槐里皆爲新建伯。是日部咨適至。屬疾且革。先生聞使者已在門。促新建及諸弟曰。雖舍遽。烏可以廢禮。爾輩必皆出迎。聞已成禮。然後假然瞑目而逝。先生始致政歸。客有以神仙之術來說者。先生謝之曰。人所以樂生於天地之間。以內有父母昆弟妻子宗族之親。外有君臣朋友姻戚之懿。從遊聚樂無相離也。今皆去此。而稿然獨往於深山絕谷。此與死者何異。夫清心寡欲。以怡神定志。此聖賢之學所自有。吾但安樂委順。聽盡於天而已。奚以長生爲乎。客謝曰。神仙之學。正謂世人悅生惡死。故其所欲而漸次導之。今公已無惡死悅生之心。固以默契神仙之妙。吾術無所用矣。先生於異道外術。一切奇詭之說。廓然皆無所入。惟岑太夫人稱崇佛教。則又時時曲意順從之。亦復不以爲累也。先生旣歸。卽息意丘園。或時與田夫野老同遊。其談笑蕭然。形迹之外。人有勸之宜且閉門養威重者。先生笑曰。汝豈欲我更求作好官邪。性喜節儉。然於貨利得喪。曾不以介意。嘗構樓居十數楹。甫成而火。貲積爲之一蕩。親友來救焚者。先生皆一一從容款

接談笑衍衍如平時。略不見有倉遽之色。人以是咸嘆服其德量云。先生元配贈夫人鄭氏。淵靖孝慈。與先生共甘貧苦。起微寒。躬操井臼。勤紡績。以奉舅姑。既貴而恭儉益至。壽四十九。先先生三十六年卒。繼室趙氏。封夫人。側室楊氏。子四人。長守仁。鄭出。南京兵部尙書。封新建伯。次守儉。楊出。太學生。次守文。趙出。郡庠生。次守章。楊出一女。趙出。適南京工部都水郎中同邑徐愛。始鄭夫人殯。郡南之石泉山。已而有水患。乃卜地於天柱峯之陽而葬先生焉。深先生南畿所錄士也。暨於登朝。獲從班行之末。受教最深。又辱與新建公游處。出入門牆最久。每當侍側。講道之際。觀法者多矣。正德壬申秋。以事之餘。迂道拜先生於龍山里第。扁舟載酒。相與遊南鎮諸山。乃休於陽明洞天之下。執手命之曰。此吾兒之志也。大業日遠。子必勉之。臨望而別。嗚呼。深鄙陋無狀。不足以窺見高深。然不敢謂之不知先生也。謹按王君琥所錄行實。泣而敘之。將以上于史官。告於當世之司文柄者。伏惟採擇焉。

陽明先生墓誌銘

甘泉湛若水撰

甘泉子。聖家閉關於西樵烟霞之洞。故友新建伯陽明王先生之子正億。以其岳舅禮部尙書久菴黃公之狀及書來請墓銘。曰。公知陽明公者也。非公莫能銘。甘泉子曰。吾又何辭焉。公知陽明公者也。非公莫能狀。公狀之。吾銘之。公狀其詳。吾銘其大。吾又何義之辭焉。乃發狀而謹按之。讀世系狀云。曰。公出於龍山狀元大宗伯公華。大宗伯公出於贈禮部侍郎竹軒公天敘。竹軒公出於太學生贈禮部侍郎槐里公傑。槐里公出於遼石公與準。厥有禮易之傳。遼石公出於秘湖漁隱公彥達。秘湖出於性常公綱。有文

武長才與括蒼劉伯溫友善。仕爲廣東參議。死難也。推其華貴遙遙遠派於晉高士羲之光祿大夫覽焉。曰：公其有所本之矣。夫水土之積也厚。其生物必蕃。有以也。夫讀誕生狀云：曰：祖妣岑太淑人有赤子乘雲下畀天樂導之之夢。公乃誕焉。是名曰雲。蓋徵之矣。神僧言之。遂改今名。曰：然則陽明公殆神授歟。其異人矣。六年乃言。十一年有金山之詩。十七年間一齋聖人可學之語。曰：其有所啓之矣。讀學術狀云：曰：初溺於任俠之習。再溺於騎射之習。三溺於辭章之習。四溺於神仙之習。五溺於佛氏之習。正德丙寅始歸正于聖賢之學。會甘泉子於京師。語人曰：守仁從宦三十年未見此人。甘泉子語人亦曰：若水泛觀於四方未見此人。遂相與定交。講學一宗。程氏仁者渾然與天地萬物同體之指。故陽明公初主格物之說。後主良知之說。甘泉子一主隨處體認天理之說。然皆聖賢宗指也。而人或舍其精義。各滯執於彼此言語。蓋失之矣。故甘泉子嘗爲之語曰：良知必用天理。天理莫非良知。以言其交用則同也。讀仕進狀云：曰：初舉己未禮闈第一。徐穆爭之。落第二。然益有聲。登進士試。工部差督造王威寧墳。辭却金幣。獨受軍中佩劍之贈。適符少時夢。蓋兆之矣。疏邊務。朝政之失有聲。授刑部主事。審囚。淮甸有聲。告病歸。養起補兵部主事。上贈乞宥南京所執諫官戴銑等。毋使遠道致死。朝廷有殺諫官之名。劉瑾怒。矯詔廷杖之不死。謫貴州龍場驛。萬里矣。而公不少怵。甘泉子贈之九章。其七章云：皇天常無私。日月常盈虧。聖人常無爲。萬物常往來。何名爲無爲。自然無安排。勿忘與勿助。此中有天機。其九章云：天地我一體。宇宙本同家。與君心已通。別離何怨嗟。浮雲去不停。游子路轉賒。願言崇明德。浩浩同無涯。及居夷。端居默坐。而夷人化惡爲善。有聲。人或告曰：陽明公至浙。沉于江矣。至福建。始起矣。登鼓山之詩曰：海上曾爲滄水使。

山中又拜武夷君有徵矣。甘泉子聞之笑曰：此佯狂避世也。故爲之作詩。有云：佯狂欲浮海。說夢癡人前。及後數年。會于滌。乃吐實。彼誇虛。執有以爲神奇者。烏足以知公者哉。復起尹廬陵。臥治六月。而百務具理。有聲。取入南京刑部主事。留爲吏部驗封主事。有聲。陽明公謂甘泉子曰：乃今可卜鄰矣。遂就甘泉子。長安灰廠石鄰居之時。講于大興隆寺。而久庵黃公宗賢會焉。三人相權語合意。久庵曰：他日天台鴈蕩。當爲二公作兩草亭矣。後合兩爲一焉。明道一也。明年甘泉子使安南。後二年。陽明公遷武南太僕。聚徒講學有聲。甘泉子還。期會于滌陽之間。夜論儒釋之道。又明年甘泉子丁憂。扶母柩南歸。陽明公時爲南大鴻臚。逆吊于龍江關。尋遷南贛都憲矣。讀平贛之狀云：曰夫信三廣夾攻之策。收橫水左溪桶岡。頭之功。用兵如神矣。甘泉子曰：雖有大司馬王晉谿之知。請授之使。宜旗牌以備他用。亦以陽明公素養銳士於營。以待不時之出也。迅雷呼吸之間也。又以身先士卒。以作軍氣也。讀平江西之狀云：曰甘泉子先是在憂。致書於公。幸因閩行之使以去也。蓋公前有宰相之隙。後有江西未萌之禍。不去必爲楚人所鈐。兩不報。未幾有寧府之變。公幾陷於虎口。然而贛兵素振。旣足爲之牽制。而倡義檄諸府縣。興兵會豐城。誓師分攻七門。七門大開。遂除留守之黨。封府庫之財。收刼取之印。安協從之民。釋被報之囚。表死難之忠。據省城。絕其歸路。直趨樵舍。因成擒賊之功。是水也以淺見測淵謀也。然始而翁然稱爲撤天揭地之功矣。旣而大吏妬焉。內幸爭功者附焉。輾轉殫力竭精矣。僅乃得免。或未嘗不思前慮也。所以危而不死者。內臣張永護之也。於大吏門列。不亦愧乎。由是遂流爲先與後擒之言。上下騰沸。是不足辯也。夫陽明道知宸濠有異志。劉養正來說必得公乃發。公應之曰：時非桀紂。世無湯武。臣有伏節死義耳。其猶

使董生元亨往與之語者實欲誘其善不動干戈潛消莫大之禍也使陽明公而實許養正則宸濠殺孫都憲許副使必待陽明至乃發陽明未至而發者知絕意于陽明之與已矣使陽明實許之必乘風直抵南昌必不與豐城聞顧泌告變卽謀南奔以倡大義奪漁艇使如漁人然以奔吉安矣其宸濠兵校追公者非迎公也將協公也且宸濠之上不能直趨中原以北中不能攻陷金陵以據者以陽明爲之制其尾兵威足以累之使不前也又取據省城絕其資重與歸路也功莫大焉者也若夫百年之後忘始者盡死天理在人心者復明則公論定矣已而該部果題賜勅錫勞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南京兵部尙書參贊機務歲支米一千石于時天其將定矣而置之南者有人焉以參乎其間矣公丁父憂而四方從學者日衆有迎忌者意致有僞學之効者人其勝天乎或以浮語沮公六年不召尋以論薦命爲兩廣總制軍務平岑猛之亂或曰其且進且沮使公不得入輔乎讀思田之狀云云曰公奏行剿之患十行撫之善十乃撤防兵解戰甲諭威信受來降杖土目復岑後設流守而思田平夫陽明公不革岑猛之後之土官以夷治夷也盧蘇等杖之百而釋之置流守以制焉仁義之術也人知殺伐之爲功而不知神武不殺者功之上也仁義兩全之道也讀八寨之狀云云曰檄參將會守巡命指揮馬文瑞永順宣慰彭明輔保靖宣慰彭九霄分兵布哨擒斬賊酋黨與遂破諸巢移衛所制諸蠻貫八寨之中扼道路之衝設縣治增城堡皆保治安民之要或曰八峒掩襲村落以爲功無破巢之功也無功以爲有功也何則辯之曰夫陽明之貪功當取岑猛盧蘇之大功而不取焉不宜捨其大者取其小者其亦不智不武也謂陽明公爲之乎夫宣慰諸哨之兵可襲則襲出其不意兵法之奇不可預授者也而

以病陽明焉。將使爲采襄陳儒之愚已耶。非馭戎不測之威矣。事竣而請歸告病危矣。不待報而遽行。且行且候命。其卒於南安途次而不及命下亦命也。江西輔臣進帖以譖公。上革之恤典。人衆之勝天也。亦命也。百年之後。天定將不勝人矣乎。甘泉子始召入禮部。面叩輔臣曰。外人皆云陽明之事乃公爲之乎。輔臣默然。然亦不以作怒加禍。猶爲有君子度量焉。可尙也。公卒之日。兩廣江西之民相與吊于途曰。哲人其痿矣。士夫之知者相與語於朝曰。忠良其逝矣。四方同志者且與吊於家曰。斯文其喪矣。久庵公爲之狀。六年而後就愼重也。甘泉子曰。吾志其大義銘諸墓。將使觀厥詳於狀也。銘曰。

南鎮嶙嶙。在浙之濱。奇氣鬱積。是生異人。生而氣靈。乘雲降精。十一金山。詩成鬼驚。志學踰二。廣信館次。婁公一言。聖學可至。長而任俠。未脫舊習。馳馬試劍。古文出入。變化屢遷。逃仙逃禪。一變至道。丙寅之年。邂逅語契。相期共詣。天地爲體。物莫非己。抗疏廷杖。龍場烟瘴。居夷何陋。諸蠻歸向。起尹廬陵。臥治不庭。六月之間。百廢具興。入司驗封。衆志皆通。孚于同朝。執經相從。轉南太僕。鴻臚太宰。遂巡南贛。乃展曠足。洎頭桶岡。三廣夾攻。身先士卒。屢收奇功。蓄勇養銳。隱然有待。云胡養正。陰謀來說。詐言尊師。公明灼知。翼子往化。消變無爲。閩道壘城。及變未萌。聞變遽返。心事以明。旌旗蔽空。聲義下江。尾兵累之。北趨不從。乃擒巨賊。乃親獻馘。爭功欲殺。永也護翊。彼同袍者。反戈不悞。隱之于心。以莫不戚。憂居六年。起治思田。撫而不戮。夷情晏然。武文兼資。仁義並行。神武不殺。是稱天兵。凡厥操縱。聖學妙用。一以貫之。同靜異動。

陽明先生行狀

陽明先生王公諱守仁字伯安其先琅琊人晉光祿大夫覽之後覽曾孫羲之少隨父曠渡江家建康不樂徙會稽其後復徙剡之華塘自華塘徙石堰又徙達溪有曰壽者仕至迪功郎乃徙居餘姚六世祖諱綱字性常博學善讖鑑有文武長才與永嘉高則誠宗人高元章括蒼劉伯溫友善仕國朝爲廣東參議死苗難五世祖諱彥達字龜湖漁隱有孝行高祖諱興準號遜石翁精究禮易著易微數千言曾祖諱傑號槐里子以明經貢爲太學生贈禮部右侍郎曾祖妣孟氏贈淑人祖諱天綬號竹軒封翰林院編修贈禮部右侍郎祖妣岑氏封太淑人父諱華成化辛丑狀元及第仕至南京吏部尙書封新建伯妣鄭氏封儒人贈夫人繼母趙氏封夫人鄭氏孕十四月而生公誕夕岑太淑人夢天神抱一赤子乘雲而來導以鼓樂與岑岑寤而公生名曰雲六歲不言一日有僧過之摩其頂曰有此寧馨兒却叫壞了龍山公悟改今名遂言穎異頓發年十一竹軒翁攜之上京過金山作詩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有相者謂塾師曰此子他日官至極品當立異等功名年十三侍龍山公爲考官入場評卷高下皆當性豪邁不羈喜任俠畿內石英王勇湖廣石和尚之亂爲書將獻于朝請往征之龍山公力止之年十七至江西成婚于外舅養和諸公官舍明年還廣信謁一齋叟先生異其質語以所當學而又期以聖人爲可學而至遂深契之領弘治壬子年鄉薦己未登進士觀政工部與太原喬宇廣信汪俊河南李夢陽何景明姑蘇顧璘徐禎卿山東邊貢諸公以才名爭馳騁學古詩文欽差督造威寧伯王公墳于河間馭役夫以十五之法暇卽演八陣圖識者已知其有遠志少日嘗夢威寧伯授以寶劍旣竣事威寧家以金幣爲謝辭不受乃出威寧軍中佩劍贈之適符其夢受焉時有慧星及靺虜狃

獮上疏論邊務。因言朝政之失。辭極剴切。明年授刑部主事。差往淮甸審囚。多所平反。復命。日事案牘。夜歸。必燃燈讀五經。及先秦兩漢書。爲文字。益工。龍山公恐過勞成疾。禁家人不許置燈書室。俟龍山公寢。復燃。必至夜分。因得嘔血疾。養病歸越。關陽明書院。究極仙經祕旨。靜坐爲長生久視之道。久能預知其友王思裕等四人欲訪公。方出五雲門。卽命僕要于路。歷語其故。四人驚以爲神。甲子聘爲山東鄉試考官。至今海內所稱重者。皆所取士也。改兵部武庫司主事。明年白沙陳先生高第甘泉湛公若水一會而定交。共明聖學。明年丙寅。正德改元。宦官劉瑾竊國柄。作威福。幸官校至南京。掣給事中戴銑等下獄。公上疏乞宥之。瑾怒。矯詔廷杖五十。斃而復甦。謫貴州龍場驛丞。瑾怒未釋。公行至錢塘。度或不免。乃託爲投江。潛入武夷山中。決意遠避。夜至一山庵投宿。不納。行半里許。見一古廟。遂據香案。臥。黎明。道士特往視之。方熟睡。乃推醒曰。此虎狼穴也。何得無恙。因詰公出處。公乃吐實。道士曰。如公所志。將來必有赤族之禍。公問何以至此。道士曰。公既有名朝野。若果由此匿跡。將來之徒。假名以鼓舞人心。朝廷尋究汝家。豈不致赤族之禍。公深然其言。嘗有詩云。海上曾爲滄水使。山中又拜武夷君。遂由武夷至廣信。沂彭蠡。歷沅湘。至龍場。始至無屋可居。芟于叢棘間。遷于東峯。就石穴而居。夷俗于中土人。至必蠶殺之。及卜公于蠶神。不協。于是日來親附。以所居陰濕。乃相與伐木爲何陋軒。君子亭。賓陽堂。玩易窩。以居之。三僕歷險。冒瘴。皆病。公日夕躬爲湯糜調護之。瑾欲害公之意未已。公於一切得失榮辱。皆能超脫。惟生死一念。尙不能遣于心。乃爲石廓自誓曰。吾今惟俟死而已。他復何計。日夜端居。默坐澄心。精慮以求諸靜一之中。一夕忽大悟。踴躍若狂者。以所記憶五經之言證之。一一相契。獨與晦庵註疏若相抵牾。恆往來於心。

因著五經臆說。時元山席公官貴陽。聞其言論。謂爲聖學。復賂公。因取朱子大全閱之。見其晚年論議。自
知其所學之非。至有誑己誑人之說。曰。晦翁亦已自悔矣。日與學者講究體察。愈益精明。而從游者衆。時
思州守遣人至龍場。稍侮慢公。諸役夫咸憤惋。輒相與毆辱之。守大怒。自憲副毛公。科令公請謝。且喻以
禍福。公致書于守。遂釋然。愈敬重公。安宣慰聞公名。使人餽米肉。給使令辭不受。旣又重以金帛鞍馬。復
固辭不受。及議減驛事。則力折之。且申說朝廷威信。令甲其議。遂寢已。而僮酋有阿賈阿札者。擄掠爲地
方患。公復以書詆諷之。安悚然。操切所部。民賴以寧。庚午。降廬陵知縣。比至。稽國初舊制。慎選里正。三老
委以詞訟。公坐視其成。罔固清虛。是歲冬。以朝覲入京。調南京刑部主事。館于大興隆寺。予時爲後軍都
事。少嘗有志聖學。求之紫陽。濂洛象山之書。日事靜坐。雖與公有通家之舊。實未嘗深知其學。執友柴墟
儲公。確與予書曰。近日士夫如王君伯安。趨向正造詣深。不專文字之學。足下肯出與之游。麗澤之益。未
必不多。予因而慕公。卽夕趨見。適湛公共坐室中。公出與語。喜曰。此學久絕。子何所聞而遽至此也。予曰。
雖粗有志。實未用功。公曰。人惟患無志。不患無功。卽問曾識湛原明否。來日請會。以訂我三人終身共學
之盟。明日。公令人邀予。至公館中。會湛公。共拜而盟。又數日。湛公與予語。欲謀自巖。喬公轉告家宰。遂庵
揚公。留公北曹。楊公乃擢公爲吏部驗封主事。予三人者。自職事之外。稍暇必會講。飲食啓居。日必共之。
各相砥勵。未幾。陞文選員外郎。陞考功郎中。而學益不懈。士大夫之有志者。皆相率從游。如此二年。而湛
公使安南。予與公又居一年。壬申冬。予以疾告歸。公爲文及詩送予。且託予結廬天台。鴈蕩之間。而共老
焉。湛公又欲買地蕭山。湘湖之間。結廬與予三人共之。明年癸酉。陞南京太僕寺少卿。從游者日益衆。甲

戊陞南京鴻臚寺卿。始專以良知之旨訓學者。乙亥。朝廷舉考察之典。爲疏自劾。力乞休致。以踐前言。不允。八月。又上疏。力以疾甚乞養。病又不允。明年丙子十月。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撫鎮南贛汀漳等處。先是南贛撫鎮屢用非人。山谷兇民。初爲攘竊。漸至劫掠州縣。肆無忌憚。遠近視效。凡在虔楚閩廣接壤山谷。無非賊巢。小大有司。束手無策。皆謂終不可除。兵部尙書王公瓊獨知公特薦而用之。又懇疏以辭。亦不允。督旨益嚴。公遂受命。既至南贛。先嚴戰禦之法。時龍南賊二千餘突至信豐。又糾合廣東龍川潮頭諸賊酋。分隊以進。勢甚猖獗。公於未戰之先。令兵備官調兵斷賊歸路。又委官統領前後夾擊。又曰。此賊既離巢穴。利在速戰。又令乘險設伏。厚集以待。及各鄉村往來路徑。多張疑兵。使進無所獲。退無所據。不過旬日。可以坐擒。一違節制。以軍法從事。先時在官吏書門皂。及在門軍民陰陽占卜。皆與賊通。日在官府左右。詞說不惟言出于口。賊必先知。凡意向顏色之間。賊亦知之。公知其然。在此則示以彼。在彼則示以此。每令陰陽擇日。日者占卜。或已吉而不用。或欲用而中止。每勵兵蓐食。令俟期而發。兵竟不出。賊各依險自固。四路設伏。公潛令三省兵備官各率兵從徑道與賊交鋒。前後大戰數合。擒斬首俘獲無算。餘黨奔聚象湖山。拒守。諭令佯言犒軍退師。俟秋再舉。密探虛實。乘賊懈弛。以護送廣東布政使邵賈爲名。選精兵一千五百當先。重兵四千二百繼後。夜半自率數十騎至。密招前軍來。令分三路。各啣枚直趨象湖山。搗其巢穴。我兵奮據隘口。賊猶不知。賊雖失險。其間驍悍。猶能凌絕谷。超距如飛。復據上層峻險。四面飛打滾木礮石。以死拒敵。我兵奮勇鏖戰。自辰至午。三省所發奇兵。復從間道鼓噪突登。始驚潰大敗。我兵乘勝追殺。擒斬俘獲無算。墜崖墜而死者不可勝計。餘黨復入流恩山岡等巢。與諸賊合勢。明日復

戰賊又不利。遞入廣東界上黃蠟樟溪大山。賊西督師富等特居可塘洞山寨。聚糧守險。勢甚強固。公命分兵五路攻擊。與賊連戰。令知府鍾湘破長富村等巢三十餘處。擒斬俘獲益多。其脅從餘黨悉願攜家以聽撫安。公委官招撫復業者四千餘人。又令僉事顧應祥等委官統領軍兵。會同福建。尅期進剿。揚言班師。出其不意。從牛皮石嶺脚等處分爲三哨。鼓噪並進。賊膽顧不暇。望風瓦解。攻破古村柘林白土村赤石巖巢。直搗箭灌。及攻破水竹大重坑苦宅溪清泉溪白羅南山等巢。直搗洋竹洞三角湖等處。前後大戰十餘。俘獲四千人。有奇。牛馬貨物無算。管上疏申明賞罰。以勵人心。因請勅便宜行事。及請令旗令牌。不報。及是大庾南康上猶三縣峯賊虜掠居民。廣東潮頭等處強池大鬢等三千餘徒突圍南康縣。殺損官兵。與湖廣桂陽廣東樂昌等巢相聯。盤據流劫三省。時兵備等官請調三省狼達等兵。與官兵夾剿。又上疏論狼兵所過不減於盜。轉輸之苦。重困於民。仍請便宜行事。期于成功。不限以時。則兵衆旣練。號令旣明。人知激勸。事無掣肘。可以伸縮自由。相機而動。日剪月削。可使漸盡。復請添設清平縣治。通鹽法。以足兵食。會湖廣巡撫都御史秦公金奏請夾剿。疏下。復上疏議處兵糧事宜。六月。召知府季燾。縣丞舒富等。密授方略。領兵分剿。生擒賊酋陳曰能等。搗其巢。俘獲賊黨無算。又上疏論三省交剿方略。先是屢請勅便宜行事。衆皆笑公爲迂。惟尙書王公慨然曰。朝廷此等權柄。不與此等人用。又與誰用。我必與之。故因公疏覆議。奉旨改公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賜勅書。及前所請旗牌便宜行事。廷議以公前攻破長富村象湖山可塘洞諸處。擒斬首從賊級數多。降勅獎勵。陞俸一級。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時汀漳左溪賊酋藍天鳳。與贛南上新穩下等。礮賊酋雷鳴聰。高文輝等相結。盤據千里。荼毒三省。公與諸從事

議曰。諸巢爲患雖同。事勢各異。以湖廣言之。則桶岡諸巢爲賊之咽喉。而橫水左溪諸巢爲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溪諸巢爲賊之腹心。而桶岡諸巢爲之羽翼。今不先去橫水左溪腹心之患。而欲與湖廣夾攻桶岡。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勢必不利。今我出其不意。進兵速擊。可以得志。已破橫水左溪。移兵而臨桶岡。勢如破竹矣。議既決。命指揮鄭文帥兵千餘。自大庾縣義安入。知府唐淳帥兵千餘。自大庾縣姑都入。知府季毀帥兵千餘。自大庾縣穩下入。縣丞舒富帥兵千餘。自上猶縣金坑入。親帥兵千餘。自南康進屯至坪。期直搗橫水。與諸軍會。命副使楊璋參議黃宏監督各營官兵往參給餉。以促其後。是月初七日。各哨齊發。初十日。進兵至坪。曾問諜。調知各險隘。皆設衰木礮石。公度此時賊已據險。勢未可近。乃自率兵乘夜遂進。未至賊巢三十里。止舍。使人伐木立柵。開塹設墩。示以久屯之形。復遣官分帥鄉兵及樵豎善登山者四百人。各與一旗。齎銃砲鈎鎌。使由間道攀崖壁而上。分列遠近極高山頂。以覘賊。張立旗幟。熱茅爲數千竈。度我兵至險。則舉砲燃火相應。十二日黎明。公進兵至十八面隘。賊方據險迎敵。驟聞遠近山頂砲聲如雷。烟焰四起。我兵復呼哨分逼。銃箭齊發。賊皆驚潰失措。以爲官兵盡破其巢。遂棄險退走。公預遣千戶陳偉高容分帥壯士數十。緣崖上奪賊險。盡發其衰木礮石。我兵乘勝驟進。指揮謝景馬廷瑞兵由間道無人。悉焚賊巢。賊退無所據。乃大敗奔潰。橫水既破。遂乘勝進攻左溪。擒斬首級無算。俘獲男婦牛馬什物不可勝算。會霧雨連日。公令休兵犒勞。是月二十七日。官兵乘勝進攻桶岡。公復議桶岡天險。四山壁立萬仞。中盤百餘里。連峯參天。深林絕谷。不覩日月。因詢訪鄉導。賊所由入。惟鎖匙龍葫蘿洞茶坑十八磊新地五處。皆假棧梯壑。蚤懸絕壁而上。惟上章一路稍平。然深入湖廣。迂回取

道。半月始至。今移屯近地。休兵養銳。振揚威聲。使人諭以禍福。彼必懼而請服。其或不從。乘其猶豫。襲而擊之。乃可以逞。縱所獲。桶岡賊鍾景絕。入賊營。期以翼日。早使人於鎖匙龍受降。賊方恐。集衆會議。又遣縣丞舒富帥數百人屯鎖匙龍。促使出降。遣知府邢珣入茶坑。伍文定入西山界。唐淳入十八磊。知縣張戩入葫蘿洞。皆于是月晦日乘夜各至分地。遇大雨不得進。明早冒雨疾登。賊酋藍天鳳方就鎖匙龍聚議。聞各兵已入險。皆盤愕散亂。猶驅其男婦千餘人據內隘絕險。隔水爲陣。以拒我兵。渡水前擊。復分部左右夾攻。賊不能支。且戰且却。及午雨霽。各兵鼓奮而前。賊乃敗走。桶岡諸巢悉平。親行相視形勢。據險之隘。議以其地請建縣治。控制三省諸徭。斷其往來之路。又進兵攻穩下朱坑等巢。悉平。又以湖廣二省之兵方合。雖近境之賊悉以掃蕩。而四遠奔突之虞難保。必無乃留兵二千餘分屯茶寮諸隘。餘兵令回近縣休息。候二省夾攻盡絕。然後班師。驅卒不過萬餘。用費不滿三萬。兩月之間。俘斬六千有奇。破巢八十有四。渠魁授首。醜類無遺。又疏請三縣適中之處立崇義縣。移置小溪驛于大庾縣城內。使督兵防遏。湖頭賊酋池大鬢等聞橫水諸巢皆破。始懼加兵。乃遣其弟池仲安等率老弱二百餘徒赴軍門。投降。隨衆立效。意在緩兵。因窺虛實。乘間內應。公逆知其謀。乃陽許之。及進攻桶岡。使領其衆截路於上新地。以遠其歸途。十一月池大鬢等聞復破桶岡。益懼爲戰守備。公使人賜各酋長牛酒。以察其變。賊度不可隱。詐稱龍川新民盧珂等將掩襲之。是以密爲之防。非虞官兵也。亦陽信其言。因復陽怒盧珂等擅兵仇殺。移檄龍川使廉其實。且趣伐木開道。將回兵湖頭。取道往征之。賊聞之。且喜且懼。盧珂鄭志高陳英者皆龍川舊招新民。有衆三千餘。爲池大鬢所脅。而三人者獨深忌之。乃來告變。云池大鬢僭號設官。及以僞

授盧珂等金龍霸王官符印信來首。公先已諜知其事，乃復陽怒不信，遂械繫盧珂，而使人密諭其意。珂遂遣人歸集其衆，待時而發。又使人往諭池大鬢，且密購其所親信頭目二十人，陰說之同部下百八十人，使自來投訴。還贛，乃張樂大享將士，下令城中散兵，使各歸農，示不復用。賊衆皆喜，遂弛其備。池大鬢等乃謂其衆曰：「若要伸先用屈贛州伎倆，亦須親往勘破，率其麾下四十人自詣贛。」公使人探知池大鬢已就道，密遣人先行屬縣，勒兵分哨候報而發。又使人督集盧珂等兵，俱至令所屬官寮，以次設羊酒，日犒池大鬢等，以緩其歸。會正旦之明日，復設犒于庭，先伏甲士引池大鬢入，并其黨悉擒之。出盧珂等所告狀，訊鞫皆伏，寘于獄，斬之。夜使人趨發屬縣兵，期以初七日入巢。諸哨兵皆從各徑道以入，自率帳下官兵從龍南縣分水直搗下泐大巢，與各哨兵會于三泐。先是賊徒得池大鬢報，謂贛州兵已罷歸，皆已弛備，散處各巢。至是驟聞官兵四路並進，皆驚懼分投出禦，悉其精銳千餘，據險設伏，併勢迎敵于龍子嶺。我兵聚爲三衝，犄角而前，大戰良久，賊敗，復奮擊數十合，遂克上中下三泐。各哨官兵遙聞三泐大巢已破，皆奮勇齊進，各賊潰敗，遂進攻九連山。于是選精銳七百餘人，皆衣所得賊衣，佯若奔潰者。乘暮直衝賊所據崖下澗道而過，賊以爲各巢破散之黨，皆從崖下招呼我兵，亦佯應之。賊疑不敢擊，已度險，遂斷其後路。次日賊始知爲我兵，併勢衝敵，我兵已據險，從上下擊，賊不能支。公度其必潰，預令各哨官兵四路設伏以待。賊果潛遯，邀擊而悉俘之。前後擒斬首級無算，俘獲男婦牛馬器仗什物不可勝計。餘黨張伸全等二百餘人及遠近村寨一時爲賊所驅，從惡未久者，勢窮計迫，聚于九連谷口呼號痛哭，誠心投降。遣邢珣驗實量加責治，籍其名數，安插於白沙，相視險易，經理立縣設隘，可以久安長治之策，留兵

防守而歸。贛人皆戴香遮道而迎。爲立生祠。又家肖其像。而歲時祭禱。上疏乞休致。不允。又以龍川諸處。係山林險阻之所。盜賊屯聚之鄉。當四縣交界之隙。乃三省閒餘之地。政教不及。人迹罕到。其間接連閩廣。反覆賊巢。動以百數。據而守之。眞足控諸賊之往來。杜奸宄之潛匿。遂疏請于和平地方。建設和平縣。治以扼其要害。又以大賊曾翼福。全高仲仁。李斌。吳玠等。邀路劫殺軍民。攻掠郡縣。命三省將官。剿平上三省。夾剿捷音疏。朝廷論功行賞。陞右副都御史。廢子一人。錦衣衛世襲百戶。寫勅獎勵。懇疏辭免。乞原職致仕。溫旨慰留。因奏平定廣東韶州府樂昌縣等賊。捷音。查例加陞子本衛世襲副千戶。在贛雖軍旅擾擾。四方從游日衆。而講學不廢。褒崇象山陸子之後。以扶正學。贛人初與賊通。俗多鄙野。爲立保甲十家牌法。於是作業出入皆有紀。又行鄉約。教勸禮讓。又親書教誡四章。使之家喻戶曉。而贛俗不變。贛人多爲良善。而問學君子亦多矣。十四年正月。再疏乞放歸田里。常路忌公欲從其請。王公瓊逆知宸濠必將爲變。一日召其屬主事應典曰。我冀王某于江西與之便宜行事者。不但爲溪洞諸賊而已。或有他變。若無便宜行事。勅書旗牌將何施用。時福建有軍人進貴等之變。王公曰。此小事不足煩王某。但假此以牽使宜勅書在彼手中。以待他變。爾可爲我做一題稿來。看稿成具題。降勅與公曰。福州三衛軍人進貴等。協衆謀反。特命爾暫去彼處地方。會同查議處置。參奏定奪。時濠陰謀不軌。亦已有年。一日令安福舉人劉養正往說公云。寧王尊師重道。有湯武之資。欲從公講明正學。公笑曰。殿下能舍去王爵否。旣而令門人冀元亨先往與濠講學。以探其誠否。元亨與語矛盾。濠怒遣還。密使人殺於途。不果。公以六月初九日自贛往福建勘事。十五日至豐城縣界。典史鄧人報濠反狀。繼而知縣顧倂具言之。公度單旅倉猝。兵

力未集。難卽勤王。亟欲迴流趨吉安。南風方盛。舟人聞宸濠發千餘人來劫公。畏不敢發。乃以逆流無風爲辭。公密禱于舟中。誓死報國。無何北風大作。舟人猶不肯行。拔劍馘其耳。遂發舟。薄暮度勢不可前。潛覓漁舟。以微服行。留麾下二人。服己冠服。在舟中。濠兵果犯舟。而公不在。欲殺其代者。一人曰。何益。遂捨之。故追不及。晝夜至臨江知府戴德孺營甚。留公入城。調度日。臨江居大江之濱。與省城相近。且當道路之衝。莫若吉安爲宜。又以三策籌之曰。濠若出上策。直趨京師。出其不意。則宗社危矣。若出中策。則趨南都。大江南北亦被其害。若出下策。但環江西省城。則勤王之事尙易爲也。行至中途。恐其速出。乃爲間諜。假奉朝廷密旨。先知寧府將反。行令兩廣湖襄都御史楊且。秦金及兩京兵部各命將出師。暗伏要害地方。以俟寧府兵至。襲殺。復取優人數輩。各與數百金。以全其家。令至伏兵處。所飛報竊發日期。將公文各縫置裕衣絮中。將發間。又捕捉僞大師李士質家屬。至舟尾。令其覘知。公卽伴怒。索之上岸。處斬已。而故縱之。令其奔報宸濠。邏獲優人。果於裕衣絮中搜得公文。遂疑不發。十八日至吉安。知府伍文定甚喜。軍民皆遮道呼號。公入城撫慰。兩上疏告變。請命將征討。以解東南倒懸。奏至。王公瓊揚言於朝曰。王某在南贛。必能擒之。不久常有捷報至。但朝廷不命將出師。則無以壯其軍威。時濠畜養死士二萬。招誘四方盜賊。渠魁亦萬數。舉事之日。復驅其護衛黨與。并脅從之人。又六七萬。唐焰張熾。公以百數從。卒退保吉安府。遙爲牽制之圖。遠近軍民。劫于濠積威。道路以目。莫敢出聲。公率知府伍文定。戴德孺。邢珣。徐璉等。調集軍民兵快。集募四方報効義勇。會計應解留錢糧。支給糧賞。造作軍器戰船。奏留公差。回任御史。謝源伍希孺分職任事。約會鄉官。致仕右副都御史王懋忠。養病編脩鄧守益。郎中曾直。評事羅僑。丁憂御

史張鯨出赴部調用僉事劉藍儀親進士郭持平致仕副使劉遜參政黃繡閒住知府劉昭等相與激勸忠義曉諭禍福調度已定移檄遠近宣布朝廷仁德暴濠罪惡濠始覺爲公所欺亟欲引兵而出公謂急衝其鋒攻其有備皆非計之得也始示以自守不出的形必俟其出然後尾而圖之先復省城以搗其巢穴彼聞必回兵來援我則出兵邀而擊之此全勝之策也濠果使人探公未出先令兵出次南康九江白居省城以禦公七月初二日濠又使人探公兵果不出乃留兵萬餘屬其腹心宗室及儀賓內官并僞都督都指揮等官使守省城自引兵向安慶公知其出遂急促各府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于臨江樟樹鎮身督伍文定等兵徑下於是知府戴德孺引兵自臨江來知府徐璉引兵自袁州來知府邢珣引兵自贛州來通判胡堯元童琦引兵自瑞州來通判談儲推官王暉徐文英新淦知縣李美太和知縣李楫寧都知縣王天與萬安知縣王冕亦各以兵來赴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布哨道使伍文定攻廣潤門邢珣攻順化門徐璉攻惠民門戴德孺攻永和門胡堯元童琦攻章江門李美攻德勝門都指揮余恩攻進賢門談儲王暉李楫王天與王冕等各以其兵乘七門之釁從旁夾擊以佐其勢又探得濠伏兵千餘于新舊墳廠以備省城之援乃遣奉新知縣劉守緒與史徐誠領兵四百從間道夜襲破之以搖城中十九日登市汝誓師且申布朝廷之威再暴濠惡約諸將一鼓而附城再鼓而登城三鼓不克誅其伍四鼓不克斬其將誓已莫不切齒痛心踴躍激奮薄暮徐發二十日黎明各至信地城中爲備甚嚴滾木灰瓶火炮石弩機毒之械無不畢具及我兵已破新舊墳廠以潰之卒皆奔告城中城中聞我師四面驟集莫不震駭我師呼譟並進梯縋而登城中倒戈而奔遂破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樞及僞太監萬銳等千餘人宮眷縱火

自焚延燒居民房屋。公令各官分道救火。撫定居民。釋其脅從。封其府庫。搜出原收大小衙門印信九十
六顆。其脅從布政使胡廉參政劉裴參議許效廉副使唐錦僉事賴鳳都指揮王玘。皆自上江西捷音疏。
仍分兵四路追躡。是時濠攻安慶未下。親自督兵渾土填塹。期在必克。及聞我兵至豐城。大恐。卽欲回舟。
李士實阻勸。以爲必須徑往南京。旣登大寶。則江西自服。濠不應。次日遂解安慶之圍。移兵泊阮子江。會
議歸援。先是兵至豐城。衆議安慶被圍。宜引兵直趨安慶。公以九江南康皆以爲賊所據。而南昌城中數
萬之衆。精悍亦且萬餘。食貨充積。我兵若抵安慶。賊必回軍死鬥。安慶之兵。僅僅自守。必不能援我于湖
中。南昌之兵。絕我糧道。而九江南康之賊。合勢撓躡。而四方之援。又不可望。事難圖矣。今我師驟集。先聲
所加。城中必已震懼。因而併力急攻。其勢必下。已破南昌。賊先破膽。奪氣失其本根。勢必歸救。則安慶之
圍可解。濠亦可以坐擒。果如公料。及議所以禦之之策。衆謂宜歛兵入城。堅壁自守。以待四方援兵。公獨
謂宜先出銳卒。乘其情歸。要迎掩擊。一挫其鋒。衆將不戰自潰。所謂先入有奪人之氣。攻瑕則堅者瑕矣。
是日撫州知府陳槐引兵亦至。公遣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共領精兵五百。分道並進。擊其不意。濠亦
先使精悍千餘人。從間道欲出。公不意。攻收省城。偶遇于某處。遂交戰。我兵失利。報至。公怒甚。欲以軍法
斬取伍文定邢珣戴德孺徐璉等首。乃自帥兵親戰。或以敵鋒方交。若卽斬其首。兵無統領而亂。俟各奮
勵。以圖後效。明日各帥兵奮死以戰。大敗之。又遣余恩以兵四百往來湖上。誘致賊兵。陳槐胡堯元童琦
談儲王諱徐文英李美李楫王冕王軾劉守緒劉源濤等各領百餘。四面張疑設伏。候伍文定等兵交。然
後四起合擊。分布旣定。大賑城中軍民。慮宗室郡王將軍或爲內應。生變。親慰諭之。以安其心。出給告示。

凡脅從者不問。雖嘗受賊官爵。能逃歸者。皆免死。能斬賊徒歸降者。皆給賞。使內外居民。及鄉導人等。四路傳布。以解散其黨。二十三日。濠先鋒已至樵舍。風帆蔽江。前後數十里。公乃分督各兵。乘夜趨進。使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其後。邢珣引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孺張兩翼。以分其勢。二十四日。早賊兵鼓譟乘風而前。逼黃家渡。其氣驕甚。伍文定余恩之兵。佯北以致之。賊爭進趨利。前後不相及。邢珣之兵從後橫擊。直貫其中。賊敗走。伍文定余恩督兵乘之。徐璉戴德孺合勢夾攻。呼譟並起。賊不知所爲。遂大潰。奔走十餘里。擒斬二千餘級。落水死者以萬數。賊勢大沮。引兵退保八字腦。衆稍遁散。濠震懼。身自激勵將士。賞其當先者以千金。被傷者銀百兩。盡發九江南康守城之兵。以益師。是日建昌知府曾璉引兵至。公以九江不破。則湖兵終不敢越九江。以援我。南康不復。則我兵亦不能踰南康以躡賊。乃遣知府陳槐領兵四百。令饒州知府林瑊之兵。乘間以攻九江。知府曾璉領兵四百。令廣信知府周朝佐之兵。乘間以取南康。二十五日。賊復并力盛氣挑戰。時風勢不便。我兵少却。死者數十人。公急令人斬取先却者。知府伍文定等立於銃砲之間。火燎其鬚。不敢退。奮督各兵殊死並進。砲及寧王舟。寧王退走。遂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不計其數。賊復退兵保樵舍。連舟爲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公乃夜督伍文定等爲火攻之具。邢珣擊其左。徐璉戴德孺出其右。余恩等各官分兵四伏。期火發而合。二十六日。寧王方朝羣臣。拘集所執三司各官。責其間以不致死力。坐觀成敗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而我兵已奮擊。四面而集。火及寧王副舟。衆遂奔散。寧王與妃嬪泣別。妃嬪宮人皆赴水死。我兵遂執寧王。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及僞太師國師李士質劉養正。元帥參贊尙書都督指揮千百戶等官數百餘人。被執脅從官太

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楊璋僉事王疇潘鵬參政程果布政使梁辰都指揮鄭文馬驥白昂等擒斬賊黨三千餘級落水死者約三萬餘棄其衣甲器仗財物與浮尸積聚橫亘若洲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公復遣官分路追剿毋令逸入他境爲患二十七日及之于樵舍大破之於吳城又破之擒斬復千餘級落水死者殆盡濠旣擒衆執見公呼曰王先生我欲盡削護衛所有請降爲庶民可乎對曰有國法在遂令送至囚所公旣擒濠欲令人獻俘慮有餘黨沿途竊發欲親解赴闕因在吉安上疏乞命將出師朝廷差安邊伯許泰爲總督軍務充總兵官平虜伯江彬爲提督等官左都督劉暉爲總兵官太監張忠爲提督軍務張永爲提督贊書機密軍務并體勘濠反逆事情及查理庫藏宮等事太監魏彬爲提督等官兵部侍郎王憲爲督理糧餉往江西征討至中途聞捷報計欲奪功乃密請上親征上遂自稱爲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往江西親征廷臣力諫不聽有被杖而死者江彬許泰劉暉張忠張永魏彬等先領兵由大江至入居城中人馬填溢衢巷至不可行乃倡言諫公始同濠謀反因見天兵猝臨征討始擒濠以脫罪欲并擒公爲己功公于官軍懋勞有加病者爲之醫藥死者爲之棺斂間自行撫衆心皆悅初見彬輩皆設席于傍令公坐公乃佯爲不知遂坐上席轉傍席于下以坐彬輩彬輩啣之出語誚公公以常行交際事體諭之左右皆爲公解遂無言公非爭一坐也恐一受節制則事機皆將聽彼而不可爲矣又欲置濠湖中待駕至列陣擒之然後奏凱論功公竟發南昌數遣人追至廣信不聽戴星趨玉山度草萍上疏力止以爲濠睥睨神器陰謀久蓄招納叛亡探輦轂之動靜日無停迹廣置奸細臣下奏自百下一通發謀之始逆料大駕必將親征先於沿途伏有奸黨爲博浪荆

軻之謀。今逆不旋踵。遂已成擒。法宜解赴闕下。式昭天討。欲付部下各官押解。恐舊所潛布乘隙竊發。或致意外之虞。臣死有餘憾。况平賊獻俘。固國家常典。亦臣子職分。臣謹於九日十一日。親自量帶官軍。將濠并宮眷逆賊。情重人犯。督解赴闕。行至廣信。聞報疏上不聽。既抵杭。謂張永曰。西民久遭濠毒。經大亂。繼旱災。困苦既極。必逃聚山谷爲亂。奸黨羣應。土崩之勢成矣。然後興兵平之。不已難乎。永深然之。徐曰。吾此出爲君側羣小。欲調護而默輔之。非掩功也。但將順天意。猶可挽回。萬一苟逆之徒。激羣小之怒。何救於大事。公始深信。以濠付之。復上提音。以爲宸濠不軌之謀已踰一紀。今旬月之間。遂克堅城。俘擒元惡。其皆欽差總督威德指示。方略所致。以此歸功總督軍門。以止上江西之行。稱病淨慈寺。張永在上前。備言公盡心爲國之忠之功。及彬等欲加害之意。既而彬等果誣公無君欲叛。上不信。又言此既不信。試召之。必不來。則可知其無君矣。上乃召公。公即奔南京。龍江關將進。見忠等皆失意。又從中阻之。使不見。公乃以綸巾野服入九華山。永聞知。又力言於上曰。王守仁實忠臣。今聞衆欲爭功。欲并棄其官。入山修道。由是上益信公之忠。公復還江西視事。西人皆家肖公像。歲時報祀。猶夫贛焉。十五年閏八月。四乞省葬。節奉旨。王守仁奉命巡視福建。行至豐城。一聞宸濠反叛。忠憤激烈。即便倡率所在官司。起集義兵。合謀剿殺。氣節可嘉。已有旨着督兵討賊。兼巡撫江西地方。所奏省親事情。待賊平之日來說。故復領巡撫事。江西兵殘之餘。宗室人民凋敝之甚。官府衙門。居民房屋。燒毀殆盡。公爲之賑恤。綏勞撫定。奏免租稅。又將城中沒宮房屋。及濠違制宮室。與革毀一應衙門。皆修改爲公廡。濠占奪民間田地山塘房屋。遵奉詔書。給還原主管業。其餘照依時估變賣。價銀入官。先儘撥補南新二縣兌軍。淮安京軍折銀糧米。及王

府祿米。餘羨收貯布政司。用備緩急。是年口月上晏駕。今上皇帝登極。特降璽書曰。爾昔能剿平亂賊。安靖地方。朝廷新政之初。特茲召用。勅至。爾可馳驛來京。毋或稽遲。於二十日。公馳驛起程。爲輔臣所忌。潛諷科道建言。以爲朝廷新政。武宗國喪。資費浩繁。不宜行宴賞之事。行至中途而返。道經錢塘。上疏懇乞。便道歸省。制曰。可。降南京兵部尙書參贊機務。又具疏辭免。慰旨益勤。本年十二月內。該部題爲捷音事。議封公伯爵。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賜勅遣官獎勞。慰諭錫以銀幣。犒以羊酒。乃封公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南京兵部尙書參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累疏辭免。欲朝廷普恩賞於報効諸臣。又極言舉人董元亨因說宸濠反。爲奸黨搆陷獄中。以忠受禍。爲賊報仇。抱冤齋恨。願盡削己官。移報元亨。以贖此痛。先是元亨在獄。又爲移咨六部。申理其冤。及元亨死。又爲移文湖廣兩司。優恤其家屬。元年。丁父海日翁憂。四方來游其門益衆。科道官迎當路意。以僞學舉劾。服闋。輔臣忌公才高望重。六載不召。御史石金等交章論荐。禮部尙書席公書爲疏。特荐公及石淙。楊公曰。生在臣前。見一人曰。楊一清。生在臣後。見一人曰。王守仁。皆不報。丁亥。田州土知府岑猛之亂。提督都御史姚鏌不克成功。張公孚敬拉桂公萼同荐。桂公不得已。勉從荐。公得俞旨。兵部奉欽依。差官持檄授公總制軍務。督同都御史姚鏌。勘處彼中事情。上疏辭免。舉尙書胡世寧。李承勛。自代。不允。上與楊公一清曰。若姚鏌不去。王守仁決不肯來。遂令鏌致仕。又降旨督趨赴任。旨云。卿識敏才高。忠誠體國。今兩廣多事。方藉卿威望。撫定地方。用舒朕南顧之懷。姚鏌已致仕了。卿宜星夜前去。節制諸司。調度軍馬。撫剿賊寇。安戢兵民。勿再遲疑。推諉。以負朕望。還差官鋪馬裏。齎文前去。敦取赴任。行事。該部知道。

于時爲光祿寺少卿。具疏論江西軍功。及薦公才德。勘任輔弼。上喜。親書御劄。并疏付內閣議。楊公一清。忌公入閣。與之同列。乃與張公字敬。具揭帖對曰。王守仁才固可用。但好服古衣冠。喜談新學。人頗以此異之。不宜入閣。但可用爲兵部尙書。桂公知遂大怒。詈予潛進揭帖。毀公。上意遂止。公遂扶病蒞任。沿途涉歷。訪諸士夫。詢諸行旅。皆云。岑猛父子固可有可誅之罪。然所以爲亂者。皆當事諸人不能推誠撫安。以致之。上疏謝恩。極言致亂之由。平復之策。十二月。楊公一清與桂公。恐事完回京。復命見上。予與張公。又薦之上。必留用。又題命公兼理巡撫。奉聖旨。王守仁暫令兼理巡撫兩廣等處地方。寫勅與他。咨到。又力疏辭免。舉致仕都御史伍文定。刑部左侍郎梁才自代。不允。建議大約以爲進兵行剿之患。十罷兵。行撫之善。十與夫。二幸四毀之弊。時布政使林富。紀功御史石金。皆以爲然。至南寧府。乃下令盡徵調集防守之兵。數日之內。解散而歸者。數萬有餘。湖兵數千。道阻且遠。不易卽歸。仍使分留南寧賓州。解甲休養。待間而發。初。思田二府。目民盧蘇。王受等。聞公來。知無必殺之心。皆有投生之念。日夜懸望。惟恐公至之不速。既至。又見防守之兵。盡撤。投生之念益堅。乃遣其頭目黃富等十餘人。先赴軍門。訴告公。諭以朝廷威信。及開示更生之路。明日。蘇受等皆囚首自縛。各與其頭目數百人。投見。號哀控訴。公復諭以朝廷恩德。下蘇受于軍門。各杖一百。衆皆合辭。叩首爲之請命。乃解其縛曰。今日宥爾一死者。是朝廷好生之仁。杖爾一百者。乃我等入臣執法之義。於是衆皆叩首悅服。公隨至其營。撫定餘衆。莫不感泣。歡呼感恩。誓以死報。殺賊立功。以贖前罪。公復諭以朝廷惟願生全爾等。今爾方來投生。豈忍又驅之兵力之下。爾等逃竄日久。家業破蕩。且宜速歸。完爾室家。及時耕種。脩復生理。至於各處盜賊。軍門自有區處。不須爾

等剿除。待爾等家事稍定。徐當調發。於是又皆感泣歡呼。遂委布政林富總兵官張祐分投安插。督令各歸復業。既而上疏。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宜仍立土官。以順其情。分土目以散其黨。設流官以制其勢。猶以爲土夷之心未必盡得。而窮山僻壤。或有隱情。則又備歷田州思恩村落。而經理其城堡。因以所以處之之道。詢諸其長目。率皆以爲善。又詢諸父老子弟。又皆以爲善。然後信其可以久行。而反覆其辭。更互其說。請田州仍立岑氏。後爲土官知州。以順土夷之情。特設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勢。分設土官巡檢。以散各夷之黨。又以田州旣設流官。宜更其府名爲田寧。蓋取田石傾田州兵田石平田州寧之謠。至于思恩。則岑濬之後已絕。不必復有土官之設矣。又按視斷藤峽諸處。徭賊上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諸洞。連絡數十餘巢。盤亘三百餘里。彼此犄角。結聚憑險。流劫郡縣。檄叅將張經會同守巡各官集議。于是命潯州衛指揮馬文瑞。永順統兵宣慰彭明輔。男彭宗舜。保靖統兵宣慰彭九霄。辰州等衛指揮彭飛等。分兵布哨。以永順土兵進剿牛腸等賊巢。保靖土兵進剿六寺等賊巢。先是賊酋調知公住筍南寧。寂無征勦消息。又不見調兵集糧。遂皆怠弛。不以爲意。至是突遇官兵四面攻圍。倉惶失措。擒斬賊酋。及黨與頗多。餘賊退敗。復據仙女大山。我兵追圍拔大綠崖。仰攻復大破之。乘勝攻破油確石壁大陂等巢。餘賊奔至斷藤峽。橫石江邊。我兵追急。爭渡溺死者無算。斬獲首從。俘獲男婦牛畜器械等項。不可勝計。還兵潯州府住筍。復進剿仙臺諸賊巢。諸軍吏各率永順保靖壯兵爭先陷陣。賊又大敗。奔入永安邊界立山。恃險結寨。乃摘調指揮王良輔。并目兵彭愷等分路並進。四面仰攻。賊敗散。命林富張祐分投密調各目兵。盧蘇王受等分道進剿。前後生擒斬獲。并俘獲男婦頭畜器械殆盡。以八寨之地。據其要害。欲移設衛所。

控制諸蠻復於三里設縣迭相引帶親臨視思恩府基景定衛縣規則蓋南丹衛僻在廣西極邊之地非中土之人所可居者於是移築於周安堡當八寨之中以阻扼其道路之衝則柳慶諸賊不必征剿皆將効順服化思恩舊在秦城山內尙歷高山數十餘里令移于荒田地方四野寬衍之處開闢立里用漢法以治武緣之衆夷夏交和公私兩便移鳳化縣治於虎鄉爲立麻宇屬之思恩于宣化思龍地方添設流官縣治是皆保治安民之要增築守鎮城堡于五屯以壯威設險仍選取協守諸兵及附近土寨日兵智略忠勇官一員重任而專責之使之訓練撫摩令叅將兵備等官時至其地經理而振作之則賊勢自摧將思田分設九土巡檢司各立土目衆所信服者管之節疏奏請定奪奉旨王守仁受命提督軍務蒞任未久乃能開誠宣恩處置得宜致令叛夷畏服率衆歸降罷兵息民奇功可加寫敕差行人齋去獎勵遠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布政司買辦羊酒送用九月八日行人馮恩賚至廣城是時公已臥病月餘扶病疏謝而病勢日篤猶力憊視事年十五歲時夢中嘗得句云卷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鬢毛皤莫知其謂至是舟至烏蠻灘舟人指曰此伏波廟前灘也公呀然登拜如夢中所見因誦夢中詩嘆人生行止之不偶云十月初十日復上疏乞骸骨就醫養病因薦林富自代又一月乃班師至大庾嶺謂布政使王公大用曰爾知孔明之所以付託姜維乎大用遂領兵擁護爲敦匠事廿九日至南康縣將屬續家童問何所囑公曰他無所念平生學問方纔見得數分未能與吾黨共成之爲可恨耳遂逝昇至南安府公館而斂柩經南贛雖深山窮谷男女老弱皆縞素匍匐哀迎若喪考妣凡所過江西地方行道之人無不流涕者訖至桂公華欲因公乞養病疏叅駁害公令該司匿不舉乃叅其擅離職役及處置廣西思田八寨

恩威倒置。又詆其擒濠軍功冒濫。乞命多官會議。先此張公孚敬見公所處岑猛諸子及盧蘇王受得宜。征剿八寨有方。奏至甚喜。極口稱嘆。謂予知人之明。又述在南京時與言。惓惓欲公之意。曰。我今日方知王公之不可及。即荐于朝。取來作輔。共成天下之治。桂公楊公聞之皆不樂。乃喉錦衣衛都指揮聶能遷。評奏公用金銀百萬託余送與張公。故荐公于兩廣。余疏辯其誣。奉旨黃綰學行才識衆所共知。王守仁功高望隆。輿論推重。品能遷。這廝捏詞妄奏。傷害正類。都察院便照前旨嚴加審問。務要追究。與他代做奏詞。並幫助奸惡人犯來說。黃綰安心供職。不必引嫌辭避。下能遷于獄。杖之死。時予爲啓事。桂公楊公計欲害公。恐予在朝。適南禮侍缺。即推予補之。明年春。上將行郊。桂公密具揭帖奏云。上遂允。命多官會議。削公世襲伯爵。補朝廷常行卹典贈諡。至今人以爲恨。公生而天資絕倫。讀書過目成誦。少喜任俠。長好詞章。仙釋。旣而以斯道爲己任。以聖人爲必可學。而至實心改過。以去己之疵。奮不顧身。以當天下之難。上欲以其學輔吾君。下以其學淑吾民。惓惓欲人同歸于善。欲以仁覆天下蒼生。人有宿怨深讎。皆置不較。雖處富貴。常有烟霞物表之思。視棄千金猶如土芥。藜藿珍鼎。錦衣縵袍。大廈窮廬。視之如一。眞所謂天生豪傑。挺然特立于世。求之近古。誠所未有者也。配諸氏。參議養和公諱某女。不育。撫養族子。曰正憲。諸氏卒。繼張氏。舉一子正億。適子女。僅二週而公卒。遂鞠于予。以恩廕授國子生。孫男。口口承勳。承學。口口。口口。孫女五。所著有陽明集。居夷集。撫夷節略。五經臆說。大學古本旁註。及門人所記。傳習錄。所纂。則言誦而習者。可知其造詣矣。濠之變。蓋非一日。其烝淫奸暴。腥穢彰聞。賊殺善類。剝害細民。招亡納叛。誘致劇賊。召募四方驍勇。力能拔樹排闥者。萬有餘徒。又使其黨王春等分賞金銀數百萬。造奇巧器。

玩賄結內外大小臣僚。至有奏保其仁孝者。有復其護衛者。有備其官僚者。有爲潛布腹心於各鎮。及畿內各要地。復陰置奸徒於滄州。淮揚。山東。河南之間。起事之日。號稱一十八萬。從之東下者。實八九萬。非公忠義智勇。誓不與賊俱生。奚旬月之間。遂與克復堅城。俘擒元惡。以成宗社無疆之休哉。不特此也。南贛等處賊巢。蟠居三省。積數十年。如池大鬢之儔。皆勇力機智絕人者。非先計除之。則宸濠一呼。風從鳥合。其爲天下禍當何如也。且八寨爲害。積幾百年。思田擾攘。亦旣數年。一旦除而安之。文武並用。處置經畫。皆久遠之圖。惜當路忌之旣深。而南北言臣。又皆承望風旨。反肆彈劾。雖平日雅好公者。方公成功時。亦心害其能。考察之歲。承輔臣意。有功如邢珣。徐璉。陳槐。謝源等。皆黜之。則國典之所以議功議能者。安在哉。予以女許公之子。蓋憫其孤而撫之。汪公鏊。因予證張公大同之征。當別其善惡。不當玉石俱焚。張公怒。汪迎其意。劾予回護屬官。鄒守益。難居大臣。調予邊方。叅政。賴聖明復職。汪又爲疏論公僞學。及指予皆爲黨邪不忠。予又爲疏明證大同之心。又明公學術之忠國。及予所以憫子許婚。携撫皆非得已。疏上。亦賴聖明拔之。窅窅。因察公與守益之無辜。於乎。公旣困屈。沒齒尙尤不免。則公與予平生所期何如。而皆僅止此者。豈非天與命也。悲夫。子正憲正億。將以是年仲冬十一日。奉公柩葬於洪溪之高村。爲次其世行功爵。及所以致謗者。乞銘于宗工。幸憐而屬筆焉。以備他日太史氏之擇。謹狀。

祭文

親友祭文

石潭汪俊 禮部尙書

惟公豪傑之才。經綸之業。習坎心亨。窮標峻揭。勳名旣懋。德譽亦隆。陽明之稱。走卒兒童。維吾兄弟。投分最早。坐或達旦。何幽不討。忽謫萬里。執手贈言。誓將結茅。待子雲煙。公茲東來。曰子無樂。樂見故人。來踐舊約。旗旄夾夾。流水瀾瀾。公私皇皇。或臥或起。乃重訂約。其待子歸。歸將從容。山遨水嬉。公旣奏凱。吾治吾館。忽聞訃音。乃以喪返。嗚呼。公有大勞。國史輝煌。公有心學。傳者四方。公何以沒。吾何以傷。交情未竟。公進此觴。嗚呼哀哉。

北原熊浹 吏部尙書南昌人

於乎。公有安危。朝廷重輕。公有進退。世道升降。公有存亡。聖學晦明。公之生也。士如寐覺。民如醉醒。吏振循良之化。將知仁義之兵。寇賊奸宄逆節。不敢以復萌。譬如祥麟威鳳。一見於海嶽。羣鳥百獸。率快觀以飛鳴。公之死也。士迷嚮往。民壞長城。吏肆貪殘之虐。將無紀律之馮。不逞餘孽。四方嘯聚。而橫行。譬如山崩梁折。物害民殃。徒奔走而無寧。在昔江藩不軌。荷義舉兵。談笑而清。今幾何年。元惡大憝。已湮沒而無形。曠恩厚德。尙爾如生。方公之歸也。幸其鱣堂載啓。木鐸揚聲。斯文未喪。庶幾有興。其再出也。意其入乘。鈞衡輔成。聖德豈期。仗鉞不得。一日立乎朝廷。翛然長逝。豈厭世濁之不可撓。抑天不愍遺。俾我民之失典。刑雖然。可盡者。公五十七年之身。其不可盡者。與天地相爲終始之令名。豫章爲公過化之地。浹等遙瞻靈輒。匍匐往迎。豈無昭假。以慰微誠。此又不得以天下哀而奪吾黨私公之情。嗚呼哀哉。

誠齋汪鏞 兵部尙書

惟公擅華國之文。奮匡君之節。懷希聖之心。彰伐叛之烈。一代之英。萬夫之傑。近韓范以驅馳。兼周程而

教設。夫何梁忽傾。台星俄折。章水咽而不流。楚雲愁而四結。豈物理之乘除有數。抑造化之無常者。不可以臆決。鏹叨繼公後。亦惟遵公之轍。辱公深知。大懼累公之哲。不敢以公所不屑者而自屑也。旅櫬搖搖。瀉椒漿以薦潔。陳詞未竟。自胎無窮之咽。

胡東臯 四川廉使

嗚呼哀哉。公其可死乎。母太夫人孰爲之養。箠箠遺孤。孰爲之撫而成之乎。其大者。聖明堯舜。方倚公爲臯夔。四方未甚迪亂。正倚公神武之功以鎮定之。而公其忍死乎。又其大者。聖學不明。幾千百年於茲。賴公良知之學以昭揭之。雖其妙契獨得。亦天之有意於斯。斯人故屬公以先知先覺之責。公之門人滿天下。固不無如顏如閔如參如賜者出於其間。足以繼往開來。永公之傳於不朽。然公不及親見其道之大明。大行於天下。公其忍死矣乎。嗚呼哀哉。雖然。功在社稷。道在人心。文章在遺書。母老子幼。而有二仲之賢。爲可恃。且死王事。公復何憾。子又安得戚戚於生死之間乎。獨相去萬里。不得執手永訣。親視含殮。爲可恨耳。茲以兵事就道。臨風一奠。以寄吾哀。而萬一之私。曷其有涯也邪。

徐璣

嗚呼。先生有汲長孺之直。而辭不至於鹽。有張晉公之忠。而謀不至於疎。有朱晦菴陸象山之讀書窮理。穎悟直截。而存心致知。不至於偏廢。方其夷江左之大難也。浩然歸志。自謂得所欲矣。及聞百粵之亂也。應召而起。履險若夷。功以時建。大彰德威。中道而殞。輿櫬以歸。嗚呼先生。而止於斯耶。吾子曰。愛。受教門下。先生愛重。匪特親故。先十年而卒。先生哭之慟。孰謂吾今之哭先生。猶先生之哭吾子也。嗚呼痛哉。壽

天天也。生順死安。吾豈爲先生憾。然朝廷失重臣。斯文失宗主。幼子失所怙。嗚呼痛哉。敬陳薄奠。聊寄痛哀。魂兮耿耿。鑒茲永懷。

儲良材 巡按御史

嗚呼。先生勳業文章。聲光榮遇。夫人能知之。亦能道之。夫復何言。客歲云暮。柩臨南浦。良材等載奠載奔。小大莫處。想其道玉山。歷草萍。東望會稽。先生故里也。搖搖旅魂。庶其寧止。嗚呼。異土之殞。數也。首丘之敦。仁也。數以任其適。然仁以歸於至當。君子也。尙何言哉。

儲良材

嗚呼。濂洛云逝。斯道攸印。公啓絕學。允協于中。鑰蔽發蒙。我知孔良。允文允武。綏我四方。四方旣同。公歸江東。帝冠二三。春風融融。岑寇匪茹。跳梁三紀。維公來止。載櫜弓矢。南夷底績。公勳彌留。人百其哀。况我同儕。小人靡慚。君子曷宗。羞我黃流。爲天下慟。嗚呼哀哉。

王堯封 右副都御史

嗚呼。先生以純粹之資。剛毅之氣。通達之才。雄渾之文。心得之學。今焉已哉。方其抗逆豎也。而奸黨息。殲叛宗也。而天下安。化彘犗也。而邊夷格。帝念厥勳。爵位載錫。聲光洋洋。簪纓奕奕。今焉已哉。方今聖明在上。勵精唐虞之治。天奚奪之速。而顧不憊遺。以其弼厥成耶。嗚呼。天宇茫茫。至難謀也。寒螿唧唧。於月砌。鸞鳳淪沒於岑丘。薰蘭靡靡於蔓草。蒼旄蕃盛於道周。慨物運之不齊。於天道乎。奚尤於乎。先生其已焉哉。堯封等竟陳詞兮。酌醴靈彷彿兮淹留。

王暉

嗚呼先生排奸觸忌忠則烈矣蒙難考貞節則甘矣戡亂靖戎功則懋矣修辭立教文則崇矣撝謙下士德則允矣明誠合一道則章矣忠足以名世而孤忠諛讒弄之黨節足以名世而奪循資固寵之習功足以名世而基社稷無疆之休文足以名世而洗杜譏鑿空之陋德足以名世而動凌高厲空之志道足以名世而破支離偏曲之學然則先生之生也雖謂其隨之以存先生之死也孰謂其隨之以滅如有作者其不可及已夫嗚呼先生

有司祭文

吉安府知府張漢等

於乎先生弘毅剛大履險涉崎忠孝文武爲學者師任崇正黜邪之責而功同孟氏合知行動靜之一而道傳子思問罪興師堂堂豫章之陣而懷來安輯正正百粵之旗方南仲奏春風之凱而武侯星殞乃龍蛇溝康成之夢而學者興悲六經之迷途誰指明堂之梁棟誰支誰作萬里之長城誰窺一貫之藩籬豈非天奪朝廷之楊綰與吾黨之濂溪漢等晚生末學敬仰光休矧廬陵望邑爲先生過化舊邦而流風餘韻爲先生之山斗門牆迺姚江而源流滾滾瞻五嶺而雲樹蒼蒼計聞螺浦悲傷旁皇徒使吾黨德劍追範之望付之於無何有之鄉有奠椒漿有淚淋漓臨風載拜先生其來嘗

南昌府儒學教授廖廷臣等

惟公以心會道倡學東南以義興師討平逆藩天子曰都爰錫公爵四方景之泰山喬嶽公方東還江漢

龍飛。冀公憑翼道與時熙。固天下之延頸。實我公之優爲。詎意百粵羣醜。弄兵橫池。僉曰平之。匪公弗宜。拜命南征。蠻方不敍。經略彌年。委身勞瘁。連章乞歸。公疾乃革。天不憝遺。斯文之厄。嗚呼。公之功業。似若未竟。公之道德。曷繫存亡。蓋功雖以存而建。道不以死而弗彰。公無憾矣。

玉山知縣呂應陽

嗚呼哀哉。銅柱標伏波之勳。峴碑墮羊公之淚。嗚呼哀哉。明堂遺棟石之思。稽山還英靈之氣。嗚呼哀哉。邊陲罷鎖鑰之防。章縫探善龜之恃。殲我哲人。豈其躬瘁。應陽等竊嘗淑公緒論。恨未登其庭也。來吏茲土。聞諸異時。逆藩拂經。不日於膺。伊豪傑之奮義。實夫子之先聲。不然。雖竭西江之水。未足以洗數年之兵。是則公之澤在天下。而西人再造于公。世世德也。靈輅何來。載疑載驚。今也號咷。昔也懽迎。我奠我奔。願百其身。公乘白雲。厥鑿孔神。而陽耿耿于平日者。猶未能盡鳴也。

門人祭文

顧應祥應良

嗚呼夫子。天其憫俗。學之卑陋。而生此真儒耶。何栽培之獨厚也。其容聖上之中興。而生此賢佐邪。又何遽奪而使之不壽也。嗚呼夫子。今不可作矣。斯道斯民。真不幸矣。夫復何言。夫復何言。尤所私痛者。妙道精義。不可復聞。霽月光風。不可復見矣。將使末學。俛俛可受。而不可傳邪。嗚呼哀哉。敬陳遠奠。封寄潺湲。盛德大業。言莫能名。至痛深悲。辭莫能宣。

黃宗明

自道術爲天下裂。而人不知其有己。忘內逐外。誇多鬪靡。搜羅訓話。立世赤幟。孔孟既遠。濂洛亦逝。豈無豪傑如草廬氏。覺彼暮年。精力隨弊。金溪之學。爲世大忌。惟我夫子。丰神凜異。少也雄傑。出入亦幾。鬼神通思。精識徑詣。汛掃支離。收功一致。哀我人斯。開闢啓南。良知之說。直截簡易。無俟推求。無不該具。順我良知。行罔或悖。逆瑾扇惑。言官盡繫。公觸危機。從容疏理。謫官蠻貊。艱難罔躡。汀贛賊起。公握兵符。獷狡既殄。老稚歌呼。藩王稱亂。海內憂虞。夫子倡義。一鼓獻俘。岑氏構禍。東南騷騷。五六年間。財耗兵逃。公撫循之。鞭笞其豪。事適機宜。畏威懷德。出其死力。裹糶滅賊。八寨奇功。神武難名。十年命將。手提重兵。人曰勞止。馳驅靡寧。先生再至。寂無軍聲。講學其間。朝夕靡停。運籌決策。賊以計平。出入兩廣。瘴癘積生。積成疾疚。中道殞傾。於乎痛哉。夫子之教。如揭日月。人方瞻仰。斯文遽絕。夫子之忠。功在社稷。身死未幾。讒謗交集。世路險巇。人言易詆。命也如何。憂患實多。某自服膺。十有餘年。奔走畏途。舊學就捐。孤負教育。誰執其愆。今茲矢心。昕日勉旃。啓夕跽奠。號呼旻天。明發赴官。敢附告焉。嗚呼哀哉。

魏良器

嗚呼。先生遽止於斯邪。振千年之絕學。發吾人之良知。靡用志以安排。曷思索而議擬。自知柔而知剛。自知顯而知微。挽人心於根本。洗末學之支離。真韓子所謂功不在禹下。障百川而東之。使天假先生以年。大明此道。斯世始將皞皞。而熙熙於乎。曾謂先生而遽止於斯邪。壬癸甲乙之歲。坐春風於會稽。先生攜某於陽明之麓。放舟於若耶之溪。徘徊晨夕。以砥其愚。而指其迷。已而已而。今不可得而復矣。嗚呼。天果有意於斯道耶。何嗇我先生之期頤。天果無意於斯道耶。則二三子在焉。苟不忘先生之教。其傳猶或可

期洋洋如之靈。尙其陰隲而默相之。於乎章江之水。其流湯湯。旣羞我殺。爰薦我觴。視靈輻之旣駕。愴予衷之皇皇。

應典

維公學承千聖之傳。道闡諸儒之祕。立言垂訓。體本良知。功歸格致。修齊治平。一言以蔽。將刊末學之支離。訂二教之同異。總攝萬殊。歸之一致。進以覺夫當時。退以淑諸來裔。彼忠諫之動朝廷。勳業之銘鼎彝。文章之被金石。世之君子。或以爲難。在公則爲餘事耳。方奉命以南征。爲朝野之昆倚。胡天命之不延。乃一朝而云痿。典等受教有年。卒業無恃。慟候江干。淚無從止。嗚呼。公雖已矣。神其在天。文未墜地。庶幾有傳。握椒蘭以薦心。指江流而誓焉。惟遜志以無負。庶澈格乎斯筵。

樂惠等

嗚呼。乾坤孕秀。哲人降生。睿智間出。忠孝天成。多材多藝。天縱其能。精一之學。堯舜是承。良知垂教。如夢得醒。四方風動。豪傑奮興。雲集魚貫。日萃講庭。豈其徒學爲國柱石。忠鯁立朝。不避權逆。竄逐夷方。優游自適。世態浮華。無能損益。玉蘊山輝。珠沉光溢。宸濠倡亂。人心號競。禍自蕭牆。誰敢爲敵。惟師威武。一鼓摧魄。功業旣著。讒口交棘。師乃休休。退而自食。榮辱毀譽。弗留于臆。惟道不明。心焉則戚。與二三子。講學是力。風月爲朋。山水成癖。點瑟回琴。歌詠其側。天王聖明。旂常紀績。西醜陸梁。日費千倉。凱功未奏。主憂寧忘。奉詔徂征。應時翺翔。旣負重委。文德丕揚。先聲按撫。弓矢斯張。醜類來歸。緝緝洋洋。曰今已後。弗復敢擾。師乃諭曰。兵加不軌。不殺投降。爾歸王化。我豈爾戕。歸完爾室。幹乃農桑。亦有八寨盜賊叢積。一罹

其毒朝不謀夕。開國以來。屢征弗獲。選將用兵。曾何休息。貽禍非小。實傷國脈。窺望竊發。其機已迫。師軫民憂。不計失得。詢謀僉同。便宜行策。神機應變。旬日勦賊。巢穴既空。瘡痍蕩滌。招撫流移。復其田宅。長慮永圖。扶病區畫。相彼夷方。隨俗因革。爰立土官。分地授職。犬牙相制。世守疆域。保甲既嚴。部伍既飭。統于流官。庶無間隙。爰修文教。俾肄儒籍。變化夷族。實爲美則。似茲哲人。邦其有光。蒼生父母。後學梯航。宜應福祉。享壽無疆。胡天不憫。俾沒瘴鄉。王事忠矣。遺孤誰將。斯道之責。孰能擔當。嗚呼已矣。朝野悲傷。知夫子者和氣。春陽昧夫子者。如刺如銘。嗚呼。道大難容。古今之常。爰有公論。孰能泯藏。惠等聞訃。驚悼涕泣。需裳匪天。喪帥二三子。歿百拜荐奠。聊洩悲腸。靈其不昧。庶幾嚙嘗。

王良知

嗚呼已矣。自夫子沒。而乾坤無粹氣矣。山嶽無英靈矣。國家無柱石矣。弟子無依歸矣。嗚呼已矣。詎謂廣南之役。遂爲永訣矣乎。夫子以道殉身。以身殉國。超然於壽夭之間。則亦何憾。而二三子之悲傷。則固無以自贖於今日也。嗚呼哀哉。薄奠一觴。摛詞伸忱。神其不昧。庶幾來歆。

薛侃翁萬達

嗚呼。世有一長一善。皆足以自章明。而吾夫子學繼往聖。功在生民。顧不能安于有位。以大其與人爲善之心。豈非淺近易知。而精微難悟。劣己者容。而勝己者難。爲讓耶。且自精一之傳岐而爲二。學者淪無滯。有見小遺大。茫無所入。吾夫子發明良知之說。真切簡易。廣大悉備。漫汗者疑其約而不知。隨遇功成。無施不可。非枯寂也。拘曲者疑其泛而不知。方員無滯。動出規矩。非率略也。襲古者疑其背經。考之孔孟。質

諸周程蓋無一字一意之弗合。尙同者疑其立異。然卽乎人情。通乎物理。未嘗有一事一言之或迂。是大
有功於世教。聖門之宗旨也。蓋其求之也備嘗艱難。故其得之也資之深。若淵泉之莫測。應之妙。若鬼神
之不可知。教之有序。若時雨之施。弗先弗後。而言之易入。若春風煦物。一沾一長。其平居收斂。若山林之
叟。了無閒識。其發大論。臨大難。斷大事。則沛然若河海之傾。確然若善龜之信。而莫知其以也。世之議夫
子者。非晏嬰之知。則彭更之疑。非互鄉之惑。則子路之不悅。非沮溺荷蕢之譏。則武叔淳于髡之詆。用是
紛紜。非夫子之不幸。世之不幸也已。侃也不肖。久立門牆。而無聞頃年以來。知切淬勵。夫子逝矣。慨依歸
之無從。慮身世之弗立。鬱鬱如癡。奄奄在告。蓋一年于茲矣。方將矢證同志。期奉遺訓。尙賴在天之靈。昭
鑒啓牖。使斯道大明于天下。傳之來世。以永芘於無窮。是固夫子未盡之志也。靈輻將駕。薄奠一觴。衷懷
耿耿。天高地長。於乎哀哉。

應大桂

嗚呼。人知有先生之道。而或未盡得先生之教。人陰荷先生之功。而或未盡白先生之忠。己卯之變。吾不
知其何如也。而謗固以隨。交廣之難。吾又不知其何如也。而死竟以俱。嗚呼。外吾教者斯仇。晦吾忠者斯
妬。豈瘴癘之足尤。實氣運之不扶。虎豹委于空山。豺狼號于嘗路。風雨嗟其何及。家園慘而誰顧。吾念先
生之悟道也。以良知爲扁鑰。其收功也。以格致爲實際。體常祕於玄默。用實粲於經濟。桂等猶及見先生
之面。復密邇先生之居。雖未稔于耳提口授之下。或少得于神交契悟之餘。方有待于卒業。而先生竟以
若斯痛先覺之早逝。帳末學其何依。幸門牆之無恙。或斯文之在茲。

劉魁

嗚呼。夫子已矣。後學失所宗矣。生民失所望矣。吾道一脈之傳。將復付之誰矣。雖然。人心有覺。德音未亡。儼門牆之在望。顧堂室之非遙。去意見之私。而必於嚮往。掃安排之障。而果於先登。是在二三子。後死者不得辭其責矣。歸葬有日。築室無期。臨風遣使。有淚漣漣。嗟何及矣。矢志靡他。庶其慰矣。

萬潮

嗚呼。古所謂受傑之才。聖賢之學。社稷之臣。非先生其人耶。龔哭先生之柩於錢塘之滸。今拜先生之墓於蘭亭之陽。吾道終天之慟。其何能已耶。潮早歲受知。不徒文字。循循善誘。孔孟我師。剖障決滯。直指本體。良知是致。一以貫之。謹服膺以周旋。若飲渴而食飢。悟大道之易簡。信精一而無私。願雖有覺。而即在。實惟念茲。而在茲。夙夜戰兢。深懼無以奉揚先生之教。惟先生在天之靈。陰啓予而終成兮。

張津等

惟我夫子。德本誠明。才兼文武。以踐履爲實。而厭俗學之支離。以廣大爲心。而陋專門之訓詁。功夫啓易簡之規。指授關良知之戶。惟所立之甚高。故隨在而有補。以之講道。則化洽時雨之施。以之立朝。則儀漸鴻羽之楚。以之承詔奏。則右尹析招之詩。以獻君謨。則宣公獨對之語。至於名振華夷。勳邁千古。季札觀魯。方陳南籥之儀。山甫徂齊。復正東方之虜。元惡之首。旣殲。醜類之儔。咸撫。此則勇夫悍士。猶以爲難。而夫子獨談笑於指顧。夫何中山之功甫就。俄盈謗篋之書。武侯之恨有餘。輒動英雄之撫。一考不遺。萬民何慙。天軸西馳。江聲東吐。草正芳兮。鳩鳴日未斜兮。鵬舞叫臺城兮。雲悲撫鐘阜兮。煙鎖吁嗟夫子兮。固

無所憾。而辱倚門牆者。不能不爲終身之苦。學未傳心。言徒在耳。忍觀絕筆之銘。式奠臨棺之祖。帳吾道之已窮。蓋不知涕洒長空之雨。嗚呼哀哉。

王時柯等

嗚呼。天惟純佑。材生文武。學本誠明。道宗鄒魯。羽翼程朱。頡頏申甫。早掇巍科。筮仕天部。始謫龍場。直言忤主。九死不回。孤忠自許。繼遷廬陵。人思召父。再擢鴻臚。荐登樞府。專闡分符。衣繡持斧。機密慮周。戰勝攻取。芟夷洞寇。四民安堵。蠡茲逆藩。束身就虜。勤在王家。爵封南浦。猺獠相攻。賴公柔撫。犖獨無告。賴公哺乳。民昔干戈。今豆且俎。民昔呻吟。今歌且舞。式遏寇攘。孰敢予侮。憂無西顧。殿有南土。麗日祥雲。和風甘雨。山斗仰瞻。鳳凰快覩。厥德斯懋。厥施斯普。人懷至今。公竟作古。意公神靈。翱翔天宇。在帝左右。爲帝夾輔。降爲河嶽。廟食簞簋。柯等親炙。至教恩沾。肺腑憶昔。請益期以振旅。云胡背棄。使我心苦。敬奠一觴。痛深談虎。

鄒守益

聖學綿綿。嘻其微矣。貿然末俗。紛交馳矣。矧茲寡陋。莫知所之矣。謂考究遺經。可自得矣。旁搜遠勘。亦孔之疲矣。將摹仿而效。千古可期矣。外貌或似精神。非矣。不遇孰醒我迷矣。良知匪外鑠。自秉彝矣。戒慎恐懼。通晝夜而知矣。酬酢萬化。我規規矣。聲應氣求。四方其隨矣。譬彼昏瞶。慶矣。霜霧忽乘之。衆安歸矣。將民之無祿。罹此菑矣。百世之勸。豈獨予私矣。

嗚呼先生。乾坤間氣。嗚呼先生。夷夏重名。謂孔孟學必可成也。謂周召功必可立也。故以心覺天下。不罔以生也。以身翰天下。力盡而斃也。竟虛天子之注。日深吾黨之思。將進物者忌功。抑忌德也。何遽止此而不究所志也。嗚呼先生。鑿誰無福。

陽克慎

嗚呼。天胡奪我先生之速耶。有濂溪之學而能自強。有武侯之忠而能自將。有子儀之功而能自忘。有良平之智而能自藏。真所謂文武兼資。乾坤間氣。領袖後學。柱石明堂者也。天胡奪之速耶。撫靈輜兮。涕泗淋漓。泰山頽兮。莫知嚮往。絮酒爲儀兮。荐此衷腸。神尙不昧兮。來格洋洋。

師服問

錢德洪

夫子旣沒於南安。寬畿奔喪。廣信擬所服於竹峯邵子。邵子曰。昔者孔子沒。子貢若喪父。而無服制也。寬畿曰。然則今日若有間也。夫子沒於道路。執喪者弗從。寬也。父母在。麻衣布經。弗敢有加焉。畿請服斬。以從。至越則釋麻衣布經。終葬則釋寬居。越則經。歸姚則否。何如。邵子曰。亦宜。於是畿也服斬以行。

訃告同門

去年季冬十九日。寬畿西渡錢塘。將北趨殿對。二十二日。有人自廣來。傳夫子以病告。將還庾嶺。聞之且喜且疑。卽日舟迎至蘭溪。傳言夫子已逝。相顧駭怖。不知所出。且相慰曰。天爲吾道。必無此事。兼程夜抵龍游驛。吏曰。信矣。於十一月二十九日午時。終於江西之南安。聞之昏殞憤絕。不知所答。及旦。反風且雨。舟弗能前。望南而哭。天乎。何至此極邪。吾生如偃草棘薪。何益於世。胡不使我百身以贖。而顧萎吾夫子。

邪日夜痛哭。病不能興。除夕至常山。又相與自解曰。命也已矣。天實爲之。柰之何哉。斯道晦冥。幾千百年。而昭明靈覺之體。終古不磨。至吾夫子。始盡發其秘。同志相承。日孳以博。乃有今日。亦云兆矣。天子聖明。注眷日殷。在朝諸老。又更相引汲。使其得遂同心。則其未盡之志。當更展矣。今若此。天意若將何哉。或者三代以降。氣數薄蝕。天道之秘。旣以其人而發泄之。又旋而撲滅之乎。迺觀孔孟已莫不然。夫孔孟之不得身行其學者。上無君也。今有君矣。而夫子又若此。果何謂邪。前年秋。夫子將有廣行。寬畿各以所見。未一懼遠離之無正也。因夜侍天泉橋。而請質焉。夫子兩是之。且進之以相益之義。冬初。追返於嚴灘。請益。夫子又爲究極之說。由是退與四方同志更相切磨。一年之別。頗得所省。冀是見復。得遂請益也。何遽有是邪。嗚呼。別次嚴灘。踰年而聞訃。復於是焉。云何。一日。判手遂爲終身永訣。已乎。夫子勤勞王家。殉身以道。古固有勤事而野死者。則亦何憾。特吾二三子不能以爲生耳。向使吾人懵然無聞。如夢如醉。以生於世。則亦已矣。聞道及此。而遽使我止此焉。吾何以生爲哉。人生不聞道。猶不生也。聞道而未見其止。猶不聞也。夫子教我發我。引我翼我。循循拳拳而不倦者。幾十年。而吾所聞止此。夫子之沒。亦吾沒也。吾何以生爲哉。嗚呼。命也已矣。天實爲之。柰之何哉。所幸四方同志。信道日衆。夫子遺書之存。五經有刪正。四書有傍註。傳習有錄。文有文錄。詩有詩錄。政事有政事錄。亦足恃矣。是夫子雖沒。其心在宇宙。其言在遺書。百世以俟聖人。斷斷乎知其不可易也。明發踰玉山。水陸兼程。以尋吾夫子遊魂。收其遺書。歸襄大事。於稽山之麓。與其弟姪子姓。及我書院同志。築室於場。相勉不懈。以冀成吾夫子之志。尙望我四方同志。爰念根本之地。勿爲遐遺。乃大慰也。昔者孔子之道。不能身見於行。沒乃光於萬世者。亦以其門人子弟。

相守不變耳。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子貢，相向失聲。是非兒女之情也。三年之聚，亦以精其學也。子貢反，築室獨居三年，則益粹於進矣。凡我同志遠者仕者，雖不必居三年，其亦肯間相一聚，以庶幾相期於成乎？踰月之外，喪事少舒，將遣人遍採夫子遺言及朋友私錄，以續成書。凡我同志，幸於夫子片紙隻語，備錄以示嗣。是而後，每三年則復遣人一，以哀吾夫子之教言不至漫逸，一以驗朋友之進足爲吾不肖者私淑也。荒悖恍惚，不知所云。水陸茫茫，預以陳告，惟吾同志憐念憐念。

遇喪於貴溪書哀感

嘉靖戊子八月，夫子既定思田賓潯之亂，疾作。二十六日，旋師廣州。十一月己亥，疾亟，乃疏請骸骨。二十一日，踰大庾嶺，方伯王君大用密遣人備棺後載。二十九日，疾將革，問侍者曰：「至南康幾何？」對曰：「距三郵，曰恐不及矣。」侍者曰：「王方伯以壽木隨，弗敢告。」夫子時尙衣冠，倚童子危坐。乃張目曰：「渠能是念邪？」須臾氣息次，南安之青田實十一月二十九日丁卯午時也。是日，贛州兵備張君思聰、太守王君世芳、節推陸君府奔自贛，節推周君積奔自南安，皆弗及。訣哭之慟。明日，張敦匠事，飭附設披積，請沐浴於南楚驛，親進舍。王陸同殮。又明日，南贛巡撫汪公鉉來蒞，喪紀。士民擁途，哀號汪爲之揮涕。慰勞十二月二十日，喪至南昌，有司分道而迎。巡按御史儲君良材提學副使趙君淵哭，士民皆哭。聲載於道，乃挽喪留於南浦，請改歲而行，以盡士民之哀。趙日至三踊，哭有問之曰：「吾豈爲公乃哭邪？」已丑，改歲六日，將發舟北風厲甚，諸焚香虔祝於柩曰：「公弗行，豈爲士民留邪？」公黨有子嗣，門人亦望公久矣。卽時反風，不四日直抵信州。嗚呼！夫子沒而諸大夫之周旋者至矣。是固夫子盛德所感，亦諸大夫好德之誠也。二三子弗身承

其勞聞其事能弗以爲思乎。詳述之用以告吾同門者。

書稽山感別卷

人有異常之恩於我者。君子感乎。異常之恩不可思也。不可感也。是故稽顙再拜。頌言煩悉。報之微也。適館受殮。左右以贖。惠之微也。其遭也無自。其合也不媒。其聚弗親。其離弗遠。無致而至。莫知其以此恩之至也。感之極也。今夫龍興而雲從。雲非恩乎。龍而從也。噓吸爲變。莫之致也。計功量者。孰爲恩。孰爲感。悉而數之。則薄矣。吾於贛城楊君竹溪之於夫子。何以異。吾固不能忘情於恩感。固亦無以爲恩感也。昔者夫子奉命南征。以不殺之仁。綏思田之頑民。維時荷戈持戟之士。其孫謀吳略。勇力拔衆者。爲不少矣。及成功之日。乃皆一時歸散。環視諸庭。依依不忍去。若左廣之武和齋。吉水之龍北山。贛之劉易齋。及君者。乃皆退然若弗勝衣之士。是四君者。豈有意而相遭邪。必其所存。有以近吾夫子不殺之仁。故不謀而自合。至夫子待命北巡。忽爲南安之變也。君皇皇然親含櫨。扶輿櫬。行則與。蒸徒共楫。止則與二三同門。麻衣布絰。並就哭位。是固何自而然哉。夫仁人心也。通幽明。忘物我。不以生而親。不以死而忘。無致而致。雖四君亦莫之知也。四君且莫之知。吾又得而恩感乎哉。故吾欲稽顙再拜。頌言煩悉。以報其情。而其情終不可報。吾欲適館受殮。左右以贖。以惠其去。而其去終不可惠。故相率歸於無言。噫。無言之感。洞徹千古。吾亦無如之何也已。雖然。君去而能益篤。吾夫子不殺之仁。則吾之無言者。尙有無窮之言也。因其去。吾復能已於言乎。是爲書。

謝江廣諸當道書

冬暮寬畿渡錢塘。將趨北上。適廣中有人至。報父師陽明先生以病告。沿途待命。將踰庾嶺矣。卽具舟南迎。至蘭溪。忽聞南安之變。慌怖三問。疑奔至龍游。傳果實矣。天乎。何至此極邪。吾師以王事馳驅。盡心賣力。今果勤事而野死矣乎。在吾師以身許國。死復何憾。獨不肖二三子。哀恨之私。有不能一日解諸懷耳。夫自講學四十餘年。從之遊者遍海內。沒乃無一人親含槨。殮手足。以供二三子之職。哀恨何堪。寬畿北面有年矣。教我撫我。誘我翼我。實有罔極之恩。而今若此。無涯之感。誰則任之。兼程至貴溪。始得馮哭其棺。聞乃詢之廝吏。始知臨終之地。長途空寂。前後弗及。幸我大人先生有預事之謀。載棺相隨。使永訣之晨。得以時殮。是雖子嗣門人親臨其事。當無踰此誠死生而骨肉者也。恩孰大焉。夫吾師有罔極之恩。而沒則貽我以無涯之感。今賴大人得少慰焉。是大人之恩於二三子。實有無涯之感矣。夫野死而無悔者。夫子之忠也。無歸而殮者。大人之仁也。斯二者固皆天下之公義。而區區之恩感不與焉。特吾二三子兒女之情。至此皆不能已於無言耳。剖心刻骨。有言莫盡。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荒悖布情。不悉惟憐而終教之。

再謝汪誠齋書

父師之喪。頗德庇於二月四日奠於堂矣。感公之私。與日俱積。乃弟乃子。頗能承襲遺規。弗至踰禮。四方同門。亦日來奔。頗具執事。是皆先生倡厚德於前。故子弟門人。知激勸於後。不敢以薄自處。重獲罪於大君子之門也。所諭父師軍中羨餘銀兩。責其官資送嗣子。是執事哀死之情。推及遺孤。此恩此德。非特其子弟知感。在門人小子。佩刻亦殊深矣。但父師嗣子方及四齡。未有知識。親弟守儉守文守章。繼子正憲。

欲代之言。顧其中有願言而不敢盡者。生輩特在舊愛。敢代爲之言。惟執事其終聽焉。父師兩廣事宜。間嘗詢之幕士矣。頗有能悉其概者。謂奏凱之日。禮有太平筵宴。及慶賀贐送之儀。水夫門子供具中。有情不得却。與例不必却者。收貯賞功。所謂之羨餘。以作公賞之費。成功之後。將歸。乃總其賞功正數。所給公帑。不過一萬餘兩。皆發梧州矣。正數之外。有此羨餘。仍命并發梧州。從者又以沿途待命。恐遲留日久。尙有不時之需。姑攜附以行。俟隨地遣發。不意未至南安。罹此凶變。病革之晨。親命僕隸檢遺書。治行篋。命賞功官勞其勤勞。而歸羨餘于公。此實父師之治命也。當事者既匿其情。不以告夫先生。而先生又切哀死之情。篤遺孤之愛。案官吏之請。從合得之議。謂大臣驅馳王事。身殞邊陲。痛有餘哀。禮當厚報。况物出羨餘。受之不爲傷義。故直以事斷。而不疑其爲私。其恩可謂厚矣。特弟子登受之餘。尙不免於惶惑。蓋以父師既有成命。前日之歸。是則今日之受。非矣。苟不度義而私受之。恐拂死者之情。終無以白於地下也。且子弟之事親。平時一言罔敢踰越。况軍旅之事。易箠之言。顧忍違忘而私受乎。夫可以與者。大人之賜。可以無取者。父師之心。取之惟恐違死者之命。而重生者之罪。則又其子弟衷曲之情。用是不避呵叱。謹勒手狀。代爲先生布。并原銀五百三十二兩。託叅隨州判龍光原義男添貴送復臺下。伏望驗發公帑。使存歿之心。可以質諸天地鬼神。是則先生無窮之賜。幽明共戴之恩也。不勝冒犯殞悼之至。

再謝儲谷泉書

寬畿不率。弗祐於天。遽奪我師之速。黃髮乳口。失所保哺。皇皇然無所歸。時聞凶訃。又恨未及相隨。以趨曳杖之歌。天喪斯文。後死者終弗與聞矣乎。既而奔喪貴溪。馮哭之餘。水漿不入於口。奄奄氣息。若無復

可生於人世矣。問乃詢其後事。乃知諸君子殫心瘁力。送死無憾。而先生左右維持之力居多。愚以爲相知之情至此。亦云足矣。及凡所經歷。舟未入境。而執事之戒命已先。哭奠虔懇。雖有司好德之同。而激勸之機。不無所自。哀感何言。僕且私告曰。公慮吾主君家事也。云云。曰。公慮吾主君勳業未著云云。已而朋友又私相語曰。公慟吾夫子者。悼其教未明於天下也。云云。生輩矍然而起曰。有是哉。何公信愛之至有如此也。噫。天下之愛吾夫子者有矣。嘆之而已矣。信吾夫子者有矣。感之而已矣。孰有如吾執事精神心思。周旋曲折。實以見之行事者乎。必其平日相孚默契。有甚不得已者。藏於其中。是未可聲音笑貌爲也。吾儕小人。自失所恃。遽恐吾道終底於阨塞。不知天下大君子。有如先生者。出於其間。斯道雖重。主盟得人。吾何以懼乎哉。孟子曰。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今茲有乎爾矣。於是自衡以下。順流而歸。慷慨激亢。無復爲兒女之情。是先生不言之教。起我跛蹙於頓躋之中。吾當何以爲報哉。二月四日。已妥靈於堂。乃弟子頗知自植。四方同門。又日來至。喪事聊此議處。不復敢遠嬰先生之懷矣。蕭尙賢事略。具汪公別紙。并奉請教。小廝輩以小嫌構辭。致煩案牘。在先生寬仁之下。當必有處。然是人亦無足過責者。夫子用之。所謂略其全體之陋。以用其一肢之能。故其報死之情。亦如是而已矣。今欲望之太過。是又若以其一肢之得而復責其全體之失也。難矣。特在推愛。妄敢喋喋。荒悖不恭。萬罪萬罪。

喪紀

程輝

我師緒山先生編次陽明夫子家乘。成輝受而讀之。作而嘆曰。嗟乎。天道報施善人。抑何其不可測邪。方夫子之生也。苦心妙悟。以續如綫之道脈矣。方僞學之謗不能弭。倡義興師。以殲謀畔之獨夫矣。乃君側

之惡不能去。聞誠布公。不煩一旅。以格數百年負固之黨矣。乃當軸之忌不能回。使其身一日立乎朝廷之上。何其與世之落落也。及其沒也。哭者盡哀。祭者盡誠。至今有弔其墓。謁其祠。拜其家廟。爲之太息流涕。而不置者。又何其得衆之鼎鼎也。竊惑焉。先生進而教之曰。是不可以觀天人貞勝之機矣乎。夫子之所不能者。時之艱也。人之勝也。其所能者。德之孚也。天之定也。而又何惑哉。吾方哀祭文之不能盡錄者。屬子以終事焉。蓋文固有略者矣。將人之祭于地。與就其家而祭焉者。皆其實德所感。而人情之所不能已者。頗可略而不書乎。子其揭日月爲序。凡顯而公卿。微而庶人。有舉必書。庶乎定者可考。而見且使我後之人。知夫子有不待生而在。不隨死而滅者。良在此而不在彼也。輝避席曰。敬聞命矣。作喪紀。

夫子以戊子仲冬之丁卯卒于南安府青龍鋪。與止南荃驛。越四日爲季冬庚午。門人廣東布政王大用。推官周積。舉人劉邦采。實敦後事。副使張思聰。率屬吏知府王世芳。同知何瑤。大庾知縣葉章。府學訓導楊登玉。王圭。陳守道。庠生張紱。李節。王輅。王輔等哭奠。乃殮。殮已。署上猶縣事。經歷許同朝。崇義知縣祝澍。南康教諭管輔。訓導劉森。庠生劉爵等。千戶劉環。俞春。周祥。門人知府王懋。陽克慎。鄉約王秉言。各就位哭奠。

壬申。楓抵贛州府水西驛。提督都御史汪鉉。同知何瑤。推官陸府。檢校唐本。鄉宦宋元。指揮錢堂。知事郭鉞。千百戶何湧。江馬昂。吳倫。譚景受。卜福。嚴述。王寧。王憲。潘鈺。余洪。畢祥。楊守。武昌。千戶所指。揮陳偉。門人郎中劉寅。都指揮同知余恩。庠生易紹宣。李喬崇。李挺。李憲。何進隆。何進德。曾廷珂。曾廷璉。黃譜。黎教。王樞密。王振朝。劉鳳月。劉天錫。劉瞬。彭遇貴。謝天表。謝天眷。桂士元。桂薰。袁泰。張鏜。汪梅。周蘭。宋金。雷銳。

雷兌應辰鍾振。俞鶚湯偉。杜相黃鑿。各就位哭奠。張思聰周積。又各特舉焉。
丁丑。樞抵吉安府螺川驛。僉事陳璧。知府說漢。同知張烈。通判蔣英。林春澤。推官周在。廬陵知縣常序。署
泰和縣事。知事汪仲。縣丞劉綸。主簿莊伯瑤。典史李江。教諭林文焯。訓導金珮。張且。當水縣丞楊伯謙。主
簿辛仲實。萬安主簿楊廷蘭。信豐指揮同知林節。鄉官尙書羅欽順。副使羅欽德。副都御史羅欽忠。門人
御史王時柯。庠生蕭寵。蕭榮。王舜鵬。袁登應。羅綱。謝廷昭。周文甫。王惠迪。劉德。藍瑜。龍漢。龍漸。幕吏龍光。
各就位哭奠。

戊子。樞抵臨江府蒲灘驛。同知字賓。通判林元。推官俞振強。靖江知縣陳府。新淦縣丞唐和。主簿王綸。教
諭向欽。訓導從介。各就位哭奠。

辛卯。樞抵南昌府南浦驛。建安府鎮國將軍宸洪。太監黎鑑。御史儲良材。叅政葉溥。李緋。叅議鐘雲瑞。副
使趙淵。僉事陳璧。王暉。吳瀚。陳端甫。都指揮僉事劉璫。王寧。崔昂。府學教授廖廷臣。訓導范昌期。張塢。譚
倬。廖金。新建縣學教諭劉環。訓導梁子鍾。何樂。南昌縣學訓導邢寬。庠生崔嵩。陶潮。劉伯盛。舒泰。武進。鄒
輓。鄉官副都御史態浹。布政胡訓。副使劉伯秀。知府張元春。御史涂相。郎中張欽。主事張鑿。進士態汲。檢
校有默。通判萬奎。閔魯。知縣余琪。岳儀。楊璋。甘栢。胡大化。舉人丁夔。門人裘衍。張良才。張召。魏良器。魏价。
萬世芳。鄒賓。齊昇。周麟。黃鍾。鍾文奎。艾鐸。安仁縣桂宸。桂宮。桂容。桂軌。孫鏗。孫鈞。吉安府曾偉器。報効生
員陳文榮。承差劉昂。鄉民蕭華。李延祥。程玉石。陳本道。高顯彰。劉珏。楊文嚴。洪。徐禮。杜秉文。王欽。各就位
哭奠。葉溥。趙淵。王暉。張元春。齊昇。又各特舉焉。

歲己丑正月庚子。櫬發南昌府。自儲大夫以下。凡百有位。越百姓里居。市兒巷婦。哭而送者。載道風迅。不可帆。又不可纜。而前也。儲大夫撫之曰。先生豈有懷邪。越中子弟。門人泣而迎者。延首跣足而後至者。蓋有日矣。須臾反風。若或使之。遂行丙午。餘干縣主簿陳瑤。教諭林秀。訓導趙珊。傳誥萬年縣主簿龍光。相安。仁和縣主簿鄒駢。訓導周鐸。黃選。庠生桂輿。蒲田縣廖大璧。貴溪知縣方克。主簿錢珊。典史馮聰。教諭謝炯。庠生丘民節。宋廷秀。葉可久。葉可大。許文明。鉛山主簿戚鏗。鄉官大學士費宏。尙書汪俊。各就位。哭奠。先是緒山漣溪二先生將赴廷對。聞先生將還。逆之嚴灘。忽得訃音。相向慟哭。疑于服制。作帥服。問厥旣成。服兼程趨廣信。訃告同門。會先生嗣子正憲至。自越至。是同遇先生之櫬于貴溪。哭之幾絕。書遇喪哀感以寄懷云。

癸丑。櫬抵廣信府葛陽驛。知府趙燁。同知盧元愷。通判曾大有。龍興舉人劉偉。玉山知縣呂應陽。教諭霍重。庠生鄭世鴻。李材。程松。葉廷秀。徐森。常山縣丞殷學。各就位。哭奠。儲良材。又檄呂應陽。而特舉焉。夫子弟守儉。守文。門人樂惠。黃洪。李洪。范引年。柴鳳。會櫬于玉山。

辛酉。櫬抵衢州府上杭驛。同知楊文奎。通判簡閣。推官李翔。西安知縣林鍾。門人樂惠。黃昉。何倫。王修。林文瓊。徐需。蔣蘭。金華府通判高鳳。蘭溪縣主簿高禹。教諭朱驥。訓導胡奕。□輝。門人應典。嚴州府推官程淳。桐廬縣主簿屠繼祖。各就位。哭奠。

丁卯。櫬抵杭州府浙江驛。布政潘旦。劉節。叅政胡繼宗。葉寬。叅議萬廷彩。龐浩。按察使葉溥。副使傅鑰。萬潮。黨以平。何鯨。汪金。僉事孫元。巴思明。梁世顯。江良。林茂。竹都指揮使劉宗儉。都指揮僉事李節。劉翔。

孫仁王佐杭州府推官劉望之府學教授陶賀仁和縣主簿曹官富陽縣主簿李珍教諭黃寧訓導程大有王裕請人知縣黃銘介子黃中百戶施經各就位哭奠

庚午樞抵越城奠于明堂御史陳世輔王化分守龐浩紹興知府洪珠同知孔庭訓通判陸遠洪哲推官喻希禮府學訓導舒哲陳箴林文斌魯昇會稽知縣王文儒教諭張槩訓導詹詔山陰知縣楊行中教諭林斌訓導王昇廣西布政李寅參政沈良佐參議汪必東按察使錢宏副使李中翁素張獬伍箕僉事張邦信王世爵都指揮僉事高松金華府同知劉業友人侍郎洪若水副都御史劉節門人侍郎黃綰給事中毛憲員外郎王臣主事石簡陸澄按察使顧應祥副使郭持平蕭璆應良知州王直劉魁訓導周桐周衢教授周衝陳煥陳煉李敬應佐監丞周仲周浩周甸辨印生錢君澤私淑門人知縣戚實武林驛承何國贛州衛指揮同知劉鐘指揮僉事楊基廣州府右衛指揮僉事武鑾南昌衛指揮僉事趙昇廣州府前衛舍人孫紹英各就位哭奠洪珠樂惠又各特舉焉劉鐘楊基武鑾龍光咸以營護至越時將告歸緒山先生書稽山感別卷贈之因寓書江廣諸當道蓋德其虔于襄大事也

仲冬癸卯奉夫子櫬窆于越城南三十里之高村會葬者數千人副都御史王堯封御史端廷赦陳世輔梁尙德萬潮黃卿萬廷彩龐浩傳鑰黨以平汪金區越梁世驃江良材林茂竹王臣劉宗仁李節劉翊孫仁洪珠孔庭訓洪哲杭州知府婁世德同知楊文昇通判周忠劉坎濬淮官劉望之運同錢瀾副使李信判官林同方采錢塘知縣王橋會稽知縣王文儒山陰縣丞應佐徐姚主簿彭英典史劉文聰教諭徐銳訓導謝賢陳元廣東御史何爾布政邵銳姻人大學士謝遷尙書韓邦問佈修周文燭御史毛鳳都御史

胡東臯參政汪惇副使吳便司馬公輗僉事汪克章沈欽司馬相韓明知府陸寧金椿運同徐冕知縣宋溥金謐陶天祐劉瀚田惟立徐立徐俊民吳吳葉信汪侶毅周大經周文煥胡瀛陳廷華知縣王軾鄉生錢繼先王廷輔王文軒夏文琳何炫徐應周大賚高隆友生尙書伍文定侍郎楊大章陳篔嚴毅楊霓楊舉知府吳鉞廉使韓廉邵賈苟彬鄒鵠員外郎張璿施信史伯敏王代于震朱梁晚生僉事汪應軫知府朱衮李節郎中胡廷祿陳良謨主事葉良佩田汝成王度王漸達王一和王文訓王文勳王文輅王文輶良直費思義門人大學士方獻夫侍郎黃綰編修歐陽德給事中魏良弼李蓬行人薛侃應大桂郎中鄒守益員外郎藍渠主事潘穎黃宗明翁萬達石簡胡經參政萬潮副使蕭鳴鳳參議王洙博士馬明衡監丞趙顯榮助教王崑薛僑知縣薛宗鑑周桐孫瑛劉本劉樽諸訓諸陽諸守忠舉人諸大綱楊汝榮金佩金克厚僉事韓柱主事顧敦復胡冲徐沂徐楷徐潞葉鏞徐需張津錢紳錢翔錢祚詔凌世華朱箎龔溥龔漸員外郎龔芝杜應豸縣丞朱緩周應損秦祝章乾楊杜從弟王守第各就位哭奠嗚呼喪紀作則有孚惠我德者固美而必章而有孚惠我心者亦盛而必傳讀是編者毋但曰雷陽寇公之竹而已也

王文成公全書

卷三十八

附錄七

世德紀附錄

辯忠讒以定國是疏

門人陸澄 刑部主事時上

臣切見巡按江西監察御史程啓充戶科給事中毛玉各論劾丁憂新建伯王守仁似若心跡未明功罪未當者此論一倡一二嫉賢妬功之徒因有和者而在朝在市冤憤不平臣係守仁門生知之最詳冤憤特甚敢昧死一言謹按守仁學本誠明才兼文武抗言時事致忤逆瑾杖之幾死謫居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獨悟道真荷先帝收用屢遷至於巡撫其在南贛四征而福建湖廣廣東江西數十年之巨寇爲之蕩平因奉勅勸事福建道由江西至於豐城適遇賊變拜天轉風舟返吉安倡義督兵不旬月而賊滅人但見其處變之從容而不知其忠誠之激切人但見其成功之迅速而不知其謀略之淵微人但見其遭非常之構陷而禍莫能中而不知其守身無毫髮之可疵當時張銳錢寧輩以不遂賣國之計而恨之張忠江彬輩以不遂冒功之私而恨之宸濠劉吉輩以不遂篡逆之謀而恨之凡可以殺其身而赤其族者誅求搜剔何所不至使守仁而初有交好之情中有猶豫之意後有貪冒之爲諸人其肯隱忍而不發

乎。迨皇上龍飛而褒慰殊恩。形於詔旨。天下方快朝廷之清明。不意功罪既白。賞罰既定。乃復有此怪僻顛倒之論。欲以曖昧不明之事。而掩其顯著不世之功。天理人心安在哉。論者之意。大略有六一。謂宸濠私書有王守仁亦好一語。二謂守仁曾遣冀元亨往見宸濠。三謂守仁亦因賀宸濠生辰而來。四謂守仁起兵。由於致仕都御史王懋中知府伍文定攀激。五謂守仁破城之時。縱兵焚掠。而殺人太多。六謂宸濠本無能爲。一知縣之力。可擒守仁之功。不足多。而其捷本所陳。粧點過實。然究其本心。不過忌其功名而已。宸濠私書王守仁亦好之說。乃啓充得於湖口知縣章玄梅者。切惟刑部節奉欽依。原搜簿籍。既未送官封記收掌。又事發日久。別生事端。委的真僞難辨。無憑查究。着原搜獲之人。盡行燒毀。欽此。今玄梅之書。從何而來。使有之。何足憑據。且出於宸濠之口。尤其不足取信者。夫豪傑用意。類非尋常可測。守仁雖有防宸濠而圖之之意。使幾事不密。則亦不過如孫燧許達之一死。以報國而已。其何以成後功。以貽皇上今日之安哉。設使守仁略有交通宸濠之迹。而卒以滅之。其心事亦可以自白。况可以不足憑信之迹。遂疑其心。而舍其討賊之大功哉。其遣冀元亨往見者。是守仁知宸濠素蓄逆謀。而元亨素懷忠孝。欲使啓其良心。而因以探其密計爾。元亨一見不合而歸。使言合志投。當留信宿。何反逆之日。反在千里之外乎。今元亨之冤魂既伸。而守仁之心事不白。天理人心。何在乎。毛玉疑守仁因賀宸濠生辰。而偶爾遇變。殊不知守仁奉勅將往福建。而瑞金會昌等縣。瘴氣生發。不敢經行。故遂出豐城。且宸濠生日在十三。而守仁十五方抵豐城。若賀生辰。何獨後期而至乎。其謂守仁由王懋中等攀激起兵。尤爲乖謬。守仁近豐城五里。而聞變。卽刻僞寫兩廣都御史楊旦大兵將臨火牌。於知縣顧德持見之時。令人詐爲驛夫入遞。

守仁佯喜。以爲大兵旣至。賊必易圖。當令顧佖傳牌入城。以疑宸濠。又令顧佖守城。許與撥兵助守。時有報稱宸濠遣賊六百追虜王都者。守仁回船。而南風大逆。乃慟哭告天。而頃刻反風。守仁又恐賊兵追至。急乘漁舟脫身。此時王懋中安在。次日奔至蛇河。遇臨江知府戴德孺。卽議起兵。因不足恃。又奔入新淦城。欲與知縣李美集兵。度不可居。復奔至吉安。見倉庫充實。遂乃駐節。傳檄各處。起調軍民。一面榜募忠義之士。方令伍文定以書請各鄉官。王懋中等盟誓勤王。而懋中又遲疑。二日乃始同盟。夫各府及萬之兵。若非提督軍門。以便宜起調。其肯聽致仕鄉官而集乎。今乃頓倒其說。至謂守仁捲懋中之功。天理人心安在乎。至於破城之時。焚者宮中自焚。故內室毀而外宇存。官兵但救而無焚也。掠者伍文定之兵。乘勝奪賊衣資。衆兵不然也。殺人者知縣劉守緒所領奉新之兵。以守仁號令閉門者。生迎敵者。死。故殺迎敵者百餘人。及守仁至。斬官兵殺掠者四十六人。遂無犯者矣。且省城之人。各受宸濠銀二兩。米一石。與之拒守。是賊也。殺之何罪。又宮爲賊巢。財皆賊贓。焚之掠之。亦何罪哉。今舍其大功。而摘其小過。幾何而不爲逆賊報仇乎。且宸濠勢焰薰天。觸者萬死。人皆望風奔靡而已。及守仁調兵四集。搗其巢穴。散其黨。與數敗之餘。羽翼俱盡。妻妾赴水。乃窮寇爾。夫然後知縣王冕得以近之。今乃以爲一知縣可擒。甚無據也。果若所言。則孫燧許逵。何爲被殺。而三司衆官。何爲被縛。耶。楊銳張文錦。何爲守之一月。不敢出戰。必待省城破。而賊自解圍。耶。伍文定。何以一敗而被殺者八百人。其餘諸將。又何以戰之三日。而後擒滅。耶。至若捷本所陳。若作僞牌。以疑賊心。行反間。以解賊黨之類。所不載者尤多。而謂以無爲有。可乎。夫宸濠積謀有年。一旦大發。震撼南京。而守仁以一書生。談笑平之。於數日之內。功亦奇矣。使不卽滅。而貽先帝

親征之勞。臣不知賣國之徒計安出也。使不即滅。先帝崩。臣又不知聖駕之來能高枕無憂否也。今建不世之功。而遭不明之謗。天理人心安在哉。臣知守仁之心。決非榮辱死生所能動者。但恐公論不昭。而忠臣義士解體爾。此萬世忠義之冤。而國是之大不定者。宜乎天變之疊見也。臣與守仁分係師生。義均生死。前之所辯。天下公言。伏願聖明詳察。乞降綸音。慰安守仁。仍戒飭言官。勿爲異論。庶幾國是以定。而亦消天變之一端也。臣干冒天威。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明軍功以勵忠勤疏

門人黃綰 光祿寺少卿時上

臣聞賞罰者。人主御天下之操柄也。得其操柄。死命可致。天下可運之掌。不得其操柄。百事具廢。欲治得乎。故明主慎之。至親不可移。至讎不可奪。有功必賞。有罪必誅。然必稱天以命之。示非私也。臣下視之。不飾虛譽。不結援黨。不思賄託。惟勉忠勤。死不敢易。欲不治得乎。今或不然。凡飾譽援黨賄託。讒譏不及。必獲顯擢。無不如意。凡盡忠勤職。卽譏讒蜚集。黜辱隨至。無不失意。以此操柄失御。人皆以奸結巧。避爲賢。孰肯身任國家事哉。臣不能枚舉。姑以先朝末年。陛下初政一事論之。如宸濠構逆。唐焰吞天。藩郡震動。宗親懾憂。陛下嘗身見之矣。腹心應援。布滿中外。鼎卿近倖。賄賂交馳。賣國奸臣。待時發動。兩京乏備。四路無人。方鎮遠近。莫之如何。握兵觀望。滔滔皆是。惟鎮守南贛都御史王守仁。領勅福建。勘事道經南昌。中途聞變。指心籲天。誓不與賊俱生。赤身孤走。設奇運謀。乃遣優人賚諜。假與天兵約征。方鎮會戰。俾其邀獲。以示有備。牽疑賊謀。以俟四路設備。中執叛臣家屬。繆託腹心。又示無爲。以安其心。然後激衆以義。糾集烏合。待兵成慮。審發書罵賊。使覺悔。旣出。攝兵收復南昌。按甲待之。賊至安慶。攻城方銳。警聞使還。

算其歸途。水陸邀擊。大潰賊衆。遂擒宸濠于樵舍。兵法有先勝而後求戰者。非此謂也。成功之後。江右瘡痍未復。武宗皇帝南巡。奸權攘功。嫉譖百端。危疑莫測。守仁恭勤曲致。方靖地方。僅獲身免。守仁爲忠。可謂艱貞竭盡者矣。使時無守仁。倡義統衆。謀獲機宜。戰取有方。安慶卒破。金陵不保。長驅北上。應援蜂起。腹心陰助。京師存亡未可知也。雖畢竟天命。有在。終必殲夷。曠日持久。士夫戮辱。蒼生荼毒。可勝言也。守仁南贛鎮守地方之責。初無所與。今受責地方者。遇事不敢擔當。不過告變待命而已。守仁家于浙之山陰。溯乃江右通衢。兵力素弱。長驅或下。父兄宗族。有瞻顏乎。此時守仁夫豈不思。但忘私奉公。以爲社稷。不幸或敗。夷滅何悔。守仁之志。可謂精貫白日者矣。幸而成功。宇內太平。所謂徒薪曲突。人不爲功。亦不致思其忠。又守仁於武宗初年。劉瑾爲奸。人莫敢言。守仁斥之。觸恨。選杖毒決。碎屍折髀。死而復甦。流竄療裔。久方赦還。始獲錄用。乃者南贛之鎮。谿谷兇民。聚黨爲盜。視效虐劫。肆無忌憚。凡在虔楚閩廣。接壤山澤。無非賊巢。大小有司。束手無策。謂皆終不可理。守仁鎮守未及三年。兵威武略。奇變如神。以故茶寮桶岡諸寨。大冒瀕頭諸寨。次第擒滅。增縣置邏。立明約。遂爲治境。視古名將。何以過此。江右之民。爲立生祠。歲時祝祭。民心不忘。亦可見矣。曩者陛下登極。命取來京宴賞。封之新建伯。而陞南京兵部尙書。言者又謂不當來京宴賞。以致奢費。夫陛下大官之廚。日用無紀。較諸一殮之宴。所費幾何。猶煩論之。北京豈無一職。必欲置之南京。此乃邪比蔽賢妬功之所爲也。守仁後丁父憂服滿。遂不起用。反時造言排論。然雖蒙拜爵陞官。鐵券未給。祿米未頒。朝事無與。跡比樵漁。縱使有過。何庸論之。况有功無過哉。其意尤可知矣。不獨守仁。凡共勤王大小臣工。亦廢黜殆盡。臣不能枚舉。姑以一二論之。彼時領兵知府。惟伍文定。

得陞副都御史。得廢一子千戶。邢珣徐璉但陞布政。卽令閒住。彼亦何過。縱使有過。八議惡在。戴德孺雖陞布政。卽死于水。皆無廢子。副使陳槐。因勦宰臣進賢。致怒讎人。希意誣之。獨黜爲民。御史伍希儒謝源。輒以考察去官。且陳槐邢珣等。皆抱用世之才。秉捐軀之義。因功廢黜。深可太息。然在今日。陛下操柄之失。莫此爲甚。他日無事。則可。萬一有事。將誰効用哉。况守仁學原性命。德由忠恕。才優經濟。使之事君處物。必能曲盡其誠。尤足以當薰陶。備顧問。以陛下不世出。明聖之資。與之浹洽。講明天下之治。生民之福。豈易言哉。前者言官屢薦。故尙書席書。吳廷舉。今侍郎張翥。桂萼。皆薦之。曾蒙簡命。用爲兩廣總制。臣謂總制寄止一方。何若用之廟堂。可以贊襄謀議。轉移人心。所濟天下矣。伏惟陛下念明良遭遇之難。蚤召守仁。令與大學士楊一清等共圖至治。另推才能。爲兩廣總制。仍勅該部。給與守仁應得鐵券。祿米。將陳槐邢珣徐璉等起用。伍希儒謝源等查酌軍功事例議錄。戴德孺量與廢喪。此實陛下奉天所操之大柄。不可毫髮移奪者。宜早收之。以爲使人宣忠効力之權。臣不勝懇惓之至。

地方疏

霍韜

竊見新建伯南京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奉命巡撫兩廣。已將田州思恩撫處停當。隨復剿平八寨及斷藤峽等賊。臣等皆廣東人。與賊隣壤。備知各賊爲患實跡。嘗竊切齒。蹙額而歎曰。兩廣良民。何其不幸。生隣惡境。妻子何日寧也。又嘗竊計曰。兩廣何日得一好官員。剿平各賊。俾良民各得其生。而頑民染患未深者。亦得格心向化也。今乃恭遇聖明。特起王守仁撫剿田州思恩地方。臣等竊謀曰。兩廣自是有底寧之期也。聖天子知人之澤也。是役也。臣等爲王守仁計曰。前巡撫動調三省兵若干萬。梧

州三府積年儲畜軍餉費用不知若干萬。視從廣東布政司支去庫銀若干萬。米不知支去若干萬。殺死疫死狼兵鄉兵民壯打手不知若干萬。僅得田州安靖五十日耳。自是而思恩叛矣。吊巖賊出圍肇慶府矣。殺數千家矣。此賊併時同出。蓋與田州思恩東西相應和者也。若王守仁者。乘此大敗極敵之後。仰承聖明特擢之恩。雖合四省兵力。再支庫銀百餘萬。支米數百萬。剿平田州報功級數萬人。亦且曰天下大功也。然而守仁不役一卒。不費斗糧。只宣揚陛下聖德。遂致思恩田州兩府頑民稽首來服。其奉揚聖化。以來遠人。雖舜格有苗。何以過此。臣等是以歎服王守仁。不惟能肅將天威。實能誕敷天德也。若八寨之賊。斷藤峽之賊。又非田州思恩可比也。天下十二省俱多平壤。惟廣西獨在萬山之叢。其土險。其水迅。其山之高。有猿猴不度。飛鳥不越者。故諺語曰。廣西民三而賊七。由山高土惡。氣習兇悍。雖良民至者。亦化爲賊也。八寨賊。洪武年間所不能平。斷藤峽。成化八年都御史韓雍僅得討平。及今五十餘年。遺孽復熾。故廣西賊巢。柳州慶遠鬱林府江諸賊。雖時出劫掠。官兵亦屢請征之。若八寨賊。則自國初至今。未有輕議征剿者。一謂山水兇惡。進兵無路。消息少動。賊已先知。一夫控險。萬兵莫敵。故百六十年未有敢征八寨賊者也。賊亦恃險肆惡。時出攻圍城堡。殺掠良民。何啻萬計。四方頑民。犯罪脫逃。投入八寨。則有司不敢追攝矣。鄰近流賊。避兵追剿。投入八寨。則官兵不敢誰何矣。是八寨者。實四方寇賊淵藪也。斷藤峽。又八寨之羽翼也。廣西有八寨諸賊。猶人有心腹疾也。八寨不平。則兩廣無安枕期也。今王守仁沉機不露。掩賊不備。一舉而平之。百數十年豺虎窟穴。掃而清之。如拂塵然。非仰藉聖人神武不殺之威。何以致此。臣等是以歎服王守仁能體陛下之仁。以懷綏田州思恩向化之民。又能體陛下之義。以討服八寨斷藤

峽硬化之賊也。仁義之用，兩得之也。謹按王守仁之成功，有八善焉。乘湖兵歸路之便，則兵不調而自集。一也。因田州思恩致命之助，則勞而不怨。二也。機出意外，賊不及遯，所誅者真積年渠惡，非往年濫殺報功者比。三也。因歸師討逆賊，無糧運之費。四也。不役民兵，不募民馬，一舉成功，民不知擾。五也。平八寨，平斷藤峽，則極惡者先誅，其細小巢穴，可漸施德化，使去賊從良，得撫剿之宜。六也。八寨不平，則西而柳慶，東而羅旁綠水新寧恩平之賊，合數千里，共爲窟穴，頗調兵數十萬，費糧數百萬，未易平伏。今八寨平定，則諸賊可以漸次撫剿，兩廣良民，可漸安生業，紓聖明南顧之憂。七也。韓雍雖平斷藤峽賊矣，旋復有賊者，實當爾時未及區畫其地，爲經久圖，俾餘賊復據爲巢穴故也。今五十年生聚，則賊復熾盛也，亦宜若八寨乃百六十年所不能誅之劇賊，山川天險，尤難爲功。今守仁旣平其巢窟，卽徙建城邑以鎮定之，則惡賊失險，後日固不能爲變。逋賊來歸，不日且化爲良民矣。誅惡綏良，得民父母之體。八也。或者議王守仁，則曰：所奉命撫剿田州思恩也，乃不剿田州，則亦已矣。遂剿八寨可乎？臣則曰：昔吳楚反攻梁，景帝詔周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而絕吳楚糧道，遂破吳楚，而平七國，安漢社稷。夫不奉詔，大罪也。景帝不以罪亞夫何也？傳曰：闔以內寡人制之，闔以外將軍制之。又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古之道也。是故周亞夫知制吳楚，在絕其食道，而不在於救梁也。是故雖有詔命，猶不受也。惟明君則以爲功，若腐儒則以爲罪。今王守仁知田州思恩可以德懷也，遂約其降而安定之。知八寨諸賊百六十年未易服也，遂因時仗義而討平之。仁義之用，達天德者也。雖無詔命，先發後聞，可也。況有使宜從事之旨乎？或者又曰：建置城邑，大事也。區處錢糧，戶部職也。不先奏聞而輒興功，可乎？臣則曰：古者帝王千里之內。

自治千里之外。附之侯伯而已。是豈堯舜湯武聖智反後世不如哉。蓋慮與圖既廣。則智力不及。與其役一己耳目之力。而無益於事。孰若以天下賢才理天下事。爲逸而有功也。是故帝王之職。在於知人而已。既知其人之賢。而委任之矣。則事之舉錯。一以付之。而責其成功。若功効不孚。乃制其罪可也。今既任之。又從而牽制之。則豪傑何所措手足乎。是故王守仁之平八寨也。所殺者賊之渠魁耳。若逋逃者。固未及殺也。乘此時機。建置城邑。遂招逋逃之賊。復業焉。則積年之賊。皆可化爲良民也。失此機會。撤兵而歸。俟奏得旨。乃興版築。則賊漸來歸。又漸生聚。據險結寨。以抗我師。雖欲築城。亦不能矣。昔者范仲淹之守西邊也。欲築大順城。慮敵人爭之。乃先具版築。然後巡邊。急速興工。一月成城。西夏覺而爭之。已不及矣。爾時范仲淹若俟奏報。豈不敗乃事哉。王守仁於建置城邑之役。蓋計之熟矣。錢糧夫役。固不仰足戶部。而後有處也。其以一肩而分聖明南顧之憂。可謂賢矣。不以爲功。反以爲過可乎。先是正德十四年。宸濠謀反。江西兩司。俛首從賊。惟王守仁同御史伍希儒。謝源。誓心效忠。不幸奸臣張忠。許泰等。欲掩王守仁之功。以爲己有。乃揚諸人曰。王守仁初同賊謀。及公論難掩。乃又曰。宸濠金帛。俱王守仁。伍希儒。謝源。滿載以去。當時大學士楊廷和。尙書喬宇。亦忌王守仁之功。遂不與辯白。而黜伍希儒。謝源。俾落仕籍。王守仁不辯之謗。至今未雪。可謂黯啞之冤矣。夫國家論功。有二道焉。有開國效功之臣焉。有定亂拯危之臣焉。開國之臣。成則侯也。敗則虜也。雖勿計焉可也。惟禍變倏起。社稷安危。凜乎一髮。效忠定亂之臣。則不忘也。何也。所以衛社稷也。昔者王守仁之執宸濠也。可謂定亂拯危之功矣。奸人猶或忌之。而謗其短。夫如是。則後有事變。誰肯效忠乎。甚矣。小人忌功。足以誤國也。臣等是以歎曰。王守仁等江西之功。不白。無以

勸勵忠之臣。若廣西之功不白。又無以勸策勳之臣。是皆天下地方大慮也。王守仁大臣也。豈以功賞有無爲重輕哉。第恐當時有功之人。及土官立功之人。視此解體。則在外撫臣。遂無所激勸。以爲建功之地耳。臣等廣人也。目擊八寨之賊。爲地方大患。百數十年。一旦仰賴聖明。任用守仁。以底平定。不勝慶忭。今兵部功賞未見施行。戶部覆題。又復再勘。臣恐機會一失。大功遂沮。城堡不得修築。遁賊復據巢穴。地方不勝可慮也。是故冒昧建言。惟聖明察焉。乞早裁斷。俾官僚早得激勸。城寨早得修築。遁賊早得招安。良民早得復業。嶺海之外。歌詠太平。祝頌聖德。實臣等所以報陛下知遇一節也。亦臣等自爲地方大慮也。不得已也。爲此具奏。

征宸濠反間遺事

錢德洪

龍光云。是年六月十五日。公於豐城聞宸濠之變。時叅謀雷濟肅禹在侍。相與拜天誓死起兵討賊。欲趨還吉安。南風正急。舟不能動。又痛哭告天。頃之。得北風。宸濠追兵將及。潛入小漁船。與濟等同載得脫。免舟中計議。恐宸濠徑襲南京。遂犯北京。兩京倉卒無備。圖欲沮撓。使遲留半月。遠近聞知。自然有備無患。乃假寫兩廣都御史火牌云。提督兩廣軍務都御史楊爲機密軍務事。准兵部咨。及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顏咨。俱爲前事。本院帶領狼達官兵四十八萬。齊往江西公幹。的於五月初三日。在廣州府起馬前進。仰沿途軍衛有司等衙門。即便照數預備糧草。伺候官兵到日支應。若臨期缺乏誤事。定行照依軍法斬首等因。意示朝廷先差顏等勘事。已密於兩廣各處起調兵馬。潛來襲取宸濠。使之恐懼。遲疑觀望。不敢輕進。使濟等密遣乖覺人役。持火牌設法打入省城。宸濠見火牌。果生疑懼。十八日。回至吉安。又令濟等假

寫南雄南安贛州等府報帖。日遂飛報府城。打入省下。一以動搖省城人心。一以鼓勵吉安效義之士。又與濟等謀假寫迎接京軍文書云。提督軍務都御史王爲機密軍務事。准兵部咨。該本部題奉聖旨。許泰卻永分領邊軍四萬。從鳳陽等處陸路徑撲南昌。劉暉桂勇分領京邊官軍四萬。從徐州淮安等處水陸並進。分襲南昌。王守仁領兵二萬。楊旦等領兵八萬。秦金等領兵六萬。各從信地分道並進。刻期夾攻南昌。務要遵照方略。并心協謀。依期速進。毋得彼先此後。致誤事機。欽此。等因。咨到職。除欽遵外。照得本職先因奉勅前往福建公幹。行至豐城地方。卒遇寧王之變。見已退往吉安府起兵。今准前因。遵奉勅旨。候兩廣兵齊。依期前進外。看得兵部咨到緣由。係奉朝廷機密勅旨。皆是掩其不備。先發制人之謀。其時必以寧王之兵尙未舉動。今寧王之兵已出。約亦有二三十萬。若北來官兵不知的實消息。未免有誤事機。以本職計之。若寧王堅守南昌。擁兵不出。京邊官軍遠來。天時地利兩皆不便。一時恐亦難圖。須是按兵徐行。或分兵先守南都。候寧王已離江西。然後或遮其前。或擊其後。使之首尾不救。破之必矣。今寧王主謀。李士實。劉養正等各有書密寄本職。其賊將凌十一。閔廿四亦各密差心腹前來本職遞狀。皆要反戈立功報效。可見寧王已是衆叛親離之人。其敗必不久矣。今聞兩廣共起兵四十八萬。其先鋒八萬。係遵勅旨之數。今已到贛州地方。湖廣起兵二十萬。其先鋒六萬。係遵勅旨之數。今聞已到黃州府地方。本職起兵十萬。遵照勅旨。先領二萬屯吉安府地方。各府知府等官各起兵快約。亦不下一萬之數。其計亦有十一二萬人馬。儘已穀用。但得寧王早離江西。其中必有內變。因而乘機夾攻。爲力甚易。爲此。今用手本備開緣由前去。煩請查照裁處。并將一應進止機宜。計議停當。選差乖覺曉事人員。與同差去人役。星夜

回報施行。須至手本者。既已寫成手本。令濟等選差。慣能走遞家人。重與盤費。以前事機。陽作實情。備細密切說與。令渠潛蹤隱跡。星夜前來南京。及淮揚等處。迎接官兵。又令濟等尋訪素與宸濠交通之人。厚加結納。令渠密去報知寧府。宸濠聞知。大加賞賜。差人四路跟捉。既見手本。愈加疑懼。將差人備細拷問詳悉。當時殺死。因此宸濠又疑李士實。劉養正不信其謀。又與龍光計議。假寫回報李士實書內云。承手教密示。足見老先生精忠報國之本心。始知近日之事。迫於勢不得已。而然。路雖陷於羅網。乃心罔不在王室也。所喻密謀。非老先生斷不能及此。今又得子吉同心協力。當萬萬無一失矣。然幾事不密則害成。務須乘時待機而發。乃可不然。恐無益於國。而徒爲老先生與子吉之累。又區區心所不忍也。况今兵勢四路已合。只待此公一出。便可下手。但恐未肯輕出耳。昨凌閣諸將遣人密傳消息。亦皆出於老先生與子吉開導激發。而然。但恐此三四人者。皆是粗漢。易有漏泄。須戒令慎密。又曲爲之防可也。目畢。即付內丁。知名不具。與劉養正亦同。兩書既就。遣雷濟設法差遞李士實。龍光設法差遞劉養正。各差遞人皆被宸濠殺死。宸濠山是愈疑劉李。劉李亦各自相疑懼。不肯出身任事。以故上下人心互生疑懼。兵勢日衰。又遣素與劉養正交厚。指揮高容。致書劉養正。及遣雷濟蕭禹引誘內官萬銳等。私寫書信與內官陳賢。劉吉。喻木等。俱皆反間之謀。又多寫告示及招降旗號。開諭逆順禍福。及寫木牌等項。動以千計。分遣雷濟蕭禹龍光王佐等。分役經行賊壘。潛地將告示粘貼。及旗號木牌四路標插。又先張疑兵於豐城。示以欲攻之勢。又遣雷濟龍光將劉養正家屬在吉安者。厚加看養。陰遣其家人密至劉養正處。傳遞消息。亦皆反間之謀。初時宸濠謀定。六月十七日出兵。自己於二十二日在江西起馬。徑趨南京。謁陵卽位。遂直

犯北京因聞前項反間疑沮之謀遂不敢輕出故十七等日先遣兵出攻南康九江而自留省城賊兵等候宸濠不出亦各疑懼沮沮久駐江湖之上師老氣衰又見四路所貼告示及插旗號木牌人人解體日漸離散以故無心攻鬪其後宸濠探知四路無兵前項事機已失兵勢已阻人馬已散多有潛來投降者我師一候宸濠出城卽統伍知府等官兵疾趨攻破省城度宸濠顧念根本之地勢必歸救遂預發兵迎擊於鄱陽湖大戰三日罪人斯得

右反間始末嘗聞諸古水致仕縣丞龍光光謂德洪曰昔夫子寫楊公火牌將發時雷濟問曰寧王見此恐未必信曰不信可疑否對曰疑則不免夫子笑曰得渠一疑彼之大事去矣旣而歎曰宸濠素行無道殘害百姓今雖一時從逆者衆必非本心徒以威劫利誘苟一時之合耳縱使奮兵前去我以問罪之師徐躡其後順逆之勢旣判勝負預可知也但賊兵早越一方遂破殘一方民命虎兕出柙收之遂難爲今之計只是遲留宸濠一日不出則天下實受一日之福光又言夫子捷疏慮繁文太多一切反間之計俱不言及亦以設謀用詭非君子得已之事不欲明言示人當時若使不行間計遲留寧王寧王必卽時擁兵前進正所謂迅雷不及掩耳兩京各路何恃爲備所以破敗寧王使之坐失事機全是遲留寧王一着所以遲留寧王全是謀行反間一事今人讀奏冊所報皆是可書之功而不知書不能盡者十倍於奏冊又言寧藩事平之後京邊官軍南來失其奸計由是痛恨夫子百計搜尋羅織無所泄毒擠怒門人冀元亨與濟禹光等俱欲置之死地冀元亨被執光等四竄逃匿家破人亡妻子離散直伺官軍離却省城方敢出身回家當時光等粘貼告示標插旗號木牌皆是半夜昏黑衝風冒雨

涉險破浪。出入賊壘。萬死中得一生。所差行間人役。被宸濠要殺者。俱是親信家人。今當事平之後。議者不究始原。并將在冊功次亦盡削去。此光等走役微勞。雖皆臣子本分。不足深惜。但賞罰若此。繼後天下倘或再有事變。人皆以光等爲嚆戒矣。誰肯復效死力哉。又言夫子應變之神。真不可測。時官兵方破省城。忽傳令遣免死木牌數十萬。莫知所用。及發兵迎擊宸濠於湖上。取木牌順流放下。時賊兵旣聞省城已破。皆從之。衆俱欲逃竄無路。見水浮木牌。一時爭取散去。不計其數。二十五日。賊勢尙銳。值風不便。我兵少挫。夫子急令斬取先却者頭。知府伍文定等立於銃砲之間。方奮督各兵殊死抵戰。賊兵忽見一大牌書寧王已擒。我軍毋得縱殺。一時驚擾。遂大潰。次日。賊兵旣窮促。宸濠思欲潛遁。見一漁船隱在蘆葦之中。宸濠大聲叫渡。漁人移棹請渡。竟送中軍諸將尙未知也。其神運每如此。又言嘗聞雷濟云。夫子昔在豐城聞變。南風正急。拜受哭告曰。天若憫惻百萬民命。幸假我一帆風。須臾風稍定。頃之。舟人謹諫回風。濟禹取香煙試之。舟上果然。久之。北風大作。宸濠追兵將及。時夫人公子在舟。夫子呼一小漁船。自縛勅令濟禹持米二斗。鱸魚五寸。與夫人爲別。將發。問濟曰。行備否。濟禹對曰。已備。夫子笑曰。還少一物。濟禹思之不得。夫子指船頭羅蓋曰。到地方無此。何以示信。於是又取羅蓋以行。明日。至吉安城下。城門方戒嚴。舟不得泊岸。濟禹揭羅蓋以示。城中遂譙慶曰。王爺爺還矣。乃開門羅拜迎入。於是濟禹心歎危迫之時。暇裕乃如此。德洪昔在師門。或問用兵有術否。夫子曰。用兵何術。但學問純篤。養得此心不動。乃術爾。凡人智能相去不甚遠。勝負之決。不待卜諸臨陣。只在此心動與不動之間。昔與寧王逆戰於湖上。時南風轉急。面命某某爲火攻之具。是時前軍正挫却。某某對立。

矚視三四申告耳如弗聞。此輩皆有大名於時者。平時智術豈有不足。臨事忙失若此。智術將安所施。又嘗聞鄒謙之曰。昔先生與寧王交戰時。與二三同志坐中軍講學。諜者走報前軍失利。坐中皆有怖色。先生出見諜者。退而就坐。復接緒言。神色自若。頃之。諜者走報賊兵大潰。坐中皆有喜色。先生出見諜者。退而就坐。復接緒言。神色亦自若。又嘗聞陳惟濬曰。惟濬嘗聞之。尙謙矣。尙謙言。昔見有待於先生者。自稱可與行師。先生問之。對曰。某能不動心。曰。不動心可易言耶。對曰。某得制動之方。先生笑曰。此心當對敵時。且要制動。又誰與發謀出慮耶。又問。今人有不知學問者。儘能履險不懼。是亦可與行師否。先生曰。人之性氣剛者。亦能履險不懼。但其心必待強持而後能。卽強持便是本體之蔽。便不能宰割庶事。孟施舍之所謂守氣者也。若人真肯在良知上用功。時時精明。不蔽於欲。自能臨事不動。不動真體。自能應變無言。此曾子之所謂守約。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者也。又嘗聞劉邦采曰。昔有問人能養得此心不動。卽可與行師否。先生曰。也須學過。此是對刀殺人事。豈意想可得。必須身習其事。斯節制漸明。智慧漸周。方可信行天下。未有不履其事。而能造其理者。此後世格物之學。所以爲謬也。孔子自謂軍旅之事。未之學。此亦不是謙言。但聖人得位行志。自有消變未形之道。不須用此。後世論治。根源上全不講及。每事只在半中截做起。故犯手脚。若在根源上講求。豈有必事殺人而後安得人之理。某自征贛以來。朝廷使我日以殺人爲事。心豈割忍。但事勢至此。譬之既病之人。且須治其外邪。方可扶回元氣。病後施藥。猶勝立視其死故耳。可惜平生精神。俱用此等沒緊事。上去了。昔者德洪事先生八年。在侍同門。每有問兵事者。皆默而不答。以故南贛寧藩始末。俱不與聞。先生沒後。搜錄遺

書七年而奏疏文移始集。及查對月日而後五征始末具見。獨於用間一事。昔嘗槩聞。奏疏文移俱無所見。去年德洪主試廣東。道經江西。訪問龍光。始獲問書間牌諸稿。并所聞於諸同門者。歸以附錄云。時嘉靖乙未八月。書于姑蘇之郡學。

陽明先生平濶頭記

大學士湖東費宏

惠之龍川北抵贛。其山谷賊巢。亡慮數百。而濶頭最大。濶之賊肆惡。以毒吾民者。亡慮數千。以池仲容最著。仲容之放兵四劫。亡慮數十年。而龍川翁源始興龍南信豐安遠會昌。以邇巢受毒數。正德丁丑之春。信豐復告急于巡撫都御史王公伯安。召諸縣苦賊者數十人。問何以攻之。皆謂非多集狼兵弗濟。又謂狼兵亦嘗再用矣。竟以招而後定。公曰。盜以招蔓。此頃年大弊也。吾方懲之。且兵無常勢。奚必狼而後濟耶。若等能爲吾用。獨非兵乎。乃與巡按御史屠君安卿毛君鳴岡合疏。以剿請。又請重兵權。肅軍法。以一士心。詔加公提督軍務。賜之旗牌。聽以便宜區畫。惟功之有成。不限以時。時橫水桶岡盜亦起。而視濶爲急。公議先攻二峒。乃會兵以圖濶。凡軍中籌畫。多諮之。兵備副使楊君廷宜。請募諸縣機兵。而以其傭募新民之任戰者。取贖金儲穀鹽課以餉之。而兵與食足焉。二峒之攻。慮仲容乘虛以擾我也。謀伐其交。使辨士周祥等諭其黨黃金巢等。得降者五百人。籍以爲兵。仲容獨憤不從。冬初聞橫水破。始懼。使弟仲安率老弱三百人來圖緩兵。且我覘之。公陽許之。使據上新地。以遏桶岡之賊。而實遲其歸圖。閱月。仲容聞桶岡破。益懼。爲備益嚴。公使以牛酒詞之。賊度不可隱。則曰。盧珂鄭志高陳英吾讎也。恐其見襲。而備之耳。珂等皆龍川歸順之民。有衆三千。仲容脅之不可。故深讎之。公方欲以計生致仲容。乃陽檄龍川盧珂

等構兵之實。若甚恐焉。趣利刊木。且假道以誅珂黨。十二月望。珂等各來告仲容必反。公復怒其誣構。叱收之。陰諭意向。使遣人先歸集衆。時兵還自桶岡。公合樂大饗。散之歸農。示不復用。使仲安亦領衆歸。又遣指揮余恩諭仲容。毋撤備以防珂黨。仲容益喜。前所辨士因說之。親詣公謝。且曰。往則我公信爾。無他。而誅珂等必矣。仲容然。率四十人來見。公聞其就道也。密飭諸縣勒兵分哨。又使千戶孟俊僞持一檄。經湖巢。宣言將拘珂黨。實督集其兵也。賊導俊出境。不復疑。閏十二月下弦。仲容既至贛。是夕釋珂等。馳歸。糜仲容。令官屬以次饗犒。明年正月癸卯。公度諸兵已集。引仲容入。并其黨擒之。出珂等所告。訊鞫具狀。亟使人約諸兵入巢。越四日丁未。同時並進。其軍于龍川者。惠州知府陳祥率通判徐璣從。和平都人指揮姚瓏率新民梅南春等從。烏龍鎮人孟俊率珂等從。平地水入。軍于龍南者。贛州知府邢珣率同知夏克義知縣王天與等從。太平保人推官危壽率義民葉方等從。南平人守備指揮鄭文率義民孫洪舜等從。冷水逕入。余恩率百長王受等從。高砂保人軍于信豐者。南安知府季駿率訓練藍鏗等從。黃田岡入。縣丞舒富率義民趙志標等從。烏逕人。公自率中堅督文搗下。湖大巢。副使君督餘哨。曾于三泷。賊黨自仲容至。贛備已弛矣。至是。聞官兵驟入。皆驚失措。乃分投出禦。而悉其精銳千餘。迎敵于龍子嶺。我兵列爲三衝。犄角而前。恩以受兵首與賊戰。却之。奮追里許。賊伏四起。擊受後。壽乃以方兵鼓噪往援。俊復以珂等兵從旁衝擊。呼聲震山谷。賊大敗而潰。遂併上中二泷。克之。各哨兵乘勝奮擊。是日遂破巢十一。曰熱水。曰五花障。曰淡方。曰石門。曰上下陵。曰芳竹湖。曰白沙。曰曲潭。曰赤塘。曰古坑。曰三坑。明日探賊所奔。分道急擊。己酉破巢凡六。曰鐵石障。曰羊角山。曰黃田岡。曰嶺岡。曰塘舍岡。曰溪尾。庚戌破巢凡二。

曰大門山。曰鎮里寨。辛亥。破巢凡九。曰中村。曰半逕。曰都坑。曰尺八嶺。曰新田逕。曰古地。曰空背。曰旗嶺。曰頓岡。癸丑。破巢凡四。曰狗脚坳。曰水晶洞。曰五洞。曰藍州。丙辰。破巢凡二。曰風盤。曰茶山。其奔者尙八百餘徒。聚于九連山。山峻而袤廣。與龍門山後諸巢接。公慮以兵進逼。其勢必合。合難制矣。乃遵銳士七百餘人。衣所得賊衣。若潰而奔。取賊所據厓下澗道。乘暮而入。賊以爲其黨也。從厓下招呼。我兵亦佯與和應。已度險。扼其後路。明日。賊始覺。併力求敵。我兵從高臨下。擊敗之。公度其必潰也。預戒各哨設伏。以待乙丑。覆之于五花障。于白沙。于銀坑水。丁卯。覆之于烏龍嶺。于中村。于北山。于風門。與分逃餘孽尙三百餘徒。各哨乃會兵追之。二月辛未。復與戰于和平。甲戌。戰于上坪下坪。丁丑。戰于黃田坳。辛巳。戰于鐵障山。癸未。戰于乾村。于梨樹。乙酉。戰于芳竹。壬辰。戰于百順。于和峒。乙未。戰于水源。于長吉。于天堂寨。謀報名巢之稔惡者。蓋幾盡矣。惟脅從二百餘徒。聚九連谷山。呼號乞降。公遣珣往撫之。籍其處之白沙。公率副使君乃卽祥應和平。相其險易。經理立縣設隘。庶幾永寧。遂班師而歸。蓋戊寅三月丁未也。凡所搗賊巢三十八所。擒斬賊酋二十九人。中酋三十八人。從賊三千六十八人。俘賊屬男婦八百九十人。鹵獲馬牛器仗稱是。是役也。以力則兵僅數千。以時則旬僅六夾。遂能滅此兇狡。稽誅之虜。以除三徵數十年之大患。其功偉矣。捷聞。有詔褒賞。官公之子世錦衣百戶。副使君加俸一秩。於是那侯。夏侯。危侯。借通判文侯。運。吳侯。昌。謂公茲舉。足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不可以無傳也。使人自贛來請。予書其事。嗟乎。惟兵者不祥之器。王公用儒者謀。謀之業。而乃躬擐甲冑。身先將士。下上山谷。與死寇角。勝爭利。出於萬死。而公平日登習殺伐之事。而貪取摧陷之功。以爲快哉。顧盜之於民。不容並育。譬則莠驕害稼。而養之弗薊。從

虎狼之狂噬。而聽孽牧之衰耗。此不仁者所不忍爲。而公亦必不以不仁自處也。公之心。予知之。公之功。則播之天下。傳之後世。何俟於予之書之也。然而人知渠魁之坐縛。兇孽之蕩平。以爲成功如此其易。而不知公之篤慮如此其密。建請如此其忠。上之所以委任如此其專。副使君之所贊佐如此其勤。文武將吏之所以奔走禦侮如此其勞。而功之成所以如此其不易。是則不可以不書也。予故爲備書之。以昭示。贛人庶其無忘。且有考焉。

移置陽明先生石刻記

昔陽明王先主督兵于贛也。與學士大夫切劘于聖賢之學。自縉紳至於閭閻。以及四方之過賓。皆得受業問道。蓋濂洛之傳。至是復明。而先生治兵料敵。卒有以平奸宄者。皆原於切劘之力。於是深信人心本善。無不可復。其不然者。由倡之不力。輔之不周。而爲學之志未立故也。旣以責志爲教。肆其子弟。復取大學中庸古本序。其大端與濂溪太極圖說聯書。刻于鵝湖山之上。使登覽而遊息於此者。出埃壚之表。動高明曠遠之志。庶幾見所書而興起其志。不使至於懈惰。蓋所以爲倡而輔之之慮切也。先生去贛二十餘年。石爲風雨之所摧剝者。日就缺壞。而是山復爲公廨所拘。觀者出入不便。嘉靖壬寅。憲副江陰薛君應登備兵之暇。訪先生故迹。觀斯石。悲慨焉。旣移置于先生祠中。復求揭本之善者。補刻其缺壞。而託記于子。子嘗觀先生所書。恨其學之不俱傳也。自孔孟以後。明其學者濂溪耳。故圖說原天所以生人者。本於無極。而求復其原。則以無欲爲主。舍無欲而言中正仁義。皆不可以合德而反終。故大學言致知。中庸言慎獨。獨知之地。欲所由辨。求其寡而無焉。此至易而難者也。先生數百年之下。處困而後自得。恍然悔

既往之非真。若脫溷淖而御冷風。故既自以切劘。而尤不敢有隱於天下。於是擇其辭書之石。冀來者之自得。猶夫己也。今先生之言徧天下。天下之人多易其言。而不知其處困之功。與責志之教。故深於解悟者。每不屑於持守。而意見所至。即皆自是。而不疑。嗻嗻然。方且以議論相持。競譽。則石已缺壞。而猶不蔽風雨。顧以爲崇獲之嚴。賀焉。莫知其所出入。豈不失哉。夫欲之易熾。速於風雨。而志之難立。有甚於石。其積習之久。非一日可移置也。然使精神凝聚。卽獨知之地。以從事焉。則又不易地。不由人。而足以自反。譬則石之摧剝於風雨者。復庇之以廈屋。雖失於昔。不猶可以保其終乎。今石存。則升先生之堂者。宜有待矣。薛君有志於學。其完此石。蓋亦輔世之意。而余之困而不學。則有愧於切劘之助也。書之石陰。亦以爲久要云。

陽明王先生報功祠記

經世保民之道。濟其變。而後顯其功。厚其施。而後食其報。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時而至於立功。則去太上遠矣。士君子遭時遇主。處常盡變。不得已而立功。固不墮其報之久。追人之思報。自不能已。故昌黎祀潮。子厚祀柳。張詠繪像而祀於蜀。羊祜建碑而祀於襄陽。其致一也。轄之牙境。萬山盤互。羣盜縱橫。士酋跳梁於東南。逆藩窺伺於西北。正德丙子春。陽時王公以大中丞乘鉞來鎮。綱紀號令。朝發夕新。凡四省五道九府州六十九縣二十五衛所之奔命者。皇皇汲汲。恐于後至之外。又卓見大本。廣集衆思。張旆操縱。不出庭戶。而遙制黠虜於江山數千里之外。英聲義烈。肅於雷霆。今年平南靖。明年平桶岡。又明年平瀾頭。又明年平逆藩。如虜如楚。如閩如粵。四郊力穡。清夜絃歌。而邊圉之患除。如豫州。如江州。如

桐城如淮甸千里肅清萬夫解甲而社稷之憂釋夫公以文儒之資生承平之世蹈踈遜之蹤當盤錯之會天樞全斗極之光地維掃豺狼之穴璽書頻獎茅土加封一時遭際可以風勵羣工矣公之去贛久矣而人猶思之復建祠以祀之富者輸財貧者效力巧思者摸像善計者糾工虛堂香火無替歲時報施之道不於其存而於其亡身後之事未定於天下而私於一方吾是以知贛人之重義也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茲非三代之遺民歟公繼其父龍山公之學且與孫忠烈同年同官忠烈死逆藩之難而公成靖難之功浩然之氣充塞兩間增光皇國幸與不幸易地則皆然者然則公之立功雖有先後大小要皆以忠輸君以孝成親以信許友者歟公諱守仁字伯安別號陽明龍山公諱華以大魁家宰孫忠烈諱燧以中丞贈宗伯皆吾鄉先達也嗚呼望雷陽而思新竹按營壘而歎奇才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謹紀其實以備野史之拾遺云

田石平記

田江之濱有怪石焉狀若一龜臥于衍石之上長倍尋厚廣可尋之半境土寧靜則假臥維平有眚則傾欹潛浮以離故處故俗傳有平寧傾兵之讖歲乙酉岑氏猛食采日殷恣橫搆兵守臣方上疏議討一夕石忽浮去數百武猛懼乃使力士復之嚮夕殷祀之以潛弭其變明年大兵至猛竟失利以滅人益異焉猛黨盧王二酋脅衆連兵據思田以重煩我師朝議特起今新建伯陽明王公來平比至集衆告曰蠢茲二酋豈憚一擒維瘡痍未瘳而重罹鋒刃爲可哀也即日下令解十萬之甲掣四省之兵推赤二酋俾自善計二酋憚公威德且知大信不殺遂率衆自縛泣降公如初令諭而遣之單車詣田經畫建置以訓奠

有衆。田父老望風觀德。如堵如牆。羅拜泣下。曰：大兵不加。明公再生之賜也。田醜何以爲報。維田始禍。石實釁之。具以怪狀聞。且曰：白王師未旋。石靡有寧。田人惴惴。守之如嬰。今則亡是恐矣。願公毀此。以寧我田。公曰：其然。與若等往觀之。旣觀。曰：汝能怪乎。吾不汝毀。而與決。取筆大書其上。曰：田石平。田州寧。千萬世。鞏皇明。明年春。公使匠氏鑄之。遂以爲田鎮。田人無遠近。老穉咸謳歌於道。以相慶焉。嗟夫。維石在阿。賦性不那。孰使之行。豈民之訛。維妖維祥。肇是興亡。天實變幻。而莫知其方。維邪則洩。維正則滅。亦存乎其人而已矣。公忠誠純正。其靜一之學。浩然之氣。見於勤王靖難者。可以格神明而貫金石。天下已信之。有弗靈於是石乎。田人寶茲石文。蓋不啻交人之纍銅柱也已。公身將旋。田人趨必東。曰：茲不可無述。以告于世。世作田石平記。

陽明先生畫像記

少師徐階

陽明先生像一幅。水墨寫。嘉靖己亥。予督學江西。就士人家摹得先生燕居像二。朝衣冠像一。明年庚子夏。以燕居之一。贈呂生舒。此幅是也。先生在正德間。以都御史巡撫南贛。督兵敗宸濠。平定大亂。拜南京兵部尙書。封新建伯。其後以論學爲世所忌。竟奪爵。予往來吉贛間。問其父老云：濠之未叛也。先生奉命按事福州。乞歸省其親。乘單舸下南昌。至豐城。聞變。將走還幕府。爲討賊計。而吉安太守松月伍公議。適合郡又有積穀可養士。因留吉安。徵諸郡兵。與濠戰湖中。敗擒之。其事皆有日月可按覆。而忘者謂先生始赴濠之約。後持兩端遁歸。爲伍所強。會濠攻安慶不克。乘其沮喪。幸成功。夫人情苟有約。其敗徵未見。必不遁。凡攻討之事。勝則候。不勝則族。苟持兩端。雖強之必不留。武皇帝之在御也。政由嬖倖。濠悉與結。

納至或許爲內應。方其崛起。天下皆不敢意其遽亡。先生引兵而西。留其家吉安之公署。聚薪環之。戒守者曰。兵敗卽縱火。毋爲賊辱。嗚呼。此其功豈可謂幸成。而其心事豈不儼然。如日月哉。忌者不與其功足矣。又舉其心事誣之。甚矣。小人之不樂成人善也。自古君子爲小人所誣者多矣。要其終必自暴自。乃予所深慨者。今世士大夫高者談玄理。其次爲柔愿。下者直以貪黷奔競。謀自利其身。有一人焉。出死力爲國家平定大亂。而以忌厚誣之。其勢不盡驅士類入於三者之途不止。凡爲治。不患無事功。患無賞罰。議論者。賞罰所從出也。今天下漸以多事。庶幾得人焉。馳驅其間。而平時所謂議論者如此。雖在上智。不以賞罰爲勸懲。彼其激勵中才之具。不已疎乎。此予所深慨也。濠之亂。孫許二公死於前。先生平定之。於後。其迹不同。同有功於名教。江西會城。孫許皆廟食。而先生無祠。予督學之二年。始祀先生於射圃。未幾。被召。因摹像以歸。將示同志者。而首以贈呂生。予嘗見人言此像於先生極似。以今觀之。貌殊不武。然獨以武功顯於此。見儒者之作用矣。呂生誠有慕乎。尙於其學求之。

重脩陽明王先生祠記

大學士李春芳

陽明先生祠。少師存翁徐公督學江右時所創建也。公二十及第。宏辭博學。燁然稱首詞林。一時詞林宿學。皆自以爲不及。而公則曰。學豈文詞已也。日與文莊歐陽公窮究心學。聞陽明先生良知之說。而深契焉。江右爲陽明先生過化地。公旣闡明其學。以訓諸生。而又謂崇祀無所。不足以繫衆志。乃於省城營建祠宇。肖先生像祀之。遴選諸生之雋茂者。樂羣其中。名曰龍沙會。公課藝暇。每以心得開示諸生。而一時諸生多所興起。云旣公召還。荐躋綸閣。爲上所親信。蓋去江右幾三十年矣。有告以祠宇傾圮者。公則愀

然動心捐賜金九十。屬新建錢令修葺之。侍御甘齋成君聞之曰。此予責也。遂身任其事。鳩工庀材。飾其所已敝。增其所未備。堂宇齋舍。煥然改觀。不惟妥祀允稱。而諸生之興起者。益勃勃不可禦矣。噫。公當樞筭之任。受心膂之寄。無論幾務叢委。卽宸翰咨答。日三四至。而猶倦倦於崇先哲。興後學。如此誠以學之不可以已也。夫致知之學。發自孔門。而孟子良知之說。則又發所未發。陽明先生合而言之曰。致良知。則好善惡惡之意。誠推其極。家國天下可坐而理矣。公篤信先生之學。而日以體之身心。施之政事。秉鈞之初。卽發私餽。屏貪墨。示以好惡。四海嚮風。不數年而人心吏治。翕然不變。此豈有異術哉。好善惡惡之意。誠於中也。故學非不明之患。思不誠耳。知善知惡。良知具存。譬之大明當天。無微不照。當好當惡。當賞當罰。當進當退。錙銖不爽。各當天則。循其則而應之。則平平蕩蕩。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而天下平矣。故誠而自慊。則好人所好。惡人所惡。而爲仁。不誠而自欺。而好人所惡。惡人所好。而爲不仁。苟爲不仁。生於其心。害於其事。蠹治戕民。有不可勝言者矣。公爲此懼。又舉明道定性識仁二書。發明其義。以示海內學者。而致知之學。益明以切。諸生能心惟其義。而體諸身。則於陽明先生之學。幾矣。業斯舍者。其尙體公之意。而殫力於誠。以爲他日致用之地哉。成君守節。曹州人。癸丑進士。按治江右。飭紀布惠。卓有賢聲。蓋有志於學者。

平寧藩事略

敬齋蔡文 見任廉使

陽明先生道德功業。冠絕古今。無容議矣。獨寧藩一事。不理於讒口者有二。曰。始與寧府交通。後知事不可成。因人之力。從而剪之。以成厥功。又曰。寧府財寶山積。兵入其官。悉取以歸。此二者。當時讒口嗷嗷。至

形諸章奏播諸遠近。縉紳有識皆知其爲必無。而莫悉其無之故。皆知其絕無可疑。而無以破人之疑。余甚恨之。足跡半天下。訪之莫有知者。迨移官入贛。贛故先生開府之地。當時故老尙有存者。咨訪累月。迺得其詳。於是躍然以喜。疾譏口之無根。且知先生計慮之深。規模之遠。有非常情之所能測識也。自古建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逆藩之積慮。非一日矣。當時所憚。獨先生在耳。殺之不得。必欲致之。事乃可成。故致惓惓於先生。而先生亦示不絕於彼者。力有所爲。機有所待。嗣會葉芳等有衆萬人。感不殺之恩。樂爲我用。先生推誠撫之。間示以意。芳叩首踴躍待報。而發逆藩招集無賴。亦屬意於葉芳。嘗以厚貲啗之。芳受不卻。有以聞於先生者。先生撫然有失久之。搏案起曰。吾今日視義當爲。事之成敗。身之禍福。不計也。會逆兵起。遂部所屬民卒。督知府邢珣。伍文定等以行。葉芳密使人告曰。吾以款彼也。今日之事。生死惟命。先生大喜。卽攜以往。鄱湖之戰。逆藩覬望芳來。芳乘之。遂就擒。大難之平。芳與有力。不然。逆兵衆且強。獨以民卒之脆弱。渙散。安能當其鋒哉。兵入南昌。先生召芳語之曰。吾請於朝。以官償若勞。如何。芳叩首曰。芳士人。不樂拘束。願得金帛作富家翁耳。遂入宮籍所有以獻。餘以予芳。滿其欲焉。由前觀之。先生所以陽示不絕於彼者。陰欲有爲於此。使當時積穀練兵。寧不啓彼之疑。而厚其毒法。曰藏於九地之下。奮於九天之上是也。其後以貲委葉芳者。則以夷治夷之法。故先生心事如青天白日。用兵若風雨雷霆。本無可疑。何疑者之紛紛也。故表而出之。

蔭子濟呈

正德十六年七月十八日。奉到兵部鳳字二千八百八十號勘合內開。一件捷音事。准武選司付奉本部

達送該本部題送。准浙江布政司咨呈。據紹興府申。蒙本府紙牌。仰縣速將都御史王承蔭子姪。該之人。取具無礙親供。并官吏里隣人等。不扶結狀。繳報等因。依蒙行。據該闕里老呂時進等。勘得右副都御史王任江西南贛等處剿賊成功。欽承蔭子一人。世襲錦衣衛百戶。行縣取具里老并本族親供。今據前因。合將繳到王冕等供狀一紙。係本縣東北隅五里民籍。有姪王守仁。任江西南贛等處右副都御史。爲剿賊成功。欽承蔭子王正憲。世襲錦衣衛百戶。行縣取具里老并本族親供。呈繳到部。查得先該提督南贛都御史王奉稱。征剿江西南贛等處賊寇。驍卒不過萬餘。用費不滿三萬兩月之間。俘斬六千有奇。破巢八十有四。渠魁授首。醜類無遺。該本部查議得。都御史王躬親督戰。獲有軍功。所當先錄。伏望聖明。俯照節年平寇陞蔭有功官員事例。將王照例陞職蔭子。以酬其功等因。具題。正德十三年四月十八日。節該奉聖旨。是各官既剿賊成功。地方有賴。陞右副都御史蔭子姪一人。做錦衣衛世襲百戶。欽此。查無本官應襲子姪姓名。已經備行原籍官司查取。去後。又該提督南贛軍務右副都御史王奏報。廣東韶州府樂昌等縣。平賊捷音。內開擒斬首從賊人首級共二千八百九名。顆俘獲賊屬并奪回被擄男婦五百名口等因。該本部查議得。本官分兵設策。一旦剿平。厥功非細。本部議將王量加陞級。於先蔭子百戶上再加陞蔭。以酬其功。伏蒙欽依。王守仁已因功陞職。還賞銀四十兩。紵絲二表裏。臣等以爲王守仁累建奇功。各不相掩。今止給賞。似不足酬其功。合無王守仁累陞俸給。於先蔭子百戶上量加陞蔭。等因。本年十二月初三日。具題。本月二十六日。奉聖旨。王守仁累有成功。他男先蔭職事上。還加陞一級。欽此。又經備行欽遵。訖。今據前因。久查陞級事例。實授百戶上加一級。該副千戶通查案呈到部。欲將都

御史王應蔭子王正憲查照先奉欽依加蔭子姪一人做錦衣衛世襲百戶。再加續奉欽依加陞一級。與做副千戶。填註錦衣衛左所支俸。緣係查錄恩蔭。節奉欽依。王守仁蔭子姪一人做錦衣衛世襲百戶。及他男先蔭職。上還加陞一級事理等因。正德十五年三月初四日。少師兼太子太師本部尙書王等具題。次年四月二十五日奉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通行。爲此合行浙江布政司轉行紹興府餘姚縣着落當該官吏。照依本部題奉欽依內事理。即便查取王正憲作速起程前來赴任。仍將本官起程日期繳報施行。

處分家務題冊

門人黃宗明書

先師陽明先生夫人諸氏。諸無出。先生立從姪正憲爲繼。嘉靖丙戌繼室張氏生子名正聰。未及一歲。輒有兩廣之命。當將大小家務處分詳明。託人經理。歿幾一載。家衆童僕不能遵守。在他日能保無悔乎。宗明等因送先生葬回。太夫人及親疎宗族子弟四方門人俱在。將先生一應所遺家務。逐一稟請太夫人。與衆人從長計處。分析區畫。以爲閑家正始。防微杜漸之原。寫立一樣五本。請於按察司僉事王紹興。府知府洪用印鈴記。一本留府。一本留太夫人。正憲正聰各留一本。同志一本。永爲照守。先生功在社稷。澤被生民。道在宇宙。人所瞻仰。其遺孤孳室。識與不識。無不哀痛。况骨肉親戚。門生故舊。何忍棄之負之哉。凡我同事。自今處分之後。如有異議。人得舉正。毋或輕貸。

同門輪年撫孤題單

門人薛侃書

先師陽明先生同祖兄弟五人。伯父之子曰守義。守智。叔父之子曰守禮。守信。守恭。同父兄弟四人。長爲

先師次守儉守文守章先師年逾四十未有嗣子擇守信第五男正憲爲嗣撫育婚娶嘉靖丙戌生子正聰明年奉命之廣身入瘴鄉削平反亂遂嬰奇疾西於江西之南安凡百家務維預處分而家衆欺正聰年幼不知遵守吾儕自千里會葬痛思先師平生憂君體國拳拳與人爲善之心今日之事宜以保孤安寡爲先區區田業非其所重若後人不體見小失大甚非所以承先志也乃稟太夫人及宗族同門戚里僉事汪克章太守朱袞酌之情禮叅以律令恤遺孤以弘本嚴內外以別嫌分饔食以防微一應所有會衆分析具有成議日後倘復恩典承襲亦有成法正聰年幼家事立親人管理每年輪取同志二人兼同扶助諸叔姪不得參撓爲兄者務以總家愛弟爲心以副恩育付託之重爲弟者務以嗣宗愛兄爲心以盡繼志述事之美爲旁親者亦願公心扶植孤寡以爲家門之光則先師在天之靈庶乎其少慰矣倘有疎虞執此聞官輪年之友亦具報四方同門咸爲轉達明有憲典幽有師靈尙冀不爽所有條宜聞具于後

請恤典贈諡疏

禮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辛自脩等題爲開讀事伏觀詔書內一款近年病故大臣有應得恤典而未得亦有不應得而得者科道官舉奏定奪欽此臣等公同面議舉得大學士楊廷和蔣冕石瑤尙書王守仁王廷相毛澄汪俊喬宇梁材洪若水喻茂堅劉訥品豹侍郎呂柟周廣江曉程文德少詹事王偉祭酒王雲鳳魏校鄒守益二十一人奇勳大節茂著于生前令望高風愈隆于身後俱應得恤典而未得者中間如呂柟有祭葬而無諡石瑤有諡而不足以盡其平生俱應改擬補賜又訪得文臣中如曾銑楊守謙商

大節程鵬朱方張漢王杲孫繼魯八人或志在立功身遭重辟或事存體國罪累流亡至今無問知與不知皆痛惜之臣等仰惟恩詔旣恤得罪之臣復舉原終之典而諸臣獨以一時負罪遂不得沾被洪慈人心成爲惘惘似應查復原官量加優恤以示褒答等因奉聖旨禮部看議來說欽此浙江等道監察御史王等題爲開讀事伏祝詔書內一款近年病故大臣有應得恤典而未得亦有不應得而得者科道官舉奏定奪欽此欽遵臣等備行禮部祠祭司查取節年給過大臣恤典并有請未給緣由隨行浙江等道各公舉所知以奉明詔續行祠祭司及各道手本開具各臣前來臣等逐一會同詳議舉得原任大學士楊廷和蔣冕石瑤尙書王守仁王廷相湛若水毛澄汪俊喬宇梁材喻茂堅劉劬站豹侍郎呂柟周廣江曉程文德少詹事黃佐祭酒魏校王雲鳳鄒守益等卽其立朝則大節不虧迺其居身則制行無議公是在人不容泯沒俱應得恤典而未得者也中間如呂柟雖有恤典而未得贈諡石瑤已有贈諡而未盡其人似應得補賜改擬者也又查得節年給過恤典如尙書邵元節陶仲文顧可學徐可成甘爲霖侍郎郭文英張電朱隆僖等或穢跡昭彰人所共指或雜流冒濫法所不容俱不應得而得者也伏望敕下該部再加詳議將楊廷和王守仁等應復官廕者復其官廕仍給祭葬贈諡呂柟准賜贈諡以成恩禮石瑤如法改擬以符名實其濫叨恩典如邵元節陶仲文先經刑部議處外其顧可學等均爲冒濫名器可惜合當追奪以昭明法者也再照錄忠恤罪聖朝厚下之典也觀過而知仁明主鑒物之公也臣等又訪得如文臣之中如曾毓楊守謙商大節翟鵬朱方張漢王杲孫繼魯等究其罹禍之迹原其爲國之忠生則未雪死而益明武臣之中如周尙文者出謀宣力功在邊疆恤典未給人心稱屈茲當聖仁湛濡之時正始寃

洗濯之會。諸臣之恤典。似當應給。以廣殊恩者也。再乞勅下該部。一併酌議。請自上裁。仍通行各該撫。按遵照詔書。廣求博訪。凡大臣恤典。果有應得而未得。及不應得者。各宜悉心甄別。以宣上德。亦不得曲意徇物。濫及庸劣。庶幾恩之所敷。潛晦不遺。義之所抑。回慝莫逃。勸懲之典行。而風世之道備矣。等因。奉聖旨。禮部看議來說。欽此。

辨明功罰疏

南京戶科給事中岑用賓一本開讀事。臣惟國家之禮大臣。其生也。固重其爵祿以寵異之。其歿也。亦必優其恤典以旌褒之。所以示君臣一體之義。終始存歿無間也。然是恩寵之澤。予奪出自朝廷之上。忠良之臣。固在所必加。其匪人惡德。亦不使得以倖及焉。蓋加于忠良。則爲公。及于匪人。則爲僭。公而不僭。則君子以勸。小人以懲。此固人君奉天而不私。而實默寓勸懲之機于其間也。臣伏讀皇上登極之詔。內一款有曰。一近年病故大臣。有應得恤典而未得。亦有不應得而得者。科道官舉奏定奪。欽此。臣有以仰見皇上之新政。固將欲使朝廷恩寵之大。典昭大公于天下萬世也。臣備員南垣。敢不祇承德意哉。臣謹諮之餘。屢陳讜言。忠誠剴切。抗犯顏。敢諫之節。尚簡素清約之風。迭仆迭起。朝野推重。在四川則撫勸藍鄙之劇寇。在江西則裁制寧藩之逆萌。功尤不泯。暮年遭際。保終完名。居家構疾。具疏預辭。身後恤典。竟爲不合者所忌。乘機排阻。至今公論惜之。已故原任南京兵部尚書新建伯王守仁。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舉弘治己未科。故士筮仕三十餘年。敷歷中外。所至有聲。而討江西宸濠之叛。平廣西思恩田州及斷藤。

八寨之賊功烈尤著。且博極經史，究心理學，倡明良知之訓，洞暢本源。至今爲人士所宗，不幸其歿也，遽爲忌者疏論，遂削去伯爵并恤典贈諡。迄今人以爲恨，已故原任南京兵部尙書湛若水、廣東廣州府增城縣人舉弘治乙丑科進士，歷官三十餘年，立朝正大，重厚有休休有容之風，治事經緯詳明，有濟世匡時之略。尤倡明正學，以接引後進爲己任，自始至終，孜孜忘倦。凡所造就，多爲時名流，致仕家居，逾二十載，壽考而終。其子孫曾陳乞恤典贈諡，未蒙先帝俞允。至今衆論咸以爲歎。已故原任南京工部尙書吳廷舉，廣西橫州府千戶所人，舉成化丁未科進士，歷官四十餘年，機略優長，節操素勵，犯逆瑾之怒，而剛正不回，諭桃源之寇，而誠信久布，且始終一介不取，歿後殯殮無資，廉潔高風，古今鮮儷。訪其贈諡，尙亦未與云。已故原任戶部侍郎唐冑，廣東瓊州府瓊山縣人，舉弘治壬戌科進士，歷官四十餘年，始終正直，不少變易。迭任藩臬，巡撫勞代最多。在部建議陳言，忠讜更切。後以忤旨，被杖削籍。衆皆譴之。昨吏部題請，雖以復職贈官而祭葬并諡未議，猶爲缺典。以上五臣，其任職先後雖稍不同，而負忠良重望，則無二致。明詔所謂應得恤典而未得者，此其最也。又查得已故原任禮部尙書顧可學，其先後居官，臣無暇論。已獨其晚年挾持邪淫誕術，干求進用，因而濫叨恩賞，穢濁清習。迄今輿論咸羞稱之。其始而鍊合秋石，繼而鍊製紅鉛，妄行進御，至使方士人等鍾跡效尤。皇上所謂王金陶做等妄進藥物，致損聖躬。臣愚以爲若誅求首惡，則願可學尤不容遁矣。其存日，旣倖逃刑憲，不與方士人等同就誅夷，則其死也，寧可復使之冒濫朝廷恩賚于泉下也哉。明詔所謂有不應得而得者，此誠其最也。夫表揚善類，則天下皆知爲善之利，排斥姦諛，則天下皆知肆惡之非。乃治世所不容緩者，伏乞勅下該部查議。如果臣言不謬，即將

林俊王守仁。漢若水吳廷舉。唐胄五臣。查照舊例一體追補贈諡祭墓。廕子等項。願可學前後所冒官職。贈賸等項。盡行削奪。其王守仁伯爵。應否承襲。并行集議。題請取自上裁。如此庶乎予奪明而恩威不忒。賞罰常而勸懲以昭矣。再照臣子冤抑久當獲伸。殊恩濫竊終宜釐正。如已故原任吏部尙書李默。生平博雅能文。清修鯁介。居官守職。茂著風猷。止緣入柄銓曹。不阿權勢。遂致姦人乘望風言。竟爾擠排。含冤囹圄。齋志而死。今際遇昌時。彼泉壤之下。寧無昭雪之望乎。已故原任江西副使汪一中。在昔統兵征勦。始而無料敵之明。繼而無禦敵之策。坐使狂寇沖突。命殞兵殲。較之守備不設。誠爲一律。倘若憫其死事。姑不追論。存其官職。猶或可也。乃隆忠贈賸。崇之貌祀。其爲冒濫不已甚乎。當時與一中同事者。僉事王應時也。應時被虜贖回。尋冒降秩。旋被叅論落職。觀應時不當冒降。則一中不應贈賸明矣。再乞勅下該部查議。將李默一臣。比照洪詔恤錄之典。復其官職。加之贈祭。少雪冤魂。將一中一臣。遵照明詔。不當得之旨。奪其贈賸祠祀。俾毋終辱明典。則予存益彰。而淑慝益著。未必不爲聖朝平明之治少裨也。奉聖旨。該部知道。

請從祀疏

欽差提督學校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耿定向謹題。爲應明詔。乞褒殊勳。以光聖治事。恭惟皇上御極之初。詔下中外。據劄幽滯。恤錄往忠。鼓動寰宇。凡有血氣者。靡不競勸矣。伏思原封新建伯南京兵部尙書王守仁者。雖經科臣列舉。題請。願其功在社稷。道啓羣蒙。是猶未可以概凡論也。臣敢特爲陛下言之。臣伏聞武宗初年。舊邸宦官有馬永成劉瑾等。時號八虎。置造淫巧。蠱惑上心。日進走馬飛鷹。導爲娛樂。不

令親近儒臣講學修德。耽廢萬幾。時科道官諫不聽。戶部尙書韓文泣血苦諫不聽。左右輔臣時時密諫。不聽。以致海內洶洶思亂。盜賊蜂起。天下騷動。江藩宸濠。由此乘機竊發。謀危宗社。時非守仁在贛倡義擒滅。今日之域中。殆有不忍言者矣。此其功在國論。章章較著。人所共明也。及宸濠既擒。太監張忠及許秦等復又誘惑武宗。以親征爲名。巡幸南都。其實陰懷異志。欲逞不軌。時宗社之危。益如累卵矣。全賴守仁握兵上游。隨機運變。各懲潛自震懼。武宗因得還京厚終。於以啓先皇帝。逮我皇上。今日萬世無疆之業。此其功甚鉅。而爲力尤難。其迹則甚隱矣。至其倡明道術。默贊化理。未易言述。即舉所著拔本塞源一論。開示人心。猶爲明切。如使中外大小臣工。實是體究。則所以翊我皇上太平無疆之治者。尤非淺小。此其功則百千世可頌者也。在昔先皇帝入繼大統。首議錫爵進秩。遣官存問。即欲召入密勿。以咨啓沃。維時輔臣桂萼者。妬其軋已。陰肆擠排。故薦令督師兩廣。竟使賚志以歿。尋復構煽。致削封爵。智士忠臣。至今扼腕悼嘆。而不置矣。伏惟皇上俯垂軫念。勅下廷臣。虛心集議。特賜復爵贈諡。從祀孔廟。萬代瞻仰。甚盛舉也。臣竊又伏思。爲此請在國家詔功彝典。當如此耳。乃若篤忠效知之臣。其心惟願國家永靈長之慶。而不願有建功之賞。惟願朝端協一德之交。而不樂有倡道之名。伏惟皇上省覽及此。深惟往事之鑒。益弘保太之圖。而左右臣工。共明一體之學。頓消有我之私。則守仁之道。卽已表章于今日。而守仁之志。卽已獲伸于九原矣。卽今奕世阨窮。永言銷滅。亦其所安。此守仁之心。亦微臣之心也。臣無任祝望激切。隕越之至。爲此專差舍人丁憲賚捧謹題請旨。奉聖旨。禮部知道。

題贈諡疏

吏部一本爲開讀等事。節該本部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該科道等官會舉已故原任新建伯南京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等官各應得恤典等因。除祭葬照例給與外。據贈官備咨前來本部。俱經照例題奉欽依外。准吏部咨該翰林院接出揭帖某人等因。開咨送司案呈到部。查得贈諡官員應給與誥命。本部欲行翰林院撰文。中書舍人關軸書寫。臣等未敢擅便開坐。謹題請旨。計撰述官口員誥命口軸。○原任新建伯南京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今贈新建侯。諡文成。○原任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尙書華蓋殿大學士楊廷和。今贈太保。諡文忠。○原任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尙書謹身殿大學士蔣冕。今贈少師。諡文定。○原任太子太保吏部尙書兼武英殿大學士石瑤。今贈少保。○原任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尙書喬宇。今贈少傅。諡莊簡。○原任太子太保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相。今贈少保。諡肅敏。○原任太子太保兵部尙書聶豹。今贈少保。諡貞襄。○原任太子太保兵部尙書彭澤。今贈少保。諡襄毅。○原任太子少保戶部尙書王杲。今贈少保。○原任太子少保戶部尙書梁材。今贈太子太保。諡端肅。○原任禮部尙書汪俊。今贈太子少保。諡文莊。○原任刑部尙書喻茂堅。今贈太子少保。○原任刑部尙書劉劬。今贈太子少保。○原任刑部尙書林俊。今贈太子少保。諡貞肅。○原任南京工部尙書吳廷舉。今贈太子少保。諡清惠。○原任南京兵部尙書湛若水。今贈太子少保。○原任兵部左侍郎張漢。今贈兵部尙書。○原任南京工部左侍郎程文德。今贈禮部尙書。○原任南京工部左侍郎何孟春。今贈禮部尙書。諡文簡。○原任南京禮部右侍郎呂柟。今贈禮部尙書。諡文簡。○原任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曾銑。今贈兵部尙書。諡襄愍。○原任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楊守謙。今贈兵部尚書。諡恪愍。○原任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商大節。今贈兵部尚書。諡端愍。○原任南京刑部右侍郎江曉。今贈工部尚書。○原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孫繼魯。今贈兵部左侍郎。諡清愍。○原任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黃佐。今贈禮部右侍郎。○原任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朱方。今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原任南京國子監祭酒鄒守益。今贈禮部右侍郎。諡文莊。○原任刑部左侍郎劉玉。今贈刑部尚書。諡端毅。○原任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熊浹。今贈少保。諡恭肅。○原任太僕寺卿楊勗。今贈右副都御史。諡忠節。○原任左春坊左贊善羅洪先。今贈光祿寺少卿。諡文恭。○原任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今贈太常寺少卿。諡忠愍。

題遺官造葬照會

工部爲開讀事。書填堂字一千八百二十號勘合。照會浙江布政司。仰比號相同。照依後開事件。作速完報施行。須至照會者。計開一件。開讀事。屯田清吏司奉本部連送該本部題。本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該禮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辛自脩等題。前事。該本部看得。大學士蔣冕。性行朴忠。學識雅正。當武朝南巡之日。而協謀靖亂。共成康定之功。遇先皇繼統之初。而秉正立朝。克效贊襄之職。乞身遠引。似得進退之宜。潔己令終。無損平生之譽。新建伯兵部尚書王守仁。具文武之全才。闡聖賢之絕學。筮官郎署。而抗疏以犯中璫。甘受炎荒之謫。建臺江右。而提兵以平巨逆。親收社稷之功。偉節奇勳。久已見推於輿論。封盟恤典。豈宜遽奪於身終。尚書汪俊。秉剛介之性。持廉慎之操。筮仕詞林。而再躡復起。生平之制行。可知。繼司邦禮。而百折不回。立朝之節概。具見潔己。無慚於古道。歸田見重於鄉評。尚書喬宇。才猷博達。德

量宏深。預計伐叛濠之謀。而留都賴之以不聳。持法落逆彬之膽。而奸萌藉此以潛消。入掌銓衡。公明懋著。晚歸田里。舉望彌隆。左都督周尙文志本忠勤。才尤清耿。深謀秘略。克成保障於雲中。銳幹強才。久震威名於闕外。近年良將在所首稱。身後恤典。委難報能。以上諸臣。論其職任才猷。不無差等之別。要其官常人品。均爲賢碩之儔。所常厚加恤典。以優異者也。尙書喻茂堅。歷官中外。積有年勞。守己始終。並無營論。尙書王杲。持身清慎。任事剛方。謫死本無非罪。大節委有可加。以上二臣。所常照例。給與祭葬者也。相應題請。合無將大學士蔣冕尙書喬宇。左都督周尙文。各照例與祭。九壇新建伯王守仁與祭七壇。尙書汪俊與祭二壇。尙書喻茂堅與祭二壇。尙書王杲與祭四壇。移咨工部。照依品級。造墳安葬。及行各該布政使備辦祭物香燭紙。就遣本司堂上官致祭等因。題奉聖旨。蔣冕喬宇周尙文王守仁汪俊各照例與祭。葬。還同呂梅俱與他諡。石瑤准改諡。其餘都依擬行。欽此。欽遵。咨部送司。查得先該本部爲審時省禮。以寬民力事。議得病故大臣。照依今定後開價值轉行有司措辦。給付喪家自行造葬。不必差官中間果有功德昭彰。聞望素著。公私無過。或曾歷邊務。建立奇功。及經帷纂修。效勞年久。此等官員。合照舊例。差官造葬。俱聽本部臨時斟酌。奏請定奪等因。題奉武宗皇帝聖旨。是造墳開擴工料。價銀則例。准擬。欽此。已經通行。欽遵。去後。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大學士蔣冕尙書喬宇。王守仁汪俊喻茂堅。王杲都督周尙文。俱功德昭彰。聞望素著。及效勞經帷纂修。并建立邊功。俱應差官造葬。查得本部司屬官員。各有差占。及查見今行人司并中書等衙門。俱缺官。不敷委用。合候命下之日。容職等查順便。省分行移事。簡衙門。查有應差官員。或一人兼差二三省。本部照例。各給批文。定限仍行兵部。應付各官前去。各該布

政司比號相同。着落當該官吏照依後開擬定價值派辦。各該布政司仍委堂上官一員會同本部委官前去造墳處所依式造葬。各畢日備將夫匠價銀數目各該布政司類造黃冊奏繳。青冊送部查考。等因。隆慶元年六月初八日少傅本部尙書雷等具題。本月初十日奉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通行爲此合連送司仰類行各該布政司着落當該官吏照依本部題奉欽依內事例欽遵造葬施行等因。連送到司各付前去類填施行。計開浙江布政司派辦已故原任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尙書王守仁係京二品文官造墳工料價銀二百五十兩。夫匠一百五十名。每名出銀一兩。通共該銀四百兩。正右照會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准此。隆慶元年六月十七日對同都吏王宜開讀事。右照會浙江布政司當堂開拆。

祭葬筭付

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爲開讀事。禮房准戶部勘合科付承准禮部以字四千二百五十二號勘合照會前事。准祠祭清吏司付奉本部連送該本部題。本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都給事中。等官辛自修等題。欽奉詔書內一款。近年病故大臣有應得恤典而未得。亦有不應得而得者。科道官舉奏定奪。欽此。臣等會同科道官復加詢訪。公同面議。舉得尙書王守仁奇勳大節。茂著於生前。令望高風。愈隆於身後。應得恤典而未得者。伏乞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恤典未給。將王守仁應復官廕者。先復其官廕。仍給以祭葬贈諡等因。奉聖旨禮部看議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行准吏部文選清吏司回稱。王守仁原任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尙書。及准考功清吏司手本回稱。王守仁病故各回報到司。查得大明會典并見行事例。文官見任并致仕者。二品病故祭二壇。又查得凡伯爵管事有軍功者祭七壇。工部造墳安葬。又查得先

爲比例乞恩贈諡事。節奉孝宗皇帝聖旨。今後有乞恩贈的。恁部裏還要斟酌可否來說。務合公論。不許一概徇情。比例濫請。該科記着。欽此。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恤典一節。朝是所以崇獎賢哲。褒答忠勞。表章於既往。激勸於將來。其典至重。其法至嚴者也。若使有當得而不得。有不應得而濫得者。又何以示教戒於天下。而公是非於後世耶。茲者躬遇我皇上嗣承大統。典禮鼎新。正人心。爭自濯磨之始。而明詔所及。特開釐正恤典一款。言官奉詔諮詢。陳列上請。無非祇承明命。以公勸懲之意。相應議擬。爲照新建伯兵部尙書王守仁。具文武之全才。闡聖賢之絕學。策官郎署。而抗疏以犯中璫。甘受炎荒之譴。建臺江右。而提兵以平巨逆。親收社稷之功。偉節奇勳。久已見推於輿論。封盟恤典。豈宜遽奪於身終。所當厚加恤典。以示優異者也。臣等參稽公論。查照事例。明白相應題請。合無將新建伯王守仁與祭七壇。照依品級造葬。仍乞賜諡易名。以表潛懿。其爵廕移咨吏部查議外。合候命下。行翰林院撰祭文。并擬諡號。工部差官造墳安葬。及行該布政司買辦祭物香燭紙。就遣本布政司堂上官致祭。恩典出自朝廷。臣等不敢定擬。伏乞聖裁。等因。隆慶元年四月二十七日。本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高等具題。二十九日。節奉聖旨。王守仁照例與祭葬。遠與他諡。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爲此合就連送仰付該司類行。浙江布政司轉屬支給官錢。買辦祭物香燭紙。就遣本布政司堂上官致祭。仍將用過官錢開報戶部知數。毋得因而科擾。不便連送到司。合付前去。煩爲類填施行等因。到司案呈到部。擬合就行。浙江布政司照依勘合內事理。一體遵奉施行。等因。備水移。准此。擬合就行。爲此除外。劄付本官照劄備承照會內事理。即便轉行該縣。支給官錢。買辦祭物香燭紙完備。擇日申請。本司分守該道親詣致祭施行。畢日。將用過官錢。行過日期。

明開動支何項銀數。備造青黃文冊三本申報。以憑轉繳施行。毋得違錯不便。須至符付者。

計開

一 祭文。

諭祭文

維隆慶 年 月 日皇帝遣本布政司堂上某官某諭祭原任新建伯兼兵部尚書贈新建侯王守仁文曰。惟卿學達天人才兼文武。拜官郎署抗疏以斥權奸。擁節江西仗義而討凶逆。芟夷大難。茂著奇勳。又能倡絕學於將湮。振斯文於不墜。豈獨先朝之名佐。實爲當代之真儒。顧公評未定於生前。致恤典尙缺於身後。朕茲嗣統。特用頒恩。爵陟侯封。申錫酬功之命。諡加美號。庸彰節惠之公。冥漠有知。英靈斯烈。

首七等文

曰。惟卿學探洙泗之奧。才爲管葛之儔。直節著於立朝。奇功收於定難。德旣茂矣。勳莫尙焉。方膺顯命。以地榮。遽罹讒言。而褫爵。公評殊快。恩寵特加。首七莫追。載頌諭祭。服茲明渥。用慰幽靈。終七百日文同。但改首七爲終七。又改終七爲百日。

下葬等文

曰。惟卿學問闕淵。謀猷敏練。接千載聖賢之正脈。建萬年社稷之奇功。久被浮言。莫伸國是。雖爵隨身廢。而名與道存。茲當窀穸之期。用賁幽泉之寵。歆茲彝典。獎爾忠魂。口碁年除服文同。但改窀穸爲周替。又改爲禫除。

一祭品

豬一口 羊一羴 饅頭五分 粉湯五分 果子五色（每色五斤） 按酒五盤 鳳雞一隻

燂骨一塊 燂魚一尾 酥餅酥餛（各四箇） 湯鷄一分 湯魚一分 降真香一炷 燭

一對（重一斤） 焚祝紙（一百張） 酒二瓶

右箭付紹興府准此入遞不差人隆慶二年二月十三日對同通吏朱椿開讀事十四日申時發行紹興府箭付押十六日到府

江西奏復封爵咨

任士懋

欽差巡撫江西等處地方兼理軍務兵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任爲開讀事據江西布政司呈奉職按驗准吏部咨前事內開會同巡按御史卽查新建伯王守仁當宸濠倡亂之時仗義勤王奮身率衆中間分兵遣將料敵設謀斬獲功次擒縛渠魁等項是否的有實蹟可據地方蕩平之後羣情果否誦功爵廢削除以來羣情果否稱枉卽今應否准其子孫世襲逐一備查明白作速會奏施行等因備咨前來案行本司會同司道查議詳報并蒙巡按江西監察御史蘇案驗奉都察院勘箭同前事依奉行據南昌府呈據南昌縣申稱故牒府縣儒學生及喚通縣耆民坊里陳一鳴等并質之鄉宦原任侍郎等官曾鈞丁以忠劉伯躍胡植等逐一查結得宸濠陰謀不軌已將十年蓄養死士招集盜賊一旦舉事勢焰熾灼於時本爵方任南贛都御史往閩勘事正德十四年六月十五日行至豐城聞變卽旋吉安督率知府伍定等調集軍民兵快約會該府鄉官王懋中等相與激發忠義移檄遠近暴揚逆濠罪惡於是豪傑

響應人始思奮。士民知有所恃而壯膽。逆黨知有所畏而落魄。夫本爵官非守土而討逆之命又未下。一旦舉大事。定大謀。此非忠憤激切。克悼大義者不能也。至七月初二日。逆濠留兵萬餘守江西省城。而自引兵向闕。本爵晝夜促兵。十五日會臨江之樟樹。十八日分布督遣知府伍文定等攻廣閭七門。二十二日破賊。盡擒逆惡。二十四日逼黃家渡。二十六日逆濠就擒。不延時日。江省底定。此非謀略素定。料敵若神者不能也。夫逆濠一大變也。以六月十四日起事。以七月二十六日蕩平。兵不血刃。民不易市。即本爵之勤烈。誠與開國同稱。迨先帝登極。大定公典。論江西首功。封本爵爲新建伯。給券世襲。此固報功之盛典。而江右咸稱快焉。繼因平蠻病故。朝議南寧之事。霍韜黃綰諸臣奏疏甚明。竟扼於衆忌。而天下咸稱枉焉。邇者爲開讀事。科道等官疏欲復其世襲。此公道之在人心。不容泯也。昔開國文臣劉基。以武功封誠意伯。停襲百餘年。嘉靖初。特取其裔世襲。夫本爵學貫天人。才兼文武。忠揭日月。功維社稷。恩庇生民。擬之劉誠意。不相伯仲。儻蒙覆奏。准其世襲。扶植崇德報功之公道。興起忠臣義士之世教。等因。并據本縣儒學生員王緝等結報相同。備申本府。轉申到司。據此。隨該本司左布政使曹三暘。右布政使程瑤。會同按察使張柱都司署都指揮僉事耿文光。分守南昌道左參政方弘靜。分巡南昌道僉事嚴大紀。會看得原封新建伯王守仁。正德十四年督撫南贛之時。於六月初九日自贛起行。往福建勘事。時宸濠謀爲不軌。欲圖社稷。本月十四日。擅殺都御史孫燧。副使許達。并執縛都布按三司官。及府縣等衙門大小官員。俱囚之。盡收在城各衙門印信。及搬搶各庫藏一空。釋放在城各司府縣見監重囚。舟楫蔽江而下。聲言直取南京。次日。本爵在於豐城舟中聞變。疾趨吉安。集兵勤王。行至中途。尤恐兵力未集。若震濠速

出難以遽支。乃間諜揚言朝廷先知寧府將叛。行令兩廣湖襄都御史楊旦、秦金准兵部咨調遣各處兵馬。暗伏要害地方。以伺寧府兵出襲殺。復取優人數輩。將公文各縫衣絮中。各與數百金。以全其家。令其至伏兵處。所飛報竊發日期。將發間。又捕捉僞太師李士實家屬至舟尾。令其覘知本爵佯怒。令牽之上岸處斬。已而故縱之。令其奔報。宸濠邏獲優人。果於衣絮中搜得公文。宸濠遂疑懼。不敢即發。十八日至吉安。督率本府知府伍文定、臨江知府戴德孺、贛州知府邢昫、袁州知府徐璉等調集軍民。召募義勇。會計一應解留錢糧。支給糧餉。造作戰船。奏留公差回任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約會致仕養病丁憂關住及赴部調用等項。一應鄉官相與激勸忠義。曉諭禍福。又恐宸濠知其調度。覺其間諜。發兵速出。乃密使僞國師劉養正家屬及平日與宸濠往來鄉官陰致歸附之意。以緩其出。直其調度已定。乃移檄遠近。宣布朝廷威惠。暴露宸濠罪惡。又度兵家決勝之機。不宜急冲其鋒。須先復省城。搗其巢穴。賊聞必回兵來援。則出兵邀而擊之。此全勝之策。於是佯示以自守不出之計。七月初二日。宸濠留兵萬餘使守江西省城。乃自引兵向安慶。本爵探知其出。遂星馳促各府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於臨江之樟樹鎮。身督知府伍文定等兵徑下。戴德孺等兵各依期奔集。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布哨道。約會齊攻省城。廣閩等七門。是日又探得宸濠伏兵於新舊墳廠。以備省城之援。乃密遣兵從間道襲破之。以搖城中。十九日發市汊。二十日各兵俱至信地。我師鼓噪並進。縹緲而登。一時七門齊入。城遂破。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樞。及僞太監萬銳等千餘人。宸濠宮中眷屬縱火自焚。遂封府庫。搜出原收大小衙門印信九十六顆。先上江西捷音疏。仍分兵四路追躡。宸濠攻圍安慶未下。至是果解圍歸援省城。卒如本爵所料。於是議禦寇之策。

本爵斷以宜先出銳卒乘其惰歸邀擊以挫其鋒衆將不戰而自潰遂遣知府伍文定等分道並進擊其不意奮死殊戰賊大潰因榜諭城中軍民雖嘗受賊官爵能逃歸者皆免死能斬賊徒歸降者皆給賞使內外居民及嚮導人四路傳布以解散其黨二十三日宸濠先鋒至樵舍風帆蔽江本爵親督伍文定等四面分布以張其勢二十四日賊逼黃家渡乃合兵交擊嗥呼並進賊大潰而奔擒斬二千餘級落水死者以萬數賊氣大沮退保八字腦二十五日伍文定等奮督各兵並進砲及宸濠舟賊又大潰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莫計其數乃夜督伍文定等爲火攻之具邢珣等分兵四伏期火發而合二十六日宸濠方召羣臣責其間不致死力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我兵已四面而集火及宸濠副舟衆遂奔散宸濠與妃泣別宮人皆赴水死宸濠并其母子郡王將軍儀賓及僞太師國師元帥叅贊尙書都督都指揮千百戶等官數百人皆就擒矣擒斬賊黨凡三千餘級落水死者約三萬餘所棄衣甲器仗財物與浮尸積聚橫亘若洲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二十七日復遣官分兵追勦殆盡計先後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并獲宮人賊屬奪回被脅被虜招撫畏服官民男婦等項共一萬一千五百九十六名顛口功成而事定矣先是本爵起兵吉安時兩上疏乞命將出師蒙朝廷差安遠伯朱泰即許泰平虜伯朱彬即江彬左都督朱輦即劉輦太監張忠張永等爲總督軍務贊畫機密等官體勘宸濠叛逆事情前往江西至中途聞宸濠受擒報捷至京計欲奪功乃密請駕親征江彬許泰等乃倡言本爵始同宸濠謀叛因見天兵親討始擒宸濠以功脫罪欲併擒本爵以爲己功又諭本爵欲將宸濠放至城中待駕至列陣重擒本爵不可遂各引兵至南京候駕本爵乃力疏請止親征九月十一日親自諒帶官軍將宸濠并宮眷逆情重犯督解赴

闕扶病前進。行止浙江杭州府。又遇奏差太監張永齋駕帖開稱。宸濠等待親臨地方。覆審明白。具奏定奪。本爵遂按行浙江按察司轉呈太監張永會同監軍御史公同該省都布按三司等官。將見解逆首宸濠并宮眷等項。逐一交付明白轉解。於是江彬等日夕謀欲奪功。欲反坐本爵。并擒爲功。賴張永極力辯護得免。時本爵功高望重。頗爲常路所忌。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內。該部題爲捷音事。議封公伯爵。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賜勅遣官獎勞。錫以銀幣。犒以羊酒。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南京兵部尙書。恭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本爵累疏辭免。明年嘉靖改元。本爵丁父憂。四方來游。其門講學益衆。科道官迎當路意。劾公僞學。服闋例該起復。六年不召。江西輔臣有私憾本爵者。密爲進讒。以阻其進。嘉靖六年。廣西岑猛倡亂。兵部論薦本爵總督四省軍務。前去蕩平。又成大功。時本部力參其擅離職役。及參其處置廣西思田八寨事。恩威倒置。又詆其擒宸濠時軍功冒濫。乞命多官會議。明年江西輔臣復進密揭。命多官會議。遂削世襲伯爵。并當行恤與。皆不沾被矣。等因。到職據此。卷查先准吏部咨前事。已經案行該司會同查議去後。今據前因。該職會同巡按江西監察御史蘇朝宗參看得。原任新建伯王守仁。當宸濠叛逆之日。正督撫南贛之時。宸濠之未發也。若非勦平瀾頭等巢。則勇智絕倫之徒。皆爲賊所用。必大肆蔓延之禍。及宸濠之既發也。若非行間以緩其出。則四方大兵之衆。非朝夕可集。必難爲撲滅之功。督伍文定督戴德孺督邢珣等。飽歎協力。足見分兵遣將之能。係省城。係黃家渡。係樵舍。決勝若神。信有料敵設謀之智。斬獲功次。具載於紀功之冊。而擒縛渠魁。甚明於交割之文。且奮身率衆之勞。皆歷歷可據。仗義勤王之舉。尙昭昭在人。先與後擒。乃濠黨利己。

之誣本不足辯。而其中原以北終不能攻陷金陵以據者。要皆本爵至微之謀論之今日。江西死節皆蒙贈恤。生存皆稱撫安。孰非本爵勤勞之舉。地方蕩平之後。誦功者載在口碑。爵廕削除以來。稱枉者孚於士論。蓋較之開國元勳。若非同事而擬其奠安社稷。則與同功。但世襲之典。事體重大。出自朝廷。非臣下所敢輕議。爲此除具題外。今備前由理合移咨貴部。煩請查照施行。須至咨者。右咨吏部。隆慶元年十月十一日行說堂十一月十三日到。

浙江巡撫奏復封爵疏

王得春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王題爲懇乞鑒忠義復襲爵以光聖政事。臣惟人臣報國之忠。致身之義。雖得之天性。然其所以鼓舞而激勵之者。實賴君父在上。有以握其機也。臣會同提督軍門趙竊見原任新建伯王守仁。爲浙江餘姚人。方正德己卯寧庶人宸濠謀反時。守仁以南贛巡撫提督軍務。奉旨前往福建勘處叛軍。道經豐城。聞變。乃潛回吉安。遂與知府伍文定等誓死討賊。當是時也。宸濠以數十年逆謀。發之一旦。遠邇駭震。內而武宗皇帝左右近習多昏酣。宸濠賂遺甚有與之交通者。外而孫燧許達同時被害。三司而下多就拘囚。又遣其黨分收諸郡邑印信。逆焰所薰。視湖湘閩浙不復在目中。帆檣東下。日蔽江塞。遂破南康九江。如摧枯拉朽。急攻安慶。直瞰留都。東南事勢亦孔棘矣。守仁以書生民非素屬。地非統轄。兵非素練。餉非素具。徒以區區忠義。號召豪傑。倉卒調度。誓死討賊。其報宸濠謀反疏曰。臣以區區之命。誠爲討賊之舉。務使牽其舉動。而使進不得前。擣其巢穴。而使退無所據。夫觀守仁血誠之言。其忠義根諸天性者。固將昭日月而貫金石矣。而其牽舉動。擣巢穴之見。智勇殊絕。視宸濠眞爲囊中物耳。宸濠固

兇狡竟莫能逃。繼之南昌破而巢穴平矣。宸濠返而渠魁執矣。不兩月間。地方底寧。朝廷無徵兵遣將之煩。地方臻反亂爲治之效。此功在社稷。甚爲奇偉。乃天祐國家。生此偉人。而其誠與才合。蓋有追蹤乎百代之上者矣。使是時而非遇守仁。使守仁以南昌非故屬。不以討賊爲己任。即使討賊。張虛聲。待奏報。而不速爲撲滅之計。臣等知東南安危。未可必也。即使朝廷之上。聞變急圖。遣將得人。供餉得人。調度得人。未免延緩日時。及其戡定。又不知所傷人命幾何。所費糧餉幾何。所費爵賞幾何。所損國家元氣幾何。此守仁之功所以爲大也。奈何功雖成矣。而奸黨忌嫉。不惟爵賞不及。抑且媒孽多方。又賴天祐我國家。不使忠義抱屈終身。幸遇世宗皇帝入繼大統。卽位未幾。首錄守仁之功。封新建伯。世襲。部下伍文定等。陞賞有差。當是之時。海內之人。又莫不以世宗皇帝能賞忠義之勳。亦莫不以守仁之功爲足以當封爵而不愧也。是時守仁雖膺封爵。徒淹家居。未嘗一日柄用。嘉靖六年間。始起奉勅討兩廣叛目盧蘇王受等。旣平。以衝冒炎瘴病篤。具疏辭官。不待報而歸。至江西南康地方病故。夫以守仁江西之功論之。誠已竭夫報國之忠。以兩廣之遠跡之。又未失夫致身之義。俱無可以議焉者。祇以當時大臣有忌其兩廣功成。疏中未敘己者。乃從中主議。謂其不俟命而行。非大臣體。遂有旨削襲爵。臣等嘗爲守仁冤之。何則。假使守仁詐病而歸。與地方未平而急身謀。誠爲可罪。然地方已平矣。卽不病。亦當聽其辭歸。以彰朝廷均勞大臣之義。矧地方已平。而又病。病又篤。卒死於道路。而人猶執其跡以罪之。冤亦甚矣。茲幸我皇上御極卽位。一詔將使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故凡平日內外大小臣工。或一言有益於國家。一行有益於生民者。無不恤錄。若守仁者。其伯爵之襲。臣等固謂其爲皇上新政第一事也。况經言官疏請。往復行勘。海內

臣工萬口一詞。咸以守仁伯爵當襲。臣等謬膺撫按浙江。爲守仁桑梓地。其得之公論。稽之羣情。揆之國典。察諸守仁討賊之心之功。其伯爵誠宜使襲。而不可混者。且方今南北多事。北虜尤甚。皇上宵旰九重。內外大小臣工。非不兢兢圖謀。思以陳見。伐虜悃誠。而犂庭掃穴之績。尙未有能奏者。臣等誠謂皇上宜籍守仁報國之忠。致身之義。皇上俯採公議。復其襲爵。將見內外大小臣工。莫不以守仁忠義。不白於正德之季。我世宗皇帝能白之。又稍抑於嘉靖六七年間。我皇上今日。又獨能察而伸之。莫不相率激勵於守仁之忠義。以報皇上矣。其爲聖政之光。豈小哉。伏乞勅下吏部。再加查議。節次言官奏疏。亟爲上請。守仁幸甚。天下幸甚。緣係懇乞鑒忠義。復襲爵。以光聖政事理。爲此具題。奉聖旨。吏部知道。

題請會議復爵疏

吏部題。爲開讀事。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巡撫江西等處地方兼理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任題云云等因。又該巡按江西監察御史蘇等題同前事。俱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按查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內開。原任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尙書王守仁。具文武之全才。闡聖賢之絕學。筮官郎署。而抗疏以犯中璫。甘受炎荒之謫。建臺江右。而提兵以平巨逆。親收社稷之功。偉節奇勳。久已見推於輿論。封盟恤典。豈宜遽奪於身終。爵廢仍咨吏部查議施行等因。到部。除新建伯王守仁照例追贈新建侯。已該本部具題。奉有諭旨外。所據世襲一節。當武廟之末造。江西宸濠突然稱變。事關社稷。本爵親調官兵。一鼓擒之。不動聲色。措天下於太山之安。較之靖遠威寧之功。良亦偉矣。但因南寧之事。停襲歲久。一旦議復。事體重大。相應就彼再行查勘。以昭公論。已經備行移咨去後。今該前因。續該奉

本部送吏科抄出提督軍務巡撫浙江等處地方都察院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趙題云云等因。又該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王題同前事俱奉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送到司。通查按呈到部。查得王守仁以正德十四年討平逆藩宸濠之亂。該本部題奉世宗皇帝聖旨。王守仁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南京兵部尚書。照舊參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欽此。嘉靖八年正月內。爲推舉才望大臣以安地方事。該本部會題節奉欽依。王守仁伯爵姑終其本身。除通行欽遵外。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爵人於朝。賞延於世。昔聖王所不能廢。卽如王守仁削平宸濠之變。功在社稷。豈有僅封伯爵止終其身之理。所據南北兩京科道官江浙兩省撫按官交章論薦於四十年之後。實惟天下人心之公是。但事體重大。必須廣延衆論。本部難以獨擬。合俟命下。容臣等會同五府九卿科道等官從公詳議。如果新建伯應該世襲。具實奏請。恭候宸斷。緣係開讀事理。謹題請旨。奉聖旨是。

會議復爵疏

吏部尚書楊博

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楊博題。爲開讀事。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巡撫江西等處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任題。爲開讀事。據江西布政司呈奉職案。驗准吏部咨前事內開。會同巡按御史卽查新建伯王守仁云云。臣等會同太師兼太子太師後軍都督府掌府事成國公臣朱等戶部等衙門尚書等官馬等議得。戡亂討逆者。固人臣效忠之常。崇功懋賞者。實國家激勸之典。已故新建伯王守仁。本以豪傑命世之才。雅負文武濟時之略。方逆濠稱兵南下也。正值武宗巡幸之時。虐焰薰灼。所至瓦解。天下

之事蓋已岌岌矣。本爵聞變。豐城不以非其職守。急還吉安。倡義勤王。用敵間。張疑兵。得跋胡寇尾之算。攻南昌。擊樵舍。中批亢。擣虛之機。未踰旬朔。而元兇授首。立消東南尾大之憂。不動聲色。而奸宄蕩平。坐紹宗社。石磬之固。較之開國。佐命時雖不同。擬之靖遠。威靈其功尤偉。仰蒙先帝知眷。圭符剖錫之賞。已榮于生前。不幸後被中傷。山河礪帶之盟。尙靳于身後。此誠四十年未備之缺典。海內人心。興滅繼絕。所望于皇上者。誠不淺也。先該南北科道官。交章騰荐。公論益明。近該江浙撫按官。勘報相符。功次甚確。所據新建伯爵。臣等稽之令典。質之輿情。委應補給誥券。容其子孫承襲。以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之報。但封爵重大。係干特恩。臣等擅難定擬。伏乞聖裁。奉聖旨。你每既說王守仁有擒逆之功。着遵先帝原封伯爵。與世襲。欽此。欽遵。已經查取應襲兒男去後。今據浙江布政使司咨呈。據紹興府申據餘姚縣申內開。勘據該岡里鄰呂本隆等結稱。王正億見年四十三歲。原係南京兵部尙書都察院左都御史新建伯王守仁繼妻張氏於嘉靖五年十二月十二日所生嫡長親男。向因伊父先年節次剿平南贛樂昌等處山賊。恩磨一子世襲錦衣衛副千戶。本官見任前職。並非旁枝過繼。亦無別項違礙。相應承襲伯爵。等因。給文起送到司。擬合起送。爲此除給批付本官親賚赴部告投外。今將前項緣由。同原來結狀。理合備送咨呈施行。等因。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浙江布政使司查勘過見在錦衣衛副千戶王正億。係新建伯王守仁嫡長親男。並無違礙。相應承襲一節。既經奉有前項明旨。合無將王正億准其承襲新建伯伯爵。以後子孫世襲。但恩典出自朝廷。未敢擅便。等因。隆慶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尙書楊博等具題。本月二十七日奉聖旨。是王正億准襲伯爵。欽此。

再議世襲大典

吏部等衙門少傅兼太子太傅尙書等官楊博等題爲懇乞聖明再議世襲大典以服人心以重名器等因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查先爲開讀事該科道等官都給事中辛自修等及南京戶科給事中岑用賓等各奏荐原任新建伯王守仁應復爵廕等因該本部題奉欽依備行江西撫按衙門查勘去後續該江西撫按官任士憑等查勘得原任新建伯王守仁應復伯爵等因又該浙江撫按官趙孔昭等會荐前來隨該本部題奉欽依會同太師兼太子太師後軍都督府掌府事成國公朱希忠等戶部等衙門尙書等官馬森等議得本爵一聞逆濠之變不以非其職守急還吉安倡義勤王未踰旬朔而元兇授首立消東南尾大之憂不動聲色而奸宄蕩平坐貽宗社磐石之固較之開國佐命時雖不同擬之靖遠威寧其功尤偉委應補給誥券容其子孫承襲以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之報等因奉聖旨你每旣說王守仁有擒逆之功遵着先帝原封伯爵與世襲欽此欽遵案呈到部看得新建伯王守仁一事始而江西撫按勘議繼而府部科道會議揆之公論似亦允協乃今南京十三道官復有此奏係干賞延重典臣等難以獨擬合候命下容本部仍照例會同在京應議各官覆議明白具奏定奪未敢擅便伏乞聖裁等因五月十五日奏奉聖旨是欽此欽遵查得誠意伯劉基食糧七百石乃太祖欽定靖遠伯王驥一千石新建伯王守仁一千石係累朝欽定多寡不同今該前因臣等會同太師兼太子太師後軍都督府掌府事成國公未希忠等戶部尙書劉體乾等議得國封爵之典論功有六曰開國曰靖難曰禦胡曰平番曰征錦曰擒反而守臣死綏兵樞宣猷督府剿寇咸不與焉蓋六功者關社稷之重輕係四方之

安危。自非茅土之封。不足報之。至於死綏宣猷。剿寇。則皆一身一時之事。錫以錦衣之蔭。則可。概欲剖符。則未可也。竊照新建伯王守仁。乃正德十四年親捕反賊宸濠之功。南昌南贛等府。雖同邦域。分土分民。各有專責。提募兵而平鄰賊。不可不謂之倡義。南康九江等處。首罹荼毒。且進且攻。人心搖動。以藩府而叛朝廷。不可不謂之勁敵。出其不意。故俘獻於旬月之間。若稍懷疑。則賊謀益密。將不知其所終。攻其必救。故績收乎萬全之略。若少有疎虞。則賊黨益繁。自難保其必濟。膚功本自無前。奇計可以範后。靖遠咸寧。姑置不論。卽如寧夏安化之變。比之江西。難易迥絕。遊擊仇鉞。于時得封咸寧伯。人無間言。同一藩服。捕反。何獨於新建伯而疑之乎。所據南京各道御史。欲要改蔭錦衣衛。于報功之典未盡。激勸攸關。難以輕擬。合無將王守仁男襲新建伯王正億。不必改議。以後子孫仍照臣等先次會題。明旨許其世襲。但予奪出自朝廷。臣等未敢定擬。伏乞聖裁。奉聖旨。王守仁封爵。你每既再議明白。准照舊世襲。

